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

序

皇祖肃皇帝在位时侍臣有请纂辑

圣训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谦让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后史臣必书之呜呼逝矣神衷其俟诸后者晰也兹者恭修

实录成一代中兴大烈已可概见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睿谟伟制便于诵法者遵旧例为

宝训二十四卷亲加裁览盖不胜仰止之思焉尝观前代人主训辞可传者无几且往往出臣下拟撰惟我

皇祖淋漓洒翰顷刻千百言累牍连编咸抒心所自得无假思构其微词奥义有前圣未发六籍未备者信定保之鸿谟作则之明训也朕生也晚不获面承燕翼之谋然聆其绪言溯其遗范岂惟文章功业灿然具陈即精神心术之微亦有可仰窥万一者盖我

皇祖英姿大略本出于性生而典学崇儒又乾乾无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为纲常礼乐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长其本在德泽其具在法度而救偏补弊随时低昂则存乎人焉我国家

祖宗德泽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顾法久而玩吏缘为奸惟

皇祖拨时之宜乾纲独断故是编所载大要在综名实饬修攘以兴周官之法度而关雎麟趾之意未尝不存乎其中诚仁义并用长久之道已朕属承圣统深惧弗克口荷以忝先烈惟是扬谟纂训传之无穷使继今万世子孙益知

祖宗德泽之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绍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则予小子一念覲扬之思亦我

皇祖惓惓以继述望后人之意也是为序

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灾变脩省

上敕谕两京文武群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鸿业代

天理物口荷惟艰夙夜兢兢罔敢自逸黽勉踰岁治效未臻灾异迭见近者南京守臣奏报七月二十五日猛风骤雨沙石飞扬江水涌溢

郊庙陵寝宫阙城垣等处叨<脊-月日>阑槛多被损坏并各衙门树株拔倒数多大江船只漂溺甚众上新河等处沿江军民房屋被水倒塌者不计其数又前此湖广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祇惧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违刑罚不中民困未苏国是未定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谴告朕方致斋积诚祇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凡事关联躬者痛自循省而两京文武群臣宜同加修省务在守法奉公勉修职业以图消复其被灾军民之家各遣官巡视量行赈恤庶几

天意可回用保我亿万年太平之祚钦哉故谕

○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礼部以久旱风霾<足 毓-金 >请修省

上是之命止斋醮及一切兴造不急之务遣官祭告

天地

宗庙

社稷山川复谕礼部曰亢旱久风霾不息二麦未秀秋种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军民利病有当兴革者在内诸司从实举行或当奏请者详奏无讳户部议处预备救荒事宜抚按官督所属问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薄赋整饬武备修举荒政尽心职业以称朕敬

天勤民至意

○四月壬申

上以灾异修省谕中外文武群臣曰朕嗣大历服抚临亿兆仰惟

上天付托之重俯念小民属望之切蚤夜孜孜图新治理未尝敢懈顷因风雷水溢之变已尝敕谕中外臣工同加修省天未悔祸粤自去秋历冬至今春畿甸之内雨雪愆期怪风屡作尘霾蔽天四方灾异奏报频仍朕心甚惧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故岂用舍犹有失其宜者欤刑政犹有乖于理者欤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泽未能下究欤朕痛自循省侧身修行思以转灾为祥惟尔两京及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文武群臣皆为朕分理庶务有抚安军民之责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职业以副朕忧勤惕励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实民生之休戚所关各该有司多有贪酷害人怠惰废事者务须惩究罢黜使群臣知所警惧不可徇情曲庇惟斯民之贫富实邦本之安危所系一应钱粮有奉诏蠲除遇灾减免者务须查勘开豁使穷民得沾实惠不可虚应故事惟刑狱冤枉滥囚系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处囚犯除屡审情真者法难宥免其情可矜疑事因诬误者在京遣司礼监

太监南京守备太监各一员会同法司在外镇巡会同三司从公辨问俱与从轻发落以后但有伸冤诉枉之人问刑衙门俱要上紧归结不可任意监禁致令无辜死于桎梏惟贼盗所过兵革之余闾井萧条僵尸遍野尤可矜悯被劫人户务宜加意存恤移流者招抚复业量免粮差死亡者官与葬埋勿令暴露至于京军之服役频繁边军之战守劳苦天下各卫所军士之月粮久缺该管人员毋得仍加剥削以伤其心朕深居九重于民情政体岂能周知惟赖尔等输忠竭诚同心匡辅凡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务臻实效毋事虚文庶几可以尽敬

天勤民之道以保治于无穷尔等其钦承之已复谕礼部曰

上天示戒灾异频仍朕心忧惶特降敕谕思与内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凡系吏治民隐兴利除害政务皆从实举行以回

天意往岁以江南水灾亦尝戒谕所司未见施行都察院其并申明使知朕意具行过事迹以闻

○九月癸巳以四方灾异下诏赈恤诏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必以敬

天勤民为首务我国家

列圣相仍率由是道朕嗣守鸿业深惟

祖宗付托之重臣民属望之深夙夜兢兢不遑宁处自践祚之后

上天垂戒灾沴叠见今年七月内南京应天及淮杨等府俱有大风雨之变

陵寝震惊江水涌溢漂流房屋不下数万余间没溺男妇无虑数万余人死者积尸暴露生者流离迁徙而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等处亦有非常水患内自修省罔知所措意者敬

天勤民道有未尽永惟厥咎在予一人百姓何辜罹此艰厄朕方斋心积诚祇告

天地

宗朝

社稷与尔内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以回

天意尤念四方之远民瘼甚多比年以来兵荒相继征调不息之加法度废弛赏罚不明军民受苦财力两殫< 〇〇〇〇十见 > 诏徒颁奉行未至官府之催徵不已仓廩则在空虚朝廷德意顾为奸贪之骗局小民脂膏祇供典守之侵盗上官以逢迎为能赃吏以科罚相尚贤否举劾多有不当刑狱轻重多有不平闾阎之间疾苦万状念之痛心言之蹙额今虽痛加厘革余风或有未殄天地至和之气宁不为之感伤尔天下军卫有司衙门官员职虽不同义均休戚宜各督所属各慎所司尽革因循积习之弊益励廉慎不渝之节各该抚按守巡等官俱要躬亲巡历宣谕朕意被灾人户加意赈恤死而暴露者官与瘞埋生而流徙者设法招复一应岁额钱量与凡岁派物料徵收必以其时出纳必稽其毙已起角□羊者务济公家之实用应蠲免者务宣诏旨之实惠狱讼勿令久禁听断勿致偏枉勿过刻以害良善勿太宽以长奸恶赎罪纸米勿令折价入已往来迎送勿

得阿意劳民先年用兵经过及今次灾伤地方但有死于非命者除厉坛常祭外各令所司另举一祭祭文仍从该部降去各该属官中但有贪婪残酷者具实奏黜诚心爱民者虽杂流出身者一体旌奖勿以奉承之能否为爱憎勿以一己之爱憎为进退凡百行事务要奉公守法期于消除民患培养国脉以称朕敬

天勤民之意以延

宗社亿万年无疆之休

○嘉靖三年二月庚申

上敕谕群臣曰近来江北江南并湖广等处水旱相仍地方饥馑人民相食所在盗贼成群应天凤阳河南山东陕西等处元旦同时地震方冬雷雹交作山崩地陷灾变非常近日京城风霾蔽天春深雨泽愆期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尔文武衙门官员各宜仰体朕怀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赏有未当冤抑有未伸固穷有未恤与夫利所当兴弊所当革俱一一从实举行事应奏请者条具以闻礼部仍行在外各处镇巡及三司等官一体遵奉务期弭灾回和以副朕轸念元元至意

○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学士杨一清因灾异上< 跽 毓-金 >言脩省事宜并乞罢免以应

天变

上嘉纳其言旋遣司礼监官赉敕谕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览之再足见诚悃况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论之至切但朕以凉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统日夜图维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爱自即位以来福兆未臻怪变非常岂非朕德忝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惧且愧惕然于怀不能仰承至托不敢一时怠逸但求欲转灾为福之术必多访民情口革惟允故令会官议处又礼部援例请斋戒祭告朕切思之斋戒不过二日服移浅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内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词不过应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上格于

帝所以答谕令实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谨不必虚文故事为也朕日总万几亲阅奏章未必尽知民欲必咨卿等辅理庶务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实陈颠倒曲直正如卿言言尽其忠可也今咎本实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责亦不无卿言或未尽诚或未伸或闻政事之缺失或朕过多不自悟或刑赏未当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陈开导朕心务以上下一德阴阳各适庶上回

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愿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负朕望方今脩省弭变之时岂可求退正当展布忠诚匡朕不逮有疾宜调理如可即出供职

○丙寅

上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躬承

祖训光绍丕图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

天爱民一念恒切于怀然而志勤道远绩化未孚阴阳愆违致生灾变比年以来坤輿弗靖乾象失常风雨冰雹之异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灾后先继报甚至物怪人妖层见叠出切惟天道人事相为流通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静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纯德有未一用舍失当举措违宜上无以格于

高穹下无以宁于兆庶省循咎本实在朕躬岂惟遇变而惧实欲思过而改尔文武群臣皆与朕共理天职其间竭忠奉法者固有徇私忘义者不无武臣无安攘之略而腴削以为家文臣无弼亮之诚而依违以玩日贤否混淆而官无惩戒赋歛繁急而民不聊生掌邦礼无以和于神人典邦政无以威乎夷狄刑狱冤滥而怨声载道工作无度而财力告竭至于风纪之司尤昧激扬之任爱憎或徇其意毁誉多失其真以致四方视效贪墨成风下民怨咨无所控诉愁苦之状所不忍闻夫君心万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极事关朕躬者不敢自怠责在百官者当图自新特兹戒谕尔等各宜洗心澄虑去垢涤污素廉勤者益加砥砺习玩慢者即为修改官守尽职言责纳忠毋事因循毋怀顾忌两京官员有不职者待考察之时从公罢斥在外官员朝覲考察未久姑且策励戒饬若奸贪不法实迹显著抚按亦要悉心访察去其太甚务期弊端革而民心悦庶几上下交修以成励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爱之心倘或弗思弗庸徒以虚文应故事岂但瘵乃官旷乃职国法具在朕不尔私尔等其勉之慎之故谕

○嘉靖六年正月庚寅礼官以郊祀届期请举庆成宴

上曰郊祀庆成次日设宴乃

祖宗朝典故盖以

上帝监歆君臣欢会其礼不可废也今四方灾异非常方欲上下同加脩省朕恐多费劳民可暂免一年以见朕奉

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赐宴如故

○五月癸未以久旱顺天府官祷雨未应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致灾之由固在朕躬但君臣交脩本为一体朕既痛自循省惟赖尔文武群臣同□竭诚匡朕不□□回

天意

○十一月丙戌

上以灾异亲制祝文祭告

天地曰臣昨见占官报云地震自坤至艮物或动摇臣心恐惧及睹今冬以来候惟大雪三白未兆罔敢自逸伏闻灾生必有其由是皆臣号令失严政事有缺以致阴道浸凌雨雪愆期谨洁丹诚上干

洪造伏祈宥过维新转灾为福奠坤舆于镇静永无乖常布瑞雪于应期潜消沴异臣下情悚栗恳祈之至

○十二月戊午礼部类奏四方灾异

上曰

上天垂示灾变频仍朕览之中心恐惧况迩来地震京师冬季将终霜尤未降推思咎本实在朕躬尚赖卿等中外大小臣工协力匡佐勉脩乃职思弭灾召和之方为朕言之务期上回

天意以消变异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灾地方官亦可传示令其改悟修省务期实效毋事虚文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赣右副都御史汪鋐奏是年元旦甘露降于福建长泰安溪等县

上曰览奏以甘露呈瑞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岂敢当朕非好祥瑞然

天意所至人不敢违朕惟奉

天求庇民物以答雪颺所进甘露敬当荐之

祖庙荐毕分赐辅臣杨一清等一清等疏谢

上曰分给卿等甘露非朕恃祥自矜第

上天所赐守臣来进朕不敢私先以荐于

祖考余者欲偏赐群臣不能特以一二赐卿望卿交脩朕躬赞予至治庶或可承

天眷耳览所陈谢称颂惟惭已而礼官请贺

上报曰卿等以

上天垂降宝露为朕所致览奏而中惭且惧焉况今灾变屡作民不聊生卿等请贺虽出忠诚第朕心弗安也可钦承朕祇谨

天戒之意勿贺

○四月庚戌

上敕谕文武群臣朕以藩服仰承

天命遵我

皇兄遗诏入奉

祖宗丕绪自即位以来冲幼寡昧无所闻知近或心志稍开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改治未孚比年灾异屡见近日之间大风吹沙尘霾蔽天各处地方或旱潦连闻或地震同日密迩京师盗贼群集南北边境蛮夷猾夏残害民命妨民衣食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虽在朕躬尔诸司庶职文武群臣或任大职或司一事均为有责而睹此灾害之来盖尝思省不乎朕过之自知者不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责者当尽言以闻尔等亦宜加省思悔职业之当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当行而未行者行之分择庶职必量材而任之使有裨于国而益于民钱

谷财帛须樽节以用之勿横取于民而费出无经礼乐务明而三礼重典尤当谨之军国事大而六军艰困必思恤之刑罚必得其平修缮必以其度言责之官其位甚重风宪之利其职尤严勿外饰虚名而内罔其实抚按之任不可频更守令之官须加询访勿徇于人情而滋毙端尔等宜体悉朕心各自省察□□□大者会议奉闻以凭区处其琐细常事径自改行勿或惜吝庶利可兴而民咸怀害可革而民无怨上回

帝鉴永祈庇祐于

宗社而于朕与尔等亦免多戾矣尔等其钦哉仍命南京官一体脩省

○甲寅礼部以露瑞请表贺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

上不许谕辅臣杨一清等曰朕思谢告一事原非旧章亦非经制乃朕妄为以其情无不可缘其礼而无害虽然以致人言矣幸

上天垂怜鉴朕眇诚今次不可不加详处文献通考记前代有一年五祀者为太□不可不慎而今之举行非祀仪比亦恐斋戒频频群臣怠惰以朕意论若彼尝告谢而今次不行是为始敬终慢也若继之为事例又恐渎也不知何处为可一清等请如部议致祭乃从之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灾异敕谕群臣曰去岁季冬长星见而数丈今年元旦阴霾作而竟日且连年之灾异数省之旱潦自来所未有者是皆朕躬愆咎钦惟

皇天仁爱每垂警示朕敢不思过图改自新厥德以仰答眷爱然已过不能已知况尔文武群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责未知睹此变异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未闻兹朕特降敕开晓尔凡在位之人当各思省各尽其职勿视为常如有可弭灾之术当各自陈奏朕自采择施行勿怀畏惮勿生猜疑务有知速言言无不尽庶朕有过得闻以图修改尔等亦免尸官之讥矣故兹敕谕尔等其钦哉钦哉于是辅臣杨一清等拟上弭灾事宜

上报曰览卿等所奏足见忠诚辅导至意朕自嗣位以来灾异屡见虽因事省谕而未臻实效朕见近日以来

上天垂爱或雨丝或星变朕心惶惧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卿等所奏其无益之工役未造者停止见造者着上紧完报各衙门匠役人等此系旧额已有旨的外再不许来烦扰京营之军乃备警振武操练之重事着兵部计议处置言官职居正谏其当以尽职为实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罚乃惩戒尽职之意烦扰轻率之辈亦不可不为治戒其触忤违逆者乃因欺正挟私朝廷亦不当不以法惩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囚有重罪返生穷民冤抑致死者实为不中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议审处置其余事宜着各该衙门看议来说其有弊利兴革之事卿等一一为朕陈之朕当斟酌施行

○二月戊寅

上谕礼部朕念去年各处俱奏报灾伤变异频仍人饥至有相食者况一冬少雪今当东作之时雨泽不降若二麦不登则今秋荐饥又有甚于前岁朕甚忧惧已有旨祭告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亲往庶尽虔祈之意

○癸卯

御制祷雨不应自咎说其词曰朕惟圣人为能享帝惟孝子为能享亲斯非空言实为今日之徵也夫大舜之为子也唯能尽子职以事父母故瞽瞍终致底豫而天下化焉成汤之为君也唯能尽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祷捷如影响终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先儒皆有言以为人君父天母地诚能以子道事之则父母无不悦之理有曰事父孝所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之谓也苟能尽此则天地无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父母之仪其中实无如事父母之诚未可为事天地而为之子者也故曰惟圣人为能享帝唯孝子为能享亲呜呼岂寻常之人可同日而语哉夫人君之所以为圣未尝不以良臣而赞之虽汤至圣犹赖伊尹而后能兴故高宗望于傅说曰股肱惟久良臣惟圣夫以高宗为商之令主犹拳拳责望于说至于如此况夫庸常之君岂可不资贤良以求事天之道乎兹今春旱不雨礼部请命顺天府率属以祷朕允所奏复下诏命择日具仪以躬祷于

郊社山川诸坛该部言宜令群臣从祷以上下同致之意乃十二月十八日祷于南郊山川坛次日复祷于

社稷二日之间晴暘如故风霾兼作虽未敢要求速效于神岂非朕积愆无德怠荒失诚所致否则何乃数日之间上帝不垂昭鉴

神不我答是孰之过朕非欲往圣自比而中心实切恐惕无所容措会言官刘世扬等奏谓祈戒人和以感

天神云百官或不宿斋所者或有携酒入斋所者或醺醉入坛者或错乱节序仓皇入班者及言卫士于坛兆之内群蹲污秽者请加戒飭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际正在尽吾之诚何乃专责于人哉此君子所弗为也但思陪祀及百执事之人所赖相维以尽事神之道今乃若此奚用彼为乎人君以一身当负荷之重凡在位者莫非共理天工辅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尚赖文武群臣今后凡遇陪祀助祭之时务必持洁清之念秉敬畏之诚相赞祀事以祈昭格诸司百执事之人亦要谨以束身诚以趋事将获福利岂不上下均沾而国家有赖因自责而识之以此用勉为警省之地云

○十一月辛丑

上谕礼部朕闻雪乃丰年之兆今深冬无雪朕忧惶宜虔诚祈祷祭告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择日具仪以闻于是礼部具仪言

驾出亲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实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祷百官不必陪从礼部再疏恳请乃听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戊申

上躬祷雪于

南郊明日祷于

社稷坛是日雨雪

上喜乃谕礼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亲欢未有不以为庆兹者天降灵雪实为好生之德岂朕菲薄所能孚格第感荷之诚实不能已其择日告谢

天地

宗庙

社稷山川用玉帛乐舞可具仪以闻

敬天下

○嘉靖十年正月辛亥大内东遍火

上露告于

天告于

祖考因谕大学士张璠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

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途疎阔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寻复为大警或问示璠并序之曰朕为或问是不得已耳岂不知好辩多言起羞为佞大失君道之体特为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探祸福以摇惑人之心志强牵妄附诋毁善人阻害大道义故朕述此以自为之记云耳非尚辩焉非饰过焉惟明达者知之其词曰或问于吾曰汝家东所居被灾是

天之所仁爱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菲薄之人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亿兆过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爱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闻变不虚生必有所召兹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于燥急与夫凡所致此者否则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问何得言乎汝其听吾陈之宫中地面狭窄房屋重叠宫人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昨一氏饮酒沉而睡至二鼓末惹火著身犹未觉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尽睡熟罔觉三鼓巡者才见忽报之所司急唤众人火已盛矣且三十五房接脊通连无可措手悉毁之此自醉氏起非灾变也其实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严及无德罔以引之者此其吾之过也本非灾异也或问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修省祷于

天祷于

祖考哉此岂诈欤吾答曰予闻人君之事天下也不可不慎此非变异本人之为固不可为灾而所以祷之

天祷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将来佑庇吾家长也不能致人人共保非我之过失谁欤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严畏下令修省庶使人人事务图慎美何诈何伪人纵可哄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宁不失怠矣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学正心之道曾子释之曰有所忿懣恐惧好乐忧患则皆不得其正者何不当忿懣而生忿懣不当恐惧而起恐惧与夫不当好而好不当忧而忧者心既昏惑颠乱忿懣于违己拂意之言恐惧于邪说诬祝之术好乐于声色逸豫之场忧患于奸小恶仇之谗虚灵眩惑心欲得顷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专伺祸福务求事应强为附捏阴中吉人暗乱人志使闻之眼燥而背汗至此则人人将不顾君亲谋为善已愈不可晓而上导而化之吾为可自招荒惑人过是因细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鉴在上

祖考临视在旁鬼神直之左右直之知自信而已矧忠肝义胆之贤所见又岂吾比哉汝其为此问也惑乱人心甚矣岂君子哉问者惭而退

○二月甲戌

上以甘露降于

显陵作钦天记颂其词曰昨嘉靖九月冬十一月迎长之日是惟辛卯一阳之月朕祇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群臣百执事诣

圜丘钦行大报礼仰荷

皇天垂鉴俯赐降歆是夕珠星火口崔灿而祥光与炬燎相辉和气氛氲而瑞色共苍栏并焕大乐既终大礼告备朕翘首瞻戴

天恩曷胜庆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栖神之地

玄宫之上守者于正月下旬奏献至京朕荐之

祖考呈之

两宫分子勋辅讲学等诸臣既命宗伯具仪备诚下祭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祇谢

帝赐于

圜丘十日告于

世庙春卿复请群臣词贺朕惟大报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群惑庸竭赤诚庶几仰答春庥于万万之一乃荷

洪仁降兹宝瑞朕弗类感戴乾元拜承

帝赐忻跃之余用述短章以彰

天泽颂曰予质也昧上荷简在答赐无由铭心钦戴予性也愚上荷眷殊报德无由罔敢自娱庚寅仲冬典礼肃雍维日长至戒誓惟恭大报

皇天庸秉微虔献以馨齐荐以苍瑄礼严禋燎乐备黄钟顿首诚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鉴微臣露垂上瑞福敷下民

神功惟

祖超今迈古遗我小孙受

天之佑

玄德惟

考潜升穹昊延予小子荷

天之保宝露降祥湛湛灑灑缀若珠玉味润甘香注之瑶丛□□□牛稽首而迓荐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琼呈于

慈闕增筭延生浩浩

苍穹赐我年丰朕拜稽首祇竭衷愚荡荡

昊极元枢不息干运四时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亶赖

穹苍嘉祝眇昧家国平康稼穡盈滕来牟亦登兆民其绥五福是徵感恩曷已敢耳恣侈夙夜勉脩以拜

帝祉爰諏众猷瞻答

圜丘诚恐诚惶惧惟弗周暨告我

亲以祈以陈闻于

上帝福我下民诚既以输愧质昏迂朝夕惕然上酬眷俞

○四月壬午

上以兵工二部火谕礼部曰火灾虽因人不谨所致不可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虚文仍青衣朝参二日朕亦自省与卿等共图休兆

○六月癸亥辰刻雷击午门角楼垂脊并西华门城楼西北角柱

上谕礼部兹变实朕积愆所致

上天垂示与卿等脩省三日仍

制制祝文行露告礼于殿陛祝曰本月十日辰刻雷击午门等处垂脊月日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谓观候于宫中有火为灾臣所获闻曷胜恐惕伏念臣以愚蒙仰蒙

明命主理万方睹兹灾变实臣居职不臧政多乖缪之所致也敬惟

上帝垂仁俯视矜宥俾五行顺序二气调均转灾为祥

宗社永以绥宁矣臣下情无任战栗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

上以彗星见东井谕阁臣曰朕闻彗星又见于井宿之间夫斯变也未及三岁凡三见焉乃朕所召卿等即刻传意于礼卿言生辰庆贺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视事以承

天意于是礼部尚书夏言奏

万寿大庆凡内外臣工荒远夷使无不欲恭祝以伸臣子之情尽废不举则下情郁而未宣况

天变实由臣等若使礼成之后痛加脩省似与

天意人心方为允协

上曰然应天必以实兹不过变其服色暂辍礼仪耳庆贺礼姑听卿请礼毕之后务实加脩省以弭变异于是部复请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带朝参办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条列时政得失以闻

上曰彗星三见妖必有由

上天垂爱朕敢不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宁卿等文武群工皆有辅赞之责可不痛自省改匡朕不逮十四日本因事辍朝不得更言脩省其自二十一日始浅衣办事三日九卿衙门官还各令自陈以听裁处务要思忠论实毋挟持泛引假公报私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学士张孚敬等以彗星见欲自陈引去

上曰彗星为异退而复见者四矣

上天垂戒朕敢不祇惧卿等各思匡违不必自疏便择日朕于便殿祭告尔文武群工宜痛加省慎以赞朕不逮上回

天意于是礼臣请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为始青衣朝参办事至告祭后三日而止

上从其言仍敕文武群工俱与有天工之责各痛涤乃心秉公持正以赞朕躬勿视为故事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

庙灾行告

天礼于殿陛毕是日即诣

太庙恭慰

五祖神谕内阁礼部曰慰

庙之礼有谓必待择日斋沐乃可举者朕以为此礼之常也今因灾而祭礼之变也譬之人或遇变子必奔诸父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后行夫礼有斋三日而后对越神明者此常经耳朕之告

天毕即赴

庙者亦礼闻变即慰之意权也卿等宜知之

○十一月辛未

上在南郊斋宫自制大报歌一章出示大学士张孚敬等曰朕肃怀大报草此数言聊以见意卿等可与言鼎臣道南及分献礼官一观其各以赞佐戒进之辞和之其辞曰岁次早午兮阳月之八日新冬肃群臣而朝趋

泰坛兮钦大报以叩

苍穹朕以微薄菲质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绵才愚质兮惧无以上副恩隆思欲康此民以图报称兮无学以出其治源爰肇复

泰禋兮兹当四举愚衷匪直慎始兮图惟厥终咨左右承弼兮其尽启沃以匡佐期世道跻于熙皞兮庶或仰承乎眷崇末仍御笔注云曰四举去岁疾未亲耳故承之以慎终句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谨身殿鸱吻大臣各上疏奉慰

上谕内阁辅臣曰今日寅时

上天示戒于谨身殿实朕所致也卿等具奏问慰已悉忠爱但雷火非人为之必有所谓脩省之宜当何如可录示礼部于是礼官奏请如例修省并令大臣自陈得旨

上天垂戒朕切感惧致招在朕勿以他诿自二十二日始朕与卿等修省如例大臣不必自陈各衙门大小官但要思尽厥职如果有关系国家大计各自陈说来行二十五日仍露奏

上天遣官暂于

景神殿祭告

祖考

○嘉靖十七年四月庚申自正月至于是月不雨命有司竭诚祈祷賑恤郊外流民是夕

上谕辅臣曰近多旱朕方以为忧礼部已请所司致祷矣又闻近郊小民踣毙心加忧之朕处人上罪在朕躬即以十八日为始与卿等斋心洁虑禁屠宰青衣办事二十一日朕躬祷郊雩令嵩示群臣知之毋忽于是礼部具上完年定拟雩祀全仪

上曰兹祷甘泽乃修省事祇宜青衣上香进帛三献八拜成礼百官陪拜未可用所

开全仪亦不必奉

祖配祭用酒果脯□月□(右□皿)□牛一以熟荐

○嘉靖十八年五月己卯以星变奏请行祈禳礼并令大臣自陈

上曰

上天垂此星异非一次矣过违在朕朕自省察内外百司均有代理之责宜各深思痛改不必青衣角带外饰虚畏也适今多事之日即奏祷固不得精专两京九卿堂官俱待考察处分诸镇守内官其尽数取回自后永无遣之

○十月己丑

上谕礼部曰庆成之宴因循旧例以祔享礼未成辍之今

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礼奏乐耳闻目观者屡矣何独于受

天厘反禁也审尔则冬贺当辍只贺大报礼成庶不失重轻尚书严嵩未悉

上旨谓宜举庆成之宴

上又曰朕作谕本是敬

天庥之心非敢务宴乐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视殿辍作乐却辍反其重者尔贺节当同宴礼并罢

○嘉靖二十年四月辛酉夜

宗庙灾

成庙

仁庙二主毁

上哀痛不能自胜明日文武百官各疏奉慰礼部疏请

上亲祭告

内殿以慰

神灵复引过奏祭

上帝以谢遣告青服御西角门延见群臣以共谨

天戒下哀痛之诏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脩省以尽一体之诚敕内外臣工痛加克责以尽交修之愆文武群臣有奸欺负国蠹政殃民者听言官指实奏劾九卿堂上官及各衙门四品以上今各自陈科道官极言时政得失赐采纳暂罢内外一切工作蓄财力以图修复奏入

上曰

宗庙灾毁无前大变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

皇天仁爱即斋戒择吉奏谢

南北郊祭告

景神殿

太社稷俱朕躬行遣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陈言时政言官常职何待灾变一切工

程除钦定殿就绪外并令停止奏谢毕次日御门视事如故

皇祖列圣王暂奉安于

景神殿

成

仁二庙神主所司亟为恭制诣

陵奉题还安

各庙仪物即行补造次日礼部复请以谢告既毕

上青袍御奉天门百官青服致词行奉慰礼

上曰

宗庙大变自古所无

天意垂示朕心默感仪文度数备物而已仍于西角门视事三日见避殿之义十五日暂罢御殿见彻乐之义十六日后御奉天门如常二十二日经筵次日日讲

○七月壬辰礼部以

万寿圣节请习仪

上曰今

庙灾朕方待罪生辰小节罢贺是日当重贬青衣御门与群臣一接中禾口龟后即朝讲如故慎勿更请中宫令旦口免命妇朝贺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礼部以灵雪应祈请

上御殿受贺

上曰连冬愆雪朕仰叩

皇天此心实是为民丕荷洪仁锡此春前嘉瑞卿等欢庆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协心秉公赞其代之职以共承

天意贺礼免行

○十月癸未雪百官表贺

上报曰朕以时属有禾口龟祇修大报乃荷

上天垂佑瑞雪应祈而降朕心不胜感仰与卿等同之朕为民祈祷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诚上承

帝眷庶不口朕保民之意

○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丁丑先是礼部以

圣节庆贺请

上曰去年大厄

天赐重托感恩承眷敢不祇受第恐中心仰戴方思上报生生卿等宜将顺朕命协心和气各共乃职勿扰朕心至是礼部覆请

上曰卿等再三请贺具见忠恳第朕仰感

天恩与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异遵君命以申君念则上下皆顺去年大变不有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则来岁之贺岂无日也如前旨罢免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礼部以亢旱请顺天府官祷雨百官皆致齐青衣办事

上曰去冬无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麦禾皆失润溉朕兹躬祷为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关百官亦当致省但恐应天未可虚文第今该府官竭诚以祷

○四月己亥礼部复以旱甚请择吉遍告

神祇仍申飭百司涤己省愆修举实政以仰赞

圣诚上回

天意

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独理设官分职以共之又曰臣劳此义孰能知之言之皆非实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语言不必虚应故事惟仰告

上天

庙社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寻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如期于

郊坛

庙社行礼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惧明日文武大臣奉慰

上报曰

上天垂爱朕战惧若涉大渊莫知所措无前大异何以饬辞然子职最亲不可不祇承仁示卿等奉慰且悉忠切罪在朕躬安可他诿惟我眷为顺耳

○丁酉礼部尚书吴山等以殿灾请择日遣官奏告

郊

庙

社稷及秩祀神祇以谢谴示敕下文武百官省愆引咎素服办事务修实政毋事虚文其两京四品以上大臣循例自陈科道等官务直言时政阙失仍诏示天下及各宗室一体修省

上曰奏祭谢罪即择吉行命公希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祇开具来行下诏罪己告诸宗室如拟行政灾本朕何令自陈有怀必吐自尽其忠岂待今日修省仪文至奉祭祀次日止

○壬寅以殿廷灾诏告天下曰朕本同姓之候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

皇天宝命所与暨

二亲积庆在予夫自入奉大统于兹三十六禩昨大遭无前之内变荷

天恩赦佑以复生此心威刻难名一念身命是爱但实赖臣劳之一语而原非虚寂之二端

天心丕鉴朕心朕忠

上天明鉴昨因时早祷泽于雷霆洪应之坛方喜灵雨之垂随有雷火之烈正朝三殿一时烬焉延及门廊倏刻燃矣仰惟仁爱之昭临皆是朕躬之咎重兹下罪己之文用示臣民之众吁灾祥互有感召岂无凡在位者宜同祗畏之情首体相关未可幸乐之肆必尽代劳之真当竭国民之念上承

天戒以佐尔君下抚生灵务令安遂共图协恭勿乃我弃故兹诏示咸使知之

○八月丙申大学士严嵩疏言昨伏奉谕殿名奉天自己坐是己即天也此意不知皇祖何取臣仰窥

圣德不以天自居谦冲之至然臣闻传记有曰天子至尊无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系先儒之言而其原出于孔子作春秋系王于天称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后世莫有易之者又书曰天命有德天讨有罪言人君赏罚不自己出一归于天

皇祖取义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湏敕下礼官廷臣集议以俟

圣裁

上曰卿角口羊奉天二字义甚正第圣贤所谓非是题扁之用也遂谕礼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诿之气数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为万用孰非天者岂口刑赏大事乃始谓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义乃此然于己身坐之终未安也况灾毁初罹建文自作人孽次今两蒙昭示名称之旧决不可复其会官集议以闻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乙未

上谕兵部曰朕见风雨异作矣倏起自北当承

天心爱民内谨火灾外防边寇顷杨照之事可见已其戒之于是命书杨博等言各边俱昼夜设备可恃无恐而

陛下犹轸念若此

宗社之福也臣等敢不益加戒严仍移檄边臣一体防御仰慰

圣衷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因请行五城御史谕民戒火报可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癸亥

上谕礼部臣曰旱厄已见土雨风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斋始二十五日告

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宫庙遣定国公徐延德等各行礼是日天阴雨忽霁大风扬尘

上复谕礼部曰今旱固未如前岁黄霾土雨灾疫过之其令所司申严祈祷各青衣致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轮告各宫庙既而命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督察诸执事官不虔者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一尊亲

○嘉靖元年三月戊辰上

皇考尊号曰

兴献帝遣官祭告

陵寝

上亲制乐章迎神太和之曲秉德奉藩仁孝谦恭委祉冲人入绍大宗故国绵邈新此闕宫以妥明灵万世攸崇祀事孔严精神感通来格洋洋风云景从初献寿和之曲明灵在天陟降于庭声容肃然顾兹尝烝舞以八佾庶将其诚于斯万年禋祀承承亚献豫和之曲裳衣既设笱豆更新惟祭之丰至养莫伸再酌清醑以荐明禋有秩斯祐锡我后人终献宁和之曲荷劬劳以生深恩罔极举追崇之典万舞有奕礼以三成虔恭无斁江汉汤汤延我世泽彻饌雍和之曲菲荐具陈既歆既飨敬彻不迟顾瞻下上濯濯厥灵式慰遐想嘏告以慈赐之景贶还宫安和之曲倏来忽往神化无方风驭云駟返于帝乡祥光烨煜旌旆央央衣冠在庙孝思不忘

○嘉靖二年九月丙子初

上即位即命礼官议

皇孝主祀并称号礼官议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如汉定陶王别为

兴献王立后其称号宜如宋濮王称

孝宗为皇孝而改称

本生父曰皇叔父

母曰皇叔母

上览其议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体重大其再议于是进士张璠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浚各上言汉宋之事乃预立为嗣养于宫中故不得复后其所生若

陛下则所谓继统非继嗣也今日之礼于

兴献王宜隆尊亲之典

上览而善之乃谕阁臣朕受

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

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报始终劳
卿等委曲折中为朕伸其孝情诸臣退而上疏执议如初乃称

孝宗皇帝而称

皇考曰兴献帝

圣母曰兴国太后云至是年六月辛丑

上犹以尊称未当复命廷臣会议时主事桂萼都御史席书员外方献夫皆上疏请
正

皇考

圣母称尊以全

圣考

上以其章下群臣议而议者以为

兴献帝后已极尊称

陛下孝思无穷请更加一皇字

上不得已从之然犹以本生二字大名未正于心终不安复命廷臣会议于是礼官
席书等上言人无二本礼有至当

陛下入继大统与为人后者不同臣等谨遵

祖训据古礼与在廷之臣反复辩论大义已明宜定正

献皇帝皇考尊称以顺典礼以应经义

上曰大礼屡经会议未有定论今博考详议合于天理至情宜从正称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孝

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献皇帝曰

皇考

帝圣皇太后曰

圣母乃下诏曰人君为治必本于孝道圣人论政必先正名孝在笃于亲而名贵循其
实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宪宗纯皇帝之孙

孝宗敬皇帝之侄

恭穆献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宾之日仰遵

圣祖兄终弟及之训属以伦序当立遗诏命朕嗣皇帝位朕受

天明命位于臣民之口者于兹三年矣尊称大礼屡命廷臣集议輒引汉定陶共王宋濮安懿王事为据至再至三而其论未定朕心靡宁盖伯姓父子天经地义岂人所能为乎惟

恭穆献皇帝

章圣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劳之恩昊天罔极虽位号已隆而名称未正因心之孝每用歉然已告于

天地

祖宗

社稷称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圣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献皇帝曰

皇考

章圣皇太后曰

圣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伦情既允称而礼亦无悖口犹虑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兹诏諭以申朕拳拳孝亲之诚夫孝立则笃近举远而家邦四海咸囿于至仁名正则言顺事成而礼乐刑罚各臻于至理朕盖庶几于古帝王之盛也顾惟昔者孝未遂于尊亲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际未免少乖举措之间或多违戾今彝伦攸叙大礼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礼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极尔内外诸司百僚务宜体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凡旧章未复毙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边备未饬军储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利于军民者其一一条具奏闻朕将举而行之期于得万国之劝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则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脩

献皇帝实录敕諭礼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为实录以藏诸金匱传之子孙其来非一日矣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聪明睿智卓冠群伦自奉藩以来有河间好古之风慕东平为善之乐缉熙

圣学遵守

祖训嘉言善行可以大书特书者不止一端宜有纪述以垂宪于万世尔礼部其通行当时藩府内外臣僚悉心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所有合行事宜俱照例行于是遣使至旧邸采访

献皇帝嘉言善行悉付史馆编录为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

上皆亲序之其实录序曰朕惟自古帝王继代之后其臣子追思其君父之德之功有不可泯焉者则必纪其平生著之汗简藏之金匱垂之子孙以至于万世而无朽焉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备于经三代而下之君其事备于史若周之文王位为西伯大统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雝雝肃肃之容庸庸祗祗威威之德之罚不遑暇食不敢盘游之勤卑服即康功田功之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之仁克知灼见宅俊之明朝于王季日三之孝咏于诗载于书纪于礼者不一而足乃与唐虞夏商贤圣之君并盖文王之治虽止于岐而其丕显之谟克昌厥后则实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惟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自奉籓以来嘉言善行可传而不泯者甚多为人臣子忍使其泯焉而无传耶爰命籓邸旧臣追辑诸所闻见付内阁辅臣用例编纂以为实录起自肇封迄于弃国凡五十卷其可宝而为训者若千万言又为十卷既成朕捧书而泣曰呜呼我

皇考之所以启佑后人而遗之休祉者固如是其盛哉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为治之要也而我

皇考以是二者体之身心发之言论修之于宫闈之间行之于封域之内内外兼尽终始弗渝如耕之畔而罔敢越焉如匠之矩而罔敢舍焉其识度高明规模宏远盖已具帝王之体举而措之于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顾不能大有所为歛厥经纬施之一国故遗事之可书者仅止于斯而无由以见其功化之极也然即其所已书者观之实无愧于文王之德之纯惟我后之人能仰体而遵行之则可以以为圣贤之君而天下万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泽矣朕深恐弗类而勉思企及以庶几于善继善述焉于是乎序

宝训序曰朕惟周雅歌燕翼之谋鲁诗载有谷之颂自昔先德之美君道之善未有不垂后昆而昭来世者也宝训之作良以是哉仰惟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哲天成姿表神异夙荷我

宪宗纯皇帝之眷独为优厚然嗜学体道颖敏卓越是以矩度自合言动不轻比奉藩入郢屏翰一方凡所举措莫不有道以至临朝御下恤士爱人君国之政一出粹白而无非可法退即书堂更日直讲进德之功未尝少懈虽远处藩服而瞻恋阙庭心实惓惓每有敷陈輒口大政其视河间东平之贤以善自娱者又不可以同年语也朕仰承休德奉

天命嗣大统出入起居罔敢逸豫一惟我

皇考之心为心

皇考之行是遵耳眷兹盛媿实难殫述可容以遽泯邪用是敬敕馆阁儒臣暨藩臣之悉训典者援古义例详加纂辑既为实录藏之天府又择其言行政事显而要者凡为目三十有九合十卷别为宝训如左呜呼我

皇考以纯一之性宽仁之德精切之学其鸿规懿范真与古帝王异世而同符非独行于一国而可施之天下非独法于一时而足垂之永久所以上延

天命启我后人者不其至于朕以眇躬嗣而受之夫岂偶然而已哉不有叙论曷申

永孝书曰有典有则貽厥子孙朕敢为

皇考颂并制为序示百世永以为宝之意云

○嘉靖五年十月壬戌

上亲制

皇考恭穆献皇帝恩纪含春诗集序颁赐群臣其文曰朕

皇考恭穆献皇帝所著有恩纪诗集乃弘治甲寅受命分封之国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纪之者也诗凡七卷其目有四自辇谷恩荣而下凡途间之兴国务之余至于书堂杂咏续骚吟诸作虽所指不同然皆主于纪

圣上之敷恩彰王国之殊遇以识无忘焉尔有含春堂稿则未之国时在大内西馆及出府所作分类立题随题叙事因事成章仅百三十余首而天文节候之大人物宫室苑囿之繁礼乐名物经史文章之奥大略具焉辅导之臣既汇而刻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后简矣朕入嗣大统尝恭取而庄诵之见其写与刻俱不甚精恐无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缮写重刻之以传敬为之序曰诗之为教以道性情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该古诗三百篇贯体用括鸿纤善恶并存以垂鉴戒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之正而已朕三复

皇考之诗庄重而典则丰腴而明鬯流出胸次从容自然浑浑乎商彝周鼎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云流水之顺而达也盖虽信口肆笔不假思索自不离乎性情之正而忠君孝亲仁民爱物之念每存乎其间上合古诗风雅遗意彼魏晋以降诸侯王名能诗者类多矜奇炫异雕镂锻炼以为工其性情远观乎

皇考之自序而诗之为用岂复有余蕴哉粤稽古昔成周圣王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盘石之宗夹辅周室而所以登载赞咏之者无闻焉汉诸王就国惟明帝赐予其弟东平王苍珍宝服御器物甚备怀思有诗嘉其贤也□所作书记赋颂歌诗多所赞述今皆无传

孝庙之宠贲我

皇考见诸书翰形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宝玉之八汉明伏轼之吟而已岂非以

皇考圣性之高明德学之纯懿所当褒重而优礼之乎恩纪之诗揄扬赞颂于斯为至东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学为诗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几务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诸书皆尝涉其大旨间有述作亦惟陶写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国政且免玩物丧志之尤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复得感怆何极然心声故存手泽斯在朝夕讽咏而玩索之庶几其有得哉是为序

○嘉靖六年八月庚申

上命学士张璁桂萼等纂脩大理全书至是以初稿六册呈览

上曰朕览稿具见编摩至意尚书席书前所著论犹似阙略纪载欠详宜通查详定其先儒所论定汉魏宋事果于礼合褒进之使后人有所守繆而否者贬斥之亦使后人无所惑且斯礼也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大礼全书四字未尽其义宜更名曰明伦大典璫等乃入席书注论四条

上复命增录古人欧阳修诸儒之论于父子君臣大伦有所发明者于是璫等先撰稿进呈

上曰览所撰具见尔等尽心典礼纲常所系但诸臣所奏或自疏或连名或会官或奉旨议或渎乱破礼宜皆一一直书以明是非邪正之辨尔等仍会总裁官详议用心纂脩

○十一月丁丑

上亲制

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功圣德碑其文曰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孙

宪宗纯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长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诞

母乃

宪庙孝惠皇太后邵氏也蚤膺

宪祖之命出阁授学经书默契道理贯通暨受

伯考之命以金册封王国号曰兴出就湖广安陆州为国都錫以恩赉倍于他藩我

皇考恩纪诗纪之详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亲近亲之长昔承

宪祖之严训并奉

孝伯考之嘉谟恪守

祖训治隆一国敬慎而明脩国祀社稷山川罔不鉴歆忠谨而臣事

两朝

孝庙

皇兄屡加褒奖诚孝以致于

亲迎养之辞已著于遗治之疏宽仁以抚其下士夫百姓每形于称颂之词至于谨水旱之灾軫国民之苦脩身齐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讲学穷理而乐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诗书凡天时人事古今事变之迹皆欲考其渊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诗所由作也及爱育朕躬抚教眇质若训以国政则曰坚遵

祖训恪守吾行训以进学则曰求道亲贤勉体吾志又至于口授诗书手教作字有

非笔墨间所能尽述者矣方当日聆

严训膝下承欢忽尔

皇天降割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时

上宾朕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圣母日惟号泣苦痛五内摧伤随遣使闻于

皇兄蒙恩赐以嘉谥命武职重臣以主祭吊又命文臣一人以掌礼仪及赐敕命朕
暂理府事朕乃告

国社

国稷等神请于

圣母谋于士民择境内之松林山以为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余式惟明年三月发引朕亲奉

灵輿安厝于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龙御上升遗诏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终弟及之训下命朕入承大统当是之时即命礼官议处应行称号
等项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据非礼欺朕冲年几于伦序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鉴

□宗佑启赐予良臣起议大礼群邪角□羊争众议顷息于□靖三等年上

尊号曰

恭穆献皇帝陵曰

显陵遣官以奉其祀经营设置一如

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垂示后人也用是稽查敬述复系之以诗曰惟
我

皇考德配于

天

圣功昭赫

睿德敷宣亲贤为善仁孝罔迁宜享茂祉以寿绵绵忽尔弗豫

亲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恋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震颠勉统乃事孤子谁怜上荷

圣母受护生全外求吉兆丰土深渊宫占既协松林之颠

神宫固密扶輿往焉奉安玄室悲号伏前既予绍统追思曷眠荐名

显陵设官卫环纾我至情以报

昊天愿祈昭鉴永奠万年呜呼微衷痛彻九泉又恭纪

皇考赐脩承天府庙学碑昔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受封安陆于弘治八年二月至国首临视州学行释奠先师之礼

命学官讲周易赐诸生宝鑑顾瞻礼殿损坏命工脩葺之易□禘 □(雨□品) □星门瓦以琉璃越正德十三年殿庀久而益圯乃出帑金二百两命有司重造壮丽有加顷者已升州治为承天府而学仍其旧官师生徒睹宫墙奉俎豆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国之学者人诵家传至今如一日焉迩守臣奏请于庙后建亭立石请朕制文以恭纪

先德呜呼流风既远

圣迹犹存朕心惕然恭惟

皇考之在国也积德行仁爱民礼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而于兴学尤加之 顾谓侍臣曰学校人才所出教化所关政治之首务也其亟赐金助役无累州民每岁春秋丁祀必遣辅导官赉香行礼时朕冲年耳目所睹记固已服膺弗失矣缵祚以求夙夜兢兢勉图治理凡所攸行皆奉

皇考之遗仰见我

皇考真有以契夫古圣人继天立极之道而佑启朕躬以治教斯民也夫建学所以明伦伦莫大于父子君臣明父子之亲则天下知孝明君臣之义则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加意学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时化虽止于一国而睿见高明规摹弘远实具帝王之体推之天下无难矣昔周文王为西伯化行江汉而丕显之谟寔启周祚我

皇考视之周文王同一揆焉朕尝观于孔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孔子周人也师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发明彝伦之道载在六经为其徒者所当世率循者也顾后世教学未明人心弗淑彝伦或几乎斲矣彝伦斲则治化何由而成今诸士居业于斯诵法孔子之言学孔子之道其可不思尽夫彝伦之实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以辅我国无疆之治以无负作亲斯学之意则我

皇考圣神在天庶其少慰矣乎朕述此文用谕兹学之士抑以为天下士者告云

○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朔明伦大典书成进呈

上亲制序文曰自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汉唐宋王天下者皆本奉

天命承

宗祀立人极建纲常作民之主未有舍是而外求诸道以能化行四海泽被生民者也黄帝以前或创舟车以济不通或立庖烹以供祀事或建制度以立规矩或明赏罚以定功罪及其诸凡为治之道无不备焉其中以建极明伦为第一要典有不可更变者矣迨及胡元乱夏入主中国文教坠亡纪纲不振当是其时

皇天厌乱眷求真主仰惟我

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

高皇帝上应

天命下慰生灵挺出群雄肇造区夏奄有万邦暨惟我

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

文皇帝复靖内难中定家邦至于我

仁宗昭皇帝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祖考宪宗纯皇帝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兄武宗毅皇帝皆

圣圣相承克绍

先烈光前裕后骏功大德以至于今是以

皇祖灵长之祚

皇明万年之统绵绵无替罔非上承

天命奉

郊庙百神之祀下为黎民建纲常礼教之宜不幸我

皇兄储祥未兆久虚青宫乃属

龙驭之上宾亲挈神器而下授朕方在藩府居

皇兄之丧忽闻

遗诏之颁痛切悲号继闻

明命自

天遵

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行取朕入京嗣皇帝位当时朝廷大臣怀贪天之功以自居朕左右之臣无顺时建事之宿学朕即日奉

命趋促来京即位之六日遽令礼官详议博考

皇考尊称及主祀等项其时内阁辅导之臣擅作不经之言掌典邦之官輒据汉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年坏乱纲伦鼓聚党类上泯

皇兄十六年之功德再夺

皇考十五岁之嗣人力主定陶濮王不伦之典妄稽曹魏偏安一己之言遵薛丹司马光程颐之谬论大变人伦弃孔氏孟子韩欧诸儒之法言漫加指议遂至阴阳乖和灾异频仍兹虽邪人恶类之所召其实在朕有所未明也呜呼朕方幼冲理学未明于心大义未闻于性以被惑奸人深信愚士几乎三纲扫地五典隳焉奈天理之不容少欺人欲之不容渐长

皇天鉴之神鬼察之

祖宗临之万民愤之

天錫我贤良方正之臣于以伸义理辩是非佐朕图斯礼焉首则今少保礼部尚书

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璁始倡大义力议公条次则今詹事兼学士霍韬次则今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桂萼次则今故少保尚书席书次则今礼部尚书兼学士方献夫及后正议叠闻君子继出公言公意迨不顾其身家忠胆忠肝奋所学而赞朕推明统嗣之不同详论义情之兼尽夫何顽谗肆怀不轨之心意在无君之地璁等力愈坚而志强是以群邪稍定乱议罔行已于前年考订名义告于

天地

宗庙追尊

皇考恭穆献皇帝恭上

圣母徽号章圣皇太后再颁诏旨播闻中外于是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又念

皇考神主崇奉无所乃稽群议恭建

世庙悉用天子礼乐享祀无穷大礼既备朕心斯慰焉朕以斯礼关系帝王为治建极之要当有纪述以昭示后世朕博考群典集而成书但恐事未尽详公非莫辨再命内阁大臣费宏等充总裁等官于嘉靖丁亥春正月开馆纂修而各官又升迁去任不同是以三降敕谕申命大学士杨一清谢迁张璁学士瞿銓为总裁官尚书桂萼方献夫为副总裁官都御史熊浹詹事霍韬少詹事黄绾与修撰席春等为纂修官仍就书馆重加编集究夫是非考其邪正今幸编成遂定名曰明伦大典以是书专为明大伦而作也书成朕复自序其首夫三代已上尧舜之为君也未闻有此事三代之中亦有兄终弟及之主是以我

皇祖取法此义立为定制岂可舍

祖训而守汉宋之陋法乎至于魏明之诏尤为不经父子天性之亲非人能为天经地义何得而变之昔者坏礼之臣师司马程三氏也然今之背违

祖训泯弃

武宗欺误朕躬坏乱人伦乃大学士杨廷和礼官毛澄等群奸也若非

天意垂鉴孔孟之道复兴贤人再出孰从而正之朕本不明纵使能识刚明者亦有不得孤立而独行者矣比书一传用为来世君子之法嗟夫礼所议者首尾凡五年狱讼几成皆赖

祖宗列圣共垂阴佑否则予不可为哉自今及后统嗣已明义情允尽但赖诸臣益立初心固坚往志与朕共致化理上承乎

天奉

宗祀于亿万斯年下勤乎民务尽君人师长之道期于礼乐之兴刑罚是中斯实朕素志焉是为序

○戊申

上追尊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谥号礼成大学士杨一清因言

献皇帝尊谥

章圣皇太后尊号止于二字似乎太简乞命礼官议增以广孝思

上悦曰卿昨奏陈所议足见忠忱切至非爱君之至肯若是开导耶朕一览所言惕然慚惧朕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子有天下归之于父斯言也虽为创业之君告原其情义不可谓之不可比夫自尧舜以公传其位奉天为民至禹之后皆父子相傅故有先说引之二句朕初谕内阁云我

皇考虽未君临天下不敢谓之有功天下但人子追孝至情欲以鸿名美号称之可为我

皇考拟称号减于

祖宗几字彼对皆云无可加称只二字足矣当时正在纷议之际姑如所拟用恭穆三字后

圣母尊称朕欲上仁圣二字蒋冕等云仁圣有犯东岳神号朕自思之五岳四渎之称我

圣祖皆正其号仁圣虽为东岳之称非我

祖制亦从所拟用章圣二字自上册之后朕每以歉然但自思之咎多德少即位之初不能勇以奋起报我

父母之恩却肆已宸居人言是从苟安自身不思

父母厥罪深矣仰荷

皇上眷注命贤良代论至有今日自念自思益惶益愧故未言及又恨无德储嗣未立虽有善祥几不能成欲待此而举也今赖卿开导不可迟之日时朕欲加上

皇祖妣太皇太后

皇考尊称改拟十三字前号内有献字亦不可用

圣母增二字又未知可否复密与卿计然方谕内阁一清言献字习称已久恐不可动其字数多少请俟

上裁已

上复欲加纯慎二字于

皇考尊谥中一清言慎字不如圣字

上曰卿昨复谓

皇考尊谥中纯慎二字宜更作圣字足见忠恳求当至意夫谥之称者所关非小故曰大行受大名但朕前拟者不敢不尽其实用一慎字以见我

皇考昔臣事

两朝敬慎谨恪之意孟子曰君尽君道臣尽臣道各尽所当为皆法尧舜而已故曰慎以显之若用圣字亦好谥法云礼义通名曰圣但朕未之决仍咨于卿可再详议来用

一清言慎固美德若赞述君德必以圣字为重且

献皇今为

天子之父已崇大号必得此字庶于

圣母

圣上相安

上乃从之敕谕礼部曰朕承

天命入纘

祖宗丕图嗣统之初

祖母寿安皇太后方在万福之时宜加上

太皇太后尊号而当时礼官昧于正礼谬执偏见止加称

皇太后朕亦不明于礼而后每念及此心实不安今宜追上为

太皇太后尊谥仍旧又仰思我

皇考罔极之恩莫可名言虽追尊天子之称用天子礼乐而尊谥止于恭穆二字似与藩王无异今宜加上数字以尽追慕之情及我

圣母章圣皇太后诞育眇躬恩德深厚徽号亦似太简宜加二字以申朕爱敬之
□乃奉册宝诣

清宁宫加上

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号曰

章圣慈仁皇太后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号曰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大皇太后

恭穆献皇帝尊谥曰

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礼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称贺诏告天下诏曰朕闻圣人之孝以尊亲为大人君为治以孝敬为先匪泥情率意之所敢私实古圣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

天命奉我

皇兄遗诏遵我

圣祖兄终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统自即位之始首命礼部官会廷臣集议称号等项柰何左右大臣繆主非礼之议各曹卿佐妄考不经之言谓父子可绝其亲执后世为人后之说是以统嗣无分纪纲隳失人伦几致不明考议几于聚讼当是时朕徒存追报之诚见闻罔有所得上赖

皇天鉴祐赉我贤良大明大伦已各正其天序

尊称

尊号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党所能为实由朕冲昧无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

皇祖勤俭齐庄其

尊称未尽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玄德昭彰宽仁纯粹

圣母章圣皇太后静善淑哲克裨内治诞育朕躬深恩罔极慕鞠劳训诲之无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曷以颂追报之忱既莫能伸揄扬之诚又未少罄兹复参稽典制爰据輿情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于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册宝追上

皇祖妣尊号为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尊谥为

章圣慈仁皇太后呜呼立孝尊亲俾示追崇之道推恩宗族诞敷大赉之仁自亲亲以及于恤民爰长长以至于爱物尚期贤佐共致雍熙庶副朕所素愿用光

祖考之麻诏告天下咸使闻知既而复撰加上

皇考尊谥记以示群臣记曰朕闻天子之孝以尊亲为大而尊亲之大又无过于显称也朕宗支藩服以伦序承

天明命应

太祖兄终弟及之训奉

皇兄遗诏八纘洪图是皆赖

天地大造

祖宗余荫我

皇考

圣母庆泽所钟故衍及予冲人获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议称号等项一会则引宋濮安懿王之事二会借程氏之臆说三会用曹魏之私语厥后议奏不知凡几视三纲若细事灭弃人伦违逆天道横议纷纭几于聚讼所幸

天鉴在上阴隲斯伦致有忠义方正之臣代为阐明大道而少傅张璪首为挺争后诸正士继出力赞予一人图复斯礼面讲数回诏更三遍然而群奸犹未省悟故止上我

皇考尊称曰恭穆献皇帝此非但群邪所为而实朕惑彼巧言不聪不察之过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称号未当乃谋及师保辅导之臣会大典告成之日是为六月一日辅臣连金以对宜加称号以尽孝思遂敕礼部议应行事宜朕亲定

尊谥曰恭睿者言温恭睿圣之意曰渊仁者言深仁流庆之意曰宽穆者言博大清

肃之意曰纯圣者言纯一通明之意又献之一字为聪明睿智之称况

先朝之所錫又纯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尝自号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时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朕亲奉玉册玉宝率文武群臣躬诣

世庙加上

皇考尊谥曰

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呜呼我

皇考睿功圣德巍巍乎荡荡乎无可得而形容之也岂言词所能尽但人子一念孝思出自衷情庶几伸予追慕之诚耳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用是复刻诸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后人是为记

○十一月丁巳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朕惟明伦大典与诸司不同所以明人伦之至要分邪正之所为辨公私之得失论统嗣之不同著忠欺之情状昭古今之是非于以俟来者之圣而不惑者也其宗室中须使通知不必止及亲王外虽不能偏给令其抄布其内外衙门官员当给者可议来行于是给在京文武大臣各部五品以下令礼部翻刻小本以偏给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使司直隶各府俱给一部令再翻刻偏予所属

复奉

上谕阁臣曰前者讲官董玘等奏讨书籍及

皇考睿书内除各以书颁赐补赐外惟

皇考手泽未赐朕昨检寻得数纸已前年与朕论尝散给大臣者朕又奏云闻

皇考所书真篆等项大小字有数千百幅今未蒙给下见今讲官陈请

圣母曰

先帝手书岂止数千百纸已但吾未亲查收而内使陈得都将焚了朕闻心切痛恨曰得罪可不治乎蒙训曰彼时吾将亲检收藏以付汝则得岂得如是为之姑已焉今虽有数纸欲分赐但须用宝记方明前次文曰

恭穆献皇帝睿笔而今加上

尊谥似不宜用朕欲于幅上亲书曰

皇考手泽四字用钦文之玺盖之下面仍用嘉靖年制图书一颗未知可否与卿等议定行

圣孝二尊亲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亥刻

圣母女训成

上亲序其后曰朕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尝著一书名曰女训朕

皇考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亲洒奎章冠诸卷首

圣母亦自序于其次朕几务之暇因阅旧笥积册乃获遂出示辅臣暨日讲礼官等
又命同朕

孝慈高皇后传

仁圣文皇后内训刊授皇后颁之天下辅部诸臣进奏曰可乃于十月十有七日朕
躬告于

祖考

列圣

圣母亲授于皇后张氏十二月望后三日刻工告就礼官装潢进览先该辅臣少傅
摠等谓朕宜为之序至是礼官时等又谓朕宜序之阐扬

圣母恩德于以昭示无穷朕未之轻举以为朕

皇考既序诸首

圣母又序诸次已无余蕴矣又不待朕复赘之矣是日因诣

圣母前奏陈书完即蒙

慈命曰汝其序之庶可为传朕惶拜受命退而思之朕

严慈之圣德非言可名之也

考

母之教育非言可酬之也但辅臣宗伯交请为序之朕又面承

慈命安敢故违所愧无学而为之文也其作书之详关系教化则我

皇考圣谟备矣以身为教与作训以教之之意则我

圣母慈训备矣但称善君亲臣子至情朕谨顿首言曰我

皇考日跻圣敬之功天授钦明之德我

圣母克配乾元躬备圣善徽柔恭懿仁顺贞慈

皇考致治于一国而远可平乎天下将不让唐虞矣

圣母为范以一身而风可并乎二南将不独成周矣

皇考本乎至性

圣母原乎自有非他伪饰以诬人者故德并格于

皇天孝共孚于

祖考乃流庆冲人泽及眇昧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实由

皇考

圣母圣功懿德之所来也兹训之一书实我

圣母躬行体践之事历历可考子孙臣民诚能以传训之书研精致力一言一行动遵行之静思诵之必王后有姜班之美侯妃著二顺之休夫人可齐敬姜之名士庶人妻获轲子之贤矣然于内则皇后朕又切有望焉掇拾数言以表人子爱亲之意如此如谓阐扬恩德昭示无穷者则纵使中欲为而口实不能言耳明识博学者其谅朕之心幸勿消斥云尔

○嘉靖十年六月戊辰冠带官李武以

献皇帝所赐阳春台北望诗一轴来上且乞宣付史馆礼部议所上诗文备载于恩纪含春堂集内武一念忠敬宜量加赏赉还其原轴仍令收藏以彰恩赐

上曰

皇考圣制诗序其即缮写令有司于从岵山建亭刻石识我

皇考所游之地以申朕孝思之诚诗轴仍付武收藏赏纁丝一表里礼部又请

上亲洒宸翰识记岁月许之乃识其后曰登阳春台北望诗者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之圣制也叙事甚详已具载

皇考序中近因钦天监副李源次男本监生李武奏进盖源昔奉我

皇考伯命往供奉建造府第之时故源获赐而家藏之伊男武俱进亦所以彰我

皇考圣德一时感赋未尝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谓非

圣人而弗能斯时也已载于

皇考恩纪含春集中今共辅臣计乃复命工部侍郎黎奭董工构一亭于本台之原处以俾来者知我

皇考尝一登眺焉朕因谕之曰建亭以奉

圣制所以示将来耳勿得崇奢务华唯图经久可也庶不口我

皇考素尚恭俭之盛德亭既竣工奉立罔忽礼卿奏朕宜识之朕于是顿首谨识于末云既而原任引礼舍人传旨复进

献皇帝所制阳春台赋

上命并刻于石仍识之曰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所制阳春台诗及赋者诗既奉刻贞珉兹得原任引礼舍人傅贞以赋奏亦见忠意朕复命亚司空奭再立石而奉刻之俾来者知所由也夫是赋与诗俱载之

皇考恩记含春堂诗集中斯举不过识朕

皇考神游尝及之地若夫论古今事迹人物形胜与朕

皇考自叙所谓皆载在兹赋中已昭然灿然矣不必复赘矣谨述此以恭识焉

○八月甲申以无逸殿庭

上亲制祝文祭告于

崇先殿曰予昔承

圣教以农务不可不知追忆

严训近命工构殿亭一区于西苑之迎和门殿扁曰无逸北面恭书

皇考亲制农家忙一律而刻之用传悠久未附以子所记述今工告备面奏无由敬
此敬告伏希

皇考鉴知俾名此心恒存终始无替以光

圣教于将来谨告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未先是

上面谕礼部尚书夏言

宗庙告成将布诏覃恩海内

两宫皇太后未隆徽称朕心未安卿等宜议拟以闻既而内阁复传

圣谕

两宫徽号并加二字于是言奏

两宫皇太后尊同行辈名分不殊徽号字数并宜一体

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

圣后章圣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

上曰

两宫行辈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妇也

皇伯母原系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辅臣及今卿等既以为宜并用八字其如拟行之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先是致仕扬州府通判同知丰坊奏请如古者建明加尊

皇考献皇帝号称宗以配

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献皇功德诚宜配

帝若称宗则当祔

庙恐于礼未安

上曰

皇考称宗在今日不为过情且古人未尝不称其君为宗近代皆若是在

皇考为不宜明堂秋报大典当以严父配帝之文为正本与郊礼不同人孰无父其
父即祖兹礼自朕举行宜奉

皇考配帝于是申命嵩等复集群臣会议至于再三

上以典礼重大群臣溺于诗书古文不能通晓违礼之正乃托为群下奏对之词亲
制明堂或问颁示群臣其文曰明堂或问者非上人亦好辨以效常情之所为也实不得
已之言也哉

皇祖常假臣下作对奏因楼城之上焉故此或问以作云问曰明堂大享之礼邃古无者本周之始固亦报

天之情祗以配帝之位每论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难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礼次于大报重于他祀虽古远有无未可知周始著之载籍今日之举未难时人之情甚非古人比也曰配帝为难将欲举

太宗配庶几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视

太宗为何如之主今日

圣灵在天犹昔御世一般

太宗本时君之远祖以文近之亲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为亲经所未闻孔子不曾有是言以教后世但世愈降道愈湮文人学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骋彼舞文弄智恣己胡为上箝君父下愚细人此非难者决不可行之礼也问曰汝盖欲父

考配亦非昵于爱亲而不爱祖也答曰明堂本义是因秋时群物成以报天即人成于父之义以其所合于义之正大典则为礼故父配为正不为昵丰不为忘远问曰父配固是矣将来一世一易抑但以一乎答曰今既用周制为准则即如武王行礼奉以文王配之义一而已矣问曰周公制礼汝何谓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职也虽然必称武王为正岂有臣行君礼哉周自武为之则严父必文今日自我举必

皇考配也问者又曰配义虽明称宗何为答曰称宗之义在今无有一说但不过尊亲之义亦无凭据亦无比附亦无轻重亦无利害只是个崇上之义耳问曰称宗祔庙否答曰祔庙与称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祔庙必祧不如专享百世为上此不过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虽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义

祖宗列圣欢聚一堂独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时义不顺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孙孙之所不乐独文人残狠之无比也非害于义害于礼之者即无意思之争辩必祔庙必称宗亲尽必祧则可以成一代宗庙之礼岂有

太庙中四亲不全之礼乎人而无父有诸兄人君为人之极可乎问者又曰称宗祔庙祧礼皆明明堂之配亲尽将何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祔祧何害两不关涉也问者又曰时人但为

太宗不得一配为争耳答曰此说不是尊崇之实假借以制时君又上欺

太宗违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

始祖

太祖也

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

严父

献考也

严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明知之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并

始祖又不可降拟近亲故曰祈谷可一奉祀又欲复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强牵妄拟欺愚君上是人为哉问曰若是说者则

太宗永无配享之典汝宁忍之哉答曰礼之正所为者不可避不可让也避则自诡让则负天礼之不正不当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则自失欺则诈情以伪事神神必不歆圣人教人如是耶问曰

太宗功兼创守将何以报之哉答曰我

太宗当

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今同

太宗未免无异于

列圣当以祖字别之庶见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谓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概以宗尊之

太宗所谓有功者焉可同宗称之此当别之者也云仍令礼官遵照或问会议来行于是奉

皇考侑

帝称宗之礼始定

○九月辛未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我国家之兴始

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

皇祖文皇帝也

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同称

祖号我

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

祖位宜荐

宗称矧今

大享已成议奉

皇考配将当将举事之期先用荐上

鸿号尊

文皇帝庙号为

成祖谥曰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

皇考庙号为

睿宗谥曰

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預告

郊庙

社稷二十一日恭举

大享明堂之祀于

奉天殿奉

皇考睿宗献皇帝配

上帝礼毕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参议以闻

○辛巳

上奉册宝恭诣

皇祖文皇帝庙行上

尊号礼册文曰臣伏闻古先圣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名称是以见诸当时则盛大而莫及施诸后世则震耀而无穷然节惠之谥虽表予至公而口德之辞未足以尽实则子孙臣庶永言孝思而弗可谖者岂可不崇荐

尊号以丕显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秉天圣之资抱神睿之略文章口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当眷顾维新之命遭艰难未造之家将周公东征之师而大定王室则所以成继述之孝者何其勤迂武王镐京之都而永建帝业则所以成创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经垂范万世礼乐明备教化大行有经天纬地之文

亲御六飞威振绝漠四裔君长咸奉职贡有戡乱除凶之武光践宝阼而二纪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储而万几之勤不废总揽至于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亲贤远佞兼有

君师之众善乃若懋赏轻刑畏灾重谷悯农忧艾备有

帝王之全德此则自载籍之传未有丰功骏业而可以加兹者也臣忝以支童托承大德比已恭建

特庙用图百世不迁兹者加上

尊号期于配

天罔极谨奉

册宝上尊谥曰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

成祖伏惟

灵德在天顾歆庙祐鉴兹微悃临享徽称保我子孙亿万斯世谨言同日奉册宝恭
诣

皇考献皇帝庙行上

尊号礼册文曰臣闻古训德莫显于基命孝莫大于尊亲是故有圣人之德必膺天
命之归惟天子之孝尤以尊亲为至洪惟我明开国百年业承

八圣乃小子获奉

郊庙进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命以敷錫眇躬曷克臻兹顾欲申罔极之恩实久郁追崇之典兹欲光
于前闻垂之来载不有隆称显号其何以表至圣而昭眷命乎恭惟

皇考献皇帝睿明天纵恭俭性成荡荡难名道配乎帝尧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
王之纯学本圣传心契乎四书六经之旨国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河汉之滨方

宪宗宾遐之后当

孝皇在祚之年迎养一辞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遗治一疏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藩
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心翼翼如有临阅世四十四载身罔敢自遐逸
而学道爱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则精究古法非经训之辞弗书至于怡情
公庭即应接斯须非圣贤之事弗语喜怒不迁赏罚必当有发而中节之和明照无私幽
隐毕达有无所不通之睿摘辞电发焕然其有文章冥心天略廓乎其有容德诚所谓包
众圣之长名振百行而兼有者也臣祇继遗庥茂承余烈欲报洪恩荡然无物可称是以
恪稽典礼率吁群心谨奉册宝更上

尊谥曰

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

睿宗伏惟

圣灵如在

皇鉴孔昭膺显大于无强与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宁万邦谨言是日

上即奉

皇考神主祔享

太庙礼成当饮福受胙冕旒交结如虬龙焉

上以

皇天下鉴

皇考居歆作福瑞赋曰朕仰承

天眷纘

大宝十有七载于兹适用是月阳日躬

圜丘之奏告以加尊

成祖恭上

睿宗二圣大号越二日率群臣奉

册宝行礼甫毕即奉

皇考睿宗神主祔祭于

太庙当于受福胙之成冕旒左二垂交结如龙缠右一<跗 铤-金 >与右袖绘龙牵住如龙戏珠然正若口衔者朕惟龙口物极变化之精又曰龙为君之象结者系口朵也此必

皇天下鉴

祖

考居歆邦家灵长之祚子孙绳绳继继之相传于无穷之兆见于斯矣夫尚奇好异君子不为朕有志于圣人焉好为此奇言异事以取诮诸知道者但不显言心以为昧知眷赐于

天子

祖

考勿諱我賦曰粵稽我明兮

高帝肇興乃值艱運兮

文帝而寶命克凝

聖傳四世兮一德相承

憲祖篤祐兮誕

先考而玄德上升肆惟慶澤余光以庇朕躬兮

天命是膺思崇報以無由兮

鴻號拜增捧

冊寶而率君臣兮莫敢弗慎于冰兢讞宣告而祇

廟在口付之禮乎

皇考在上儼玉几而臨凭如聞歡歆之語兮玄孫拜舞曷勝昭福惠之賜兮祥龍起袞袂而飛騰戲珠玩之盤結兮允驗休徵必

皇天益永

祖業兮是大是恒將見百世兮子孫口口口詩曰肇基受命命我

高皇帝定難弘業業始

文蕩中傳

四帝啟我

先王功高

二祖德厚

一考

三圣功德简在

皇昊

皇昊简在亿年永保

○辛卯大享

上帝于

玄极宝殿奉

睿宗献皇帝配礼成诏曰朕惟

天眷我国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成祖文皇帝戡成于后

一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命简用纘宝位于兹已一十七载矣追绎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泽荫后昆维我

皇考献皇帝躬备圣德庆延于朕辉前庇后载籍弗闻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报焉

献皇帝也可有功而宗称焉庶几伸崇显尊亲之至意适因法古典明堂之举乃稽

循

严考配

帝之经议命在廷百官会订至于三再师錫之我金谓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

于

圜丘敢以大礼请命分诸命使偏奉朕诚各诣

方泽

宗庙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群臣奉宝册崇尊

皇祖文皇帝庙号尊谥为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上

皇考献皇帝庙号尊谥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即日恭奉

皇考祔享于

太庙仍藏

主于原寝是月之二十一日大刚躬行季秋明堂礼于大内

玄极宝殿祇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皇帝配神于戏肇

大享于初成罄民胞物与之意奉

严亲而上配答生成罔极之恩裡祀忻成庆同民物凡在堪輿之内闻诏宜悉钦哉

○十二月辛亥

上以

章圣皇太后慈馭上宾谕礼部议尊谥曰朕惟身备天下之至善没受天下之显名
媿崇称于无穷垂母仪于不朽此人子尊亲之大典慎终之要务也洪惟

圣母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王国克生天作之合相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坤章敬顺隆教肃雍仁厚兴周风化行于江汉警戒成圣闻望达
于家邦诞育眇躬夙成

慈训蒙而养之以正长教以义方盖无所不至焉暨朕入承大统治臻小康增光烈
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圣母海迪之功善庆之泽也方期

慈寿万年备膺百福夫何遽兹疮痍遽尔弃违銜罔极之恩思报酬而莫及抱终天
之恨徒攀恋以无从呜呼哀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荐

徽号旧有彝章是宜采众之公极

天而谥以播告寰宇昭示后世庶朕荼毒之痛摧割之伤其少纾焉礼部即会文武
百官议拟来闻钦哉

○丙寅恭上

大行皇太后慈谥册文曰臣闻颂称寿母子赖以成者远风美贤妃化行于助者深
是故母仪所被万方仰其徽音内治明章闺章由之正始永惟懿德卓辉口闻自非隆大
号于追崇曷以酬至恩于罔极粤询古式率乃彝章恭惟

皇妣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贞明合天广大法地宅心专静坤道德一以
宁约已俭勤

母德用慈为宝于

宪皇有逮事之孝敬于

睿考有辅佐之忧勤爰及眇躬之践阼式临

慈极以居尊蕴性仁恭岂马邓之足尚秉心敬爱嗣任姒之芳徽化合六宫恩覃四
域三十载化行于江汉之国十七年受养于长乐之宫

九庙圣灵俨袂衣而祇谒

七陵闕寝勤鸾馭以瞻依忻介百福以有永宜享千齡于无强岂意天不憖遗虽切
攀号何逮追惟顾复徒创钜而感深上荷劬劳实叩口心而銜恤兹欲播休声于后嗣杨
芳烈于无穷匪易大名曷尊至德敬遵典礼请命于

天谨奉册宝上尊谥曰

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伏惟

亲慈降鉴临享徽称陟祔严宫萃歆万禩佑予嗣人永永无极是日诏告天下诏曰
至尊无上固人主所以奉亲于生存令闻不已尤人子所以显亲于没后揆诸天道
而不悖察诸人情而允谐爰荐尊称用光遗烈洪惟

圣母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至性纯粹厚德含弘逮事我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于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内范聿彰于藩服勤俭之纪布于宫闈而罔愆仁爱之风敷于邦
国而无间善积深厚庆泽悠长施于冲人庸膺宝命凡宣猷振毙兴道致治弗坠

祖宗之洪业咸赖

圣母之慈训也痛夫寿宫颐老方逾六袞之龄仙驭升遐遽违四海之养追攀莫及
摧割奚堪永惟不朽之图议举易名之典兹卜十二月二十七日祇告

天地

宗庙

社稷恭上

尊谥曰

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于戏采集众论之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终
身之慕诞垂奕世之伏播告寰区使咸知悉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癸未敕建湖广承天府元祐宫成

上龙制碑文以纪其事其文曰朕惟湖广承天府为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畴昔分封之处

皇考圣德配

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汉

皇妣慈孝献皇后坤德承乾媲美任姒

二圣积功累仁光四表而格上下长发其祥诞育眇躬祇奉

上天明命继承

大统君主亿兆于兹有年朕念斯地庆源所自特启建

元祐宫以崇真妥

圣保国福民乃命巡抚诸臣相度会计集材饰具经始于嘉靖己酉迄戊午而告成
中为

元祐宝殿后为降祥殿最后为三洞阁其配殿左为宣法右为衍真其前为元祐门
之前为储祉门钟鼓二楼拱侍环列丹雘之施金碧之饰绚丽辉煌抚臣具奏请以文记
昭示永久惟书有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天则祀天享则享神自成周而上己莫

不然我

太祖

成祖定鼎两京并建朝天宫以崇奉

玄天祈

天永命神明协佑盖逾久而益彰焉眷惟承天朕实肇基于此所以凝

大命而临大宝克承

皇考丰芑之贻者惟

玄元之佑是依是赖临御以来崇报之典罔敢少置于朕怀谨效法

皇祖式建斯宫又设官以领焚修降敕以谕群下给田以贍官道礼无不周事无不备矣仰惟

帝真鉴享克诚尚其眷顾有如宠绥弥笃□□羽眇躬而康泰振我以兴隆海宇升平四夷归化永妥

二圣在天之灵不延

宗社亿万年之祚则

玄功昭揭于无疆而朕承麻袭感宁有既耶谨记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丙子有芝产于原建

睿宗庙殿柱

上曰比以象一奉

几露降

陵山犹同

诸陵今若在

太庙之室又无分别仰惟

天心垂无前之恩特产于原

睿宗庙感当何如于是推本

天养

亲德名

庙之前殿曰

玉芝宫门曰芝祥前门曰宝庆后

寝曰

大德殿前殿奉

二圣神座四时旦暮大小节辰设供香巾等亦如

太庙后

寝奉

神床等设日供如

奉先殿云

大明肃庙嘉靖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三养亲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辞

献皇帝陵墓伏地恸哭左右扶而起从臣莫不感泣明日发旧邸

上不忍遽离

母圣呜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师登极之三日谕阁臣曰朕入继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

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切恋慕其即遣使奉笈备

母后服御驾仪往迎笈曰钦承

圣母慈寿皇太后诰谕

皇兄武宗皇帝遗诏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远在藩邸特奉笈迎请者伏以

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恭惟

母妃殿下钟祥茂族媲美

先王性每笃于仁慈化素彰于俭约仰惟

圣德诞育眇躬属缘伦序之宜入嗣基图之重恭惟

九庙日理万几虽允慰乎众心实仰成于

慈训顾瞻左右念省问之音疎徒倚晨昏眷睽违之地远劬劳罔极慕恋弥深特遣
近臣往迎旧邸共享昇平之福永膺寿考之休十月壬午

圣母至京师初礼官具仪请

圣母由东安门入

上不从乃亲定其仪由大明门入是日

上候迎于午门内遂奉

圣母谒见

奉先殿

奉慈殿礼成入宫

慈颜悦豫中外臣工莫不庆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谕阁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两宫未奏以其燕私之用不敢烦奏待有召见或因事朝见随具奏

知方朕食后

皇伯母

圣母

尊嫂皆遣内官赍赐朕彩色龙补段帛传谕云为贺皇帝所制冠服朕稽首受讫即令侍臣往奏

两宫曰蒙

训及赐龙补等物即当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谒谢

皇伯母传免

圣母亦传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圣母微冒风寒在暖阁内朕欲俱遵但

圣母以欠安正当拜问已谒

圣母毕而衷诚未尽欲仍择吉奉书奏谢

恩未知可否卿等便议来如可待朕亲撰奏书稿仍下卿等看润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谕大学士张璠曰前日卿奏闻朕宫中奉宴

圣母每执礼太过又谓严威严格非所以事亲也昨朕奉

圣母游宴略去礼节

圣母甚喜况

慈训往往亦及之

圣母曰吾安然处之但恐皇帝行礼过劳虽曰尽礼吾心何安哉夫人子以顺志承颜为善必使亲心安而后可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兹并以谕复卿知

○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谕礼部曰朕恭进

郊坛庙寝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复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宫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日清宁者乃青宫所居虽无其人可无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寿者乃统于乾清宫者非
母后之宫今朕拟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即半作
太皇太后宫一区仁寿宫故址并除释殿之地作

皇太后宫一区以备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举已复谕礼部朕恭备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庆宫为

太皇太后居

慈宁宫为

皇太后居今工有次第以

慈宁奉

圣母章圣皇太后以

慈庆奉

皇伯母昭圣皇太后一应供张悉取给内府如

祖宗例行著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谕礼部

圣母病疮慈体未豫朕涓十八日躬祷于太庙分命大臣告

列圣群庙二十日躬祷于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华殿设坛躬祷于山川明神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谕辅臣曰朕惟臣子之于君亲愿寿为最亲父母之谓也今

圣母寿旦朕取今夕中夜于

玄极宝殿设坛为

母祈祷于

上帝分命卿等祷于诸神坛兹先谕卿等三人及鼎臣分献宜即涤除他虑一于对
越亟令太常备物以俟

圣孝四慎终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献皇后慈驭上宾卜吉于

天寿山之大峪拟作玄宫奉迁

献皇帝梓宫合葬仍敕谕礼工部曰朕

皇考献皇帝

显陵在承天粤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处藩服朕在幼冲知识何有实多貽悔矧山川浅薄风气不蓄堂隧狭陋礼制未称且越阻千里宁免后艰每一兴思惕然伤怛比三岁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览川原于我

成祖长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大峪林茂草郁罔阜豐衍列在

诸陵之次实为吉壤朕心愜焉兹欲启迎

皇考梓宫迁祔于此爰以事体重大卜告于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谋之二三勋辅近臣咸赞曰允宜兹特敕尔礼工二部便择日兴工預告闻于

祖宗列圣暨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详议具拟来闻其奉迁礼俟陵工告成乃议又特谕礼部曰

圣母大行慈驾遐升卿等谓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诚不可缓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寿山大峪处建造

显陵亟择日恭闻于

祖宗列圣启事兴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宫来山合葬庶慰朕

二亲之灵以伸朕以礼终事之情其会同皇亲内阁六卿共议来闻于是武定侯郭勋大学士夏言等皆以为善咸赞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于

陵庙寻谕辅臣曰迁

陵一事朕复思一夜中心甚惧夫三年之丧上下一道故曰虽天子必有父所以无别只此一大道理尔后世日系万几之务易月为日虽圣人复生朕度必不能复设使示争于初必不终于古徒卖虚名不若以实为顺乃为识理之真至于墓次于庙礼也且礼亦明著子为天子诸侯父为大夫士则葬用死者之爵以安亲为上不敢强在生之宝矧奉藏体魄将二旬岁忍启露于风尘之间撼摇于途路之远朕心既不妥宁我

圣母又不宁大也兹决以礼之正情之安奉

慈宫南诣合葬穴中不必粉餽果有未尽即彼处置朕须躬至

显陵亲临调度此恐与北来为孝之大卿即将此谕播之群臣礼官会议谓大峪为近且便岁时展谒

上曰兹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欤即如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岁时展谒得亲否乎又我

成祖岂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执前议朕心终不安尔乃追还遣使议南狩

○辛亥

上缞服御西角门文武百官行奉慰礼初

上在丧哀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请

上曰朕正当守奉

几筵未忍一刻离次但以卿等言勉从之

○甲寅礼部言帝王之孝与凡庶不同请

皇上释缞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经二十七日而除还宫调摄不必复处丧次

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损顾朕昨者因疾未愈亡口处遭母丧连日乍作乍愈又内以风热病目必须调摄且

圣母爱子之心异常朕当思顺从卿等所请

○乙丑礼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满恭拟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时享

宗庙自前三日奏赉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后遇祭享以此为例余日仍如

孝贞皇太后丧礼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经御西角门不鸣钟鼓百官具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侍朝候

梓宫入

山陵奏请变服

上览疏谕内阁曰部<足 毓-金 >所拟未免循故事未见损益何如礼曰三年之丧贤者勿过不肖者不可不勉若拘此纸上法度自后世君人者皆罪人也不但景帝一人耳朕气质微弱志念实不副每有志于古道力不克然时亦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无有不知无有不见非虚文也是实行也更不必小惠报父母姑息以事亲直便实为之庶不傍牵蔓引而圣人可作伪乎虽

山陵之未就而实不是古人未葬之时百事皆辍之美吉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废封建征伐赏刑诸事命出一人本无虚日谓之居丧吾不信也便当如制定服后皆不必迁就遇

郊有事宜吉服作乐况父在枢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尔耶此尊尊也

庙有事着浅色服不作乐此亲亲也居他处服黑布至丧次仍素色直侯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终之庶为情实卿等即抄明白付宗伯翰林礼科各议来行否

即曰否于是礼部覆言

皇上析礼精微可为万世法请通行内外一体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谕辅臣曰朕昨居丧理疾阅礼记檀弓等篇其所著礼仪制度俱不归一又不载天子全仪虽曰三年之丧通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数有意在是第以

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

帝后之丧亦未免因仍为礼至于冠裳衰经所司之制亦各不一卿等试与礼官考定之自初丧至除服冠裳轻重之制具为仪节俾归至当于是礼部议丧服诸制奏之

上令更加考订画图注释并祭葬全仪编辑成书备览

○丙申敕谕礼部朕惟孝子之事亲送终为大矧

陵寝所在体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亲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尽矣

皇考显陵昔者建造狭陋□益虽尝增脩犹多未称兹朕恭诣

陵下与诸左右大臣周阅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宫以妥

皇考

皇妣神灵于无穷以昌厥后永绵胤祚于百世朕亲择于二月十五日子时发京

○二月乙卯

圣驾发京师居守大臣及文武群臣送

驾于宣武门外

上思慕

献皇后乃制述怀之诗曰昨岁深冬候朕偶触寒伤卧病旬日间

母疾正思量何时安□越三载长忽于一夕中慈命儿来望叶我望此一见念汝体未康今我度莫起诀焉隔存亡朕病未尽除闻命神魂扬果不见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肠急召二三臣大事须赞襄初敕迎

严体衷情甚惶惶再命送

慈躬此心复忙忙必欲亲审视庶几万世昌万世获昌利是慰

二亲方乃严谕臣民知我非漫行叶奏告

天与

祖旁祈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肃驾楚南张神京北顾处仰赖有

穹苍勿谓储闱弱

天赐必元良此心不必忧但愿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中赋诗曰己亥春仲念三辰典礼循周祀首神预降玺书嘱太子简摄命使必勋亲坛壝虽有臣邻助

几殿宁无恋

母心长途几遍触悲思信道伤怀父子真又渡河赋诗曰遥出神京千里余道经河
渚驾六鱼昔年绛服承

先诏今日黄袍抚四舆

○三月己卯

驾驻旧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庆殿奉

皇考配

上亲制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于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日已至此旧藩之承天府
仰戴洪造庇覆微资道踰二千里之余有若一日师徒从迈万数之众事为

二亲庆兹孝念庸□□感

帝慈加佑仰承鉴赐□竭谢忱谨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

献皇帝恭侑臣下情曷胜祇忭之至又制享帝乐章迎帝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
上兮皇穹冒九围之遍覆兮罔止西东而王者出往游衍兮必奉天顾愚臣之此行兮亶
荷帡幪奠玉帛初献寿和之曲于昭帝床兮臣感恩渊渊巡省旧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
情思报兮此心拳拳琼卮苍币兮捧叩坛前亚献敷和之曲乐奏兮三成觴举兮再呈帝
鉴凡微兮日诚尔小臣顿首兮敢不严于此诚终献承和之曲臣来兹土本之思亲思亲
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临汝夫何因彻饌永和之曲肃其具兮祀礼□备彼
仪兮乐舞张退省进止兮臣疎且狂沐舍以□兮何以量送帝神感和之曲王之狩之兮
典有禋望于维柴祀兮首重上苍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允赖恩光遥瞻兮
六龙腾翔帝垂祉兮万世昌

○辛巳

上谒

显陵阅纯德山喜而自得赋诗曰南幸湖襄地

陵寝切衷肠周视

亲园内回旋四五冈茂茂铺茵厚森森列障长龙高生意广虎伏世传昌抱怀罗玉
砌缭绕布金墙黝冥土色壮允矣称玄乡拔笋戒夷险平坦免蹉防镇静资山祇尊妥奉
先皇自是神灵悦屡致朕心量为此自得吟庶几永不忘又制再阅

显陵小歌茂茂兮纯德山葱葱兮王气接云霄卜兆允兹吉且丰屡视慎秋毫恭慎
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复嘈嘈祇有思

亲独苦心几番血泪洒黄袍

○戊子以大享礼成

上御龙飞殿受群臣贺颁诏天下曰朕闻圣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为先盖所以教民作范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兹黔首主御华夷所事者人极重焉故首正父子天伦之正复崇孝庙当有之宗适者积愆深累于

慈圣

鸾舆遐迈哀徒催五内之伤

凤寝再图礼厥宜

二亲之共匪自经营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天地

宗庙

社稷偏达于百灵众秩于十有六日

驾徂荆楚之旧藩躬视承天之

严寝越二十有五日

驻蹕龙飞内之卿云宫斋洁肃诚定礼备乐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于皇天奉

皇考睿宗献皇帝上配报生恩而拜谒

显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经之望偏兼举诸王群职迎覲献诚虽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见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尧舜似祇欲伸送终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几教天下也今

玄寝之制置既详

亲体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系怀劳扰久时民艰当軫承天府自明年为始特免田租三岁湖广地方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直隶河南二处亦与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见朕怀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还京于戏慎终思永立爱敬以式臣民经始求臧建中业以遗孙子尚赖忠贤匡于至治诏尔华夏宜悉知之

上驻蹕

显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余人命礼官宣谕曰说与故里的众百姓每我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时封国在这里我

父母积许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为

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旧老也有与我同后生者今日一相见但只是我全没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这苦情你每也见么我今事此回京说与你每几句言语各要为

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抚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此言语况我也不能深文这等与你每说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记着

○壬辰

驾发承天府回京制思恩赋其词曰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积已兮丧我

慈亲空摧裂兮肝肠何由再欢慰兮

慈孝之真首

园寝之是图兮克艰克慎必临视而祥尽兮须吾身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之

纯山冈视之再之三兮阅王气而辉光惟斯寿域兮我谓厥藏痛哉拜下兮俨

严父而皇皇祇声容之去耳目兮惟心声心容则未忘惊岁月之如流兮远违

考御廿十秋春条背养于

妣闱兮浹百日而复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心神颠泯诗曰心神颠泯遐思

二亲追报未伸痛生我身

亲生我身百苦百掣万虑一嘬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无垠哀哉作赋以语大臣冀体我言淳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驾渡汉江赋诗二首其一旧邸承天迤汉江浪花波叶泛祥光溶浮滉漾青铜湛喜有川灵卫故乡其二

陵国南来三月初

双亲欲奠孝躬舒讫事出封凝目处临邦迥绕汉江渡流波若叶千叠茂滚浪如花万里疏谁道郢湘非盛地放勋玄德自天予寓柏乡县定

陵次规制有感三首其一回次长途寓柏乡徘徊南北触衷肠祇求万世绵延计不是区区目下狂其二几回思虑几回肠北寝南园重度量欲得

二亲安妥处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粤自炎羲建极张五伦之内重三纲父子主恩慈孝止君臣惟义敬仁常岁百偕年夫妇正从一顺命化风良此理原教严世道同穴礼否有虞皇

○五月壬午

上以

慈孝献皇后梓宫将发谕翊国公郭勋大学士夏言曰朕积咎深重累及

二亲俱不获再侍膝下已矣兹者

慈宫南祔

两圣同观弃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灵驾将发特命卿二首臣恭送升舟视进发乃还卿其加意督视务各整饬仍面示

朕諭于奠獻諸臣俾各敬慎少慰朕懷焉及期

上親祭告

皇考廟曰子往復相度新舊吉壤惟我

皇考顯陵山靈地秀莫之與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寢擇于十七日仍恭舉

皇妣慈孝貞順仁敬誠一安天誕聖獻皇后梓宮南祔

聖居謹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鑒特佑長途安利協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遺子孫千萬年無窮之慶子不勝懇
祈瀆擾罪恐之至禮畢還口

獻皇后

几筵曰子昨自南還已具

聞二地奉

親于膝下矣茲返復視度永思昔訓有必奉我南祔之諄謹用恪遵擬卜十七日恭
引

梓宮進發往詣

皇考顯陵并安至閏七月之二十五日良旦虔闔

新寢瀆我

尊慈豈勝罪畏子躬守

郊社肅奉

宗祊敬命親臣之長者代送

親輿舟發有期哀發何已惟望

慈聖安鑒孝思嗚呼痛切五心拜辭永訣哀哉

○閏七月辛酉以

慈孝獻皇后山陵禮成舉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以此盡子婦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

神主升祔

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沖昧稔愆累及

父母并昇帝古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愛但人子之
情未盡者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昧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荅以匡之

○己卯制中秋思

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却道秋光午临夕上仓怆然悲把饼咽下心痛苦心何痛苦兮无柰何无柰何兮今日不见

母

母兮

母兮不见顾子兮永罪忤握月管兮不成歌歌不成兮并欲雨况值今辰天色凄凄惶似轸吾心与仰我

天兮轸此心太清境上赐

母语

帝曰悲哉尔小子幽明长隔莫返归兮既返归兮既返归返已陟吾太清但念声容杳不通此容此声兮通未否抑有面会兮及耳聆祇以未足天下养是故子情罔获终缘值清秋痛思

母聊写衷肠书肺腑若较语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亲况兼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语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节

上建醮于宫中追荐

二亲因赋诗曰正月初一儿感梦春正十五挂

亲容朝瞻夕视不闻声吁呼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齐醮良霄列彩灯悠悠孝莫伸高厚拟

亲恩

遵成宪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户部尚书孙交请经筵日讲令讲官讲

皇明祖训仍取一本命内阁圈点句读■贴字义寘之便殿朝夕省览

上曰

祖训一书我皇明家法万世所当遵守内阁见有真角□羊陆续进呈览奏具见忠爱朕当一一讲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

上谕内阁朕昨观太明会典

太祖所制冠服遂至冠礼有成化十四年谒谢奉先

奉慈殿之文夫

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

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谒谢何也大学士杨一靖等对言会典所载乃

孝宗皇帝在东宫时冠礼当时

奉慈殿未建良属谬误然臣等尝阅会典其误盖不□□请令诸司纂集近来条例送翰林院重订仍乞赐敕命官开馆纂修以成盛典

上从之乃降敕曰朕恭承

天命入继

祖宗大统君临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远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祇慎罔敢违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会典一书我

圣祖

神宗累朝以来创业垂统守成致治凡官职制度事物名数仪文等宏纲众目本末备书因时修改损益具载大要以

祖宗旧制为主节年事例附书于后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参校重进然后刊印颁行朕万几之暇时取展阅或因裁决政务检寻事始每见其间纪载失真文辞抵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岂宜有此错误彼时纂修者既于精详总裁者又不能订正均难辞责然亦因举行稍迟

先朝之事故老凋丧案卷磨灭典籍无考致有前失及今修改犹或可及不然岁复一岁逾远逾忘终难考订且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后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礼之因革事例之增损又复烦多恐数十年之后卷册浩穰条贯繁琐失真之弊又或如前已纳卿等之言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今特命卿等择日开馆仍催促各该衙门责限完进卿等分俵各馆舍官纂修其体例一遵旧典不必立异更张但要正其差讹补其脱漏其修书后二十八年之事务要悉心考究凡损益同异具事系年条分类列通前萃为一书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趋向同归皇极卿等其督率各官供职勤事所贵文质得中事理兼备失之前者得正之于后行诸后者可质之于今斯副朕法

祖图治之意毋或承讹就简以蹈前愆又或玩时愒日以招后议皆非朕所望焉其总裁副总裁纂修等官职名并合行事宜陆续开具来闻

○十月癸亥

上亲制文华大训刊帙序文华大训者我

皇祖考宪宗纯皇帝所制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宫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为制此一书预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践是尽而无遗真有以不口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览之乃见帝王进学务学讲学之序敬

天畏

天之诚与夫法

祖孝

亲隆师亲友睦亲慈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亲贤远奸仁民爱物以至于观人用人之道用财节财之宜罔不该备下及保万民馭夷狄纤悉无遗足为永世子孙之所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呜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训亲切

教指精密昭然焕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训未尝刻布恐毋以广示中外特兹命工刻诸良梓颁布流传庶几见我

皇祖考垂教作范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体用遵守之学下逮朕所以奉扬休烈孝念之诚亦或于是可见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和

宣宗述祖德诗九首仍为序曰述

祖德诗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制也以我

仁祖之笃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真主之时作中华之大君抚绥四国奄有万邦

圣德神功文谟武烈昭然焕然伟欤盛哉暨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抚守盈成为言盖于以光显

祖宗垂示子孙俾念念在兹保隆

宗社于亿万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为

皇高祖考之玄孙因睹圣作不自为僭妄依韵钦和亦以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赞其示后之功云耳诗曰

皇天鉴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窃宝位紊华用夷狄

帝心厌其乱眷求丕善积

淳皇备圣德

太祖出开辟其一洪惟我

高皇圣神文武德应眷作元后钦明温恭塞创建循天道肇基宝稼穡政惟用纯王
万方被恩泽其二时维元氏秋生民罔安适政事弗克举奚辨黑与白

皇天恶其为大命真人錫于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纪其三生民弗知道盖由法分析纲常既湮没民怨其毒螫于惟我
烈祖拯民焚与溺溪后急东南怨征切西北其四茫茫宇宙间尘污皆洗涤上而三
光明下而五典饬于皇我

圣祖式迈汤武绩善者安其生顽恶亦止息其五于显我

文皇削奸安宗祏内难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求俊彦才遂与共天职四海益丕宁
慕德来重译其六于惟我

仁宗民隐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范诏万国继述既懋勤守成愈祇惕皇极建其中
王道弘正直其七粤稽本与源实由

祖启迪流庆深且远天潢遂盛益

祖功而宗德衍绪无疆历作商本成汤周家实后稷其八于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敕一德罔有间

四圣同轨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玄孙稽首和赞

圣垂罔斁其九又述

祖宗德继作五首序曰近因恭睹我

皇高祖考所制恭述

祖德诗已僭为恭和但我

皇曾祖考之后

四圣未有所颂未称追慕兹复为诗五章以寓称述之情云诗曰惟我

皇曾祖嗣极御六龙时当亨泰运家国昌而丰五伦修巨典四海皆贞中允继

五圣烈车书万国同一惟我

祖纯皇践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爱民敷至仁鉴戒存史册纲目乃修陈用作百世
范治化维咸新二惟我

皇伯考

聪明亶元良道泰跻熙皞政治皆纯王通鉴辑纂要会典述

宪章仁泽覃四海今民犹想望三惟我

兄毅皇

天资实英明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外讨宗藩逆内灭肘恶萌

威健赫然盛显矣守其成四恭惟

四圣德裕后而光前巍乎其功业焕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圣德合

天嗣孙恭作纪用以示万年五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礼成

上亲制序曰大明集礼一书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制也所谓吉凶军宾嘉五礼也吉礼者首之以示典以及朝会等类凶礼也丧葬之类军也宾也嘉也各寓以戎事朝聘婚姻等类莫不详备允为万世之法程子孙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岁礼部请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见乃命内阁发秘藏令其刊布兹以讫工遂使广行宣传以彰我

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礼又兼无学因以刊布之意而述之于首是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

上谕阁臣

祖宗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匱藏之乃命建造

神御阁地于南内

上亲临定命制如南郊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甃阁上置御容阁下藏训录又以石匱夏月发润改制铜匣其重书训录书帙大小依通鉴纲目式不拘每月一册旧制第取厚薄适匀异日收藏每朝自为一柜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

文皇帝命儒臣汇粹秘阁书籍分韵类载以便检考供奉编辑者三十余人为卷凡三万有奇名曰永乐大典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钜

上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受之自后凡有疑郤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

上闻变即命左右趣登文楼出大典甲夜中谕凡三四传是书遂得不毁

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至是谕大学士徐阶曰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兹秋凉可处理乃选各色善楷书人就史馆分录而命阶等校督之

重陵寝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户随全录事钱子谅各上疏请迁

显陵

上再下廷臣集议尚书席书等固以为不可已有旨报罢至是闲住御史虞守随复申前诣撰

皇陵正议数千言以进

上谕大学士张璁曰守随奏进

皇陵正议盖此举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内阁两议皆云不可彼意盖恐

帝后各处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虞其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国迁庙主而行主者阳也先人之精魂故谓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体魄乃阴也是为玄宫地道尚静体魄贵安岂宜轻举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动岂胜震恐若于万年之后奉护
慈宫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与萼密议何者为嘉择而行之璵言

圣慈万岁之后当祔

显陵

上称善无何锦衣卫百户张得锦复上<跽 毓-金 >请迁陵

上谕辅臣曰朕览张得锦所言虽是爱国之意但其意甚重前次多官已议二遍进
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中断今与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论之我

皇考陵寝远在数千里之外岂无南望之哀但闻庙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
考之体魄也今

世庙既成祭祀有

主不但止于

陵前为可朕亦尝面承

圣母训告曰汝何不启请汝

皇考灵驾来京勿他日吾异此地朕惶惧无知乃谨对曰此举关系不轻子不敢便
承命须待与大臣议伏请

慈尊安心勿虑是以每每未决朕意实以不动为当今欲启奉来京非为不可其于
皇考圣灵岂不震恐又

梓宫近体得无露乎至于我

圣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谕朕安敢弃而违哉但日间亦有一等小人胡
言是非加以怨愁日我辈于此置立庄舍他日又随南此非朝廷不孝谁乎致以上烦

慈听以为怀忧夫为人子者岂得不立孝功以名后世而此事与孝政无干为子者
于亲则顺志承颜冬温夏清或亲年老所行有差则容容进谏不违悖不乘危履险以爱
身至于亲亡则守礼尽哀一如经制三年不改亲之善行继述遗志奉纪绵绵此所谓之
子孝也又我

圣祖高皇帝初欲迁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亦未迁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当取法之或曰当

二祖之时

双亲俱以上宾谓朕今时不当同也以

圣母在养可不早计夫朕虽无知岂敢忽略寔于昼食夜寐之间罔不转加筹虑深
恐动之不吉一或有虞其过在何亦或于后千百年间奉还宝驾同祔

陵室未为不可所谓乘口即事也今也

世庙已成大典已辑而朕之孝有未尽者嗣也当大婚六年将逾储嗣未立实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德朕当自用省责特与卿等计或可就咨于议礼诸臣或下礼部议卿等可用心议详以求停当以裨朕愆得锦本批该衙门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谕辅臣张璠曰今日朕朝

圣母垂泣谕迁

陵一事且有训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随之可也除朕以前奏外欲将后日之计作以文书藏之世庙以示前年奏归之意今密预旨卿计可否璠对此乃当讳之事不宜预言

上复谕曰昨得卿回奏

显陵重事但昨朕面奉

圣母训曰五六年间只想皇帝启请

先帝梓宫来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后日将吾以南遂泣下朕惶惧从容奏劝曰子不能奉顺亲意其罪实不可逃但

皇考安葬已八年矣一旦轻举恐惊灵驾子初命礼官详议亦未及此近来尝下百官议子又与内阁并建礼大臣亦将

圣母此意言之皆云可迁者已请为之陵与庙不同子虽冲愚彼诸臣者皆忠正为国之辈岂是其一而非其二也伏请

慈亲安心爱养尊体以享福寿此等之事甚非

圣母之忧子不胜待罪

圣母复慰谕朕曰皇帝何只这等说吾岂不知皇帝之心其

先帝奉迁之事委寔重大亦扰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将吾随之

先帝南归如是吾则无忧也朕复奏曰子岂敢不记之于中心

圣母既如此子当与大臣图之此等事非

圣母之虑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训及之敢不奉对惟

圣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语卿此言似轻易发之其实不得已也朕说识于

世庙又恐那时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记之朕入问于卿果他日之当要如朕所许亲言也卿其意作何为止可密言之以使朕尽心与力于孝耳璠言今日

圣母福德方升诚不宜务及后事若以

慈心尚未释然姑俟

显陵工完

皇上可代

圣母亲告

世庙期以万岁之后同居于陵则幽明之情两无所憾矣

上嘉纳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学士杨一清以

悼灵皇后安葬请恭诣

陵寝题

主因得展谒

宪

孝

武三陵少舒平生攀思追慕之怀

上报曰卿请欲命去题朕逝后主因而得谒

三陵足见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群臣谒

陵展拜后因而遂命官行礼朕以藩服入承

宗祀其时当谒见

诸陵柰无为我计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扰今因卿言特以语之显主事因重而各项来烦卿卿之首臣况在高年所不欲劳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于劳夫前日更题

皇祖妣

皇考神主则用璵璠今用首臣恐弗宜后如别有事卿往则无不可卿其自思一清谢弗及因言

圣驾谒

陵系仁人孝子追远至情容臣查例待来春举行

上报曰昨卿以朕言及谒

陵一事为可朕常览

宣庙实录内载清明谒

陵及季秋巡边以为常年之例其失记某年清明每常奉

母后谒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后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后止而不行皆命亲王勋臣代为行礼卿云待来春行之今且备查停当议定仪注朕又惟天子奉

郊庙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礼及历代帝王者夫敬

天礼神国家所先者至于历代帝皇乃先圣君长继为人君者惟当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远慕而卖名也然亦不可不尽之我

皇明祖训有云皆天子亲祀今已不及矣其历代帝王庙京师固无而山川坛则有也此等事议难说其致灾之由于此不无耳卿其复思之一清言

宣庙时曾谒

陵一次途间劝农恤民之事居多巡边虽有旧例非今日所当行

母后中宫亦不宜往其应祀神祇除

郊庙外惟

社稷当亲祀余则可遣官代祀

上复报曰卿昨备查我

□宗实录内谒

一陵事宜来闻夫我

高祖考时正当海内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举事无所扰者今方灾变之时民不聊生惟当务所以安民之计可也岂复敢扰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

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岁不及且暂已俟来岁议行至于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谒

诸陵者乃言而及之岂可援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寝在京或可仿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于巡边一事所以振扬武事而今时亦未可也比时北夷始征定故我

祖宗不时而巡今无事之时何为而举亦非宜也卿所拟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去岁已与卿拟定待

庙工告成方举谒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议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办物料及至

庙工之完正接而兴造之庶不虞旷人力其会勋时鼎臣瓚庭<木昂>五臣计闻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须精择请先命文武大臣率钦天监官审蔡停妥具图还奏

皇上方行谒

陵之礼亲自阅视

圣心允当然后择日兴工

上复谕曰卿等所议虽便未免少礼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谒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缓误岁时不必较朕意以为先一意举谒拜之典回复遣大臣相地还奏方朕亲往视之来岁之后或清明或霜降间修拜谒之祀以尽时思此非他余务比必当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庙后

景皇帝亦当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蒙

圣谕仰见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诚请即于夏孟上旬展谒

上乃降谕曰朕以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降眷嗣续

祖宗大宝仰

列圣陵寝礼当躬谒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其祭告

天寿山并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让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寻于文华殿谕言曰谒

陵之礼必一同

圣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驾发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五二日行谒告礼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寝随侍行礼还京后妃宫眷俱当从其亟拟仪注以闻

○四月辛亥

上亲诣

长陵

献陵

景陵阅视语从臣郭郟等曰

景陵规制独小又多损坏其于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为弗称当重建宫殿增崇基构以隆追报及谒

陵还御行宫又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等谕之曰

七陵多有损坏当并工修饬长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等项宜各护以石台勋等请传示礼部议举从之已复谕礼部臣曰

山陵预建已定但朕恐德泽不曾沾民遽自图以重劳民力又未知将来议论何如朕心实愧惧今可敕问臣民许我否乃降敕礼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预建

陵基此故大臣已咨但恐众有未与者可行可止尔部官以及图之耆民可一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议者共之于是府部等衙门京山侯崔元宣城伯卫鏞侍郎郭韬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辅等俱疏言当建礼部覆闻

上曰既臣民合词所宜从之不必择日修理陵殿并预建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兴工朕当亲告

皇祖太宗遣告

六圣及

天寿山后土司工诸神总督等官各赐之敕

○五月戊辰

上谒

陵还召见辅臣李时尚书夏言于行宫谕以寿宫规制宜逊避

祖陵节省财力其享殿以砖石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旧殿九重法宫为之工力甚钜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

上阅

长陵碑欲更

成祖谥号命钁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勋上疏以为宜尽礲旧字更书之可以垂永久上不悦曰朕不忍琢伤旧号顾不如尔心命礼部翰林院议礼部覆勋言是非请遵奉

圣谕如式刊制择吉奉安诏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礼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诏相睦妃何氏莹城因言金山一带塋地无余宜与故妃包氏陈氏同窆且二妃之逝已奉

圣谕令同一地为墓又言

宪庙诸妃皆同处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闻者感动今圻域甚广附造为便

上曰

祖宗成法当守王制亦当遵古世妇御妻数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为七室所司如议奉行

圣学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制咏春诗命辅臣费宏赓和并汇为一帙题曰咏春同德诗又亲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

天其责甚重苟以逸乐为务虽有庶职分治不无忝其天子之位欲尽奉

天惠民之职必先务学以成其功志欲务实学必当师于忠信学德大臣以辅导其德行或徒以虚事终不能如乎经训何以化民为治哉朕于朝政之余勉为书史之学披

而阅之虽不达其旨趣略有得于心强为作咏之功写而乐之虽不如其大意稍有习于体时丙戌春月几暇之后咏斯春之和煦忻逢

两宫慈诞并值佳期假为诗章以称朕意令告内阁师臣费宏为朕调理舛失既而宏益竭忠诚谓其得旨而又恭和朕志以进朕闻此将见

天心仁爱明教我君臣同务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悦之于是朕为一册诗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后一章宏所和之余皆仿此庶见虞臣之忠而有皋陶之诚也夫君以仁德为务为修臣以忠诚为尽为职实所难矣朕弗逮于德于学勉为乐道之意又夫作诗者尤为不易而朕昔承

皇考圣训凡百为学之功无不备谕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继承

圣母教养始获勤学仰睹我

太祖

宣宗御制诗文窃领其要及得儒学大臣辅导开发于是自为强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词以为慕乐凡所一切玩好虽以妨政殃民不无损吾心德耗吾元气皆不如□书图治为实乐矣既装且成故序其首为是勗耳

上制御注书经三要序曰先儒论帝学者以为读经必先尚书盖虞夏商周圣君圣臣相与讲明为治之道实于是乎在后之有志于图治者必即是而学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圆之不能踰规至方之不能踰矩岂有舍是书而能大有为于天下者哉惟我

圣祖以天锡勇智之资戡定祸乱创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统而又讲究经史深探治道留意于帝王之学尝以洪范一篇特出新意亲为注角□羊禹箕武所授受九畴之旨灿然复明盖不徒歛福敷锡于当时而且欲后世子孙宝为大训建极叙伦于万世也朕自嗣极以来夙夜祇惧惟念

祖德绳

祖武焉是务朝罢日御经幄取典谟训诰之文命儒臣讲其大义庶几有得于心而达之于政以利泽乎天下而驯致乎熙皞之隆盖尝反覆四代之书信矣乎浑浑灏灏噩噩而有裨于君道也然又以为学贵知要不得其要则虽泛观博览释茫然矣得其要则约取近求心融神会自有贯通融括之妙乃于五十八篇之中择其尤者得三篇焉曰皋陶谟曰伊训曰无逸其言皆粹美而明畅其意皆恳恻而深长遂各为注释以衍绎禹皋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开卷之间盖若与诸圣人都俞唯诺而相契于数千百载之上焉天人君为天之子居天之位必当钦崇天道而后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庶官之所代典礼命讨之所出皆原于天而不可旷废怠忽则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绩之凝黎民之怀于是乎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于善与不善则必立爱敬戒夙愆而山川鬼神之宁鸟兽鱼鳖之若于是乎可致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于能勤与否则必念稼穡之艰难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国历年之寿于是乎可致矣朕有志于治而思勉焉爰因

注释之成而序诸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亲书大字十二以示辅臣费宏等曰法

祖安民奉

天行道福善祸淫且谕及

皇考昔年垂训之功今日勉学之勤于是宏等<跽 铤-金 >谢言

皇上之心拳拳治道虽游戏翰墨无不在于

天道

祖德民生政务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

上谕内阁令翰林讲官日轮一员将经书通鉴撮其有关君德政事与修省之道者直录其义以赞所未晓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学士杨一清等言自古经史大义尽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一书中请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进讲

上曰大学衍义可令直角□羊参以时事以开朕学若日逐进览恐不得精宜五日一进不以寒暑废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劳精神虚延日月一清等复请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轮讲臣等仍日轮一员侍班至于春秋月日和煦凉爽之时经筵日讲俱照旧规惟三八日专讲大学衍义

上曰讲学为治之首君道当先朕虚怀以受卿等及讲官尽心讲说开诚启沃以资朕学卿一清免侍班贾咏等日轮一员如有召论不在此例至于春秋之时不必以三八日可于该朝

两宫之日既免日讲只于午后进讲衍义庶并行而无废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萼张璁詹事董<王巳>侍读学士徐缙祭酒严嵩庶子穆孔晖谕德顾鼎臣张璧许成名洗马张瀚赞善谢丕更直进讲是日讲罢

上出御制五言诗一章自序其端以赐一清序曰大学本孔氏之遗书大学衍义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经义以羽翼是书其倦倦致力于此不过申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而献于时君欲君为尧舜治化淳厚以奉

天安民耳惜时君悦之而不绎听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欲令讲官翻阅五经四书及通鉴以其关于君德治道直角□羊其义以资朕所未闻内阁辅臣奏谓经书微粤通鉴浩繁一日万几恐难于领会请以大学衍义进讲朕允其奏特于五月十三日始命经筵日讲官轮次进讲以开朕学盖其书纲举目张治乱兴亡罔不该括朕勉循是言为修己治人之则岂不大有裨哉呜呼真西山作此书于宋若今之以此书致君者非卿等其谁能乎朕不敏匪徒知之实欲行之尚赖卿等竭诚协恭辅导朕躬则衍义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听讲之余感而赋此诗曰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

乎

天致治贵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学者其序有后前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吾志既能定理道岂复颠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国治乃昭明万邦斯协焉于变帝尧典思齐文王篇万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于是一清等各次韵赓和命集为一册题曰翊学诗

○七月壬午

上谕辅臣曰朕见顾鼎臣所讲洪范尽心指角□羊辞语多长恐温书之日有所失记可说与他着温书通角□羊之日少为删去几句从容讲说勿致慌速以发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角□羊揭帖内可撰写精全不可遗失庶朕得以览阅以求其旨义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讲毕

上谕辅臣曰今日讲论语又越了一篇朕知以为曾子将死之事故不讲但前日已有谕及今日又未讲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讲也照前写来若只忌其不佳还当补讲卿等议行又朕惟相让之风自古大臣之道朕日观侍郎董<王巳>讲筵之内行立之序行礼先后俱无逊让之体即此观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讲书时卿等行礼皆六叩头自今后只是一拜三叩头退又叩头礼免了<王巳>之事可谕他知俾令务礼让以尽大臣之义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

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学一体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谓也元后敬则不失天下诸侯敬则不失其国卿大夫敬则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则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临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广敬之一言可谓明矣一者纯乎理而无杂之谓也伊尹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其推广一之一言可谓明矣盖位为元后受

天付托承

天明命作万方之君一言一动一政一令实理乱安危之所系若此心忽而不敬则此德岂能纯而不杂哉故必战慄畏慎于

郊禋之时俨神明之鉴享发政临民端庄戒谨惟恐拂于人情至于独处之时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诸事至物来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协所以尽为

天子之职庶不忝厥

祖厥亲由是九族亲之黎民怀之仁泽覃及于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绪自谅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尽持敬之功以驯致乎一德其先务又在虚心寡欲驱除邪逸信任耆德为之匡辅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纯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读书而有得焉述此以自勗云箴曰人有此心万理咸具体而行之惟德是据敬焉一焉

所当先务匪一弗纯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长此万夫发政施仁期保鸿图敬怠纯驳应验
顿殊徵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为民之主德或不类以为大惧惟敬惟一执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宁处曰敬
维何怠荒必除郊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闲居省躬察咎儆戒无虞曰一维何
纯乎天理弗参以三弗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已贤圣法言备见
诸经我其究之择善必精左右辅弼贵于忠贞我其任之鉴别必明斯之谓一斯之谓敬
君敬既修万邦则止天亲民怀永延厥庆光前垂后绵衍蕃盛咨尔诸侯卿与大夫以至
士庶一遵斯谟主敬协一罔敢或渝以保禄位以完其躯古有盘铭目接心警□□易敬
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圣庶几□□易孙底于嘉靖其五箴注一心箴茫茫堪
輿俯仰无垠人于其间<耳少>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
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
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堪輿是指天地
说无垠是无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说道茫茫然天地广大无有界限而人居其中
便似太仓中一粒粟米天地这般大人身这般小人与天地参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
惟其心耳盖心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则百体四肢莫不听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则
被声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动与理反岂不于人道违哉故范氏之作箴虽是常言西山真
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
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一
视箴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
克己复礼久而诚矣视听言动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颐之所作也程氏说人之生也其性
本善后被物欲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视听言动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病之处居中而
制万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视听德之不明不聪则言动皆违夫理然视若其首焉程
氏说凡人于视不无被那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视无不明勿使外物荡其中常
使中制于外可也书云视远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无有远迩视之如一辨其
是非观其善恶以吾心之正为较察然后可免于昏乱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视为明而人
君所视者尤为要焉果以此为则深为益也凡观其邪正辨其贤否不为奸巧之所惑庶
几忠与不肖不得并进用舍不至于倒置矣呜呼察之一听箴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
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闭邪存诚非礼勿听此程子言听之要说道视听乃
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视之之道此言听之之道夫人之于视或能察之
然又恐听之未善也目视之既善耳听者须尽善可也耳目之间视听之际均为要焉若
听之不审则无以知其是非故听言之际当分别其邪正勿使甘佞之言从入其心心既
受之必为诱惑书云听德惟聪即此意也盖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与鼻无
所禁者惟耳目为重故以视听为戒朕论之曰口与鼻之无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
之与视听乃彼之不能先觉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尝之自能别也鼻之臭物

知其好恶臭之自能择也目之于色爱其艳丽耳之于声则爱其音律殊不知艳丽音律口人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觉故贤之于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觉知止有定谓既能卓然先觉则自有定向而人君之听尤当审辨之也书云无稽之言勿听又云庶顽谗说震惊朕师此皆听德之要也人君于听纳之间当辨其忠谗而已忠言逆耳近于违我谗言可信近于逊我不能审择其患岂浅浅矣但使吾心泰定不为谄佞之徒以惑则所纳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当惟吾心审断之而已呜呼审之一言箴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已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枢机者譬户之轴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说凡人所言必谨其妄出轻发如弩之发矢度而思之务求其中焉言易则至于狂诞言烦不免于支离非圣贤之法言不敢道之于口所以告来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论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诸道理准诸经传然后可以为言也夫言以文身也书云惟口起羞大学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经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谓也人之于言必加谨焉而人君之言犹当谨之先儒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紵人君之发号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则四海从焉一或不善则四海违焉故凡出一言发一令皆当合于天理之公因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聪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论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恶小则遗当时之患大则致千百年之祸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呜呼谨之一动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诚是念之实守是行之笃理即天理欲即人欲程子说凡人所动作便不可轻举妄动当审事机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细为其所当为然后动与道合无有坠失狂躁之病战兢惕励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谨之哉朕因而论曰凡人所动为当求合于道理察其当为与所不当为精别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动为尤重焉盖君者以一身为宰万事不可适己之欲与夫听信谗佞轻举妄动或恃中国之强而好征伐或盘游无度而残虐百姓凡此类者不可枚举姑说其大者言之一举动之间上违

天意下拂民心而败亡之祸随之是可不畏惧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呜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于程颐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辅臣张璪也颐之作箴其见道之如此而动于礼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与夫昔议礼之持正可谓允蹈之哉朕罔闻于学特因是而注释其义于以嘉璪之忠爱于以示君子之人呜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璪也哉用录此于末云耳

○闰十月戊子

上谕大学士张璪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暂免经筵日讲但朕以洪范未终其篇故未循例暂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讲时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谓朕曰为学贵有终始亦在乎笃行不在其急迫与徒知也斯实至说但恐中绝而不能贯通今欲暂停经筵日讲待终

其篇而暂止卿璫等不为例日轮一人侍班一人侍讲讲官该日进讲并鼎臣亦不为例暂免入朝参正入讲殿进讲庶得以从容进讲不得使气促讲而朕亦安听讲角□羊或得于领会矣璫等<跬 毓-金 >辞

上复谕曰兹览卿等所奏昨日朕调讲学事宜谓除鼎臣等钦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当先安君可也如此不过徒以自安耳斯不为定例计日可终宜承朕命

○丁酉

御制十六字箴曰卓尔之见一贯之唯学圣君子勗哉勿伪出示辅臣刑部尚书胡世宁因推广

上意为<跬 毓-金 >角□羊上之

上嘉纳焉

○嘉靖八年十二月己巳

上谕辅臣曰朕昨思周书金縢篇未闻讲想因武王得疾为不佳亦通篇止说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角□羊着讲官补撰成录来又尚书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闻之

○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谕大学士张璫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着大学衍义卷之首记之曰格致诚正之方修斋治平之道用以识是书所以教人之方兹特以赐卿卿于辅赞政机之暇时为翻阅当以是书及二典三谟之言朝夕陈之璫<跬 毓-金 >谢因劝

上力行絜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务急亲贤二语为法

上曰阅卿<跬 毓-金 >朕当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华殿东室奉浮图像不经撤去之改设先圣先师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圣先师伏羲等九龛南向周孔二龛东西向

上自为祭文行奉安神位礼并令辅臣张璫等及讲官徐缙等入拜礼毕

上御殿西室宣璫等谕曰朕奉先圣先师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为进修之地朕不聪赖先圣先师启□于冥冥之中然启沃交修之力实望于卿等罔朕□□等对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图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风各赐茶叩头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敕谕璫曰朕以奉安圣师告于

祖考礼成朕惟

祖考圣师岂无以加教于朕者须卿等言兹可遍示尊罍时缙<鼎-目日>臣诰

孔暉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既讲角□羊之尤要启沃之实交修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制作字诗示辅臣曰闲提月管试新毫饱醮乌香溅碧醪只是心正教笔正莫用研思起妄劳次日复赋诗曰摹临一纸恐非真书再三篇未费神大哉虞训深吾契为教嗣是重臣邻命大学士张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兹文华饱新但九五斋书轴未成精一堂额未悬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与礼官往视东室绘敬一二字及诚意正心四字西取汉文帝止辇受谏唐太宗纳魏徵十思<跬 铤-金 >为图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礼部覆湖广道御史徐九皋奏请博采历代遗书及皇明名儒著述储之中秘因请

上于万几之暇召见讲读侍从诸臣咨论经史

上曰书籍充栋学者莫知所用心亦虚名耳苟以经书所载者躬修力践致治有余何以多为且此心不养以正即召见无益也其已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三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四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节俭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光禄寺少卿宋镗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以致供应不敷请严行查核

上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见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嘉靖元年正月丙寅工部奏光禄寺岁增内用薪炭之数

上曰此皆出诸民力宜申谕各署官厨诸役加意樽节爱惜勿得妄费重累小民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御史雷应龙言光禄寺岁供鹰犬肉并虫鸟菘豆葛秫费民财以千万计请悉罢之

上曰朕即位以来凡百玩好不经耳目惟欲慎德图治以安民生鹰犬虫蚁一无所益每岁畜养乃耗费以万千计该管官查数以闻已御马监及豹房鹰房诸司上所畜禽兽之数

上曰鹰犬虫蚁等项俱系无益之物徒费养给所司量留可用者余悉纵遣之鹰房内臣以

祖庙献新请量留鹰犬备用

上不谕诏自今献新品物悉依会典事例供办于是召民分佃养鹰地土九十八顷七十余亩悉垦为田徵其租银输之太仓出养鹰官军陈璋等六百二十五人罢还原伍

○嘉靖七年闰十月乙亥

上谕阁臣曰内承运库以金宝珍珠段疋乏用为言但他每所言亦是为公用朕不以珍宝为尚况我

祖宗朝所积岂尽无之今稽察寻检委的缺乏用度若论所用甚多每遇一节进

两宫并赐用首饰数副计用金一次该七八百两珍宝该二三千颗块岁以常为如前者

圣母徽称冠顶等项及造册宝共用金千数百两珍宝千余颗块当时不敷朕欲与卿等说着户部即时收买朕知该部及言官必不奉行将谓朕好尚金宝不免烦扰又不济一时之急遂将旧造成稍轻物件卸毁凑用此虽是过费朕亦不欲如此惟尽孝诚可也但皆是

累朝进用之例未敢去之段疋亦不可缺今年又该给赏宫人冬衣并进

两宫等项又每节进用之数不下万疋如某宫圣诞节亦不下数百疋皆非内侍诱朕之为亦非朕贪好之过卿等看了票来行若今年冬衣或令暂歇待来岁给赏亦好谦德

○嘉靖六年六月戊辰

上谕辅臣曰昨夜西城被火今日值

圣母观莲之日此虽

祖宗旧宫朕亦不敢忽欲罢此举奈已奏请

圣母知有不可已朕心存是惧亦欲卿等知之卿等撰来后序其中一句以昭一代明良之典卿等竭诚尽忠匡辅朕躬此于古之良臣无异但朕冲昧之资深愧以明言之夫岂不欲法帝王之政以求明哲之在躬然而德薄学疏不能及也亦欲卿等知悉

○十一月丁丑

上亲制显陵碑文成以大学士杨一清张璠翟奎藻润有劳召见文华殿各赐一品衣金玉带一清等<跽 毓-金 >谢

上手答曰览卿等奏谢称颂甚过阅之再三朕深自愧比因追念先德粗述数语又赖卿等赞成特酬劳绩耳奎奏有放勋二字朕不敢当云

○嘉靖七年三月甲申礼官上<跽 毓-金 >请率百官贺河清

上不谕辅臣杨一清等复以为言

上报曰河清称贺事前言已详卿等复欲称贺撰呈致词来看已见忠敬不必行可忠朕非因周相之移怒也况卿璠尝力告朕云恐群臣疑朕因相一人而迁怒朕岂可复拒之乎且告谢本出朕诚若复欲贺之则朕假以祭告为由求群臣之称子也况今日经

筵讲官亦言之朕昨览之初欲令另撰但思讲官所撰卿等润色似不必弃之可也其中谦以履盛一句最好可见忠爱告君之词朕甚嘉之致贺断不必行卿等当钦遵朕意则忠过于贺也慎勿行贺已一清等复言遣祭之旨已出不可中止

上曰卿等复以告谢河清为言夫卿等云人君之心与天流通一言既出则

天鉴神知不可已也但人君之言委的不可轻出朕昔释程子之箴亦尝闻传说告高宗曰惟口起羞今日朕出狂言一至于此是朕自取假若果合于道岂有周相之讥而朕本意实出于诚因礼官请遣谢河神朕遂思之河神不过司其地命则出自

上天特祭一念以告卿等咨之可否卿等议拟以朕往不可只遣告并丹陛行礼为宜将欲行之乃被非人沮之今不可行朕言既出口

天地河神必鉴知矣今被口徒非毁则

天地河神亦必鉴知若朕有一毫夸诞之心不诚之念应招口咎惟望

天鉴皆加朕一身但愿勿及臣民朕之本心也卿等勿烦言之至于称贺朕决不受今言官既先诤之而朝廷又下狱问罪而朕何颜受贺乎卿等股肱辅弼之臣当舍其私邪尽忠持公以夹持朕幼人为治可也勿得惑人之言大小相庇则过于称贺之心也

○七月丙申

上谕辅臣张璠曰前日卿尝言欲将朕谕内阁说话编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见忠爱至意夫朕凡有谕内阁言不成文但以我之实言与大臣议论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焉纵使有可行处不过卿等赞成之非朕能也卿意恐后日散失切切为虑似当从卿所请而朕恐人评汝所为之自复纂编尔古者有左史右史之官历代因之我

圣祖创翰林之制亦有编修修撰之名但未见居此职者尽乃事云况

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即不逊也故以是而未敢即行他日朕身后史臣必言之史之可否不过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则鬼神亦察之一向未及复语卿知兹用谕卿知之

○嘉靖十六年七月戊子礼部以

万寿圣节有旨免贺上<足 毓-金 >固请

上手诏曰朕所以不受贺者

上天示戒谨身殿未补葺一也内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圣母暂居宫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宁三也三者有一旦不可况集于此时朕安便受贺乎生辰岁一值之今年暂罢卿等宜承朕意与贺同也

慎起居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学士杨一清等以

上视朝太早恐劳

圣躬奏请如古礼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

上曰卿等所言真师保爱君至意迩来内外百官偷闲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耳古礼谓辨色入朝日出而视之不独为息养之计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嘉靖八年十月甲辰

上以久不视朝谕阁臣曰朕闻君逸臣劳夫逸者纵恣宴安之谓也朕何敢尔因自幼受病率五七日而角□羊今者病深痰火间作故早朝多废不视事者一月固欲假此静养以冀消除尤为

郊祀二年不亲心甚不宁故专一摄养以俟

大报恐群臣不悉朕意谓朕放恣自肆其谕礼官播告之

○嘉靖十三年四月乙丑大学士张孚敬以

圣母及

圣躬不豫<足 毓-金 >问起居

上曰

圣母之疾是为朕病而心烦热燥致此不必他疑而诊视正因是焉方明甚咳

母闻一声心痛一倍曰何不着我害欤故忧爱日夜焦煎火之生热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风之剂用之已渐退矣至于朕之疾今辍政宫中甚逸耳咳仍不得除元气已渐复饮食已如旧只是时或咳举不论坐卧之间虽睡熟亦顿省咳之出恰似胸胁之间有如线路一般上冲便嗽一顿今宫中已如故只是常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为伤心亦念及此其他寒热之物忌者忌之寒凉还用方得角□羊热物俱除已酒亦怕饮饮不过半小钟是非酒致之况素不嗜欲自病五月后妃未进御是非欲色致之早卧宴起次其起居是非劳致之不审此疾如是之甚他药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无可奈何也卿所言以悉故兹以复

○嘉靖十五年二月戊子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元旦更衣偶为风寒所中不能强起近虽稍愈但比日雨雪气候如冬朕体素弱尚当谨摄祈穀之际暂命太傅勋摄行之文武官员各宜用心办事今内奏贼扰外报虏情司兵食者尤当竭思以早靖之朕非宴怠所以爱养此身庶几精神充盛储嗣可冀耳卿官典礼可遍示群臣知之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酉

上谕礼部曰昨者朕襄

皇妣大事已就止候玄宫掩闾卜吉祔

主于

皇考之庙目今盛夏溽暑朕且静息如

郊庙有事不敢自逸余日暂罢早朝待仲秋之月视事开讲如故近岁以来朝讲屡罢匪谓无因盖自十三年之病咳余两月朕因调复元气保惜此身以奉

郊庙甫余三年果得元嗣非爱护精神何致焉近岁虽畏寒暑视昔差可所若足疮

为患每一诣

慈闱輒祭痛累日及我

亲昇遐乃遂脱去此可见朕无爱日之诚今虽痛怨咎莫之何也百司庶职因朕废朝日久多有偷安自肆全不事事者朕久知之此谕下敢尔复踵故习必罢不叙礼部其宣示群臣使明悉朕意

厘毙政

○正德十六年四月甲辰给事中徐之鸾上< 䟽 铨 金 >条陈新政要务

上嘉纳曰大臣自陈已有诏旨无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内外引诱蛊惑奸党着科道官查参各衙门毙政俱遵诏旨改正行

○六月庚寅诏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令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隶浙江等处抚按官一体禁约

○七月壬戌兵部言

先朝太监总兵官奏带随征书办皆冒边功得升除官职宜依诏书裁革乃< 䟽 铨 金 >郁金赵滋等十有四人差别情罪以请

上曰此曹冒滥名器大坏治体降黜发遣俱如所拟行

○己巳兵部覆御史张仲贤陈守卫宿毙< 䟽 铨 金 >请严革皇城各门守门忝设内官内使其额内应留者严示禁约勿令科害卫士有不如令及觊复用者逮治之

上命禁约如成化十八年例仍饬守门官及卫官有犯者论以重罪

○嘉靖元年五月丁未户部请裁省上林苑监提督内臣

上是其言诏内臣照弘治间员额存留其占种地土草场悉令改正养牲种果蔬人户除供应正役外一切无名徵求通行查革毋滋扰民

○六月庚寅初

上登极诏书已查革冒滥军职至是锦衣卫千户刘琐等复行奏辨兵部覆琐等皆正德间违例奏带之人既经查革夤缘觊复宜治以罪

上是部议命弘治十八年以前升授职级如故正德元年以后升授尽行查革再有奏扰者罪之

○九月丁卯工科左给事中安磐言

先朝内外巨奸如张忠刘养韦霱魏彬王轮甯杲等虽幸漏网得全首领然恃其货赂或夤缘左右以觊复用乞

圣明加察预防

上曰先年乱政坏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恶深重新政之初姑从< 䟽 六十见 >遣黜今后但有夤缘交通者即系奸

党听缉事衙门密切访捕科道官指实劾奏不许容隐回护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宣府总兵张达上<跽 铨-金 >请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随

上曰奏带冒功先年毙事既屡有明例如何故违兵部其参阅以闻兵部奏请戒饬达而勘秉衡等罪

上念达以边事效劳置勿问而革尹秉衡等因命诸将有到任岁久与素在边而违例奏带者悉查革之

定国事

○嘉靖六年十月壬戌礼部尚书桂萼上<跽 铨-金 >称修通惠河不便请改修三里河

上以问大学士杨一清及张璁一清言通惠河因旧闸行转搬之法可以省运军之力宜断行之勿为浮言所阻璁对亦如之

上报曰览卿密<跽 铨-金 >具见忠爱朕居深宫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辅导元勋正当直说庶不失了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辄听信不但误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谋国之意彼<跽 铨-金 >朕看数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礼故谕卿等票来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时已命整理令修此河不意当时黑青为异夫黑青之起非为修河盖湾里住的乡民正恐失利乘此为言俗呼为嘛唬卒被破事当时若有一识事刚正之臣告我

伯考曰黑青之异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诈之徒乘机营利惑及愚民不可堕其诈计伏惟刚断而行之如此

伯考岂无聪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当已有旨待春暖兴工朕亦恐言者有左说破事而萼即为首也夫萼与璁替朕趋害赴京功为等也若论识时利达事体则萼以十不及璁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密旨与萼云昨卿奏开河一<跽 铨-金 >足见谋国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

先朝亦有成算不必改议恐起营利者扰事卿<跽 铨-金 >朕留览故谕未知可否复与卿计

○十一月丙申大学士张璁等言天下之事修举与纷更大有不同几微之间理乱所关惟

圣明审所取舍然后臣等得尽其忠

上批答曰览卿所言具见持慎至□卿以导辅朕以谨饬身谅无所失不必过虑惟慎终如始也他人有泛高不经之论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于扰乱我

祖宗良法善政无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预弭后患耳不容姑息余无可议今当修之务正要整饬边备以制御夷狄重究赃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

在怀也卿可展布忠诚匡朕冲昧等宜酌审而为之实不可自陷也

○嘉靖七年正月丁酉

上以所定服制与辅臣张璁议行因谕曰昨以卿回奏之事朕具知悉夫制虽君出欲其行必贤臣也非阿顺比道行须君臣共图然今日内台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守井宿朕问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为之角□羊云无可角□羊者但有奏更旧制者愿勿纳之朕思人事作则天道应而所应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

天必预示之欲图改耳岂有成事而教之乎若人事将兴果合理情

天必以象勉之也今尚无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猾者借口耳政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许与不许但幸来世之贤士圣人必毁誉之也所以朕三问之于卿此服今可行乎或待之岁月行可乎是朕疑而来决也卿当直对勿讳要尽心可也朕又闻外面愚民歌谣十笑其讪诽朕躬忿毁大臣东厂已访获当问理朕思之童谣虽小事其中言词可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穷治先谕卿知

○六月戊戌

上谕辅臣云日前卿等重录明伦大典前序但初稿已是卿等看润过今所录来朕见删去数字及二三句未知因何去了似仍用之方得明白用问于卿又昨卿等请那金台此些恐太深奏事官有低微音者不能听得今已移之亦复卿知又

太庙祝词今所更正于礼最善我

祖宗亦鉴之然深恐无知好辩之徒是古非今耳卿等须说出此意庶免扰事也又甘肃抚谕夷情敕稿未见撰来又团营内官见有张永朕欲且不必添人二人行事不免彼此以为是非如今且着他一个但要李承勋大作主张尽心为国事成之后另处又郭勋为人其实不知何如若论彼才器能武兼文委有可用其他不过同列嫉之一者恨之而已通上数事卿可历告朕知慎之者

○嘉靖八年正月壬戌

上以诸司所上弭灾<足 毓-金 >示阁臣议处因降谕曰吏部等衙门会奏本其大工杂役须要依拟定夺

仁寿宫工程虽似不可缓恐川广夷民被扰激生他变并逐件事宜卿等虽拟票封上朕未细晓其可行与□卿等便逐件开例其宜朕览施行兵部等推来经略边务文臣可不必差夫虽云经略不免劳扰军民卿等勿谓斯其循例之举见今虏贼出没不时士卒须养其锐气不可使之杂役边务只着巡抚粮草着管粮官各用心经理务使有备彼果尽心虽十事亦或克济不在多用人亦无益事也

○嘉靖十一年九月庚申

上以灾异召辅臣李时等至文华西室谕以引咎修省之意从容语及人才

上曰过犹不及于是时等因退而条三事上之一曰务安静二曰惜人材三曰慎刑罚<足 毓-金 >闻

上报曰卿等谕忠体国朕具知之近来臣工议论烦多国是靡定令各加修省务在安静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事关所司者俾从实举行以称朕意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丁巳御史曹忭上< 䟽-金 >乞下诸臣前后章奏令所司斟酌议行

上曰近日边务纷纭所司题覆每每循情依违议论虽多实行者少户兵二部其即于近日各官< 䟽-金 >内采其事关兵马钱粮有裨实用者会同该科详定归一务实拟行毋一概题覆

正祀典上郊祀

○嘉靖七年正月壬午

上谕辅臣曰昨朕以大祀斋三日于各寺宫观庙宇烧香问于卿等得回奏已朕复检会典内

郊祀斋戒内一条云当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庙发咨仍于各庙焚香三日所开止云各庙未及宫观寺宇朕惟各庙亦非与者而宫观寺宇尤非也不但为妨

郊祀恐于诚意及致淆乱卿等亦以为不经之礼岂不渎神今可预谕礼部太常寺云朕惟

郊祀乃我

圣祖敬

天报本重典近每闻奏云各寺宫观庙宇烧香三日朕心有未安恐非我

圣祖初制亦恐间乱斋诚自今年

郊祀始不必于各寺宫观庙宇烧香庶致精纯以钦祀事礼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拟传帖稿子来行

○嘉靖八年十二月辛巳

上谕礼部朕惟尊

祖配

天莫大之典近来

郊祀告

祖止就内殿行礼原非

圣祖初制来春大祀

天地告

祖配

天当于

太庙行礼礼部因具仪以明年正月初二日

上亲诣

太庙具祭服行礼自是岁以为常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先是

上问大学士张璪朕闻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天即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见祭天之礼况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似非天也又问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可也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今太岁等神岁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从祭焉朕疑之卿言其所以璪对曰前代郊祀分合不常我朝洪武十年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合祀

天地

列圣因之以

太祖

太宗并配说者谓上为屋即周之明堂下为坛即周之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国初按古礼用春分秋分朝日夕月今不复举行盖缺典也

上复谕璪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泽亿万代不易之理今之大祀殿拟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日月运行以成岁功止一从祭不得专诚以祭之其可乎今宜讲永璪复备述周礼及宋熙宁间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

祖宗之制已定今无敢轻议若夫朝日夕月之礼具载存心录并祭祀礼仪

皇上若欲讲求以复礼制无不可者

上因锐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奎具述因革以对复问之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迟以月日待人情相信然后议行

上意犹不已仍卜之

太祖复不吉议且寢矣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

上大喜以为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以言奏示璪言因上< 距 铨-金 >言国家合祀

天地并配

二祖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议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

上切责之乃敕谕礼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行大祀之礼见其仪制与我

皇祖始制不同虽行百数十年原非立制垂宪之者乃系更定之文朕以冲昧之人幸绍

祖位当夙夜战兢以守成宪为天下先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孟轲氏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礼不知道不学不聪经

书明训圣贤格言岂敢不勉为守行我

祖训又有明谕曰后世子孙勿作聪明乱我成法朕岂敢身犯

皇祖之训自速口祸哉但义理不容不尽而心之所获又不可自默今将

郊祀事宜开条于后尔礼部即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门大小官员都限十日以里各以所见具<足 毓-金 >上闻不许隐忍含默一朕惟

天地有南北郊之祀古之礼也我

皇祖初建之制今当遵复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預告请于

皇祖得报有过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

皇祖圣辞是日夏言即以农桑二事来上正合南北郊之意实非人为非邪徒能言也朕遂敕行言于前月二十九日又以大祀更议之奏来上此又合过月之义朕所以未下言奏于所司者欲俟察

社毕降敕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谓言之奏不可夫汝梅等非真心爱君慎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窥测朕意耳<足 毓-金 >内明年伏俟敕旨未见明降此言不过谓之前奏即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难之意我当沮之耳大小官员不许附和为言谋为朋聚止许以自己所见上陈一王汝梅等所言姑举一二言之彼谓虞书类于上帝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类者乃以仿于祭天之礼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谓之类彼又曰召诰中外用牛二分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乱大事之心胜故贼道叛经至于如此又援丘浚乖谬之言为可据难以志数或一有谓

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为夫妇同牢之义此等言论褻慢神祇渎事祭祀无礼之甚莽贼之辞决不可用一朕闻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时岂可将许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万世为法一或为郊乃祀天社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圜丘方泽之制具在周礼则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又明矣社之名有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亲地之说非谓以祭社即谓方泽祭地有谓社亲之所以母道事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语牵强于义不合一朕闻宋儒苏氏日月尚可从祭圜丘皇地祇反不可从夫祭天主日配以月皆在天之神月虽为阴却位列在天皇地祇自是本位之主此说只是牵强一今之所谓不可者不过曰朝廷多事粉饰太平变乱成宪轻议

祖典万一祸变之来天下有声罪之者悔将何及谁任其罪不出此耳又或有心知其事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阳为其可而阴议其否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误国务要着实吐露真言之一或谓数年行之无故一旦起此意恐不可失朕祇奉大祀今已九岁仰蒙

皇上垂鉴俯赐来享敢违之而兴变乱实欲尽赤心以答报耳夫人君以修德法祖亲贤爱民乃为报

天之实尽职之要不在仪文度数之间此朕实惟盖在己之诚也若谓无故而更此言非诚心夫待其异变是何心哉况朕此意已闻之

皇祖

皇天亦无不鉴之理不敢避人而知止敬

天耳若以近年灾变亦以极矣本虽朕招朕致政典亦无不关况天尊地卑一定之道岂可并隆近年地数震异有不安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以一大小官员都着依限具奏不许隐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勋戚武都着自< 䟽 毓-金 >其余依衙门为限连名具< 䟽 毓-金 >尔部中集议以闻

○四月戊辰礼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议谓

二圣配祀

天地百十余年天下之人习所闻见一旦分配恐骇听闻

皇上必欲尽如古礼圜丘方泽既为报本之祭则请如

圣谕俱奉

太祖配主于大祀殿乃我

太宗所创今顾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窃恐

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其祈穀之礼似宜仍奉

二圣并配斯于

祖训人情两不为失

上复谕璫曰

二圣之祀典未有并配之制又因今日始当奉

太祖独配孟春之祀朕原曲处特名祈穀实存

祖制况又非明堂可比当如

仁宗之旧一应事宜务从俭以尽事天之实卿可遵委曲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璫对

天地并祭诚为庞杂若

祖宗并配原无可议又况既有大祀殿又建圜丘同兆南郊盖非礼制如臣愚见莫若因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报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万一雨雪届期亦可备而成礼北郊建坛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彝典也不可庞杂故臣将顺

皇上为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俱隆并配

天地当代之定制也孝子兹孙不可轻有议拟故臣不敢将顺

皇上为之且今日月迭变风霾浹旬四方饥荒父子相食周礼救荒之政在于青礼弛力斯礼之议本为敬天勤民民穷既极天象又彰若如

圣明初意暂行罢议

天地

祖宗寔共昭鉴

上报曰卿谓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典彝其崇敬天地至矣谓

祖宗为一代之祖宗虽是从周之意却视我

祖宗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为之孙敬我假如

天地合祀

二圣并配是我之制今从之是遵我矣既正分祀天地不敢庞杂是敬天地矣却以渎礼事我其视我为何如耶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尽敬

天敬

祖之诚卿当重思之昔蒋冕等凡遇灾变皆以为大礼所致如以今日之变为郊议之应则凡前之灾异适中奸邪之口矣朕见礼部新旧制之说已知推避之意既而思之此事原非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责彼欺耳乃下礼部<足 毓-金 >且责之曰

祖宗并配在礼为黷耳尔诸臣屡不奉命同为谬论本自内阁所生力为阿从无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卖直但朕所定所毅原因曲全

祖制委与明堂举事不同依拟奉

二祖并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独配一应事宜俱从俭详拟以闻

○嘉靖十五年九月戊辰

上以祀

天享

祖礼宜崇重乃谕礼部嗣后奏进祀册于奉天殿行礼如朔望仪又四孟时享当以立春等四立日行尚书夏言因议上奏礼仪

上曰大报首重诸祀朕已亲定议一帙永传为法取进历义用朔云四海孟以时始日行还临期告闻

皇祖

○嘉靖十六年八月壬子

上在

太先殿谕大学士夏言

方丘以夏多雨

神御位俱设有幕架独

圜丘未有恐方冬雨雪其传所司制造

上帝位用圆制

太祖配位及四从俱用青色纁丝油幕

○嘉靖十七年十月甲子

上以天垂景云躬叩

玄极宝殿毕诣

南郊以恭上

上帝尊称預告于天神地祇还御奉天殿敕谕礼部曰朕以口服藉

皇考

圣母积德乃大蒙

天眷嗣主华夷十复七载一政无为独怀感戴大造之仁祖本之重可无仰酬于心
今乃特竭朕衷左右<言恣>谋于三五大臣且合词同情闻之臣庶敢以一念之微上
报兆命之主兹已同卿等預告于神祇恭取来月朔旦亲率臣民趋诣

南郊拜上

皇天上帝泰号册表于

圜丘是午复诣

太庙加尊

皇帝御谥圣号为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慈谥懿号为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庶报

天报

口之微诚聊耳少罄焉尔礼部恭具大仪来闻敬哉敬哉

○十一月辛未朔

上诣

南郊恭上

皇天泰号册表曰嗣天子有道玄孙明王臣

上言伏以洪荒暝昧弗知大道之原混沌蒙默罔识人物之本若此于斯生民何有
洪惟

上帝判立阴阳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万化统天制地神祇悉赖于君临运圆括
方群类咸蒙于大造历古今无已之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于生民

而立主简大命之求切切乃命之以为君昨当中夏之艰眷我

高皇之德授之宝符作主生人迨传统继世已踰

七帝兹洪图大服巨锡微臣嗣明历奉

郊庙一德莫有居辟位代天工万罪皆积戴简眷之渊深荷仁生之岳重切念臣至愚极昧甚<耳少>最庸非但未肖于前王尤愧无及于

祖宗之毫末者也兹者臣感恩铭首拜眷刻心不量凡庸之资钦举无前之典祇上太号玄称曰

皇天上帝仰我

天慈俯纳臣荐居高赫然而赐鉴享圜丘丕祀于亿年听卑昭矣以垂歆佑斯明基业于万世顺五纬于圆清绥八荒于方浊世嗣生贤兆民蒙福臣无任冰渊惶污不胜仰奉祇答

天恩之至谨言礼成还诣

太庙恭上

太祖高皇帝尊号册文曰臣伏闻自古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号称太祖然历选前辟功德高大未有如我

皇祖之盛者也是故舜禹受禅乃揖逊而有其位汤武传业犹放伐而取诸人钦惟我

太祖高皇帝当夷狄据华之秋实天地易位之变乃奋扬神武取中国于冠裳臧裂之余恢闡圣文明王道于纲常沦斲之后扫弥天之虜于宇内经百战而帝业成翦群雄之乱于四方不十载而天下定得国之正视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维新匹虞夏而艰难事倍殆与辟乾坤于混沌肇人纪于伾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礼作乐经文纬武仁恩溥于万类教化行于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圣神之极功则又兼总百王高视千古独立一代卓乎无前者也不有显号其何以昭公议于千万世乎玄孙 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永念

祖德莫可名言兹者不量颛蒙敢效摹拟谨恭奉册宝加

上

尊号曰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伏惟

圣灵在天鉴观有赫垂庥委祉佑启后人祚我皇明与天无极谨言上

高皇后谥号册文曰臣闻后妃德侔于天地式奉神灵之统闺门化洽于邦家允惟王教之端三代之兴罔不由是然关雎化微徽音益远汉唐而降懿德罕闻乃若辅圣承天赞元干化笃生

成祖再奠丕基则自上世以来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德之功者也国家百年阴教明章内治成顺溯源徂委厥有自来敬惟我孝慈高皇后有生至德作配

圣王懿范贞容母仪天下嘉言善行风动万邦左右

庙谟有参赞运筹之力服劳女事历艰难创业之劳不妄杀人之言与孟轲之训相发无忌布衣之念与无逸之书同旨大哉

仁圣之德旷古鲜俪载籍所传莫斯为盛也已臣 永慕慈恩名言莫罄谨恭奉册宝加上

尊谥曰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伏惟

慈灵昭鉴享懿号于无穷保我子孙赞

祖基于永世谨言是日

中宫捧

高皇后主助行亚献礼文武官命妇陪祀

○辛卯冬至大祀

于

圜丘礼成

上还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成礼毕诏示天下诏曰朕闻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开天辟地于惟

上帝宰御焉载稽往元丑乱我夏于惟

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宝图以成

高皇之烈者我

太宗皇帝也申启明运以光前勋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于是庆钟泽积至今日朕方当冲昧之年丕受荷肩之重耿末弗肖祇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钦感沐于

帝恩隆大位处王公士兆之上君临四国万姓之尊图报称于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终日思惟十复七岁矧人君称皇取莫大之义于天又复自谓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且苍昊旻上未尽高覆广遍之极是以朕特竭愚念已于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册表亲率臣民趋诣

圜丘拜上

皇天上帝泰号即复恭思万类异物皆本乎天朕为民物报本事天之心既少少尽矣惟人之本非祖而何用是因追本之诚亦实昭我

皇祖丕烈古前所无者故就一辰奉册宝偕皇后率臣妾躬诣

太庙崇荐

皇祖圣号曰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阴教允辅天德加荐慈谥曰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复惟

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业功备创守前于九月十一日加尊号为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初以季秋大享之典所关为民谢福王者大事式循经义之正特举宗祀之章况我

皇考玄德升闻辉前启后宜荐

宗称即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号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六十见>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是月二十一日
祇大享

上帝礼于宫右乾隅之

玄极宝殿奉

皇考配

帝兹者六气始复之辰九举大报之典圭璧是奉仰

上帝已垂歆祝帛是将荷

皇天之锡鉴朕衷欢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祝特覃大賚之恩敬布好生之德于戏事

天事

帝而事

祖考

郊大报与

堂大享以同伸报功报德而报生成皇矣

天皇矣

祖考斯并尽庆艳神人忭极民物泽流

帝惠有血气者其思之以尊亲言露朕情凡见闻者宜念哉而祇绎布于华夏播彼
夷戎钦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敕谕礼部曰朕惟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后世治不古若乃因陋就简焉朕究览古初斟酌百代惟文武是宪是式故郊正分祀庙隆特享宋儒朱熹所谓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礼重典与郊祀并者也数岁以享地未定特举祭于

玄德宝殿朕诚犹未尽惟兹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之所今礼既是正则故构不当褻留昨岁已令有司悉撤之朕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正祀典中庙祀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学士杨一清等言

皇上每早视朝必先瞻拜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嫌于太繁自今第宜每日令内侍焚香朔望及四时节候

圣躬亲往各殿行一拜三叩头礼庶礼仪适得乎中而起居有节又忌辰古礼迁主祭每止于其所当忌而不他及今

帝后并祀亦非礼宜改正

上曰览卿所奏甚见诚爱孰肯言之夫子孙之于祖父竭尽其力犹不能报其万一何敢以劳为言况君人者既以一身上主

郊祀次则

宗社又次则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纵虽强力之人其能胜乎我

太宗时始建

奉先殿当时止

五庙神位日虽拜之止五拜今

九庙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亲庙穿绕往来登降阶级所行十三拜礼凡遇节令祭告忌辰计三十四拜朕素禀清弱拜毕言语促喘前年病起益甚不能如仪卿所议察礼精当朕采纳施行乃作忌祭或问曰昨夜更定

内殿祭祀礼仪何为也吾答曰斯举亦是重事吾昨因见此礼太烦特录其仪以与辅臣杨少师张尚书议彼二臣一闻之叹曰斯礼外庭不闻制典原无开载当要裁定之吾又咨于杨张二臣彼复考议当行礼仪开具呈进且曰愿不必疑虑行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尔等所参酌之议吾已知之足见辅导爱君之意但恐罔议经义好辨之徒将为异议虽不足以惑君子而谗譖之言大舜尚亦惧之可下之礼部会翰林院参详议拟来行庶使他辈无言矣二臣复奏曰斯礼也乃朝廷家人父子之间所行原非外庭所敢议不必如是只断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卿等之意朕固知矣实虑奸諂之徒破乱我事将归过于朕此虽不足计较达礼者必知之须卿等具一<足 铨-金 >来可也彼遂与同官四臣具奏已下该部知之是足以服人心也问者曰斯礼仪自

太宗文皇帝相传至今百三十余年胡可率尔改之乎吾答曰汝之言即是招异之言也我

太宗建

奉先殿固率初制然礼本以义起正因

太庙不便忌辰朔望并时节荐献行礼故于宫内建此殿原是节劳之意至我

皇伯考始有

奉慈之建吾嗣大统遵照其意乃有

崇先之建夫杨张二臣告吾曰斯殿也非庙也如即为庙亦贵清净必不可日日开门而渎神也周颂清庙鲁颂閟宫亦无有每日开门瞻拜者也故此等礼仪决当改正吾亦思之孔子有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儒释之曰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至于三年之丧已尽则当思改之夫子孙之于神令当念其恩德何可忘之奉先之道本于孝诚若夫琐琐之礼至于如此当正之也故吾从其奏也问者曰斯礼仪行之既久恐不可改也改之窃恐

神灵不享如人心之惊骇何吾答曰人子之于亲当竭其力劳而无怨此子之职分也吾何敢辞其劳简忽不敬但观诸繁文之礼有不可强为者也彼他人言之则曰擅改旧章简宗庙祀礼若在吾同道之人则曰斯举也深有裨益先人之制以为永世之典且使后之来者可遵行而无替也杨张二臣曰礼道贵可传可继斯之谓也夫为礼烦渎则

神灵必不享故敢历正之也此实为正家奉先之道于以化行四海何畏乎愚暗小人之讯人心何有骇之乎问者曰盍将日拜之仪试言之吾答曰自吾即位以来循习旧仪日至

奉先殿九室

奉慈殿三室各一拜后添建

崇先殿亦如之但因乙酉冬吾疾起体力弱更定

奉先总四拜

奉慈总一拜

崇先亦一拜虽每思其口甚至去冬方与二臣言之问者曰比旧时

列圣虽不往有遣亲王代拜今既无昆弟又无亲王在京是必自勉之吾答曰汝问了这一日这几句说到极处今彼所欺者正以吾孤幼耳其在

祖宗朝每日正命亲王代之谓之上庙吾今论之此实殿也非庙也纵使为庙亦不可如是二臣云如即为庙亦贵清净吾遂论之庙者奉

神之处也必按礼行祭有时陈门有时启此方可妥

神灵之栖也若日日启扉朝朝展拜而时则不时也故吾敢谓当更之也问者曰此论固是经制似近于遮饰也吾答曰君子所为必从礼君子所图必务远何遮饰之有在吾之身纵强为之但恐后之来者将必不能继也问者曰既决之何犹豫不之行也吾答

曰斯乃吾不能执其刚断者也实吾之过此则无辞焉但被言者挠之问者曰所更定礼仪有何据乎吾答曰今所更定者皆据先儒程朱二子之言也问者曰朱子家礼可于卿大夫士家行之于天子家恐不可也吾答曰昔孔子自裁法度以为治邑之道哀公问曰此法可治吾鲁国乎孔子对曰不但鲁国可治于天下亦可治以此观之则朱子家礼亦如是也夫卿大夫有家士亦有家庶人亦有家而天子亦必有家若谓天子无家是无本也大学之道修身为家之本齐家为国之本治国为天下之本未尝无家也今我

祖宗定制而

内殿者家制也

太庙者王制也内殿之礼不过家人父子间所行故因之参用朱子家礼之制也

庙祭者严大庭之礼有君臣之义其制最重故

庙祭则百辟陪祀太常行礼至于

内殿之祭不过以义起之因孝成之非与

庙同而家礼之用舍朱子之制何所求哉问者曰所论引证虽至倘于

祖训有违哉吾答曰汝言甚善教吾勿陷于过也伏睹我

高皇帝垂训曰后世子孙勿作聪明乱我成法吾每读至此敢不惕然悚惧但

奉先殿之建

文皇帝固因

高皇帝之制然行礼仪文典章不载亦无

明训不过示子孙以起孝敬率

祖之行念

祖之德图报无替拳拳之意耳非

祖训中开载故吾敢因时损益亦是继志述事之意于我太宗垂示之道或有裨益而万世子孙庶可继可传也问者曰既如此今日

列祖忌日之祭何不将礼仪历正之行之吾答曰嗟吁此正为破礼之徒阻挠之也昨吾因斯礼之改特出其仪付之司礼监太监鲍忠谕云尔等便率各该供事者前去演礼忠承旨持仪退复来奏云早奉传旨但亲祝文未降吾答曰祝词吾已亲撰付内阁看润去矣待写来与汝去忠退少刻而张佐等八人皆至奏云礼仪已习之但恐不可百年以来至于今日胡为之更改也吾闻此言即知其但异议以惑人也遂答之曰我

祖宗朝内殿之仪见今开载何典记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足 毓-金 ><足 毓-金 >则怠怠则忘况书云与治同道罔不兴因时损益吾已与内阁大臣议定尔等何有此言乎是必彰君之过旧礼实烦温祥云旧仪亦是内阁来的吾笑之我

太祖设六部内礼部所司者一应礼仪皆系掌之

太宗设内阁以为备顾问专辅导未有礼仪出于内阁也鲍忠云只照圣意行之可也吾遂呼其名曰汝一人见从是必知礼也不必再论明日还照旧行待吾别处佐等退

实因此而挠之也问者曰汝止信杨张之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古者建师保之官职专辅君之德保君身体谓之师保之臣事无内外之分皆当与之故杨张二臣克尽君之道以保爱吾身之如是也故吾亦信之况考之礼经稽诸先儒法言皆合故吾从之行也问者曰既坚志信从不行之岂亦以佐等之言而复有畏心乎吾答曰君子临事无不敬吾为人君又当敬而又敬可也何畏之有哉问者曰既若是在佐等之意恐君口过举亦是爱之之心何便拒之也吾答曰不然果爱吾者当于事未形之前匡之可也何必待演礼之后方兴此说哉汝之言孰欺软问者曰斯言固是恐礼实不可更也何不熟思之吾答曰汝此言不过悦吾之言也夫君臣行事岂无熟虑吾已与二臣问而又问虑而又虑汝不必将此意为吾告也问者曰既能熟虑今日不应有此阻是虑乎非虑乎吾答曰吁哉晚矣吾尝三与二臣言是必一会议然后可行彼二臣之心只知有君不畏他党故力主之信与不信者在达礼不达礼也此虽是二臣致君之诚而吾自失之过也问者曰彼所执奏不过止为少四拜及不拜余位故非别为也吾答曰我

太祖之制

庙殿虽曰同堂必曰异室故止宜于所当忌者之位前致祭其别位不祭此家礼所云也且如今日我

皇高祖考忌辰只宜于本位祭其别位无与也若一概祭之于卑者犹可于尊者反轻之也二臣云若一概滥祭岂不烦而渎乎斯之谓也若论拜礼程氏曰家祭凡拜皆当以两拜为礼今人事生以四拜为再拜之礼者盖中间有问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诚意则当如此至如死而问安却是渎神令却计拜之多寡于义全不之顾可乎问者曰旧于忌日之祭亦俱服袞冕今欲更之浅淡衣服得非过为轻重乎吾答曰如今

太庙四时岁暮之祭则当服袞冕若于内殿时节之祭服之亦未为不可于忌日则不可也古礼忌日迁主而祭所谓迁者亦是迁诸庙也盖庙祭当吉忌祭者乃口也故朱子家礼云忌祭变服吾因之也且内殿行礼既无太常供事又无陪祀之官纵使天子服袞冕似缺助祭百辟非相继之道也且记云孝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今既不迁主则取其义于当忌之室服淡衣服再拜可也庶礼情兼尽也问者又曰兹所论固善何可得而行之吾答曰帝王有事必询及左右大臣询及卿士及庶人询谋佥同然后可行也岂止一己之私乎先儒云非天子不议礼斯言也施之大道之世未敢有讥议也今之世愈降而道愈微奸巧喜功之人各主一途所以天子被其讪大臣被其谗卿士被其制庶人被其惑此等小人愈无忌惮肆张邪说故吾敬慎之也问者退吾述此语者与其知礼者共之呜呼艰哉又补说曰或有言

内殿行礼有忌祭有时节有朔望有致荐何以忌祭为名吾曰凡此皆轻而忌日重也故以忌祭名之他皆统之也又附论曰朕本以宗口荷

皇天明命眷佑<耳少>躬位为人长诸凡奉

天法

祖之道罔敢违越正是

内殿奉先之礼每为之虑日拜本烦忌祭本滥是朕不敢不因而损益之也且如朕固是昧弱之人纵使有亲王在京或有诸昆弟命之代行朕敢谓不如不拜之为敬也以其亲瞻拜言之礼祭神必齐恐无日日齐者之礼岂不渎乎以命亲王代拜言之夫兄弟父子之间虽是一气至亲其实性异也彼岂无劳而怨乎其未必如我之诚敬也不如不拜之为愈矣孔子曰祭如在又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朕凡于祭未敢不敬以祭先言之孝子之祭祖先日致其诚敬思其音容故临祭恍若在位心正身整则祖先未有不格之享之也况内殿不过追孝无穷之意其祭享之典诚在于

太庙

世庙也四时岁暮凡五享之矣若夫内殿之仪岂不诚烦数哉故凡时节朔望及有事当遍告之其忌祭止合某位忌则某室前祭可也其日拜之礼又是为太渎也人情既得

神必鉴享我

祖宗将锡福家国庇我后昆端在此矣记云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所谓不踰节者吾故制之也张尚书凡三年可传可继之者吾制之礼则合之也呜呼能达礼者幸其察哉复为之序曰忌祭或问之作者以寓朕制礼之意也夫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贵得其中和然后以尽礼之实也其至大至重矣凡夫祀

帝享

祖礼

神交人朝廷燕仪皆须执其礼存其诚乃可尽人君之责耳朕仰承

天眷嗣

祖宗鸿图夙夜兢兢罔敢怠逸近因与内阁辅臣详议博考稽订经义裁为奉

先之礼中值阻滞之徒朕不得不亲为辩论以辟邪说是以此录之由述也若谓朕伐其私能与人争辨失帝王之体朕岂不知但今时之人至愚极顽不敢不言之如此岂可塞耳屈颜甘受其讥也若谓朕作此言将肆行己见变乱训条则朕岂敢

皇天

祖宗想垂察之奚足琐琐为言也是为序

○嘉靖十年正月丙戌敕谕礼部曰朕惟

郊

庙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者也惟

太庙享祀制宜未称孝敬之情仰惟朕

太庙高皇帝重辟宇宙肇运开基

圣德豊隆

神功伟盛顾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当朕

圣祖在御固宜尊

德祖居尊其在今日当以朕

圣祖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岁孟春行持享之礼自

太宗而下并各居一幄而仍同日行礼其夏秋冬三享仍于太祖之室相向行时禘礼如今之制仍于季冬行大禘礼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

仁三庙合享于

太庙亲王功臣俱配食于两庑岁暮自是节祭归之

奉先殿行礼

世庙止行四时之享岁暮之祭亦归之

崇先殿行礼即择日預告具仪来闻钦哉故谕

○庚子

上亲定庙享礼成为文告

太祖高皇帝曰惟我

皇祖应

上天之眷求作下民之元后洗涤胡垢再造乾坤瞻

神功之浩浩睹

圣德之巍巍冒覆八埏光被四表臣 本以口人仰荷

天命我

皇祖余祥遗泽流沾愚穉之资俾承

皇祖之统敢不勉进学业率遵

圣范思我

皇祖未正南面之

庙享曷伸孙子之至情固知

皇祖推尊

祖考之心至切然其于所尊

皇祖者如何而后伸焉今敢昧万罪庸竭一诚拟自今春始凡每岁孟春行时享礼夏秋三时行时禘祭礼俱恭奉我

皇祖居尊南向又拟每岁季冬之吉行大禘礼奉

德祖居尊以及

懿熙仁三祖合享于

皇祖庙亲王勋臣于两庑配食其岁暮元正之祭于

奉先殿行礼如清明仪伏祈

圣鉴矜宥狂昧之罪俯垂

来格暨惟锡贶后人敷福臣庶臣 下情不胜恳激奉告之至

○九月己卯

上御文华殿东室召大学士李时翟銮尚书汪鋐夏言面谕曰

天地百神祀典俱已厘正

宗庙之制尚未尽善夫父子兄弟同处一堂在礼非宜我

太祖初立四亲庙后因合祭天地乃始定同堂之制今当复之时等对曰

皇上曾言祀典当正庙制难更且古人庙制卑小今

太庙规模宏伟一旦改作恐事体重大未可轻易言曰各立一庙虽古礼但一日遍

祭

九庙恐

圣躬太劳

上曰今且言庙制未论行礼朕拟日祭一庙不必遣官亦可言曰古礼恐难尽复且庙皆东向

上曰尽如古礼固难但大体却须依据异庙乃各全其尊此当依者朕欲不动大殿只用两庑为之銮曰两庑南北岂能容都宫寝庙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义可也时曰不动大殿则寝殿亦不须动

上曰三殿俱不动朕思

皇考南面专享世庙之祀而

太宗以下

列圣乃西面不得专祀书称豊昵朕心未安时等俱顿首曰

圣谕及此真圣人大孝之心也言复奏曰

太庙两■隙地无几

宗庙重事始谋宜慎须是度量地势广狭方可拟议

上曰卿为礼官其即具奏行

○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以南京

太庙灾召礼部尚书夏言至平台赐之敕令宣示府部衙门集议重建事宜敕曰南京

太庙或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

太宗既迁北都为子孙万世之业则南京

太庙不必重有或谓

太祖初定之都子孙当思慕功德不可废朕则以

太祖定北都传已

六宗矣能守

祖宗洪业传之无穷岂有南北之分也即

太宗所定都

太祖在天之灵未尝不歆顾于斯且一天下作

二主

一庙岂合礼与义哉人又谓承天尚有

献考庙将非薄

祖厚亲欤朕则曰承天之庙

孝宗所命建藩邸旧也故不敢云之亦犹南京

奉先殿之比此与

世庙不同且今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举时祀徒有庙社耳此与周家三都三庙之同建者今昔意气不侔也况

祖宗神灵惟于子孙是依是凭岂有隔数千里之远能将朕之诚敬乎今北都立万世之业则当为万世之图使其专一于此庶几

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庙为歆也敕尔诸臣其集议之言退而集廷臣议请以南京香火并于

奉先殿其

太庙遗址仿古坛墀遗意高筑墙垣谨同启闭以致尊严

上曰南京香火并进膳之仪礼部查议以闻其原庙址如议筑垣时加巡守并各廡宇永不得修整著为令其在京

庙制速处物料择日兴工承天

家庙勿称庙可仿

奉先殿意曰隆庆殿用别轻重之意

○九月辛未

上欲建

九庙以问辅臣张孚敬李时孚敬等对

九庙正礼当行无疑前岁第以年月未利姑徐徐之尔

上曰原说明年利俟临期会议今达礼者少不必会议恐招多言可即量地广狭摹拟<矢见>制寻谕礼部尚书夏言令阶在工诸臣郭勋等并内阁礼工二部同诣

庙廷视计制用物式庙寝不必相去远即前堂五间向后大许接寝室三间义亦在矣诸臣奉谕遂议于

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
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其
世室殿寝视群庙稍崇而纵横深广与群庙等
列庙总门与
太庙戟门相并
列庙后垣与
太庙祧庙后墙相并具图进览
上以

世室当隆异其制谓诸臣所拟未尽令再议于是言等请增拓
世室前殿视群庙崇四尺有奇深阔半之寝殿视群庙崇二尺有奇阔深如之<矢
见>制闋钜夔与群庙异

上乃报允令所司预具物料以来春仲月始事

○辛卯以孟冬享

太庙先期命侍郎顾鼎臣霍韬捧

主会二臣皆有期功之服自言期功服轻且闻丧已踰旬月之外礼不当避

上曰所言亦当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湏分别轻重令礼官考议以闻于是尚书夏
言执奏丧服之制人情所由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与

宗庙吉礼

上然之诏鼎臣韬回以侍郎黄宗明林庭<木昂>代之且令自后

庙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

主官十余人以请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

上召大学士张孚敬李时礼部尚书夏言至文华殿西室面谕曰今拟建

文祖庙为世室

世庙字当避孚敬曰

世庙等号原奉钦定矧已著之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似不可改

文世室须别为名耳

上曰然则称

文庙时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

太祖庙

文皇庙宜称曰

太宗庙亦百世不迁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称

太宗庙最当其余群庙不用宗字

上曰群庙何称孚敬言皆以为当用

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时曰不若只用昭穆字一曰昭一庙二庙三庙穆亦如之免迁易牌额

上以为然欲加一字为昭第一庙复问孚敬言何如二臣谓仍用

本庙号为重

上从之仍谕三臣曰

皇考世庙以迫近河水久议移改今当同

七庙之吉兴工但今

七庙以统于

太祖又限以地势<矢见>制颇杀今拟

世庙重建于

太庙左方实与

太庙切近亦须少杀旧<矢见>于

列祖之庙不至相踰庶免丰祔之嫌可于二月四日礼部会官相度来闻

○二月甲寅先是

上召礼部尚书夏言至文华殿谕曰清明节既遣官上

陵行礼

内殿复有祭祀似涉烦扰卿宜从容讲明越数日复召对于文华殿言退而上议请罢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于霜降之日与清明礼同其

内殿不复设祭

上曰

内殿祭仪已别谕卿同辅臣议奏上

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于

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诣

陵祭祀各衙门官不必去著为令寻谕言内殿之祭并礼仪不可不讲而作之以成祖典非朕好变卿还同阁臣共议之朕开于后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乐如宴乐一

两宫寿旦皇后并妃嫔生日皆有祭无祝文乐

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旧无祝朕增告词耳一如上各祭旧但于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毕又四拜焚祝帛朕近岁更就位四拜献帛爵祝毕后妃助亚献执事终献彻饌又四拜礼毕一忌祭旧具服作乐朕思此不甚吉礼况当哀感之日更浅色衣去乐

○三月乙酉

上召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同对文华殿议及

宗庙祭祀

上曰祭以厥明视事为敬其脱履入殿恐古人礼意与今不同宜考议以闻言等覆请自今

宗庙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时陈设神宫监先时洒扫所司设燎庙廷锦衣卫具仪卫如常

皇上不必脱舄陪祀等官俱用洁净新履供事制可燎罢之

○四月乙未

上谕尚书夏言曰

内殿礼仪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赐百官不落夹之例此当议改日行已复谕曰礼记月令篇谓是月麦先熟以荐寝庙今可据此义岁以孟夏之五日荐内殿赐百官仍其米食造如旧名麦饼卿可与辅臣议闻于是言及大学士张孚敬李时奏曰四月八日例赐百官不落夹者相沿释氏之说于礼无据及考礼经月令篇是月荐麦寝庙盖重五谷之先以荐新也兹蒙

圣谕仰见

皇上据经析礼不因故袭俗得先生遗意可垂万世法请著为令许之

○十月己亥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前以

皇考庙比世室之义即名世庙今分建

宗庙惟

太宗世祭不迁恐

皇考亦欲尊让

太宗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

考庙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别议卿可会劾时慎议以闻

上复谕言

皇考庙名卿可会二臣看详如题曰

献皇帝庙庶别宗称且见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谓

圣谕允当庙以谥名既合周典而

尊号昭揭又与

列圣庙号同符请敕所司恭制扁额择日告悬并以谕议宣付史馆从之

○十二月丁酉

上谕辅臣李时尚书夏言曰

奉先殿不胜旧矣朕意欲新之时曰请俟

太庙工完并新

崇先殿

上曰然第今须预备料材耳复问神牌当置何所言请暂设

太先殿

上曰然则

崇先殿牌当奚置牌与主不同朕拟奉之宫中二臣谢不及至是

宗庙成

上申谕曰

神主奉安后

奉先殿

崇先殿神位宜暂奉安

景神殿以便来春二殿之修可即于是月举行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议迁

三后神主于

山陵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

陵礼制故严

庙中一

帝一后

陵则二三后配葬今别建

奉慈殿不若奉

主于

陵殿为宜且

梓宫配葬而

主乃别置近于黜之非亲之也此关典礼其会议以行言乃会内阁覆奏

上曰然此与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

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时之祭舞乐俱无于是定议是

孝肃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

茂陵

上复谕言曰

三后神主称

皇太后

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尊称今既奉迁

陵殿实同

帝后之列揆之名实于礼未宜似当更正卿其会翰林院礼科详议具闻言等因请
改题

孝肃太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后俱不用纯字从之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敕谕礼工二部曰朕惟礼时为太祀典国之大事也
苟不安于人心终难协夫礼意我国家

宗庙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首肇

四亲庙其后更制时奉殷荐同乎一室当其始事岂不博采遐观卒从同堂异室之
<矢见>以示酌古准今之议暨我

成祖定制于兹

庙寝之营率遵其旧百数十年以裕以享緝于纯嘏则有由然夫萃之为享其则不
远曩因廷臣之议咸称

七庙之文是用创兴以从周典乃所司讨论不详区画失当

成祖以六世未尽之亲而迁世室不获奉于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宫遂致紊于班祔

武宗朕兄也不得同为一世顾居

七庙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义斯为戾矣往者回祿之警

天与

祖宗实启朕心兹当重建之辰所当厘正以图鼎新又我

皇考睿宗庙于都宫之外朕每事庙中

考庙未备岂有四亲之内而可缺考乎虽每于裕祭同享而奉

主往来深为渎扰兹礼官等会议欲奉处于

孝宗同庙虽为兄弟同世之义然题扁各殊终未为妥朕是究是图惟遵

先制其永无愆夫礼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圣欢聚一堂斯寔时义之为顺者兹当建立

新庙仍复旧制前为

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时裕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祖及

群庙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献既毕则奉

列圣主各归于寝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圣在天之灵欢忻鉴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诚矣可如期兴建尔礼工二部如
敕奉行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癸巳礼部奏

庙工大体已完细节未备乞暂举秋享之礼于

景神殿

上曰

太庙之工尔辈原计以秋祭时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朕虽非长者而自为变诈
其何以交于神明昭穆不序何得成王礼其亟择日安

主具仪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摄行其仪节一如

先庙之旧后所增诸仪悉除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四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五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太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正祀典下群情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上谕礼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严祭祀之条于

皇明祖训内山川诸神之祭皆无遣代之者后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礼今灾变多端
宜祷于神以祈转化是年秋祭山川诸神朕欲亲往其为朕具仪部覆旧山川等祭例于
中夜行礼

圣驾先一日出郊宿于斋坛祭毕复俟侵晨回銮计越两日方可毕事臣等以为祭
有大小礼有隆杀若祀山川礼仪与祭天无异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灵宜比祀先农例
先时斋戒至五鼓

驾出诣

郊坛昧爽行礼百官陪从其侍卫仪从悉依今春祈祷之仪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简祀神之仪须有隆杀人君事天若事亲礼神犹敬长应行
礼仪仍详议以闻议上有先期遣告

太庙及是日迎神送神诸礼

上曰庙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两拜礼送亦如之部复奏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诸神

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祀及详祀文内载月将城隍等神俱为一通则两庑六坛俱在祀内似可免分献又近年遣官行礼亦无分献者乞

圣裁报曰祝文如旧两庑遵我

太祖钦定典礼东庑遣大学士翟銮西庑吏部尚书方献夫各行祀行礼驾回作乐如例

上复与辅臣杨一清等议所服欲用皮弁一清等考之会典集礼中俱不载服制疑未敢决既而见内阁所藏存心录内载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滨仪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礼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载之存心录正与

圣谕相合

圣祖神孙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后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

上谕礼部朕以冲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旧章以免愆过顾礼义之实重且大焉朕每以祭

太社

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窃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则

宗庙又次则

社稷此次序尊杀之理也奉

祖配

天则正矣又奉

祖配

社岂不失其序欤或谓以祖配社乃亲亲之道也此我

皇祖时礼官之失也又谓后土勾龙氏乃共工之子祭之无义夫勾龙氏有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犹以后稷配稷同也未尝论其人况父不善而可恶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为弗当屈其所尊义实不安兹乃不可不正之典亦非变更者宜如我

皇祖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配详议具奏礼部言祀事重典请集多官会议

上曰尊

祖配

天具载礼制并无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亦曰未闻其他异论之徒不足为较第宜求之人心可与否耳夫人未
有不同不过是昔非今破乱吾事卿等既恐持论不一其亟集廷臣议同者列名具
< 距 铨-金 > 异者自 < 距 铨-金 > 以闻于是大学士张璪翟奎等议皆与

上意合

上遂命先期择日躬告

太庙及

社稷礼卿时告

后土勾龙氏

后稷氏设坛行礼其神牌即行成造具仪以闻

○八月甲申

上谕辅臣曰廖道南尝言姚广孝弗宜配享

太庙夫广孝在我

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迁口处更但广孝系释民之徒使从诸功臣并
食于

德祖

太祖之侧恐犹未安礼官虽曰遵畏成典实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于是礼部尚书李时同大学士张璪桂萼等议请移祀于
大隆兴寺内每岁春秋遣太常寺致祭

上从之

○十一月癸巳初

上因纂祀仪成典谕大学士张璪凡云雨风雷之祀以及

先圣先师祀典俱当以叙纂入璪因奏言云雷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

圣明更正但先圣先师祀典尚有当更正者请于大成殿另立一堂祀叔梁纥而以
曾哲颜路孔鲤配之

上以为然因谕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配天仪亦非正体其
谥号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体孔子之心为朕详之璪遂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而不称
王祀字宜称庙而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望像宜毁撤笾豆用十乐用六佾叔梁纥宜别
庙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号宜削只称先贤先儒其从祀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
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杜预吴澄宜罢杞林放蘧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宜各祀
于其乡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礼部会翰林诸臣议编修徐阶<足 毓-金 >陈不可

上怒谪阶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示礼部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辅臣张璠再<足 毓-金 >请正其称号章服等事已命礼官集翰林诸臣议正外惟称号与章服二事所关者重亦关于朕者不得不为言之孔子当周家衰时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于鲁卫二国二国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后世至唐玄宗乃荐谥曰文宣加以王号至元又益谥为大成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有僭者削而诛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生既如是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漫加其号是何心哉自我

圣祖当首定天下之时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学不许祀于释老宫又除去塑像止令设主乐舞生用六佾笱豆以十可谓尊崇孔子极其至矣无以加矣时存塑像盖不忍毁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礼官之议增乐舞用八佾笱豆用十二牲用犊而止拟乎事天之礼略无忌焉夫孔子设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观鲁僭王之礼宁肯自僭祀天之礼乎果能体圣人之心乎决当正之也至于称王贼害圣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尧舜是也而无是德而居是位皆乱世之君如桀纣幽厉是也若至后世之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于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与之齐也由是观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称孔子也至于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横加于孔子故使颜回曾参孔伋以子而并配于堂上颜路曾皙孔鲤以父而从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从食于下乎此所谓名不正者焉今也不可滋来世之非道除待该部集议施行外兹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为辅臣辨璠也为名分也为义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闲于万世之下也设或有谓朕以位而凌先师实非原心之者是说已复为正孔子祀典申记俱令礼部送史馆记曰朕惟为人臣尽臣道尽之云者终始生死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子释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虽万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变岂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务未免法久毙生不可不因时制宜至于事关纲常者又不可不急于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与匹夫相争辨斯世斯时却不得不辨也所命议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编修徐阶倡逆论云云者且引分祀为言其心之固恶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谥王号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汉之前此间岂无贤明之君如汉高祖唐太宗皆创业垂统者何不加王号于孔子又如汉光武中兴文帝守成亦无过者又何不加王号于孔子则不敢拥虚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请玄宗之加意必有谓林甫之为臣也何等样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师道以欺玄宗欤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后王天下者称皇帝汉方以王号封臣下玄宗之封谥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与之齐也特一王号犹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

何在哉这个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实后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托之而加谥宋徽宗荐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设比以尊崇耳况以诸侯而僭天子之服章诬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子弟子即孔子死时而造之抑放释道之为而造之且如一个人自是一个貌色不知可增损乎抑不可乎以一圣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个像曰这个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实是个木工之灵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则知孔子之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礼之甚也决所当正阶此奏正与昔霍韬之叛议

郊祀同然韬也却朴直其实故所言不孙阶也用心如韬而言甚切而奸也悦词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这等人邪昔同姚涑辈登科大学士费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为申记之云记成又谕辅臣曰昨卿等已将礼部刊朕著说记本拟票上已朕所未即批行非不断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实不容不说王汝梅等奏一
< 足 毓-金 > 与徐阶张袞所谓同他俱不暇言只以后世人全不公平无义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圣祖所存必不可去也言似轻而意实重意朕不遵

祖制欲问罪矣夫设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顺必无一人一言之曰此

圣祖所存也且如各镇总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抚按官上今率皆挫制之一有边警无所施行往往有贼至而犹不知者岂可望其备乎至此失事辄行奸巧罪皆归之主将或有暴虐轻率激怒贫军反赖主将使之如失记名巡抚保定官及欧阳重者我

圣祖时有此制乎有敢这等无礼者乎他则不能细数孔子称王咸谓可者狗私恶耳借之以制压于君威服人于下虽曰尊孔子实是尊自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无这样事至于坏乱人极大为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常教为此等邪如今人只知三代之治为休时治为非夫三代时君臣民恰如一个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计利害为身家之辈动以善人为令色君子为伪说言为国者曰挟私求进亲君敬上者曰諂谀逢迎举善去恶者曰结党设报之心开陈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请修礼乐者众加变乱成法之名拾遗补阙者曰此章君之过故朝廷兴举动谓狂为由是观之凡爱国任事之臣必尽斥逐凡他比同之类肆行所为上制君于尸位下殃民于水火然后可无事纪纲法度恣已适情弑君杀父不难矣因谕而著此亦当通行刊布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上重幸大学释奠先师孔子御彝伦堂祭酒林文俊讲虞书益稷篇司业马汝骥讲易颐卦赐之坐讲毕

上宣谕师生曰治平之道备在六经尔诸王宜讲求力行以资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学官诸生谢恩

上赐之敕曰朕惟人君御世抚民教化为先朕即位之初尝亲临大学祇谒先师讲

论治道以劝励诸生兹以祀典厘正载诣孔庙恭行释奠之礼且进尔诸生讲角□羊经义尔等尚懋乃敦学率励作兴务在惇本尚实用赞我国家文明之化顾不伟欤于戏孔子之教正名是先大学之道修己为要尔师生其敬勉之

○嘉靖十九年三月庚子先是御史杨瞻樊得仁奏故礼部侍郎薛瑄国朝大儒宜从祀文庙诏下儒臣议时尚书霍韬侍郎张邦奇詹事陆深少詹事孙承恩祭酒王教学士张治詹事府丞胡守中杨惟杰谕德龚用卿屠应竣洗马徐阶邹守益中允李学诗秦鸣夏闵如霖赞善阎朴司直谢少南吕怀编修兼校书王同祖赵时春编修兼司谏唐顺之黄佐侍讲胡经二十三人议宜祀庶子童承叙赞善浦应麒议宜缓赞善兼检讨郭希贤以瑄无著述功议不必祀给事中丁湛等请从众议之多者霍韬又欲黜司马光陆九渊吕怀欲将道统正传皆进之庙堂系于四配下至是礼部集议以请

上曰圣贤道学不明士趋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候将来童承叙浦应麒议是司马光陆九渊从享与四配等位次俱历代秩祀又经我

太祖钦定俱照旧不许妄议

定服制

○嘉靖七年二月丁巳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谕辅臣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辑礼书玄端深衣之文图注以进

上览之称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衬用深衣色用黄令尚衣监收贮著为式因谕璁曰古道尚华且古玄端衣服通于上下兹故为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别上下卿其上下订议成朕志焉璁对如

圣谕为当但今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余燕居之服缘未有明制诡异之徒竞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如古玄端别为简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贵贱有等

上从之因复制忠静冠服并以图册颁示礼部敕谕之曰朕惟治天下莫大于礼礼莫明于分故服之有章所以辨上下定民制也周官司朕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职此故也我

祖宗稽古定式凡享祀

郊

庙视朔视朝弁冕常服已有定制至于品官朝祭之服及公服常服各有上下等级其制皆不可得而变之者也夫常人之情多修治于显明之处而怠略于幽独之时古圣王慎之于是制为玄端以为燕居之服盖玄取其玄邃端取其方正之义然其用则通乎上下本无级者也今其制虽存率莫之考比年以来衣服诡异虽达官显士未免沦俗与市井同走卒后厮乃敢滥服与儒流并上下无所办民志何田定乎礼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罔又曰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朕惟玄端之服在古虽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

非古人之比故虽在燕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庶几乎深宫独处之时而以燕安为戒也夫善与人同令从君出故欲警于有位自难混于无名因复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静庶几乎进斯尽忠退斯补过也夫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非以私意更改之也朕已有谕著为图说告之

祖考示不敢专颁之天下传之后世示不可私其燕弁服朕已制成慎用之矣其忠静冠服宜令如式制造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官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许服其余不许一概滥服至于比年诡异之服悉行禁革夫衣裳在笥所以尚贤车服以庸所以昭德凡尔内外群臣尚当稽其名以见其义观其制以思其德务期成峨峨之誉髦无徒侈楚楚之容与庶道德可一风俗可同也尔礼部其以图说颁布天下如敕奉行因赐辅臣杨一清等忠静冠服各一副谕曰兹者玄端冠服有成卜吉朕躬告闻

祖考佩之于身及下礼部颁行忠静冠服今以一副赐卿服用庶几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化于天下俾归道义之中岂不美哉

○十二月甲申

上谕礼部朕惟自古帝王之制礼皆推己以及人而其施固当自亲始也稽诸帝尧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必先于亲睦九族所以尽制尽伦有典有则也朕以<耳少>躬入承大统负荷之重夙夜靡宁切念有天德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故酌古玄端之制为之燕弁冠服庶几检约身心以为燕居之戒乃因辅臣之请推为之制命之曰忠静冠服锡于有位朕已尝念及宗室诸王其制尚未之备欲图之未遑也今光泽王所请实有获于朕心者其敬慎好礼之意良可嘉焉朕因酌燕弁及忠静冠服之制复为之制式使之上无所僭下无所偪具载图说名之曰保和冠服夫上下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各知其分然后相保而国家治安今自郡王长子以上其制式开载已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及左右长史审理正副纪善教授伴读等官俱宜照忠静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郡县乡官仪宾虽各有品级然非儒官比不得概服其余各官不在开坐之数并不许服以防过滥于戏亲欲贵也爱欲富也故礼制宜从敦崇名以命之器以别之故品节不容假借夫忠静冠服品格之不同者尊贤之等也保和冠服格品之不同者亲亲之杀也等杀既明名分攸定庶几知所保矣保斯和和斯安此固锡名之义也孟轲氏曰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礼部其以图说颁布诸王府如敕奉行

○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初

上疑冕弁之制未合典制谕大学士张璁以制有革带之文今何不见于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皆谓之鞶革冠以系佩<革发>然后加以大带而笏搢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革发>后系绶右左系佩自古冕弁皆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致前后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之问失古礼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

天地享

祖亲若阙革带则礼服不备非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仍详明绘图进览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制如帷幔而今两幅朕衣意但与裳要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璫以变更

祖制为疑璫对古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礼及会典寔与古制不异其后官司织造乃循习前代讹谬今订正之正以遵复

祖制非有变更

上意乃决因复谕璫曰兹事既必行须求至当朕仍 与卿订定一衣六章古曰绘者画也今当织之朕命织染局查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今当从之日月在两肩星山在后华虫在两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绣今当从之古色用黄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纁于义无取当从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虽虎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一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一蔽膝随裳色其绣物上龙一下火三不用三可也卿其详加思议以告璫以

圣裁至当为对

上乃谕令内阁诸臣同考订之

○九月丁酉初

上谕大学士张璫会典中有亲征之条所谓类造宜禘之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备今当重校会典之时宜制而增入乡可为朕详言之璫对周礼司服凡兵事韦弁服即武弁也因图弁形并<跗 鞬-金 >其义进览

上报曰览卿注绘武弁图制足见博考所绘有鞬形但无系处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则圆朕惟上锐者取其径利当如古制可也又衣裳鞬舄皆赤色何谓且佩绶俱无而于祭用之可乎想对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革带者革带前系鞬后系绶韦弁之鞬止系于革带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诗鞬鞞有奭乃天子讲武之章奭赤貌鞬舄从裳色故皆赤佩绶于礼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据采芑诗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珪葱珩此诗为卿土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备佩玉如此则天子武弁从亦可推惟

圣明裁定以备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鞬舄俱如古制增革带佩绶及圭仍谕礼部曰我

圣祖定制天子亲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礼今国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与辅臣璫详加考定今欲令该衙门成造以备一代

圣制尔部中择吉行

○十二月丁丑

上亲定百官朝祭服图式诏礼部摹板绘采颁行中外初章服定制载在会典及内

阁秘图沿久而讹每遇朝贺祭祀服人人殊及

上更制袞冕先出图说示阁臣下礼官议定颁行中外而百官承讹如故会
圣旦给事中戴儒请明降定式以便习仪礼百按秘图会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说草上图注不称旨

上乃谕内阁亲定公服所用革带照旧朝祭服大带表里俱素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就以蔽膝佩绶系之佩玉更服古制裳并三齐如礼官所言且令议方心曲领名义于是礼官言方心曲领始于隋时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领古制不传况始自隋岂可袭用宜革之余如图注通行中外职官遵行毋得违越仍会议各王府官一体更正

章闾范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卿开导储嗣言造端夫妇诚不可不重朕于后与二妃皆以礼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御之而于多欲之戒色荒之惧每兢兢焉合婚礼告成将近七载深虑承传为重恐罹不孝之罪也因此故切谕之庶见朕不敢忽之微意耳

○嘉靖七年闰十月

上与大学士璫议册立中宫璫对天子有后所以共承

宗庙不宜久虚

上报曰卿昨以所问事宜为对足见忠切夫朕德无一线而动多愆违身承

祖宗之位遂使嫡妃亡口处丧储嗣延违未立每思至此实口忧惶今之事则甚难为也若待之岁月亦不为迟未知可否上虽有

圣母之至训朕敢不从然恐而继为弗祥夫何谓也凡人之为善为恶出自性中来间有迁恶为善者今则艰获斯人也况君子所配必逮淑女而人之君长之配不可不慎择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宫中久恶之妇所专主而为日夜言

圣母

圣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与此事则不如不必继立也朕所爱者德与贤耳非有偏宠尚色之私此人岂知我

祖

考在

天之灵知之也如果择有德者继立将不平之怨必作讥诮之谗必来矣卿等可通
将昨引

圣母之训并此抄一帖密与同官议来此帖亦抄一帖缴来朕未属草云

○十一月戊申谕礼部朕

中宫皇后陈氏近以疾逝自惟弗类亡口处失所配悼悼未已岂忍议及其继者顷
累奉

皇祖母昭圣康惠慈寿宫皇太后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面谕以朕

皇后既逝而

宗祀甚重不可久虚其位朕拜受命兹者内阁辅臣暨府部九卿文武群臣合辞为请朕已闻之

圣母复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训

昭圣皇太后亦有是谕今闻群臣之请心甚慰悦皇帝宜亟自择其可者册立之朕仰遵

两宫之命俯纳群臣之忠深惟国本匪轻朕承

宗祀须赖内襄命顺妃张氏往奉

圣母所简册以为妃侍朕以来克尽礼道性资端慎淑德允谐可册立为

皇后以相朕

宗庙之事共奉

两宫之养礼成

上亲草诏书告天下曰朕惟正家为万化之原朝廷乃四方取则故君听外治以正其阳纲后听内治以修其阴教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菲德仰承

天命统御乾纲近因坤仪缺位恐内外失修乃遵

两宫累降之命纳群臣忠荃之诚谓

中宫之位弗宜久虚当早继立以匡内治朕谨循

祖典兹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祇告于

天地

宗庙闻于

两宫皇太后遣文武大臣持节捧册宝授顺妃张氏继立为

皇妃赖其共承

宗祀事养

两宫礼仪既成特以朕意诏告中外俾悉闻知

○嘉靖九年正月乙巳给事中夏言请行

皇后亲蚕之礼

上嘉纳之谕辅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宫中恒言及此亦尝谕皇后曰汝但知玉食绣服之充口饰体却不知成此者辛苦万状也又朕每以服上进

圣母请尚用

圣母谕朕曰吾何德获今日之奉养但吾纵服一素衣亦甚爱惜这等黄色锦彩须有时服之岂可轻用朕对奏此袍服

慈亲正当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

圣母又曰且只说昔日岂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过用了朕拜奏

圣母德庆延于小子乃有今日非圣贤不能念旧日之事今

慈意如此子敢不顺承

尊训或进一食亦是如此夫

圣母性自

大成固为来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农桑勤苦故朕纳夏言所奏可着李时承朕意焉

○九月戊申从大学士张璁等议刊

高皇后传

文皇后内训

圣母章圣皇太后女训颁布中外仍谕璁等曰桂萼尝言欲令翰林官集诗书之关内教者撰为诗言使诵咏之斯亦为助多矣可谕诸臣速为分撰成而集之以助传训之布使易为感发且卿等三臣及方献夫李时董<王巳>徐缙四臣俱当撰进可即传示知之朕惟今也时俗大不古若况女子最为难教欲立其本当自朕中宫始凡当行事宜卿等其与时会议以闻朕又命善书者缮写女训三再一

慈览一朕备观一奉

圣母教授

皇后然授书宜有仪卿等即同礼官会议以闻

○十二月丙子

上亲制

圣母女训序内有王后姜班之句辅臣张璁疑姜班字讹上<足 毓-金 >问之

上曰卿以朕所述序内用姜班字者以为太姜及更作姜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汉之班婕妤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资以姜后脱珥之贤复克自励今称中兴之主汉君欲与班姬同辇游班曰明君之侧当有贤臣未闻同妾媵居一辇使主上失德汉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为贤矣使今后世能肯学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于后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审果否若何卿其再详议来更录唯求可耳璁谢不及遂用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壬子立

皇后方氏

上亲制册文曰朕惟二南基化实先正始之风四德承休允表宜家之庆乾行健必坤承阳为刚而阴相故君御天下而后理内教者也咨尔德嫔方氏出自庆门首膺贤选禀资端懿淳良之性允著德容庄静之美属当贞淑之求克应媛仪之简位先九御名冠六宫侍朕既已二载之余贤实若在一日之谨不骄不侈益慎益钦式立中宫允符上选吁非出我私乃为公议兹特遣正使太傅武定侯郭勋副使少傅张孚敬持节以金册金

宝立尔为皇后于戏惟孝谨思相

宗祀奉

慈颜惟敬顺思佐朕治辅朕躬惟<☰宀十见>和以率列御惟勤俭以范诸宫修明阴口愈进祇严匪但不我违亦永尔之恒祉钦哉

○十二月癸丑锦衣卫百户费洪以

皇嗣未生讲于京城内外慎选淑女以备九嫔礼部请遣官于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广东求之

上曰慎选淑女本为广嗣之计朕恐遣官四出重扰百姓又恐不识者谓朕好色第如洪奏于京城内外选择如果无人再议奏请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戊辰册谥

大行皇后遣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告

太庙成国公朱希忠充正使持节大学士夏言充副使捧册行礼册曰朕惟人君受命以握乾纲必资媿德以辅阴教然元配中失亦必有嗣美克修内治是以刑于家邦达之天下而王化有成焉咨尔方氏出自庆门早膺淑选比遵

慈命继正中宫孝敬柔嘉著显闻于

宗祀温慈仁惠衍余泽于后昆矧能保护朕躬功存济难方期备膺寿祉讵意俄尔崩殂追惟往劳殊切伤悼爰稽典礼用锡徽称兹特命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为副使捧册谥尔为孝烈皇后呜呼苍旻不吊慨荣禄之弗延彤管播音尚休名之罔斲庶几永誉以慰贤衷钦哉先是礼部请册谥如

孝洁皇后仪奏可寻复谕谥后礼重正副使于门拜命持捧节册百官侍班如仪不必内侍代正副使人殿一鸿臚引百官列于思善门外侍立太常读册赞引礼毕百官行四拜礼退皆

上亲定云礼成敕礼部通行天下王府及内外诸司知之

重储闱

○嘉靖十二年八月己未以

皇嗣生诏告天下曰朕惟承祧主器必在贤良继位嗣难惟宜传长故曰君之储贰是谓今昔咸同朕以一人仰承

皇天洪眷纘嗣

皇祖丕图即位于今已讫一纪大婚之后又越十年每思传继之久虚若履薄冰而战惧上廑

圣母仁望之深下遗臣民引领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宁昨岁元辅建策慎选淑女以备妃嫔之御用广嗣绪之求朕请

慈命闻于

祖考卜吉纳九氏以用资繁衍之祥助蒸尝之职者乃于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鉴荫朕第一子生属丽嫔阎氏出是皆

皇考

圣母钟祥积庆而衍及孙谋者也兹用布闻中外诞布<䷗十见>恤所有开示
并宜奉行

○九月戊申召礼部考

皇子庙见命名诸仪因谕曰皇子命名本朝皆有敕谕夫方未一岁尚不知事而赐
之敕是虚文也藉令向后识之得以顾名思义未如待其知事后教之又礼曰父命之名
朕又思之必当告于

祖考然后可以命子礼部尚书夏言覆如

圣谕

上报曰览奏具见执礼从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即具仪以闻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以册立皇太子并封二王下诏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临天下所重者大本系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岁
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诞生数岁之间叠承

洪造顾朕何人詎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圣累积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广萃庆积朕躬显受丕荷至有今日兹念

祖宗家法具在

慈嘱切朕赤中既文武群臣屡请左右元僚力赞咸以国本之定此其时也朕亦思
惟欲图久大之治安须蚤立于储贰兼以藩辅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适取昨旦元吉是维
今月一日朕躬祇请

命于

皇天

皇祖分命诸臣告于

方泽

列圣

太社稷

帝社稷

神祇大頒册宝立朕元子载壑为皇太子分封第二子为裕王第三子载圳为景王
庆典既成恩泽斯覃举昭代之彝章答敷天之至望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甲辰

上谕礼部朕皇太子当冠并习讲读一应合行礼仪查照

祖宗时旧例一一举行即各拟至当不必渎奏已复奉

圣谕东宫冠读礼朕复思二三子各当行此各节次

祖宗旧典俱在卿嵩会赞璧采承恩查拟一一奉行

○丙辰礼部尚书费采等言

东宫冠读仪节繁多一时未易尽习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礼参用文成冠礼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则在今日

东宫殿下加冠似为大早乞将冠礼暂敕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讲读则事为有序而礼不难行

上曰东宫冠礼朕非不知未克行但今

庙工将成用同堂之制曰是

祖宗久行典礼因作昭穆古正制谓居今好古灾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间东宫冠礼

皇兄方数岁若效之文成用时又是好古了故内而仆侍外而臣工怀奸持禄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命行礼之初元辅物踢惊伤在理

太庙自安否座即有火星之变昨十九日来连辰阴晦亦非全美礼部所奏必测知禁中连日习礼之意故有暂辍之请况东宫虽长朕二三子一岁而行立坐拜言动视听却不若之兹行冠礼不过勉强耳夫臣仆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将来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讪谤尔等会月见六臣计且暂止之义及预习内读之宜以闻已乃会勋辅大臣言

皇太子既未便出阁乞命司礼监慎选老成端厚知书内侍恭伴读书习字兼演习礼仪俟睿性渐开礼节日熟然后出阁讲读< 跽 毓-金 >入得旨冠读礼仪另候旨行

上乃谕辅臣严嵩等曰朕先与卿等计定东宫冠读遵

祖宗法制举行既而礼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测知禁中习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时肆沮于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岁不同

累朝之令典谓为未可卿等从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辅臣该部俟当行之年其奏行礼其与事者不许推避亦不许作欺谤之为谓朝廷不理者卿等录示礼官遵行嵩等因言皇太子数岁而冠原无定期不必尽泥文成之年伏乞俯从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举行得旨览奏足见敬畏朕知己嵩复言

东宫殿下时已十岁今冠读之谕一下中外忻传合无是日稍减繁仪止取成礼此

外或可频接外臣渐广视听如冠礼暂辍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时习讲读久之则睿性益开而知所严重矣得旨冠乃成人之礼首太子维体承命之重必典礼具备方可行既而复谕嵩东宫冠读已闻中外只可移取通利之辰不宜暂罢问冠礼内仪物有丝巾何为嵩言彼在束发巧婚礼内物不用为当又问庙见童服当是何服色嵩言今日之见系在内殿家人礼也比与

宗庙大礼不同似应常所用吉服行礼已奉谕东宫庙见等仪非一节即今将入夏今恐难勉行待秋爽举未迟

睦亲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上谕礼部曰各王府宗室应奏事情止许启王代奏不得私自来京

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关妄奏甚至子讦其父不遵

祖训伤败伦理莫大于是今后违犯者原词一切不行遣官伴送回府止给口粮脚力不许沿途需索轿马供应通谕各王府知之

○嘉靖六年八月戊辰

上谕阁臣曰前日礼部言驸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读书写字欲讲角口羊以开心志深为有益但大臣戚里十日一赴部考恐未为可朕闻我

太祖时凡幼小功臣之子并驸马每与官师各一人令其授书教礼当以此为法今公主乃

皇考亲女为朕亲妹驸马都尉谢诏作国家亲臣焉可使之不读书知礼乎朕欲选一儒臣与诏为师待其成后二十日令其师教习经书每三日授大学一篇凡三十日温习一次三日写仿一张盖写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角口羊讲明白还写敕一道令谢诏体朕是心恭诚指问务使知其忠孝仁义礼仪事物之类未知其可与否与卿等计较来行于是大学士杨一清等传旨谕礼部奉行乃升国子监助教金克厚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授诏经书仍听部提调稽考论绩叙迁

○十二月甲子灵丘王聪濬< 隹 毓-金 >上镇国将军成< 金 微 >孝行礼部以闻

上谕辅臣曰今日朕阅各衙门奏牒见礼部一< 隹 毓-金 >为乞恩旌表孝行事朕阅之再三甚为叹其成< 金 微 >天性如此不但下民难之而朕亦不能生尽其养亡又尽其哀深可旌表但该部意谓宗支与庶民不同今后不许请立牌坊只照例赐敕奖谕朕复思之宗口既与庶民不同若止赐敕为奖似反不及士民也在坊牌委不可立朕欲定为制今后有孝行实迹等项应旌奖者许亲王奏来若系亲王则令抚按官奏来仍行勘明写敕遣官赍持往谕并赐以银段羊酒庶得扬其善行以风动诸亲卿等议看可否如可朕欲亲撰敕文仍赖卿调润行如今年终日多事务便回具帖子来于是大学士杨一清等请即降旨传行报可

○嘉靖七年七月丙戌以

章圣皇太后加上尊号颁诏天下辅臣拟上推恩条例

上览之曰

圣母尊上称号已有

累朝旧制颁降推恩之条但我宗亲不得异于臣民非睦族亲亲之意今欲除诏内载有关于宗口者其亲王各写书并加以金帛示朕惇睦之意王府结亲者其子弟仕官不许选任京职此岂亲亲睦族之道且今诗礼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于王府结亲恐为子孙之累故各处王府夫人仪宾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滥选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导引宗室为善反纵其为非于犯宪典此例

祖训大明集礼大明律令俱无开载不知是何年臣下建白准行然成化年间已前多不拘至弘治十三年各衙明纂修问刑条例载入其间遂为定例不敢复犯甚非帝王正大公平之体其议更之辅臣杨一清等因复拟加恩宗室二条请增入末一条之前

上亲为改定一宗室节年因事减革住口禄粮者除败伦伤化打死人命重情其余诏书到日全革者准口一半减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旧全口以资养贍一近年事例官员军民之家有女为王妃夫人子为仪宾者其子弟仕官俱不选任京职似非帝王亲亲睦族之道吏礼二部便会查前例果系

祖宗典章该载照旧遵行若系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行者具奏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体

○嘉靖九年六月辛巳礼部覆丰林王台瀚所奏处宗室四事一崇辅导二兴学校三定子女四均人役

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拟未一令再议余三事悉依拟已礼部复条为三目以上

上疑未决乃自为书赐诸王欲将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亲王第二子皆封镇国将军余各减一等书成未发以示大学士张璁言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减降有失亲睦之道以臣愚计莫若量减禄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口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钞或四六或中半折口其见有米钞兼口者亦量为递减以示樽节

上以其事重俟从容审处不果行

○十一月甲申颁

圣母女训于各王府赐肃王书曰朕惟政分内外教亦别途矧天子至于卿大夫士之有位者尤当致慎焉朕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以懿哲之资上配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仁明之圣当时化隆一国朕承庆荫乃仰荷

天命入嗣

皇祖丕图皆由我

皇考

圣母养育教诲之所致也近思

圣母尝作女训一书可以辅朕

高皇后之传

文皇后之内训而范将来已恭成帙谨奉一部以备曾叔祖之览焉惟曾叔祖亮之余王府文同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丑赵王厚煜迎

驾于磁州入见行殿

上谕劳之曰王远来迎迓首先致敬忠诚备至朕甚喜悦明日遣英国公张溶礼部尚书严嵩送王还国及

驾出王境复赐书谕王曰朕躬诣承天府恭视

显陵

二亲计实惟万世之图道经王国王屡请越境迎候朝见又屡奏以途路长远请慎起居又遣内外辅导官迎慰具悉王忠敬勤诚爱朕至意深用嘉悦但行途匆匆莫举宴酬之礼已敕户部岁加禄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赐用鉴朕意特兹谕答王益加忠敬亲贤务学勤以教家诚以修身庶保令誉于克终用式藩屏以光世德惟王其钦诚朕谕其后唐王汝训王郑王徽王楚王周世孙各朝

上皆礼之有差

裁恩泽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大学士杨一清言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岁畹势豪之家请讨乞行禁绝

上曰卿等所奏深合朕意近年里八府地方多有被奸人将军民徵粮地土投献于势要之家朦胧奏讨作为庄田侵占强夺捶挞逼取地租虽节经奏诉委官勘断终不明白民既失其常产何所恃以为命逼迫逃窜者实多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便着户部差侍郎一员科道各差风宪公直官一员领敕前去各该地方踏看不问王亲势要除已赏有田土足勾的不动但系泛滥乞讨及额外多占侵夺民产曾经奏诉的查吊籍册再勘是实都退与军民照旧管业各项草场亦有将军地土混占致令失业一体清查断理在外地方都行与各该巡按御史委官查勘各王府及功臣之家除

祖宗朝钦赐有文籍册可质证的不动但系近年乞讨及多余侵占的都给还军民住种纳粮当差各处势要官员亦有将军民世业指作无粮＜才勉＞荒地土及将系官山场湖荡草涂等项势嘱官司夺为已有都要清出从公处置僧寺田土小民与他耕种租粮本轻多被官豪违例典买倚势兼并田连阡陌料取重租甚至将僧舍屋宇占为住居也要查明改正事完各另造册回报户部职司人民务要从实查考以称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员如有畏避权势不行从公勘报的指实参来究治

○十二月甲寅科道官勘上驸马邬景和所请地土当分给原主部覆请从其言

上谕辅臣曰户部覆勘明地土其地原经我

皇祖考赏与皇亲之家见有郭钦承种而邬景和不应奏讨其时户部也该执奏朕又不知今思似夺

祖宗之恩以快近戚者朕欲将此拨还钦另查无碍者与景和又思之如此不无多占民地今可依勘官分给似亦好卿等看了票来

○嘉靖七年九月辛卯

皇后父泰和伯陈万言<跽 铤-金 >请令妻冀氏入宫视

皇后疾

上不许可谕辅臣曰万言意朕知久矣彼数以此令内官付宫人乞奏云中宫不安也不要我每进去看看以未得遂故有此奏彼以为朕无仁义耳朕惟外戚自古来有入宫禁假以视病为言多有窥伺朝廷者在彼为得计在其君为堕计也朕奉

天命嗣守

祖宗鸿基惟亲其贤图善治耳皇亲戚里未尝宠爱以致彼之如此也皇后作配朕躬良医妙药岂无治病之具何谓不见亲人不能得好况妇人以夫家为家又我

圣母慈爱皇后未见多也今疾虽未可岂缘此也内禁是

祖宗宫掖之地朕不敢徇私纵外戚深入乃降旨谕万言曰宫禁严密非外人所得出入朕虽笃念亲亲实不敢背违

祖宗典制皇后患病已令医用心调治岂必得见亲人方可痊愈所奏不允母复烦扰

○十月丁卯

上谕辅臣曰近以内官萧敬病故伊名下韩锡等援例乞恩具奏司礼监官持奏朕曰随你每看来及将例来看朕惟成化弘治年间虽有如此者我

祖宗未著为定例朕先于扶安等亦有行者亦是不能审察朕惟人臣之事君生既与之禄米死有祭葬所待之恩未为甚轻而亦有不知图报如草木者又加如是之滥与恐非体面所宜本内票子乃是司礼监官擅拟祥特与卿等议可革之否勿得畏避票来看待张少傅事毕回来同奏

○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户部以勋戚家冒滥庄田数多覆侍郎王軼奏请申明诏例不许分外奏求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分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上然之因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

○九月癸丑故皇亲安昌伯钱承宗妻为庶长男维垣奏请袭爵部覆故事无外戚累世袭封之例

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实非古道我

皇祖定制公侯重爵止许加之军功外戚之封出自后世非可为据今爵秩日冗禄

粮日增深为可虑且使无功者坐享重职非古帝王报功之典朕甚不敢近诸臣有建议及此者无非爱国之心卿等其即会府部院寺科道等官从公议处以闻既而议上外戚有军功者独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余并当革袭得旨外戚封爵既无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军功其袭封如故余以戚里滥膺封爵名器既轻人不知劝固常裁革念系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许承袭著为令

○嘉靖九年正月壬子驸马都尉谢诏陈乞于近地列肆召口如皇亲例

上不许曰皇亲列肆以渔民利在法所当革诏国亲臣固宜读书遵礼奉公家典宪岂可效尤牟利所请不允

○嘉靖十七年三月庚子先是唐王宇温以文城王袭爵得追封父恭靖王为唐恭王已而复请加封其弟镇国将军为郡王妹县主为郡主

上以加封非

祖宗旧制不许仍敕礼部自今陈乞者皆不得滥引毙事依违具奏

辨学术

○嘉靖元年十月乙未礼科给事中章侨言三代以下论正学者莫宋儒朱熹近有倡为异说以坏人心者宜行禁革

上曰

祖宗表章六经颁赐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体务艰险所伤治化匪细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经背道之书私自传刻紊乱正学

○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上观宋儒朱熹著南剑州尤溪县学明伦堂铭自得有述一篇内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炽盛无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师生兄弟朋友或一气而分或交以为友亦有不同焉少师杨一清为乔宇之师宇受学于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势利之逼则师之言不从矣桂华为少保桂萼之兄则弟不亲矣湛若水为尚书方献夫之友则友而疏矣吁信势利夺人之速可垂世戒于一清言乔宇之不听臣言湛若水背献夫之论是诚然矣若桂华能持正论且闻萼之学多自其兄启之未可尽非也

上曰朕阅大典有得而述因叹兄弟邪正殊途桂华桂萼之如此方鹏方凤之如彼吁嗟之余扬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检牒依卿言朕将原稿更之

○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今日朕以去岁卿奏以萼可同事朕已许于朝覲事毕行己其吏部重任须用一堪之者献夫何如又王守仁窃负儒名实无方正之学至于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观其胜负以为背向彼见我

皇兄亲征知宸濠必为所擒故乃同文定举事实文定当功之首但守仁其时官在

上耳且如擒宸濠于南直隶地方却去原地杀人至今孰不知其纵恣前日两广之处见彼蛮寇固防却屈为招抚损我威武甚矣乃于八寨而纵戮之以此看来势之固而有备者则不问其为罪之首从轻重一于抚之否则乘机而杀戮白云奇功是人心而否哉况崇事禅学好尚鬼异尤非圣门之徒是可用乎卿等何坚于庇护可独密言之勿以近日攻密谕为非而忌

○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所纂二礼经传测大略以曲礼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礼部尚书夏言谓其立论与孔子之言相戾

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传示后学罢其书不省
辟邪

○嘉靖六年七月乙巳

上谕辅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该衙门援例请于朝天等宫寺建斋以为祈寿福者夫人君欲寿非事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

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谨焉则必得寿年长永奚可斋醮为事乎今欲将内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其

两宫景命等日皆照旧行夫革三厂二寺之斋者所谓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宫之醮者盖仿春祈秋报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讥朕偏尚特与卿等言之庶见崇正之意

○十二月壬子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欲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贍依亲居住其庵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诏悉如其言献夫复言皇姑寺系

祖宗敕建宜留之以安辑年老无依尼僧道姑

上曰变卖庵寺如议行年老而贫者量给银养贍各听其父兄亲党收之不必处之皇姑寺

上复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会江西提学副使徐一鸣以拆毁寺院被逮至京献夫乃与詹事霍韬少詹事主馆右佾都御史熊浹上<足 毓-金 >乞宥一鸣

上不悦乃尽发其前后章<足 毓-金 >下大学士杨一清等票处因降谕曰礼部复说将皇姑寺留着安辑无依年老等项尼僧道姑且云此寺系

祖宗敕建朕思此寺虽有敕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与僧道不同风俗之坏者甚之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朕于皇姑二字甚否也今因尚书桂萼奏禁约尼僧毁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余恐无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于后三四日不知何日哀奏

两宫

皇伯母差人谕朕曰皇姑乃

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毁吾心不安尼僧逐日无处安身皇帝可遵吾言
圣母亦差人谕朕曰闻皇帝有旨着拆毁尼寺吾甚不安其皇姑寺闻是
孝宗时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毁之恐不可尼僧逐出也无处安身可不必拆朕谨
听讫未对意以为必是顽愚小人进以祸福之言故

两宫皇太后一时传谕随即令回奏

伯母云适奉

慈谕以奉禁治尼僧事宜欲将皇姑寺留下以称

伯考建造之意侄敢不将顺但尼僧有伤治化且于伊教有玷况此寺虽有
皇伯考赐与敕建原非我

皇伯考圣意所为不过请乞之耳今已令查处伏请

圣慈鉴之安心忽虑而又差人回奏

圣母同前但有

伯母亦有传谕一句次日该朝

圣母又谕朕云昨说拆寺一事恐不可动其中佛像作何处置况

昭圣皇太后有谕皇帝何不从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或将此寺与我亦好朕闻即
面奏曰近日因礼部臣奏要禁约僧尼寺已从其请

两宫尊谕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坏风俗若不先将皇姑寺首毁之余难禁约伏望
圣母勿听非人之言福与祸惟天降之惟人所召岂释道能干乎有一等愚人深信
故以惑奏子亦闻之

两宫慈训皇帝不遵是为不孝反依外臣之言惟

圣母察之

圣母云随皇帝与大臣议行朕退思

两宫尊意只是恐致灾也此寺中多皇亲内官供给信施而礼部必有请告之者夫
方献夫等论救徐一鸣言不可罪之请查究黎鉴其一鸣系提调学校之官无指理此等
事乃擅将古建寺观混同拆毁笞逐僧道是见为贼扰害地方巡按官坐视回护不得不
言又江西比之京师就重轻之京师根本之地江西寺观以一鸣拆之为当京师反纵而
回护此献夫等言之后先同否不待辨矣卿等加详票旨来一清等奏献夫等< 跬 毓-金
>词前后矛盾

皇上责之甚当但皇姑寺既建自

先朝如

圣母坚欲留之则姑从其命将礼部本权且如拟存留以全人子承颜顺志之意似
亦无害

上报曰今早得卿密< 跬 毓-金 >告朕切见爱朕至意特闻

两宫传谕示卿正欲望卿言之但我

圣母自元年以来数有训命以

天地垂麻

祖宗余庆欲照我

宪宗时

孝肃后建有寺宫二座为例朕虽承命未敢然而

圣母之意不是盖尼僧寺也近日谕朕欲留皇姑寺者前日已承

慈训以朕意为然亦有谕云僧道尼姑委的多有坏祖风的不但取世人毁骂于伊之教亦不好看于此可知

慈意矣卿所言惟恐有毫发之过在朕躬何其忠爱惓惓也礼部本只管批出庶见崇正之意假四五日间再有谕及则传旨留之亦未迟也就劳卿将创盖道宫释寺可否预为朕议来闻一清等未及对

上复谕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人谕朕留之朕回奏云既

尊训两颁宜即顺命但惩恶须去本庶免后患今遵

慈训将此寺房留与无归尼僧暂住止着终身不许复引此类其我

祖宗时所赐敕额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鉴蒙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并奏闻

圣母谕卿知而此等委伤治化易云干母之蛊不可贞也今

伯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足 毓-金 >来明日仍谕卿等方行者一清等言

圣裁允当臣等即当奉行乃拟旨以上

上报曰得卿议来旨草深合朕意于朕既不违

亲恤仁又以见崇正辟邪之意一举而两得其美本非朕能皆卿力也朕又将议此等额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顺天保明者是我朝国号言此僧尼之祖能顺

圣祖奉

天开极建国垂统惟

皇上命之何待后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当时原非

祖宗本意盖被群小左说之耳故此寺云敕赐既是官建何不云敕建于此便可见非我

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与卿密知之向后有事须赖卿力赞之耳

○嘉靖八年正月甲子

上谕辅臣曰近年内府禁地累被火烧毁官房数多所致之由非一前日幸寿所谓虽未必无其实因奉释事为本亦饮酒酣醉所致内府官长随等家多有事此者每作其事朕多闻之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为灾害惜乎下愚之为也朕故于旨内言及而所司

为害弗肯及此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来行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禁中大佛殿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牙等物上既敕廷臣议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宫是日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殿址于是尚书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愚曰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以惑民者可议所以永除之于是部议请投之火

上从之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己酉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原籍当差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五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六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知人

○嘉靖七年八月甲子大学士杨一清以人言求去因自陈与张璁黄绾有隙嫌忌之地不宜久处

上报曰卿历陈被人指斥诬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

天付托必资老成贤硕以为夹辅朕所倚卿不但为己而已实为天下耳朕闻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实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张璁也性资虽敏柰强梗不受人言己是不听于众其忠孝仁义谦恭廉守彼皆无不通晓何其自入阁以来专恣而自用无复前之初也且如聂能迁纵是小人置之于法未为不可但璁之仁义不无有亏如张浩者朕闻诸人言皆一曰本是张阁老浼杨阁老言于王尚书今日却不认朕闻之心切叹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为言以籍人之口指为阴中朕昨谕内阁云大臣不受人言己有过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模之言谄而巧媚欲悦大臣不知卿见此谕否璁未即奉命反复辨言朕复下谕方拟旨行又黄绾之奏非忠公秉为国也是言也立党之基也朕欲重治复而思之绾之言无根据若罪彼却似真有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责谕璁为晓谕朕复曰票责绾之意犹有难辞朕遂亲作旨行彼口尽忠事君博见多识居顾问之允称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宠嗚呼朕之所礼者非私恩也报昔正伦之功璁当愈加谦逊竭诚图报可也竭诚者何推公让贤谦己容众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叹哉卿若果于一去回口道避诬保其终全为善计朕以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后仿而为前进一人攻之者随之此风正当今日除去可使之中也所留者正欲革

此风制此辈耳卿果为国尽忠当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为善是虑国不如虑身也彼他夕谋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审处哉慎哉一清复惶惧上<跽 铤-金 >且谢且请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硕旧辅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义恐弗如是朕躬多愆当直言以匡救何迂口处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

上幸西苑仁寿宫召大学士翟銮李时左都御史汪鋐尚书夏言等入见

上曰陕西饥荒已遣户部侍郎叶相赈济今相病宜何处銮等请就用陕西巡抚刘天和或河南巡抚徐赞因言陕西初灾伤重大后闻亦颇有收

上曰百姓艰难还用赈济民乃天之民也岂可不救又问吏部侍郎唐龙如何众皆称其才遂用龙次日

上复召诸臣言曰吏部事重龙去一侍郎岂能胜任朕欲用一人为吏部尚书卿等可从公推举李时对曰廷臣才识短长俱在

圣明洞察之下

上曰朕在宫中贤否岂能周知冢宰之任自去年九月至今久虚刑部亦缺朕欲用王时中为刑部取王宪为兵部取王琼为吏部就令唐龙代琼总制銮等对曰

圣见允当已乃升龙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管理赈济

上复曰朕念陕西灾伤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发银三十万遣官赈之欲令小民速沾实惠龙宜亟赴任相病得无规避否吏部勘问有朋比者治其罪

○嘉靖十四年三月辛巳大学士张孚敬以疾给假

遣中官赐牢樽诸物因以孚敬疾问大学士李时时以火嗽对

上曰孚敬求静养非尽屏诸事其何能静时曰此小疾刻日可愈

上曰孚敬阁中专决卿不与争时曰机务至重臣岂敢不争第孚敬性刚一时难入比委曲口确卒亦未尝不从

上曰昔杨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

庄肃皇后谥号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与礼部争辨如此时曰孚敬止以弟嫂与子母不同亦是忠爱

上曰忠爱固然不无执拗耳且彼不爱惜人才所以多怨兹内阁缺人朕欲取旧老费宏来与卿相处何如时逊谢称善

上因问太仓积贮时曰颇闻充赢由革冗员多

上曰此是即位诏书所革乃杨廷和之绩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才第非辅弼器耳

○七月己卯御史曾翀戴铣论劾南京兵部尚书刘龙刑部尚书聂贤户部左侍郎张云刑部左侍郎陈璋工部右侍郎甘为霖大理寺卿王縉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吴惠南京太常寺卿沈光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各不职状诏吏部秉公议覆称龙等皆

旧臣无大过宜留用

上览之不悦召大学士李时谕之曰近年言路不开外廷咸归罪张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陈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 䟽-金 >亦私意耳时曰吏部是爱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当爱惜湏有分辨安得尽举所劾而褒誉之且刘龙何如人也时曰诚笃

上曰第迟钝耳南京参赞果非所任可召归令掌詹事府许鼎臣专教习庶吉士

上又问聂贤何如时曰无过

上曰贤老矣与陈璋沈光俱觉衰耄宜令致仕聂贤湏令自陈全体貌耳

上又问王縉如何时曰清介第过执

上曰过执则干事不通縉昔任湖广朕自藩邸知之盖亦何塘赵永之流留之无用时曰恐公议未允

上曰如此则外调之

上复论及张云谓诚恣甘为霖谓有材问赵载时言无过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吴惠虽无华国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职此可调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召璋光致仕

求贤

○嘉靖七年六月乙巳吏部覆大学士杨一清举贤才议

上曰此当今急务宜虚心延访公听详察才苟可用< 䟽-金 >名上请仍通行两京大臣及科道官各举所知听吏部参酌拟议以闻

○嘉靖八年三月庚戌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概举特大者论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观前代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邸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欤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而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夷狄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荒亡至于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著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諂勿惮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癸丑辅臣杨一清等拟廷试优卷罗洪先程文德杨名唐顺之陈束任瀚六卷进呈

上一一品题卷首各有批语于洪先曰学正有见言说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论于名曰能守圣学以为本此乃知要之说于顺之曰条论精详殆尽于束曰仁智之用本诸吾心此不易之说于瀚曰勉吾敬一之为主忠哉批毕谕辅臣曰卿等昨以六卷分优与稍优各三来看以为制题出自朕制者前数日所为制题亦偶得之耳至于取士则不可不慎者也兹以每览之三过既无所知况兼目疾小作不过勉取卿等所拟之第而分别之其未知果可与否卿等宜仍同读卷官再加参阅务求公当庶得真才而为他日之用勿以朕之昧意强拟为宜否则岂不自取试才之失欤

○嘉靖十一年三月甲子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统亿兆而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乐生俾遂其安欲然后庶几尽父母斯民之任为无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与食使无衣无食未免有冻馁死亡流离困苦之害夫匪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也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无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然时有今昔权有通变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时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农而务乎织顺乎道而归乎化子诸士明于理识夫时蕴抱于内而有以资我亦既久矣当直陈所见所知备述于篇朕亲览焉勿惮勿隐

○嘉靖十四年四月壬辰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但传云惟周之历世最多国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积累亦后之继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以嗣王能尽持盈满之道也洪惟朕

太祖高皇帝代

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

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

列圣遵承于大定之后百有六十余载传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兹来思

祖宗创造万艰惕然悚惧朕欲长保洪业于无穷有隆弗替永

宗社万<禔冀>之固保家国千世之传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适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进尔多士于堂尔等蕴持既久王政素闲于怀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将亲择而勉之钦哉

○丙申

上御文华殿读卷官以次呈卷毕

上览之降谕曰卿等所进卷朕各览一周其上一卷正合题意夫周道善而备□所

取法其上三说仁礼为用夫仁基之礼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能敬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滞于行其下二却似说虽与题不合言以时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余以次列去于是礼部请以

圣谕恭列登科录篇首其十二人策对俱以次刊刻从之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子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义为论乎于是未免贤者自相私反必如圣经而后且今人尤大非贤者及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严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于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义临而自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将利之自贪欲之自纵国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致于上下礼度悉不之慎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当否抑果当乎朕祇承

天位惟民自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负国虐民之徒奚为用哉尔多士师孔子之学必心孔子之心将此心之平正陈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断之方以告我勿讳勿欺览之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辰读卷官以殿试卷进

上阅毕乃降谕曰言拟上十二卷朕更加次第卿等即再阅之勿以为未敢务求其是云今年庶吉士之选当举行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文武二道并用而不可缺与偏者也传曰张皇六师又曰其克诘尔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耶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脩文以德化天下至于

列圣相承<懋心>脩文德海宇乂安国家无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纘宝位兹越二旬载矣夫何连岁以来北虏寇疆入我中国若蹈无人之境残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闻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道当何施用以尽其长且久焉尔多士抱经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将采而行之毋忌毋隐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己卯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于兹矣顾论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所以兴道致治与我

祖宗之所以立极垂宪要不外此二者其为治之迹可举而言之欤朕寅奉

上玄钦若

天道而凡以惠恤计安乎斯民者未尝湏臾少懈其念比岁以来嘉祥屡臻方内又

宁天人交应之机不可诬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岂朕诚之必有未尽者亦或任事之臣亲民之吏果能都体朕勤恤之心也欤无乃玩愒贪残弗念于民者欤欲俾休徵时若边警不闻百工克厘庶绩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当何道而可以臻此尔多士蕴蓄有日岂无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辛卯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闻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者是上下之职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为上者曷自不勉诸朕承

皇考

皇妣近泽所钟丕荷

上天明命简畀后职勉法

祖宗敬

天爱民由胞及与未尝敢忽何为臣者无克艰之思每怀欺于谤甚至勾沙漠以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顾胞与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劳都能言诸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圣训视作空言矣尔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闻见久矣必有不易之论宜直列于篇以对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戌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于率土必有分理协助之臣所谓邻哉也吁尧舜之克圣不有高贤大良之助岂二圣独劳耶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体上下相资不若兹时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视我仇讎焉安望为国恤民也朕固无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闻是知能之方尔多士目睹既真当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对勿讳勿欺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亥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恭承

上天明命君此华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与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见以我心而是体百务惟欺君以欺

天害民亦害物彼尝言之者后尽背而弃之夫大学之道专以用人理财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财理得宜用是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责岂我独能耶兹欲闻人得用财得理以致治美刑平尊华遁夷久安之计何道可臻尔多士其言之必尽所怀焉

育才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都给事中王汝梅御史赵兑俱以申敕各提学官正大命题严谨入学为请礼部覆奏

上曰国家以文取士文体所系全在提学一官必须崇雅黜浮然后士习可变且诸生廩增有额其附学者岂宜反过正数民间一切子弟规避徭役营求入学提学官多循情市恩政纪何在其令从实校文简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养者若奉行不实听抚按官

参究以闻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礼部尚书李时等以岁贡法坏请脩复
祖制抡选真才

上曰朕惟

祖宗朝设立岁贡之法实万古里选之制期得真才以资国用迩来生员苟得帮廩即计充贡有日往往有不脩行检挟制官司欺蔑乡里甚至亏缺伦理玷辱衣冠及有学问荒疏年力衰迈有司不问贤否止计食粮浅深一概循资充贡却又多选任教官以为人师欲求人才长进诚不可得自今岁贡生员务令州县提调官选有学行者方许起送巡按御史会提学官并布按两司从公考核照常数贡举先尽廩膳如果无人许于增广附学内考取不颀论食粮浅深以袭旧弊即有年老不堪教養者令提学官严加考选无行者黜退为民其余量予衣巾终身廩膳有缺提学者毋得輒听权要子弟滥与收补如未得人宁令空缺其岁贡入京廷试其衰老无学及行检不修者所贡举官一体坐罪不贷国子监见坐监生员该部还查照旧规定拟以闻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礼部尚书夏言以岁当会试条奏正文体定程式简考官三事

上曰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其出榜晓谕今年会试文卷必纯正典雅明白通鬯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钩棘诡僻痛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奏闻处治余俱如议

○嘉靖二十九年闰六月丁丑礼部覆给事中杨允绳奏请慎选师儒以端士习
上曰提学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选行谊端方者为之不得徒尚文艺循资滥推
审用舍

○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朔给事中安磐言御史曹嘉论列廷臣至五十人分为四等夫上有礼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轻侮恐非太平之世宜有

上曰人才难得知人尤难诸臣推议公举试有效劳鉴在朕心曹嘉以一己之见妄加评品殊昧大体其各安职守竭忠图报无相诋讦乖雍穆之风

○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吏部尚书廖纪言诸臣有托病求去甚有出位妄言窃其名以为异日起用之地士习大坏宜照旧例有以制之迩来官不久任迁转太频人无固志宜如

祖宗朝有司九年为满不次超擢又昔年致仕大臣年力未衰才识可用者乞量加
升用

上曰卿所奏深切治体臣子事君当务诚实自今有假托養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養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动者方准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糾举各罢职不叙言官被责者量年渐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旧选除不许改调别衙门守令俱以九年为

满有政绩卓异者不拘进士举人监生依拟升秩仍旧管事风宪有缺于三年以上知县行取选用方面官照旧例僉事递升副使按察使参议递升参政布政即于本省及附近省分升不必骤迁数易以致奔走废事起用诸臣所司因事奏请朝廷自有斟酌

○嘉靖五年六月壬戌少詹事霍韬议奏内外官升迁资格

上览之曰朕以人君深居宫禁不知外事必赖左右大臣协力赞佐若为大臣而不能实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参政及提学副使者量加升擢正欲其实历民事以资闻见以备他日重用吏部及诸曹年深者亦察其才识内外兼用之岂可循资轻授耶我

太祖初年草创者固难比拟以后定制及

列圣成宪不可不遵但用人图治亦当因人制宜岂能一一拘定常格况予夺皆出朝廷自今内外出入迁转所司随时斟酌以闻

○丁丑刑科给事中管律言大礼之议出自

陛下至性为臣子者不过将顺其美以成孝治之义耳迩来言事者每假借为词于议礼本不相涉而附欲援引牵附乞严谕诸司言事者止据事直陈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覬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礼既定内外群臣正当摅诚共职以赞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议礼希恩报讎都察院其行两京各衙门咸使知之

○嘉靖六年六月甲戌

上以灾异修省谕辅臣扬一清曰朕自己过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与卿等当加省悔也朕有过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当密（足 毓-金）直说使朕改图庶可上承

天意仁爱之恩方无负焉卿其钦承勿惮勿吝一清对今时政所急在用人恤民乞令廷臣各举隐逸贤才及恤民事宜以闻

上曰卿今日一（足 毓-金）其意虽忠于图国但谓搜访隐逸贤才不过为罗钦顺乔宇辈耳又说追既往此亦不宜此（足 毓-金）言留中不忍舍卿忠爱欲行之不免为邪人之幸怨君怀逆将无不为朕封付卿再润削停当其当言者说来一清言臣之所虑但恐济变无人岂敢为钦顺辈夤缘起用

上报曰卿昨具陈前奏所以朕具知悉足见忧国忠诚至意夫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与卿等图守之耳欲固其本在结民心用善人耳卿之虑及济患无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不过恐偏邪之徒乘而求进岂非坏事乎哉前大同之急廷臣无肯为国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是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举冯清冯清之才委可用其时不当取回朕悉知矣卿高才重德辅弼之首朕倚托至重宜竭诚尽言弗当介意特兹慰谕知之

○十月戊申署都察院事大学士张璁（足 毓-金）御史丁忧服阙及以病在告者

二十余人请趋赴任因言

圣明御极侧席求贤为臣子者滥假名器自谋身家岂所忍哉宜责令依限速来以备急缺差用有过限不来故为推调者奏闻除名间有在家横暴乡里在公凌轹有司者一并参奏罢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书至日为限三月内皆就道病未愈者所在以状闻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缓过期者罪之仍饬诸司皆以此奏从事

○十一月丁丑

上谕内阁庶吉士不湏教養并遣除之大学士杨一清请照常例留三五辈在翰林及选科道等官张璫奏言臣观此辈心切奔竞口尚乳臭固不宜处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岂少不更事者宜居之况旧例教養三年成毕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辈不堪教養早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内阁反进之何欤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属知县等官如此则将来必无营求幸进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从容谕伊省晤朕于辅臣之言难便拒违但彼云不可改祖宗之法若有旨将庶吉士裁革便可说朕擅改呜呼差矣

○嘉靖七年闰十月己丑兵部尚书王时中被劾求去阁臣票拟留中

上曰时中委不堪斯任本兵重地焉可以此官重之前勘他科道官奏劾便当退省卿等则不欲如是于奏辩又说何必辩辞退又加慰留此恐为大臣者劾之也将纵恣无畏耳可加以切责着回籍听候勘奏发落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谕辅臣曰朕览尚书方献夫等奏陈弭灾之宜数事宜多取进士一节朕欲与卿等别议行故说知道了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备此为涂一狭耳夫举人监生非自待之不远实因以概轻之故也岂无过于进士之者每为所轻而亦岂不枉人才乎又如进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名纵肆为恶者不无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则进士举人监生并用其果才能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励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庶几可多获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嘉靖十年正月庚寅以

南郊礼成诏吏礼二部考求

祖宗朝科举岁贡荐举三途并用事例广求人才以备任使于是吏部举洪武十九年以后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请

上曰用贤图治国家急务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广俾才德者各称其位故仁覆天下泽被生民后来专务科举之学偏重进士之选以致人尚浮辞不脩实行蠹国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后务遵照累朝事例三途并用必求得人以称朕用贤泽民之意所奏俱允行

○壬寅时纳银入监例停止且四年而各处有以勘合人数未足藉口起送者至是苏州府复起送生员方世儒等七人户部以为言

上曰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又何得藉言勘合未足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甲辰初参议顾璘养亲致仕在家起用为浙江左参政遂升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致仕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使之任未几擢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过家复乞养亲

上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久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辞实非人臣事君之道令璘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吏部官姑置不问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逐一劾奏处治以昭公道吏部因言南京通政司参议杨谷南京太常寺卿方鹏俱有碍于明旨

上曰此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衔闲住不许起用该部官辄与推升姑不究仍通查冒滥升职托故家居者具奏如有隐匿重治不宥

○三月辛丑吏部奏请拣选举贡监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县有司系亲民官职今以天下之广进士仅一二湏举贡足其数尔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仍踵旧弊发身进士者不必循良概得行取选用科道部属举人或间一与监生全无何由自效往数诏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今次拣选务秉公责实有贤能立心为国者一体选科道部属著为令该司官敢仍前欺弊虚文抵塞都察院具实参奏

○嘉靖十一年四月丙午吏部以推官知县等官管见等二十六员< 䟽 铨-金 >名请行取选补科道且言近岁兼选办事进士今新科进士尚未开选

上曰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谨老成斯称职< 䟽 铨-金 >内开具人员如拟行取慎加考选仍查节降三途用人诏旨如有贤能彰著实心爱民者无论举人岁贡出身一体取用其进士宜复

祖宗旧制授职后宜习知民事积有年劳始如例行取选用著为令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子吏部拟授行取知县高凤鸣刘伦温志敏王钟灵及学正任佐等俱府通判

上曰举贤居牧民之责凡贤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风励有位今凤鸣等业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于天下其改拟以闻仍责该司掌印官对状于是吏部覆拟伦志敏佐俱王事凤鸣钟灵俱府同知报可文选司郎中卞汴调别部用仍诏自后文选郎缺于各部中推举公正有才识者为之毋但于本部叙选

上曰给事中乃朝廷耳目务在得人迩来不辨贤否止以年月叙迁殊非朝廷用人之道今后有缺务从公推择贤能年资相应者升补著为令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拟取两京主事等官及外推官等官选补科道复请将试卷糊名分别次等进呈候钦定铨补得旨近来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报私颠倒是非以致动摇国是考选固湏文义平正通达更宜访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实

非险诈诡异者用之第从公如常考选试卷不必封进南京官已之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吏部以御史员缺请考选内外官补之

上曰御史考选数多在外推官知县有抚按语可据依拟选用在京主事等官湏同各本堂官评议堪否< 䟽 毓-金 >名改授其教谕官且升有司令历练民事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吏科给事中郑大同等条奏考察事宜四事内一款指陈士习躁竞之弊

上是其言曰夤缘躁进者该部匿不以闻尔等系朝廷耳目职专论劾若所用不公即指名参奏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甲午

上以南北多事谕在直八臣曰

祖宗时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选况今日多事时耶聂豹年衰不胜重任卿等可详论之大学士严嵩等对尚书聂豹果衰耗臣等当传

圣意令彼自为进退以全我

皇上优待大臣之体于是豹引病乞休有旨令闲住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以阁臣缺人问大学士徐阶曰同官可增谁堪其任者阶对知臣莫若君臣不敢妄对

上曰汝以不知为对但君知臣惟尧舜耳

太祖为圣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简至于如此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廷推非道相必君择古正埋后世官生之主不知人焉阶复对尧用四凶后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长胡惟庸后乃以罪诛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后因其听子贪纵而斥之皆

大圣人之事无损于明

上曰卿< 䟽 毓-金 >引四凶惟庸之类非尧

太祖不知者彼不终慎也然尧为圣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后世内长一事不知者安可及万一嵩罪非听子乃纵子害国戕民焉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辛亥大学士徐阶请补阁臣

上曰今只以直赞卫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员

成祖之制有谓者嵩专政二十年我常谓彼公诚却不识其欺君肆诬而畏恶子逆物可怒阶对

皇上惩严嵩之专欲复

祖制乃揽权要务但臣见

先朝内阁首臣不时有乞休之< 䟽 毓-金 >

列圣欲留则留之欲去则准之故彼不得据其位以为己物而恩威常在于上此事亦湏复也

上曰汝谓此事湏复在汝身家为美为是而为国为君恐背义焉炜病难望复今但得二员同汝辅政亦足矣亦

成祖之初制也

○己未大学士徐阶请补阁臣有旨少待岁月阶再<跽 毓-金 >固请

上曰汝又要添阁臣何意汝且供数月职少待慎择未迟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择相正义人情非古所用者终不如始欺天无君为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为公以服人心阶复奏昔年廷推未必得人不若简自

圣衷使权自

上出

上曰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专但今循炜例必正二卿汝惓惓忧吏部无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

公考察

○嘉靖元年二月己亥

上敕吏部曰人才难得天下有司贪酷显著者许各抚按照旧劾奏其余不必一一论劾但明注考语送部以俟考察黜调其被劾奏存留及案侯定夺者果能振奋自新一体擢用

○嘉靖十二年四月己卯

上谕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遗事既竣独科道互相糾劾业有成命今数日未见题请显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两京六科十三道从实互举以听去留

○嘉靖十四年正月癸亥御史乔英<跽 毓-金 >陈近时考察诸弊吏部都察院议覆

上曰朝覲考察系国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辨又终其身不许叙用朝廷委任部院不为不专近者徒事询访以致人得行私报复亏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体今考察伊迩卿等务秉至公唯以抚按官考语及科道官论劾为据其一切暧昧影响事情毋輒听信若抚按徇私贤否开具失真者卿等参奏处治

○甲申初吏科给事中戚贤奏考察不职官中间恐有一二以贤见黜者乞容申救

上曰贤所奏亦是爱惜人材之意必湏果有亏枉者方许于是兵科左给事中薛宗铠为参议王臣韦口臣运同冷宗元县丞叶洪称冤部覆宗铠挟私乱政不宜轻信以启幸门得旨考察系国家大典原无论救事例今后不许援引以重大典宗铠已有前旨姑宥之

○嘉靖十七年八月丙午吏部考功司郎中缺部臣拟用验封郎中李开先山东人

也是时文选郎中黄楨亦山东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职事体甚重文选考功何俱用山东人令再推于是部拟稽勋署郎中任潮从之

裁冗员

○嘉靖六年七月丙午兵部以近时多事请添官经理

上报可仍谕辅臣曰朕见今日卿等票来兵部本以近京地方添设官员已从其请朕思天下官员皆有定数各有责守果有尽职则临事亦不必泛用多人也柰何每未得人罔脩乃职故一遇有事便添官整理不知此益于事乎重扰于民乎卿等可详处若地方宁妥之日即便取回勿使坐劳吾民可也

○十月庚戌东阁掌诰敕员缺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朕思近年以来有东阁掌诰敕官一员虽

太祖时设有东阁大学士未有掌诰之命后来或设或革又近来此官之设多为幸进之人前后附和无益于事以朕论之此官革去不必仍复制诰之文翰林本等职业今后一应制诏诰敕着翰林撰卿等看润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选文学渊深的五员一升本院学士二侍读学士二侍讲学士专管撰稿不必在诰敕房本房见在内阁禁地恐泄事机未知可否又谕张璁曰

祖宗旧制无东阁官后来添设不知始自何年不□□之便一清等各对言此官实系冗员

圣意欲革之甚当遂罢不设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先是保定巡抚刘隅奏添设井陘兵备一员练习民兵即以大名兵备副使张素调任至是隅复言素南人不习军旅请改用素而选西北谙练武略者代之

上曰朝廷用人务求真才岂宜定限西北且虜若得至井陘亦岂民兵所能御兵备不必添设徒扰民耳素准调用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御史周亮言浙江添设巡抚不便吏部议上其言

上曰浙江巡抚去岁无故添设一时诸臣依违议覆以致政体纷更今依拟朱纨仍改巡视事宁回京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初南京兵科给事中傅鸣会请于南京兵部增设侍郎一员兼佥都御史銜专管操江<足 铕-金 >下南京兵部议尚书张鏊等请从鸣会言上曰

祖宗设官操江用南院都御史欲其督同两处巡江御史事体相维且营伍布置守备统辖一应事宜法甚详备近日地方失事乃官不得人非法之不善也今若以南京兵部兼领体统俱紊兹所议不畏成法任意纷更鏊等姑不究其令遵行如故

广听纳

○嘉靖六年正月癸未

上谕礼部近大学士杨一清以灾变修省奏请<䷗十见>恤小民已有旨待郊祭后令诸司开具条件降敕颁行朕思民间疾苦情状甚多一时所开或有未尽匹夫匹妇犹有不被其泽者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条具便宜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备采纳所言务切于政事合于民情忠诚明白足以消弭灾变副朕敬天恤民之意

○十二月己未

上谕辅臣曰胡世宁奏欲大事别具一帖以便亲览一节亦是忠意夫凡奏<䷗ 毓-金>批去之后朕或忘记者无从取阅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门凡事关重大者别用一帖面书御览略节四字用印一颗后不用印止开堂上官职名末不必用谨具题知字样只以辞终为结庶朕得细阅之若常事不可为烦卿等再看来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

上以灾异问辅臣杨一清等令条画弭灾急务一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穷一脩武备一惜人材一饬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爱恤民穷脩武备户兵二部其亟为议处务臻实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为职其各以所闻见条奏朕口采择不得隐默畏惮及挟私诬枉口朕求言之意

○壬戌吏部尚书桂萼上口灾<䷗ 毓-金>阁臣票旨下该部议覆

上曰朕惟人君于臣下之言不在其称答而在于实行否者则答之而已卿等既以少保桂萼等所言为体国弭灾之意当即施行着该衙门不许支忌可也如说该部具奏是替该部支调之计并郭勋奏另议票来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讲官侍读学士吴惠郭维藩进讲毕

上谕辅臣李时等曰讲官惠言省无益之费停得已之役维藩言去操切更张之弊务悖厚博大之体者云何卿等已朕意问之有可补裒时宜者令条列以对于是二臣各以其意具奏进言颇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勤晋接

○嘉靖五年六月甲子

上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瑶贾咏入见宏瑶咏先入

上谕之曰卿等前日恭贺朕制诗章朕亦偶作一诗以赐卿等其用心辅导乃以诗手授宏等一清继至

上谕之曰卿昨岁督边劳勩昭著兹特召还资辅理朕为一诗赐卿卿其勉之宏寺皆顿首谢其赐宏诗曰古昔明王勤圣学必资贤哲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业成顾予渺末德寡昧钦承眷命历数膺宵旰兢兢勉图治日御经幄延儒吏每从古

训寻治理歌咏研磨陶性情诗成朕意或未惬中侍传宣出紫清补袞命卿作山甫为朕藻润皆精明着此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赓朕所望者独卿重庙堂论道迓熙平虞廷盛治湏百揆口资伊傅周两卿朕纒大服履昌运天休滋治卿其承帝赉良弼匡吾政协恭左右持钧衡大旱湏卿作霖雨淫潦亦赖旋开晴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瑶诗曰黄阁古政府辅导湏才良朕自即祚始求贤日遑遑卿以廷荐入性资持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圭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圣学朕所勉焕乎慕尧章机暇有著作衷怀庶宣扬赖卿善补袞绘绣衣与裳竭诚乃赓载彩凤鸣高冈化成在人文熙皞期虞唐地天既交泰民物咸平康述此酬卿劳盛事传无疆赐咏诗曰殿廷暑气薄薰风洒然生万机有清暇书史陶吾情日与圣贤伍外诱难相婴对时或感物兴到句还成豁然融心性岂止口声音资卿为藻润朕志益开明卿本中州俊简在登口衡君臣际良难所贵德业并诗章本余事治理湏持平朕固谅卿志夙夜怀忠贞喜起协舜乐交脩和口口口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曰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三辞乃承命开心副予望才兼文与武内外资安攘< 〇六十见 >朕西顾忧遂使吾民康功勋既昭著威名满华羌敕使往宣召复来坐岩廊黄扉典政本摠承以匡襄予承

祖宗绪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类倚毗赖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张皇纲股肱职补袞伊周并昭彰助成嘉靖后青史常流芳次日宏等上表称谢

上批答曰朕以凉德纒承丕图惟赖旧臣以为辅佐于几暇偶成一诗以赐卿等惟图君臣交脩共成化理览奏具见忠恳朕岂类古帝王称颂太过专以望卿等协力匡弼

〇嘉靖十年三月己丑礼部数上言

皇后出郊亲蚕不便是日早

上驾幸西苑召大学士张孚敬礼部尚书李时入见于旧仁寿宫议于宫前建土穀坛宫后为蚕坛二臣趋出视地还复命

上赐酒饭遣中使遗以珍饵二人复入谢

上出御制西苑视穀祇先蚕坛位赋手授孚敬曰朕适有作卿等看润因命赓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复请

上手书各赐以为世宝许之明日二臣进和赋

上亦各赐手书御制赋后数日并装成帖名曰咏和录赐之又复谕孚敬曰朕惟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固语久而文帝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况朕在冲昧世事未一经无识见卿之于朕无以周公爱成王首以孝训于朕他特余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传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俾交脩朕之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朕又欲于今春奉

两宫春游后与卿辈一游以仰遵我

圣祖丕训亦以见幼孙之率由

祖道当有宴乐预与卿言之

○九月乙丑脩葺西苑宫殿工毕

上设

文祖位致祭祭毕行落成礼宴群臣召尚书李时至无逸殿东室谕曰昨见宴图尚书王时中蒋瑶俱列于门外还宜坐之于内时对以地狭不能容

上曰皇亲可移之殿西时曰俱是国戚

上曰亲亲不如亲贤时对曰

圣明所见非臣愚昧所及已乃列时中等席于殿内

○丙寅

上幸西苑御无逸殿命大学士李时翟銮坐讲时进讲书无逸篇銮进讲诗豳风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勋及九卿大臣皆侍讲毕

上复御豳风亭赐辅臣并勋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勋等奏谢

上曰朕以无逸殿豳风亭虽观耕之所亦勤学所寓昨落成之礼因命辅臣进讲赐卿等宴卿等当协心匡辅以跻太和

○嘉靖十二年四月戊子

上游西苑宝月亭召大学士张孚敬李时方献夫翟銮谕曰此亭去年讫工时卿孚敬不在今与卿等同游命赐茶仍命司礼监官引入遍观

驾发御清馥殿复召孚敬等入见左室

上曰前是锦芳亭修旧耳因荒落故建此殿去年讫工时亦因卿孚敬不在故与卿等同观复赐酒饭赐扇赐芍药花出御制夏日与辅臣同游古乐府一首又七言绝五言绝各一首命孚敬等和之其词曰晴日流光夏昼惟长同游禁圃咸良薰风角□羊愠但愿民康

社稷安

慈寿永绪叶昌右乐府斗柄指已四月中群物长养正冲冲愿得早施三日雨免此贫农抱苦惊右七言绝嫩麦三分秀时当四月终但得甘霖降欣然慰老农右五言绝越三日

上复幸南城演新乘马御环碧亭召孚敬等入见寻御重华殿赐孚敬等酒饭谕曰今日朕以演马出与卿等同游即以其事为题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乐府二首来看于是孚敬等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乐府一章朱夏才入四月中乘闲试马出深宫惟兹七马壮且雄登霄未可拟跳涧或峥嵘爰因演步至环碧命诸左右来辅弼同游同游兮

祖训昭赞襄赞襄兮湏竭力朕非□高宗诸辅勿我弃早为霖兮羹作梅启心务明沃朕心俾令汤孙继

祖烈庶几政化维日新又七言律一首几暇余清演骏驹闻来野步到行居既不盘
游忘禹训亦非好武废汤谟适因凉暖供观眺还是春秋奉

寿輿驰驱湏教思往事袁盎之忠不我违次日诸臣和章始上因请钁梓以纪一时
同游之盛

上命名曰春游咏和集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

上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朕览江西所进青爵其色甚佳以为殿陛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今者雨霁稍爽可与勋鉉言二臣吉服入观其以酉刻
至南宫之重华云于是

上御重华殿先视祭器毕退御重华左室宣孚敬等入见

上曰朕咳疾静养久不与卿相接良用歉焉兹以调养平复特与卿等一见耳孚敬
等顿首曰臣等瞻仰

天颜不胜庆幸

上命至殿中览观祭器孚敬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见

皇上事天之诚

上命内使以御案所置牙边檀扇分赐五臣且曰天气炎热兹扇与卿等共凉孚敬
等复顿首曰即今炎侯伏望倍加珍摄臣等在外不敢不恪共厥职

上命赐酒馔各顿首谢及既退复召孚敬及时入见

上以黄纸御书

宣宗章皇帝御制阅輿地图诗一章白纸御书恭和

宣宗章皇帝阅輿地图诗一章以示孚敬等次日五臣<足 铨-金 >谢

上报闻仍命各为赋以纪厥乐命之曰奉制纪乐赋

上亲洒宸翰作纪乐同述诗一章序一篇辅臣集录成帖缮写进呈吏部尚书汪鉉
请命名刊布

上钦定为御作诗诏工部刻梓颁布两京文武官员序曰是诗赋之作也所以纪同
游之同乐者也诸意并载四臣所赋之中不必重说或谓斯举专以恭视祀器何得谓之
为同乐同游耶朕答曰委此举以恭视祀器为第一义然朕因疾而辍德政兹同五臣恭
视祀器中间岂无同游交泰之情盖理之然何得不可谓之乐乎曰鉉言谓奉

圣母同游斯既以恭视祀器何又谓奉

圣母同游耶朕答曰是日雨后暑气稍减矧

慈宫亦初安是日以即时之爽并奉

亲輿少从游衍以消永日亦顺时承颜人子之情也吾奉

母以同欢岂不愈之挟妻挈子者哉虽然专以祀

天祀器之为主则朕之诗已寓其专云故序诗曰甲午蕤宾仲夏终是岁五月二十

七日仪物钦

天礼用崇五臣左右偕瞻视一德君邻共正忠是日同勋孚敬时鉉言五臣视祭器宫扁重华思虞帝视器于重华殿云器匏苍色象玄穹器色苍以事天也居敬顿忘酷暑时神怡自送涤炎风先一日已得雨云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

上日讲毕召辅臣张孚敬李时见于文华殿西室谕以

大行庄肃皇后丧改廷试贡士于四月初二日令传于礼部因言今年进士选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习卿等且即举堪任者时曰此任湏择有德行不必专重文学

上曰有德行方可为人师范文章是未议孚敬因荐学士蔡昂

上俞之复问前顾鼎臣教习何如时曰老成停当

上因言内阁缺人卿等以为孰可孚敬请

上自择

上曰古人荐贤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讎卿等知而不举即是蔽贤不忠孚敬曰内阁之任与他司不同谓之机务者机乃发动之由一有差失为害不细所以比官必湏慎重时曰如弩之机发之少差毫末远处即在寻丈外矣

上复谕六部也湏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为紧要因博评诸臣谓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聂贤尤健秦金觉已衰矣复言汪鉉事无定见昨考察恐未免亏人孚敬曰鉉近在部时与霍韬争辩

上曰若是争辩汪鉉终达时宜若韬作尚书则部事湏尽坏耳时因请举

先朝午朝之典每午

皇上御左顺门命大臣朝见即奏事亦足以联属人心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仪朕常思之如鸿胪寺奏谢恩见辞是朝仪若政事另行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骤难复不若时常宣召大臣于文华殿质问政事时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质问政事亦可知人臣贤否

皇上天资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无不觉者臣等亦在侧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待俟廷试后举行之

○八月乙巳

上御无逸殿东室召大学士费宏李时至曰今日闲暇朕出游召卿等庶几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观殿宇规□殿东壁书无逸篇北壁则

皇考所作农家忙诗

上<跂 爰>其后述王业以农功为重欲子孙万世念创造艰难豳风亭东壁书七月诗北壁则

上所题豳风图长句东西小亭二碑

上自制文述创建殿亭之故而自傲尤切因谕宏等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

得已如

四郊

七庙奉

天奉

祖

两宫奉

亲皆当营造此即无事时因言辽东时定湖广贼天下亦无事

上曰辽东本抚臣行事不当以致扰乱宏曰例推巡抚内地者吏部止会户部边方会兵部恐不尽得人臣欲会九卿推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语吏部著为令宏曰三边今缺总制臣敢荐一人

上问为谁曰姚镛往在延绥甚得士心时言镛处两广亦是后来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虚名耳因令宏等语吏部推镛语未卒曰既可用安事推即传谕行又问镛何官对右都御史曰升镛兵部尚书仍兼前官时言辽东顷用马永甚好宏曰闻永家丁八十余人皆善骑射甚骁勇

上曰将湏文武兼资不专在勇时对

圣谕允当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侧非礼令宏等相北闸口设祠宏曰

上无一事不敬与尧舜同

上曰尧舜生知岂朕可及敬者圣学始终之要朕犹未尽因谕宏等尽心匡辅献可否劝

上保养

圣躬

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湏静养以凝神聚气为要

上曰神气完足百体自安宏言黄帝问道广成亦专在静

上曰道书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可为朕剖析以闻又谕恤民在用贤宏曰闻

上昔与李时夏言评品被劾诸臣甚当

上曰朕在内仅得其略耳卿等有见不可不尽朕简用或未当仍湏执奏时曰顷宏至京举朝欣幸

上委任耆旧至治可期

上曰旧臣止卿及宏在时等谢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赐酒饭出已遂诏起镛为兵部尚书仍兼原官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谕吏部自今巡抚官俱九卿会推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朔

上谕大学士李时曰端午节朕奉

两宫赏节昨有

慈谕罢免朕惟宴乐一节不可少不可过少则不见交欢之情过则有伤耽乐之好若夫君臣一赏足寓交泰之意卿其会勋言一计之已复谕曰宴礼必得乐歌今教坊司不知备否无论俚俗我

太祖

太宗屡有宴锡其乐仪今存否可同一会议礼官拟上其仪朕裁择焉于是礼部尚书夏言等撰仪注以上及期赐文武百官宴于奉天殿宴毕

上幸西苑预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侯于崇智殿遣中使赉赐艾虎花绦白索牙扇等物

上至勋等致词谢

上曰人日之宴一以赏节一以酬前月山中扈从之劳勋等顿首谢至水次

上御龙舟召勋等各登舟给酒馔命三臣近龙舟而行自蕉园迤迳至澄碧亭登岸复宴于无逸殿勋等各称觞上寿尽欢而罢

○嘉靖十九年七月丙辰

上与群臣泛舟于金海诗曰紫禁西头胜概舒晨晖朝彩映芙蕖波光< 泮> 滢千尺镜翠色飞浮十里余莲红灼灼明素鹭荷绿阴阴覆锦鱼独目伤心佳景处莫伸昔日奉

慈娱

信任大臣

○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大学士杨廷和以升迁兵科给事史道劾其阿附

先朝力争帝号之罪上< 跽 铤-金 > 自辩因乞致仕

上曰卿以正学直道辅佐

先帝随事匡救备极诚悃力阻护卫谏止游巡以死自誓不附权幸不作威武大将军敕不书彩帐先年闻父讣音旬日之内连章乞归终制忠孝大节中外共知乃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使朕从容嗣统功在

社稷更化以来议处大礼厘革弊政诛逐奸党褒进忠贤知无不言罔顾利害勋望隆重朝野称述简在朕心方切倚毗岂可偶因人言輒求休退鸿胪寺其往谕朕意令即出供职既而兵部尚书彭泽亦颂廷和定策讨逆忘身殉国功

上曰廷和事朕以来辅德佐政备竭忠诚剪除奸逆不顾身家之祸定策翊戴有功不居诚古社稷之臣朝廷方切倚毗鸿胪寺官宜往谕朕意即出供职今灾异频仍正上下交儆之时若谗佞得志公议不明正人君子不安其位相率避嫌求退天下治乱安危之机所系此岂国家之福览奏具见卿忠愤所激为世道虑远奉公体国至情今后吏部务求学行老成识达治体之人选补科道言官不许挟私沽誉报怨市恩以伤平明之治未几廷和复求退

上曰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出处进退系国轻重近因连< 跽 铤-金 > 乞休朕念卿

以经济宏才匡弼

先朝辅佐新政备尝艰险曲尽心力转危为安功在

社稷孤忠大节中外共知已屡有旨慰諭为天下留卿柰何复有此奏至以老病为辞览之良用恍然吏部官宜往諭朕意趣起就职用副朕拳拳至怀

○嘉靖□年正月戊午大学士杨廷和以御史曹嘉论其专擅求去

上曰卿累朝勋旧德望素隆赞理天工多效劳勩勿以人言自沮其亟出供职大学士蒋冕亦乞休

上皆温诏答之于是数日辅臣无至阁者

上累遣内臣及吏部鸿胪寺官至其家宣諭敦促廷和<足 毓-金 >谢复辞

上曰卿肝胆忠义有功

社稷公论难泯简在朕心内阁典司政本卿与同官累日俱避位于事体非便朕甚不悦故遣官责以大义其遵朕命毋更固辞既而廷和求去益力

上四遣中使至第宣諭令即入阁供职廷和固称病不出明日又上<足 毓-金 >复报曰朕知卿忠义辅导重地推诚委任遣官再四宣諭犹称朕偃蹇高卧朕甚疑焉陈乞之章不必再上时吏部尚书乔宇亦以言官指为廷和之党称疾求去御史刘廷篔等自古害正人者率指为朋党乔宇孙交林俊同时召用今廷和宇求去交与俊亦不安其位幸敕廷和等亟出视事

上是其言曰朝廷清明岂可輒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岂忍轻易求去杨廷和心迹既有公论宜同孙交林俊即出供职吏部其往廷和宅宣諭朕意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子

上諭大学士张璁朕有密諭卿勿令他测知以泄事机又諭朕与卿帖皆亲书虽不甚楷正恐代写有泄事情璁<足 毓-金 >谢因举

先朝杨士奇故事请给图书为密封奏对之用

上许之乃諭大学士杨一清曰凡朕与卿等可议事情除军国重务卿等同官三人议奏外或有密访事机欲法

祖宗故事各赐印记一以封所来帖子又朕所送下文书亦不可无封记今制一套正面画一云龙上批諭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验记一颗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纳有验不致有漏事机朕无可谋者用与卿预计可否通议来闻并赐印记字样也劳撰用密之一清言

先朝

仁

宣二庙尝赐近臣图书蔼然唐虞吁咈气象今此事诚宜修复但印文止可作责望语如纳海启心责难陈善之类不必过为褒美又当因人而施不可太滥时

上以拟赐三辅臣印记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学士翟銓之赐以桂萼代之报曰思卿之所言深忧朕也滥及多人则谋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赐卿及璫并尚书桂萼萼未入阁又见办事有翟銓所以先銓后萼以重辅臣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决无疑也于是一清复奏銓小心慎密况在阁同事乞并赐銓以安其心

上报允乃赐一清璫銓萼各银图书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敬曰绳愆糾违璫曰忠良贞一曰绳愆弼违銓曰清谨学士曰绳愆辅德萼曰忠诚静慎曰绳愆匡违仍谕一清曰兹今所赐卿等四人封<足 毓-金>印记又欠徵验其真凡所上密<足 毓-金>可以幅后小书某字号自一至若千庶上下方如亲见朕虑时人猾诈倘一失之我君相必被他人相间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亲者二宗室支属私亲也忠良贤佐公亲也亲其私者以夹辅王室也亲其公者以治理朝政也今编四字仍劳卿密说他三臣以朕意卿用持字璫用忠字萼用秉字銓用正字既而诸臣各上<足 毓-金>谢

上手诏答一清等曰朕念国政重大事机当谨兼有过不闻厥过愈深故以银记锡卿以识封<足 毓-金>览所陈谢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改过卿等宜竭力赞襄用辅不逮勿惮勿讳庶尽交修启沃之体又答萼曰卿忠诚体国静慎持身故锡卿银记以识封<足 毓-金>卿有所见闻即宜告朕俾知过图改以奉

皇天

祖宗之托卿宜竭力赞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嘉靖七年二月戊申大学士张璫进分献大明坛及奉制祭先师纪事诗二首

上览之喜亦作二章以答之其一戊子春正吉

郊祀礼祗行陪神日为首阳宗日大明良辅承献奠少保

捧捧香羹神鉴昭有格为喜不胜情右大明坛分献其二

圣祖垂典则春仲祭宣王兹予纘大服稽守罔敢忘传制命辅臣歆享鉴忠良堪叹老松柏空荫我师堂大遣祭孔子

○八月戊申大学士杨一清以病乞休

上曰卿屡<足 毓-金>恳切朕非不相体且卿年高亦不应烦以事务但朕倚眷欲终始辅导交修况卿<懋心>才重德方赖赞佐以成嘉靖之治宜钦承朕意慎勿固辞乃复遣鸿胪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卧内强起之仍降御劄遣中官谕意曰朕所倚卿实为天下卿若果于引退是虑国不如虑身一清感谢已而求去益力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硕旧辅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义恐弗如是朕躬多愆当直言以匡救何迂口处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十二月壬子大学士张璫<足 毓-金>请给假省亲

上曰卿昨以省亲焚黄之意预历陈之朕展转览阁即欲从卿所请复忽思之甚有未安朕昔未尊崇

皇考

圣母之时抱痛苦心不知何日得遂此愿

皇天鉴我命卿言之今时也孝情既伸素志亦遂非朕所自能实卿之力也非朕私誉卿也酬其所赖予耳夫孝者万善百行之先况人君长岂可不以此教人而反拒人之情非人之长也况朕所得伸其孝乃卿赞成之谅卿之孝情非朕之情可比尤急甚焉当尽孝子之情以成终其忠者宜听卿之所请即赐命以行可也但今政治有未善边事有未宁朕体有未健强学行有未定帖所倚群臣夹持则卿之为朕托者特重耳卿之平日之志未有一毫末之私持正秉忠以匡朕躬夫父子天性至情似非私情者而在大义之中未免为私恐不宜言及是岂终不宜言实不宜言于此时也卿可勉副朕托悉心匡辅勿得为言待其治道少康边事宁息朕体少强朕学少定则卿便可来请朕当听奏立限前往如今时卿不顾大义直遂己私果欲往则非忠臣之道使朕失道失德于卿之心其忍乎否乎宜钦承朕命缓之数载便当言此勿口朕意

○嘉靖九年四月乙酉兵部尚书李承勋以被劾求去

上优论慰留之曰卿近日两具<疏 疏-金>乞休退以言官诬及之词深为名节计足见持身慎行但恐于爱朕之心岂不小失欤朕惟人言浮无根据不必以此为虑且卿虽经璵萼奏荐亦非璵等所私实公与也卿练达事务忠诚素著才望兼隆朕心简在今必欲求去恐非素日之心口见今边方多事本兵重地之任朕方赖卿办理何乃坚欲去哉宜竭诚佐朕展布才猷副朕委任兹特慰谕卿宜钦承勿负朕意

○八月己卯

上谕辅臣张璵曰卿以所撰敬一亭碑文上朕览之再具悉忠慎之至朕惟古之君臣致盛治者无若唐虞彼时上下一德犹不免交相儆戒吁朕非尧舜之圣而卿岂可绝无一言以警之乎况斯文必传之后世勿使后世议可也夫君臣一体非朕私为卿其密再撰来发部刻石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至京诏进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办事命即日赴阁

上谕之曰卿昨赴召以连日阴雨未与朝见故今日朕命入阁办事庶副召用之意夫辅导之地以纳诲为职岂无资我之忠言必托封章庶得随事开陈兹以原赐银印记给卿用使宜承朕命

○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大学士费宏以起用至京

上遣中官赍手敕赐之宏<疏 疏-金>谢言臣数年栖息畎亩颇怀愿献之忠此后当日有所陈

上批答曰览日有所陈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后可凡事卿当献正闭邪匡朕不

及以副朕意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赐辅臣严嵩银图书一颗敕曰赐卿忠勤敏达银记朝夕谋猷入告以此封进嵩谢答曰嘉谋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六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七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太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优礼大臣

○嘉靖元年五月己未致仕大学士谢迁遣男谢正谢遣官存问及赐羊酒官廩舆隶恩因劝

上学古训鉴成宪以广聪明

上褒嘉之曰卿辅佐

先朝直节忠言天下传诵朕知名久矣方将起用特先存问览奏具悉忠爱至意宜善自颐养以副眷遇因荫其子正为中书舍人仍命所司查同时守正被害致仕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曾荫否以闻

○癸亥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各上疏辞免恩命

上谕廷和等曰朕念国统未定事势危疑之际卿等能同心协请于

昭圣慈寿皇太后早决大策以安

宗社其时逆贼江彬稔恶负罪尚握重兵心怀不轨祸机难测卿等又能乘时擒获不动声色潜消大变使朕雍容入朝传序继统中外晏然弘济艰难功劳茂著考之前史汉文帝宣帝继承大统之后亦尝加封丞相陈平周勃杨敞蔡义等邑户我

太宗文皇帝以尚书茹瑺有默相事机之功亦进封忠诚伯况城云出将入相能除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拜朕前敕加封爵义不为过第重违卿等雅志已如所辞朕心怏然赐宴进阶及文职录荫略示朕报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过为高洁以伤朕怀谕宏曰卿以硕德广学辅佐

先帝嘉谟入告备竭悃诚随事纳忠贤劳茂著逆濠护舒之请昌言沮止触忤权奸遭谗去国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首先召起迩者敕加锦衣卫世袭之荫用酬旧劳义不为过卿抗疏力辞重违雅志乃改荫正民户朕心犹以为歉再加文阴赐宴进阶略示优眷卿宜勉承无过辞以为高洁伤朕本怀

○六月乙未致仕大学士刘健九十

上已赐敕遣行人存问至是河南守臣遵诏奏请

上曰健累朝旧臣礼宜优厚本处巡抚都御史备彩币羊酒亲诣其家宣谕朕眷念

至意

○十一月庚申致仕大学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问具<跬 铨-金 >谢因上讲学亲政二篇

上览奏答曰卿辅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将起用特遣使存问览奏具悉忠
爱至意宜善自颐养以副眷怀其荫一子为中书舍人寻致仕大学士刘忠亦具<跬 铨-
金 >谢存问劝

上以务学养心敬

天法

祖抑邪佞进忠贤数事

上褒答恩荫亦如之

○嘉靖一年九月庚辰大学士杨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满加太傅再<跬 铨-金
>辞

上曰卿元勋耆德望重台司弼亮忠勤多历年所功存

社稷泽在生民穹秩特加用彰殊眷乃以盛满为惧恳辞至再具见劳谦成命以下
宜即勉承朕意从容展布赞成嘉靖之治既而廷和三<跬 铨-金 >固辞

上曰朝廷设三公之职以待忠贤共图化理卿匡辅

先朝赞襄新政备竭心力茂著忠勤勋绩既多特加穹秩资望允宜何乃屡陈恳悃
至以引去为辞鸿臚寺便往宣谕宜抵承恩命即出供职用副眷倚至意慎勿再辞

○嘉靖三年七月己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乔宇引疾乞休

上曰卿才德老成贤劳茂著铨衡重地方隆委任何乃因微疾乞休致既情
词恳切特为俞允其给驿以归有司月给米四石岁役夫四名仍岁时以礼存问

○嘉靖五年五月辛丑刑部尚书赵鉴以疾乞休

上优诏许之赐驰驿还仍令有司月给米四石岁夫六名鉴陛辞

上特制诗一首书于龙笺赐之以宠其行诗曰仰惟我

圣祖稽古置六卿朕兹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职惟重托卿甚丁宁慎以恤元元
详以轸幽圉副予钦哉训惟卿公且明资之弼王教倚毗须老成忽尔乞休足恳词出衷
情朕弗拂卿志顾念其情诚特命驰驿还以遂卿之名余年备福祉勿负纶言旌

○嘉靖六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大学士杨一清病目未出谕问之曰日前奏请给假调养目疾今以数日未知
可否特兹为问朕闻目主曰肝肝经受热或劳所以伤目卿可用心爱养使肝气清和而
目无疾翳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无术耳欲令医治之亦无术耳况耳目之际非可
按以摩为术也但能使脏腑清和则百脉流通又非专以药饵为尚耳而医者之术亦恐
不过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为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略识此意不在他术惟肝气平

自安矣卿如稍可便赴阁办事况当新春逼迩不必报名叩谢以某日赴阁具<跽 毓-金>来闻即朝见陈情也卿其承之已一清病稍愈赴阁具<跽 毓-金>以闻

上报曰今早得卿一<跽 毓-金>云出办事朕深悦之但朕前疾方好未及大壮昨因出斋殿被寒温之气与炉火交口于头目于清晨以起穿衣毕而晕痛相攻动履不得除遣官代朕至日

二庙行礼外即回宫调养过其半日方觉晕止而痛亦就安但因先日之弱体未大平复平可三十日视朝卿其知之又昨璫回奏言与卿三内殿行礼之仪不必外廷论之只卿以礼断可也又封可据先儒格言来告庶朕决之者

○壬申

上不豫辅臣杨一清上<跽 毓-金>问起居因引内经要旨请

上节宣调摄以迓

天庥

上未及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跽 毓-金>未经亲览复<跽 毓-金>上问

上报曰今日辰间得卿一<跽 毓-金>云二十七日所进之<跽 毓-金>朕其览否但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谢恩<跽 毓-金>答之密谕寔欲专其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兹待别答之朕以幼弱之资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惭愧况体力未强而调养之方未闻礼节之中罔知心每强之学无一得卿所言究诸典礼且历引内经要旨以保养朕体恳诚忠爱君之拳何其至也夫朕于君礼臣之道恒为失之而卿之于朕何其用心尽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诵之越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于心不致于离间其中也用是以复卿其知之卿辅导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执者当要告正况今三始更新万物复亨之期正可革宿愆兴新德之时虽有过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赞恶交修朕性斯寔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并告卿知三冬寒已去九阳春又来辞残省往过迓岁善增培伊传真耆硕辅弼信英才专赖交修道承之尚钦哉一清<跽 毓-金>谢因率同官次韵和之

上悦命名为辅臣赞和诗集亲为之序曰去年除夕日朕以残冬已尽阳和回春遂赋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杨少师一清寓以望其辅导交修之意以辞残比省过迓岁比进善之意一清遂与迁璫銮恭和以闻但其中颂朕太过愧受之鸣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皋陶赓之卷阿之作周臣颂之朕非虞周之圣但喜得忠良遂取为集以道虞周之意诗之所关大矣非吟咏者此寔以求道望治不觉形斯言也欤

○嘉靖七年正月己卯时享

太庙

上见兵部尚书李承勋班在张璫桂萼之上意颇不悦大学士杨一清因请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与承勋相等

上悦报曰只才午门得卿一<跽 毓-金>足见辅导至切朕复有言夫君臣一德上

下同心自伊尹之于成汤乃克合也朕又愚昧之人继承之主焉敢比成汤但念卿念念之间凡出于为君为民无有不尽其忠诚至于诸凡导告之者无一毫不于朕合其议何谓也且以今此一事告卿朕于三十日亲朝承勋班在璫之上初六日陪祀又在承勋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勋虽当任用之时况年资亦深但璫自辅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尊也回宫思欲录其意问于卿而暂回休息今日已间亲写帖子与内阁书终遂思食食后陈砚纸而卿之<足 毓-金 >已至奚故朕嘉悦不尽以其七年始遇卿也卿之赤城又迈尹之诚也尹之辅汤贤辅圣也易若今卿辅朕之切岂不遇尹乎朕非汤资卿所告导岂不难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实由衷出也卿其益言无不尽之诚庶使朕免于冲昧之失也卿其钦承是日复作诗赐璫曰戊子新正吉春享

祖庙亲祀礼忻已成肃驾回宫宸登辇偶回顾舆南一辅臣貌奇真才杰形端志气伸外焉秉贞一内则抱忠纯诚正辅吾躬精白饬乃身予喜荷

天眷资贤作邦珍庶几皋夔辈望以康斯民

○癸未

上降手敕加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璫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璫寻加少保时

上方有事

郊坛璫萼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旦夕扈从斋宫即可出谢不必升见

○三月丙子太学士张璫以原籍姚溪旧建书院<足 毓-金 >请赐名并自建亭立石奉藏

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因以书院集录诗文进览

上赐其书院名贞义堂名抱忠仍令有司建亭立石其堂舍敝坏者亦与修葺璫具<足 毓-金 >陈谢

上批答曰卿当时学首博识多闻勤励敬慎以饬其身尽心职业专以王道匡朕又恐后学废堕特以院堂名额为请兹朕亲撰以赐卿才德学行褒示所不能尽览所陈谢具见勤诚已又赐璫玉带一谕曰见卿带不佳今特赐卿以扎报不必廷谢

○嘉靖十年三月乙未兵部尚书李承勋卒

上自为文祭之曰朕惟人臣事君以忠者不多见今时尤难见也卿以贤俊之资自登甲第历官数任俱有声闻自朕擢任以来尽心为国竭忠事朕遂致嫉者肆其毁焉方当冢宰之迁讫口处尔一逝朕深悼之吁君以得贤为治是谓相遇为休朕非明王之资故贤者未久其与兹特赐谕以祭之卿其钦承之歆慰哉

○嘉靖十二年正月丙辰遣鸿胪寺官召致仕大学士张孚敬赐之敕曰朕惟君臣相得自古为难惟卿自中甲第奋志为忠不以身为顾继是历居数任持一不回匡主爱君未或少懈前者小人构为陷阱朕即时令卿回已昨又自不审慎几微又命卿回已适

来星异众疑之曰信哉君不明也使之去而复来致变甚速朕亦应之曰孚敬适到此异又见试且令自陈吁朕意卿却不会又云去数语朕亦未放过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自有公论但卿何其自误哉今自卿归星芒未见速退应欤否欤他不必费笔扎矣今朕三召卿复任卿若能识朕意则作速前来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则暂来作贺朕得嗣之喜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怀惟卿思之图之

○四月乙亥大学士张孚敬赴召至京是日免朝

上传赐酒饭复降敕谕孚敬曰朕闻卿至甚喜但二日未视事见卿盖以文华致斋恐空室寒故厚衣不意伤热遂病目须三四日可愈卿其先诣阁视事仍以其谕示同官知孚敬随赴阁办事具<足 铕-金 >以谢

上悦谕以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

○嘉靖十四年四月辛亥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赍药饵又手扎谕之曰昨少保李时具言卿病苦状朕惟近古之君有剪发疗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药数味自饮辄效兹为卿择清心宁神驱火保肺者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虽非前敬臣者之切亦见朕意服后一二日可告朕何如又谕曰昨朕因语时令示朕意与卿闻病不得愈朕惟病不可不慎以爱身为孝之大而天工不可不尽以辅致君为圣为忠之大他诸余未都要紧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亥致仕大学士张孚敬表启问安仍<足 铕-金 >贺册嫔

上优诏答之遣锦衣卫副千户刘昂视孚敬于家赐之敕曰卿以内阁元辅朕所倚毗顷因有疾恳乞归休朕察卿有不获己之情乃用俞允送卿兹得卿来<足 铕-金 >奉问并贺省览之余具悉忠爱特遣锦衣卫副千户刘昂赍敕往视卿疾如既愈即便来京勿负朕望果未除则当善自保摄用副朕眷思之怀复以手敕付昂曰敕旧辅孚敬卿比以疾乞还久切朕思昨得奏贺朕躬平吉

圣母康泰及择原选淑女内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将近已先册封为端昭二嫔并河南李氏京选王氏补为敬静二嫔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谒

陵礼奉

慈车率后妃礼成后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饬新

七陵增造等项朕自作幽宫于

长陵左之阳翠岭即十八道岭更名改小山一名半台山以尊

皇祖太宗尝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圣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视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不烦以见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来见朕副切思情勿自负自弃以致朕怀无已卿其承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丁卯廷试读卷大学士夏言有疾

上谕读卷诸臣曰卿等连受勤劳于政务之外且希忠与我少年卿等皆老臣朕心甚未安且言病甚昨朕有谕令看卷后用心理之即今任事之臣少卿等其悉朕怀匡我不逮仍录谕示言知之令不必回奏省伊思费耳又昨卿等入见东宫已议且重爱护然朕惟侍卿等再见数次先计

奉先殿谒礼如何今年庶吉士之选当举行既而遣医视言疾复命中使赉赐上尊品物言<跽 毓-金 >谢请俟疾少间诣鸿胪寺报名谢恩

上特遣中使谕止之曰卿疾少愈恐趋谢作劳特用赐免卿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

○三月丙申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夏言一品九年考满

上遣中使赐言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宝钞五千贯茶饭五卓羊三只酒三十瓶吏部以先年大学士杨士奇刘健赐敕宴例上请奉旨言辅导朕躬历官一品九载<懋心 >输忠荩久著贤劳朕心嘉重可复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勋阶兼官悉如旧赐敕奖谕仍宴礼部给与诰命以称朕褒礼元臣至意言<跽 毓-金 >辞

上曰卿名德伟望博学宏才一品九年忠诚笃棊功施

社稷业迈前臣加恩常典非朕所私宜祇承新命益殫嘉猷用匡不逮庶副朕优眷至怀所辞不允礼部以待宴官员请

上命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待

○五月戊申原任大学士毛纪年八十山东抚按以闻

上曰纪辅弼旧臣年登八袞德寿并茂其赐以羊酒抚按官及门存问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六名应役以示优眷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午致仕吏部尚书罗钦顺年八十抚臣以闻诏有司及门存问仍给月米岁夫

戒谕群臣

○嘉靖三年四月辛丑镇远侯顾仕隆等请申明永乐初戒谕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庙戒谕武臣榜文训告谆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替袭者不知遵守旷职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晓谕本府仍誊写刊印给各官领回诵读使其子孙各知保守世禄

○嘉靖六年十一月辛丑赐辅臣杨一清等五经四书各一部谕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其道曰道者载诸简册君不知道无以修身出治而福泽生民臣不知道无以辅君纳海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旧人博学宿儒自复召居政府辅导朕躬启益朕学赞襄治理展布忠诚沃心之道良有赖焉斯非学术渊深识见宏远所能也哉朕念卿昔所学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书肆所传惟恐或有差缪岂可遗哉今特以

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经四书各赐一部卿其益坚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举动有违于道有乖于理当执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讳朕之不纳为无言呜呼圣人修齐治平之

道尽诸典籍朕有所罔闻必赖卿其善导之朕岂敢逸其身心以为无益□

皇天及

祖宗付托乎惟卿其钦承之故谕

○嘉靖七年七月癸酉大学士张璁请宣谕内阁绝谗邪以清政本

上曰卿所奏朕已知辅臣调元赞化当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同寅协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负简托卿等各勉之

○嘉靖八年九月辛丑先是大学士杨一清张璁各以言官论劾遂生嫌隙

上令璁致仕旋复召入一清不自安求引退

上慰留之光禄寺少卿史道因土_足毓_金请谕勉二臣相与虚心直道忘私奉公用酬

陛下千载非常之知不宜以形迹尔我自相乖异

上览而嘉之曰内阁大臣责任甚重尽所深倚宜同心共事协恭尽职秉公持正以赞治化陈善闭邪以辅君德容众以量受言以弘勿怀私嫉忌以取愆违庶乎君德赖以成治化以之而兴泽溥下民功施

社稷忠节誉望非前代诸臣所能专美岂不伟欤辅臣于道之_足毓_金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负朕意

○嘉靖十三年正月丙辰

上谕大学士张孚敬等曰前朕亲启

皇祖主榑见主套销金向内必是先期崔元所致彼视旧大臣乃忽慢不敬岂将命掇事之臣哉元之不堪简命有如此卿等即录此论与言令誉示捧主诸臣知悉务各祗慎勿如元为于是元上_足毓_金待罪

上曰出主而祭礼之正也我

皇祖初制之典非今日事况人臣于君之事不可不慎重朕知尔意谓

累朝不行何今日如是我则知守历代之规耳朕所示礼部但敕令加忠敬而已何以认罪为

○三月壬申礼部尚书夏言请简忠亮大臣一员抚赈大同叛军大学士张孚敬持不欲行

上谕之曰兹大同一事卿独未究心于至理委非正大之举囑逆诛逆终是贼得计我师伤卞无数用财无数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听于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独与言为忌兹事又不从果然奚如其所言真不当行岂可迁就为之朕推言之力干君事今亦不多及黄绾之为人卿所甚晓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邪卿能与绾比旧加厚其交再肯与言凡事和处则朕之不劳于政务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为卿耳孚敬又言前已遣募军给事中处置似不必更遣官查勘

上复谕曰大臣事君谋国贵和若彼此争抵各生私嫉则其君托耶卿尚平而熟思之礼部此请当都依拟行遂特诏馆往为罢总兵郤永任听其勘处

○五月己丑

上以疾不视朝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惟君之与臣上下交而共成治理乃者朕静息数旬元气已复咳疾未除虑尔百工弗勤厥职曰不先我师上行下效者夫朕非敢自逸也特念身为治本不得不慎爱之耳兹复申告勉遵朕言务秉勤恭勿事怠忽卿言其录布之哉

○六月乙巳大学士张孚敬复以疾乞休

上温诏慰留不允寻谕之曰卿前以累<足 毓-金 >乞退今日又复为词想无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来进退四三作矣我必终不以礼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献夫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辈不如早如去二也或因大同事着又或以如今日之事为难处坚不欲法处延龄者曰为

昭圣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此数事者皆不足虑大臣居丞弼之任一竭诚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谋身计祸此是何如臣邪况今也亦无甚事止是辅君安民耳卿必欲求去果为何者明言之勿忌孚敬求去益力

上复谕卿求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执已哉夫卿不过与言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无甚重大情由朕曰法当讨而无赦法言也想刘源清郤永必思设法而止诛杀主将之贼以正

祖宗之法纪也岂知贪功冒勋恣戮平民以致法不伸止杀二三为从者渠魁漏网坏法至于如此卿犹为源清屈一则曰二臣锐意攻城二则曰必破贼为止夫城破人诛固无难如无罪者何又何时复是镇以卫京师乎此虽言之言合本出自朕况事之是非自不当较也今正内阁缺人不顾朝廷必求自遂是辅臣之谋乎孚敬乃复出视事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丑武定侯郭勋吏部尚书汪鋐在工数以事相左遂成隙上<足 毓-金 >相攻

上谓大学士李时曰勋言工上事犹可鋐全是忿词此何可忍时为营护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竟则二<足 毓-金 >须留中耳且鋐无故即举梁村自代此是何说昨东阁与夏言争

庄肃皇后谥号本礼部与内阁事与鋐何与乃悻悻如此时曰大臣议事贵于平心易气此等举动未免取讥于天下后世

上曰科道何不弹之时曰不敢

上曰此谓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也勋鋐卿可传朕意戒饬之但勋奏吏部改调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会二臣公议之于是时同勋等于东阁会议奏言鋐以主事欧阳清体弱不任工所劳俞振强行事欠当故以清改调刑部振强升调南京工部员外郎而以员外郎梁廷振代之实无他情勋见鋐擅调因疑其听托规避遂以上闻耳

上曰振强行事欠当宜谪而升清体弱宜惜而调似有避去意命降振强一级仍同清供奉廷振回原部于是勋鋹各陈谢

上复手谕勋褒其祇慎勉以协恭以称简任于鋹则责其动有纷扰甚负委任仍以自今宜亲君子远小人勿效前为戒之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行祈穀礼于

圜丘命武定侯郭勋代

上谕辅臣曰卿等谓祈穀礼宜暂命官具见爱朕至意然朕思大报永亲时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论出入

太庙丘坛上下自惟礼多但熟思朕既遵复

祖制不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三四年间体力复不如故又昨冬连患足疮兼耳鸣心跳神思不爽又不如前气积成痼即今兹恙增甚朕心得有一日之宁乎故朝政之废岁不及旬日虽此身如逸中心不敢略怠所感者

皇天洪眷

太祖圣德故支维之冲君得有此十六禩及赖卿等竭心以赞耳今朕宜理疾祈穀之典卿勋宜思尽处恭代朕行礼卿言仍监督礼仪勿怠即录付春官及遍示诸司知之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

上手谕都察院曰人事愆违

天垂仁爱雨后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调和之职也朕承

皇天宝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为止是一早朝终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劳务本抑末失小顾大先贤言之朕虽失之此早一临门祀多命掇爱此身命是父母遗我者崇礼帝神加志天下不曾色荒声迷于不省人事之地无一时不思天下付民上籍为人君之职所当惧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作夹辅不可得昨夏言测知东宫迁移无故力称改慈庆为东宫府夫废母后备制以纵奉子朕必不为言前称朕意为正驳郭勋之非今何一用勋言若今谓为忠正前亦忠正前谓为非则今亦非也盖嫉人贤已欲美必皆已出亦无归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迁于忠谨敬畏之地夫何谓郭勋以不领敕下狱矣犹千罗百织如何自拟君旨谓不必用敕言官系朝廷耳目一人不如专一听受主使逆君沽誉倾人取位以奉所悦或戕人一家以代报复吁是人为乎又凡工作例有内官监官昨撰

大享殿兴工何无高忠敕稿前岁忠代言进玉器祝寿朕已疑其与彼同计矣今果通洩朕言不具敕稿果无例耶果不通谋耶昨又闻乘轿苑中次日朕已香叶束发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谓不可夫无赐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违非礼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内阁军国重事径自私家而专裁之王言要密岂宜人臣视如戏啖如此大事言官岂无一人知见不闻一言片_足 铤_金 > 糾发徒知欺谤君上玩法舞文排挤忠直

贪生媚灶今日神鬼皆怒雨甚伤禾卿等其布此谕俾中外知之

○十一月戊申

上以宫闱之变敕谕中外曰朕诞膺

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

上帝祇奉庙谟罔敢怠荒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

天考训于

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变之风以期无口

天与

祖宗付托之重虽每防微岂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灾生榻寝二逆御氏结宫婢杨金英等大肆谋逆戕害朕躬仰荷

天地

祖宗

皇考妣洪庇百神护佑假手中宫力救朕躬获臻宁吉即将逆犯依律凌迟处死各该族属尽法诛夷已遣官祭告

天地

宗庙

社稷及应祀神祇恭行谢典恐中外传疑未的尚怀隐忧手足心腹保爱胥戚兹特降敕抚慰尔等夫朕以冲弱遇兹危笃卒获康宁然非

天地神人阴佑默相以保我国家万万载灵长之祚何以有此尔等宜念此眷恩深加庆幸安心官守共迓

皇厘睹兹祈天永平之休共飨久安长治之盛尔等其钦承之哉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虏众薄都城

上出御奉天殿敕谕群臣曰今虏酋听我背叛逆贼入侵畿地诸当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

上不视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劳窃圣言以济已怀欺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忧臣辱之实敢为上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

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胁我正朝大内恐赫朕躬沽名市美非党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误事大小诸臣便一一指名着实参劾定罪其余各同寅协恭悉心国事凡有见闻可以助大破逆贼虏寇者人人尽言再如昔玩视并以军法行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

上谕礼部臣曰今春雨泽固降雷未发声且四方灾异旱涝不同勿专谓尔君所致人臣之义可尽废乎天工人代君一身能遍诸务耶臣原有分理之责况忠贞者又以臣劳自责未可专一欺谤各要寔尽厥劳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吏科都给事中梁梦龙劾奏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学托病避事学上<足 铨-金 >自辩

上曰大臣当先敬畏迩来自肆安居每每称病臣子情共义何在况学又协理戎政者被劾不待明旨游词欺辩姑从<目 宀 十 见 >为民员缺亟推忠谨兼济者代之

重铨衡

○嘉靖十年三月戊戌

上谕吏部曰朕惟政治以得贤为本吏部尚书古称冢宰表率百僚人材进退寔司鉴别朕以此任重大悬缺已久兹特付诸廷推以协公论诸臣宜体朕心慎选惟公与明忠诚为国练达事体者二三人以闻朕将亲择焉毋得视事之常以应故事

○吏部<足 铨-金 >文选司署郎中邓尚义实授

上曰文选乃铨衡要司顷来不问贤否第以次补仅及一年輒升京堂他部即有贤否俱不得与屡经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往挟权济私用舍倒置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选郎中务令久任果能尽心所职者听超升如例不许概升有不称者吏部会都察院更调选补务在得人庶朝廷体访好恶悉出公论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戌南京礼科给事中曾钧等以士习日敝咎由大臣请

上审察忠佞以励其余

上曰钧等所论深中时弊责备大臣处尤其是兹欲甄别淑慝振起人才专在铨曹自今中外大小迁除须裁抑侥幸为国择人每徇私情致伤公道

肃风纪

○嘉靖二十年四月甲辰吏部尚书许赞等各自陈乞休奉旨罢免者十二人余令修省供职因敕左都御史王廷相曰

宗庙灾变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风纪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史近来出巡在外岂无失职害事者卿总宪有年自入院修奏宪纲之后不闻考效一人朕切怪之今后宜痛加修省振举乃职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等申明宪纲八事

上曰朕恒念天下苍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贪酷肆行有司善恶无所劝惩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扬风纪举劾失实御臧否不分却因都察院不严考核吏部不公黜陟该科不行举正政体相维本无难睹乃上下不能尽职失朝廷初意国家何赖焉览奏具见振举纲维切中时弊朕心喜慰所陈悉允行务从实振举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扬勿负朝廷简命如或故违重治不宥

饬吏治

○嘉靖六年十一月癸未

上谕辅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洪本卿等票来口说戒其后来往者不究恐无以戒后

者今可批示熊一漠既屡被论劾却不回避今又该巡按御史劾有贪婪实迹革了职所犯赃私行巡按官勘问明白着实尽追入官奏来处治近年犯赃官员虽经参劾皆止去官赃私多少置之不究终身受用无忌惧所以往往不知警戒尔部里会同都察院从实查究参来说如此方可惩戒将来徒以虚文顽贪愈无忌惮勿故姑息

○嘉靖八年正月己丑

上谕阁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为言足知忠虑朕本宗支冲幼无德之资仰承天命

皇兄遗诏俾为君长以奉

郊庙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无知何为安民之道夫守令亲民之官此官得人则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则民不安抑得人而无能否之分进黜旌罚之失当则民亦不得安耳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今之计他皆繁文如降敕书屏之类只当卿等吏部严加访察以为黜陟之宜而不系县令决不得升御史给事不为群守决不许趋为卿佐每三年之期将可否分别等差量为劝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命都察院严戒巡按令其公举劾秉政体上亲为按口以稽其职之修否不举折挫凌辱如此则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卿等其协心详议如可卿等即与同官拟旨来看

○嘉靖九年二月壬辰敕谕户礼二部及都察院曰朕闻民为国本本固邦宁不可不加意为国安人必慎用守令然后乃获所安近屡有旨命吏部多方选授用心考察外但未闻某官果贤某方民获安生某官为否某方民不聊生无凭黜陟实效未臻况近来灾变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勉有匡赞之责而亲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将朕偶有所见立为条目尔部院即便刊布开示于后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选外着彼到任之后务要上遵我

皇祖成法修职业爱惜百姓所欲者与之聚之所恶者与之去之扶善而驱其强暴尊贤而去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义勿得肆虐用酷残戕百姓一凡军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亲恭事长上者和睦邻里教训子孙者务要指名奏来以凭旌异不许徇情用私一农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赖之上奉祖先父母下养妻子人口须要依时力务男女各勤乃职但是少壮都要耕织耕者勿怠于耒耜织者勿怠于机杼旦作晚息庶不致饥寒之苦一各处但有荒芜堪种之地者着召贫民自种官给与牛犂子种不徵税粮不许强众侵夺及官豪人等有违一体来治罪一秋成之后所获须要撙节爱惜勿得弃储之以备口歉一误农害义莫甚于释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过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无疑浸浸而不之省遂至伤伦彝废人事舍农业甚是有害世道今虽不能去然驱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谕戒其未来其见被惑者有能舍非从正都着还做生理须从容善诱务使移转如一府中有能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县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来否亦奏来以凭考报一欲守令尽职又在巡按御史克

尽职以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后各处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鋮所奏事件务要遵依不许抗违以为身先之道敕内所载各官果有遵行尽职民安生业的指名奏来录用或赐以旌奖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务要从公荐劾以凭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访知决不轻贷如敕奉行故谕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上谕户工二部朕仰承

天命为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边方多警如履渊冰但为政在爱民爱民必选贤守令今选之者每不尽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见今岁以来天时少顺连日风沙若有旱火之虑又边务亦甚有可虞者所司俱不我体何有君逸臣劳之义所应赈恤及防御诸务其亟行抚按官及各边总镇官加意干理如或失职僨事决不轻贷于是户部奏言迩来各处奏报灾伤业已奉旨蠲恤此实朝廷浩荡之恩第诸司不以实行宜今所在抚按官加意程督得旨近来所旱灾伤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贪残殃民致干和气所奏依拟行各该抚按官严督守令及时加意惠民贪酷害民者即时具奏处治

○七月丁丑巡按湖广御史伊敏生言岳州府知府陆王□邦茶陵州知州曾才汉政绩卓异宜示劝奖

上以王□邦有揀荒寔政诏升四品京堂官曾才汉升俸一级遇缺推用前有旨令各监司访核所属守令贤否未见奏报敏生独奉诏惟谨足见究心民隐令升俸一级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辛亥

上谕吏兵二部朕惟连年自庚戌逆贼入犯之后□荒四岁百姓饥窘已甚良用惻焉今揀灾惟恤民養军为要一者得人虽患亦不害吏部行各被灾地方有能加意赈恤其能惠養有方劳绩彰著者奏闻擢用贪残殃民者处以重典兵部行各边镇巡将官抚爱军士整饬兵政严谨堤备各务责实遵行如或误事必罚无赦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丙戌兵科都给事中王文炳以浙直闽广等处兵乱<足 毓-金 >请亟议安民蓄兵绝寇之策兵部覆奏

上曰朕所倚安民在守令迩来各官恣意贪残困苦小民朕心悯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地方抚按官严加考察限一月内从实奏处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甲申

上谕大学士徐阶等曰今人臣中欺谤者不无而外官贪肆为尤甚国亏民苦悉此辈所为

祖宗法度视为<耳少>耳此本在冢宰力行阶等以示吏部尚书严讷讷因奏请行各抚按官不待复命即将所属诸司贪肆有迹者以名闻听本部分别处治如臣等及抚按但有所私听两京科道从实糾之<足 毓-金 >入得旨藩臬有司贪肆者如议行抚按官从公劾奏如有不当尔部中及都察院科道官即行参治其抚按官仍令督率守巡

遍历郡邑稽查奸弊修举职务如敢玩逸一体参劾尔等推升选用务秉□公以体朕保国为民至意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乙亥云南临安府同知何启蒙河阳县知县严杰俱以贪酷为按臣所糾诏俱黜为民仍以杰□巡按御史提问具奏因谕吏部都察院曰贪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后犯赃数多者俱照此例行不许贷纵都察院通查先□奉旨逮问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劾勘问结于回道考察日明开已未完件数奏请毋得隐护

恤民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户部覆御史郑本公奏请收恤□师穷民

上曰在京穷民收入養济院食粮及蜡烛幡竿二寺给粥系

累朝恩典近所司往往侵耗抑损无告穷民安所委食宜令仰体德意务使人人周给诸作奸玩法者事发重治

○十月辛卯户部覆南京应天湖广江西广西各抚按官奏地方灾异非常乞赐蠲恤

上曰各处地方灾异重大朕心惻然户部亟发银二十万两遣官给发各地方酌量轻重分给巡抚都御史令其躬亲巡历吏官设法加意賑恤钱粮蠲免者停免勿徵务使穷民沾惠勿事虚文

○嘉靖□年六月辛酉顺天保定河间及徐州蝗户部请敕有司捕之

上曰蝗蝻损稼小民艰食朕心惻然即令诸司悉计禳治之仍核灾伤如例蠲免

○嘉靖七年九月甲申敕谕户部都察院今各处地方多奏灾伤朕访得四川陕西湖广山西等处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厄朕每览奏牍惻然靡宁当比□荒年岁若不大沛蠲恩急行賑贷岂为民父母之道虽节经各该抚按官论奏户部覆议蠲放犹悉拘于常例往复覆勘反滋弊端且往年灾伤田粮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兑军北方之起边俱不在所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运钱粮犹免存留民无实惠况存留数内干碍王府禄粮军士月粮官吏俸粮师生廩粮之类皆不可缺通融处补候熟带之例多是虚文无益徒为官吏里胥渔猎之资户部便通行查议将各奏报灾伤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钱粮尽行蠲免稍轻者照依分数勘实即便停徵或量为折徵输纳冬寒在迩明春青黄不接之时尤为可虑巡按官仍督令司府州县等官将极贫人户先尽见在仓粮量为给賑若有不敷将各项官银给发灾轻去处照例徵免输纳亦无听信下人作毙以熟作灾以轻为重有损于官而无益于民其兑军起边不可缺者将两淮等运司盐价银两及各处先因别项徵纳今未用者酌量派补运纳如有不敷仍将太仓收贮官银动□百余万两派发送去以备代补起运及賑济二项□用事完造册奏缴夫财出于民损上益下斯为善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若坐视民患民穷财尽他日军国之需从何而出户部职掌人民宜体朕意推而行之其间斟酌损益事宜又在从长议处明白具奏定夺内外衙门官员及抚按官若有弭灾救荒良策及凡不便于民事件各要条陈具奏采择施行以称朕恤民固

本之意

○十一月癸亥

上谕户部朕闻河南狭州甚荒人相残食何不亟行赈救夫灾变重大若此岂彼处镇巡官未尝具奏耶其据实以对户部尚书邹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饥臣已请留兑军粮五万石行赈狭州饥尤甚镇巡官并未言及今请再留五万石兑军粮赈之报可

○嘉靖八年二月丁丑湖广襄阳府大饥巡按御史张祿绘饥民图以献时已有旨留

显陵工银及贵折兑银备赈

上览祿奏心复不安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处分使民沾实惠有司奉行不谨及作毙者悉论如法

○嘉靖九年四月庚午敕谕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宗藩入嗣

祖宗大位夙夜战兢罔敢自逸惟赖内外文武百官左右夹辅以匡朕弗聪弗明之资尔近来远近之民饿莩盈途死亡流离无算闻诸奏报实用忧伤本朕一人所致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尔内外工臣皆有分理之责尔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表率其余今将朕之小见开列咨议会奏来说民之安否全在官之贤否近来慎选守令之旨已屡降惟能遵行可也但上之抚按之吏胥人等亦当慎用严禁之宜庶使上有公鉴下无私为公鉴当则荐劾得真俾有所畏服私为禁则诈冒得除俾不为所累然后民或得安平日有司不肯积谷备荒一有灾谨无所措置虽每发银赈济亦已晚矣况奸官猾吏往往侵克小民全不得沾寔惠徒有赈救之名其实未活一命宜着寔考访区处朕闻周礼荒年索鬼神之神制其各处口荒地方尔礼部查奏遣赆香帛祝辞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诚祷于应祀神祇以希转灾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尔等修省各处战阵死亡或为国为民者勘报有不真以致徇情颠倒之者亦足以伤和致灾该部依此类推详奏请刑狱重事人命所关其情毙多端最难条数甚伤和气法司推议奏请其死刑有决不待时者或在春夏之时尤为伤和或亦有未当朕甚惧此亦会议具奏定夺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灾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员凡利当兴害当除者有所见闻着即条奏不许诈妄及害下民以违朕意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蠲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论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灾济民之宜着即行奏闻区处施行都察院还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见上闻俱不许引

郊礼制宜故意违阻朝廷自有处置

○嘉靖十年八月乙巳顺天抚按官上所属州县卫所官各积穀数

上曰积穀备荒本以为民有司贪功畏罪务在取盈反为民害仍行该抚按各将所属严加督察令其公勤奉职若仍袭前毙重治之庶称朕爱养元元之意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午

驾还至沙河

上御行殿命鸿胪寺官宣敕谕昌平州官生父老等曰朕荷

天命纘承

大宝始则礼讲失序是以争

庙尚定于数年于

陵见通不闻于礼官也昨朕咨少保秩宗言欲讲谒

陵之礼以待

庙祀之后今将有于

天寿山可不先谒

陵而迂口处自国哉乃复议以大臣谓此可举朕择良辰奉

皇太后恭诣

七陵道经沙河驻蹕何居民不续农事不观

祖宗陵园重地朕切忧怀尔昌平司牧率耆老生徒既至已迎朝兹回又来辞朕今特降敕谕用示恤典本州今年粮税免三分之二凡七十以上者各官给布二匹米一石肉五斤九十已上者倍之生徒每给灯油八十斤尔知州等官爱养百姓宜尽心抚恤勿妄加科索以奉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亲弟长为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誉民无嗟怨之声庶称至意以奠

山陵于万世等顾不美欤欤哉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兵科给事中胡宾言通仓粮米积至六百余万众谓不宜太多今畿辅灾伤宜行八府自备人夫车辆关口运回发粟户部尚书李如圭覆谓宾言可采

上曰京仓先因都城米贵乃出粟平糶以纾民急原非赈饥正法亦无发粟外郡之例该部非时具题又谓仓米过多已不谙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请而无故发米数万散糶则必强令铺行关领贫民不得受赐况出办人夫车辆往返之费大略相当岂救荒之长策其再议处以闻胡宾既知民饥但宜请赈而干预所司处分何也姑宥之已而如圭具状请罪

上曰自今建白章奏不援据法理执论可否但依违具覆者承行郎中俱治罪不贷

○五月丁酉礼部左侍郎孙承恩言京师疾病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

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

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须下所司遵用仍命礼部刊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

上谕礼部曰

皇考躬集医方选要一书仰体

天地生德寿众至仁之心岁久传布未广即重录梓行两京各省以宣济民之化复以

献皇帝御制外科经验方命礼部重加校录一体刊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酉

上遣官施药于朝天宫毕谕礼部曰朕祇承

玄祐仰体生德命官施药济民昨侍郎孙承恩等奏边方军民亦宜拯济况今疲于征伐之后岂免疾疢兹一体施济即遣锦衣卫千户同道录司官一员赍赴宣大山西等处会同抚按官立法给散务俾均沾玄惠以广同仁之义

○八月丙午谕礼部朕思京城九门地大人众多有死丧贫难不能葬者或有四方客死不能归者暴露尸体朕甚悯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该官役以义地收瘞之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工部奏浙江等处节年拖欠内府钱粮宜遣官催徵

上曰江南连岁灾伤不必遣官惟行文催角□羊

○七月戊午户科给事中李珊以京师霪雨<足 毓-金 >请修省会雨已止

上曰比者雨霪灾朕即日躬祷已荷

天恩赐霁修省不必行朝廷有毙政当革者六部等衙门并科道官秉公指奏处分庶尽应天之实寻谕户部发银米賑恤京师转徙居民其房屋倾圯者户加米一石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巳

上谕户部曰近日关厢人民入城者多米价顿贵必至艰食朕甚軫念其亟发米五万石每石定价银伍钱会官发糶给事中王德言米一石五钱其价犹重请减为三钱五分从之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上问大学士严嵩外多无食何以嵩对言近日四远饥民来京求食一时米价腾贵流民饥极儿女弃置道中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糶或可稍纾目前之急其山东河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賑

上允之复曰出米周急本汝忠赞又我思必有毙诸途者不少暴骨道路或有以处之何如嵩言沟中之瘠诚所不无请仍敕户部在京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官各督率有司查视掩埋又发米出糶虽米价稍平但四方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合无于十万石数内将八万石出糶以济在京军民将二万石敕户部委官将米运赴城门各厂外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如此则饥民幸悉沾实惠

上曰朕意所思正是此行不如是亦徒事虚文耳令以六分照前四分给四来与贫苦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都城内外大疫

上闻之谕礼部曰时疫太甚死亡塞道朕为之惻然其令太医院发药户部司锦衣

卫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给蓆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六月丁酉工部奏上新金京师铺口之籍

上曰近来京城军民坐充铺户负累逃亡者甚多差官金选又放富役贫去留不公今所金尔部中再加详实贫难无力者免之仍令五城御史严查富户金补有倚势营免者重治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乙酉

上谕户部曰朕闻宣大二镇米价腾贵其北直隶山东河南麦熟之处或可仿昔人平准法以济民饥者当急计行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辽东大饥巡抚官奏请赈济

上曰该镇灾伤已甚可即发太仓银六万两选差御史一员前去多方召余设法输运务济百姓之急不许怠误岁终仍给发牛具银五万两以备来春布种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

上谕阁臣曰昨户部言续口米赈京师饥民者至四月终止余者还仓朕思所余无几徒劳往返耳其悉以赈民

○十二月辛丑

上谕户部朕闻近日贫民冻馁死者甚众其即发米万石为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掩瘞于是尚书高耀等覆言奉行如诏

上复谕以务济贫苦其饥寒甚者给食一器仍与米一升亦不得妄给谕锦衣卫亦如之

○嘉靖四十年四月壬辰先是

上命发米粥药饵给京师流民已闻有司给散非法谕户部曰朕闻汤药不对证且饥馁之肠反伤生又给米时贫弱者无济有力者滥与违上行私甚失朕意是执事者之过也可传示之令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户部覆言流民就食者众群聚日久蒸为疫病宜于近京要委廉干官约期分给使新来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资得还故土

上是其言复谕辅臣曰近来各处饥民来京数多皆因有司坐视不能赈恤所致殊为旷职令户部移文各抚按官督率守令招集安抚毋事虚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发京仓米四千石内库制钱三百万文以给贫民归费仍视地里远近为多寡务称朕意

○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

上以顺天府府尹刘畿奏本府差徭日繁民多逃窜谕户部曰差徭冗滥丁粮欺隐久为民累即移文各州县令其查理明白方许审编

安民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户部左侍郎秦金言正德间畿内奸民往往将逃户民田投献权幸立为皇庄乞差官分诣查勘又宝源吉庆二店课程弘治以前顺天府按季角口羊部进内府后亦奏为皇店科取扰害乞查覆如弘治旧例行

上曰畿内根本重地

祖宗朝屡有优恤禁约迩来奸猾妄将军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览奏深用恻然及二店课程俱如所议行之

○丁酉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言南京甲字等库额设季夫服役以成化年间借居民修葺因而占后岁纳工价银一千余两内外花园旧有食粮人匠树艺后以借民输运花木因而占役岁纳工价五百余两各处守御屯军余丁虽无田耕种亦照丁输税均宜查革

上曰库夫人匠可旧例留用借拨人夫发回本县勿复更差诸额外无田之税悉蠲之

○嘉靖七年六月甲辰南京内织染局事太监梁春等请修理库作等房

上曰今下民艰苦正宜节爱南京工部会内外守备亲行查勘果极坏当修计处具奏如可缓姑待豊年

○十一月辛亥初锦衣卫千户沈麟奏请命官校勘历代史书刊布天下礼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史书多残缺若五代以上诸史惟宋板为工多蓄于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购索付梓

上曰翻刻书籍虽系右文之事但差官购索民间古板未免骚扰反滋奸弊姑已之

○嘉靖八年正月己巳

悼灵皇后陵官请增金陵户得旨昌平州赋役浩繁人户雕敝不宜偏累可于顺天府附近州县金充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卯大学士李时等以

圣嗣未降请

上自制祝文遣廷臣奉香帛诣岳镇名山祝寿

上曰朕思卿等所言出于忠恳至诚不当已者但遣使远出未免扰吾百姓可分遣道士赍捧香帛幡祝行令所在守臣竭诚行礼

○嘉靖十四年八月丙辰诏

奉先殿献新米豆俱于西苑恒裕仓口给免派宛大三县岁以为常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先是致仕通判赵璧儒士王政校余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观海卫等处矿场可采

上因其言命锦衣卫千户萧镗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绅陈其不可状

上曰各地方矿场既经多官勘明有损无补即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旧封闭敕内外官照例回京赵璧等俱下御史按问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礼部言勋臣奉使册封多不法请旨严禁

上曰册封大礼命官各宜仰体朝廷亲亲至意遵守礼法约束从人所过不得骚扰驿传事毕还报不得迁延违者听巡按御史举奏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丑咸宁侯仇鸾奏借民田车以备战守

上曰去岁造完战车专备御敌之用如何又尽取民车益增骚扰不必行
重农桑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上〈䷆ 毓-金〉请行亲蚕之礼

上以其〈䷆ 毓-金〉示大学士张璁深嘉纳之遂敕礼部曰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
古者天子亲耕王后亲蚕以劝天下朕在宫中每有称慕自今岁始朕躬祀先农于本日
祭

社稷之毕时即往先农坛行礼皇后亲蚕礼仪便会同官考求古制具仪以闻于是璁
等因请于安定门外择建先蚕坛其

皇后亲蚕礼仪一仿亲耕藉田之制诏如仪行已而詹事霍韬言

皇后不宜出郊乞择近便地

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此万世不可易之典
尔素谙礼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礼非可以远近计若就禁内行之恐不可垂法于后今
袭故非时之徒甚众而此言实启其端尔其审思之已而户部亦言安定门外近西之地
虽〈䷆ 宀十见〉平可用而水源不通无浴蚕之所宜从礼部初议于皇城内南城西苑
中行之

上曰周礼之制耕蚕分南北之郊其蚕于禁内唐人就安之制不可为法初议止于
安定门外而兹复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宜照前旨择地奏闻

○戊申

上复谕礼部曰疑谋勿成谓中心疑而未决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言请行亲蚕礼
及卿等奏议已详此事在朕心决之久矣得言奏甚悦并无毫末之疑已有成命兹申饬
卿等非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者詹事霍韬奏云所以者朕已谕之但恐韬奏一出必有
藉彼为言破政害事势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农桑之业衣食万人不宜独缺耕蚕之礼
垂法万世不宜偏废此言已尽非有他也朕所纳者以此亦非有他夫礼乐制度自天子
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万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无不同实人欲炽今
非朕者有五日我

太祖范则已定

列圣守之汝何如是增加一也我

太祖未尝有是制

列圣不敢议及汝何擅创二也

皇后门尚不敢出而可远出北郊乎此

祖宗朝所无之事今日何以是为岂不有干成宪乎三也制礼作乐出自开创之君
我

太祖岂不知此神谋圣虑自有定见何待汝为亦非汝之当行斯非作聪明而何为

耶四也宫中闻之人称其难且有

累朝未闻之语或有蹙额者五也斯时邪徒必不出此者舍是必又以祸福为恐外无可造为言者故申饬卿等熟计来闻仍以此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见具<足 铨-金>上陈

○十二月甲子腊节以

御制蜡乐诗赐大学士张璠其词曰蜡乐当今日金门宴礼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书传劳农休田叟浴蚕勤室娟将迎新岁至为忻万物鲜

○嘉靖十年八月戊申

上谕尚书李时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视收获以观农事之终卿可偕大学士銮尚书鉉侍郎言同观之

上御豳风亭召见诸臣复曰兹当秋成之期与卿等同观收获时对曰

皇上务农重本自足以风励天下观获毕复召诸臣谕曰农之苦劳见于纸上不如见之于真我

圣祖尝有训曰衣帛当思织妇之劳食粟当念农夫之苦以此观之委为粒粒辛苦也时等复曰自古

帝王身亲农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所谓知稼穡之艰难也

上命赐诸臣宴宴毕复召銮时二臣

上御无逸殿之东室曰西苑宫室是朕

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设

皇祖之位祭告之时曰仁寿殿久已废圯

皇上一旦整饬追慕

皇祖祭告之礼益见圣孝

上曰祭毕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经筵日讲官俱与宴

○九月乙丑

上亲制无逸殿左右碑文其左碑曰无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劳者人之所共恶逸者人之所同好者也故周公以是而告戒成王者也朕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举农事卜吉择

皇祖文皇帝旧宫之迎和门内之南建

帝社稷坛以祀

帝社

帝稷每岁春告秋报行礼宫门外之东建殿亭一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围以小厦垣墙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备朕时省之小憩于此又于北之空地起仓廩一座曰恒裕前为一亭曰省歛以为省歛之所工起于春三月之六日讫于九月之十五日

殿中壁奉刻我

皇考睿制农家忙律附以朕所记于末左书周公之书无逸篇右书朕辅臣少傅张孚敬记亭之北壁书朕之所作题豳风图诗左以周公之七月诗右以辅臣少傅孚敬之记告成朕亲为此记以示将来夫斯作也非朕所伪饬而为之也于以思

皇考圣训俾不致遗忘以示后世以体朕此意庶使知以劳而多兴逸而速亡知农事之艰难民命之所系国本之所关上至于

郊庙粢盛之所供下至于官禄百需之所赖皆在此务勤励其已劝示于民亿载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斯未必非为之要务者故记之垂后云尔其右碑曰殿之作与夫工之始末已载于左朕于是复以无逸之义而申说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谓安逸自适人之常性孰不欲高枕宴卧于终日游情于声乐之场放恣于得色之地以为嬉娱恬快故无所劳困殊不知昏荡其性者以此懈堕其志者以此戕身代命者以此危家亡国者率以此至于失礼丧仪悖亲违君伤伦败俗皆自逸肆中米故曰晏安如鸩毒朕虽冲弱每以此为大防故取周公之无逸一书七月一诗揭于殿亭及取以为名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艰难与小人之依告于王意盖谓譬农家后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人君之宫生内长者安可不思祖宗创造之艰而耽于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农桑为重王业之基实在于此朕罔知特以务先自励而风天下以及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此每岁命皇后率宫职行祭告采桑礼于中庶使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圣祖创建之艰难保洪图于永固则在于敬

天恤民亲贤讲学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贞治原特其敬协乎一以求不负我

皇天与我

皇祖之所付托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聪尤望臣邻之所匡赞凡睹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为说

○嘉靖十三年闰二月丁未遣礼部尚书夏言祭先农之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众言因劾奏之

上曰祀典重事岁祭先农

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诸臣无礼慢神专恣逸纵每有临期托故不行陪祀法当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寘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过多监礼官何漫不糾举都察院查核以闻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午

上自

显陵还于途中赋麦浪诗曰故国瞻依

纯德山礼制亲裁肃驾还途边遮马禾苗长道畔拂舆麦穗班迎风激叠苍云合向

日明堆翠雾闲成实愿饱吾民腹湏得灵膏自

帝颁

○嘉靖十九年四月癸未

上祷两宫中有应辅臣称贺

上喜赋诗二首其一春末夏首若恒暘亲睹麦岐满浪黄为思所关民食重勉敦桑林叩

上苍其二里沲经时病麦田爰抒丹祷叩

皇天倏忽玉宇流琼液元辅欣欣庆有年

○嘉靖二十年正月己丑

上祷雪有应喜而作诗曰庚子深冬素雪愜两旬秘祷叩

皇天恭逢辛丑上元日琼屑瑶片锡豊年已复赋御答歌示群臣曰叩

天兮保吾民民念兮良最亲助吾诚兮有邻岂求备于师锡兮惟其人喜睹龙翔之幡兮偶为阴阳之正真必二气和畅而育此天民

○九月丙午

御制诗示礼部曰报穀钦

天地足民享

祖宗还企目前惠为我绝夷风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

御制谢雨偈示群臣曰仲夏虔祈太素前神膏法润遍郊田微诚莫罄酬恩念一瓣心香拜我天又六言诗一首前日重阳喜雨今辰双喜来祲孰见

天临

祖悦吾从此兆先徵又五言一首两度叠叠喜九日穰穰瑞早知嗣岁成须竭虔悃对又三言一首雨滴菊叶扬扬风来吹送我祥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戊子

御制喜雪赋曰半春兮艳阳麦润兮是望连朝兮恩露昨吾谓兮漫空玉洒于今日西成定可庆金穰

○八月乙亥山东泰安知州马逢伯奏献瑞麦嘉禾

上曰禾麦之祥民食所关

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择吉奏谢

玄极宝殿献于

祖庙会西苑亦献瑞穀礼部尚书张璧因请

上御□□殿群臣致辞称贺

上曰□□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况禁苑之秀又当雩祷礼成

上天恩赐岂可轻视不然何多年不见也仰承

洪眷尚未奉谢玄恩受贺不见也已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七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八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正风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鸿胪寺以闻

上命即毁之曰比来风俗薄恶臣下互相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书报复私讎有伤
治体令都察院严禁晓谕犯者罪无贷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以风俗奢侈奏请刊大明令礼义定
式及

皇上新降敕谕有违令者以法绳之

上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饰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为定式近者贪官豪民陵节犯分日习奢侈克剥兼并职此之由
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检察不法者具状以闻

理财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户部言各边草束俱不下数十万积之数年俱成黑壤宜行
各边查处

上曰边镇粮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艰交通势豪多收草束费有用之财积无
用之地年久浥烂深为可惜所司严核滥收官员及议处支放事宜以闻

○八月戊子户部奏覆宣大二镇奏讨粮草

上曰边方粮草皆小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积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该镇
巡官徒知奏讨为便不以计处为先岂人臣体国之义今后俱樽节爱惜处置得宜勿复
浪费境内闲田可垦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详计以闻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谕户部曰盐课接济边储泉货流通民用俱当今急务迩来钱法盐法大坏矣盐
法之坏由于私盐盛行官盐阻滞钱法之坏由于私铸者多官不为禁朕又闻京师市中
所用俱出私铸前代旧钱及我朝通宝俱阻隔不行今欲盐无私贩官课流行私铸禁绝
钱法复旧以足边储以平市价其速议区处禁约事宜以闻于是户部尚书邹文盛条上
盐法六事钱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户工一部条议弭灾事宜请量发内帑银段运至被灾地方
充赈

上谕辅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将银段都免运送其实不能辘急非朕吝财恐搬运徒劳耳守巡官员常常肯积贮备患为国与民计之纵遇有事也不为虑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辅臣曰兵部题进每岁买马用银及倒死之数揭帖系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库银两亦多用过之数既开见在者亦当开奏又闻后府柴薪银亦多例无科道查理恐非所宜亦当用科道官监收庶革官毙又但系有钱粮衙门亦欲令其通行岁报庶得有知亦或备急补之用乃谕户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财物不在民则在官取诸民以贮之官也甚难则用之也岂可无节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曰节用而爱人此先圣之明训也今在外钱粮皆有抚按等官岁奏月报奸毙可稽在京惟太仓具在成规其余各衙门积毙多端未经查考且如后府柴炭银两及团营子粒掌事者收受之际多方掙克又如太仆寺常盈库所贮马价但有奏请支用而见在收入之数不见开报户兵工部其亟行议查使科道官监之岁终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奏缴其有可行而未尽者条画上之用称朕节财恤民之意于是工部尚书刘麟请将后堂大库墙北开户外通设库官库吏领之该司以藉上提督侍郎岁终类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纳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该城御史监查务使衙门肃清浮议永息其未尽事宜仍听随时损益条奏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户部以大同脩边计用米六十六万石有奇银一百九万两有奇请开中两淮等处盐引派取各省纸米香税赃罚余银并于六七月漕米将至时每卫查照所运粮米多寡即令运官督领运军运至宣府镇城以足原议银米之数

上曰脩筑边墙须虏骑远遁储峙充足乃可举事淮浙引盐依拟开中京储不得数议输边漕运官军亦不宜重烦转运浙江各省钱粮多移别用不必派徵其蹙止脩筑竣边事既宁守臣具奏以闻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运总兵官万表言漕运粮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实交正粮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余石

上以粮额四百万石准折过半令户部对状尚书王果等伏罪

上曰漕运粮米岁有常数系

祖宗成法即遇灾伤自有蠲省常例近来内外各官奏免任意纷更该部题覆不闻执奏以致岁减过半坐损国储本当重究但念干系人众姑从宽免王果等既认罪且不究一应事体仍申明具奏已果等议覆自后遵奉明旨照依旧规全运

上曰漕运粮斛自明年始务遵旧规无亏原额仍先行抚按管粮官知悉再有奏减折银者参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户部议发年例银六十万两于宣大山西二镇召买粮料草束专备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边臣奏讨言者建议皆欲大破常格发银该部遇讨即倍出不费中间岂无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迁延不报银两且不许发即遵前旨催查来奏已而户部据各边查到数目请发乃命照数给发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户部尚书孙应奎以咸宁侯仇鸾称边饷不足请再发银三十六万两

上曰迩者查取各省银两及加派税粮追徵旧逋目前虽有数百万之积但恐将来难继尔等责在理财当督率边臣视国如家讲求节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费即如近日备过煤炒熟料可得实用否宣大二镇原有行粮且所调兵尚未发何得又议加增不许已复谕大学士严嵩各项取到之银非产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当加惜收之在库急用济乏又省重派去岁调遣兵多用银数百万又不曾一战费已至此若用战之际又何如费耶二部银数亦当开奏于是旧制谕户工部令籍帑银出入以闻

○三月辛亥户部以边饷日增内帑拙乏乞行两京及各省抚按等官严督所司追徵逋课

上曰

祖宗旧制各镇兵马自足防御迩者兵不训练不堪战守任事之臣计欲幸免己责一遇有惊輒请客兵应援以致粮饷日繁倘将调发不已即岁岁加赋何以给之尔等其会同兵部将三十二年诸镇调兵并新增数目议其当减与否及应用钱粮必如何可以节省但当从长计处以闻毋遂巡含默致悟军国大计各省所逋国课俱如拟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谕户部曰宣大二镇钱粮缺乏必思何以计处岂可但为虚文其令陈儒会同督抚官详核见在军马若干合用本色刍饷若干屯粮及各项银两堪以支給者实有若干不足即为处补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户部尚书方钝等言大同镇主客兵饷边臣屡疏请乞未尝不与计与屯盐民运通融支费宜有赢余然犹时时告乏则以该镇岁荒穀价踊贵故也请命侍郎陈儒以该镇支給额例与经收文卷参考详确庶不负臣等为国筹边之心

上责曰尔等既言大同连岁灾伤谷豆鲜收屯粮亦系被灾无徵之数乃扣作实在本色给与何也其令儒与巡按御史核实以闻

○十月壬戌

上问户部蓟镇区兵食粮之数尚书贾应春等以不知对请行科官核实具报

上责曰该镇兵数已经查明五万九千三十二名尔部中自有各年奏报文册历历可记何谓不知于是应春等移檄管粮部官将三十年以后见在食粮军数一一清查尽得诡名冒支诸奸毙诏俱下巡按御史问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岁差御史一员查刷光禄寺钱粮每月一具揭帖进览

时光禄寺岁用银以三十六万计

上以为多疑该寺必有乾没其中者下礼部问状乃谕内阁曰朕问光禄寺之费非视细务无论

祖宗时即令

两宫大分尽省妃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所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费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糜费滋广当由侵欺者多前该寺火或由此也大学士严嵩对该寺钱粮冒费多端大者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关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目今须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物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毙以革而费可省矣既而光禄寺卿卢宗哲等总括一岁中费出之款具籍上之内列上分青膳及

皇坛斋事供品二条

上复谕内阁光禄寺以所费来闻内无细开之数

皇坛之并日办品物另是朕前银两岂在该寺钱粮额内侵冒明矣查往谁能尽心今后只令将逐日支费每月具一揭帖进览可焉嵩对臣查得会典光禄寺内一款凡本寺供应物件每月差监察御史一员照刷具奏

圣明所处正与此同又一款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栏印票遇有

上用诸物开写某日于光禄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铃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夫此二例不知何年停罢今宜申明举行

上乃降旨诘宗哲等上状含糊及其经费无章之罪而贯之命添差御史一员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汝曾面会坤以财用计处否彼以为何法可得充者朕见胥册开入少出多非为长计必内实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时何也嵩等以示尚书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癸丑

上谕户部曰近日进角口羊盐银数多司出纳者须樽节支放朕见诸边疏请内帑自有一项之用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毙今后必慎度以给俾内常充而有余乃可

○十月癸酉蓟辽总督杨选告军需匱急

上以其事问大学士徐阶阶对各镇称缺食户部覆称给发数多中间毙源必有所在宜即令户工二部查理

上曰在外曰食乏在内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应专济其奸贪耳命部查理恐无真实行者况

祖宪具在不畏焉阶复对奸贪侵冒诚有之然亦有逋课在民者宜选差廉能侍郎一员赴蓟镇等处查催

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职不得人耳正赋不逋内出自不费多不知正数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理为宜乃谕吏部曰蓟镇宣大主客兵粮饷缺乏民运拖欠内外互相推诿可专差侍郎一员往彼清查整理即会推才干堪任者以闻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谕户部曰朕闻仓积无二三年之蓄其毙安在尔等国计是职当思所以处理充足之计具疏来行尚书高耀因条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条奏题覆诸务徒只说过来见力为此国计非弗要比尔部中及各衙门俱须实心体国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谕工部曰近来钱法阻滞由于私铸盛行其令内外诸司务遵前旨严加访治宝源局所铸制钱各色匠役人等侵料减工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使尔部中其逐一拏送法司从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体名闻今后该局暂停铸造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角口羊收好钱一千万文送部转送司钥库以备赏赐之用

慎营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内官监奏内教场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轩损坏乞加脩理部议以财匮民贫宜暂停止

上曰然各处地方艰难军民困苦财力匮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无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初

上谒陵还召见辅臣李时尚书夏言于行宫谕以务建寿宫规制谓宜略仿

长陵重加抑杀纸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砖石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之工力甚钜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至是言等拟上图制

上命会同侯郭勋礼工二部翰林院讲读诸臣通将皇妃从葬之式总拟定图进览于是诸臣议奏

皇上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请量依

长陵规制其地中宫殿等项请存其制至于

列圣诸妃从葬之制具载会典今拟于外垣之内宝城之外左右相向以次而祔庶为合礼

上乃从之

○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书蒋瑶等以内外工程费无所出疏乞会议处分

上报曰国家营造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户工部支与粮饷比缘崇建

郊坛工程重急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添顾夫匠原非常例今各工延缓糜耗无

纪督理监视官俱属欺玩待工完核处即今措处钱粮掣停夫运工部同户工二部区画以闻于是工部会二部议上请严核糜费量发各部库贮银应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旧典或遗与今日为民事神之弗获已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当工完费省今军匠放休乃岁费顾值百万兼以虚名实数冒支粮赏私归私室富及奸徒上下蒙蔽曾无一人举正及有旨督责方云糜费又不明白指陈除停掣顾觅夫匠依拟太仓银以后不许动支见今各工合用钱粮军匠数目并应该厘正事宜尔等宜遵前旨再会议画一以闻时瑶已致仕张润代为尚书乃复议上四事一议财用一议军匠一议工程一议会计疏入

上曰各财用军匠事宜俱依拟惟西苑仁寿宫宜同钦定殿并力速成余暂停止原差科道官用心稽察前后工费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后内外管工人员务革心守法钦定殿工程重大总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皇穷宇日期督视

○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暂止

大享殿工曰兹者

皇天仁爱

宗庙示灾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厥咎改图自新念今财匱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窃虑工役繁钜且今恭行于

玄极宝殿仰荷

上帝顾歆其暂停大工庶蓄财力用图

庙建所司奉行如敕

正法纪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广西古田等处獠贼杀指挥朱铠指挥同如李文山坐守备不设当戍边自言有斩获功御史屠垚覆勘谓其罪应赎

上曰文山守臣贼至不能御铠死不能救罪大功微岂足相准更命核实以闻

○癸酉初御史李美给事中陈江劾奏取佛太监刘允等召还允命疏番僧姓名以进允既至有诏勿问于是御史陈克宅等劾允不法十年及诸随行取佛者请并付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蛊惑引诱欺君虐民骚扰地方亏损国课罪诚深重允姑降四级闲住奸僧已获下狱者亟论罪如法未获者令所在捕得械系至京重治之诸从行取佛者悉下法司问

○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给事中安磐言

先朝巨奸如张忠刘養谷大用等皆怀挟重货希图进用乞赐预防

上曰先年乱政坏事之人贻累

先帝罪恶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从宽黜遣今后但有夤缘交通者即系奸党听缉事衙门密切访捕科道官指实劾奏勿得容隐回护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肃总兵李隆谋杀巡抚许铭当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讯恐人心滋惑且以重囚数人往来极边难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滋大狱关系朝廷纪纲死者当雪其冤生者当正其罪遣官往讯正欲曲尽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角□羊郑岳宜速往会抚按官详鞠以闻已而都给事中刘济言若不遣发李隆则无与质对复得诡词奏扰

上命并角□羊隆诣所在按验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军叛

上从朝臣议以户部左侍郎胡瓚兼左佥都御史总制宣大诏谕之曰大同乱军虽□悖实皆良民朝廷不得已用兵止除首恶重犯余皆不问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大兵压境反侧不安乞留瓚等自请与镇巡官密图之

上曰王官既欲定计捕逆何不密奏首恶未得国法具在必难姑息瓚等可与宣府督镇巡等官设策擒捕有变则拥兵前进相机恤剿王官协同赞决纪核功罪毋得狐疑观望瓚与总兵桂勇先揭敕旨晓示因计擒首恶郭鉴等戮之随抚定五堡军士越二日堡军郭巴子等复起距城称乱事闻

上曰大同军士数叛自取诛灭镇巡官武忠蔡天祐等临任苟安纵恶酿乱姑令戴罪擒贼自赎胡瓚鲁纲暂住宣府俟首恶尽绝人心已安即行班师已巡抚都御史蔡天祐复言郭鉴等已擒乞收回士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责不许于是鉴等擒戮首恶徐毡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后捕获诏论功升赏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辅臣杨一清等条上救焚急务

上览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务二事备陈所以朕阅之终日俱悉忠谋至意其一曰溥恩泽引我

祖宗列圣曾因焚所行固为可法但恐终无以益民益国也夫赦者幸奸此决不可易之训非国有大喜庆而不当行今之计或可于十三省及南北两直隶分差官前去清审见问狱囚轻者即便发落疎放事系重者星驰奏闻区处亦足以释狱滞而召和气耳与赦无异夫纵使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为官吏之毙未免颠倒坐怨唯所可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宽谪戍者亦非救时之急恰似为彼以灾胁之耳此辈所为人所共恶甚是悖逆不道与十恶之条无异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为详审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则不如安民之策足为上耳欲安民必别官守旌贤才黜不肖刑赃吏庶几其可前日有旨命查减冗员吏部迟延不行此则推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勋有罪

上谕辅臣杨一清拟旨处分一清以阁臣中有与勋善不敢拟票请

上裁

上报曰卿以郭勋不道因朕命拟票为其难于所拟者岂无谓乎勋之过非止此一端正使众人共讦之然后服彼之心耳夫张聪之所以深结于勋者初因议礼为合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韬亦与之善唯相尊识之方去年勋与张永争辩时韬遂责李承勋曰汝却不与郭勋相扶持反与张永同邪谓何问于尊而尊知其嫉承勋面与之曰张永能体敕谕脩举戎务故李承勋与之同郭勋深忌永每事自专故李承勋不为之同韬意犹未角□羊复曰郭勋虽不才然昔日助我辈议礼焉可不为之相持哉尊曰以此看来李承勋专为我辈于朝廷之计全不以副可乎韬遂无言答乃实受聪之言矣朕以尝为璫思之比与一勋念昔助议礼之恩深所卫顾而于聂能迁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勋事既露不可姑息宜命会官议罪奏来定夺又朕记忆去岁言官尝谓姻连戚里指其与陈万言为亲也故不可姑息以为朝廷之累当于初二日施行朕别谕内阁以使璫知朕意决治一勋者正为保全与所交亦是保全璫耳彼党与既多将为国害岂不多逮所与不可不惜之待会议奏来别为议处卿亦须尽诚布公岂可以牵制而难又谕曰郭勋所奏甚是不敬呜呼勋之为人素称忠勇读书知礼人所共知其性实贪恣酷暴亦人共晓今朕欲自定予夺恐未尽公道或命会官议请发落如卿等辅导重臣当以公非为朕拟判助其不及赞朕为治岂可推曰难以拟票夫是非一尽乎公何所为难朕虽冲昧亦知此况卿等乎可看议来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给事中王玘请开赎军之例以足边储

上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闻以充军赎也且罪可矜疑减徒谪发若又一概听赎则富者玩法纵横是教之犯也何以惩后所议非事体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台召大学士李时翟奎问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当否时对以所拟罪犯与律例不合家产入官律止是三条谋反叛逆奸党大用所犯未应藉没难坐以此律恐无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拟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坏政正是奸党何说不取信于天下奎曰

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时等请俱收入官

上曰然于是尽没其产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仓御史李良奏近例验给轻赍银少责偿运官非宜请敕户部改正诏诘户部尚书梁材移良问状则谓员外高澹□<仙-1>沿旧例为之材请提问□<仙-1>

上曰朝廷开浚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坐粮官通同私情纵容小脚人等作毙多端有旨令该部覆状却又转行御史致其朦胧角□羊释毙端何由得除

高澗 □ <仙-イ > 不必逮问降调外任李良不堪风纪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录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请行刑

上曰尔等官称执法专市私恩废公义去岁以

郊祀不远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时方会申请旨来年以霜降之后即为奏请
今且暂免俱严加禁锢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隶御史杨绍芳论拟盗伐

皇陵树木孙纪等罪如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家属仍□

英宗圣旨发辽东边卫充军都察院议覆谓大祀神御物皆指神御在内祭器帷幄
之物而言今

山陵树木较之有间所以律拟盗园陵树木罪杖一百徒三年且

英宗圣旨但云处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纪等比拟前罪不无过重

上曰

天寿山

祖宗陵寝所在培养林木关系甚重故我

英祖特降严旨禁治近来法令纵弛肆伐无忌贼人敢于率众屡犯既经御史论奏
尔等却欲宽纵又不参究该管巡视之人且以状对孙纪等依原拟监候处决家属押发
辽东边卫充军未获者严行缉捕期于必获更揭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
夺俸一月首领官两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内使侯章之母笞杀使女章恐支角□羊其尸纳瓮
中欲出城投之河以灭迹事发拟绞至是法司奏大辟应决者

上览之谕辅臣夏言严嵩曰昨览应决囚状独侯章决当章虽非支角□羊使女子
生前亦是磔其尸于死后拟以绞罪殊为未允且章本阉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称邪可即
同法司刑科议改故杀者斩庶为刑中焉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隶安庆府推官郭来朝以三年满当给由抚按官
因使捧

万寿圣节表入京既行勿称疾弃表归会闻行取之报乃就道于是巡按御史阎东
徐棻金浙交章劾来朝弃置表文不敬并数其任内贪暴无状不当滥与行取之选有旨
令吏部陈状尚书李默侍郎王用宾葛守礼具疏引罪且请罢来朝

上命革来朝职为民所犯赃私行巡按御史验治仍切责吏部曰行取官员系用人
重典尔等玩法行私滥用匪人默任在来朝行取之后姑不究用宾等各夺俸二月该司
郎中在职在专理欺蔽为奸其降杂职外用于是文选司郎中杨载鸣坐贬为福建将乐县
典史

慎刑狱

○嘉靖二年闰四月丙午

上谕司礼监太监张佐等曰朕惟刑狱重事自嗣统以来未尝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历冬以至今春畿甸之内雨雪愆期风霾屡作四方灾异奏报频仍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意虑恐刑狱枉滥囚系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尔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将见监罪囚从公审录除情法难宥者照旧监候听决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事诬误或无证佐可结正者具为疏辩处分徒流以下即与减等发落笞罪者释之毋令淹滞夫刑以弼教正德不当宥而宥与不当刑而刑皆足致灾唐虞三代所以钦恤明慎之意正在于此审问之际尤须详察言词旁询知证而断之以理毋惑于浮言毋拘于成案务得真情以全民命其原问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尔为近臣受兹委任务殚心悉虑以称朕好生之意

○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时登闻鼓下狱词甚众至有饮恨自残者给事中巴思明以闻

上谕刑部曰迩来内外法司多不能为民分理冤抑故奏诉纷纭自今凡有奏状即宜择可行者行之毋得一概废阁以致冤抑无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礼科右给事中谢蕡疏请革严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迩来问刑官于罪轻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讯伤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恻都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抚按官令戒谕诸问刑者自今务以宽恤为念有严刑死伤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隐不即参究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谕法司理问词讼须分辨曲直从公处断使人无冤近来中外问刑官往往任意偏听不审察事情或徇私受嘱不畏法度颠倒是非致令衔冤负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缢死者良可矜悯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谕所属通行内外衙门如再有断狱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愬得实原问官从重究治其有人嘱托者问刑官指实参奏容情不奏者听两京科道糾劾若科道官嘱托及知有嘱托容隐不劾者一体治罪缉事衙门亦务密访奏治但毋挟私诬陷于是都察院请如

圣谕申饬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本状在京听法司在外听抚按官参详虚实施行有擅入禁门叫愬及掀拾辱骂原问官并挟制官吏者与主使之人俱从重问拟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抚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达惑众谋反武定侯郭勋党叛嘱托等情

上曰李福达事情重大锦衣卫差千户一员前去提吊始未干证人卷来京问理彼处还差人护送六年四月己酉福达人卷角□羊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镇抚司监收着会三法司锦衣卫于京畿道从公推问务要明白来说不许徇私情酷刑拷讯已复命尚书颜颐寿等将福达原告薛良并证人李景全等备

查原问官都御史毕昭文卷会官午门前鞫问颐寿等执称福达改名张寅投匿郭勋家事已证实当从原拟

上怒曰颜颐寿等职掌刑名奉旨提问事情不行从公审鞫却乃偏情回护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讦事情已经毕昭等委官勘问招诬若今勘是实原问官员俱该尽究你每缘何不将两情虚心细审辄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这一干人犯且都监着待齐祀毕日拿在午门前待朕亲问大学士杨一清等言鞫狱细务非人主所当亲

上乃止报曰卿等既这等说且还着三法司锦衣卫镇抚司官会问多官午门前再问明白务要虚心从公两平推鞫审取的确归一供词奏来定夺若再似前不徇公道偏信一面之词以致是非不明诬陷人罪朕定行亲审原问官员拿问重治不饶

○六月辛未尚书颜颐寿等再上李福达狱词

上曰你每止据石文举等执称张寅等系李五未见质证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进禄等构乱之时似无相干山西原问官先既将薛良所告招诬复乃不候众诬拘集辄拟谋反重罪抚按官亦不驳行再问依凭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角□羊来京节次着你每从公审鞫却又执泥原词徇回护先后情节轻重不同所取供词又不归一死刑大狱似此苟且粗率有负委任还将各犯拿在午门前仔细研审务取的确归一供报仍要追问妖书下落议拟应得罪名开奏定夺不碍应参官员一并参来处治不许仍前回护于是颐寿改拟福达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狱不得轻有出入这起人犯各官所问先后请词不一及着你每会问又多偏听回护不肯从公详辩谋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拟妖言亦不见追出妖书下落这等含糊不明有碍发落必得原问原勘官俱来质证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监着李瑄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应官更替巡抚兵部各差千户一员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来京毕昭也行文取来原问三司官员并委官杨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来马禄既已交代不见回京锦衣卫便差的当校拿角□羊来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请问理七月癸卯御史马禄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锦衣卫还会多官将原监人犯拿在午门前与原问原勘官员面加质证务见明白取具的确归一供词来说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书桂萼等覆案李福达狱词具言原问官徇情故入之法

上曰这各犯朋谋害人设意罗织酿成大狱貽累平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问拟明白马禄志在报复故意杀人情犯深重还从重议拟来说其余各犯本都当重治依拟分别轻重运炭完日发落李璋李瑄章纶马豸阿附巡按连结三司杀人媚人情犯亦重发边远卫分充军过赦不宥但逃杀了刘琦挟私弹劾与程启充卢琼都发边卫充军王科秦祐沉汉程辂俱扶同妄奏发原籍为民颜颐寿等职掌邦刑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勘事情报上不实有负重任颜颐寿刘玉王启刘文庄汤沐顾泌汪渊俱事重都革了职着冠带闲住聂贤徐文华情犯尤重聂贤著为民徐文华发边卫充军江潮不

行详审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逞忿横议与孟春闵楷张仲贤风声相通同恶相济也都革了职冠带闲住毕昭准复职照旧守制薛良诬告人致死有服亲属依比附律处决韩良相石文举情重发边卫充军遇赦不宥杜文住武仲良等与刘永振并供明查发复职役等项人犯张寅等都依拟发落张润待勘事回京毛伯温别推相应官更替回京常泰刘仕待拿到张逵杜鸾姚鸣凤高世魁司马相并张英待提到俱送法司并潘壮威雄南京问完各查照今议拟奏请发落任淳差官替回送问周宣王昂杜蕙胡伟鲍玉着各该巡按御史提问具奏定夺言问拟发落过招由着都察院出给榜文告示天下知道九月乙亥以大狱成诏悉录先后狱词刊布中外以广朝廷钦恤之意名曰钦明大狱录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谕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遣恤刑使者二年于兹何未见有论报者其责上狱书事竣则核其行事当否才识优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阁臣票拟刑部奏问犯人温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设刑部都察院专理刑复设大理寺以为评拟盖欲为刑得中耳温祥所犯该部已拟附律条虽系太轻胡世宁等亦说难照常例发落既有比附当从而施行况刑赏当一以公朕岂敢以从违而为轻重乎今已问明恐被犯或有未服还当送大理审允奏来发落

○闰十月戊戌

上谕辅臣曰每年秋后该决重囚但近二年灾异重大俱免行刑今又该刑科三覆请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应尤恐一毫不真难免差失且

上帝以好生为德朕欲将盗

祖宗陵殿御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依律决了余可着法司再理明白今将刑部并都察院开进略节揭帖与卿计处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肃总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袭职兵部执不可与

上谕阁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重伊男不准调袭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冤巨枉若马禄之害郭勋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灾异无大于此其时朕正无知乔宇等设害法司言替许铭报复后囚隆未获典刑特已之据公当与分辩夫铭被官军杀死与张文锦情同故文锦被杀其党輒引隆之事云副总兵时陈举_不由_由号召况昨卫道等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该部之言行之可另票来看勿使父子俱冤重伤和气

○十二月甲午

上谕辅臣曰朕惟今日二十五日我

祖宗成法敕与京官湔除今思给事中刘世杨等妄言奏扰已有旨拿问但念言官况当迎新岁之期姑从_不宥_宥便放了着复职卿撰旨来行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谕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赋歛繁急刑狱冤滥近因各处灾伤已敕户部蠲放停减应徵税粮动支仓库银米赈济饥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门审录重囚奏来区处及行文与在外衙门一体施行去后访得各大小问刑衙门官员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执一己之见甚至受嘱纳贿锻炼成狱民遭拷讯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冤三月亢旸一妇怀愤六月飞霜况不止一夫一妇而已都察院便备查节奉旨意行各该巡抚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偏历所属将见监重囚逐一审查有冤抑及曾经审录官具奏矜疑未曾发落便具由奏请定夺先该各衙门以访察为名问拟充军被人连累因事诬误发遣不系律例正条及非人命赃私者俱具奏区处其余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诉情词即时发落情轻者就便释放不许久稽淹滞文书到日附近去处不得过三个月远方不得过五个月北直隶限一月以里各将问拟发落疏放过罪囚总数开奏稽考若有视常玩慢违限者都察院指实参来降调罢黜其各处地方广阔抚按不必会同随便督属分投整理以速为贵庶副朕恤别弭灾之意兵部仍奉旨马上差人星驰赍去不许稽迟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书许赞等请审录重囚

上谕之曰近日问刑官不能仰体朕怀类多冤抑以致上干

天和所系非小尔等其会同各官虚心详审务在情真罪当覆奏处决有冤抑异词及情可矜疑者奏请定夺不得视为泛常虚应故事

○嘉靖十一年□□□巳刑部尚书王时中以灾变应诏疏陈重钦恤戒严苛宥枉愚明发遣弭盗贼禁刁讼六事

上曰刑罚国家重事感召灾变尤切览奏具见详慎体国至意宥狂愚一事该部速备疏以闻余悉如议

○十月乙酉刑科都给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审录重囚造次而毕殊非慎狱之意乞自朝廷 稍展其期

上然其议曰审录重囚乃朝廷钦恤至意今后会审诸臣宜尽心详慎务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内官监太监高忠□□事忤旨系内狱寻被释无可即有宫婢变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请祭司工神易定礲□以定顶

上大怒谓其包藏恶念任意欺罔且定礲常言无碍理而避讳也今所司论如律斩之居数日刑部请执忠付狱

上曰朕初因定礲二字一时怒疑人将谓朕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为安礲非也自后内外文移其仍定礲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鉴年十四以其父私于邻女魏氏斥逐其母不胜愤乃手刃魏氏杀之有司讞上其狱法司议鉴以母故陷大戮可悯

上曰鉴幼能激义其免死发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都察院发刑科给事中张诚条奏在外用刑衙门兢为深刻乞降敕严禁

上报曰朝廷重惜民命屡诏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动致冤滥给事中所言必有指据该院即行抚按严加按核并会同吏部访察残忍者待大计时黜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东抚按官奏官军捕得反贼□大常等

上以谋反律重诏法司驳还原奏令其从公再拟不得张功亏枉于是巡按御史傅镇复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劫非谋反者宜改拟强盗得财律斩庶情罪允当报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检阅奏牒有湖广人吴一魁讼冤疏悯之因敕谕三法司曰朕承

天命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为民造福因念人命至重矜恤庶狱惓惓于怀夫刑以弼治当则气协麻祥自至否则上干和气灾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

祖宗罔下慎重于斯柰何近年以来司民牧者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锻炼其或贪贿听嘱颠倒是非不顾冤抑是何心与近日湖广安陆县幼男吴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捉情无所告远至朝扉以一推之岂止数百夫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尔三法司治刑为职兹特敕谕尔等宜体朕心多思矜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抚按申飭司府州县各要省改前愆惟公惟慎尽心听谏民以不冤

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禄位福子孙如不恭命明有国法幽有神谴必不能逭尔等其钦哉故谕

明赏罚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广西蛮贼梁公当等寇掠临桂等州县时巡抚张嶺久未抵任总兵朱麒副总兵张祐皆因循观望左右两江兵骄鹜不受调事闻

上降敕切责麒等曰此贼岁勤王师尔等数以微功受赏不能为国长虑攘除□孽今永安荔浦脩仁洛客诸寇焚劫横行生灵受害麒因循坐视若罔闻知祐假托公务逗遛思州嶺闻命即安不时赴任皆怠玩失职罪有所归念当用人之际姑从宽宥自后宜悉心思过以图后功敕至之日嶺星驰赴任与麒等严督张祐及土汉领军官员分布要害相机剿抚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勉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镇巡官奏九月内御虏斩获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纪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边捷奏往往归功内阁本兵词多谄肆殊非事体兹疏又创及兵科且抚镇官听总督节制听纪功巡按查验乃各先加奏荐其阿谀求免朋比为欺明矣兵部即参劾以闻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谕兵部曰去岁山西虏寇远遁边境戢宁将士防守劳苦朕心悯念宜加恩赏以

示劝励总督官并宣大山西抚镇官各赐本等花样衣一袭仍降敕奖谕副参游守等官及军士赉以银两已乃命户部发银十六万四百五十一两于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备赏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给事中何云鴈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拟总兵郤永当逮京治罪

上以巡抚王仪与郤永一膺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议逮永令再议于是尚书唐龙复上疏言仪与永同事果宜逮治诚如

圣谕所云因自陈奉职无状

上曰镇巡责任原同一体柰何拟功辄同论罪辄异此毙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龙等姑不究永从宽降俸二级令尽心防御如再失事重治不宥仪已调外任仍降一级边方用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盗张旺等平拟上各将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备副使王挺

上曰彼守臣会题不言挺功部辄拟赏谓何其以实对于是尚书陈经等自劾言贼有获自徐州者臣窃不审误拟挺赏当伏罪

上曰地方捕盗与奉诏用兵者异若何辄拟有功擅请赏赉既引罪堂上官姑勿问职方郎中夺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言凡边军斩虏一级不愿升者先即时给赏候勘量加为五十两

上允其议且谕部臣曰激励人心尤贵速赏何乃经岁候勘其令督抚官议处良法务使获功之人早沾实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云南巡按御史萧世延以安南叛臣花子仪就擒录上诸臣功次兵部议覆行赏

上曰子仪安南穷寇扰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时剿平致调动官军劳费不貲虽既就擒仅可准赎况系都统使莫宏澐亟献如何一概论功加赏各统兵官及阵亡官第令军门差别给赏自后论功更宜酌议停当不得市恩滥与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书杨博以防秋事竣疏请择吉告

庙并录各边总督许论王忬等功

上谕辅臣曰防秋亦是边臣本职岁要加奖殆与顾夫无异大学士严嵩等对御虜边臣之责地方无事间一升赏乃朝廷特恩若岁必加奖原无是例今次部疏极言两镇战守之功请姑与之明年当无词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升赏论等各有所差于是给事中丘预逵等言赏以酬功固激励之权至于岁以为常实非旧典请敕部臣自后毋概覆边臣报功疏俱下御史按核列状奏请得旨将士亲冒石矢有功宜加优录督抚等官职在调度当有为国任事之忠何每一报功互相称引该部概请升赉叙及多人视为岁例非正体也自今各镇战守功次令巡

御史勘阅详实乃许题请

察奸欺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遗匿名文书于朝内者糾仪御史以闻上命即焚之且谓奸恶小人敢于朝堂为祸害着令锦衣卫官多方缉访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监张永家人郭禄令其子麒言

上哀冲太子不永由皇城龙脉为永坟所犯当改正锦衣卫指挥阎纪以闻

上览而恶之以其疏示内阁辅臣曰此疏甚无谓人命定自天矧积后人福则在祖父为之顾朕不逮

皇祖

皇考深仁厚泽耳诚如纪言则举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邪乃命以麒下法司从重问拟纪如贯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秉一真人陶典真荐方士段朝用善黄白之术朝用进银万两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上试其术不验颇疑之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复攻发其隐恶典慎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黄白之术古昔有之非真有道术者不能卿初荐朝用及彼进银万两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屡试不效始知作伪卿本纳忠彼敢为欺何与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锦衣卫执赴镇抚司拷讯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乙未

上因蜀地所取银矿镕之得铜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问大学士严嵩嵩对蜀矿类产徼外夷域蛮獠每拒险阻使臣必多方宣谕然后可入其取矿视他省最为不易银矿得铜当由辨别未审自后第令以镕成金银角□羊进为善耳

上曰卿所据彼中之词未可遽□处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干私事事即成干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户部行文切责仍记罪重处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癸酉道士蓝田玉等等以湖广妖人胡大顺书药托太监赵楹以进

上览其书问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来田玉等遂诈为

圣谕徵大顺入京至则屡上书求见

上谓大学士徐阶曰胡大顺又来却是蓝田玉罗万象因我问妄将他唤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或有所使然者今是顺可仍用否阶曰大顺等皆无赖小人必不可用

上曰蓝田玉无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取大顺至此不治无以戒来者乃诏锦衣卫逮捕问状尽得田玉等奸状俱论斩镬于狱楹寻毙狱中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八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九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饬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团营重务国家第一事幸今四方无大警然安不忘危圣
贤至训卿等其图之

庚戌辅臣杨一清等言闲住太监张永在正德间有计擒逆党功乞赐录用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内官张永足见经国至意文武众臣各有所掌内官所用多不
堪任使为国之患不小卿等辅导密勿师保大臣皆无内外之可分无巨细之可异可为
朕尽心况用人非小事乃其职之宜也岂曰外臣不敢与言之昨已将御用鉴内官发落
讫朕尽思之张忠所管神机营并提督团营之任今缺昔闻司礼监大监鲍忠尝举张永
可用之提督营务请朕用之朕答曰尔所举永委的可用但众人嫉妒他须待有缺方可
用之昨方记起未即言之适卿等奏来朕甚喜其永在我

皇兄朝委多有劳绩与他党类者不同若论永之十能观夫昔掌营务及奉命出师
多立功次严于用兵其昔居司礼监任事则不能于此也今任提督团营之内官忠已革
任止有马俊一人且俊于营伍之事非精又不识字朕念他辈昔侍藩府之劳故各登用
如此其实此辈未谙大体不知大事且今营中行事卿等岂不知乎若将永起之提督营
务终在俊后岂得尽彼之心若超之俊上恐次序未平故朕未即行也朕又思之永昔为
司礼监官名在众衙门各执事之上若今起居其后在彼虽不可高下论之而终受人之
制今可待有警之际命之率兵成功之后用之如此又似不可彼未管军伍仓卒用之恐
士卒未服卿等只具本举来待朕再加详处或待有事用之才好若传旨行但司传奉之
官必云永乞于朕左右侍奉之者亦不为害只是累及左右耳又凡今各衙门事被多随
朕来京之人坏了彼皆不自加悟反怨朝廷朕待他每甚< 〇六十见 >就如张忠之事
实因处之欠当纵贼不戒亦有言说朝廷正寻我每之事此情不待朕申卿等其可容乎
可治乎书云人惟求旧这个旧人不是与我日久熟识的旧人是经过事体历知是非的
旧人只知道旧人信用言朕不仁岂知道理乎此等说话特与卿等知之慎勿泄付小人
起用张永再加详议来闻慎之密之寻起永掌御马监印提督团营兼管神机营操练

○嘉靖八年正月丙午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曰兹提督官张永故朕求堪代彼者不得一人夫武备今已废
甚恐未副我

祖宗列圣建立之意但思永乃卿与璫所荐今欲求代之者卿可与璫勿自负前忠
即举二传来用亦勿以已行者为阻一清因荐太监黄锦王伉二人可用且言近日营政

被武定侯郭勋沮挠乞加戒饬

上报曰昨卿奏以朕所问乏人事宜其永尽肯修举此政奈郭勋所沮朕亦知之但勋之心亦素存忠其性未进于本末者善也故恣暴成性不肯省图改之所谓欲胜理不过一常才耳如肯改过则为一超群之才而无及者今握兵已久当以更用但时乏人耳可徐图之又锦伧二人非朕自择者乃司礼监循常拘次之用彼二人素嫉张永难保不废前人修举事功且与勋熟就如璫乃刚毅之资所交皆未甚善人故朕问卿或有知者当说来实为朕事耳但闻

皇兄朝有张忠者素称为好而今谪在南京况所司皆恶彼他每每只徇私前日命推举堪代者而佐等以容大用孙和王润武忠为堪任朕曰大用与润皆非才者难以进用和闻有疾惟忠可用但彼镇守大同亦是紧要处他每以为别无可者而意实在于锦与伧耳但恐不克于事卿可勿惮副朕倚托再议来闻一清言诚如

圣谕但张忠先年过失颇多宜且取回听用其团营重任未必亾口处堪又尚书胡世守荐举边才惟马昊可用陈九畴近方僨事难责彳口多效卿乞

圣裁

上复报曰前日所论用人一事急难于得且待大祀毕别议故朕谕承勋等行事又近岁星变人皆欲用人以待征讨为必然之势朕谓此非星变实妖星也固朕无德所致恐不重务用兵大为民害只可内修德政外抚边境存恤百姓以消祸变而专务用兵以备征讨实逼乱之机武备固不可不整亦恐临期无益要当常加修饬可也卿勿惑听人言当加之思昨世宁之意亦为是马马昊恐为滥用

三月乙卯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日前以碍督圆营内官缺未急得补尝与卿议过节另行今当暇日可早为补之朕欲以武忠为提督其张忠量升职事先着来京闲住待之数月着于十二营内管其一营庶不误临事之用又郭勋之缺亦须早选勋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并说来朕但欲取李旻来不知两广之任谁可代通议来闻一清言武忠张忠李旻三人当如

圣谕取用其两广总兵侯伯仲则仇鸾可用都督中则杨宏可用臣承

密问敢尽其愚虽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报曰昨得卿回陈诸事其中一段云虽同事之臣亦不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间因其缜密故治道成事业固卿所慎者非为己故乃谨事机为国耳武忠着取回张绅着代彼任张忠且与做奉御闲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兀当慎选我

祖宗朝于两广用都督为守将后来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过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为犯扰焉须体时宜当时侯伯着仇鸾去待缺回京亦使其历知边事但李旻之来当使继勋之次张伟仍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为朕言之勿得疑惮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蔡天祐亦当更代况

彼在任亦久前巡抚辽东都御史廉能爱民者曰张云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论官滥害民一事最为时务之急须痛加减革不知卿之意以为何如可并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团营成国公朱希忠言官军脱班数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军脱班数多岂独该卫买闲作毙坐营大小官员纳贿鬻放皆袭以为常即御史查究亦虚文耳其下部详议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抚苏州都御史孙应奎以虏警请将京营保定兵马留戍本镇

上曰朝廷设抚镇官付之边寄且本镇备边自有主兵即今严冬之际孙应奎輒欲概留客兵甚非事体其亟令掣回应奎等务督率将领固守信地毋得疏忽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学士严嵩等以虏寇既退< 毬-金 >请整刷营务兵部覆奏

上曰兹事体非轻必复

祖制乃可事权归一蓄精锐以济实用其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提督三营以咸宁侯仇鸾为之各营协同提督二员赞理军务文臣一员改吏部左侍郎王邦瑞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为之其余一应兴革事兵部仍会官悉心定议以闻于是兵部覆条上兴革六事

上曰修理营政务在得人旧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内侍官俱革裁各营协同提督官即推举堪任者以闻旧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鸾于见任并起取将官内选用见在军士各归原营随伍操练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补召募务足原额余如议

○十月己卯

上谕咸宁侯仇鸾左侍郎王邦瑞及礼兵二部曰朕复

祖制三营修武其旧哨司掖名琐无用今颁下京营新定之制卿等可详议具奏又特谕鸾曰朕定将兵制数五军勿易二营之副将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将大将所统三营之兵仍外添能战之将六人分领操练众将之选不必备员须经阵者亦勿由部用卿须力主复

一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议调班军三万赴蓟州修边咸宁侯仇鸾言军士疲惫不宜借役请已之

上曰班军及各府人夫俱不许调用第令本镇量为修筑亦不许妄致劳费朕见各镇修边往往告成乃卒无一处可济其各练兵蓄锐用口实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谕内阁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当者兹与卿等改之

祖宗旧制曰提督团营义与今称总督同否非外出岂可用钦差二字乎又上下六

营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备二兵为名是否又转弱为强一事此鸾之逆情宜宣示军中令勿以此抱怨必尽力于国其他一切当正者卿等一一议上于是大学士严嵩等覆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尽善提督与督义本非二其钦差二字乃鸾之自称诚不宜用上下六营之名除去已久宜如

圣制以正备二兵为名又臣等闻钦定营制自正兵之外五军营备兵六万六千余人神枢神机各四万人今正兵尚未足况备兵乎此宜戎政官查处者也转弱为强兵已奉明诏裁革臣等谨条列未尽事宜以上一议军器一议首领官吏一议各营将官一议班军行粮一议岁调边兵一议京师民兵

上曰朕所谕及卿等所议与他未尽者令兵部熟计以闻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初

上从总督尚书杨博议以蓟镇入卫兵听宣大调遣总督蓟辽侍郎王忬执奏蓟镇兵少独特入卫卒以拥护

陵京奈何听他镇调发

上曰前有旨令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而且彼此纷争邪兵部其详议以闻部覆本镇原分区数皆有额兵今缺伍数多请诏两关御史王渐萧元峰亲诣查补

上曰然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輒相玩怠今诸兵频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糜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少操练与否期一月还奏今秋防已近其严责王忬欧阳安等克期操练防御毋再迟延其各边兵马明岁量为减调卿等可酌拟额数以闻忬又援去秋例请复调辽东步兵万二千驻马兰石匣以备滦东又议以宣府游击张钦大同游击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当冲险

上曰往年调辽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饥甚可复调耶兵部其与科臣再议之既而科部议上请量调辽兵以守畿辅分驻钦等所将入卫兵于关外怀隆之间以防独石而命大同入卫游击赵伯勋引兵驻昌平专护

陵寝得旨辽东兵准量调四千人余俱如议

○戊辰蓟镇宣府告急尚书郑晓请暂发上所听征官军回营操练

上谕内阁曰听征之名不应杂役况自去岁曰整理闻至今犹未见精猛目今内逆勾贼相继作龙如不一长驱恐终无宁岁朝工仰奉天时门建必速成以临述职殿一少缓无妨焉乃允晓请令听征官军回营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许汝骥自蓟镇阅兵还上言蓟镇练兵不振之毙有六因陈补练便宜以闻兵部列其所奏酌议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蓟镇调用边兵非远谋下令补练土兵以免常调总督镇巡官漫不用

心每岁惟恃调发坐困供饷何有纪极今又三年差官阅视却称照旧不堪战守各官不畏明旨敢尔欺肆许论既革任待查明并治总兵张承勋革任下御史逮系并所劾赃罪问报巡抚张珙姑降一级调外任副总兵袁正等姑降实级三级留供职副使张邦彦等罚俸半年杨选其严加督率训练若再无效重治不宥余如拟

○乙巳兵部尚书杨博等覆蓟辽总兵杨选条上地方极极毙十五事

上曰蓟镇督抚诸臣遇警輒张皇告急惟调客兵防守口保目前无事日延一日何有为国忠计者边兵之调初谓权宜今已十一年未见减撤却又重加挑选何时而已不独供饷繁费人情政体皆非所宜兹所议亦只循常题覆目今如何练主兵方可免调边兵卿博历任兹镇宜竭尽忠谋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别议以闻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书杨博奏五军营参将尹秉衡所选官军一万二千人拟于春初赴居庸镇边二区戍守

上曰营兵戍边与原议减边兵数多三枝应否遣去其更熟计以闻于是博等又言京营之兵频年坐食渐成骄惰近议摘选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议

上曰营兵宜俟蓟镇警报得实乃量发一二枝边臣毋张虚声徒增饷费无济实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抚浙江侍郎赵炳然奏各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团练土著

上曰各处节年团练土兵徒以虚文塞责迨至有事则行召募以滋烦扰其令巡按御史每岁终严加校阅仍叙别所司功罪以闻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虏犯郊畿疑本兵诸臣不任职以问大学士徐阶阶谓协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喻时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俱非恢廓才不足赞戎务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当此任纵无他私亦不宜动循资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练

成祖初制四十万今止剩八九万可叹其郑晓杨顺葛缙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务者否或内出用一人外庭当知重此事今须早理不宜只讲文得如

成祖时十分之一即为上矣阶以晓文儒顺缙咸匪人不可用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书严讷可信当谕令举所宜任者务在得人勿以资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讷第谕之曰今又理戎务京兵本也协理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须得人喻时蔡汝楠令南部候改即推果谙戎政曾历边事可用者各二三员以闻卿讷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济国事于是讷推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志孝及湖广参政李燧陕西副使张謐堪协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佥都御史赵时春大理寺少卿万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点用燧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蓟东又报虏警

上谕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谓已有备虏中内逆多于真贼故敢累犯

郊庙垂祐人当祇承京兵亦宜整焉因问大学士徐阶镇远侯顾寰可用否阶奏寰虽非将才然一时亦难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无胜者若于战阵亦又难之如不必侯伯他有堪用否阶对请谕兵部会官于侯伯之外公举以闻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练兵卒耳冲锋破敌须别选一二员备缓急如旧例且三营六总似多今于将副择而用之何如阶曰

圣裁允当请传示兵部拟行

上复报曰京营一总督今亦不必添即以副将名目选用亦可又边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总十路未至十万人今或不为例户部取银二万两兵工各一万两发刘焘给犒官军一次可与阶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劳耳

慎边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户部郎中马应乾奏边方积毙及恤军士实营伍等事

上曰军马钱粮边方重务近来各处边备十分废弛上下扶同情毙多端其令各抚按清军官严督所属月粮布花以时徵运给散城堡旗军严加点选清查掌印领军官贤否开报黜陟各务从实举行勿事虚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时大同叛率婴城拒敌官军巡抚刘源清总兵郤永因请筑堤壅水灌城又请添设总制提督御虏

上谕阁臣曰朕在病中未尝不以大同事为怀叛军先因杀李瑾此谋杀主将之罪法不可赦原非举城所为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无谋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之计輒便有洗城之讹传吓城中致使逆军劫囚勾虏抗拒朝廷既说专剿逆徒胁从不问却有专攻城之计又引水灌城看来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为京城北门要地皆不可坏人而无臂可以卫头目乎况此地此民皆我

祖宗所遗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诛果忠乎否乎前日将二人调置别命将以专讨渠魁岂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轻听伊说卿等亦不可不虑将来事纵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兴复今祇可罪去二臣掣还诸路人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识事者使专意备虏密令多方计擒逆贼之魁者庶免劳师伤财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请添官岂非官多事扰乎乃改督饷侍郎张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风霾之变奉谕会廷臣议上边事

上曰国家安危重寄在西北边迩者虏犯我疆边人口口朕甚悯之召灾致异厥有

所自且兵马刍粮岁烦调度将官抚臣咸出遴选竟不闻有纾朕忧者而徒以兵食不足为辞此无他不输忠畏法耳诸边事既定议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贪暴显著者听科道官参劾诸边所不便总督抚按以闻毋隐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书张琐以虏复谋犯山西三关请令山西蓟辽各整兵候调宣大总督移驻朔州以便调遣别推总兵官二员先驻真定石州练兵防御上曰去岁虏寇两入太原边关将士不闻敌愾地方荼毒岂但边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难辞责今岁不复整饬枢莞边阨之臣安所用之陕西辽东如拟领行整兵听调真定石州总兵官不必先期驻劄其应发兵粮火器等事仍协户工二部酌议再奏

○闰五月庚午总督宣大侍郎翟鹏言虏将会众入犯乞亟调陕西蓟辽兵赴镇堤备并令户部多发盐银以备军需户部言鹏授任来三以是请已奉旨临期徵发且闻鹏尚驻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调度

上曰宣大三关紫荆关俱要害重镇朝廷原设总兵及都御史督领兵马钱粮各有专责若虏寇一隅本镇出兵敌御各镇协同策应势甚联络是以建勋则功著难掩失事则罪无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况四镇接壤与陕西不同自

先朝以来间设总督文臣军务属之专制往往徒拥□□牵制误事刘源清周叙樊继祖可见矣鹏昨授新命首索帑银专资客兵待寇举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日久尚驻宣府抗命怠事深负委托姑革职闲住向者处分降虏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镇抚总官仰体朕心戮力防御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升赏如犯军法必真重典总督官不必设既而兵部以虏犯山西请复设总督

上从之仍令鹏复任

○六月辛卯虏寇朔州守臣以闻

上谕兵部曰宣大二镇屯戍重兵正为山西畿甸藩篱往者虏贼入边残害山西警动畿辅守臣踵为故常失事已甚即令能极力战守俾虏一大挫去则先赏宣大诸臣之功其或彼此观望致贼猖獗者必治罪无赦

○八月戊子山东抚按官刘臬等奏虏复从朔州入寇

上曰前虏未大挫故复至其驰檄翟鹏随贼所向督兵截剿有功者即于军中升赏如例临陈退缩者即斩首以徇并谕诸将以临敌敢战为功不以损折官军议罪诸军以奋勇当先为首功斩首次之各勉策后功用盖前愆并行山西抚镇官伏兵要害俾虏不得越关如直隶河南山东各饬兵以备秋班官军即留防守总督翟鹏随报虏踰信宿从旧路遁去会延绥警报继至

上曰虏拥众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遁诈也况延绥又报警其令鹏仍遵前旨多方捍御且亟檄陕西守臣谨备之毋堕贼计已复谕兵部曰虏虽去未可忘戒朕闻各边壮夫奋勇自效者众其示鹏遍谕大同三关之民能斩首一级者赏银四十两所得人畜悉以

予之仍同官军口给行粮留本处附近地方杀贼虏退归农者听愿充募者亦听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曾铣奏修边复套二事
< 足 铨-金 >下兵部并议谓筑边复套两俱不易二者相较复套尤难宜仍行铣等从长
会计拟议画一具奏

上曰虏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陕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
者今铣能倡逐虏复套之谋厥猷甚壮本兵乃久之始覆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铣更与诸
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策嗣上方略第此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祇可就要害修筑
兵部其发银二十万两予铣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口用备明年防御计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监察御史饶天民张登高各上复套议请令各边严
兵守险防虏奔突及会议条格不宜刊布恐泄军机

上曰各边防御所言得策奏议刊播无碍且王师乌用掩袭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谕辅臣陕西奏灾异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风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边警朕惟
气数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视况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备消弭当尽人事朕居君位总理于上无亲事之理本卿
等皆各有专责卿等其宣示朕意俾皆悉心经画朕仍仰叩

玄慈冀转灾为福云又谕曰套虏之患久矣今以征逐为名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
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论功赏臣下有快快心今欲行
此大事一铨何足言祇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与害几家几民之
命者不同我内居上处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即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行拟行之
阁臣夏言等不敢决请

上断

上命以前谕付司礼监刊印百余道发兵部遍给与议诸臣令数日再会< 足 铨-金 >
>以闻于是大学士严嵩首< 足 铨-金 >复套议不便归罪于言因请角口羊位言亦上
< 足 铨-金 >攻嵩

上报嵩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铨< 足 铨-金 >初至时乃密< 足 铨-金 >
>称人臣未有铨之忠者朕已烛其私但知肆其所为不顾国安危民生死惟狗曾铨残
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后见卿等每拟夸许朕思夏言既以为可卿必谓朕
知而主之未宜口处沮其谋昨部< 足 铨-金 >会奏是果行之说岂见真从之故朕方
言不可耳卿宜尽心供职不允辞报言曰尔等朝廷倚政之本原尔自宜先以邦民为心
如何专徇私情强君胁众昔密奏未允乃诈称上意必行兹所奏又无引罪词吏礼二部
会都察院参看以闻于是尚书王以旂等集议虏兵强据险不当与之较曲直争分寸前
议复套事宜请悉行停止

上曰套虏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铄无故轻狂倡议虽奉俞旨然既下诸臣集议自当为国为民深思
实虑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观望一旦败事将何掇者其夺与议官禄俸一月兵部侍郎及
该司官一年铄令锦衣卫亟遣官校械系至京问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亟
往代铄尽忠督理以赎前罪此安危大计科道官何寂无一言锦衣卫其悉逮至廷杖之
仍各罚俸四月夏言削夺余官令以尚书致仕

○二月癸卯北虏掩答求贡督臣翁万达以闻

上曰朕以边圉重寄付万达等自宜并力防御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前旨一
意拒绝严加堤备违误者重治不贷

○九月乙酉宣府谍报虏警

上谕兵部行守臣多方捍御并遣听征参将王佐许勇等往援之谕工部速发火器
于各边应用又谕成国公朱希忠等曰迩闻边警及地异之应朕叩首祈天恐未必不因
套妄之致况铄虽伏辜丑虏余孽或以兹报复不无也其再示兵部亟令总督翁万达狗
国忘家并力捍御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内外提督坐营官各飭备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谕内阁云昨胡氛侵内直犯深入虽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怀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
至之前数日朕常以虏事□卿元辅卿谓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恶谈武备今若
以贼已去又不经心后患必甚于兹要当讲求征伐之大计勿论其犯否庶可伸我中夏
之气象卿等以为当如之何乃可又谕云今若直捣巢穴而杀之未为无名所难食居一
兵二也纵有财无粟军何由给须大丰三五岁鲜旱劳之灾食足兵雄乃可如

皇祖时长驱三千里兹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时耳虏既未遭大挫必复欺犯今备此
为是二谕勿秘示诸府部科道令皆晓朕谕

○壬午

上谕阁臣曰昨入犯之魑华人为多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
何以示惩杀人盈万天岂不怒焉闻其归亦多毒疮死者此时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
武为阻惟财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为要卿等
示户兵二部臣又谕仇鸾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鸾对言方冬虏中马肥以来岁三月大举捣巢

上曰昨陈之<足 铄-金 >具悉竭忠但机贵于密孔圣大诫鸾复对事以密成亦以
豫立乞敕下廷臣集议或姑假臣经略之名得便宜行事

上喜优诏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议方略于是兵部覆议请会户工二部计处
兵食简阅器械先期给鸾仍请特差大臣一员前赴蓟镇积刍峙粮以待非常之举

上曰虏贼逆天犯顺神人共愤欺上之罪未明当征讨为上尔等既集议佥同凡当
预备事宜所司亟拟行督饷大臣如议添设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学士严嵩言伏蒙

圣谕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言马市不可开臣等集廷臣议皆言开市原暂为羈縻之术未尝言武备业已差官委难中止合侯史道到彼同苏祐等酌定待报另设

圣意犹豫未决久之复谕辅臣岁市二次可止只与自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国上体好生俯軫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后十年不敢犯输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贡谓不必许勿得示弱今贼欺夏修我内治一时不懈为当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虏患为虑谕辅臣曰本兵锦曾面卿否有何运谋辅臣以示尚书赵锦锦乃
< 䟽-金 > 上大将仇鸾所领各路兵马之数

上曰< 䟽-金 > 中言士马甚多大将其分布逐剿无后事机虚糜粮饷诸将有观望退缩者御史以名闻

○庚辰初虏以二千骑犯弘赐堡复由榆沟入掠怀仁川坐营官王恭死之关南震动总督苏祐言虏骑且三万

上心虑之命兵部遣飞骑侦虏犯何地及诸将有否能抗御与战者因问旧时塘马报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抚何思以虏退闻

上亟览其< 䟽-金 > 则亦不言虏入所在且不言虏骑众寡及出边驻营远近

上益疑之趋兵部疾遣人驰视至是返报言虏骑不过贰千因备述王恭死事之烈及游击吕勇刘潭参将张腾孙麒副总兵王怀邦等诸抗御不力及逗挠退缩状

上乃切责兵部曰虏前后无过二千骑耳尔等乃誅于苏祐言谓且三万其侦报不严之效明矣轻率如此岂不有误军机惊疑远迹耶已兵部分别失事诸将请治其罪

上曰虏近猖獗甚寔由将官怯懦退缩纵之使然孙麒刘潭其令锦衣卫遣官校械系来京问王怀邦吕勇焦泽各革去职级姑令冠带戴罪自效候防秋毕日别行奏处仍切责苏祐令其调度诸军血战破虏不许仍前怠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赵文华< 䟽-金 > 陈备倭七事昆山县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请添设巡视福建都御史并开互市之禁

上谕阁臣曰南北两欺不宜怠视本兵若罔知者文华隆禧二臣之< 䟽-金 > 似不同泛奏者当有依焉今南破北虚岂为国之道耶

祖宗養教恩深岂以怨讟时君而忘

先圣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尽忠猷以告于是兵部尚书聂豹等震懾陈状大略谓文华之< 䟽-金 > 已经泽行隆禧所奏则科臣驳寢在前且事属纷更故臣等不敢轻议得旨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昨下谕求平剿长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 䟽-金 > 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计处以闻于是豹益惶恐谢罪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尔等职任本兵坐视贼欺不能设一策平剿及奉论问却又泛言具对摭拾旧

文塞责豹姑降二级侍郎翁溥等各夺俸半年所司郎中张重降二级调外任余夺俸三月已复降敕切责张经师久罔效令其严督诸臣亟为剿贼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贷

○六月乙亥巡按直隶御史周如斗以倭患<足 毓-金 >论失事诸臣之罪因请更调精兵协济军饷责诸臣以讨贼必效仍录游击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调至狼土诸兵不为不多督抚官迟疑观望不能进剿饕寇贻患以致新贼继至合势愈炽又欲增调各兵不过假此迁延时月奚有实心平贼之忠今姑从所拟施行若又有师久无功周琬等罪不赦巡抚史褒善夺俸三月褫把摠娄宇都指挥刘恩至职令戴罪杀贼下同知都文奎洪以业于按臣问周藩赠都督金事录其子袭升三级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暂管宣大总督事兵部右侍郎江东以是月十五日至镇视事奏闻

上报曰右卫久因朕闻城中将变尔急用心处置可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寻谕兵部曰目今右卫困极江秉勿以权任辞务令尽心干理逐贼入饷总督官不必推且令杨博往待事宁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风扬尘昼晦

上谕阁臣曰今日之风占谓兵火似不可以常视其传谕诸臣内戢口贼外严边备尚书杨博等言诸边已略有备请<☳ 宀十见 >

圣怀数日又谕辅臣曰今日又大风止及旬日不可不为虑昨兵部对言各边皆有备无足为念恐未宜自恃于是博请再奉

明旨宣示诸臣令其加慎报闻

○八月壬申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自扬博入朕每虑边务本秋恐有扰者其语博早定策以遏之于是博上守御机宜六事

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虏拥众自墙子岭入犯总督侍郎扬选以闻京师戒严

上谕阁臣曰朕东见火光虞此虏去京不远诸将何不截杀其令礼部<足 毓-金 >议

郊祀等礼并示兵部传语寰等协力逐剿明日又谕阁臣曰通湾二地系粮货辐辏之处其保之

陵地以刘汉护守马芳专卫京师毋怠是时总兵官胡镇孙膺及游击赵溱等已领兵赴通州迎敌有旨胡镇在通州河东追贼得无乏食其遣官厚赉军饷济之有功朕不靳赏俄总督杨选以虏退闻且自诩追杀功为将士乞赏

上疑之以闻大学士徐阶曰闻贼少退恐诈者而选遂言追杀果一行否阶对贼大营尚在乎谷选等果以往通州矣然谓之追送则可谓之追杀则不可

上曰然选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杀其谁欺乎今外兵四集内士又出只游戏一场不过庚戌之轍又故事矣兹看博等会东所计有甚奇方定策付诸将行如何以伸华威如何以报人害大剿一场且闻彼邪夜战不能或谓何不夜攻然我军亦不禁岂可取胜哉

皇高祖考岁一巡边

皇兄亦圣威震彼乃今内逆欺外贼侮可慨阶以语博博乃条上战守十事诏允行

○十一月甲申诏自今各镇入卫及应援蓟镇者不论参游守备俱听蓟镇摠兵节制有急径自调遣不必关白军门复谕博曰择将练兵须集计来闻三卫之夷亦须一处导虜狂肆皆此物也博见云何博乃集廷臣议上十五事诏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风

上谕兵部曰此风未为无谓非四时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风

上复谕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闻一二齐否若徒往来文书何益于事昨二次风异必非无应恩示宜小心承之于是尚书杨博等覆请先备宣蓟次之各镇务在万全以纾

圣忧

上曰边防当慎朕已屡下明旨宜令刘焘等悉心干理京营亦宜选练毋以文应取罪仍命内阁传旨示尚书高耀严核管粮郎中出入耀因奏郎中职司仓库须各府县解纳及期方责其称职

上曰边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济况在常赋岂容少缓今后抚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碍国计尔部中指名参奏处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谕大学士徐阶昔我谕嵩暇一习武彼曰佳兵不祥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兹不次报北情博何不预防之以我意宁过劳于先胜以成功于后何如阶曰诚如

圣谕但今边事在总督诸臣用舍由吏部银饷由户部而兵部仅能主张诸将诸将又无权欲其用命不亦难乎

上曰将官执权恐甚难也不辱不挫共同为国足矣且今之将无出类之才能岂能胜人

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户部言京营官军倒损骑操马匹数多请查扣草料申严牧养不如法之罪

上曰营操马匹追赔买补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领马官军不行爱惜牧养违法半年之间死者三千三百余匹玩法甚矣该管官员送问降级住俸各如拟行该部并各营提督官今后务申严号令关防禁约考较惩戒巡视科道太仆寺五城兵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锦衣卫将军校尉及腾骧等卫勇士马匹亦系民为买补官为给养宜一体禁

谕勿或因循怠视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顺天抚臣郭宗皋以各处水灾请将居民所养马尽数鬻卖并以给军兵部覆请给军六百匹

上曰诸州县寄养马尚多今取六百匹给军寡且不均无补民困已之
择任边臣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姚镛罢以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广寇为忧谕辅臣曰姚镛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伊辞章准之卿等之意乃为还有郑润与朱麒耳以他每三人同事何止罢镛一个今时虽曰镇巡总兵同任一方之事然致吉与□皆在一巡抚果若事事同心相处彼此不异事岂得不成斯朕谓之吉也如彼此相抗事出一偏至于有失则推让他人斯朕谓之□也且田州未能平息輒来奏捷邀功以致余孽复乱岂不为生民之害虽蛮夷猾诈然在我处之未尽卿等又以王守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见今取用若镛既在守仁亦不知来与不来果如斯任缺人着所在有司催促上紧赴任勿得负朕委托守仁自当兼程趋事可也卿等还再计议如朕所言不可只随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耳南京条陈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内有可行取一二明令该衙门议处不必说着各该衙门推衍议拟其中事宜亦无甚弭灾之术不过浮词罔上礼部首说制帛都察院首说君不纳谏工科首讯岳怀王等坟工程此便见人臣忠与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后以正致君亦未如此舞文欺君矣已少詹事方献夫陈言经略广中事宜

上以其< 距 毓-金 >示辅臣曰方献夫本卿等看票来行又恐有致他虞亦是至虑但朕受

天与

祖宗付托边方军民甚是苦楚况累岁用兵岂止扰害故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其为人何如但屡经众荐既论相同特用提督边务止镇守官未换与前日姚镛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风闻伊老年其郑润亦无甚大材谋略除麒可着兵部会官议来润似应取回别用又思前者已敕各处镇巡内外官员而两广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輒便报捷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处镇守内官往往亦非其人今后有不可任斯职的不但专着司礼监行卿等有所闻知也要说来或用贿干出或生事害民着厂卫并科道劾奏治罪今各处内官亦非朕能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也要传谕着从公选访果会理些事有些学识才可出外镇守地方庶不负朕斯意卿等再议票今日就封进来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虜再寇宣府兵部请逮治总兵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贼俟事宁并闻仍谕兵部务量材授任不得遍徇以误边计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谕成国公朱希忠等曰朕昨忧边事

天垂下鉴庙社百神威灵岂有大患但毒我边民朕心可宁哉今丑虏既遁百姓稍安须要抚给之仍严后备未可忘戒卿等示朕意于户兵二部严嵩职亦当言之兵部因条上备虏要务谓当慎择各边省抚臣及举用废弃将官户部言客兵钱粮宜预处屯监之法宜敕内外臣工集议

上曰抚臣职任一方关系甚重吏部会同都察院将见任各抚臣酌量存留更调务要各尽器能久历职任各废弃将官令翟鹏调集军门效用有功叙录无轻取虚名各边军伍令杨守礼翟鹏督同镇巡三司官查照原额汰补各边镇及近日临边省地客兵军储户部多方处备京营兵马专令训练不许借拨工役抗违者言官糾奏处治余议俱责实举行仍悉奏报以凭稽考嵩亦条上边事言今积弊既久其先在严法今信赏罚而其要惟在得人

上览奏嘉叹曰得人一语尤探本穷源之论廷臣其亟察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闻

○辛巳兵科都给事中钱亮等以虏患重大举见任江淮总兵汤庆等革任开原备御韩承庆等

上曰虏患未清用人当取所长亦宜使过汤庆等遇缺推用韩承庆等酌量奏请再示内外诸臣各遵前旨速举所知但不许徇私妄陈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谕兵部朕惟事有备而无患经有明训闻庄浪故都督鲁经壹干健兵善晓夷情缓急可用其令总督官悉心访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等奏边方守令所系甚重乞于进士举人监生内选择年力精锐材干强敏者铨补称职者特加奖擢仍慎选监司以为表率勒限到任以预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边防多事兵备守巡有司官职任至重今后务慎选以充其政绩卓异者听总督等官不时奏保升擢不才僨事者亦即劾罢两广四川云贵近夷地方亦用此例该部仍将南北边方官选用升迁事体另立资格奏闻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谕辅臣严嵩等曰朕虽废一早朝此心胜于坐间常念边方之事用人为重闻山西宣大总督苏祐年向衰矣卿等盍择所以代之嵩等传示兵部遂罢祐回藉而以兵部侍郎贾应春代之

恤将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谕辅臣曰朕思内官监屡讨团营官军做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况今营中禁约私毙也须除之方可免军士多楚前日张永奏云内官监讨军做工不曾开是某营摘拨未敢与奏知拨去朕答谕团营官军不可轻拨着该监

再具本来奏处治方待本来与卿等计处而次日司礼监官却不奏闻径自批出今日朕问本来不曾方行了今与卿等议可传旨与李承勋等今后但讨团营官军着他每执奏另一旨传谕提督官着不许拨与假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营量拨用工完即回此或免军士分外之苦养息锐气以待不虞方可卿等从长计议来行

○闰十月甲午

上谕阁臣兹今凛冽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军士甚苦中心觉甚不堪焉夫妇人伦之至也生民皆

天之民也纵是所当为而朕心实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己意未从该部请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闻于

祖考矣可作何以处之或人给与量赏以为置御寒之具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复告于

祖考待来春兴造申其渎冒谨当俟罪特与卿计可即议闻于是阁臣杨一清等对言因寒辍工本仰体

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从之

○十一月癸卯谕尚书李承勋曰朕闻皇后梓宫行殿处守护官军至今人马未给粮草且前日大风猛烈山间寒气尤甚号哭称苦有所不免朕闻之若裂已肤夫百姓皆是天民当此严寒即动履亦难乃朝夕身投草露虽梓宫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会同内外提督官议令更班轮役少苏劳苦合用粮草户部便处置给发不许视常延调朕又念贫军无衣无褐何以支持工部仍将在库胖袄裤鞋人给一副以为紧急御寒之用各将行过缘由具闻务称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谕户部近因大同巡抚官奏称粮草缺乏已命发银二十万给之朕因思辽东宣府偏头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俱系边方虏情叵测若粮草不足人马疲敝缓急何所恃凡此边民皆我

祖宗赤子岂可不加悯恤耶户部行各巡抚查仓场实在之数具闻有告匮者即为议补军士月粮尽为给之若视常延调以致人心嗟怨边备废弛责有所归

驰夷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土鲁番款关求贡

上下廷臣议未决尚书桂萼<足 铨-金 >请乘其来而急抚之因责以献还哈密城池时不可失

上然之谕大学士杨一清曰萼所奏哈密事情甚说得是待议来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顺之词我则选将出师伐其罪状复其忠顺之爵西边之患方得宁息朕意以此未知何如预与卿计一清奏请及其求和之时遣使宣谕许之自新而中国因以其间修守战之备庶恩威两得后患可弭

上报曰卿昨具议回奏甚详但欲夷情伏顺必先将我边失事人员悉以问罪方可服夷酋也而土鲁番上逆

天道背负

祖宗厚恩轻我中国害我边民其罪甚大当要遣将征剿方示中国之威但恐滥及无罪为今之计以朕意内则选将练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粮草就着暗整兵备一面将求和夷使留质边方一面将先今失误国事勾惹边患的通行拿问治以重罪一面选委有胆力通夷情练达通事一人赍持抚谕诏书亲谕速坛满苑儿如果悉遵诏命悔罪来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轻慢之意则严整大兵直捣其穴然后可除边方之患其祸之来实始于彭泽陈九畴而因杀死写亦虎仙家族侵欺财产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师委是虚奏成功其实益长回酋之慢视也今亦要追究满速儿在否其陈九畴内恃杨廷和之势尤为罪首次则杨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畴死罪方称回酋之恨此则未可夫以一巡抚大臣对一回酋之命可也则孰为轻重焉今之计要在朕与卿等行耳不当苟且回护朕意如此特再与卿议辅导重臣股肱重托可用心议来待朕亲作抚谕诏文仍与卿等四臣计行又卿前< 距 毓-金 > 皆令侄代书昨闻口授家人书当要慎之者一清对整理粮草当令户部委官一员多赍盐银召口收买其失事各官罪己前决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谓甘肃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当者若着郎中带银去买集粮草恐不济事可推一人或兼金都御史去开盐引若干招口上纳方可不误又止将三年冒功人员治罪前置之不问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肃之变虽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泽陈九畴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发落彼何复三年又行作乱戕我

祖宗之民可回护此罪人坐听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将此数人先后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将夷情不论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抚等官不惧朝廷輒与和字或多残杀或将财产尽侵入己或以见在夷酋欺诈冒功均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伦不识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与卿知此意方便传行朕所倚托辅导元臣当要视国如家尽心处置一以公道决要如朕所意乃可了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 距 毓-金 > 来明日就将票改录封上勿得回护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会议请大征安南

上曰安南久不来庭法当问罪今本国奏称逆臣莫登庸篡乱阻绝贡道又借称名号伪置官属罪恶显著可即命将出师征讨总督等官各推选素有才望者用之调度兵粮事宜户兵二部议处以闻已复谕兵部曰今日有事安南是为彼国除乱与

太宗时事体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拟来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宁侯仇鸾尚书毛伯温充总督参赞官大举征安南会提督侍郎蔡经并钦州知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论不一兵部复请会官廷议

上不悦曰安南事必识体达道者乃见得分晓朕闻卿士大夫私相议论谓不必征讨尔等职司邦计全不主持一一委之会议既不协心国事罢鸾伯温着在京别用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辰日本国王源义晴遣使来贡

上曰夷性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严加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鸾毛伯温会议征讨安南事宜以上

上悉从之谕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神明共殛即生亦死但为遐方生灵久被荼毒天讨未加耳卿等即传示二臣令其悉心经画务图全功用安夏诸所奏留及调用官员并动口角口羊京钱粮等事俱依议行今后安南军情奏至各该衙门奏覆不得过三日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父子乞降诏下廷臣杂议金谓远夷畏威恭命宜即受而抚之因条上设官职颁正朔定贡仪给印信复四峒处受降赐敕谕待夷使勘黎宁掣兵马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属中国至宋受王封始沦于夷若陈氏传世久远又知慕义纳款为我

太祖嘉奖著训后人无伐其国帝王无外之仁何其厚也上因贼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杀其孙添平大逆不道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命将讨平郡县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谓黎利复肆奸欺鼓众作叛又诡词请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为陈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问

累朝因之朕即位以来黎民久不来庭将奉辞伐罪节据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窃据因其罪状未明恐戮及无辜暂遣文武大臣从宜抚剿今登庸既面縛军门纳土请罪是与二黎凶悖有间察其降表与国人代陈情有可原姑宥之兹为交人永图革去王号毋许称国庶免乱贼接迹相叛既云黎氏无人登庸久为交人附属准受职赐印使奉正朔朝贡仍计其地方为置官属以便统辖其人民土地朝廷无所利之一应事宜户兵礼三部再集廷臣详议来闻比廷议复上

上命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子孙世袭别给银印旧所僭拟制度削去改正海阳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抚司设宣抚同知副使金事各一员更袭黜陟俱以付登庸广西藩司每岁给与大统历以奉正朔仍令三岁一贡四峒侵地还属钦州令广西抚臣优恤之國中钱穀兵甲之数不必奏报黎宁仍令守臣勘访果系黎氏之后授与所据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则已之莫文明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赏赉已而兵部请择日率群臣表贺并论内外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义当讨罪自古帝王未尝不用此道昨讨安南断自朕志犹有畏缩讥议阻摇国是者比命官勘剿平定今黎氏既已覆灭莫酋系颈来降朕已处分何表贺之有内外大小诸臣宣劳宜录乃升赏伯温等及大学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祖登庸遗命愿始终恭顺天朝乞准袭职巡抚蔡经以闻

上曰莫登庸未授职而死观其属纆之言犹切恭顺亦可矜悯着蔡经会同总督等官查勘死无故及莫福海是否系伊真正嫡孙务得的实方将降去敕印许令赴阙亲领回司袭职事就着保勘明白别具奏来已而经等勘实

上命福海袭安南都统使赐之敕曰朕惟帝王以天下为家欲使万物各得其所无间遐迩尔安南远处南服世修职贡近年朝贡不致实惟尔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讨尔乃能悔罪改过恭上降表备陈私相授受之非愿献土地人民听朝廷处分尚书毛伯温等奏报兵部集议题请谓尔祖登庸畏威感德输情待罪朕仰体

上帝好生之德俯顺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国号王封授以都统使之职赐从二品银印俾奉正朔朝贡口其子孙承袭世守地方实为尔类永利也兹该镇巡官奏称尔祖登庸病故尔系嫡孙且能备陈尔祖纳款之诚属纆之言亦可谓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袭尔祖都统使之职仍降敕谕尔其益竭忠诚恪修职贡抚理夷众安静地方以称朝廷怀柔至意用副尔祖恭顺之诚永为多福顾不美欤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议覆陕西总督张珩所奏土鲁番称贡事宜

上曰甘肃自经土鲁番戕害哈密以来藩篱浸废边臣历年经略西事迄无成功斥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肃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马黑麻速坛踵袭父兄旧恶包藏祸心今又结昏瓦剌阴据哈密占种沙州土田意在内侵止因谋洩遂尔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顺其情照旧规容其入贡其求讨地方住坐欲照牙木兰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九月戊寅云贵两广四川等处土官有十余年不得袭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足 毓-金 > 纷委吏部奏言此皆抚按官避嫌远怨不与结勘所致耳请立严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袭替事关地方夷情所司视为泛常漫不加意姑贲其罪令速勘以闻今后有延缓不报者经该各官及抚按官该部指名参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虏酋大同令其部落绰卜等二人款塞求市总督侍郎曾铣以闻

上曰兹夷投降纳款原非真诚效顺边臣毋轻信要切自贻后患

○十一月丁酉日本国王源义晴遣使周良等求贡故事倭夷十年一贡船不过三人不过百良等以四船六百人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贡朝又挟带人船越数三司巡海等官不遵例阻回乃容潜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设之叛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抚官亟为处分及宋素卿曾决否一并查奏

弭盗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谕兵部曰各处盗贼多因饥寒切身失计自堕不能复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抚按

官大开首免之路除首恶不赦外余党听其自归复为良民有司仍以岁时安集不得复问有能自相捕斩报官者以常人擒贼之赏赏之镇守抚巡官严督所属务求安民弭盗至计如有仍前因循推调重贻民害者所司核实具奏处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跣 毓-金 >报青羊山贼情时廷臣持议不一桂萼主抚张璁主剿大学士杨一清是璁言<跣 毓-金 >请

上亲决

上报曰卿历指山西贼情来说以璁主剿议为当夫民乃

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恶岂可坐视以恣其凶顽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萼之言自取姑息之讥遗后患也但陈卿父子结为贼之时本因有司以彼强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寻过犯迫逼而成当时缓缓治之岂能若是贼之罪在必可杀而此等官员与贼无异就如杨良臣之辈今贼深居山险故恃此纵恣若如进剿只是添害地方与提督官之添设俱为无益只将常道并该州官更换令其调用本处乡兵把截要路用之旬余设法进捕杀而不宥如此可也若专剿则功无可成之日专抚则失其威而今还以抚剿为言者亦自使任事者从便成功耳卿可将此谕同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跣 毓-金 >言前议主剿之说为长

上又报曰卿等连日奏陈山西贼情事谓只可剿不可抚朕奉

天命为民之长岂可纵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拟行了但恐兵难进耳

○闰十月壬申

上谕辅臣曰卿等票来兵部覆青羊山贼平本及揭帖所开朕方命言官去勘却即为处分恰似朕无听言之实此贼之所以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专主杀戮决难轻宥若早从穆相之言岂延至今日况卿等坚信道言故终欲回护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区处又说夏言续奏一节卿等既有见便当说朕误从其言何只说言不当如此奏夫功罪须要明白似不可惮其小劳必待明白而后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闻有未真惮于自改或有未合嫌于自欺彼既奏上便当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则罪当在于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别委他人或有顾忌耳既纳彼之言须就令彼去卿等将敕稿并本便拟来看又罗钦忠已有旨着不许推延乃敢诈病来奏不准着便来供职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谕兵部朕闻各路盗贼蜂起有司欺心坐视不为经理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抚臣严督所司悉心抚剿务俾靖除有仍前怠缓者以名闻于是尚书杨博条上缉盗六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上谕兵部尚书杨博曰朕闻四方多盗有司坐视全不经理其亟檄各巡抚官严督有司安辑追捕怠视者必以法治之博奏近者山东及近京顺义等处群贼盘聚寇掠而有司不以上闻宜严限追捕并核有司欺蔽者

上曰山东及近京盗贼肆行巡抚官不行奏报显是隐匿其令各御史以实闻仍亟行剿捕不许怠玩

怀远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赏赐夷人衣服段疋请行各抚按严督所属查角□羊

上曰赏赐夷人段疋轻重尺度俱有定式迩来有司纵令侵克以致滥恶不堪殊失朝廷怀柔至意该部备查去年罚俸降调事例通行各抚按官申明禁约有侵欺□误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谕礼兵工三部迩来□直并朵颜等卫进贡夷人经过地方府县卫所驿递等衙门多有不行照例应付官待及至到京赏赐段疋等物又多稀松短少不称朝廷抚待远人之意你各衙门便查点旧规议处来说已三部臣各议上

上谕礼部曰今后各处夷使朝京着光禄寺用心照例管待应得赏赐你部里随即关领给与上紧发回免致迟留在馆谕兵部曰各处朝贡夷人经过去处各该巡抚都御史依拟出榜晓谕各属查照旧例应付管待以称朝廷怀柔远人至意有违误侵克者提问发遣俱依拟行谕工部曰今后角□羊到段疋如有纰松短少不堪赏用及违误限期者务要查照先年罚俸提问降革事例严加惩治不许徇情轻纵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东北夷正旦朝贺于冬至谕礼部曰洪惟我

圣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奄有万方华夷蛮貊罔不在籍今朕遵

圣祖之制于每岁冬至祇行

□祀之礼礼成庆宴此时无尔朝鲜国及大宁等卫使臣在故今岁未得与宴尔礼部便行文与朝鲜国等处如彼克遵典故可每岁元旦之贡移于冬至之前入贺庶不有负我

圣祖柔远待夷之意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九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序

朕闻我

皇祖肃皇帝在位时侍臣有请纂辑

圣训名之曰嘉靖政要者我

皇祖谦让未遑且曰他日朕身后史臣必书之呜呼逝矣神衷其俟诸后者晰也兹者恭修

实录成一代中兴大烈已可概见朕仍命儒臣就中掇其睿谟伟制便于诵法者遵旧例为

宝训二十四卷亲加裁览盖不胜仰止之思焉尝观前代人主训辞可传者无几且

往往出臣下拟撰惟我

皇祖淋漓洒翰顷刻千百言累牍连编咸抒心所自得无假思构其微词奥义有前圣未发六籍未备者信定保之鸿谟作则之明训也朕生也晚不获面承燕翼之谋然聆其绪言溯其遗范岂惟文章功业灿然具陈即精神心术之微亦有可仰窥万一者盖我

皇祖英姿大略本出于性生而典学崇儒又乾乾无一息之怠用能中天地为纲常礼乐之主不偶然也夫三代有道之长其本在德泽其具在法度而救偏补弊随时低昂则存乎人焉我国家

祖宗德泽在人二百年如一日顾法久而玩吏缘为奸惟

皇祖拨时之宜乾纲独断故是编所载大要在综名实饬修攘以兴周官之法度而关雎麟趾之意未尝不存乎其中诚仁义并用长久之道已朕属承圣统深惧弗克口荷以忝先烈惟是扬谟纂训传之无穷使继今万世子孙益知

祖宗德泽之所由延法度之所以守绍庭敬止日慎一日此则予小子一念覲扬之思亦我

皇祖惓惓以继述望后人之意也是为序

万历五年八月十九日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序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一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敬天上

○嘉靖元年八月庚子以南京灾变脩省

上敕谕两京文武群臣曰朕以眇躬嗣守

祖宗鸿业代

天理物口荷惟艰夙夜兢兢罔敢自逸黽勉踰岁治效未臻灾异迭见近者南京守臣奏报七月二十五日猛风骤雨沙石飞扬江水涌溢

郊庙陵寝宫阙城垣等处叨<脊-月目>阑槛多被损坏并各衙门树株拔倒数多大江船只漂溺甚众上新河等处沿江军民房屋被水倒塌者不计其数又前此湖广江西地方水患尤甚朕心祇惧莫究其端意者政事乖违刑罚不中民困未苏国是未定以致上干

天和昭示谴告朕方致斋积诚祇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凡事关朕躬者痛自循省而两京文武群臣宜同加修省务在守法奉公勉修

职业以图消复其被灾军民之家各遣官巡视量行赈恤庶几

天意可回用保我亿万年太平之祚钦哉故谕

○嘉靖二年三月癸亥礼部以久旱风霾<跬 毓-金 >请修省

上是之命止斋醮及一切兴造不急之务遣官祭告

天地

宗庙

社稷山川复谕礼部曰亢旱久风霾不息二麦未秀秋种未布朕心惶惶凡政令缺失军民利病有当兴革者在内诸司从实举行或当奏请者详奏无讳户部议处预备救荒事宜抚按官督所属问民疾苦加意存恤省刑薄赋整饬武备修举荒政尽心职业以称朕敬

天勤民至意

○四月壬申

上以灾异修省谕中外文武群臣曰朕嗣大历服抚临亿兆仰惟

上天付托之重俯念小民属望之切蚤夜孜孜图新治理未尝敢懈顷因风雷水溢之变已尝敕谕中外臣工同加修省天未悔祸粤自去秋历冬至今春畿甸之内雨雪愆期怪风屡作尘霾蔽天四方灾异奏报频仍朕心甚惧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故岂用舍犹有失其宜者欤刑政犹有乖于理者欤下情未能上通而恩泽未能下究欤朕痛自循省侧身修行思以转灾为祥惟尔两京及南北直隶十三布政使司文武群臣皆为朕分理庶务有抚安军民之责宜各持廉秉公勉脩职业以副朕忧勤惕励之意惟吏治之得失实民生之休戚所关各该有司多有贪酷害人怠惰废事者务须惩究罢黜使群臣知所警惧不可徇情曲庇惟斯民之贫富实邦本之安危所系一应钱粮有奉诏蠲除遇灾减免者务须查勘开豁使穷民得沾实惠不可虚应故事惟刑狱冤枉滥囚系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各处囚犯除屡审情真者法难宥免其情可矜疑事因诬误者在京遣司礼监太监南京守备太监各一员会同法司在外镇巡会同三司从公辨问俱与从轻发落以后但有伸冤诉枉之人问刑衙门俱要上紧归结不可任意监禁致令无辜死于桎梏惟贼盗所过兵革之余闾井萧条僵尸遍野尤可矜悯被劫人户务宜加意存恤移流者招抚复业量免粮差死亡者官与葬埋勿令暴露至于京军之服役频繁边军之战守劳苦天下各卫所军士之月粮久缺该管人员毋得仍加剥削以伤其心朕深居九重于民情政体岂能周知惟赖尔等输忠竭诚同心匡辅凡利所当兴弊所当革者务臻实效毋事虚文庶几可以尽敬

天勤民之道以保冶于无穷尔等其钦承之已复谕礼部曰

上天示戒灾异频仍朕心忧惶特降敕谕思与内外文武群臣同加脩省凡系吏治民隐兴利除害政务皆从实举行以回

上天示戒朕心警惕尔文武衙门官员各宜仰体朕怀同加脩省凡政教有未明刑赏有未当冤抑有未伸固穷有未恤与夫利所当兴弊所当革俱一一从实举行事应奏请者条具以闻礼部仍行在外各处镇巡及三司等官一体遵奉务期弭灾回和以副朕轸念元元至意

○嘉靖五年十二月癸亥大学士杨一清因灾异上< 跽 毓-金 >言脩省事宜并乞罢免以应

天变

上嘉纳其言旋遣司礼监官赉敕谕之曰昨卿所奏疏朕览之再足见诚悃况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论之至切但朕以凉德仰承

天命嗣

祖大统日夜图维至治勉脩厥躬以副眷爱自即位以来福兆未臻怪变非常岂非朕德忝咎多在躬以致

皇天垂仁示戒朕深惧且愧惕然于怀不能仰承至托不敢一时怠逸但求欲转灾为福之术必多访民情口革惟允故令会官议处又礼部援例请斋戒祭告朕切思之斋戒不过二日服移浅色于外而心存警畏于内不知何如祭告形于文词不过应事而已不如常脩厥德上格于

帝所以答谕令实加脩省上下同加戒谨不必虚文故事为也朕日总万几亲阅奏章未必尽知民欲必咨卿等辅理庶务朕今欲求直言而直言者或不实陈颠倒曲直正如卿言言尽其忠可也今咎本实在朕躬凡庶司百僚责亦不无卿言或未尽诚或未伸或闻政事之缺失或朕过多不自悟或刑赏未当或民情不遂可一一指陈开导朕心务以上下一德阴阳各适庶上回

天意下安民心此朕之所愿卿勿得忌以不言是负朕望方今修省弭变之时岂可求退正当展布忠诚匡朕不逮有疾宜调理如可即出供职

○丙寅

上敕谕文武群臣曰朕躬承

祖训光绍丕图夙夜孜孜罔敢逸豫敬

天爱民一念恒切于怀然而志勤道远绩化未孚阴阳愆违致生灾变比年以来坤輿弗靖乾象失常风雨冰雹之异南北相仍旱乾水溢之灾后先继报甚至物怪人妖层见叠出切惟天道人事相为流通和气致祥乖气致异

上天垂戒必有其因静言思之皆由朕心有未纯德有未一用舍失当举措违宜上无以格于

高穹下无以宁于兆庶省循咎本实在朕躬岂惟遇变而惧实欲思过而改尔文武群臣皆与朕共理天职其间竭忠奉法者固有徇私忘义者不无武臣无安攘之略而腴削以为家文臣无弼亮之诚而依违以玩日贤否混淆而官无惩戒赋歛繁急而民不聊

生掌邦礼无以和于神人典邦政无以威乎夷狄刑狱冤滥而怨声载道工作无度而财力告竭至于风纪之司尤昧激扬之任爱憎或徇其意毁誉多失其真以致四方视效贪墨成风下民怨咨无所控诉愁苦之状所不忍闻夫君心万化之原朝廷四方之极事关朕躬者不敢自怠责在百官者当图自新特兹戒谕尔等各宜洗心澄虑去垢涤污素廉勤者益加砥砺习玩慢者即为修改官守尽职言责纳忠毋事因循毋怀顾忌两京官员有不职者待考察之时从公罢斥在外官员朝覲考察未久姑且策励戒饬若奸贪不法实迹显著抚按亦要悉心访察去其太甚务期弊端革而民心悦庶几上下交修以成励精之治以答

上天仁爱之心傥或弗思弗庸徒以虚文应故事岂但瘵乃官旷乃职国法具在朕不尔私尔等其勉之慎之故谕

○嘉靖六年正月庚寅礼官以郊祀届期请举庆成宴

上曰郊祀庆成次日设宴乃

祖宗朝典故盖以

上帝监歆君臣欢会其礼不可废也今四方灾异非常方欲上下同加脩省朕恐多费劳民可暂免一年以见朕奉

天恤民之意惟四夷使臣赐宴如故

○五月癸未以久旱顺天府官祷雨未应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致灾之由固在朕躬但君臣交脩本为一体朕既痛自循省惟赖尔文武群臣同□竭诚匡朕不□□回

天意

○十一月丙戌

上以灾异亲制祝文祭告

天地曰臣昨见占官报云地震自坤至艮物或动摇臣心恐惧及睹今冬以来候惟大雪三白未兆罔敢自逸伏闻灾生必有其由是皆臣号令失严政事有缺以致阴道浸凌雨雪愆期谨洁丹诚上干

洪造伏祈宥过维新转灾为福奠坤舆于镇静永无乖常布瑞雪于应期潜消沴异臣下情悚栗恳祈之至

○十二月戊午礼部类奏四方灾异

上曰

上天垂示灾变频仍朕览之中心恐惧况迩来地震京师冬季将终霜尤未降推思咎本实在朕躬尚赖卿等中外大小臣工协力匡佐勉脩乃职思弭灾召和之方为朕言之务期上回

天意以消变异副朕至望勿或怠忽其被灾地方官亦可传示令其改悟脩省务期实效毋事虚文

○嘉靖七年三月庚子提督南赣右副都御史汪鋹奏是年元日甘露降于福建长

泰安溪等县

上曰览奏以甘露呈瑞为朕仁孝感格之徵夫岂敢当朕非好祥瑞然天意所至人不敢违朕惟奉

天求庇民物以答雪颺所进甘露敬当荐之

祖庙荐毕分赐辅臣杨一清等一清等疏谢

上曰分给卿等甘露非朕恃祥自矜第

上天所赐守臣来进朕不敢私先以荐于

祖考余者欲偏赐群臣不能特以一二赐卿望卿交脩朕躬赞予至治庶或可承

天眷耳览所陈谢称颂惟惭已而礼官请贺

上报曰卿等以

上天垂降宝露为朕所致览奏而中惭且惧焉况今灾变屡作民不聊生卿等请贺虽出忠诚第朕心弗安也可钦承朕祗谨

天戒之意勿贺

○四月庚戌

上敕谕文武群臣朕以藩服仰承

天命遵我

皇兄遗诏入奉

祖宗丕绪自即位以来冲幼寡昧无所闻知近或心志稍开夙夜恐惕匪敢逸肆而改治未孚比年灾异屡见近日之间大风吹沙尘霾蔽天各处地方或旱潦连闻或地震同日密迩京师盗贼群集南北边境蛮夷猾夏残害民命妨民衣食凡斯咎尤本皆朕致欲求弭除之方惟恐不能自知且君臣共理者皆天事也咎本虽在朕躬尔诸司庶职文武群臣或任大职或司一事均为有责而睹此灾害之来盖尝思省不乎朕过之自知者不敢自恕未能自知者有言责者当尽言以闻尔等亦宜加省思悔职业之当修而未修者修之政事之当行而未行者行之分择庶职必量材而任之使有裨于国而益于民钱谷财帛须樽节以用之勿横取于民而费出无经礼乐务明而三礼重典尤当谨之军国事大而六军艰困必思恤之刑罚必得其平修缮必以其度言责之官其位甚重风宪之利其职尤严勿外饰虚名而内罔其实抚按之任不可频更守令之官须加询访勿徇于人情而滋毙端尔等宜体悉朕心各自省察□□□大者会议奉闻以凭区处其琐细常事径自改行勿或惜吝庶利可兴而民咸怀害可革而民无怨上回

帝鉴永祈庇祐于

宗社而于朕与尔等亦免多戾矣尔等其钦哉仍命南京官一体脩省

○甲寅礼部以露瑞请表贺及欲照河清事例致祭

天地

上不许谕辅臣杨一清等曰朕思谢告一事原非旧章亦非经制乃朕妄为以其情

无不可缘其礼而无害虽然以致人言矣幸

上天垂怜鉴朕眇诚今次不可不加详处文献通考记前代有一年五祀者为太
□不可不慎而今之举行非祀仪比亦恐斋戒频频群臣怠惰以朕意论若彼尝告谢而
今次不行是为始敬终慢也若继之为事例又恐渎也不知何处为可一清等请如部议
致祭乃从之

○嘉靖八年正月戊午

上以灾异敕谕群臣曰去岁季冬长星见而数丈今年元旦阴霾作而竟日且连年
之灾异数省之旱潦自来所未有者是皆朕躬愆咎钦惟

皇天仁爱每垂警示朕敢不思过图改自新厥德以仰答眷爱然已过不能已知况
尔文武群臣大小百官皆有共理之责未知睹此变异常思之不乎今已踰月一言未闻
兹朕特降敕开晓尔凡在位之人当各思省各尽其职勿视为常如有可弭灾之术当各
自陈奏朕自采择施行勿怀畏惮勿生猜疑务有知速言言无不尽庶朕有过得闻以图
修改尔等亦免尸官之讥矣故兹敕谕尔等其钦哉钦哉于是辅臣杨一清等拟上弭灾
事宜

上报曰览卿等所奏足见忠诚辅导至意朕自嗣位以来灾异屡见虽因事省谕而
未臻实效朕见近日以来

上天垂爱或雨丝或星变朕心惶惧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
卿等所奏其无益之工役未造者停止见造者着上紧完报各衙门匠役人等此系旧额
已有旨的外再不许来烦扰京营之军乃备警振武操练之重事着兵部计议处置言官
职居正谏其当以尽职为实今因各不法朝廷治罚乃惩戒尽职之意烦扰轻率之辈亦
不可不为治戒其触忤违逆者乃因欺正挟私朝廷亦不当不以法惩治以正

祖宗之法刑囚有重罪返生穷民冤抑致死者实为不中上干

天和着法司公道议审处置其余事宜着各该衙门看议来说其有弊利兴革之事
卿等一一为朕陈之朕当斟酌施行

○二月戊寅

上谕礼部朕念去年各处俱奏报灾伤变异频仍人饥至有相食者况一冬少雪今
当东作之时雨泽不降若二麦不登则今秋荐饥又有甚于前岁朕甚忧惧已有旨祭告
南郊

社稷山川今朕亲往庶尽虔祈之意

○癸卯

御制祷雨不应自咎说其词曰朕惟圣人为能享帝惟孝子为能享亲斯非空言实
为今日之徵也夫大舜之为子也唯能尽子职以事父母故瞽瞍终致底豫而天下化焉
成汤之为君也唯能尽君道以事天故桑林之祷捷如影响终致雍熙太和而天下平焉
先儒皆有言以为人君父天母地诚能以子道事之则父母无不悦之理有曰事父孝所

以事天明事母孝所以事地察亦斯之谓也苟能尽此则天地无不明察矣若或外有如事父母之仪其中实无如事父母之诚未可为事天地而为之子者也故曰惟圣人为能享帝唯孝子为能享亲呜呼岂寻常之人可同日而语哉夫人君之所以为圣未尝不以良臣而赞之虽汤至圣犹赖伊尹而后能兴故高宗望于傅说曰股肱惟久良臣惟圣夫以高宗为商之令主犹拳拳责望于说至于如此况夫庸常之君岂可不资贤良以求事天之道乎兹今春旱不雨礼部请命顺天府率属以祷朕允所奏复下诏命择日具仪以躬祷于

郊社山川诸坛该部言宜令群臣从祷以上下同致之意乃十二月十八日祷于南郊山川坛次日复祷于

社稷二日之间晴暘如故风霾兼作虽未敢要求速效于神岂非朕积愆无德怠荒失诚所致否则何乃数日之间上帝不垂昭鉴

神不我答是孰之过欤朕非欲往圣自比而中心实切恐惕无所容措会言官刘世扬等奏谓祈戒人和以感

天神云百官或有不宿斋所者或有携酒入斋所者或醺醉入坛者或错乱节序仓皇入班者及言卫士于坛兆之内群蹲污秽者请加戒飭以重祭祀朕惟感召之际正在尽吾之诚何乃专责于人哉此君子所弗为也但思陪祀及百执事之人所赖相维以尽事神之道今乃若此奚用彼为乎人君以一身当负荷之重凡在位者莫非共理天工辅我以代天出治罪在朕躬不敢自恕尚赖文武群臣今后凡遇陪祀助祭之时务必持洁清之念秉敬畏之诚相赞祀事以祈昭格诸司百执事之人亦要谨以束身诚以趋事将获福利岂不上下均沾而国家有赖因自责而识之以此用勉为警省之地云

○十一月辛丑

上谕礼部朕闻雪乃丰年之兆今深冬无雪朕忧惶宜虔诚祈祷祭告天地

社稷山川等神择日具仪以闻于是礼部具仪言

驾出亲祈百官俱宜陪祀

上曰雨雪愆期实朕所致罪在朕躬朕宜自祷百官不必陪从礼部再疏恳请乃听仍戒各加敬慎以祈上回

天意

○戊申

上躬祷雪于

南郊明日祷于

社稷坛是日雨雪

上喜乃谕礼部朕惟人君之事天如子之事父人子能得亲欢未有不以为庆兹者

天降灵雪实为好生之德岂朕菲薄所能孚格第感荷之诚实不能已其择日告谢

天地

宗庙

社稷山川用玉帛乐舞可具仪以闻

敬天下

○嘉靖十年正月辛亥大内东遍火

上露告于

天告于

祖考因谕大学士张璠宫中地隘而屋众且贯以通棟所以每有火患闻南京宫中诸门皆砖砌不用木固知

圣祖虑深今所毁者不须依旧式未毁者量为规画务使道途疎阔堂舍整简勿令相近门俱如南京制斯免惊扰耳寻复为大警或问示璠并序之曰朕为或问是不得已耳岂不知好辩多言起羞为佞大失君道之体特为重大者作之耳夫今人率多探祸福以摇惑人之心志强牵妄附诋毁善人阻害大道义故朕述此以自为之记云耳非尚辩焉非饰过焉惟明达者知之其词曰或问于吾曰汝家东所居被灾是

天之所仁爱以示汝汝其省之否乎吾答曰予菲薄之人仰承

皇天眷命主斯亿兆过咎最多

皇天垂示仁爱予于此未知所以或曰我闻变不虚生必有所召兹警在汝家非汝德失其中和政失于燥急与夫凡所致此者否则何有是乎吾答曰吾非汝此问何得言乎汝其听吾陈之宫中地面狭窄房屋重叠宫人有三四人止一房者又不肯相和昨一氏饮酒沉而睡至二鼓末惹火著身犹未觉即焚其身方延至屋人尽睡熟罔觉三鼓巡者才见忽报之所司急唤众人火已盛矣且三十五房接脊通连无可措手悉毁之此自醉氏起非灾变也其实人自不慎耳如以吾禁酒之令失严及无德罔以引之者此其吾之过也本非灾异也或问汝既知之若此何必引咎下令修省祷于

天祷于

祖考哉此岂诈欤吾答曰予闻人君之事天下也不可不慎此非变异本人之为固不可为灾而所以祷之

天祷之

祖考者告之以人事不脩祈之以将来佑庇吾家长也不能致人人共保非我之过失谁欤故告于

上天告于

祖考庶有所严畏下令修省庶使人人事务图慎美何诈何伪人纵可哄天可欺乎或曰斯固是矣汝心宁不失怠矣自恣乎吾答曰孔子大学正心之道曾子释之曰有所忿懣恐惧好乐忧患则皆不得其正者何不当忿懣而生忿懣不当恐惧而起恐惧与

夫不当好而好不当忧而忧者心既昏惑颠乱忿懣于违己拂意之言恐惧于邪说诬祝之术好乐于声色逸豫之场忧患于奸小恶仇之谗虐灵眩惑心欲得顷刻之安且不能尚能正乎况今人专伺祸福务求事应强为附捏阴中吉人暗乱人志使闻之眼燥而背汗至此则人人将不顾君亲谋为善已愈不可晓而上导而化之吾为可自招荒惑人过是因细而失其巨吾惟知

皇天昭鉴在上

祖考临视在旁鬼神直之左右直之知自信而已矧忠肝义胆之贤所见又岂吾比哉汝其为此问也惑乱人心甚矣岂君子哉问者惭而退

○二月甲戌

上以甘露降于

显陵作钦天记颂其词曰昨嘉靖九月冬十一月迎长之日是惟辛卯一阳之月朕祇奉

皇天率遵

祖制躬率群臣百执事诣

圜丘钦行大报礼仰荷

皇天垂鉴俯赐降歆是夕珠星火口崔灿而祥光与炬燎相辉和气氛氲而瑞色共苍栏并焕大乐既终大礼告备朕翹首瞻戴

天恩曷胜庆忭方匝月之期

天垂甘露于我

皇考栖神之地

玄宫之上守者于正月下旬奏献至京朕荐之

祖考呈之

两宫分子勋辅讲学等诸臣既命宗伯具仪备诚下祭

○二月九日甲子元吉祇谢

帝祝于

圜丘十日告于

世庙春卿复请群臣词贺朕惟大报崇典明王之制朕不避群惑庸竭赤诚庶几仰答春庥于万万之一乃荷

洪仁降兹宝瑞朕弗类感戴乾元拜承

帝祝忻跃之余用述短章以彰

天泽颂曰予质也昧上荷简在答祝无由铭心钦戴予性也愚上荷眷殊报德无由罔敢自娱庚寅仲冬典礼肃雍维日长至戒誓惟恭大报

皇天庸秉微虔献以馨齐荐以苍瑄礼严禋燎乐备黄钟顿首诚惶仰瞻

帝容

帝錫洪仁俯鑒微臣露垂上瑞福敷下民

神功惟

祖超今迈古遗我小孙受

天之佑

玄德惟

考潜升穹昊延予小子荷

天之保宝露降祥湛湛灑灑綴若珠玉味润甘香注之瑶丛□□□牛稽首而迓荐

于

祖考滋我禾稼承以金觥色溢精琼呈于

慈阙增筭延生浩浩

苍穹赐我年丰朕拜稽首祇竭衷愚荡荡

昊极元枢不息干运四时惟

帝之力曰雨曰暘亶赖

穹苍嘉祝眇昧家国平康稼穡盈塍来牟亦登兆民其绥五福是徵感恩曷已敢耳

恣侈夙夜勉脩以拜

帝祉爰諏众猷瞻答

圜丘诚恐诚惶惧惟弗周暨告我

亲以祈以陈闻于

上帝福我下民诚既以输愧质昏迂朝夕惕然上酬眷俞

○四月壬午

上以兵工二部火谕礼部曰火灾虽因人不谨所致不可不知警畏卿等宜各深省毋事虚文仍青衣朝参二日朕亦自省与卿等共图休兆

○六月癸亥辰刻雷击午门角楼垂<脊-月目>并西华门城楼西北角柱

上谕礼部兹变实朕积愆所致

上天垂示与卿等脩省三日仍

制制祝文行露告礼于殿陛祝曰本月十日辰刻雷击午门等处垂<脊-月目>并及木柱十一日夕占官谓观候于宫中有火为灾臣所获闻曷胜恐惕伏念臣以愚蒙仰蒙

明命主理万方睹兹灾变实臣居职不臧政多乖缪之所致也敬惟

上帝垂仁俯视矜宥俾五行顺序二气调均转灾为祥□

宗社永以绥宁矣臣下情无任战栗待罪之至

○嘉靖十一年八月辛巳

上以彗星见东井谕阁臣曰朕闻彗星又见于井宿之间夫斯变也未及三岁凡三见焉乃朕所召卿等即刻传意于礼卿言生辰庆贺俱令免行不必吉服只常服视事以

承

天意于是礼部尚书夏言奏

万寿大庆凡内外臣工荒远夷使无不欲恭祝以伸臣子之情尽废不举则下情郁而未宣况

天变实由臣等若使礼成之后痛加脩省似与

天意人心方为允协

上曰然应天必以实兹不过变其服色暂辍礼仪耳庆贺礼姑听卿请礼毕之后务实加修省以弭变异于是部复请自十四日始如故事各素服角带朝参办事三日仍通行九卿六科十三道各条列时政得失以闻

上曰彗星三见妖必有由

上天垂爱朕敢不祇承夙夜思省未自逸宁卿等文武群工皆有辅赞之责可不痛自省改匡朕不逮十四日本因事辍朝不得更言修省其自二十一日始浅衣办事三日九卿衙门官还各令自陈以听裁处务要思忠论实毋挟持泛引假公报私

○嘉靖十二年六月壬午大学士张孚敬等以彗星见欲自陈引去

上曰彗星为异退而复见者四矣

上天垂戒朕敢不祇惧卿等各思匡违不必自疏便择日朕于便殿祭告尔文武群工宜痛加省慎以赞朕不逮上回

天意于是礼臣请榜示大小臣工以二十日为始青衣朝参办事至告祭后三日而止

上从其言仍敕文武群工俱与有天工之责各痛涤乃心秉公持正以赞朕躬勿视为故事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卯

上以南京

庙灾行告

天礼于殿陛毕是日即诣

太庙恭慰

五祖神谕内阁礼部曰慰

庙之礼有谓必待择日斋沐乃可举者朕以为此礼之常也今因灾而祭礼之变也譬之人或遇变子必奔诸父母所以慰安之何待正衣冠而后行夫礼有斋三日而后对越神明者此常经耳朕之告

天毕即赴

庙者亦礼闻变即慰之意权也卿等宜知之

○十一月辛未

上在南郊斋宫自制大报歌一章出示大学士张孚敬等曰朕肃怀大报草此数言

聊以见意卿等可与言鼎臣道南及分献礼官一观其各以赞佐戒进之辞和之其辞曰
岁次早午兮阳月之八日新冬肃群臣而朝趋

泰坛兮钦大报以叩

苍穹朕以微薄菲质兮荷洪眷下及而主兆庶愧绵才愚质兮惧无以上副恩隆思
欲康此民以图报称兮无学以出其治源爰肇复

泰禋兮兹当四举愚衷匪直慎始兮图惟厥终咨左右承弼兮其尽启沃以匡佐期
世道跻于熙皞兮庶或仰承乎眷崇末仍御笔注云曰四举去岁疾未亲耳故承之以慎
终句

○嘉靖十六年五月戊戌雷震谨身殿鸱吻大臣各上疏奉慰

上谕内阁辅臣曰今日寅时

上天示戒于谨身殿实朕所致也卿等具奏问慰已悉忠爱但雷火非人为之必有所谓脩省之宜当何如可录示礼部于是礼官奏请如例修省并令大臣自陈得旨

上天垂戒朕切感惧致招在朕勿以他倖自二十二日始朕与卿等修省如例大臣
不必自陈各衙门大小官但要思尽厥职如果有关系国家大计各自陈说来行二十五
日仍露奏

上天遣官暂于

景神殿祭告

祖考

○嘉靖十七年四月庚申自正月至于是月不雨命有司竭诚祈祷賑恤郊外流民
是夕

上谕辅臣曰近多旱朕方以为忧礼部已请所司致祷矣又闻近郊小民踣毙心加
忧之朕处人上罪在朕躬即以十八日为始与卿等斋心洁虑禁屠宰青衣办事二十
一日朕躬祷郊零令嵩示群臣知之毋忽于是礼部具上完年定拟零祀全仪

上曰兹祷甘泽乃修省事祇宜青衣上香进帛三献八拜成礼百官陪拜未可用所
开全仪亦不必奉

祖配祭用酒果脯□月□(右□皿)□牛一以熟荐

○嘉靖十八年五月己卯以星变奏请行祈禳礼并令大臣自陈

上曰

上天垂此星异非一次矣过违在朕朕自省察内外百司均有代理之责宜各深思
痛改不必青衣角带外饰虚畏也适今多事之日即奏祷固不得精专两京九卿堂官俱
待考察处分诸镇守内官其尽数取回自后永无遣之

○十月己丑

上谕礼部曰庆成之宴因循旧例以祔享礼未成辍之今

皇妣主升祔既三月矣行礼奏乐耳闻目观者屡矣何独于受

天厘反禁也审尔则冬贺当辍只贺大报礼成庶不失重轻尚书严嵩未悉

上旨谓宜举庆成之宴

上又曰朕作谕本是敬

天庥之心非敢务宴乐但既以日易月矣而视殿辍作乐却辍反其重者尔贺节当同宴礼并罢

○嘉靖二十年四月辛酉夜

宗庙灾

成庙

仁庙二主毁

上哀痛不能自胜明日文武百官各疏奉慰礼部疏请

上亲祭告

内殿以慰

神灵复引过奏祭

上帝以谢遣告青服御西角门延见群臣以共谨

天戒下哀痛之诏以安人心行天下宗室共加脩省以尽一体之诚敕内外臣工痛加克责以尽交修之儆文武群臣有奸欺负国蠹政殃民者听言官指实奏劾九卿堂上官及各衙门四品以上今各自陈科道官极言时政得失赐采纳暂罢内外一切工作蓄财力以图修复奏入

上曰

宗庙灾毁无前大变罪在朕一人而已仰戴

皇天仁爱即斋戒择吉奏谢

南北郊祭告

景神殿

太社稷俱朕躬行遣官祭告朝日夕月等神陈言时政言官常职何待灾变一切工程除钦定殿就绪外并令停止奏谢毕次日御门视事如故

皇祖列圣王暂奉安于

景神殿

成

仁二庙神主所司亟为恭制诣

陵奉题还安

各庙仪物即行补造次日礼部复请以谢告既毕

上青袍御奉天门百官青服致词行奉慰礼

上曰

宗庙大变自古所无

天意垂示朕心默感仪文度数备物而已仍于西角门视事三日见避殿之义十五日暂罢御殿见彻乐之义十六日后御奉天门如常二十二日经筵次日日讲

○七月壬辰礼部以

万寿圣节请习仪

上曰今

庙灾朕方待罪生辰小节罢贺是日当重贬青衣御门与群臣一接中禾口龟后即朝讲如故慎勿更请中宫令旦口免命妇朝贺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辛卯礼部以灵雪应祈请

上御殿受贺

上曰连冬愆雪朕仰叩

皇天此心实是为民丕荷洪仁锡此春前嘉瑞卿等欢庆之情朕已具悉卿等百司但协心秉公赞其代之职以共承

天意贺礼免行

○十月癸未雪百官表贺

上报曰朕以时属有禾口龟祇修大报乃荷

上天垂佑瑞雪应祈而降朕心不胜感仰与卿等同之朕为民祈祷非梁武宋徽比卿等宜益竭忠诚上承

帝眷庶不口朕保民之意

○嘉靖二十二年八月丁丑先是礼部以

圣节庆贺请

上曰去年大厄

天赐重托感恩承眷敢不祇受第恐中心仰戴方思上报生生卿等宜将顺朕命协心和气各共乃职勿扰朕心至是礼部覆请

上曰卿等再三请贺具见忠恳第朕仰感

天恩与卿等祝君之心正自不异遵君命以申君念则上下皆顺去年大变不有

天眷今日安得朕身既蒙大造则来岁之贺岂无日也如前旨罢免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乙丑朔礼部以亢旱请顺天府官祷雨百官皆致齐青衣办事

上曰去冬无雪今春不雨凡百五十日如再及旬月麦禾皆失润溉朕兹躬祷为民生耳卿等以上下相关百官亦当致省但恐应天未可虚文第今该府官竭诚以祷

○四月己亥礼部复以旱甚请择吉遍告

神祇仍申饬百司涤己省愆修举实政以仰赞

圣诚上回

天意

上曰君者代天工不能独理设官分职以共之又曰臣劳此义孰能知之言之皆非
实心也今亦不必申以语言不必虚应故事惟仰告

上天

庙社诸神自九日始停刑禁屠百官修省至十七日而止寻分遣大臣朱希忠等各
如期于

郊坛

庙社行礼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戌刻火光骤起
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奉天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
至次日辰刻始熄

上大惧明日文武大臣奉慰

上报曰

上天垂爱朕战惧若涉大渊莫知所措无前大异何以饬辞然子职最亲不可不祇
承仁示卿等奉慰且悉忠切罪在朕躬安可他倭惟我眷为顺耳

○丁酉礼部尚书吴山等以殿灾请择日遣官奏告

郊

庙

社稷及秩祀神祇以谢谴示敕下文武百官省愆引咎素服办事务修实政毋事虚
文其两京四品以上大臣循例自陈科道等官务直言时政阙失仍诏示天下及各宗室
一体修省

上曰奏祭谢罪即择吉行命公希忠溶延德恭代秩祀神祇开具来行下诏罪己告
诸宗室如拟行政灾本朕何令自陈有怀必吐自尽其忠岂待今日修省仪文至奉祭祀
次日止

○壬寅以殿廷灾诏告天下曰朕本同姓之候嗣初非王子之可同惟

皇天宝命所与暨

二亲积庆在予夫自入奉大统于兹三十六禩昨大遭无前之内变荷

天恩赦佑以复生此心威刻难名一念身命是爱但实赖臣劳之一语而原非虚寂
之二端

天心丕鉴朕心朕忠

上天明鉴昨因时早祷泽于雷霆洪应之坛方喜灵雨之垂随有雷火之烈正朝三
殿一时烬焉延及门廊倏刻燃矣仰惟仁爱之昭临皆是朕躬之咎重兹下罪己之文用
示臣民之众吁灾祥互有感召岂无凡在位者宜同祇畏之情首体相关未可幸乐之肆
必尽代劳之真当竭国民之念上承

天戒以佐尔君下抚生灵务令安遂共图协恭勿乃我弃故兹诏示咸使知之

○八月丙申大学士严嵩疏言昨伏奉谕殿名奉天自己坐是己即天也此意不知皇祖何取臣仰窥

圣德不以天自居谦冲之至然臣闻传记有曰天子至尊无上又曰人君其尊如天此系先儒之言而其原出于孔子作春秋系王于天称天子曰天王此孔子之言后世莫有易之者又书曰天命有德天讨有罪言人君赏罚不自己出一归于天

皇祖取义之意或亦出此臣愚伏思

祖制已久今湏敕下礼官廷臣集议以俟

圣裁

上曰卿角□羊奉天二字义甚正第圣贤所谓非是题扁之用也遂谕礼部曰昨承恩示未可诿之气数先代儒臣有言君心通乎天心夫以人君奉天百为万用孰非天者岂□刑赏大事乃始谓之奉天

皇祖命名取义乃此然于己身坐之终未安也况灾毁初罹建文自作人孽次今两蒙昭示名称之旧决不可复其会官集议以闻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乙未

上谕兵部曰朕见风雨异作矣倏起自北当承

天心爱民内谨火灾外防边寇顷杨照之事可见已其戒之于是命书杨博等言各边俱昼夜设备可恃无恐而

陛下犹軫念若此

宗社之福也臣等敢不益加戒严仍移檄边臣一体防御仰慰

圣衷都察院左都御史张永明因请行五城御史谕民戒火报可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癸亥

上谕礼部臣曰旱厄已见土雨风霾不止其示所司以明日致斋始二十五日告

南郊二十四日告朝天等六宫庙遣定国公徐延德等各行礼是日天阴雨忽霁大风扬尘

上复谕礼部曰今旱固未如前岁黄霾土雨灾疫过之其令所司申严祈祷各青衣致斋如修省例九日每日遣府部大臣轮告各宫庙既而命吏部尚书严讷礼部尚书李春芳督察诸执事官不虔者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一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二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一尊亲

○嘉靖元年三月戊辰上

皇考尊号曰
兴献帝遣官祭告
陵寝

上亲制乐章迎神太和之曲秉德奉藩仁孝谦恭委祉冲人入绍大宗故国绵邈新此闕宫以妥明灵万世攸崇祀事孔严精神感通来格洋洋风云景从初献寿和之曲明灵在天陟降于庭声容肃然顾兹尝烝舞以八佾庶将其诚于斯万年禋祀承承亚献豫和之曲裳衣既设笾豆更新惟祭之丰至养莫伸再酌清醑以荐明禋有秩斯祐锡我后人终献宁和之曲荷劬劳以生深恩罔极举追崇之典万舞有奕礼以三成虔恭无斁江汉汤汤延我世泽彻饌雍和之曲菲荐具陈既歆既飨敬彻不迟顾瞻下上濯濯厥灵式慰遐想嘏告以慈赐之景贶还宫安和之曲倏来忽往神化无方风驭云駟返于帝乡祥光烨煜旌旆央央衣冠在庙孝思不忘

○嘉靖二年九月丙子初

上即位即命礼官议

皇孝主祀并称号礼官议

皇上既入嗣大宗宜如汉定陶王别为

兴献王立后其称号宜如宋濮王称

孝宗为皇孝而改称

本生父曰皇叔父

母曰皇叔母

上览其议曰父母可移之乎此事体重大其再议于是进士张璁主事霍韬给事中熊浚各上言汉宋之事乃预立为嗣养于宫中故不得复后其所生若

陛下则所谓继统非继嗣也今日之礼于

兴献王宜隆尊亲之典

上览而善之乃谕阁臣朕受

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

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报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为朕伸其孝情诸臣退而上疏执议如初乃称

孝宗皇帝而称

皇考曰兴献帝

圣母曰兴国太后云至是年六月辛丑

上犹以尊称未当复命廷臣会议时主事桂萼都御史席书员外方献夫皆上疏请正

皇考

圣母称尊以全

圣考

上以其章下群臣议而议者以为
兴献帝后已极尊称

陛下孝思无穷请更加一皇字

上不得已从之然犹以本生二字大名未正于心终不安复命廷臣会议于是礼官
席书等上言人无二本礼有至当

陛下入继大统与为人后者不同臣等谨遵

祖训据古礼与在廷之臣反复辩论大义已明宜定正

献皇帝皇考尊称以顺典礼以应经义

上曰大礼屡经会议未有定论今博考详议合于天理至情宜从正称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孝

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献皇帝曰

皇考

帝圣皇太后曰

圣母乃下诏曰人君为治必本于孝道圣人论政必先正名孝在笃于亲而名贵循其
实自古及今未有外是而能化成天下者也朕本

宪宗纯皇帝之孙

孝宗敬皇帝之侄

恭穆献皇帝之子

皇兄武宗毅皇帝上宾之日仰遵

圣祖兄终弟及之训属以伦序当立遗诏命朕嗣皇帝位朕受

天明命位于臣民之口者于兹三年矣尊称大礼屡命廷臣集议辄引汉定陶共王
宋濮安懿王事为据至再至三而其论未定朕心靡宁盖百姓父子天经地义岂人所能
为乎惟

恭穆献皇帝

章圣皇太后朕之父母也劬劳之恩昊天罔极虽位号已隆而名称未正因心之孝
每用歉然已告于

天地

祖宗

社稷称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圣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献皇帝曰

皇考

章圣皇太后曰

圣母各正厥名揆之天序人伦情既允称而礼亦无悖口犹虑天下臣民未能知悉特兹诏諭以申朕拳拳孝亲之诚夫孝立则笃近举远而家邦四海咸囿于至仁名正则言顺事成而礼乐刑罚各臻于至理朕盖庶几于古帝王之盛也顾惟昔者孝未遂于尊亲事多拂于天性君臣之际未免少乖举措之间或多违戾今彝伦攸叙大礼告成朕方欲同心以和典礼之衷敬事以建臣民之极尔内外诸司百僚务宜体朕之意有官守者脩其职有言责者尽其忠凡旧章未复弊政未除人才未用民生未安边备未饬军储未充一切有裨于政理利于军民者其一一条具奏闻朕将举而行之期于得万国之劝心致天人之祐助以成至治以全大孝则朕之志于是乎可慰矣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嘉靖四年三月甲戌命脩

献皇帝实录敕諭礼部曰朕惟自古帝王之有功德者史臣必为实录以藏诸金匱传之子孙其来非一日矣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聪明睿智卓冠群伦自奉藩以来有河间好古之风慕东平为善之乐缉熙

圣学遵守

祖训嘉言善行可以大书特书者不止一端宜有纪述以垂宪于万世尔礼部其通行当时藩府内外臣僚悉心采辑送翰林院编纂实录所有合行事宜俱照例行于是遣使至旧邸采访

献皇帝嘉言善行悉付史馆编录为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

上皆亲序之其实录序曰朕惟自古帝王继代之后其臣子追思其君父之德之功有不可泯焉者则必纪其平生著之汗简藏之金匱垂之子孙以至于万世而无朽焉故三代而上之君其事备于经三代而下之君其事备于史若周之文王位为西伯大统未集而其翼翼之心穆穆之敬雝雝肃肃之容庸庸祗祗威威之德之罚不遑暇食不敢盘游之勤卑服即康功田功之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之仁克知灼见宅俊之明朝于王季日三之孝咏于诗载于书纪于礼者不一而足乃与唐虞夏商贤圣之君并盖文王之治虽止于岐而其丕显之谟克昌厥后则实有帝王之德之功何可泯也惟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自奉藩以来嘉言善行可传而不泯者甚多为人臣子忍使其泯焉而无传耶爰命藩邸旧臣追辑诸所闻见付内阁辅臣用例编纂以为实录起自肇封迄于弃国凡五十卷其可宝而为训者若千万言又为十卷既成朕捧书而泣曰呜呼我

皇考之所以启佑后人而遗之休祉者固如是其盛哉夫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帝王出治之本也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帝王为治之要也而我

皇考以是二者体之身心发之言论修之于宫闈之间行之于封域之内内外兼尽终始弗渝如耕之畔而罔敢越焉如匠之矩而罔敢舍焉其识度高明规模宏远盖已具帝王之体举而措之于治天下也特易易焉顾不能大有所为歛厥经纬施之一国故遗事之可书者仅止于斯而无由以见其功化之极也然即其所已书者观之实无愧于文王之德之纯惟我后之人能仰体而遵行之则可以以为圣贤之君而天下万世且永享帝王至治之泽矣朕深恐弗类而勉思企及以庶几于善继善述焉于是乎序

宝训序曰朕惟周雅歌燕翼之谋鲁诗载有谷之颂自昔先德之美君道之善未有不垂后昆而昭来世者也宝训之作良以是哉仰惟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哲天成姿表神异夙荷我

宪宗纯皇帝之眷独为优厚然嗜学体道颖敏卓越是以矩度自合言动不轻比奉藩入郢屏翰一方凡所举措莫不有道以至临朝御下恤士爱人君国之政一出粹白而无非可法退即书堂更日直讲进德之功未尝少懈虽远处藩服而瞻恋阙庭心实惓惓每有敷陈輒口大政其视河间东平之贤以善自娱者又不可以同年语也朕仰承休德奉

天命嗣大统出入起居罔敢逸豫一惟我

皇考之心为心

皇考之行是遵耳眷兹盛媿实难殫述可容以遽泯邪用是敬敕馆阁儒臣暨藩臣之悉训典者援古义例详加纂辑既为实录藏之天府又择其言行政事显而要者凡为目三十有九合十卷别为宝训如左呜呼我

皇考以纯一之性宽仁之德精切之学其鸿规懿范真与古帝王异世而同符非独行于一国而可施之天下非独法于一时而足垂之永久所以上延

天命启我后人者不其至乎朕以眇躬嗣而受之夫岂偶然而已哉不有叙论曷申永孝书曰有典有则贻厥子孙朕敢为

皇考颂并制为序示百世永以为宝之意云

○嘉靖五年十月壬戌

上亲制

皇考恭穆献皇帝恩纪含春诗集序颁赐群臣其文曰朕

皇考恭穆献皇帝所著有恩纪诗集乃弘治甲寅受命分封之国感

皇伯考孝宗皇帝錫予之恩而纪之者也诗凡七卷其目有四自辇谷恩荣而下凡途间之兴国务之余至于书堂杂咏续骚吟诸作虽所指不同然皆主于纪

圣上之敷恩彰王国之殊遇以识无忘焉尔有含春堂稿则未之国时在大内西馆及出府所作分类立题随题叙事因事成章仅百三十余首而天文节候之大人物宫室

苑囿之繁礼乐名物经史文章之奥大略具焉辅导之臣既汇而刻之

皇考亦各序其端跋其后简矣朕入嗣大统尝恭取而庄诵之见其写与刻俱不甚精恐无以昭示不朽乃命侍臣缮写重刻之以传敬为之序曰诗之为教以道性情而万事万物之理无不该古诗三百篇贯体用括鸿纤善恶并存以垂鉴戒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之正而已朕三复

皇考之诗庄重而典则丰腴而明鬯流出胸次从容自然浑浑乎商彝周鼎之朴而古也浩浩乎行云流水之顺而达也盖虽信口肆笔不假思索自不离乎性情之正而忠君孝亲仁民爱物之念每存乎其间上合古诗风雅遗意彼魏晋以降诸侯王名能诗者类多矜奇炫异雕镂锻炼以为工其性情远观乎

皇考之自序而诗之为用岂复有余蕴哉粤稽古昔成周圣王分宝玉于伯叔之国盘石之宗夹辅周室而所以登载赞咏之者无闻焉汉诸王就国惟明帝赐予其弟东平王苍珍宝服御器物甚备怀思有诗嘉其贤也□所作书记赋颂歌诗多所赞述今皆无传

孝庙之宠贲我

皇考见诸书翰形诸篇章不一而足不止成周宝玉之八汉明伏轼之吟而已岂非以

皇考圣性之高明德学之纯懿所当褒重而优礼之乎恩纪之诗揄扬赞颂于斯为至东平有不足言者矣朕初承指授学为诗句方在幼冲未有所得今几务之暇自三百篇至唐宋诸书皆尝涉其大旨间有述作亦惟陶写性情而不敢以是妨国政且免玩物丧志之尤耳仰思

皇考之教不可复得感怆何极然心声故存手泽斯在朝夕讽咏而玩索之庶几其有得哉是为序

○嘉靖六年八月庚申

上命学士张璁桂萼等纂脩大理全书至是以初稿六册呈览

上曰朕览稿具见编摩至意尚书席书前所著论犹似阙略纪载欠详宜通查详定其先儒所论定汉魏宋事果于礼合褒进之使后人有所守繆而否者贬斥之亦使后人无所惑且斯礼也不但创行于今日实欲垂法乎万世以明人伦正纪纲大礼全书四字未尽其义宜更名曰明伦大典璁等乃入席书注论四条

上复命增录古人欧阳修诸儒之论于父子君臣大伦有所发明者于是璁等先撰稿进呈

上曰览所撰具见尔等尽心典礼纲常所系但诸臣所奏或自疏或连名或会官或奉旨议或渎乱破礼宜皆一一直书以明是非邪正之辨尔等仍会总裁官详议用心纂脩

○十一月丁丑

上亲制

皇考恭穆献皇帝睿功圣德碑其文曰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乃我

太祖高皇帝玄孙

宪宗纯皇帝次子

孝宗敬皇帝长弟

武宗毅皇帝之叔父也以成化丙申降诞

母乃

宪庙孝惠皇太后邵氏也蚤膺

宪祖之命出阁授学经书默契道理贯通暨受

伯考之命以金册封王国号曰兴出就湖广安陆州为国都錫以恩赉倍于他藩我

皇考恩纪诗纪之详矣惟我

皇考以宗室之亲近亲之长昔承

宪祖之严训并奉

孝伯考之嘉谟恪守

祖训治隆一国敬慎而明脩国祀社稷山川罔不鉴歆忠谨而臣事

两朝

孝庙

皇兄屡加褒奖诚孝以致于

亲迎养之辞已著于遗治之疏宽仁以抚其下士夫百姓每形于称颂之词至于谨水旱之灾轸国民之苦脩身齐家而明德睦族之道循次允行讲学穷理而乐善好古之心惟日不足燕居清暇游心诗书凡天时人事古今事变之迹皆欲考其渊微究其旨趣此含春堂诗所由作也及爰育朕躬抚教眇质若训以国政则曰坚遵

祖训恪守吾行训以进学则曰求道亲贤勉体吾志又至于口授诗书手教作字有非笔墨间所能尽述者矣方当日聆

严训膝下承欢忽尔

皇天降割于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辰时

上宾朕以孩童孤昧之年上奉

圣母日惟号泣苦痛五内摧伤随遣使闻于

皇兄蒙恩赐以嘉谥命武职重臣以主祭吊又命文臣一人以掌礼仪及赐敕命朕暂理府事朕乃告

国社

国稷等神请于

圣母谋于士民择境内之松林山以为

陵墓之所即奏于

皇兄越九月余式惟明年三月发引朕亲奉

灵輿安厝于此又越一年我

皇兄龙御上升遗诏遵我

太祖高皇帝兄终弟及之训下命朕入承大统当是之时即命礼官议处应行称号等项事宜乃泥古弄文援据非礼欺朕冲年几于伦序失序治理茫然荷

皇天垂鉴

□宗佑启赐予良臣起议大礼群邪角□羊争众议顷息于□靖三等年上尊号曰

恭穆献皇帝陵曰

显陵遣官以奉其祀经营设置一如

祖宗之制今思若不刻以金石曷以垂示后人也是稽查敬述复系之以诗曰惟我

皇考德配于

天

圣功昭赫

睿德敷宣亲贤为善仁孝罔迁宜享茂祉以寿绵绵忽尔弗豫

亲輿上旋痛哉哀哉慕恋拳拳予方童昧晨夕震颠勉统乃事孤子谁怜上荷

圣母受护生全外求吉兆丰土深渊宫占既协松林之颠

神宫固密扶輿往焉奉安玄室悲号伏前既予绍统追思曷眠荐名

显陵设官卫环纾我至情以报

昊天愿祈昭鉴永奠万年呜呼微衷痛彻九泉又恭纪

皇考赐脩承天府庙学碑昔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受封安陆于弘治八年二月至国首临视州学行释奠先师之礼命学官讲周易赐诸生宝镪顾瞻礼殿损坏命工脩葺之易□衺 □(雨□品) □星门瓦以琉璃越正德十三年殿庑久而益圯乃出帑金二百两命有司重造壮丽有加顷者已升州治为承天府而学仍其旧官师生徒睹宫墙奉俎豆感念我

皇考崇儒重道嘉惠国之学者人诵家传至今如一日焉迩守臣奏请于庙后建亭立石请朕制文以恭纪

先德呜呼流风既远

圣迹犹存朕心惕然恭惟

皇考之在国也积德行仁爱民礼士嘉言善政不可殫述而于兴学尤加之 顾谓侍臣曰学校人才所出教化所关政治之首务也其亟赐金助役无累州民每岁春秋丁祀必遣辅导官赉香行礼时朕冲年耳目所睹记固已服膺弗失矣纘祚以求夙夜兢兢

勉图治理凡所攸行皆奉

皇考之遗仰见我

皇考真有以契夫古圣人继天立极之道而佑启朕躬以治教斯民也夫建学所以明伦伦莫大于父子君臣明父子之亲则天下知孝明君臣之义则天下知忠我

皇考惓惓加意学校正欲教民以忠孝耳其时化虽止于一国而睿见高明规摹弘远实具帝王之体推之天下无难矣昔周文王为西伯化行江汉而不显之谟寔启周祚我

皇考视之周文王同一揆焉朕尝观于孔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夫孔子周人也师法文王而以斯文自任其发明彝伦之道载在六经为其徒者所当世率循者也顾后世教学未明人心弗淑彝伦或几乎斲矣彝伦斲则治化何由而成今诸士居业于斯诵法孔子之言学孔子之道其可不思尽夫彝伦之实为子尽孝为臣尽忠以辅我国无疆之治以无负作亲斯学之意则我

皇考圣神在天庶其少慰矣乎朕述此文用谕兹学之士抑以为天下士者告云

○嘉靖七年六月辛丑朔明伦大典书成进呈

上亲制序文曰自羲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汉唐宋王天下者皆本奉

天命承

宗祀立人极建纲常作民之主未有舍是而外求诸道以能化行四海泽被生民者也黄帝以前或创舟车以济不通或立庖烹以供祀事或建制度以立规矩或明赏罚以定功罪及其诸凡为治之道无不备焉其中以建极明伦为第一要典有不可更变者矣迨及胡元乱夏入主中国文教坠亡纪纲不振当是其时

皇天厌乱眷求真主仰惟我

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

高皇帝上应

天命下慰生灵挺出群雄肇造区夏奄有万邦暨惟我

太宗体天弘道高明广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

文皇帝复靖内难中定家邦至于我

仁宗昭皇帝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

皇曾祖考英宗睿皇帝

皇祖考宪宗纯皇帝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

皇兄武宗毅皇帝皆

圣圣相承克绍

先烈光前裕后骏功大德以至于今是以

皇祖灵长之祚

皇明万年之统绵绵无替罔非上承

天命奉

郊庙百神之祀下为黎民建纲常礼教之宜不幸我

皇兄储祥未兆久虚青宫乃属

龙馭之上宾亲挈神器而下授朕方在藩府居

皇兄之丧忽闻

遗诏之颁痛切悲号继闻

明命自

天遵

祖训兄终弟及之文行取朕入京嗣皇帝位当时朝廷大臣怀贪天之功以自居朕左右之臣无顺时建事之宿学朕即日奉

命趋促来京即位之六日遽令礼官详议博考

皇考尊称及主祀等项其时内阁辅导之臣擅作不经之言掌典邦之官輒据汉宋之事悖逆天道欺忤朕在冲年坏乱纲伦鼓聚党类上泯

皇兄十六年之功德再夺

皇考十五岁之嗣人力主定陶濮王不伦之典妄稽曹魏偏安一己之言遵薛丹司马光程颐之谬论大变人伦弃孔氏孟子韩欧诸儒之法言漫加指议遂至阴阳乖和灾异频仍兹虽邪人恶类之所召其实在朕有所未明也呜呼朕方幼冲理学未明于心大义未闻于性以被惑奸人深信愚士几乎三纲扫地五典隳焉奈天理之不容少欺人欲之不容渐长

皇天鉴之神鬼察之

祖宗临之万民愤之

天錫我贤良方正之臣于以伸义理辩是非佐朕图斯礼焉首则今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璪始倡大义力议公条次则今詹事兼学士霍韬次则今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学士桂萼次则今故少保尚书席书次则今礼部尚书兼学士方献夫及后正议叠闻君子继出公言公意迨不顾其身家忠胆忠肝奋所学而赞朕推明统嗣之不同详论义情之兼尽夫何顽谗肆怀不轨之心意在无君之地璪等力愈坚而志强是以群邪稍定乱议罔行已于前年考订名义告于

天地

宗庙追尊

皇考恭穆献皇帝恭上

圣母徽号章圣皇太后再颁诏旨播闻中外于是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又念

皇考神主崇奉无所乃稽群议恭建

世庙悉用天子礼乐享祀无穷大礼既备朕心斯慰焉朕以斯礼关系帝王为治建极之要当有纪述以昭示后世朕博考群典集而成书但恐事未尽详公非莫辨再命内阁大臣费宏等充总裁等官于嘉靖丁亥春正月开馆纂修而各官又升迁去任不同是以三降敕谕申命大学士杨一清谢迁张璁学士瞿銓为总裁官尚书桂萼方献夫为副总裁官都御史熊浹詹事霍韬少詹事黄绾与修撰席春等为纂修官仍就书馆重加編集究夫是非考其邪正今幸编成遂定名曰明伦大典以是书专为明大伦而作也书成朕复自序其首夫三代已上尧舜之为君也未闻有此事三代之中亦有兄终弟及之主是以我

皇祖取法此义立为定制岂可舍

祖训而守汉宋之陋法乎至于魏明之诏尤为不经父子天性之亲非人能为天经地义何得而变之昔者坏礼之臣师司马程三氏也然今之背违

祖训泯弃

武宗欺误朕躬坏乱人伦乃大学士杨廷和礼官毛澄等群奸也若非

天意垂鉴孔孟之道复兴贤人再出孰从而正之朕本不明纵使能识刚明者亦有不得孤立而独行者矣比书一传用为来世君子之法嗟夫礼所议者首尾凡五年狱讼几成皆赖

祖宗列圣共垂阴佑否则予不可为哉自今及后统嗣已明义情允尽但赖诸臣益立初心固坚往志与朕共致化理上承乎

天奉

宗祀于亿万斯年下勤乎民务尽君人师长之道期于礼乐之兴刑罚是中斯实朕素志焉是为序

○戊申

上追尊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谥号礼成大学士杨一清因言

献皇帝尊谥

章圣皇太后尊号止于二字似乎太简乞命礼官议增以广孝思

上悦曰卿昨奏陈所议足见忠忱切至非爱君之至肯若是开导耶朕一览所言惕然惭惧朕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子有天下归之于父斯言也虽为创业之君告原其情义不可谓之不可比夫自尧舜以公传其位奉天为民至禹之后皆父子相傅故有先说引之二句朕初谕内阁云我

皇考虽未君临天下不敢谓之有功天下但人子追孝至情欲以鸿名美号称之可为我

皇考拟称号减于

祖宗几字彼对皆云无可加称只二字足矣当时正在纷议之际姑如所拟用恭穆三字后

圣母尊称朕欲上仁圣二字蒋冕等云仁圣有犯东岳神号朕自思之五岳四渎之称我

圣祖皆正其号仁圣虽为东岳之称非我

祖制亦从所拟用章圣二字自上册之后朕每以歉然但自思之咎多德少即位之初不能勇以奋起报我

父母之恩却肆已宸居人言是从苟安自身不思

父母厥罪深矣仰荷

皇上眷注命贤良代论至有今日自念自思益惶益愧故未言及又恨无德储嗣未立虽有善祥几不能成欲待此而举也今赖卿开导不可迟之日时朕欲加上

皇祖妣太皇太后

皇考尊称改拟十三字前号内有献字亦不可用

圣母增二字又未知可否复密与卿计然方谕内阁一清言献字习称已久恐不可动其字数多少请俟

上裁已

上复欲加纯慎二字于

皇考尊谥中一清言慎字不如圣字

上曰卿昨复谓

皇考尊谥中纯慎二字宜更作圣字足见忠恳求当至意夫谥之称者所关非小故曰大行受大名但朕前拟者不敢不尽其实用一慎字以见我

皇考昔臣事

两朝敬慎谨恪之意孟子曰君尽君道臣尽臣道各尽所当为皆法尧舜而已故曰慎以显之若用圣字亦好谥法云礼义通名曰圣但朕未之决仍咨于卿可再详议来用一清言慎固美德若赞述君德必以圣字为重且

献皇今为

天子之父已崇大号必得此字庶于

圣母

圣上相安

上乃从之敕谕礼部曰朕承

天命入纘

祖宗丕图嗣统之初

祖母寿安皇太后方在万福之时宜加上

太皇太后尊号而当时礼官昧于正礼谬执偏见止加称

皇太后朕亦不明于礼而后每念及此心实不安今宜追上为

太皇太后尊谥仍旧又仰思我

皇考罔极之恩莫可名言虽追尊天子之称用天子礼乐而尊谥止于恭穆二字似与藩王无异今宜加上数字以尽追慕之情及我

圣母章圣皇太后诞育眇躬恩德深厚徽号亦似太简宜加二字以申朕爱敬之
□乃奉册宝诣

清宁宫加上

圣母章圣皇太后尊号曰

章圣慈仁皇太后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号曰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大皇太后

恭穆献皇帝尊谥曰

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礼成

上御奉天殿文武百官上表称贺诏告天下诏曰朕闻圣人之孝以尊亲为大人君为治以孝敬为先匪泥情率意之所敢私实古圣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

天命奉我

皇兄遗诏遵我

圣祖兄终弟及之文令朕入奉

祖宗大统自即位之始首命礼部官会廷臣集议称号等项柰何左右大臣繆主非礼之议各曹卿佐妄考不经之言谓父子可绝其亲执后世为人后之说是以统嗣无分纪纲隳失人伦几致不明考议几于聚讼当是时朕徒存追报之诚见闻罔有所得上赖

皇天鉴祐赉我贤良大明大伦已各正其天序

尊称

尊号尚未合乎彝章是非奸党所能为实由朕冲昧无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

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

皇祖勤俭齐庄其

尊称未尽我

皇考恭穆献皇帝玄德昭彰宽仁纯粹

圣母章圣皇太后静善淑哲克裨内治诞育朕躬深恩罔极慕鞠劳训诲之无可酬肆洪仁峻德亦曷以颂追报之忱既莫能伸揄扬之诚又未少罄兹复参稽典制爰据輿情遣官祇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于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册宝追上

皇祖妣尊号为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太皇太后加上

皇考尊谥为

章圣慈仁皇太后呜呼立孝尊亲俾示追崇之道推恩宗族诞敷大赉之仁自亲亲以及于恤民爰长长以至于爱物尚期贤佐共致雍熙庶副朕所素愿用光

祖考之麻诏告天下咸使闻知既而复撰加上

皇考尊谥记以示群臣记曰朕闻天子之孝以尊亲为大而尊亲之大又无过于显称也朕宗支藩服以伦序承

天明命应

太祖兄终弟及之训奉

皇兄遗诏八纘洪图是皆赖

天地大造

祖宗余荫我

皇考

圣母庆泽所钟故衍及予冲人获登大位自即位之始首命廷臣集议称号等项一会则引宋濮安懿王之事二会借程氏之臆说三会用曹魏之私语厥后议奏不知凡几视三纲若细事灭弃人伦违逆天道横议纷纭几于聚讼所幸

天鉴在上阴隲斯伦致有忠义方正之臣代为阐明大道而少傅张璪首为挺争后诸正士继出力赞予一人图复斯礼面讲数回诏更三遍然而群奸犹未省悟故止上我

皇考尊称曰恭穆献皇帝此非但群邪所为而实朕惑彼巧言不聪不察之过今年夏五月朕思

皇考称号未当乃谋及师保辅导之臣会大典告成之日是为六月一日辅臣连金以对宜加称号以尽孝思遂敕礼部议应行事宜朕亲定

尊谥曰恭睿者言温恭睿圣之意曰渊仁者言深仁流庆之意曰宽穆者言博大清肃之意曰纯圣者言纯一通明之意又献之一字为聪明睿智之称况

先朝之所錫又纯一二字亦我

皇考之尝自号者也卜七月初十日吉时遣官祇告于天地

宗庙

社稷朕亲奉玉册玉宝率文武群臣躬诣

世庙加上

皇考尊谥曰

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呜呼我

皇考睿功圣德巍巍乎荡荡乎无可得而形容之也岂言词所能尽但人子一念孝

思出自衷情庶几伸予追慕之诚耳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用是复刻诸贞珉藏

陵殿之隙地以示后人是为记

○十一月丁巳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朕惟明伦大典与诸司不同所以明人伦之至要分邪正之所为辨公私之得失论统嗣之不同著忠欺之情状昭古今之是非于以俟来者之圣而不惑者也其宗室中须使通知不必止及亲王外虽不能偏给令其抄布其内外衙门官员当给者可以议来行于是给在京文武大臣各部五品以下令礼部翻刻小本以偏给之在外各王府及各布政使司直隶各府俱给一部令再翻刻偏予所属

复奉

上谕阁臣曰前者讲官董玘等奏讨书籍及

皇考睿书内除各以书颁赐补赐外惟

皇考手泽未赐朕昨检寻得数纸已前年与朕讫尝散给大臣者朕又奏云闻

皇考所书真篆等项大小字有数千百幅今未蒙给下见今讲官陈请

圣母曰

先帝手书岂止数千百纸已但吾未亲查收而内使陈得都将焚了朕闻心切痛恨曰得罪可不治乎蒙训曰彼时吾将亲检收藏以付汝则得岂得如是为之姑已焉今虽有数纸欲分赐但须用宝记方明前次文曰

恭穆献皇帝睿笔而今加上

尊谥似不宜用朕欲于幅上亲书曰

皇考手泽四字用钦文之玺盖之下面仍用嘉靖年制图书一颗未知可否与卿等议定行

圣孝二尊亲

○嘉靖九年十二月乙亥刻

圣母女训成

上亲序其后曰朕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昔在藩邸尝著一书名曰女训朕

皇考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亲洒奎章冠诸卷首

圣母亦自序于其次朕几务之暇因阅旧笥积册乃获遂出示辅臣暨日讲礼官等又命同朕

孝慈高皇后传

仁圣文皇后内训刊授皇后颁之天下辅部诸臣进奏曰可乃于十月十有七日朕躬告于

祖考

列圣

圣母亲授于皇后张氏十二月望后三日刻工告就礼官装潢进览先该辅臣少傅
璉等谓朕宜为之序至是礼官时等又谓朕宜序之阐扬

圣母恩德于以昭示无穷朕未之轻举以为朕

皇考既序诸首

圣母又序诸次已无余蕴矣又不待朕复赘之矣是日因诣

圣母前奏陈书完即蒙

慈命曰汝其序之庶可为传朕惶拜受命退而思之朕

严慈之圣德非言可名之也

考

母之教育非言可酬之也但辅臣宗伯交请为序之朕又面承

慈命安敢故违所愧无学而为之文也其作书之详关系教化则我

皇考圣谟备矣以身为教与作训以教之之意则我

圣母慈训备矣但称善君亲臣子至情朕谨顿首言曰我

皇考日跻圣敬之功天授钦明之德我

圣母克配乾元躬备圣善徽柔恭懿仁顺贞慈

皇考致治于一国而远可平乎天下将不让唐虞矣

圣母为范以一身而风可并乎二南将不独成周矣

皇考本乎至性

圣母原乎自有非他伪饰以诬人者故德并格于

皇天孝共孚于

祖考乃流庆冲人泽及眇昧仰荷

天命入主祀典实由

皇考

圣母圣功懿德之所来也兹训之一书实我

圣母躬行体践之事历历可考子孙臣民诚能以传训之书研精致力一言一行动
遵行之静思诵之必王后有姜班之美侯妃著二顺之休夫人可齐敬姜之名士庶人妻
获轲子之贤矣然于内则皇后朕又切有望焉掇拾数言以表人子爱亲之意如此如谓
阐扬恩德昭示无穷者则纵使中欲为而口实不能言耳明识博学者其谅朕之心幸勿
消斥云尔

○嘉靖十年六月戊辰冠带官李武以

献皇帝所赐阳春台北望诗一轴来上且乞宣付史馆礼部议所上诗文备载于恩
纪含春堂集内武一念忠敬宜量加赏赉还其原轴仍令收藏以彰恩赐

上曰

皇考圣制诗序其即缮写令有司于从岵山建亭刻石识我

皇考所游之地以申朕孝思之诚诗轴仍付武收藏赏纒丝一表里礼部又请

上亲洒宸翰识记岁月许之乃识其后曰登阳春台北望诗者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之圣制也叙事甚详已具载

皇考序中近因钦天监副李源次男本监生李武奏进盖源昔奉我

皇考伯命往供事建造府第之时故源获赐而家藏之伊男武俱进亦所以彰我

皇考圣德一时感赋未尝不寓以忠孝之情所谓非

圣人而弗能斯时也己载于

皇考恩纪含春集中今共辅臣计乃复命工部侍郎黎奭董工构一亭于本台之原
处以俾来者知我

皇考尝一登眺焉朕因谕之曰建亭以奉

圣制所以示将来耳勿得崇奢务华唯图经久可也庶不口我

皇考素尚恭俭之盛德亭既竣工奉立罔忽礼卿奏朕宜识之朕于是顿首谨识于
末云既而原任引礼舍人传旨复进

献皇帝所制阳春台赋

上命并刻于石仍识之曰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所制阳春台诗及赋者诗既奉刻贞珉兹得原任引礼舍人傅贞
以赋奏亦见忠意朕复命亚司空奭再立石而奉刻之俾来者知所由也夫是赋与诗俱
载之

皇考恩记含春堂诗集中斯举不过识朕

皇考神游尝及之地若夫论古今事迹人物形胜与朕

皇考自叙所谓皆载在兹赋中已昭然灿然矣不必复赘矣谨述此以恭识焉

○八月甲申以无逸殿庭

上亲制祝文祭告于

崇先殿曰予昔承

圣教以农务不可不知追忆

严训近命工构殿亭一区于西苑之迎和门殿扁曰无逸北面恭书

皇考亲制农家忙一律而刻之用传悠久未附以子所记述今工告备面奏无由敬
此敬告伏希

皇考鉴知俾名此心恒存终始无替以光

圣教于将来谨告

○嘉靖十五年十二月乙未先是

上面谕礼部尚书夏言

宗庙告成将布诏覃恩海内

两宫皇太后未隆徽称朕心未安卿等宜议拟以闻既而内阁复传
圣谕

两宫徽号并加二字于是言奏

两宫皇太后尊同行辈名分不殊徽号字数并宜一体

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原六字今宜加二字

圣后章圣慈仁皇太后原四字今宜加四字

上曰

两宫行辈同尊本是相等非姑妇也

皇伯母原系

皇兄所上六字故今似多耳昨辅臣及今卿等既以为宜并用八字其如拟行之

○嘉靖十七年六月丙辰先是致仕扬州府通判同知丰坊奏请如古者建明加尊
皇考献皇帝号称宗以配

上帝下礼部会议尚书严嵩等言

献皇功德诚宜配

帝若称宗则当祔

庙恐于礼未安

上曰

皇考称宗在今日不为过情且古人未尝不称其君为宗近代皆若是在

皇考为不宜明堂秋报大典当以严父配帝之文为正本与郊礼不同人孰无父其
父即祖兹礼自朕举行宜奉

皇考配帝于是申命嵩等复集群臣会议至于再三

上以典礼重大群臣溺于诗书古文不能通晓违礼之正乃托为群下奏对之词亲
制明堂或问颁示群臣其文曰明堂或问者非上人亦好辨以效常情之所为也实不得
己之言也哉

皇祖常假臣下作对奏因楼城之上焉故此或问以作云问曰明堂大享之礼邃古
无者本周之始固亦报

天之情祗以配帝之位每论不同且在今日有甚难者汝其何用情哉答曰明堂享
礼次于大报重于他祀虽古远有无未可知周始著之载籍今日之举未难时人之情甚
非古人比也曰配帝为难将欲举

太宗配庶几可以服天下每思不知视

太宗为何如之主今日

圣灵在天犹昔御世一般

太宗本时君之远祖以文近之亲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为亲经所未闻孔子不
曾有是言以教后世但世愈降道愈湮文人学士之心一日昧于一日但骋彼舞文弄智

恣已胡为上箝君父下愚细人此非难者决不可行之礼也问曰汝盖欲父

考配亦非昵于爱亲而不爱祖也答曰明堂本义是因秋时群物成以报天即人成于父之义以其所合于义之正大典则为礼故父配为正不为昵丰不为忘远问曰父配固是矣将来一世一易抑但以一乎答曰今既用周制为准则即如武王行礼奉以文王配之义一而已矣问曰周公制礼汝何谓武王行之答曰周公者臣职也虽然必称武王为正岂有臣行君礼哉周自武为之则严父必文今日自我举必

皇考配也问者又曰配义虽明称宗何为答曰称宗之义在今无有一说但不过尊亲之义亦无凭据亦无比附亦无轻重亦无利害只是个崇上之义耳问曰称宗祔庙否答曰祔庙与称宗是一行今文臣但以祔庙必祧不如专享百世为上此不过愚哄其君耳我

皇考虽未即生存之位今日亦有如生之义

祖宗列圣欢聚一堂独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时义不顺

皇天

皇祖之所眷思子子孙孙之所不乐独文人残狠之无比也非害于义害于礼之者即无意思之争辩必祔庙必称宗亲尽必祧则可以成一代宗庙之礼岂有

太庙中四亲不全之礼乎人而无父有诸兄人君为人之极可乎问者又曰称宗祔庙祧礼皆明明堂之配亲尽将何为答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祔祧何害两不关涉也问者又曰时人但为

太宗不得一配为争耳答曰此说不是尊崇之实假借以制时君又上欺

太宗违道之甚夫假借制君之罪固重上欺

太宗之罪尤重今日之

始祖

太祖也

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

严父

献考也

严父故配明堂也此文人亦明知之明知

太宗即不可上并

始祖又不可降拟近亲故曰祈谷可一奉祀又欲复屋下以重明堂之祭此强牵妄拟欺愚君上是人为哉问曰若是说者则

太宗永无配享之典汝宁忍之哉答曰礼之正所当为者不可避不可让也避则自诡让则负天礼之不正不当为者不可妄不可欺也妄则自失欺则诈情以伪事神神必不歆圣人教人如是耶问曰

太宗功兼创守将何以报之哉答曰我

太宗当

皇祖初定之中又值建文所坏复兴起之便是再创一般今同

太宗未免无异于

列圣当以祖字别之庶见其宜也此人情之真焉夫何谓古以祖有功而宗有德今概以宗尊之

太宗所谓有功者焉可同宗称之此当别之者也云仍令礼官遵照或问会议来行于是奉

皇考侑

帝称宗之礼始定

○九月辛未

上敕谕礼部曰朕惟我国家之兴始

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

皇祖文皇帝也

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同称

祖号我

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

祖位宜荐

宗称矧今

大享已成议奉

皇考配将当将举事之期先用荐上

鸿号尊

文皇帝庙号为

成祖谥曰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

皇考庙号为

睿宗谥曰

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九日预告

郊庙

社稷二十一日恭举

大享明堂之祀于

奉天殿奉

皇考睿宗献皇帝配

上帝礼毕诏示天下所有礼仪礼部会同翰林院参议以闻

○辛巳

上奉册宝恭诣

皇祖文皇帝庙行上

尊号礼册文曰臣伏闻古先圣王有大功德者必有大名称是以见诸当时则盛大而莫及施诸后世则震耀而无穷然节惠之溢虽表予至公而口德之辞未足以尽实则为子孙臣庶永言孝思而弗可谖者岂口不崇荐

尊号以丕显大烈乎恭惟

皇祖文皇帝秉天圣之资抱神睿之略文章口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当眷顾维新之命遭艰难未造之家将周公东征之师而大定王室则所以成继述之孝者何其勤迁武王镐京之都而永建帝业则所以成创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经垂范万世礼乐明备教化大行有经天纬地之文

亲御六飞威振绝漠四裔君长咸奉职贡有戡乱除凶之武光践宝阼而二纪之治坐致太平晚付

皇储而万几之勤不废总揽至于敬

天勤民右文重道亲贤远佞兼有

君师之众善乃若懋赏轻刑畏灾重谷悯农忧艾备有

帝王之全德此则自载籍之传未有丰功骏业而可以加兹者也臣忝以支童托承大德比已恭建

特庙用图百世不迁兹者加上

尊号期于配

天罔极谨奉

册宝上尊谥曰

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庙号

成祖伏惟

灵德在天顾歆庙祐鉴兹微悃临享徽称保我子孙亿万斯世谨言同日奉册宝恭诣

皇考献皇帝庙行上

尊号礼册文曰臣闻古训德莫显于基命孝莫大于尊亲是故有圣人之德必膺天命之归惟天子之孝尤以尊亲为至洪惟我明开国百年业承

八圣乃小子获奉

郊庙进陟

祖位匪我

皇考大德受命以敷錫眇躬曷克臻兹顾欲申罔极之恩实久郁追崇之典兹欲光于前闻垂之来载不有隆称显号其何以表至圣而昭眷命乎恭惟

皇考献皇帝睿明天纵恭俭性成荡荡难名道配乎帝尧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纯学本圣传心契乎四书六经之旨国封南服化行于江沱河汉之滨方

宪宗宾遐之后当

孝皇在祚之年迎养一辞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遗治一疏恢恢乎帝王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事上帝之心翼翼如有临阅世四十四载身罔敢自遐逸而学道爱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翰墨则精究古法非经训之辞弗书至于怡情公庭即应接斯须非圣贤之事弗语喜怒不迁赏罚必当有发而中节之和明照无私幽隐毕达有无所不通之睿摛辞电发焕然其有文章冥心天略廓乎其有容德诚所谓包众圣之长名振百行而兼有者也臣祇继遗麻茂承余烈欲报洪恩荡然无物可称是以恪稽典礼率吁群心谨奉册宝更上

尊谥曰

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庙号

睿宗伏惟

圣灵如在

皇鉴孔昭膺显大于无强与乾坤而同久永昌祚胤攸宁万邦谨言是日

上即奉

皇考神主祔享

太庙礼成当饮福受胙冕旒交结如虬龙焉

上以

皇天下鉴

皇考居歆作福瑞赋曰朕仰承

天眷纘

大宝十有七载于兹适用是月阳日躬

圜丘之奏告以加尊

成祖恭上

睿宗二圣大号越二日率群臣奉

册宝行礼甫毕即奉

皇考睿宗神主祔祭于

太庙当于受福胙之成冕旒左二垂交结如龙缠右一<跗 铉-金 >与右袖绘龙牵住如龙戏珠然正若口衔者朕惟龙口物极变化之精又曰龙为君之象结者系口朵也此必

皇天下鉴

祖

考居歆邦家灵长之祚子孙绳绳继继之相传于无穷之兆见于斯矣夫尚奇好异

君子不为朕有志于圣人焉好为此奇言异事以取诮诸知道者但不显言心以为昧知眷賜于

天子

祖

考勿諱我賦曰粵稽我明兮

高帝肇興乃值艱運兮

文帝而寶命克凝

聖傳四世兮一德相承

憲祖篤祐兮誕

先考而玄德上升肆惟慶澤余光以庇朕躬兮

天命是膺思崇報以無由兮

鴻號拜增捧

冊寶而率君臣兮莫敢弗慎于冰兢訖宣告而祇

廟仁 口付之禮乎

皇考在上儼玉几而臨凭如聞歡歆之語兮玄孫拜舞曷勝昭福惠之賜兮祥龍起
袞袂而飛騰戲珠玩之盤結兮允驗休徵必

皇天益永

祖業兮是大是恒將見百世兮子孫口口口詩曰肇基受命命我

高皇帝定難弘業業始

文蕩中傳

四帝啟我

先王功高

二祖德厚

一考

三聖功德簡在

皇昊

皇昊簡在億年永保

○辛卯大享

上帝于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禮成詔曰朕惟

天眷我國家

皇祖太祖高皇帝始肇于先

皇祖成祖文皇帝戡成于后

一帝之玄功盛烈高厚同焉朕以支宗荷
天命简用纘宝位于兹已一十七载矣追绎我
文皇帝之功光
太祖泽荫后昆维我
皇考献皇帝躬备圣德庆延于朕辉前庇后载籍弗闻
文皇帝也宜有功而祖报焉
献皇帝也可有功而宗称焉庶几伸崇显尊亲之至意适因法古典明堂之举乃稽
循
严考配
帝之经议命在廷百官会订至于三再师錫之我金谓之同朕以九月九日躬祇奏
于
圜丘敢以大礼请命分诸命使偏奉朕诚各诣
方泽
宗庙
社稷以告越二日率群臣奉宝册崇尊
皇祖文皇帝庙号尊谥为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尊上
皇考献皇帝庙号尊谥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即日恭奉
皇考祔享于
太庙仍藏
主于原寝是月之二十一日大刚躬行季秋明堂礼于大内
玄极宝殿祇享于
上帝奉我
皇考睿宗皇帝配神于戏肇
大享于初成罄民胞物与之意奉
严亲而上配答生成罔极之恩裡祀忻成庆同民物凡在堪輿之内闻诏宜悉钦哉
○十二月辛亥
上以
章圣皇太后慈驭上宾谕礼部议尊谥曰朕惟身备天下之至善没受天下之显名
媿崇称于无穷垂母仪于不朽此人子尊亲之大典慎终之要务也洪惟
圣母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王国克生天作之合相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坤章敬顺隆教肃雍仁厚兴周风化行于江汉警戒成圣闻望达
于家邦诞育眇躬夙成

慈训蒙而养之以正长教以义方盖无所不至焉暨朕入承大统臻小康增光烈于

祖宗衍休祥于胤祚咸我

圣母诲迪之功善庆之泽也方期

慈寿万年备膺百福夫何遽兹疮痍遽尔弃违銜罔极之恩思报酬而莫及抱终天之恨徒攀恋以无从呜呼哀哉追惟厚德弘深率土仰戴上荐

徽号旧有彝章是宜采众之公极

天而谥以播告寰宇昭示后世庶朕荼毒之痛摧割之伤其少纾焉礼部即会文武百官议拟来闻钦哉

○丙寅恭上

大行皇太后慈谥册文曰臣闻颂称寿母子赖以成者远风美贤妃化行于助者深是故母仪所被万方仰其徽音内治明章闺章由之正始永惟懿德卓辉口闻自非隆大号于追崇曷以酬至恩于罔极粤询古式率乃彝章恭惟

皇妣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贞明合天广大法地宅心专静坤道德一以宁约已俭勤

母德用慈为宝于

宪皇有逮事之孝敬于

睿考有辅佐之忧勤爰及眇躬之践阼式临

慈极以居尊蕴性仁恭岂马邓之足尚秉心敬爱嗣任姒之芳徽化合六宫恩覃四域三十载化行于江汉之国十七年受养于长乐之宫

九庙圣灵俨袞衣而祇谒

七陵闋寝勤鸾驭以瞻依忻介百福以有永宜享千龄于无强岂意天不憖遗虽切攀号何逮追惟顾复徒创钜而感深上荷劬劳实叩口心而銜恤兹欲播休声于后嗣杨芳烈于无穷匪易大名曷尊至德敬遵典礼请命于

天谨奉册宝上尊谥曰

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伏惟

亲慈降鉴临享徽称陟祔严宫萃歆万禩佑予嗣人永永无极是日诏告天下诏曰至尊无上固人主所以奉亲于生存令闻不已尤人子所以显亲于没后揆诸天道而不悖察诸人情而允谐爰荐尊称用光遗烈洪惟

圣母大行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至性纯粹厚德含弘逮事我

皇祖妣孝惠皇后徽音克嗣于

先朝久相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内范聿彰于藩服勤俭之纪布于宫闈而罔愆仁爱之风敷于邦国而无间善积深厚庆泽悠长施于冲人庸膺宝命凡宣猷振毙兴道致治弗坠

祖宗之洪业咸赖

圣母之慈训也痛夫寿宫颐老方逾六袞之龄仙驭升遐遽违四海之养追攀莫及
摧割奚堪永惟不朽之图议举易名之典兹卜十二月二十七日祇告

天地

宗庙

社稷恭上

尊谥曰

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于戏采集众论之公成予一人之孝尚慰终
身之慕诞垂奕世之伏播告寰区使咸知悉

○嘉靖三十七年闰七月癸未敕建湖广承天府元祐宫成

上龙制碑文以纪其事其文曰朕惟湖广承天府为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畴昔分封之处

皇考圣德配

天勤政恤民化行江汉

皇妣慈孝献皇后坤德承乾媲美任姒

二圣积功累仁光四表而格上下长发其祥诞育眇躬祇奉

上天明命继承

大统君主亿兆于兹有年朕念斯地庆源所自特启建

元祐宫以崇真妥

圣保国福民乃命巡抚诸臣相度会计集材饰具经始于嘉靖己酉迄戊午而告成
中为

元祐宝殿后为降祥殿最后为三洞阁其配殿左为宣法右为衍真其前为元祐门
之前为储祉门钟鼓二楼拱侍环列丹牖之施金碧之饰绚丽辉煌抚臣具奏请以文记
昭示永久惟书有之灵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天则祀天享则享神自成周而上已莫
不然我

太祖

成祖定鼎两京并建朝天宫以崇奉

玄天祈

天永命神明协佑盖逾久而益彰焉眷惟承天朕实肇基于此所以凝

大命而临大宝克承

皇考丰芑之貽者惟

玄元之佑是依是赖临御以来崇报之典罔敢少置于朕怀谨效法

皇祖式建斯宫又设官以领焚修降敕以谕群下给田以贍官道礼无不周事无不
备矣仰惟

帝真鉴享克诚尚其眷顾有如宠绥弥笃□□羽眇躬而康泰振我以兴隆海宇升平四夷归化永妥

二圣在天之灵不延

宗社亿万年之祚则

玄功昭揭于无疆而朕承麻袞感宁有既耶谨记

○嘉靖四十四年六月丙子有芝产于原建

睿宗庙殿柱

上曰比以象一奉

几露降

陵山犹同

诸陵今若在

太庙之室又无分别仰惟

天心垂无前之恩特产于原

睿宗庙感当何如于是推本

天养

亲德名

庙之前殿曰

玉芝宫门曰芝祥前门曰宝庆后

寝曰

大德殿前殿奉

二圣神座四时旦暮大小节辰设供香巾等亦如

太庙后

寝奉

神床等设日供如

奉先殿云

大明肃庙嘉靖宝训卷之二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三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圣孝三养亲

○正德十六年四月壬午

上辞

献皇帝陵墓伏地恸哭左右扶而起从臣莫不感泣明日发旧邸

上不忍遽离
母圣呜咽者久之乃行癸卯
上至京师登极之三日谕阁臣曰朕入继大统虽未敢顾私恩然
母妃远在藩府朕心实切恋慕其即遣使奉笺备
母后服御驾仪往迎笺曰钦承
圣母慈寿皇太后诰谕
皇兄武宗皇帝遗诏嗣位敬惟
母妃殿下远在藩邸特奉笺迎请者伏以
大统既承义贵致专于所后至情攸系恩当兼尽于本生爰展孝怀庸伸至养恭惟
母妃殿下钟祥茂族媲美
先王性每笃于仁慈化素彰于俭约仰惟
圣德诞育眇躬属缘伦序之宜入嗣基图之重恭惟
九庙日理万几虽允慰乎众心实仰成于
慈训顾瞻左右念省问之音疎徒倚晨昏眷睽违之地远劬劳罔极慕恋弥深特遣
近臣往迎旧邸共享昇平之福永膺寿考之休十月壬午
圣母至京师初礼官具仪请
圣母由东安门入
上不从乃亲定其仪由大明门入是日
上候迎于午门内遂奉
圣母谒见
奉先殿
奉慈殿礼成入宫
慈颜悦豫中外臣工莫不庆忭焉
○嘉靖七年二月戊午
上更定服制成谕阁臣曰朕今日因吉告于
皇祖
皇考服玄端冠服惟
两宫未奏以其燕私之用不敢烦奏待有召见或因事朝见随具奏
知方朕食后
皇伯母
圣母
尊嫂皆遣内官赍赐朕彩色龙补段帛传谕云为贺皇帝所制冠服朕稽首受讫即
令侍臣往奏
两宫曰蒙

训及赐龙补等物即当具朕新僭造玄端服谒谢

皇伯母传免

圣母亦传免其

皇伯母以未起

圣母微冒风寒在暖阁内朕欲俱遵但

圣母以欠安正当拜问已谒

圣母毕而衷诚未尽欲仍择吉奉书奏谢

恩未知可否卿等便议来如可待朕亲撰奏书稿仍下卿等看润行

○嘉靖九年九月壬寅

上谕大学士张璁曰前日卿奏闻朕宫中奉宴

圣母每执礼太过又谓严威严格非所以事亲也昨朕奉

圣母游宴略去礼节

圣母甚喜况

慈训往往亦及之

圣母曰吾安然处之但恐皇帝行礼过劳虽曰尽礼吾心何安哉夫人子以顺志承
颜为善必使亲心安而后可卿之言朕其不勉之哉兹并以谕复卿知

○嘉靖十五年四月癸巳

上谕礼部曰朕恭进

郊坛庙寝所以上事

天地

祖宗今复思

太皇太后

皇太后二宫我

皇祖原未有制今曰清宁者乃青宫所居虽无其人可无其所是非

母后所居也曰仁寿者乃统于乾清宫者非

母后之宫今朕拟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即半作

太皇太后宫一区仁寿宫故址并除释殿之地作

皇太后宫一区以备

皇祖一代之制亦非妄举已复谕礼部朕恭备

祖宗一代之制命建

慈庆宫为

太皇太后居

慈宁宫为

皇太后居今工有次第以

慈宁奉

圣母章圣皇太后以

慈庆奉

皇伯母昭圣皇太后一应供张悉取给内府如

祖宗例行著为令

○嘉靖十六年九月辛卯

上谕礼部

圣母病疮慈体未豫朕涓十八日躬祷于太庙分命大臣告

列圣群庙二十日躬祷于

太社稷命臣告

帝社稷文华殿设坛躬祷于山川明神

○嘉靖十七年二月丙午

上谕辅臣曰朕惟臣子之于君亲愿寿为最亲父母之谓也今

圣母寿旦朕取今夕中夜于

玄极宝殿设坛为

母祈祷于

上帝分命卿等祷于诸神坛兹先谕卿等三人及鼎臣分献宜即涤除他虑一于对
越亟令太常备物以俟

圣孝四慎终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乙巳

上以

献皇后慈驭上宾卜吉于

天寿山之太峪拟作玄宫奉迁

献皇帝梓宫合葬仍敕谕礼工部曰朕

皇考献皇帝

显陵在承天粤自

皇考升遐之日位处藩服朕在幼冲知识何有实多貽悔矧山川浅薄风气不蓄堂
隧狭陋礼制未称且越阻千里宁免后艰每一兴思惕然伤怛比三岁春秋展祀

山陵朕周览川原于我

成祖长陵之西南得一支山名曰太峪林茂草郁罔阜豐衍列在

诸陵之次实为吉壤朕心愜焉兹欲启迎

皇考梓宫迁祔于此爰以事体重大卜告于

皇祖高皇帝既得吉占谋之二三勋辅近臣咸赞曰允宜兹特敕尔礼工二部便择
日兴工預告闻于

祖宗列圣暨我

皇考及他事宜即各详议具拟来闻其奉迁礼俟陵工告成乃议又特谕礼部曰
圣母大行慈驾遐升卿等谓事莫重于

山陵此孝子第一大事诚不可缓其即分遣重臣于

天寿山大峪处建造

显陵亟择日恭闻于

祖宗列圣启事兴工一面南奉

皇考梓宫来山合葬庶慰朕

二亲之灵以伸朕以礼终事之情其会同皇亲内阁六卿共议来闻于是武定侯郭
勋大学士夏言等皆以为善咸赞成之

上已遣使往承天告于

陵庙寻谕辅臣曰迁

陵一事朕复思一夜中心甚惧夫三年之丧上下一道故曰虽天子必有父所以无
别只此一大道理尔后世日系万几之务易月为日虽圣人复生朕度必不能复设使示
争于初必不终于古徒卖虚名不若以实为顺乃为识理之真至于墓次于庙礼也且礼
亦明著子为天子诸侯父为大夫士则葬用死者之爵以安亲为上不敢强在生之宝矧
奉藏体魄将二旬岁忍启露于风尘之间撼摇于途路之远朕心既不妥宁我

圣母又不宁大也兹决以礼之正情之安奉

慈宫南诣合葬穴中不必粉饰果有未尽即彼处置朕须躬至

显陵亲临调度此恐与北来为孝之大卿即将此谕播之群臣礼官会议谓大峪为
近且便岁时展谒

上曰兹所言只重在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欤即如我

皇祖孝陵之在南京今岁时展谒得亲否乎又我

成祖岂不容慕

皇祖耶卿等执前议朕心终不安尔乃追还遣使议南狩

○辛亥

上缞服御西角门文武百官行奉慰礼初

上在丧哀戚殊甚百官以奉慰请

上曰朕正当守奉

几筵未忍一刻离次但以卿等言勉从之

○甲寅礼部言帝王之孝与凡庶不同请

皇上释缞服易素翼善冠布袍腰经二十七日而除还宫调摄不必复处丧次

上曰人子之情不忍抑损顾朕昨者因疾未愈亡口处遭母丧连日乍作乍愈又内
以风热病目必须调摄且

圣母爱子之心异常朕当思顺从卿等所请

○乙丑礼部言十二月三十日

大行皇太后服制二十七日已满恭拟正旦日

上拜

天受朝及先期一日俱宜青服孟春时享

宗庙自前三日奏齎始

皇上具青衣臣下同之后遇祭享以此为例余日仍如

孝贞皇太后丧礼例行

上位乃素翼善冠布袍腰经御西角门不鸣钟鼓百官具素服乌纱帽黑角带侍朝候

梓宫入

山陵奏请变服

上览疏谕内阁曰部<跬 毓-金 >所拟未免循故事未见损益何如礼曰三年之丧贤者勿过不肖者不可不勉若拘此纸上法度自后世君人者皆罪人也不但景帝一人耳朕气质微弱志念实不副每有志于古道力不克然时亦不同也今既曰以日易月无有不知无有不见非虚文也是实行也更不必小惠报父母姑息以事亲直便实为之庶不傍牵蔓引而圣人可作伪乎虽

山陵之未就而实不是古人未葬之时百事皆辍之美吉典亦行

郊社在上又不敢废封建征伐赏刑诸事命出一人本无虚日谓之居丧吾不信也便当如制定服后皆不必迁就遇

郊有事宜吉服作乐况父在枢子嗣位率用全吉何事

天反云尔耶此尊尊也

庙有事着浅色服不作乐此亲亲也居他处服黑布至丧次仍素色直侯奉引安

陵仍用始服之服以终之庶为情实卿等即抄明白付宗伯翰林礼科各议来行否即曰否于是礼部覆言

皇上析礼精微可为万世法请通行内外一体遵奉

○嘉靖十八年正月辛未

上谕辅臣曰朕昨居丧理疾阅礼记檀弓等篇其所著礼仪制度俱不归一又不载天子全仪虽曰三年之丧通乎上下而今昔亦自有大不同者朕数有意在是第以皇祖所定未有全文每遇

帝后之丧亦未免因仍为礼至于冠裳衰经所司之制亦各不一卿等试与礼官考定之自初丧至除服冠裳轻重之制具为仪节俾归至当于是礼部议丧服诸制奏之

上令更加考订画图注释并祭葬全仪编辑成书备览

○丙申敕谕礼部朕惟孝子之事亲送终为大矧

陵寢所在体魄攸居必求允臧庶

亲安而人子之心亦安且尽矣

皇考显陵昔者建造狭陋口益虽尝增脩犹多未称兹朕恭诣

陵下与诸左右大臣周阅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宫以妥

皇考

皇妣神灵于无穷以昌厥后永绵胤祚于百世朕亲择于二月十五日子时发京

○二月乙卯

圣驾发京师居守大臣及文武群臣送

驾于宣武门外

上思慕

献皇后乃制述怀之诗曰昨岁深冬候朕偶触寒伤卧病旬日间

母疾正思量何时安口越三载长忽于一夕中慈命儿来望叶我望此一见念汝体未康今我度莫起诀焉隔存亡朕病未尽除闻命神魂扬果不见

慈安遽罹此凶殃心肝濡苦痛摧裂并肺肠急召二三臣大事须赞襄初敕迎

严体衷情甚惶惶再命送

慈躬此心复忙忙必欲亲审视庶几万世昌万世获昌利是慰

二亲方乃严谕臣民知我非漫行叶奏告

天与

祖旁祈

神祇匡吉旦乙卯二月十六日肃驾楚南张神京北顾处仰赖有

穹苍勿谓储闱弱

天赐必元良此心不必忧但愿守者藏又春分祭大明道中赋诗曰己亥春仲念三辰典礼循周祀首神预降玺书嘱太子简摄命使必勋亲坛壝虽有臣邻助

几殿宁无恋

母心长途几遍触悲思信道伤怀父子真又渡河赋诗曰遥出神京千里余道经河渚驾六鱼昔年绛服承

先诏今日黄袍抚四舆

○三月己卯

驾驻旧邸十六日大享

上帝于

隆庆殿奉

皇考配

上亲制祭告

皇天上帝文曰臣昨于仲春之既望出京今月之十又一日已至此旧藩之承天府

仰戴洪造庇覆微资道踰二千里之余有若一日师徒从迈万数之众事为

二亲庆兹孝念庸□□感

帝慈加佑仰承鉴赐□竭谢忱谨奉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

献皇帝恭侑臣下情曷胜祇怵之至又制享帝乐章迎帝神中和之曲仰高高之在上兮皇穹冒九围之遍覆兮罔止西东而王者出往游衍兮必奉天顾愚臣之此行兮亶荷帡幪奠玉帛初献寿和之曲于昭帝庥兮臣感恩渊渊巡省旧藩之地兮寔止承天下情思报兮此心拳拳琼卮苍币兮捧叩坛前亚献敷和之曲乐奏兮三成觴举兮再呈帝鉴凡微兮日诚尔小臣顿首兮敢不严于此诚终献承和之曲臣来兹土本之思亲思亲伊何昌厥嗣人嗣人克昌匪戴帝之临汝夫何因彻饌永和之曲肃其具兮祀礼□备彼仪兮乐舞张退省进止兮臣疎且狂沐含以□兮何以量送帝神感和之曲王之狩之兮典有禋望于维柴祀兮首重上苍臣情罔殫兮夙夜遑遑祇伸愚悃兮允赖恩光遥瞻兮六龙腾翔帝垂祉兮万世昌

○辛巳

上谒

显陵阅纯德山喜而自得赋诗曰南幸湖襄地

陵寝切衷肠周视

亲园内回旋四五冈茂茂铺茵厚森森列障长龙高生意广虎伏世传昌抱怀罗玉砌缭绕布金墙黝冥土色壮允矣称玄乡拔笋戒夷险平坦免蹉防镇静资山祇尊妥奉先皇自是神灵悦屡致朕心量为此自得吟庶几永不忘又制再阅

显陵小歌茂茂兮纯德山葱葱兮王气接云霄卜兆允兹吉且丰屡视慎秋毫恭慎皇隧既孔安伊何必复嘈嘈祇有思

亲独苦心几番血泪洒黄袍

○戊子以大享礼成

上御龙飞殿受群臣贺颁诏天下曰朕闻圣人之治天下也率皆以孝为先盖所以教民作范焉弗孝何以上人乎朕以菲才叨承

天眷君兹黔首主御华夷所事者人极重焉故首正父子天伦之正复崇

孝庙当有之宗适者积愆深累于

慈圣

鸾輿遐迈哀徒催五内之伤

凤寝再图礼厥宜

二亲之共匪自经营何慰夙夜乃于今年仲春之十有一日奏告于

天地

宗庙

社稷偏达于百灵众秩于十有六日

驾徂荆楚之旧藩躬视承天之

严寝越二十有五

驻蹕龙飞内之卿云宫斋洁肃诚定礼备乐有五日元吉祇奏告之祀于

皇天奉

皇考睿宗献皇帝上配报生恩而拜谒

显陵答

神功而躬祭

社稷以及道经之望偏兼举诸王群职迎覲献诚虽未如四狩之巡亦以见省方之意且朕何人敢尧舜似祗欲伸送终之道以求夫永世之安庶几教天下也今

玄寝之制置既详

亲体之尊安攸定但念本根所在百姓系怀劳扰久时民艰当軫承天府自明年为始特免田租三岁湖广地方亦免明年田租五分之二直隶河南二处亦与免明年田租三分之一用见朕怀恤之意期以今月二十三日还京于戏慎终思永立爱敬以式臣民经始求臧建中业以遗孙子尚赖忠贤匡于至治诏尔华夏宜悉知之

上驻蹕

显陵召承天父老子弟百余人命礼官宣谕曰说与故里的众百姓每我

父母昔在

孝宗皇帝时封国在这里我

父母积许大的德行生我承受

天位今日我为

父母来到这里你每也有昔年的旧老也有与我同后生者今日一相见但只是我全没德行

父母都上天去了这苦情你每也见么我今事此回京说与你每几句言语各要为子的尽孝道为父的教训子孙长者抚那幼的幼的敬那长的勤生理作好人依我此言语况我也不能深文这与你每说以便那不知文理之人教他便省的你每可记着

○壬辰

驾发承天府回京制思恩赋其词曰哀哉去年冬之季兮月之四辰恨咎戾之积已兮丧我

慈亲空摧裂兮肝肠何由再欢慰兮

慈孝之真首

园寝之是图兮克艰克慎必临视而祥尽兮须吾身越新春之仲月兮吉日乃行次建辰之十有一日兮抵昔都之

纯山冈视之再之三兮阅王气而辉光惟斯寿域兮我谓厥藏痛哉拜下兮俨

严父而皇皇祇声容之去耳目兮惟心声心容则未忘惊岁月之如流兮远违
考御廿十秋春条背养于
妣闱兮浹百日而复一旬十四日已百日痛遐思兮心神颠泯诗曰心神颠泯遐思
二亲追报未伸痛生我身
亲生我身百苦百鬻万虑一嚬望我成人今我成人永感无垠哀哉作赋以语大臣
冀体我言淳匡我嗣人以仁

○癸巳

驾渡汉江赋诗二首其一旧邸承天迤汉江浪花波叶泛祥光溶浮滉漾青铜湛喜
有川灵卫故乡其二

陵国南来三月初

双亲欲奠孝躬舒讫事出封凝目处临邦迥绕汉江渡流波若叶千叠茂滚浪如花
万里疏谁道郢湘非盛地放勋玄德自天予寓柏乡县定

陵次规制有感三首其一回次长途寓柏乡徘徊南北触衷肠祇求万世绵延计不
是区区目下狂其二几回思虑几回肠北寝南园重度量欲得

二亲安妥处分合今古未低昂其三粤自炎羲建极张五伦之内重三纲父子主恩
慈孝止君臣惟义敬仁常岁百偕年夫妇正从一顺命化风良此理原教严世道同穴礼
否有虞皇

○五月壬午

上以

慈孝献皇后梓宫将发谕翊国公郭勋大学士夏言曰朕积咎深重累及

二亲俱不获再侍膝下已矣兹者

慈宫南祔

两圣同观弃朕孤哀欲追侍于左右未可也

灵驾将发特命卿二首臣恭送升舟视进发乃还卿其加意督视务各整饬仍面示
朕谕于奠献诸臣俾各敬慎少慰朕怀焉及期

上亲祭告

皇考庙曰子往复相度新旧吉壤惟我

皇考显陵山灵地秀莫之与京已命所司更造

玄寝择于十七日仍恭举

皇妣慈孝贞顺仁敬诚一安天诞圣献皇后梓宫南祔

圣居谨此申告伏惟我

考原鉴特佑长途安利协于吉蠲以慰愚孝永遗子孙千万年无穷之庆子不胜恳
祈渎扰罪恐之至礼毕还□

献皇后

几筵曰子昨自南还已具
闻二地奉
亲于膝下矣兹返复视度永思昔训有必奉我南祔之悃谨用恪遵拟卜十七日恭
引

梓宫进发往诣
皇考显陵并安至闰七月之二十五日良旦虔阖

新寝渎我

尊慈岂胜罪畏子躬守

郊社肃奉

宗祊敬命亲臣之长者代送

亲輿舟发有期哀发何已惟望

慈圣安鉴孝思呜呼痛切五心拜辞永诀哀哉

○闰七月辛酉以

慈孝献皇后山陵礼成举慰神之祭于

永孝殿

后妃与事

上曰以此尽子妇之情也

○八月辛未廷臣以

神主升祔

庙享大礼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稔愆累及

父母并昇帝古今者送终礼毕孤惟永慕转觉不堪卿等陈慰具悉忠爱但人子之
情未尽者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昧退卿等左右丞弼日加忠荃以匡之

○己卯制中秋思

母歌曰己亥月八日十五佳辰却道秋光午临夕上仓怆然悲把饼咽下心痛苦心
何痛苦兮无奈何无奈何兮今日不见

母

母兮

母兮不见顾子兮永罪忤握月管兮不成歌歌不成兮并欲雨况值今辰天色凄凄
惶似轸吾心与仰我

天兮轸此心太清境上赐

母语

帝曰悲哉尔小子幽明长隔莫返归兮既返归兮既返归返已陟吾太清但念声容
杳不通此容此声兮通未否抑有面会兮及耳聆祇以未足天下养是故子情罔获终缘

值清秋痛思

母聊写衷肠书肺腑若较语句不成文此非知我痛思
亲况兼近旬偶少和但欲告语同情人

○嘉靖十九年正月戊申上元节

上建醮于宫中追荐

二亲因赋诗曰正月初一儿感梦春正十五挂

亲容朝瞻夕视不闻声吁呼何再一聆音又上元修齐醮良霄列彩灯悠悠孝莫伸
高厚拟

亲恩

遵成宪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壬辰户部尚书孙交请经筵日讲令讲官讲

皇明祖训仍取一本命内阁圈点句读■贴字义寘之便殿朝夕省览

上曰

祖训一书我皇明家法万世所当遵守内阁见有真角□羊陆续进呈览奏具见忠
爱朕当一一讲明施行

○嘉靖八年三月壬戌

上谕内阁朕昨观太明会典

太祖所制冠服遂至冠礼有成化十四年谒谢奉先

奉慈殿之文夫

奉慈殿乃成化二十三年

孝伯考即位始建而云十四年谒谢何也大学士杨一靖等对言会典所载乃

孝宗皇帝在东宫时冠礼当时

奉慈殿未建良属谬误然臣等尝阅会典其误盖不□□请令诸司纂集近来条例
送翰林院重订仍乞赐敕命官开馆纂修以成盛典

上从之乃降敕曰朕恭承

天命入继

祖宗大统君临天下凡致治保邦之道远稽古典近守

祖宗成法夙夜祇慎罔敢违越仰惟我

皇伯考孝宗皇帝命儒臣纂修大明会典一书我

圣祖

神宗累朝以来创业垂统守成致治凡官职制度事物名数仪文等宏纲众目本末
备书因时修改损益具载大要以

祖宗旧制为主节年事例附书于后我

皇兄武宗皇帝又命儒臣再加参校重进然后刊印颁行朕万几之暇时取展阅或

因裁决政务检寻事始每见其间纪载失真文辞抵牾者比比有之朕惟此一代通典百司之所遵行后世以之为据岂宜有此错误彼时纂修者既于精详总裁者又不能订正均难辞责然亦因举行稍迟

先朝之事故老凋丧案卷磨灭典籍无考致有前失及今修改犹或可及不然岁复一岁逾远逾忘终难考订且自弘治十五年纂脩之后至今二十有八年典礼之因革事例之增损又复烦多恐数十年之后卷册浩穰条贯繁琐失真之弊又或如前已纳卿等之言先令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各委属官将所载各司事例再行检查校勘若有差错备细贴注明白送史馆改正仍将弘治十五年以后至嘉靖七年续定事例照前例查出纂集校勘停当写成上进续修附入今特命卿等择日开馆仍催促各该衙门责限完进卿等分俵各馆舍官纂修其体例一遵旧典不必立异更张但要正其差讹补其脱漏其修书后二十八年之事务要悉心考究凡损益同异具事系年条分类列通前萃为一书以成一代完典使天下臣民知所趋向同归皇极卿等其督率各官供职勤事所贵文质得中事理兼备失之前者得正之于后行诸后者可质之于今斯副朕法

祖图治之意毋或承讹就简以蹈前愆又或玩时愒日以招后议皆非朕所望焉其总裁副总裁纂修等官职名并合行事宜陆续开具来闻

○十月癸亥

上亲制文华大训刊帙序文华大训者我

皇祖考宪宗纯皇帝所制以授我

皇伯考孝宗敬皇帝也我

皇伯考方在青宫有

宗社之寄焉我

皇祖考乃为制此一书预教之惟我

皇伯考果克践是尽而无遗真有以不口我

皇祖之意之望焉朕近取而恭览之乃见帝王进学务学讲学之序敬

天畏

天之诚与夫法

祖孝

亲隆师亲友睦亲慈幼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亲贤远奸仁民爱物以至于观人用人之道用财节财之宜罔不该备下及保万民馭夷狄纤悉无遗足为永世子孙之所遵守而敬用之者也呜呼

皇祖之用心也至矣

垂训亲切

教指精密昭然焕然其可不守而行之但斯训未尝刻布恐毋以广示中外特兹命工刻诸良梓颁布流传庶几见我

皇祖考垂教作范之意以及我

皇伯考体用遵守之学下逮朕所以奉扬休烈孝念之诚亦或于是可见矣

○十二月癸酉

上追和

宣宗述祖德诗九首仍为序曰述

祖德诗者乃我

皇高祖考宣宗章皇帝之制也以我

仁祖之笃生我

太祖高皇帝膺

皇天眷求真主之时作中华之大君抚绥四国奄有万邦

圣德神功文谟武烈昭然焕然伟欤盛哉暨以我

太宗文皇帝之再定家邦

仁宗昭皇帝之抚守盈成为言盖于以光显

祖宗垂示子孙俾念念在兹保隆

宗社于亿万年之永耳朕以宗藩入承大位为

皇高祖考之玄孙因睹圣作不自为僭妄依韵钦和亦以彰我

皇高祖考之意以赞其示后之功云耳诗曰

皇天鉴下土昭昭甚威赫胡元窃宝位紊华用夷狄

帝心厌其乱眷求丕善积

淳皇备圣德

太祖出开辟其一洪惟我

高皇圣神文武德应眷作元后钦明温恭塞创建循天道肇基宝稼穡政惟用纯王
万方被恩泽其二时维元氏秋生民罔安适政事弗克举奚辨黑与白

皇天恶其为大命真人錫于昭我

太祖首乃修人纪其三生民弗知道盖由法分析纲常既湮没民怨其毒螫于惟我
烈祖拯民焚与溺愆后急东南怨征切西北其四茫茫宇宙间尘污皆洗涤上而三
光明下而五典饬于皇我

圣祖式迈汤武绩善者安其生顽恶亦止息其五于显我

文皇削奸安宗祐内难既平定功烈乃赫奕■求俊彦才遂与共天职四海益丕宁
慕德来重译其六于惟我

仁宗民隐尤恤惻恭己先修身作范诏万国继述既懋勤守成愈祗惕皇极建其中
王道弘正直其七粤稽本与源实由

祖启迪流庆深且远天潢遂盛益

祖功而宗德衍绪无疆历作商本成汤周家实后稷其八于穆我

章皇尤每重天敕一德罔有间
四圣同轨式修政匪懈勤懋德弗倦力玄孙稽首和赞
圣垂罔斲其九又述
祖宗德继作五首序曰近因恭睹我
皇高祖考所制恭述
祖德诗已僭为恭和但我
皇曾祖考之后
四圣未有所颂未称追慕兹复为诗五章以寓称述之情云诗曰惟我
皇曾祖嗣极御六龙时当亨泰运家国昌而丰五伦修巨典四海皆贞中允继
五圣烈车书万国同一惟我
祖纯皇践祚居紫宸勤政昭大德爱民敷至仁鉴戒存史册纲目乃修陈用作百世
范治化维咸新二惟我

皇伯考

聪明亶元良道泰跻熙皞政治皆纯王通鉴辑纂要会典述
宪章仁泽覃四海今民犹想望三惟我

兄毅皇

天资实英明居安弗忘危是克持其盈外讨宗藩逆内灭肘恶萌
威健赫然盛显矣守其成四恭惟

四圣德裕后而光前巍乎其功业焕乎而朗宣

皇天垂眷佑

九圣德合

天嗣孙恭作纪用以示万年五

○嘉靖九年六月庚午刻

大明集礼成

上亲制序曰大明集礼一书我

皇祖高皇帝之所制也所谓吉凶军宾嘉五礼也吉礼者首之以示典以及朝会等
类凶礼也丧葬之类军也宾也嘉也各寓以戎事朝聘婚姻等类莫不详备允为万世之
法程子孙之所世守而遵行推衍之也昨岁礼部请刊布中外俾人有所知见乃命内阁
发秘藏令其刊布兹以讫工遂使广行宣传以彰我

皇祖一代之制朕素不知礼又兼无学因以刊布之意而述之于首是为序

○嘉靖十三年七月丁丑

上谕阁臣

祖宗神御像宝训实录宜有尊崇之所训录宜再以坚楮书一总作石匱藏之乃命
建造

神御阁地于南内

上亲临定命制如南郊斋宫内外用砖石团甃阁上置御容阁下藏训录又以石匱夏月发润改制铜匣其重书训录书帙大小依通鉴纲目式不拘每月一册旧制第取厚薄适匀异日收藏每朝自为一柜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乙丑初

文皇帝命儒臣汇粹秘阁书籍分韵类载以便检考供事编辑者三十余人为卷凡三万有奇名曰永乐大典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钜

上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珠宝受之自后凡有疑郤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及三殿灾

上闻变即命左右趣登文楼出大典甲夜中谕凡三四传是书遂得不毁

上意欲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每为阁臣言之至是谕大学士徐阶曰昨计重录永乐大典两处收藏兹秋凉可处理乃选各色善楷书人就史馆分录而命阶等校督之

重陵寝

○嘉靖六年十月丙辰百户随全录事钱子谅各上疏请迁

显陵

上再下廷臣集议尚书席书等固以为不可已有旨报罢至是闲住御史虞守随复申前旨撰

皇陵正议数千言以进

上谕大学士张璁曰守随奏进

皇陵正议盖此举非常前已下廷臣及内阁两议皆云不可彼意盖恐

帝后各处乃朕失孝是亦忠意而朕所未信者恐一有差虞其为孝也不孝也夫古者君去国迁庙主而行主者阳也先人之精魂故谓之

神主墓者藏先人之体魄乃阴也是为玄宫地道尚静体魄贵安岂宜轻举我

皇考葬已八年一旦妄动岂胜震恐若于万年之后奉护

慈宫以祔

陵室何不善也卿与萼密议何者为嘉择而行之璁言

圣慈万岁之后当祔

显陵

上称善无何锦衣卫百户张得锦复上<足 毓-金 >请迁陵

上谕辅臣曰朕览张得锦所言虽是爱国之意但其意甚重前次多官已议二遍进言者不下六七人但朕未能中断今与卿等定可如何行朕所论之我

皇考陵寝远在数千里之外岂无南望之哀但闻庙者安先人之精神也陵者藏祖考之体魄也今

世庙既成祭祀有

主不但止于

陵前为可朕亦尝面承

圣母训告曰汝何不启请汝

皇考灵驾来京勿他日吾异此地朕惶惧无知乃谨对曰此举关系不轻子不敢便承命须待与大臣议伏请

慈尊安心勿虑是以每每未决朕意实以不动为当今欲启奉来京非为不可其于皇考圣灵岂不震恐又

梓宫近体得无露乎至于我

圣母之意惟恐幼子失孝故往往垂谕朕安敢弃而违哉但日间亦有一等小人胡言是非加以怨愁日我辈于此置立庄舍他日又随南此非朝廷不孝谁乎致以上烦

慈听以为怀忧夫为人子者岂得不立孝功以名后世而此事与孝政无干为子者于亲则顺志承颜冬温夏清或亲年老所行有差则容容进谏不违悖不乘危履险以爱身至于亲亡则守礼尽哀一如经制三年不改亲之善行继述遗志奉纪绵绵此所谓之子孝也又我

圣祖高皇帝初欲迁奉

仁祖之陵旋亦止之

太宗文皇帝迁都北京亦未迁奉

孝陵此

祖宗之盛典当取法之或曰当

二祖之时

双亲俱以上宾谓朕今时不当同也以

圣母在养可不早计夫朕虽无知岂敢忽略寔于昼食夜寐之间罔不转加筹虑深恐动之不吉一或有虞其过在何亦或于后千百年间奉还宝驾同祔

陵室未为不可所谓乘□即事也今也

世庙已成大典已辑而朕之孝有未尽者嗣也当大婚六年将逾储嗣未立实朕咎深德薄所致也亦或后之不德朕当自用省责特与卿等计或可就咨于议礼诸臣或下礼部议卿等可用心议详以求停当以裨朕愆得锦本批该衙门知道

○十一月庚子

上谕辅臣张璠曰今日朕朝

圣母垂泣谕迁

陵一事且有训曰他日是必以吾南随之可也除朕以前奏外欲将后日之计作以文书藏之世庙以示前年奏归之意今密预旨卿计可否璠对此乃当讳之事不宜预言

上复谕曰昨得卿回奏

显陵重事但昨朕面奉

圣母训曰五六年间只想皇帝启请

先帝梓宫来京不想今日重加修造已定不易之理但后日将吾以南遂泣下朕惶惧从容奏劝曰子不能奉顺亲意其罪实不可逃但

皇考安葬已八年矣一旦轻举恐惊灵驾子初命礼官详议亦未及此近来尝下百官议子又与内阁并建礼大臣亦将

圣母此意言之皆云可迁者已请为之陵与庙不同子虽冲愚彼诸臣者皆忠正为国之辈岂是其一而非其二也伏请

慈亲安心爱养尊体以享福寿此等之事甚非

圣母之忧子不胜待罪

圣母复慰谕朕曰皇帝何只这等说吾岂不知皇帝之心其

先帝奉迁之事委寔重大亦扰百姓但只他日是必将吾随之

先帝南归如是吾则无忧也朕复奏曰子岂敢不记之于中心

圣母既如此子当与大臣图之此等事非

圣母之虑尤非子所宜言也但慈训及之敢不奉对惟

圣母尊察朕因如此重事故昨语卿此言似轻易发之其实不得已也朕说识于

世庙又恐那时朕不在也故告卿欲卿记之朕入问于卿果他日之当要如朕所许亲言也卿其意作何为止可密言之以使朕尽心与力于孝耳璵言今日

圣母福德方升诚不宜务及后事若以

慈心尚未释然姑俟

显陵工完

皇上可代

圣母亲告

世庙期以万岁之后同居于陵则幽明之情两无所憾矣

上嘉纳之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大学士杨一清以

悼灵皇后安葬请恭诣

陵寝题

主因得展谒

宪

孝

武三陵少舒平生攀思追慕之怀

上报曰卿请欲命去题朕逝后主因而得谒

三陵足见追戴之至朕惟我

祖宗朝凡清明躬率群臣谒

陵展拜后因而遂命官行礼朕以藩服入承

宗祀其时当谒见

诸陵柰无为我计者久欲言之恐非知者言扰今因卿言特以语之显主事因重而各项来烦卿卿之首臣况在高年所不欲劳遣者朕心未安也如卿必欲去恐不免于劳夫前日更题

皇祖妣

皇考神主则用璫盞今用首臣恐弗宜后如别有事卿往则无不可卿其自思一清谢弗及因言

圣驾谒

陵系仁人孝子追远至情容臣查例待来春举行

上报曰昨卿以朕言及谒

陵一事为可朕常览

宣庙实录内载清明谒

陵及季秋巡边以为常年之例其失记某年清明每常奉

母后谒

二陵一次故敢言之后至我

皇祖考成化以后止而不行皆命亲王勋臣代为行礼卿云待来春行之今且备查停当议定仪注朕又惟天子奉

郊庙主百神今山川百神之祀皆是命官行礼及历代帝王者夫敬

天礼神国家所先者至于历代帝皇乃先圣君长继为人君者惟当追念

祖宗之德似不必远慕而卖名也然亦不可不尽之我

皇明祖训有云皆天子亲祀今已不及矣其历代帝王庙京师固无而山川坛则有也此等事议难说其致灾之由于此不无耳卿其复思之一清言

宣庙时曾谒

陵一次途间劝农恤民之事居多巡边虽有旧例非今日所当行

母后中宫亦不宜往其应祀神祇除

郊庙外惟

社稷当亲祀余则可遣官代祀

上复报曰卿昨备查我

□宗实录内谒

一陵事宜来闻夫我

高祖考时正当海内平康黎民安福故一切举事无所扰者今方灾变之时民不聊生惟当务所以安民之计可也岂复敢扰以事乎但朕所欲一展拜

诸陵以伸追感之情耳今岁不及且暂已俟来岁议行至于我

高皇祖考奉

母后谒

诸陵者乃言而及之岂可援为今日之行哉假如我

皇考陵寝在京或可仿行此未可必欲行也至于巡边一事所以振扬武事而今时亦未可也比时北夷始征定故我

祖宗不时而巡今无事之时何为而举亦非宜也卿所拟甚合朕心又祭祀一事朕亦知矣

○嘉靖十五年三月庚午先是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去岁已与卿拟定待

庙工告成方举谒

陵之典然朕惟因小就大即议

山陵之建一面做他工办物料及至

庙工之完正接而兴造之庶不虞旷人力其会勋时鼎臣瓚庭<木昂>五臣计闻言等覆奏

山陵重事必须精择请先命文武大臣率钦天监官审蔡停妥具图还奏

皇上方行谒

陵之礼亲自阅视

圣心允当然后择日兴工

上复谕曰卿等所议虽便未免少礼若因造山陵而即日谒

陵恐非敬

祖宗之意也今不可缓误岁时不必较朕意以为先一意举谒拜之典回复遣大臣相地还奏方朕亲往视之来岁之后或清明或霜降间修拜谒之祀以尽时思此非他余务比必当行之事又如山西

宣庙后

景皇帝亦当一拜之言等因奏伏蒙

圣谕仰见

皇上尊

祖敬

宗之诚请即于夏孟上旬展谒

上乃降谕曰朕以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降眷嗣续

祖宗大宝仰

列圣陵寝礼当躬谒

皇祖

皇考道所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其祭告

天寿山并

七陵朕躬叩首西山

皇高祖妣恭让章皇后

皇曾叔祖

景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寻于文华殿谕言曰谒

陵之礼必一同

圣母行令可即二十一日驾发到陵休一日二十四二十五二日行谒告礼二十六日又休一日次日往西山拜

二寝随侍行礼还京后妃宫眷俱当从其亟拟仪注以闻

○四月辛亥

上亲诣

长陵

献陵

景陵阅视语从臣郭郟等曰

景陵规制独小又多损坏其于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为弗称当重建宫殿增崇基构以隆追报及谒

陵还御行宫又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等谕之曰

七陵多有损坏当并工修饬长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等项宜各护以石台勋等请传示礼部议举从之已复谕礼部臣曰

山陵预建已定但朕恐德泽不曾沾民遽自图以重劳民力又未知将来议论何如朕心实愧惧今可敕问臣民许我否乃降敕礼部曰朕欲法

皇祖故事预建

陵基此故大臣已咨但恐众有未与者可行可止尔部官以及图之耆民可一一言之亦不必人各一疏但出同议者共之于是府部等衙门京山侯崔元宣城伯卫鐔侍郎郭韬等及百官并耆民高辅等俱疏言当建礼部覆闻

上曰既臣民合词所宜从之不必择日修理陵殿并预建陵基俱即以二十二日兴工朕当亲告

皇祖太宗遣告

六圣及

天寿山后土司工诸神总督等官各赐之敕

○五月戊辰

上谒

陵还召见辅臣李时尚书夏言于行宫谕以寿宫规制宜逊避

祖陵节省财力其享殿以砖石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旧殿九重法宫为之工力甚钜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乙巳初

上阅

长陵碑欲更

成祖谥号命钁木加碑上武定侯郭勋上疏以为宜尽礲旧字更书之可以垂永久上不悦曰朕不忍琢伤旧号顾不如尔心命礼部翰林院议礼部覆勋言是非请遵奉

圣谕如式刊制择吉奉安诏可

○嘉靖三十年六月辛巳礼部左侍郎程文德奉诏相睦妃何氏莹城因言金山一带塋地无余宜与故妃包氏陈氏同窆且二妃之逝已奉

圣谕令同一地为墓又言

宪庙诸妃皆同处者且省民力一分仁言惻怛闻者感动今圻域甚广附造为便上曰

祖宗成法当守王制亦当遵古世妇御妻数俱用九其自今以九妃同墓共一享殿而中为七室所司如议奉行

圣学

○嘉靖五年三月戊戌

上制咏春诗命辅臣费宏赓和并汇为一帙题曰咏春同德诗又亲序其首其文曰朕惟人君受命于

天其责甚重苟以逸乐为务虽有庶职分治不无忝其天子之位欲尽奉

天惠民之职必先务学以成其功志欲务实学必当师于忠信学德大臣以辅导其德行或徒以虚事终不能如乎经训何以化民为治哉朕于朝政之余勉为书史之学披而阅之虽不达其旨趣略有得于心强为作咏之功写而乐之虽不如其大意稍有习于体时丙戌春月几暇之后咏斯春之和煦忻逢

两宫慈诞并值佳期假为诗章以称朕意令告内阁师臣费宏为朕调理舛失既而宏益竭忠诚谓其得旨而又恭和朕志以进朕闻此将见

天心仁爱明教我君臣同务一德以成至治朕嘉悦之于是朕为一册诗十二首其前一章乃朕所作后一章宏所和之余皆仿此庶见虞臣之忠而有皋陶之诚也夫君以仁德为务为修臣以忠诚为尽为职实所难矣朕弗逮于德于学勉为乐道之意又夫作诗者尤为不易而朕昔承

皇考圣训凡百为学之功无不备谕朕尚幼冲而

皇考早逝继承

圣母教養始获勤学仰睹我

太祖

宣宗御制诗文窃领其要及得儒学大臣辅导开发于是自为强力不以文句用成章词以为慕乐凡所一切玩好虽以妨政殃民不无损吾心德耗吾元气皆不如口书图治为实乐矣既装且成故序其首为是勗耳

上制御注书经三要序曰先儒论帝学者以为读经必先尚书盖虞夏商周圣君圣臣相与讲明为治之道实于是乎在后之有志于图治者必即是而学焉乃可以收治平之效如至圆之不能踰规至方之不能踰矩岂有舍是书而能大有为于天下者哉惟我

圣祖以天锡勇智之资戡定祸乱创造丕基上接帝王之统而又讲究经史深探治道留意于帝王之学尝以洪范一篇特出新意亲为注角口羊禹箕武所授受九畴之旨灿然复明盖不徒歛福敷锡于当时而且欲后世子孙宝为大训建极叙伦于万世也朕自嗣极以来夙夜祇惧惟念

祖德绳

祖武焉是务朝罢日御经幄取典谟训诰之文命儒臣讲其大义庶几有得于心而达之于政以利泽乎天下而驯致乎熙皞之隆盖尝反覆四代之书信矣乎浑浑灏灏噩噩而有裨于君道也然又以为学贵知要不得其要则虽泛观博览释茫然矣得其要则约取近求心融神会自有贯通融括之妙乃于五十八篇之中择其尤者得三篇焉曰皋陶谟曰伊训曰无逸其言皆粹美而明畅其意皆恳恻而深长遂各为注释以衍绎禹皋陶伊尹周公告戒其君之旨开卷之间盖若与诸圣人都俞唯诺而相契于数千百载之上焉天人君为天之子居天之位必当钦崇天道而后可以永保乎天命也知庶官之所代典礼命讨之所出皆原于天而不可旷废怠忽则必能知人安民而庶绩之凝黎民之怀于是乎可致矣知天之降祥降殃由于善与不善则必立爱敬戒夙愆而山川鬼神之宁鸟兽鱼鳖之若于是乎可致矣知天命之永不永由于能勤与否则必念稼穡之艰难畏小民之怨詈而三宗文王享国历年之寿于是乎可致矣朕有志于治而思勉焉爰因注释之成而序诸其端云

○八月乙亥

上亲书大字十二以示辅臣费宏等曰法

祖安民奉

天行道福善祸淫且谕及

皇考昔年垂训之功今日勉学之勤于是宏等<跽 跪-金 >谢言

皇上之心拳拳治道虽游戏翰墨无不在于

天道

祖德民生政务真可比隆唐虞三代矣

○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朔先是

上谕内阁令翰林讲官日轮一员将经书通鉴撮其有关君德政事与修省之道者直录其义以赞所未晓庶心得其旨而理自通大学士杨一清等言自古经史大义尽具宋儒真德秀所撰大学衍义一书中请修

先朝故事日令儒臣进讲

上曰大学衍义可令直角□羊参以时事以开朕学若日逐进览恐不得精宜五日一进不以寒暑废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劳精神虚延日月一清等复请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逢三、八日以次轮讲臣等仍日轮一员侍班至于春秋月日和煦凉爽之时经筵日讲俱照旧规惟三、八日专讲大学衍义

上曰讲学为治之首君道当先朕虚怀以受卿等及讲官尽心讲说开诚启沃以资朕学卿一清免侍班贾咏等日轮一员如有召论不在此例至于春秋之时不必以三、八日可于该朝

两宫之日既免日讲只于午后进讲衍义庶并行而无废乃命侍郎温仁和桂萼张璪詹事董<王巳>侍读学士徐缙祭酒严嵩庶子穆孔暉谕德顾鼎臣张璧许成名洗马张瀚赞善谢丕更直进讲是日讲罢

上出御制五言诗一章自序其端以赐一清序曰大学本孔氏之遗书大学衍义乃宋儒真氏德秀所著推衍经义以羽翼是书其倦倦致力于此不过申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而献于时君欲君为尧舜治化淳厚以奉

天安民耳惜时君悦之而不绎听之而不能行也朕近日欲令讲官翻阅五经四书及通鉴以其关于君德治道直角□羊其义以资朕所未闻内阁辅臣奏谓经书微粤通鉴浩繁一日万几恐难于领会请以大学衍义进讲朕允其奏特于五月十三日始命经筵日讲官轮次进讲以开朕学盖其书纲举目张治乱兴亡罔不该括朕勉循是言为修己治人之则岂不大有裨哉呜呼真西山作此书于宋若今之以此书致君者非卿等其谁能乎朕不敏匪徒知之实欲行之尚赖卿等竭诚协恭辅导朕躬则衍义之功不在真氏而在卿等矣听讲之余感而赋此诗曰帝王所图治务学当为先下作民之主上乃承乎

天致治贵有本本端化自平人君所学者其序有后前正心诚其意志定必不迁吾志既能定理道岂复颠身修本心正家国治同然国治乃昭明万邦斯协焉于变帝尧典思齐文王篇万化修身始朕念方拳拳于是一清等各次韵赓和命集为一册题曰翊学诗

○七月壬午

上谕辅臣曰朕见顾鼎臣所讲洪范尽心指角□羊辞语多长恐温书之日有所失记可说与他着温书通角□羊之日少为删去几句从容讲说勿致慌速以发明朕心使有所得直角□羊揭帖内可撰写精全不可遗失庶朕得以览阅以求其旨义为治之助

○十月乙丑日讲毕

上谕辅臣曰今日讲论语又越了一篇朕知以为曾子将死之事故不讲但前日已有谕及今日又未讲夫生死人之常何可忌之如不可讲也照前写来若只忌其不佳还当补讲卿等议行又朕惟相让之风自古大臣之道朕日观侍郎董<王巳>讲筵之内行立之序行礼先后俱无逊让之体即此观之其心可知又每日讲书时卿等行礼皆六叩头自今后只是一拜三叩头退又叩头礼免了<王巳>之事可谕他知俾令务礼让以尽大臣之义

○嘉靖七年二月庚申命工部建敬一亭于翰林院镌

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列置亭中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南北直隶十三省府州县学一体摹刻立石其敬一箴序曰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谓也元后敬则不失天下诸侯敬则不失其国卿大夫敬则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则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临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广敬之一言可谓明矣一者纯乎理而无杂之谓也伊尹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口其推广一之一言可谓明矣盖位为元后受

天付托承

天明命作万方之君一言一动一政一令实理乱安危之所系若此心忽而不敬则此德岂能纯而不杂哉故必战慄畏慎于

郊禋之时俨神明之鉴享发政临民端庄戒谨惟恐拂于人情至于独处之时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诸事至物来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协所以尽为

天子之职庶不忝厥

祖厥亲由是九族亲之黎民怀之仁泽覃及于四海矣朕以冲人纘承丕绪自谅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尽持敬之功以驯致乎一德其先务又在虚心寡欲驱除邪逸信任耆德为之匡辅敷求善人布列庶位斯可行纯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朕因读书而有得焉述此以自勗云箴曰人有此心万理咸具体而行之惟德是据敬焉一焉所当先务匪一弗纯匪敬弗聚元后奉天长此万夫发政施仁期保鸿图敬怠纯驳应验顿殊徵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

天眷为民之主德或不类以为大惧惟敬惟一执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宁处曰敬维何怠荒必除郊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闲居省躬察咎儆戒无虞曰一维何纯乎天理弗参以三弗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已贤圣法言备见诸经我其究之择善必精左右辅弼贵于忠贞我其任之鉴别必明斯之谓一斯之谓敬君敬既修万邦则止天亲民怀永延厥庆光前垂后绵衍蕃盛咨尔诸侯卿与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谟主敬协一罔敢或渝以保禄位以完其躯古有盘铭目接心警□□易敬日跻一德受命朕为斯箴拳拳希圣庶几□□易孙底于嘉靖其五箴注一心箴茫茫堪輿俯仰无垠人于其间<耳少>然有身是身之微太仓稊米参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

来今孰无此心心为形役乃兽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动静投间抵隙为厥心病一心之微众欲攻之其与存者呜呼几希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从令堪舆是指天地说无垠是无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说道茫茫然天地广大无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仓中一粒粟米天地这般大人身这般小人与天地参为三才者非以形体而言惟其心耳盖心为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则百体四肢莫不听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则被声色所移物欲所攻便动与理反岂不于人道违哉故范氏之作箴虽是常言西山真氏特录于大学衍义之中以献时君宋君虽未能体察而为后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真西山发扬其孰能之哉呜呼念哉一视箴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操之有要视为之则蔽交于前其中则迁制之于外以安其内克己复礼久而诚矣视听言动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颐之所作也程氏说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后被物欲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视听言动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病之处居中而制万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视听德之不明不聪则言动皆违夫理然视若其首焉程氏说凡人于视不无被那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视无不明勿使外物荡其中常使中制于外可也书云视远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无有远迩视之如一辨其是非观其善恶以吾心之正为较察然后可免于昏乱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视为明而人君所视者尤为要焉果以此为则深为益也凡观其邪正辨其贤否不为奸巧之所惑庶几忠与不肖不得并进用舍不至于倒置矣呜呼察之一听箴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诱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觉知止有定闭邪存诚非礼勿听此程子言听之要说道视听乃为出言之机一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视之之道此言听之之道夫人之于视或能察之然又恐听之未善也目视之既善耳听者须尽善可也耳目之间视听之际均为要焉若听之不审则无以知其是非故听言之际当分别其邪正勿使甘佞之言从入其心心既受之必为诱惑书云听德惟聪即此意也盖人生之于天具耳目口鼻之体口之与鼻无所禁者惟耳目为重故以视听为戒朕论之曰口与鼻之无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与视听乃彼之不能先觉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尝之自能别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恶臭之自能择也目之于色爱其艳丽耳之于声则爱其音律殊不知艳丽音律口人为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觉故贤之于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觉知止有定谓既能卓然先觉则自有定向而人君之听尤当审辨之也书云无稽之言勿听又云庶顽谗说震惊朕师此皆听德之要也人君于听纳之间当辨其忠谗而已忠言逆耳近于违我谗言可信近于逊我不能审择其患岂浅浅矣但使吾心泰定不为谄佞之徒以惑则所纳者未必不可所屏者未必不当惟吾心审断之而已呜呼审之一言箴人心之动因言以宣发禁躁妄内斯静专矧是枢机兴戎出好吉凶荣辱惟其所召伤易则诞伤烦则支已肆物忤出悖来违非法不道钦哉训辞枢机者譬户之轴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说凡人所言必谨其妄出轻发如弩之发矢度而思之务求其中焉言易则至于狂诞言烦不免于支离非圣贤之法言不敢道之于口所以告来世之君子

也朕因而论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诸道理准诸经传然后可以为言也夫言以文身也书云惟口起羞大学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经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谓也人之于言必加谨焉而人君之言犹当谨之先儒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人君之发号施令皆言也令出之善则四海从焉一或不善则四海违焉故凡出一言发一令皆当合于天理之公因诸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己之聪明恃其尊大肆意信口不论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恶小则遗当时之患大则致千百年之祸可不戒畏之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呜呼谨之一动箴哲人知几诚之于思志士励行守之于为顺理则裕从欲惟危造次克念战兢自持习与性成圣贤同归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诚是念之实守是行之笃理即天理欲即人欲程子说凡人所动作便不可轻举妄动当审事机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细为其所当为然后动与道合无有坠失狂躁之病战兢惕励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谨之哉朕因而论曰凡人所动为当求合于道理察其当为与所不当为精别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动为尤重焉盖君者以一身为宰万事不可适己之欲与夫听信谗佞轻举妄动或恃中国之强而好征伐或盘游无度而残虐百姓凡此类者不可枚举姑说其大者言之一举动之间上违

天意下拂民心而败亡之祸随之是可不畏惧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呜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于程颐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辅臣张璪也颐之作箴其见道之如此而动于礼合宜朕未之宜君子必如矣夫今璪以此言而告朕与夫昔议礼之持正可谓允蹈之哉朕罔闻于学特因是而注释其义于以嘉璪之忠爱于以示君子之人呜呼箴之功宜不在程氏而在于璪也哉用录此于末云耳

○闰十月戊子

上谕大学士张璪等曰朕惟今已寒月例暂免经筵日讲但朕以洪范未终其篇故未循例暂免又恐卿等侍朝侍讲时久而心有勿安或有谓朕曰为学贵有终始亦在乎笃行不在其急迫与徒知也斯实至说但恐中绝而不能贯通今欲暂停经筵日讲待终其篇而暂止卿璪等不为例日轮一人侍班一人侍讲讲官该日进讲并鼎臣亦不为例暂免入朝参正入讲殿进讲庶得以从容进讲不得使气促讲而朕亦安听讲角□羊或得于领会矣璪等<足 毓-金 >辞

上复谕曰兹览卿等所奏昨日朕调讲学事宜谓除鼎臣等钦遵外卿二人仍如故得以心安者朕惟欲心安当先安君可也如此不过徒以自安耳斯不为定例计日可终宜承朕命

○丁酉

御制十六字箴曰卓尔之见一贯之唯学圣君子勗哉勿伪出示辅臣刑部尚书胡世宁因推广

上意为<足 毓-金 >角□羊上之

上嘉纳焉

○嘉靖八年十二月己巳

上谕辅臣曰朕昨思周书金縢篇未闻讲想因武王得疾为不佳亦通篇止说此意之始末又不可使缺其角□羊着讲官补撰成录来又尚书中所亡之篇今果存否朕欲闻之

○嘉靖九年三月甲寅

上谕大学士张璁曰朕近以新刻真德秀所着大学衍义卷之首记之曰格致诚正之方修斋治平之道用以识是书所以教人之方兹特以赐卿卿于辅赞政机之暇时为翻阅当以是书及二典三谟之言朝夕陈之璁<跬 毓-金 >谢因劝

上力行絜矩之道以孟子所言急先务急亲贤二语为法

上曰阅卿<跬 毓-金 >朕当勉之

○十二月丁丑

上以文华殿东室奉浮图像不经撤去之改设先圣先师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神位先圣先师伏羲等九龕南向周孔二龕东西向

上自为祭文行奉安神位礼并令辅臣张璁等及讲官徐缙等入拜礼毕

上御殿西室宣璁等谕曰朕奉先圣先师神位于此庶有所起敬起慕以为进修之地朕不聪赖先圣先师启□于冥冥之中然启沃交修之力实望于卿等罔朕□□等对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图治化臣等敢不敬承下风各赐茶叩头而退

上乃告于

奉先

崇先二殿敕谕璁曰朕以奉安圣师告于

祖考礼成朕惟

祖考圣师岂无以加教于朕者须卿等言兹可遍示尊罇时缙<□鼎-目日>臣诰孔暉言潮人各以经书大旨一章既讲角□羊之尤要启沃之实交修之诚切于身心政事风俗民情为目前紧要者来陈勿相通谋人各自献其诚庶不负朕所望焉

○嘉靖十二年八月甲寅

御制作字诗示辅臣曰闲提月管试新毫饱醮乌香溅碧醪只是心正教笔正莫用研思起妄劳次日复赋诗曰摹临一纸恐非真书再三篇未费神大哉虞训深吾契为教嗣是重臣邻命大学士张孚敬等俱和之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丙辰

上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兹文华饱新但九五斋书轴未成精一堂额未悬朕惟此冠裳所在欲更定其名今日卿等可与礼官往视东室绘敬一二字及诚意正心四字西取汉文帝止辇受谏唐太宗纳魏徵十思<跬 毓-金 >为图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辰礼部覆湖广道御史徐九皋奏请博采历代遗书及皇明名儒著述储之中秘因请

上于万几之暇召见讲读侍从诸臣咨论经史

上曰书籍充栋学者莫知所用心亦虚名耳苟以经书所载者躬修力践致治有余何以多为且此心不养以正即召见无益也其已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三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四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节俭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己亥光禄寺少卿宋镗奏本寺上供器皿多留中不发以致供应不敷请严行查核

上曰光禄寺供应器皿俱系小民脂膏造办甚为可惜见在宫者令尽数发出以后每日照原进数发与该寺官厨收领仍令本寺官用心查考出入有损失欠少指实参奏

○嘉靖元年正月丙寅工部奏光禄寺岁增内用薪炭之数

上曰此皆出诸民力宜申谕各署官厨诸役加意樽节爱惜勿得妄费重累小民

○嘉靖五年二月甲寅朔御史雷应龙言光禄寺岁供鹰犬肉并虫鸟菘豆葛秫费民财以千万计请悉罢之

上曰朕即位以来凡百玩好不经耳目惟欲慎德图治以安民生鹰犬虫蚁一无所益每岁畜养乃耗费以万千计该管官查数以闻已御马监及豹房鹰房诸司上所畜禽兽之数

上曰鹰犬虫蚁等项俱系无益之物徒费养给所司量留可用者余悉纵遣之鹰房内臣以

祖庙献新请量留鹰犬备用

上不许诏自今献新品物悉依会典事例供办于是召民分佃养鹰地土九十八顷七十余亩悉垦为田徵其租银输之太仓出养鹰官军陈璋等六百二十五人罢还原伍

○嘉靖七年闰十月乙亥

上谕阁臣曰内承运库以金宝珍珠段疋乏用为言但他每所言亦是为公用朕不以珍宝为尚况我

祖宗朝所积岂尽无之今稽察寻检委的缺乏用度若论所用甚多每遇一节进

两宫并赐用首饰数副计用金一次该七八百两珍宝该二三千颗块岁以常为如前者

圣母徽称冠顶等项及造册宝共用金千数百两珍宝千余颗块当时不敷朕欲与

卿等说着户部即时收买朕知该部及言官必不奉行将谓朕好尚金宝不免烦扰又不济一时之急遂将旧造成稍轻物件卸毁凑用此虽是过费朕亦不欲如此惟尽孝诚可也但皆是

累朝进用之例未敢去之段疋亦不可缺今年又该给赏宫人冬衣并进

两宫等项又每节进用之数不下万疋如某宫圣诞节亦不下数百疋皆非内侍诱朕之为亦非朕贪好之过卿等看了票来行若今年冬衣或令暂歇待来岁给赏亦好谦德

○嘉靖六年六月戊辰

上谕辅臣曰昨夜西城被火今日值

圣母观莲之日此虽

祖宗旧宫朕亦不敢忽欲罢此举奈已奏请

圣母知有不可已朕心存是惧亦欲卿等知之卿等撰来后序其中一句以昭一代明良之典卿等竭诚尽忠匡辅朕躬此于古之良臣无异但朕冲昧之资深愧以明言之夫岂不欲法帝王之政以求明哲之在躬然而德薄学疏不能及也亦欲卿等知悉

○十一月丁丑

上亲制显陵碑文成以大学士杨一清张璠翟銮藻润有劳召见文华殿各赐一品衣金玉带一清等<足 毓-金 >谢

上手答曰览卿等奏谢称颂甚过阅之再三朕深自愧比因追念先德粗述数语又赖卿等赞成特酬劳绩耳銮奏有放勋二字朕不敢当云

○嘉靖七年三月甲申礼官上<足 毓-金 >请率百官贺河清

上不许辅臣杨一清等复以为言

上报曰河清称贺事前言已详卿等复欲称贺撰呈致词来看已见忠敬不必行可忠朕非因周相之移怒也况卿璠尝力告朕云恐群臣疑朕因相一人而迁怒朕岂可复拒之乎且告谢本出朕诚若复欲贺之则朕假以祭告为由求群臣之称子也况今日经筵讲官亦言之朕昨览之初欲令另撰但思讲官所撰卿等润色似不必弃之可也其中谦以履盛一句最好可见忠爱告君之词朕甚嘉之致贺断不必行卿等当钦遵朕意则忠过于贺也慎勿行贺已一清等复言遣祭之旨已出不可中止

上曰卿等复以告谢河清为言夫卿等云人君之心与天流通一言既出则

天鉴神知不可已也但人君之言委的不可轻出朕昔释程子之箴亦尝闻传说告高宗曰惟口起羞今日朕出狂言一至于此是朕自取假若果合于道岂有周相之讥而朕本意实出于诚因礼官请遣谢河神朕遂思之河神不过司其地命则出自

上天特祭一念以告卿等咨之可否卿等议拟以朕往不可只遣告并丹陛行礼为宜将欲行之乃被非人沮之今不可行朕言既出口

天地河神必鉴知矣今被口徒非毁则

天地河神亦必鉴知若朕有一毫夸诞之心不诚之念应招咎惟望

天鉴皆加朕一身但愿勿及臣民朕之本心也卿等勿烦言之至于称贺朕决不受今言官既先诋之而朝廷又下狱问罪而朕何颜受贺乎卿等股肱辅弼之臣当舍其私邪尽忠持公以夹持朕幼人为治可也勿得惑人之言大小相庇则过于称贺之心也

○七月丙申

上谕辅臣张璠曰前日卿尝言欲将朕谕内阁说话编集成帙名之曰嘉靖政要者具见忠爱至意夫朕凡有谕内阁言不成文但以我之实言与大臣议论非他人之言也何有可取焉纵使有可行处不过卿等赞成之非朕能也卿意恐后日散失切切为虑似当从卿所请而朕恐人评汝所为之自复纂编尔古者有左史右史之官历代因之我

圣祖创翰林之制亦有编修修撰之名但未见居此职者尽乃事云况

累朝亦如是今朕若行必有曰事事皆更非自伐即不逊也故以是而未敢即行他日朕身后史臣必言之史之可否不过一出之公而已非公则鬼神亦察之一向未及复语卿知兹用谕卿知之

○嘉靖十六年七月戊子礼部以

万寿圣节有旨免贺上<足 毓-金 >固请

上手诏曰朕所以不受贺者

上天示戒谨身殿未补葺一也内殿未建

祖考神位未回二也

圣母暂居宫城之外且疾痛未愈朕心不宁三也三者有一旦不可况集于此时朕安便受贺乎生辰岁一值之今年暂罢卿等宜承朕意与贺同也

慎起居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学士杨一清等以

上视朝太早恐劳

圣躬奏请如古礼以日出为度或遇大风寒日暂免

上曰卿等所言真师保爱君至意迩来内外百官偷闲怠惰不能勤事故朕以身先之庶足以警化耳古礼谓辨色入朝日出而视之不独为息养之计是亦防微之一道也

○嘉靖八年十月甲辰

上以久不视朝谕阁臣曰朕闻君逸臣劳夫逸者纵恣宴安之谓也朕何敢尔因自幼受病率五七日而角口羊今者病深痰火间作故早朝多废不视事者一月固欲假此静养以冀消除尤为

郊祀二年不亲心甚不宁故专一摄养以俟

大报恐群臣不悉朕意谓朕放恣自肆其谕礼官播告之

○嘉靖十三年四月乙丑大学士张孚敬以

圣母及

圣躬不豫<足 毓-金 >问起居

上曰

圣母之疾是为朕病而心烦热燥致此不必他疑而诊视正因是焉方明甚咳

母闻一声心痛一倍曰何不着我害欤故忧爱日夜焦煎火之生热不容不致疾也昨日以祛风之剂用之已渐退矣至于朕之疾今辍政宫中甚逸耳咳仍不得除元气已渐复饮食已如旧只是时或咳举不论坐卧之间虽睡熟亦顿省咳之出恰似胸胁之间有如线路一般上冲便嗽一顿今宫中已如故只是常行一般不似有疾者朕恐久之为伤心亦念及此其他寒热之物忌者忌之寒凉还用方得角口羊热物俱除已酒亦怕饮饮不过半小钟是非酒致之况素不嗜欲自病五月后妃未进御是非欲色致之早卧宴起次其起居是非劳致之不审此疾如是之甚他药亦不常服恐生他恙亦无可奈何也卿所言以悉故兹以复

○嘉靖十五年二月戊子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元旦更衣偶为风寒所中不能强起近虽稍愈但比日雨雪气候如冬朕体素弱尚当谨摄祈穀之际暂命太傅勋摄行之文武官员各宜用心办事今内奏贼扰外报虏情司兵食者尤当竭思以早靖之朕非宴怠所以爱养此身庶几精神充盛储嗣可冀耳卿官典礼可遍示群臣知之

○嘉靖十八年五月乙酉

上谕礼部曰昨者朕襄

皇妣大事已就止候玄宫掩闔卜吉祔

主于

皇考之庙目今盛夏溽暑朕且静息如

郊庙有事不敢自逸余日暂罢早朝待仲秋之月视事开讲如故近岁以来朝讲屡罢匪谓无因盖自十三年之病咳余两月朕因调复元气保惜此身以奉

郊庙甫余三年果得元嗣非爱护精神何致焉近岁虽畏寒暑视昔差可所若足疮为患每一诣

慈闱輒祭痛累日及我

亲昇遐乃遂脱去此可见朕无爱日之诚今虽痛怨咎莫之何也百司庶职因朕废朝日久多有偷安自肆全不事事者朕久知之此谕下敢尔复踵故习必罢不叙礼部其宣示群臣使明悉朕意

厘毙政

○正德十六年四月甲辰给事中徐之鸾上<足 毓-金 >条陈新政要务

上嘉纳曰大臣自陈已有诏旨无功封拜之人亦令自劾其内外引诱蛊惑奸党着科道官查参各衙门毙政俱遵诏旨改正行

○六月庚寅诏都察院申明

累朝禁例凡都城内外诈冒皇亲太监名目拦截桥道私开店舍指称内府包揽钱粮者令巡城御史及厂卫缉捕究治枷号发遣仍行南京及南北直隶浙江等处抚按官一体禁约

○七月壬戌兵部言

先朝太监总兵官奏带随征书办皆冒边功得升除官职宜依诏书裁革乃<跬 铤-金 >郁金赵滋等十有四人差别情罪以请

上曰此曹冒滥名器大坏治体降黜发遣俱如所拟行

○己巳兵部覆御史张仲贤陈守卫宿弊<跬 铤-金 >请严革皇城各门守门忝设内官内使其额内应留者严示禁约勿令科害卫士有不如令及觊复用者逮治之

上命禁约如成化十八年例仍饬守门官及卫官有犯者论以重罪

○嘉靖元年五月丁未户部请裁省上林苑监提督内臣

上是其言诏内臣照弘治间员额存留其占种地土草场悉令改正养牲种果蔬人户除供应正役外一切无名徵求通行查革毋滋扰民

○六月庚寅初

上登极诏书已查革冒滥军职至是锦衣卫千户刘琐等复行奏辨兵部覆琐等皆正德间违例奏带之人既经查革夤缘觊复宜治以罪

上是部议命弘治十八年以前升授职级如故正德元年以后升授尽行查革再有奏扰者罪之

○九月丁卯工科左给事中安磐言

先朝内外巨奸如张忠刘养韦霏魏彬王轮甯杲等虽幸漏网得全首领然恃其货赂或夤缘左右以觊复用乞

圣明加察预防

上曰先年乱政坏事之人貽累

先帝罪恶深重新政之初姑从<■ 宀十见 >遣黜今后但有夤缘交通者即系奸党听缉事衙门密切访捕科道官指实劾奏不许容隐回护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壬寅宣府总兵张达上<跬 铤-金 >请以舍人尹秉衡等三人自随

上曰奏带冒功先年毙事既屡有明例如何故违兵部其参阅以闻兵部奏请戒饬达而勘秉衡等罪

上念达以边事效劳置勿问而革尹秉衡等因命诸将有到任岁久与素在边而违例奏带者悉查革之

定国事

○嘉靖六年十月壬戌礼部尚书桂萼上<跬 铤-金 >称修通惠河不便请改修三里河

上以问大学士杨一清及张璁一清言通惠河因旧闸行转搬之法可以省运军之力宜断行之勿为浮言所阻璁对亦如之

上报曰览卿密< 璁-金 >具见忠爱朕居深宫外面事情何由得知卿辅导元勋正当直说庶不失了政事萼所奏必有惑言伊輒听信不但误了朝廷之事亦失了大臣谋国之意彼< 璁-金 >朕看数遍亦知不可欲直拒之非待大臣之礼故谕卿等票来行意在其中矣我

孝宗伯考时已命整理令修此河不意当时黑青为异夫黑青之起非为修河盖湾里住的乡民正恐失利乘此为言俗呼为嘛唬卒被破事当时若有一识事刚正之臣告我

伯考曰黑青之异原非修河道所招奸诈之徒乘机营利惑及愚民不可堕其诈计伏惟刚断而行之如此

伯考岂无聪察哉前日勘官回奏停当已有旨待春暖兴工朕亦恐言者有左说破事而萼即为首也夫萼与璁替朕趋害赴京功为等也若论识时利达事体则萼以十不及璁二三也朕意欲降一密旨与萼云昨卿奏开河一< 璁-金 >足见谋国至意但前已有旨了况

先朝亦有成筭不必改议恐起营利者扰事卿< 璁-金 >朕留览故谕未知可否复与卿计

○十一月丙申大学士张璁等言天下之事修举与纷更大有不同几微之间理乱所关惟

圣明审所取舍然后臣等得尽其忠

上批答曰览卿所言具见持慎至口卿以导辅朕以谨饬身谅无所失不必过虑惟慎终如始也他人有泛高不经之论卿宜明指可否告朕庶不失于扰乱我

祖宗良法善政无可更者惟守而行之可也前日黜科道考翰林预弭后患耳不容姑息余无可议今当修之务正要整饬边备以制御夷狄重究赃吏以伸雪民冤此朕所在怀也卿可展布忠诚匡朕冲昧萼等各宜酌审而为之实不可自陷也

○嘉靖七年正月丁酉

上以所定服制与辅臣张璁议行因谕曰昨以卿回奏之事朕具知悉夫制虽君出欲其行必贤臣也非阿顺比道行须君臣共图然今日内台占官奏云木星逆行留守井宿朕问曰主何云法令急天下更改朕又曰何为之角口羊云无可角口羊者但有奏更旧制者愿勿纳之朕思人事作则天道应而所应有休咎之徵焉人事有差

天必预示之欲图改耳岂有成事而教之乎若人事将兴果合理情

天必以象勉之也今尚无所更之者朕深恐奸猾者借口耳政之善不善不在乎求人许与不许但幸来世之贤士圣人必毁誉之也所以朕三问之于卿此服今可行乎或待之岁月行可乎是朕疑而来决也卿当直对勿讳要尽心可也朕又闻外面愚民歌谣

十笑其讪诽朕躬忿毁大臣东厂已访获当问理朕思之童谣虽小事其中言词可疑必有造意之人故朕欲穷治先谕卿知

○六月戊戌

上谕辅臣云日前卿等重录明伦大典前序但初稿已是卿等看润过今所录来朕见删去数字及二三句未知因何去了似仍用之方得明白用问于卿又昨卿等请那金台此些恐太深奏事官有低微音者不能听得今已移之亦复卿知又

太庙祝词今所更正于礼最善我

祖宗亦鉴之然深恐无知好辩之徒是古非今耳卿等须说出此意庶免扰事也又甘肃抚谕夷情敕稿未见撰来又团营内官见有张永朕欲且不必添人二人行事不免彼此以为是非如今且着他一个但要李承勋大作主张尽心为国事成之后另处又郭勋为人其实不知何如若论彼才器能武兼文委有可用其他不过同列嫉之一者恨之而已通上数事卿可历告朕知慎之者

○嘉靖八年正月壬戌

上以诸司所上弭灾<跽 毓-金 >示阁臣议处因降谕曰吏部等衙门会奏本其大工杂役须要依拟定夺

仁寿宫工程虽似不可缓恐川广夷民被扰激生他变并逐件事宜卿等虽拟票封上朕未细晓其可行与□卿等便逐件开例其宜朕览施行兵部等推来经略边务文臣可不必差夫虽云经略不免劳扰军民卿等勿谓斯其循例之举见今虏贼出没不时士卒须养其锐气不可使之杂役边务只着巡抚粮草着管粮官各用心经理务使有备彼果尽心虽十事亦或克济不在多用人亦无益事也

○嘉靖十一年九月庚申

上以灾异召辅臣李时等至文华西室谕以引咎修省之意从容语及人才

上曰过犹不及于是时等因退而条三事上之一曰务安静二曰惜人材三曰慎刑罚<跽 毓-金 >闻

上报曰卿等谕忠体国朕具知之近来臣工议论烦多国是靡定令各加修省务在安静以成中正和平之治其事关所司者俾从实举行以称朕意

○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丁巳御史曹怀上<跽 毓-金 >乞下诸臣前后章奏令所司斟酌议行

上曰近日边务纷纭所司题覆每每循情依违议论虽多实行者少户兵二部其即于近日各官<跽 毓-金 >内采其事关兵马钱粮有裨实用者会同该科详定归一务实拟行毋一概题覆

正祀典上郊祀

○嘉靖七年正月壬午

上谕辅臣□昨朕以大祀斋三日内于各寺宫观庙宇烧香问于卿等得回奏已朕

复检会典内

郊祀斋戒内一条云当日本部官同太常寺官于城隍庙发咨仍于各庙焚香三日所开止云各庙未及宫观寺宇朕惟各庙亦非与者而宫观寺宇尤非也不但为妨

郊祀恐于诚意及致淆乱卿等亦以为不经之礼岂不渎神今可预谕礼部太常寺云朕惟

郊祀乃我

圣祖敬

天报本重典近每闻奏云各寺宫观庙宇烧香三日朕心有未安恐非我

圣祖初制亦恐间乱斋诚自今年

郊祀始不必于各寺宫观庙宇烧香庶致精纯以钦祀事礼部太常寺知道卿等看了便拟传帖稿子来行

○嘉靖八年十二月辛巳

上谕礼部朕惟尊

祖配

天莫大之典近来

郊祀告

祖止就内殿行礼原非

圣祖初制来春大祀

天地告

祖配

天当于

太庙行礼礼部因具仪以明年正月初二日

上亲诣

太庙具祭服行礼自是岁以为常

○嘉靖九年二月癸酉先是

上问大学士张璁朕闻书称燔柴祭天又曰类于上帝孝经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夫天即上帝以形体主宰之异言也朱子谓祭之屋下谓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见祭天之礼况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处似非天也又问大报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坛当与夜明坛异可也且日月照临其功甚大今太岁等神岁二祭而日月星辰只一从祭焉朕疑之卿言其所以璁对曰前代郊祀分合不常我朝洪武十年即圜丘旧址为坛以屋覆之曰大祀殿合祀

天地

列圣因之以

太祖

太宗并配说者谓上为屋即周之明堂下为坛即周之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国初按古礼用春分秋分朝日夕月今不复举行盖缺典也

上复谕璵冬至祀天圜丘夏至祀地方泽亿万代不易之理今之大祀殿拟周之明堂或近矣如以为即圜丘实无谓也日月运行以成岁功止一从祭不得专诚以祭之其可乎今宜讲永璵复备述周礼及宋熙宁间陈襄苏轼刘安世程颐所议分合异同以对且言

祖宗之制已定今无敢轻议若夫朝日夕月之礼具载存心录并祭祀礼仪

皇上若欲讲求以复礼制无不可者

上因锐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

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问大学士翟銮具述因革以对复问之礼部尚书李时时请少迟以月日待人情相信然后议行

上意犹不已仍卜之

太祖复不吉议且寝矣会给事中夏言请举亲蚕礼

上大喜以为古者天子亲耕南郊皇后亲蚕北郊适与所议郊祀相表里因以言奏示璵言因上<跽 毓-金 >言国家合祀

天地并配

二祖俱不应古典宜令群臣博议礼科给事中王汝梅等诋言说非是

上切责之乃敕谕礼部朕惟祭祀重典不可不慎朕每奉行大祀之礼见其仪制与我

皇祖始制不同虽行百数十年原非立制垂宪之者乃系更定之文朕以冲昧之人幸绍

祖位当夙夜战兢以守成宪为天下先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孟轲氏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朕固不知礼不知道不学不聪经书明训圣贤格言岂敢不勉为守行我

祖训又有明谕曰后世子孙勿作聪明乱我成法朕岂敢身犯

皇祖之训自速口祸哉但义理不容不尽而心之所获又不可自默今将

郊祀事宜开条于后尔礼部即日刊刻分布文武衙门大小官员都限十日以里各以所见具<跽 毓-金 >上闻不许隐忍含默一朕惟

天地有南北郊之祀古之礼也我

皇祖初建之制今当遵复一朕先以斯典重大预告请于

皇祖得报有过月之文遂未降前制遵我

皇祖圣辞是日夏言即以农桑二事来上正合南北郊之意实非人为非邪徒能言也朕遂敕行言于前月二十九日又以大祀更议之奏来上此又合过月之义朕所以未

下言奏于所司者欲俟察

社毕降敕施行本月初四日王汝梅等奏谓言之奏不可夫汝梅等非真心爱君慎重之意或有使之亦窥测朕意耳< 跬 铤-金 >内明年伏俟敕旨未见明降此言不过谓之前奏即日施行是朝廷所欲者此奏四五日不下必有疑难之意我当沮之耳大小官员不许附和为言谋为朋聚止许以自己所见上陈一王汝梅等所言姑举一二言之彼谓虞书类于上帝为有虞祭天地之制夫曰类者乃以仿于祭天之礼而行非祭天之常典故谓之类彼又曰召诰中外用牛二分明是合祭天地矣夫用二牛者一帝用之一配位用之非天地各一牛也破乱大事之心胜故贼道叛经至于如此又援丘浚乖谬之言为可据难以志数或一有谓

天地合祀乃人子事父母之道亦为夫妇同牢之义此等言论褻慢神祇渎事祭祀无礼之甚莽贼之辞决不可用一朕闻朱子曰古者天地一定不合祭其祭天时岂可将许多神祇都排作一堆祭斯言正大足可万世为法一或为郊乃祀天社为祭地古无北郊夫社乃祭五土之祇犹言五方帝耳非皇地祇也明矣圜丘方泽之制具在周礼则南郊祀天北郊祭地又明矣社之名有不同自天子以下皆得随所在而祭之故礼亲地之说非谓以祭社即谓方泽祭地有谓社亲之所以母道事之天尊之所以父道事之此语牵强于义不合一朕闻宋儒苏氏日月尚可从祭圜丘皇地祇反不可从夫祭天主日配以月皆在天之神月虽为阴却位列在天皇地祇自是本位之主此说只是牵强一今之所谓不可者不过曰朝廷多事粉饰太平变乱成宪轻议

祖典万一祸变之来天下有声罪之者悔将何及谁任其罪不出此耳又或有心知其事是而口道其非者或阳为其可而阴议其否者此等之徒不但欺朕亦且误国务要着实吐露真言之一或谓数年行之无故一旦起此意恐不可失朕祇奉大祀今已九岁仰蒙

皇上垂鉴俯赐来享敢违之而兴变乱实欲尽赤心以答报耳夫人君以修德法祖亲贤爱民乃为报

天之实尽职之要不在仪文度数之间此朕实惟盖在己之诚也若谓无故而更此言非诚心夫待其异变是何心哉况朕此意已闻之

皇祖

皇天亦无不鉴之理不敢避人而知止敬

天耳若以近年灾变亦以极矣本虽朕招朕致政典亦无不关况天尊地卑一定之道岂可并隆近年地数震异有不安之象亦不可不求其所以一大小官员都着依限具奏不许隐默三品以上并六科十三道翰林院左右春坊勋戚武都着自< 跬 铤-金 >其余依衙门为限连名具< 跬 铤-金 >尔部中集议以闻

○四月戊辰礼部上群臣

郊祀配典议谓

二圣配祀

天地百十余年天下之人习所闻见一旦分配恐骇听闻
皇上必欲尽如古礼圜丘方泽既为报本之祭则请如
圣谕俱奉

太祖配主于大祀殿乃我

太宗所创今顾不得侑享于中臣等窃恐

太宗之心有所未安其祈穀之礼似宜仍奉

二圣并配斯于

祖训人情两不为失

上复谕璵曰

二圣之祀典未有并配之制又因今日始当奉

太祖独配孟春之祀朕原曲处特名祈穀实存

祖制况又非明堂可比当如

仁宗之旧一应事宜务从俭以尽事天之实卿可遵委曲之道依朕此意行之璵对
天地并祭诚为庞杂若

祖宗并配原无可议又况既有大祀殿又建圜丘同兆南郊盖非礼制如臣愚见莫
若因南郊大祀殿以祀

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报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万一雨雪届期亦可备而成礼北郊建坛以
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之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彝典也不可庞杂故臣将顺

皇上为之

祖宗者一代之

祖宗功德俱隆并配

天地当代之定制也孝子兹孙不可轻有议拟故臣不敢将顺

皇上为之且今日月迭变风霾浹旬四方饥荒父子相食周礼救荒之政在于青礼
弛力斯礼之议本为敬天勤民民穷既极天象又彰若如

圣明初意暂行罢议

天地

祖宗寔共昭鉴

上报曰卿谓天地乃古今之天地分祀三代之典彝其崇敬天地至矣谓

祖宗为一代之祖宗虽是从周之意却视我

祖宗为何如人原

祖宗之意以何者为之孙敬我假如

天地合祀

二圣并配是我之制今从之是遵我矣既正分祀天地不敢庞杂是敬天地矣却以渎礼事我其视我为何如耶今日正求精一中正之道庶尽敬

天敬

祖之诚卿当重思之昔蒋冕等凡遇灾变皆以为大礼所致如以今日之变为郊议之应则凡前之灾异适中奸邪之口矣朕见礼部新旧制之说已知推避之意既而思之此事原非朕之本意遂直任之不责彼欺耳乃下礼部<足 毓-金 >且责之曰

祖宗并配在礼为黷耳尔诸臣屡不奉命同为谬论本自内阁所生力为阿从无敢可否借言遵守沽忠卖直但朕所定所穀原因曲全

祖制委与明堂举事不同依拟奉

二祖并侑二至之祀奉

皇祖高皇帝独配一应事宜俱从俭详拟以闻

○嘉靖十五年九月戊辰

上以祀

天享

祖礼宜崇重乃谕礼部嗣后奏进祀册于奉天殿行礼如朔望仪又四孟时享当以立春等四立日行尚书夏言因议上奏礼仪

上曰大报首重诸祀朕已亲定义一帙永传为法取进历义用朔云四海孟以时始日行还临期告闻

皇祖

○嘉靖十六年八月壬子

上在

太先殿谕大学士夏言

方丘以夏多雨

神御位俱设有幕架独

圜丘未有恐方冬雨雪其传所司制造

上帝位用圆制

太祖配位及四从俱用青色纁丝油幕

○嘉靖十七年十月甲子

上以天垂景云躬叩

玄极宝殿毕诣

南郊以恭上

上帝尊称預告于天神地祇还御奉天殿敕谕礼部曰朕以口服藉

皇考

圣母积德乃大蒙

天眷嗣主华夷十复七载一政无为独怀感戴大造之仁祖本之重可无仰酬于心今乃特竭朕衷左右<言恣>谋于三五大臣且合词同情闻之臣庶敢以一念之微上报兆命之主兹已同卿等預告于神祇恭取来月朔旦亲率臣民趋诣

南郊拜上

皇天上帝泰号册表于

圜丘是午复诣

太庙加尊

皇帝御谥圣号为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

高皇帝

高皇后慈谥懿号为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庶报

天报

□之微诚聊耳少罄焉尔礼部恭具大仪来闻敬哉敬哉

○十一月辛未朔

上诣

南郊恭上

皇天泰号册表曰嗣天子有道玄孙明王臣

上言伏以洪荒暝昧弗知大道之原混沌蒙默罔识人物之本若此于斯生民何有洪惟

上帝判立阴阳肇生人物辟宰三才掌握万化统天制地神祇悉赖于君临运圆括方群类咸蒙于大造历古今无已之神化作乾坤有永之祖根肆好生之德巍巍于生民而立主简大命之求切切乃命之以为君昨当中夏之艰眷我

高皇之德授之宝符作主生人迨传统继世已踰

七帝兹洪图大服巨锡微臣嗣明历奉

郊庙一德莫有居辟位代天工万罪皆积戴简眷之渊深荷仁生之岳重切念臣至愚极昧甚<耳少>最庸非但未肖于前王尤愧无及于

祖宗之毫末者也兹者臣感恩铭首拜眷刻心不量凡庸之资钦举无前之典祇上太号玄称曰

皇天上帝仰我

天慈俯纳臣荐居高赫然而赐鉴享圜丘丕祀于亿年听卑昭矣以垂歆佑斯明基业于万世顺五纬于圆清绥八荒于方浊世嗣生贤兆民蒙福臣无任冰渊惶污不胜仰

奉祇答

天恩之至谨言礼成还诣

太庙恭上

太祖高皇帝尊号册文曰臣伏闻自古受命之君躬接于天万世不堕号称太祖然历选前辟功德高大未有如我

皇祖之盛者也是故舜禹受禅乃揖逊而有其位汤武传业犹放伐而取诸人钦惟我

太祖高皇帝当夷狄据华之秋实天地易位之变乃奋扬神武取中国于冠裳臧裂之余恢闡圣文明王道于纲常沦斲之后扫弥天之虜于宇内经百战而帝业成翦群雄之乱于四方不十载而天下定得国之正视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维新匹虞夏而艰难事倍殆与辟乾坤于混沌肇人纪于伾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礼作乐经文纬武仁恩溥于万类教化行于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圣神之极功则又兼总百王高视千古独立一代卓乎无前者也不有显号其何以昭公议于千万世乎玄孙 早以冲人纘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可名言兹者不量颛蒙敢效摹拟谨恭奉册宝加

上

尊号曰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伏惟

圣灵在天鉴观有赫垂庥委祉佑启后人祚我皇明与天无极谨言上

高皇后谥号册文曰臣闻后妃德侔于天地式奉神灵之统闺门化洽于邦家允惟王教之端三代之兴罔不由是然关雎化微徽音益远汉唐而降懿德罕闻乃若辅圣承天赞元干化笃生

成祖再奠丕基则自上世以来未有若我

高皇后之德之功者也国家百年阴教明章内治成顺溯源徂委厥有自来敬惟我孝慈高皇后有生至德作配

圣王懿范贞容母仪天下嘉言善行风动万邦左右

庙谟有参赞运筹之力服劳女事历艰难创业之劳不妄杀人之言与孟轲之训相发无忌布衣之念与无逸之书同旨大哉

仁圣之德旷古鲜俪载籍所传莫斯为盛也已臣 永慕慈恩名言莫罄谨恭奉册宝加上

尊谥曰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伏惟

慈灵昭鉴享懿号于无穷保我子孙赞

祖基于永世谨言是日

中宫捧

高皇后主助行亚献礼文武官命妇陪祀

○辛卯冬至大祀

于

圜丘礼成

上还御奉天殿文武群臣行庆成礼毕诏示天下诏曰朕闻洪荒草昧三才未立追厥开天辟地于惟

上帝宰御焉载稽往元丑乱我夏于惟

皇祖高皇帝出焉次建宝图以成

高皇之烈者我

太宗皇帝也申启明运以光前勋之盛者我

皇考功德焉于是庆钟泽积至今日朕方当冲昧之年丕受荷肩之重耿末弗肖祇叨荷于

天眷洪深愚暗不才钦感沐于

帝恩隆大位处王公士兆之上君临四国万姓之尊图报称于

上帝

皇祖

太宗

皇考之心终日思惟十复七岁矧人君称皇取莫大之义于天又复自谓曰天子而推崇如事父之情何未之思且苍昊旻上未尽高覆广遍之极是以朕特竭愚念已于此月一日上辰祇具册表亲率臣民趋诣

圜丘拜上

皇天上帝泰号即复恭思万类异物皆本乎天朕为民物报本事天之心既少少尽矣惟人之本非祖而何用是因追本之诚亦实昭我

皇祖丕烈古前所无者故就一辰奉册宝偕皇后率臣妾躬诣

太庙崇荐

皇祖圣号曰

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高皇后肇修阴教允辅天德加荐慈谥曰

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复惟

太宗皇帝克成

太祖洪业功备创守前于九月十一日加尊号为

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初以季秋大享之典所关为民谢福王者大事式循经义之正特举宗祀之章况我

皇考玄德升闻辉前启后宜荐

宗称即此之十一日恭上

尊号为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宀十见>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是月二十一日
祇大享

上帝礼于宫右乾隅之

玄极宝殿奉

皇考配

帝兹者六气始复之辰九举大报之典主璧是奉仰

上帝已垂歆祝帛是将荷

皇天之锡鉴朕衷欢戴莫罄名言臣庶同情敢稽

天颺特覃大赉之恩敬布好生之德于戏事

天事

帝而事

祖考

郊大报与

堂大享以同伸报功报德而报生成皇矣

天皇矣

祖考斯并尽庆艳神人忭极民物泽流

帝惠有血气者其思之以尊亲言露朕情凡见闻者宜念哉而祇绎布于华夏播彼
夷戎钦哉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敕谕礼部曰朕惟三代之礼至周大备后世治不古若
乃因陋就简焉朕究览古初斟酌百代惟文武是宪是式故郊正分祀庙隆特享宋儒朱
熹所谓大事者朕崇重之惟是季秋大享于明堂此周礼重典与郊祀并者也数岁以享
地未定特举祭于

玄德宝殿朕诚犹未尽惟兹

南郊旧殿原为大祀之所今礼既是正则故构不当褻留昨岁已令有司悉撤之朕
自作制象立为殿恭荐名曰泰享用昭寅奉

上帝之意

正祀典中庙祀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大学士杨一清等言

皇上每早视朝必先瞻拜

奉先

奉慈

崇先三殿嫌于太繁自今第宜每日令内侍焚香朔望及四时节候

圣躬亲往各殿行一拜三叩头礼庶礼仪适得乎中而起居有节又忌辰古礼迁主祭每止于其所当忌而不他及今

帝后并祀亦非礼宜改正

上曰览卿所奏甚见诚爱孰肯言之夫子孙之于祖父竭尽其力犹不能报其万一何敢以劳为言况君人者既以一身上主

郊祀次则

宗社又次则百神其重如此人之精神有限纵虽强力之人其能胜乎我

太宗时始建

奉先殿当时止

五庙神位日虽拜之止五拜今

九庙神位

奉慈三室

崇先亲庙穿绕往来登降阶级所行十三拜礼凡遇节令祭告忌辰计三十四拜朕素禀清弱拜毕言语促喘前年病起益甚不能如仪卿所议察礼精当朕采纳施行乃作忌祭或问曰昨夜更定

内殿祭祀礼仪何为也吾答曰斯举亦是重事吾昨因见此礼太烦特录其仪以与辅臣杨少师张尚书议彼二臣一闻之叹曰斯礼外庭不闻制典原无开载当要裁定之吾又咨于杨张二臣彼复考议当行礼仪开具呈进且曰愿不必疑虑行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尔等所参酌之议吾已知之足见辅导爱君之意但恐罔议经义好辨之徒将为异议虽不足以惑君子而谗譖之言大舜尚亦惧之可下之礼部会翰林院参详议拟来行庶使他辈无言矣二臣复奏曰斯礼也乃朝廷家人父子之间所行原非外庭所敢议不必如是只断之可也吾又答之曰卿等之意朕固知矣实虑奸諂之徒破乱我事将归过于朕此虽不足计较达礼者必知之须卿等具一<足 毓-金 >来可也彼遂与同官四臣具奏已下该部知之是足以服人心也问者曰斯礼仪自

太宗文皇帝相传至今百三十余年胡可率尔改之乎吾答曰汝之言即是招异之言也我

太宗建

奉先殿固率初制然礼本以义起正因

太庙不便忌辰朔望并时节荐献行礼故于宫内建此殿原是节劳之意至我

皇伯考始有

奉慈之建吾嗣大统遵照其意乃有

崇先之建夫杨张二臣告吾曰斯殿也非庙也如即为庙亦贵清静必不可日日开门而渎神也周颂清庙鲁颂閟宫亦无有每日开门瞻拜者也故此等礼仪决当改正吾亦思之孔子有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先儒释之曰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

所不忍故也至于三年之丧已尽则当思改之夫子孙之于神令当念其恩德何可忘之奉先之道本于孝诚若夫琐琐之礼至于如此当正之也故吾从其奏也问者曰斯礼仪行之既久恐不可改也改之窃恐

神灵不享如人心之惊骇何吾答曰人子之于亲当竭其力劳而无怨此子之职分也吾何敢辞其劳简忽不敬但观诸繁文之礼有不可强为者也彼他人言之则曰擅改旧章简宗庙祀礼若在吾同道之人则曰斯举也深有裨益先人之制以为永世之典且使后之来者可遵行而无替也杨张二臣曰礼道贵可传可继斯之谓也夫为礼烦渎则

神灵必不享故敢历正之也此实为正家奉先之道于以化行四海何畏乎愚暗小人之讯人心何有骇之乎问者曰盍将日拜之仪试言之吾答曰自吾即位以来循习旧仪日至

奉先殿九室

奉慈殿三室各一拜后添建

崇先殿亦如之但因乙酉冬吾疾起体力弱更定

奉先总四拜

奉慈总一拜

崇先亦一拜虽每思其口甚至去冬方与二臣言之问者曰比旧时

列圣虽不往有遣亲王代拜今既无昆弟又无亲王在京是必自勉之吾答曰汝问了这一日这几句说到极处今彼所欺者正以吾孤幼耳其在

祖宗朝每日正命亲王代之谓之上庙吾今论之此实殿也非庙也纵使为庙亦不可如是二臣云如即为庙亦贵清净吾遂论之庙者奉

神之处也必按礼行祭有时陈门有时启此方可妥

神灵之栖也若日日启扉朝朝展拜而时则不时也故吾敢谓当更之也问者曰此论固是经制似近于遮饰也吾答曰君子所为必从礼君子所图必务远何遮饰之有在吾之身纵强为之但恐后之来者将必不能继也问者曰既决之何犹豫不之行也吾答曰斯乃吾不能执其刚断者也实吾之过此则无辞焉但被言者挠之问者曰所更定礼仪有何据乎吾答曰今所更定者皆据先儒程朱二子之言也问者曰朱子家礼可于卿大夫士家行之于天子家恐不可也吾答曰昔孔子自裁法度以为治邑之道哀公问曰此法可治吾鲁国乎孔子对曰不但鲁国可治于天下亦可治以此观之则朱子家礼亦如是也夫卿大夫有家士亦有家庶人亦有家而天子亦必有家若谓天子无家是无本也大学之道修身为家之本齐家为国之本治国为天下之本未尝无家也今我

祖宗定制而

内殿者家制也

太庙者王制也内殿之礼不过家人父子间所行故因之参用朱子家礼之制也

庙祭者严大庭之礼有君臣之义其制最重故

庙祭则百辟陪祀太常行礼至于
内殿之祭不过以义起之因孝成之非与
庙同而家礼之用舍朱子之制何所求哉问者曰所论引证虽至倘于
祖训有违哉吾答曰汝言甚善教吾勿陷于过也伏睹我
高皇帝垂训曰后世子孙勿作聪明乱我成法吾每读至此敢不惕然悚惧但
奉先殿之建
文皇帝固因
高皇帝之制然行礼仪文典章不载亦无
明训不过示子孙以起孝敬率
祖之行念
祖之德图报无替拳拳之意耳非

祖训中开载故吾敢因时损益亦是继志述事之意于我太宗垂示之道或有裨益
而万世子孙庶可继可传也问者曰既如此今日
列祖忌日之祭何不将礼仪历正之行之吾答曰嗟吁此正为破礼之徒阻挠之也昨吾
因斯礼之改特出其仪付之司礼监太监鲍忠谕云尔等便率各该供奉者前去演礼忠
承旨持仪退复来奏云早奉传旨但亲祝文未降吾答曰祝词吾已亲撰付内阁看润去
矣待写来与汝去忠退少刻而张佐等八人皆至奏云礼仪已习之但恐不可百年以来
至于今日胡为之更改也吾闻此言即知其但异议以惑人也遂答之曰我
祖宗朝内殿之仪见今开载何典记云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

太祖设六部内礼部所司者一应礼仪皆系掌之
太宗设内阁以为备顾问专辅导未有礼仪出于内阁也鲍忠云只照圣意行之可
也吾遂呼其名曰汝一人见从是必知礼也不必再论明日还照旧行待吾别处佐等退
实因此而挠之也问者曰汝止信杨张之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古者建师保之官职专辅
君之德保君身体谓之师保之臣事无内外之分皆当与之故杨张二臣克尽君之道以
保爱吾身之如是也故吾亦信之况考之礼经稽诸先儒法言皆合故吾从之行也问者
曰既坚志信从何不行之岂亦以佐等之言而复有畏心乎吾答曰君子临事无不敬吾
为人君又当敬而又敬可也何畏之有哉问者曰既若是在佐等之意恐君口过举亦是
爱之之心何便拒之也吾答曰不然果爱吾者当于事未形之前匡之可也何必待演礼
之后方兴此说哉汝之言孰欺软问者曰斯言固是恐礼实不可更也何不熟思之吾答
曰汝此言不过悦吾之言也夫君臣行事岂无熟虑吾已与二臣问而又问虑而又虑汝
不必将此意为吾告也问者曰既能熟虑今日不应有此阻是虑乎非虑乎吾答曰吁哉
晚矣吾尝三与二臣言是必一会议然后可行彼二臣之心只知有君不畏他党故力主

之信与不信者在达礼不达礼也此虽是二臣致君之诚而吾自失之过也问者曰彼所执奏不过止为少四拜及不拜余位故非别为也吾答曰我

太祖之制

庙殿虽曰同堂必曰异室故止宜于所当忌者之位前致祭其别位不祭此家礼所云也且如今日我

皇高祖考忌辰只宜于本位祭其别位无与也若一概祭之于卑者犹可于尊者反轻之也二臣云若一概滥祭岂不烦而渎乎斯之谓也若论拜礼程氏曰家祭凡拜皆当以两拜为礼今人事生以四拜为再拜之礼者盖中间有问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诚意则当如此至如死而问安却是渎神令却计拜之多寡于义全不之顾可乎问者曰旧于忌日之祭亦俱服袞冕今欲更之浅淡衣服得非过为轻重乎吾答曰如今

太庙四时岁暮之祭则当服袞冕若于内殿时节之祭服之亦未为不可于忌日则不可也古礼忌日迁主而祭所谓迁者亦是迁诸庙也盖庙祭当吉忌祭者乃口也故朱子家礼云忌祭变服吾因之也且内殿行礼既无太常供事又无陪祀之官纵使天子服袞冕似缺助祭百辟非相继之道也且记云孝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今既不迁主则取其义于当忌之室服淡衣服再拜可也庶礼情兼尽也问者又曰兹所论固善何可得而行之吾答曰帝王有事必询及左右大臣询及卿士及庶人询谋佥同然后可行也岂止一己之私乎先儒云非天子不议礼斯言也施之大道之世未敢有讥议也今之世愈降而道愈微奸巧喜功之人各主一途所以天子被其讪大臣被其谗卿士被其制庶人被其惑此等小人愈无忌惮肆张邪说故吾敬慎之也问者退吾述此语者与其知礼者共之呜呼艰哉又补说曰或有言

内殿行礼有忌祭有时节有朔望有致荐何以忌祭为名吾曰凡此皆轻而忌日重也故以忌祭名之他皆统之也又附论曰朕本以宗口荷

皇天明命眷佑<耳少>躬位为人长诸凡奉

天法

祖之道罔敢违越正是

内殿奉先之礼每为之虑日拜本烦忌祭本滥是朕不敢不因而损益之也且如朕固是昧弱之人纵使有亲王在京或有诸昆弟命之代行朕敢谓不如不拜之为敬也以其亲瞻拜言之礼祭神必齐恐无日日齐者之礼岂不渎乎以命亲王代拜言之夫兄弟父子之间虽是一气至亲其实性异也彼岂无劳而怨乎其未必如我之诚敬也不如不拜之为愈矣孔子曰祭如在又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朕凡于祭未敢不敬以祭先言之孝子之祭祖先日致其诚敬思其音容故临祭恍若在位心正身整则祖先未有不格之享之也况内殿不过追孝无穷之意其祭享之典诚在于

太庙

世庙也四时岁暮凡五享之矣若夫内殿之仪岂不诚烦数哉故凡时节朔望及有

事当遍告之其忌祭止合某位忌则某室前祭可也其日拜之礼又是为太渎也人情既得

神必鉴享我

祖宗将锡福家国庇我后昆端在此矣记云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所谓不踰节者吾故制之也张尚书凡三年可传可继之者吾制之礼则合之也呜呼能达礼者幸其察哉复为之序曰忌祭或问之作者以寓朕制礼之意也夫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贵得其中和然后以尽礼之实也其至大至重矣凡夫祀

帝享

祖礼

神交人朝廷燕仪皆须执其礼存其诚乃可尽人君之责耳朕仰承

天眷嗣

祖宗鸿图夙夜兢兢罔敢怠逸近因与内阁辅臣详议博考稽订经义裁为奉

先之礼中值阻滞之徒朕不得不亲为辩论以辟邪说是以此录之由述也若谓朕伐其私能与人争辨失帝王之体朕岂不知但今时之人至愚极顽不敢不言之如此岂可塞耳屈颜甘受其讥也若谓朕作此言将肆行己见变乱训条则朕岂敢

皇天

祖宗想垂察之奚足琐琐为言也是为序

○嘉靖十年正月丙戌敕谕礼部曰朕惟

郊

庙之祀未有不同所以尊事

天地

祖宗者也惟

太庙享祀制宜未称孝敬之情仰惟朕

太庙高皇帝重辟宇宙肇运开基

圣德豊隆

神功伟盛顾不得南面居尊甚非所宜当朕

圣祖在御固宜尊

德祖居尊其在今日当以朕

圣祖为始祖居

始祖之位每岁孟春行持享之礼自

太宗而下并各居一幄而仍同日行礼其夏秋冬三享仍于太祖之室相向行时裕礼如今之制仍于季冬行大裕礼以

德祖居尊及

懿

熙

仁三庙合享于

太庙亲王功臣俱配食于两庑岁暮自是节祭归之
奉先殿行礼

世庙止行四时之享罢岁暮之祭亦归之

崇先殿行礼即择日預告具仪来闻钦哉故谕

○庚子

上亲定庙享礼成为文告

太祖高皇帝曰惟我

皇祖应

上天之眷求作下民之元后洗涤胡垢再造乾坤瞻
神功之浩浩睹

圣德之巍巍冒覆八埏光被四表臣 本以口人仰荷
天命我

皇祖余祥遗泽流沾愚穉之资俾承

皇祖之统敢不勉进学业率遵

圣范思我

皇祖未正南面之

庙享曷伸孙子之至情固知

皇祖推尊

祖考之心至切然其于所尊

皇祖者如何而后伸焉今敢昧万罪庸竭一诚拟自今春始凡每岁孟春行时享礼
夏秋三时行时禘祭礼俱恭奉我

皇祖居尊南向又拟每岁季冬之吉行大禘礼奉

德祖居尊以及

懿熙仁三祖合享于

皇祖庙亲王勋臣于两庑配食其岁暮元正之祭于
奉先殿行礼如清明仪伏祈

圣鉴矜宥狂昧之罪俯垂

来格暨惟锡贶后人敷福臣庶臣 下情不胜恳激奉告之至

○九月己卯

上御文华殿东室召大学士李时翟銮尚书汪鋐夏言面谕曰
天地百神祀典俱已厘正

宗庙之制尚未尽善夫父子兄弟同处一堂在礼非宜我

太祖初立四亲庙后因合祭天地乃始定同堂之制今当复之时等对曰
皇上曾言祀典当正庙制难更且古人庙制卑小今
太庙规模宏伟一旦改作恐事体重大未可轻易言曰各立一庙虽古礼但一日遍
祭

九庙恐

圣躬太劳

上曰今且言庙制未论行礼朕拟日祭一庙不必遣官亦可言曰古礼恐难尽复且
庙皆东向

上曰尽如古礼固难但大体却须依据异庙乃各全其尊此当依者朕欲不动大殿
只用两庑为之釜曰两庑南北岂能容都宫寝庙

上曰不必如此只存其义可也时曰不动大殿则寝殿亦不须动

上曰三殿俱不动朕思

皇考南面专享世庙之祀而

太宗以下

列圣乃西面不得专祀书称豊昵朕心未安时等俱顿首曰

圣谕及此真圣人大孝之心也言复奏曰

太庙两■隙地无几

宗庙重事始谋宜慎须是度量地势广狭方可拟议

上曰卿为礼官其即具奏行

○嘉靖十三年八月丁未以南京

太庙灾召礼部尚书夏言至平台赐之敕令宣示府部衙门集议重建事宜敕曰南
京

太庙或建或弗建宜何所定朕惟

太宗既迁北都为子孙万世之业则南京

太庙不必重有或谓

太祖初定之都子孙当思慕功德不可废朕则以

太祖定北都传已

六宗矣能守

祖宗洪业传之无穷岂有南北之分也即

太宗所定都

太祖在天之灵未尝不歆顾于斯且一天下作

二主

一庙岂合礼与义哉人又谓承天尚有

献考庙将非薄

祖厚亲欤朕则曰承天之庙

孝宗所命建藩邸旧也故不敢云之亦犹南京

奉先殿之比此与

世庙不同且今南京祇存百官有司不巡幸不举时祀徒有庙社耳此与周家三都三庙之同建者今昔意气不侔也况

祖宗神灵惟于子孙是依是凭岂有隔数千里之远能将朕之诚敬乎今北都立万世之业则当为万世之图使其专一于此庶几

太祖永歆必不以再建庙为歆也敕尔诸臣其集议之言退而集廷臣议请以南京香火并于

奉先殿其

太庙遗址仿古坛墀遗意高筑墙垣谨同启闭以致尊严

上曰南京香火并进膳之仪礼部查议以闻其原庙址如议筑垣时加巡守并各靡宇永不得修整著为令其在京

庙制速处物料择日兴工承天

家庙勿称庙可仿

奉先殿意曰隆庆殿用别轻重之意

○九月辛未

上欲建

九庙以问辅臣张孚敬李时孚敬等对

九庙正礼当行无疑前岁第以年月未利姑徐徐之尔

上曰原说明年利俟临期会议今达礼者少不必会议恐招多言可即量地广狭摹拟<矢见>制寻谕礼部尚书夏言令阶在工诸臣郭勋等并内阁礼工二部同诣

庙廷视计制用物式庙寝不必相去远即前堂五间向后大许接寝室三间义亦在矣诸臣奉谕遂议于

太庙南左为三昭庙与

文祖世室而四右为三穆庙群庙各深十六丈有奇其

世室殿寝视群庙稍崇而纵横深广与群庙等

列庙总门与

太庙戟门相并

列庙后垣与

太庙祧庙后墙相并具图进览

上以

世室当隆异其制谓诸臣所拟未尽令再议于是言等请增拓

世室前殿视群庙崇四尺有奇深阔半之寝殿视群庙崇二尺有奇阔深如之<矢

见>制闋钜夔与群庙异

上乃报允令所司预具物料以来春仲月始事

○辛卯以孟冬享

太庙先期命侍郎顾鼎臣霍韬捧

主会二臣皆有期功之服自言期功服轻且闻丧已踰旬月之外礼不当避

上曰所言亦当但不以私妨公可也然湏分别轻重令礼官考议以闻于是尚书夏言执奏丧服之制人情所由生今二臣尚在哀中不宜与

宗庙吉礼

上然之诏鼎臣韬回以侍郎黄宗明林庭<木昂>代之且令自后

庙享前五日太常寺即奏捧

主官十余人以请

○嘉靖十四年正月壬午

上召大学士张孚敬李时礼部尚书夏言至文华殿西室面谕曰今拟建文祖庙为世室

世庙字当避孚敬曰

世庙等号原奉钦定矧已著之明伦大典颁诏四方似不可改

文世室须别为名耳

上曰然则称

文庙时曰古人最重宗字既有

太祖庙

文皇庙宜称曰

太宗庙亦百世不迁矣言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世□称

太宗庙最当其余群庙不用宗字

上曰群庙何称孚敬言皆以为当用

本庙号他日递迁更牌额可也时曰不若只用昭穆字一曰昭一庙二庙三庙穆亦如之免迁易牌额

上以为然欲加一字为昭第一庙复问孚敬言何如二臣谓仍用

本庙号为重

上从之仍谕三臣曰

皇考世庙以迫近河水久议移改今当同

七庙之吉兴工但今

七庙以统于

太祖又限以地势<矢见>制颇杀今拟

世庙重建于

太庙左方实与

太庙切近亦须少杀旧<矢见>于

列祖之庙不至相踰庶免丰祔之嫌可于二月四日礼部会官相度来闻

○二月甲寅先是

上召礼部尚书夏言至文华殿谕曰清明节既遣官上

陵行礼

内殿复有祭祀似涉烦扰卿宜从容讲明越数日复召对于文华殿言退而上议请
罢冬至中元

上陵而以秋祭改于霜降之日与清明礼同其

内殿不复设祭

上曰

内殿祭仪已别谕卿同辅臣议奏上

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于

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诣

陵祭祀各衙门官不必去著为令寻谕言内殿之祭并礼仪不可不讲而作之以成
祖典非朕好变卿还同阁臣共议之朕开于后

一清明中元朕生辰冬至正旦有祝文乐如宴乐一

两宫寿旦皇后并妃嫔生日皆有祭无祝文乐

一立春元宵四月八日端阳中秋重阳十二月八日皆有祭用时食旧无祝朕增告
词耳一如上各祭旧但于一室一拜止中室跪祝毕又四拜焚祝帛朕近岁更就位四拜
献帛爵祝毕后妃助亚献执事终献彻饌又四拜礼毕一忌祭旧具服作乐朕思此不甚
吉礼况当哀感之日更浅色衣去乐

○三月乙酉

上召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同对文华殿议及

宗庙祭祀

上曰祭以厥明视事为敬其脱履入殿恐古人礼意与今不同宜考议以闻言等覆
请自今

宗庙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时陈设神宫监先时洒扫所司设燎

庙廷锦衣卫具仪卫如常

皇上不必脱舄陪祀等官俱用洁净新履供事制可燎罢之

○四月乙未

上谕尚书夏言曰

内殿礼仪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赐百官不落夹之例此当议改日行已复谕
曰礼记月令篇谓是月麦先熟以荐寝庙今可据此义岁以孟夏之五日荐内殿赐百官

仍其米食造如旧名麦饼卿可与辅臣议闻于是言及大学士张孚敬李时奏曰四月八日例赐百官不落夹者相沿释氏之说于礼无据及考礼经月令篇是月荐麦寝庙盖重五谷之先以荐新也兹蒙

圣谕仰见

皇上据经析礼不因故袭俗得先生遗意可垂万世法请著为令许之

○十月己亥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前以

皇考庙比世室之义即名世庙今分建

宗庙惟

太宗世祭不迁恐

皇考亦欲尊让

太宗世之一字来世或用加宗号今加于

考庙又不得世宗之称徒拥虚名不如别议卿可会勋时慎议以闻

上复谕言

皇考庙名卿可会二臣看详如题曰

献皇帝庙庶别宗称且见推尊之意于是言等谓

圣谕允当庙以谥名既合周典而

尊号昭揭又与

列圣庙号同符请敕所司恭制扁额择日告悬并以谕议宣付史馆从之

○十二月丁酉

上谕辅臣李时尚书夏言曰

奉先殿不胜旧矣朕意欲新之时曰请俟

太庙工完并新

崇先殿

上曰然第今须预备料材耳复问神牌当置何所言请暂设

太先殿

上曰然则

崇先殿牌当奚置牌与主不同朕拟奉之宫中二臣谢不及至是

宗庙成

上申谕曰

神主奉安后

奉先殿

崇先殿神位宜暂奉安

景神殿以便来春二殿之修可即于是月举行

○嘉靖十五年七月庚午议迁

三后神主于

山陵

上谕礼部尚书夏言曰

陵礼制故严

庙中一

帝一后

陵则二三后配葬今别建

奉慈殿不若奉

主于

陵殿为宜且

梓宫配葬而

主乃别置近于黜之非亲之也此关典礼其会议以行言乃会内阁覆奏

上曰然此与

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

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时之祭舞乐俱无于是定议是

孝肃太皇太后神主于

裕陵

孝穆皇太后

孝惠太皇太后于

茂陵

上复谕言曰

三后神主称

皇太后

太皇太后者乃子孙所尊称今既奉迁

陵殿实同

帝后之列揆之名实于礼未宜似当更正卿其会翰林院礼科详议具闻言等因请
改题

孝肃太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肃贞顺康懿光烈辅天成圣皇后不用睿字

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穆慈慧恭恪庄僖崇天承圣皇后

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称

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佑圣皇后俱不用纯字从之

○嘉靖二十二年十一月壬戌敕谕礼工二部曰朕惟礼时为太祀典国之大事也苟不安于人心终难协夫礼意我国家

宗庙之制自

太祖肇基之初首肇

四亲庙其后更制时奉殷荐同乎一室当其始事岂不博采遐观卒从同堂异室之<矢见>以示酌古准今之议暨我

成祖定制于兹

庙寝之营率遵其旧百数十年以裕以享緝于纯嘏则有由然夫萃之为享其则不远曩因廷臣之议咸称

七庙之文是用创兴以从周典乃所司讨论不详区画失当

成祖以六世未尽之亲而迁处迁世室不获奉于三昭

仁宗以穆位有常之主而移就左宫遂致紊于班祔

武宗朕兄也不得同为一世顾居

七庙之中有妨七世之祀揆之古义斯为戾矣往者回禄之警天与

祖宗实启朕心兹当重建之辰所当厘正以图鼎新又我

皇考睿宗庙于都宫之外朕每事庙中

考庙未备岂有四亲之内而可缺考乎虽每于裕祭同享而奉

主往来深为渎扰兹礼官等会议欲奉处于

孝宗同庙虽为兄弟同世之义然题扁各殊终未为妥朕是究是图惟遵

先制其永无愆夫礼非天降乃起人情

祖宗列圣欢聚一堂斯寔时义之为顺者兹当建立

新庙仍复旧制前为

太庙后为寝又后为祧时裕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向奉迎

成祖及

群庙我

皇考睿宗献皇帝神主俱同堂而序享献既毕则奉

列圣主各归于寝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

列圣在天之灵欢忻鉴享而克伸朕瞻事孝享之诚矣可如期兴建尔礼工二部如敕奉行

○嘉靖二十四年六月癸巳礼部奏

庙工大体已完细节未备乞暂举秋享之礼于

景神殿

上曰

太庙之工尔辈原计以秋祭时可成今既告成更又何待朕虽非长者而自为变诈其何以交于神明昭穆不序何得成王礼其亟择日安

主具仪以上朕疾不能躬事或命太子或命官摄行其仪节一如

先庙之旧后所增诸仪悉除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四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五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太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正祀典下群情

○嘉靖八年八月壬午

上谕礼部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严祭祀之条于

皇明祖训内山川诸神之祭皆无遣代之者后以出入不便命官行礼今灾变多端宜祷于神以祈转化是年秋祭山川诸神朕欲亲往其为朕具仪部覆旧山川等祭例于中夜行礼

圣驾先一日出郊宿于斋坛祭毕复俟侵晨回銮计越两日方可毕事臣等以为祭有大小礼有隆杀若祀山川礼仪与祭天无异非所以明品秩而尊神灵宜比祀先农例先时斋戒至五鼓

驾出诣

郊坛味爽行礼百官陪从其侍卫仪从悉依今春祈祷之仪

上曰祭祀重事不可苟简祀神之仪须有隆杀人君事天若事亲礼神犹敬长应行礼仪仍详议以闻议上有先期遣告

太庙及是日迎神送神诸礼

上曰庙告官不必遣其迎神用两拜礼送亦如之部复奏洪武十年

太祖高皇帝祭山川诸神

上亲行中七坛礼余坛以功臣分祀及详祀文内载月将城隍等神俱为一通则两庑六坛俱在祀内似可免分献又近年遣官行礼亦无分献者乞

圣裁报曰祝文如旧两庑遵我

太祖钦定典礼东庑遣大学士翟銮西庑吏部尚书方献夫各行祀行礼驾回作乐如例

上复与辅臣杨一清等议所服欲用皮弁一清等考之会典集礼中俱不载服制疑未敢决既而见内阁所藏存心录内载祭太岁风云雷雨岳镇海滨仪注

皇帝具皮弁服行礼因上言

太祖高皇帝载之存心录正与

圣谕相合

圣祖神孙一道非臣下所能仰及宜下所司著之令甲使后世有所遵承制曰可

○嘉靖九年正月庚申

上谕礼部朕以冲昧入承

祖位敢不率由旧章以免愆过顾礼义之实重且大焉朕每以祭

太社

太稷奉我

太祖

太宗配窃有疑焉夫

天地至尊次则

宗庙又次则

社稷此次序尊杀之理也奉

祖配

天则正矣又奉

祖配

社岂不失其序欤或谓以祖配社乃亲亲之道也此我

皇祖时礼官之失也又谓后土勾龙氏乃共工之子祭之无义夫勾龙氏有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犹以后稷配稷同也未尝论其人况父不善而可恶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尤为弗当屈其所尊义实不安兹乃不可不正之典亦非变更者宜如我

皇祖高皇帝之制

太社以后土勾龙氏配

太稷以后稷氏配详议具奏礼部言祀事重典请集多官会议

上曰尊

祖配

天具载礼制并无奉

祖配

社之文卿等亦曰未闻其他异论之徒不足为较第宜求之人心可与否耳夫人未
有不同不过是昔非今破乱吾事卿等既恐持论不一其亟集廷臣议同者列名具

<足 毓-金 >异者自<足 毓-金 >以闻于是大学士张璠翟銮等议皆与

上意合

上遂命先期择日躬告

太庙及

社稷礼卿时告

后土勾龙氏

后稷氏设坛行礼其神牌即行成造具仪以闻

○八月甲申

上谕辅臣曰廖道南尝言姚广孝弗宜配享

太庙夫广孝在我

皇祖时建功立事配享已久或不当迁口处更但广孝系释民之徒使从诸功臣并食于

德祖

太祖之侧恐犹未安礼官虽曰遵畏成典实非敬崇

祖宗之道卿等其加思之于是礼部尚书李时同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于大隆兴寺内每岁春秋遣太常寺致祭

上从之

○十一月癸巳初

上因纂祀仪成典谕大学士张璁凡云雨风雷之祀以及

先圣先师祀典俱当以叙纂入璁因奏言云雷等祀及社稷配位俱蒙

圣明更正但先圣先师祀典尚有当更正者请于大成殿另立一堂祀叔梁纥而以曾哲颜路孔鲤配之

上以为然因谕圣人尊天与尊亲同今笾豆十二牲用犊全用配天仪亦非正体其谥号章服悉宜改正卿宜加体孔子之心为朕详之璁遂言孔子宜称先圣先师而不称王祀宇宜称庙而不称殿祀宜用木主其望像宜毁撤笾豆用十乐用六佾叔梁纥宜别庙以祀以三代配公侯伯之号宜削只称先贤先儒其从祀申党公伯寮秦冉颜何荀况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杜预吴澄宜罢杞林放蘧瑗卢植郑玄服虔范甯宜各祀于其乡后苍王通欧阳修胡瑗蔡元定宜增入

上命礼部会翰林诸臣议编修徐阶<跽 毓-金 >陈不可

上怒谪阶福建延平府推官乃御制正孔子祀典说示礼部云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非王者之位焉昨辅臣张璁再<跽 毓-金 >请正其称号章服等事已命礼官集翰林诸臣议正外惟称号与章服二事所关者重亦关于朕者不得不为言之孔子当周家衰时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乃切切以王道望于鲁卫二国二国之君竟不能行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后世至唐玄宗乃荐谥曰文宣加以王号至元又益谥为大成夫孔子之于当时诸侯有僭者削而诛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生既如是其死乃不体圣人之心漫加其号是何心哉自我

圣祖当首定天下之时命天下崇祀孔子于学不许祀于释老宫又除去塑像止令

设主乐舞生用六佾笾豆以十可谓尊崇孔子极其至矣无以加矣时存塑像盖不忍毁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礼官之议增乐舞用八佾笾豆用十二牲用犊而止拟乎事天之礼略无忌焉夫孔子设或在今肯安享之乎昔不观鲁僭王之礼宁肯自僭祀天之礼乎果能体圣人之心乎决当正之也至于称王贼害圣人之甚夫王者以有是德宜居是位尧舜是也无是德而居是位皆乱世之君如桀纣幽厉是也若至后世之为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于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与之齐也由是观之王者之名非所以重称孔子也至于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既以王者之名而横加于孔子故使颜回曾参孔伋以子而并配于堂上颜路曾皙孔鲤以父而从列于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从食于下乎此所谓名不正者焉今也不可滋来世之非道除待该部集议施行外兹朕不得不辨亦不得不为辅臣辨璫也为名分也为义理也若朕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闲于万世之下也设或有谓朕以位而凌先师实非原心之者是为说已复为正孔子祀典申记俱令礼部送史馆记曰朕惟为人臣尽臣道尽之云者终始生死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子释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虽万世亦不可改也小有可变岂可待之三年夫成法固不可改其于一切事务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时制宜至于事关纲常者又不可不急于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与匹夫相争辨斯世斯时却不得不辨也所命议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编修徐阶倡逆论云云者且引分祀为言其心之固恶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谥王号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汉之前此间岂无贤明之君如汉高祖唐太宗皆创业垂统者何不加王号于孔子又如汉光武中兴文帝守成亦无过者又何不加王号于孔子则不敢拥虚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请玄宗之加意必有谓林甫之为臣也何等样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师道以欺玄宗欤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后王天下者称皇帝汉方以王号封臣下玄宗之封谥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与之齐也特一王号犹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这个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实后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托之而加谥宋徽宗荐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掩其好道教而设比以尊崇耳况以诸侯而僭天子之服章诬之甚也至于雕塑之像不知孔子弟子即孔子死时而造之抑放释道之为而造之且如一个人自是一个貌色不知可增损乎抑不可乎以一圣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个像曰这个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实是个木工之灵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己之心则知孔子之心也又至于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礼之甚也决所当正阶此奏正与昔霍韬之叛议

郊祀同然韬也却朴直其实故所言不孙阶也用心如韬而言甚切而奸也悦词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这等人邪昔同姚涑辈登科大学士费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为申记之云记成又谕辅臣曰昨卿等已将礼部刊朕著说记本

拟票上已朕所未即批行非不断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实不容不说王汝梅等奏一
< 距 毓-金 > 与徐阶张袞所谓同他俱不暇言只以后世人全不公平无义理者言之汝梅等有曰此

圣祖所存必不可去也言似轻而意实重意朕不遵

祖制欲问罪矣夫设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之必翕然奉顺必无一人一言之曰此

圣祖所存也且如各镇总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抚按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边警无所施行往往有贼至而犹不知者岂可望其备乎至此失事辄行奸巧罪皆归之主将或有暴虐轻率激怒贫军反赖主将使之如失记名巡抚保定官及欧阳重者我

圣祖时有此制乎有敢这等无礼者乎他则不能细数孔子称王咸谓可者狗私恶耳借之以制压于君威服人于下虽曰尊孔子实是尊自也甚矣孔子教人以道初无这样事至于坏乱人极大为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常教为此等邪如今人只知三代之治为休时治为非夫三代时君臣民恰如一个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计利害为身家之辈动以善人为令色君子为伪说言为国者曰挟私求进亲君敬上者曰谄谀逢迎举善去恶者曰结党设报之心开陈政治者曰此喜功好事请修礼乐者众加变乱成法之名拾遗补阙者曰此章君之过故朝廷兴举动谓狂为由是观之凡爱国任事之臣必尽斥逐凡他比同之类肆行所为上制君于尸位下殃民于水火然后可无事纪纲法度恣已适情弑君杀父不难矣因谕而著此亦当通行刊布

○嘉靖十二年三月丙辰

上重幸大学释奠先师孔子御彝伦堂祭酒林文俊讲虞书益稷篇司业马汝骥讲易颐卦赐之坐讲毕

上宣谕师生曰治平之道备在六经尔诸王宜讲求力行以资治化明日文俊等率学官诸生谢恩

上赐之敕曰朕惟人君御世抚民教化为先朕即位之初尝亲临大学祇谒先师讲论治道以劝励诸生兹以祀典厘正载诣孔庙恭行释奠之礼且进尔诸生讲角□羊经义尔等尚懋乃敦学率励作兴务在惇本尚实用赞我国家文明之化顾不伟欤于戏孔子之教正名是先大学之道修己为要尔师生其敬勉之

○嘉靖十九年三月庚子先是御史杨瞻樊得仁奏故礼部侍郎薛瑄国朝大儒宜从祀文庙诏下儒臣议时尚书霍韬侍郎张邦奇詹事陆深少詹事孙承恩祭酒王教学士张治詹事府丞胡守中杨惟杰谕德龚用卿屠应峻洗马徐阶邹守益中允李学诗秦鸣夏闵如霖赞善阎朴司直谢少南吕怀编修兼校书王同祖赵时春编修兼司谏唐顺之黄佐侍讲胡经二十三人议宜祀庶子童承叙赞善浦应麒议宜缓赞善兼检讨郭希贤以瑄无著述功议不必祀给事中丁湛等请从众议之多者霍韬又欲黜司马光陆九渊吕怀欲将道统正传皆进之庙堂系于四配下至是礼部集议以请

上曰圣贤道学不明士趋流俗朕深有感薛瑄能自振起诚可嘉尚但公论久而后定宜候将来童承叙浦应麒议是司马光陆九渊从享与四配等位次俱历代秩祀又经我

太祖钦定俱照旧不许妄议

定服制

○嘉靖七年二月丁巳

上以燕居冠服多俗制不雅谕辅臣张璁考古帝王燕居法服之制璁乃采辑礼书玄端深衣之文图注以进

上览之称善遂命工如法制燕弁服稍加文采衬用深衣色用黄令尚衣监收贮著为式因谕璁曰古道尚华且古玄端衣服通于上下兹故为等威之制以酌古今别上下卿其上下订议成朕志焉璁对如

圣谕为当但今品官冠服固有制度其余燕居之服缘未有明制诡异之徒竞为奇服以乱典章乞更如古玄端别为简易之制以昭布天下使贵贱有等

上从之因复制忠静冠服并以图册颁示礼部敕谕之曰朕惟治天下莫大于礼礼莫明于分故服之有章所以辨上下定民制也周官司朕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与其用事职此故也我

祖宗稽古定式凡享祀

郊

庙视朔视朝弁冕常服已有定制至于品官朝祭之服及公服常服各有上下等级其制皆不可得而变之者也夫常人之情多修治于显明之处而怠略于幽独之时古圣王慎之于是制为玄端以为燕居之服盖玄取其玄邃端取其方正之义然其用则通乎上下本无级者也今其制虽存率莫之考比年以来衣服诡异虽达官显士未免沦俗与市井同走卒后厮乃敢滥服与儒流并上下无所办民志何田定乎礼曰衣服在躬不知其名曰罔又曰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朕惟玄端之服在古虽为上下通用之服而今人又非古人之比故虽在燕居之中宜有等威之辨因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燕弁庶几乎深宫独处之时而以燕安为戒也夫善与人同令从君出故欲警于有位自难混于无名因复酌古玄端之制更名曰忠静庶几乎进斯尽忠退斯补过也夫君子大复古重变古非泥于古也因时制宜各有法象意义非以私意更改之也朕已有谕著为图说告之

祖考示不敢专颁之天下传之后世示不可私其燕弁服朕已制成慎用之矣其忠静冠服宜令如式制造在京许七品以上官及八品以下翰林院国子监行人司在外许方面官及各府堂官州县正官儒学教官服之武官止都督以上许服其余不许一概滥服至于比年诡异之服悉行禁革夫衣裳在笥所以尚贤车服以庸所以昭德凡尔内外群臣尚当稽其名以见其义观其制以思其德务期成峨峨之誉髦无徒侈楚楚之容与庶道德可一风俗可同也尔礼部其以图说颁布天下如敕奉行因赐辅臣杨一清等忠

静冠服各一副谕曰兹者玄端冠服有成卜吉朕躬告闻

祖考佩之于身及下礼部颁行忠静冠服今以一副赐卿服用庶几上下同心君臣一德以化于天下俾归道义之中岂不美哉

○十二月甲申

上谕礼部朕惟自古帝王之制礼皆推己以及人而其施固当自亲始也稽诸帝尧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必先于亲睦九族所以尽制尽伦有典有则也朕以<耳少>躬入承大统负荷之重夙夜靡宁切念有天德然后可以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故酌古玄端之制为之燕弁冠服庶几检约身心以为燕居之戒乃因辅臣之请推为之制命之曰忠静冠服锡于有位朕已尝念及宗室诸王其制尚未之备欲图之未遑也今光泽王所请实有获于朕心者其敬慎好礼之意良可嘉焉朕因酌燕弁及忠静冠服之制复为之制式使之上无所僭下无所偪具载图说名之曰保和冠服夫上下之分犹天地之不可易各知其分然后相保而国家治安今自郡王长子以上其制式开载已明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國中尉辅國中尉奉國中尉以及左右长史审理正副纪善教授伴读等官俱宜照忠静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其郡县乡官仪宾虽各有品级然非儒官比不得概服其余各官不在开坐之数并不许服以防过滥于戏亲欲贵也爱欲富也故礼制宜从敦崇名以命之器以别之故品节不容假借夫忠静冠服品格之不同者尊贤之等也保和冠服格品之不同者亲亲之杀也等杀既明名分攸定庶几知所保矣保斯和和斯安此固锡名之义也孟軻氏曰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礼部其以图说颁布诸王府如敕奉行

○嘉靖八年五月庚子初

上疑冕弁之制未合典制谕大学士张璁以制有革带之文今何不见于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皆谓之鞶革冠以系佩<革发>然后加以大带而笏搢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革发>后系绶右左系佩自古冕弁皆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致前后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之问失古礼制矣

上曰冕弁用以祀

天地享

祖亲若阙革带则礼服不备非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仍详明绘图进览且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通掩其裳制如帷幔而今两幅朕衣意但与裳要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璁以变更

祖制为疑璁对古制衣不掩裳考之大明集礼及会典寔与古制不异其后官司织造乃循习前代讹谬今订正之正以遵复

祖制非有变更

上意乃决因复谕璁曰兹事既必行须求至当朕仍 与卿订定一衣六章古曰绘

者画也今当织之朕命织染局查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今当从之日月在两肩星山在后华虫在两袖仍玄色一裳六章古曰绣今当从之古色用黄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纁于义无取当从古其六章作四行以火宗彝虽虎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一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一蔽膝随裳色其绣物上龙一下火三不用三可也卿其详加思议以告璫以

圣裁至当为对

上乃谕令内阁诸臣同考订之

○九月丁酉初

上谕大学士张璫会典中有亲征之条所谓类造宜禘之祭皆云具武弁服斯乃一代之制不可不备今当重校会典之时宜制而增入乡可为朕详言之璫对周礼司服凡兵事韦弁服即武弁也因图弁形并<足 铙-金 >其义进览

上报曰览卿注绘武弁图制足见博考所绘有鞞形但无系处想亦有失冠制古象上尖今皮弁则圆朕惟上锐者取其径利当如古制可也又衣裳鞞舄皆赤色何谓且佩绶俱无而于祭用之可乎想对自古服冕弁未有不用革带者革带前系鞞后系绶韦弁之鞞止系于革带耳武事尚威故色多用赤诗鞞鞞有奭乃天子讲武之章奭赤貌鞞舄从裳色故皆赤佩绶于礼制不可缺但未有明据采芑诗曰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葱珩此诗为卿士方叔南征而作其戎衣尚备佩玉如此则天子武弁从亦可推惟

圣明裁定以备一代之典可也乃命造武弁冠服衣裳鞞舄俱如古制增革带佩绶及圭仍谕礼部曰我

圣祖定制天子亲征必有大祭等祭皆具武弁服行礼今国家承平制度久缺朕已与辅臣璫详加考定今欲令该衙门成造以备一代

圣制尔部中择吉行

○十二月丁丑

上亲定百官朝祭服图式诏礼部摹板绘采颁行中外初章服定制载在会典及内阁秘图沿久而讹每遇朝贺祭祀服人人殊及

上更制袞冕先出图说示阁臣下礼官议定颁行中外而百官承讹如故会

圣旦给事中戴儒请明降定式以便习仪礼百按秘图会典酌以今

上所定冕服说草上图注不称旨

上乃谕内阁亲定公服所用革带照旧朝祭服大带表里俱素两耳及下垂缘以绿色就以蔽膝佩绶系之佩玉更服古制裳并三齐如礼官所言且令议方心曲领名义于是礼官言方心曲领始于隋时非古也

上曰方心曲领古制不传况始自隋岂可袭用宜革之余如图注通行中外职官遵行毋得违越仍会议各王府官一体更正

章闾范

○嘉靖六年十二月壬申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卿开导储嗣言造端夫妇诚不可不重朕于后与二妃皆以礼接之以道率之亦以正御之而于多欲之戒色荒之惧每兢兢焉合婚礼告成将近七载深虑承传为重恐罹不孝之罪也因此故切谕之庶见朕不敢忽之微意耳

○嘉靖七年闰十月

上与大学士璵议册立中宫璵对天子有后所以共承

宗庙不宜久虚

上报曰卿昨以所问事宜为对足见忠切夫朕德无一线而动多愆违身承

祖宗之位遂使嫡妃亡口处丧储嗣延违未立每思至此实口忧惶今之事则甚难为也若待之岁月亦不为迟未知可否上虽有

圣母之至训朕敢不从然恐而继为弗祥夫何谓也凡人之为善为恶出自性中来间有迁恶为善者今则艰获斯人也况君子所配必逮淑女而人之君长之配不可不慎择也前者初婚之期皆是宫中久恶之妇所专主而为日夜言

圣母

圣母未之察耳今若又使与此事则不如不必继立也朕所爱者德与贤耳非有偏宠尚色之私此人岂知我

祖

考在

天之灵知之也如果择有德者继立将不平之怨必作讥诮之逸必来矣卿等可通将昨引

圣母之训并此抄一帖密与同官议来此帖亦抄一帖缴来朕未属草云

○十一月戊申谕礼部朕

中宫皇后陈氏近以疾逝自惟弗类亡口处失所配愴悼未已岂忍议及其继者顷累奉

皇伯母昭圣康惠慈寿宫皇太后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面谕以朕

皇后既逝而

宗祀甚重不可久虚其位朕拜受命兹者内阁辅臣暨府部九卿文武群臣合辞为请朕已闻之

圣母复命朕曰吾已先有是训

昭圣皇太后亦有是谕今闻群臣之请心甚慰悦皇帝宜亟自择其可者册立之朕仰遵

两宫之命俯纳群臣之忠深惟国本匪轻朕承

宗祀须赖内襄命顺妃张氏往奉

圣母所简册以为妃侍朕以来克尽礼道性资端慎淑德允谐可册立为
皇后以相朕

宗庙之事共奉

两宫之养礼成

上亲草诏书告天下曰朕惟正家为万化之原朝廷乃四方取则故君听外治以正
其阳纲后听内治以修其阴教此古今弗易之大政也朕以菲德仰承

天命统御乾纲近因坤仪缺位恐内外失修乃遵

两宫累降之命纳群臣忠荃之诚谓

中宫之位弗宜久虚当早继立以匡内治朕谨循

祖典兹以今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祇告于

天地

宗庙闻于

两宫皇太后遣文武大臣持节捧册宝授顺妃张氏继立为

皇妃赖其共承

宗祀事养

两宫礼仪既成特以朕意诏告中外俾悉闻知

○嘉靖九年正月乙巳给事中夏言请行

皇后亲蚕之礼

上嘉纳之谕辅臣曰今日言之奏甚好朕每在宫中恒言及此亦尝谕皇后曰汝但
知玉食绣服之充口饰体却不知成此者辛苦万状也又朕每以服上进

圣母请尚用

圣母谕朕曰吾何德获今日之奉养但吾纵服一素衣亦甚爱惜这等黄色锦彩须
有时服之岂可轻用朕对奏此袍服

慈亲正当尚用何至久服之者不一易之

圣母又曰且只说昔日岂有此等衣服固皇帝尊奉亦不敢过用了朕拜奏

圣母德庆延于小子乃有今日非圣贤不能念旧日之事今

慈意如此子敢不顺承

尊训或进一食亦是如此夫

圣母性自

大成固为来者之法皇后恐不可不使之知农桑勤苦故朕纳夏言所奏可着李时
承朕意焉

○九月戊申从大学士张璁等议刊

高皇后传

文皇后内训

圣母章圣皇太后女训颁布中外仍谕璫等曰桂萼尝言欲令翰林官集诗书之关内教者撰为诗言使诵咏之斯亦为助多矣可谕诸臣速为分撰成而集之以助传训之布使易为感发且卿等三臣及方献夫李时董<王巳>徐缙四臣俱当撰进可即传示知之朕惟今也时俗大不古若况女子最为难教欲立其本当自朕中宫始凡当行事宜卿等其与时会议以闻朕又命善书者缮写女训三再一

慈览一朕备观一奉

圣母教授

皇后然授书宜有仪卿等即同礼官会议以闻

○十二月丙子

上亲制

圣母女训序内有王后姜班之句辅臣张璫疑姜班字讹上<足 毓-金 >问之

上曰卿以朕所述序内用姜班字者以为太姜及更作姜任字取太任朕所用姜班字乃以周宣之后姜氏及汉之班婕妤耳夫宣王非成王之资以姜后脱珥之贤复克自励今称中兴之主汉君欲与班姬同辇游班曰明君之侧当有贤臣未闻同妾媵居一辇使主上失德汉君乃止夫此二人足以为贤矣使今后世能肯学此二人等而上之庶可求姜任之至也朕望于今后者如此初未敢以太姜太任望之未审果否若何卿其再详议来更录唯求可耳璫谢不及遂用之

○嘉靖十三年正月壬子立

皇后方氏

上亲制册文曰朕惟二南基化实先正始之风四德承休允表宜家之庆乾行健必坤承阳为刚而阴相故君御天下而后理内教者也咨尔德嫔方氏出自庆门首膺贤选禀资端懿淳良之性允著德容庄静之美属当贞淑之求克应媛仪之简位先九御名冠六宫侍朕既已二载之余贤实若在一日之谨不骄不侈益慎益钦式立中宫允符上选吁非出我私乃为公议兹特遣正使太傅武定侯郭勋副使少傅张孚敬持节以金册金宝立尔为皇后于戏惟孝谨思相

宗祀奉

慈颜惟敬顺思佐朕治辅朕躬惟< 𠄎 宀 十 见 >和以率列御惟勤俭以范诸宫修明阴口愈进祇严匪但不我违亦永尔之恒祉钦哉

○十二月癸丑锦衣卫百户费洪以

皇嗣未生讲于京城内外慎选淑女以备九嫔礼部请遣官于南北直隶河南山东广东求之

上曰慎选淑女本为广嗣之计朕恐遣官四出重扰百姓又恐不识者谓朕好色第如洪奏于京城内外选择如果无人再议奏请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戊辰册谥

大行皇后遣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告

太庙成国公朱希忠充正使持节大学士夏言充副使捧册行礼册曰朕惟人君受命以握乾纲必资媿德以辅阴教然元配中失亦必有嗣美克修内治是以刑于家邦达之天下而王化有成焉咨尔方氏出自庆门早膺淑选比遵

慈命继正中宫孝敬柔嘉著显闻于

宗祀温慈仁惠衍余泽于后昆矧能保护朕躬功存济难方期备膺寿祉讵意俄尔崩殂追惟往劳殊切伤悼爰稽典礼用锡徽称兹特命太傅兼太子太傅成国公朱希忠为正使持节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夏言为副使捧册谥尔为孝烈皇后呜呼苍旻不吊慨荣祿之弗延彤管播音尚休名之罔斲庶几永誉以慰贤衷钦哉先是礼部请册谥如

孝洁皇后仪奏可寻复谕谥后礼重正副使于门拜命持捧节册百官侍班如仪不必内侍代正副使人殿一鸿胪引百官列于思善门外侍立太常读册赞引礼毕百官行四拜礼退皆

上亲定云礼成敕礼部通行天下王府及内外诸司知之

重储闱

○嘉靖十二年八月己未以

皇嗣生诏告天下曰朕惟承祧主器必在贤良继位嗣难惟宜传长故曰君之储贰是谓今昔咸同朕以一人仰承

皇天洪眷纘嗣

皇祖丕图即位于今已讫一纪大婚之后又越十年每思传继之久虚若履薄冰而战惧上廑

圣母仁望之深下遗臣民引领之至朕心震惕朝夕匪宁昨岁元辅建策慎选淑女以备妃嫔之御用广嗣绪之求朕请

慈命闻于

祖考卜吉纳九氏以用资繁衍之祥助蒸尝之职者乃于今年八月十九日

皇天降祉

祖宗鉴荫朕第一子生属丽嫔阎氏出是皆

皇考

圣母钟祥积庆而衍及孙谋者也兹用布闻中外诞布< 皇 十 见 > 恤所有开示并宜奉行

○九月戊申召礼部考

皇子庙见命名诸仪因谕曰皇子命名本朝皆有敕谕夫方未一岁尚不知事而赐之敕是虚文也藉令向后识之得以顾名思义未如待其知事后教之又礼曰父命之名朕又思之必当告于

祖考然后可以命子礼部尚书夏言覆如

圣谕

上报曰览奏具见执礼从古之正朕意所同其即具仪以闻

○嘉靖十八年二月甲辰以册立皇太子并封二王下诏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而君临天下所重者大本系焉是以自神禹至今率遵此道用一人心也比岁朕荷

皇天俯眷元嗣诞生数岁之间叠承

洪造顾朕何人詎膺

帝德深惟

皇祖垂裕之恩

列圣累积之大

皇考功德玄隆

皇妣善慈广萃庆积朕躬显受丕荷至有今日兹念

祖宗家法具在

慈嘱切朕赤中既文武群臣屡请左右元僚力赞咸以国本之定此其时也朕亦思惟欲图久大之治安须蚤立于储贰兼以藩辅之重故同建本而行适取昨旦元吉是维今月一日朕躬祇请

命于

皇天

皇祖分命诸臣告于

方泽

列圣

太社稷

帝社稷

神祇大颁册宝立朕元子载壻为皇太子分封第二子为裕王第三子载圳为景王庆典既成恩泽斯覃举昭代之彝章答敷天之至望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甲辰

上谕礼部朕皇太子当冠并习讲读一应合行礼仪查照

祖宗时旧例一一举行即各拟至当不必渎奏已复奉

圣谕东宫冠读礼朕复思二三子各当行此各节次

祖宗旧典俱在卿嵩会赞璧采承恩查拟一一奉行

○丙辰礼部尚书费采等言

东宫冠读仪节繁多一时未易尽习考之周制文王年十二而冠成王十五而冠大明集礼参用文成冠礼之年近则十二远则十五则在今日

东宫殿下加冠似为大早乞将冠礼暂敕停止先以童服出就讲读则事为有序而礼不难行

上曰东宫冠礼朕非不知未克行但今

庙工将成用同堂之制曰是

祖宗久行典礼因作昭穆古正制谓居今好古灾害必至所以朕思弘治间东宫冠礼

皇兄方数岁若效之文成用时又是好古了故内而仆侍外而臣工怀奸持禄一事不言朕不得不早言方下命行礼之初元辅物踢惊伤在理

太庙自安否座即有火星之变昨十九日来连辰阴晦亦非全美礼部所奏必测知禁中连日习礼之意故有暂辍之请况东宫虽长朕二三子一岁而行立坐拜言动视听却不若之兹行冠礼不过勉强耳夫臣仆皆非君主念朕今不言将来又必曰君父未命非我罪也且作讪谤尔等会月见六臣计且暂止之义及预习内读之宜以闻已乃会勋辅大臣言

皇太子既未便出阁乞命司礼监慎选老成端厚知书内侍恭伴读书习字兼演习礼仪俟睿性渐开礼节日熟然后出阁讲读< 距 铨-金 >入得旨冠读礼仪另候旨行

上乃谕辅臣严嵩等曰朕先与卿等计定东宫冠读遵

祖宗法制举行既而礼官不知受人指使或测知禁中习未可行者不言于下制之时肆沮于既命之日且引文成之年岁不同

累朝之令典谓为未可卿等从而同之今既有另候旨之命朕不得不言另下之旨不必候只令辅臣该部俟当行之年其奏行礼其与事者不许推避亦不许作欺谤之为谓朝廷不理者卿等录示礼官遵行嵩等因言皇太子数岁而冠原无定期不必尽泥文成之年伏乞俯从原定吉期或移取通利之辰遵奉举行得旨览奏足见敬畏朕知己嵩复言

东宫殿下时已十岁今冠读之谕一下中外忻传合无是日稍减繁仪止取成礼此外或可频接外臣渐广视听如冠礼暂辍或以童服出就儒臣时习讲读久之则睿性益开而知所严重矣得旨冠乃成人之礼首太子维体承命之重必典礼具备方可行既而复谕嵩东宫冠读已闻中外只可移取通利之辰不宜暂罢问冠礼内仪物有丝巾何为嵩言彼在束发巧婚礼内物不用为当又问庙见童服当是何服色嵩言今日之见系在内殿家人礼也比与

宗庙大礼不同似应常所用吉服行礼已奉谕东宫庙见等仪非一节即今将入夏今恐难勉行待秋爽举未迟

睦亲

○嘉靖元年五月壬子

上谕礼部曰各王府宗室应奏事情止许启王代奏不得私自来京

先朝明有禁例近多越关妄奏甚至子讦其父不遵

祖训伤败伦理莫大于是今后违犯者原词一切不行遣官伴送回府止给口粮脚力不许沿途需索轿马供应通谕各王府知之

○嘉靖六年八月戊辰

上谕阁臣曰前日礼部言驸马要十日一赴部考其所读书写字欲讲角□羊以开心志深为有益但大臣戚里十日一赴部考恐未为可朕闻我

太祖时凡幼小功臣之子并驸马每与官师各一人令其授书教礼当以此为法今公主乃

皇考亲女为朕亲妹驸马都尉谢诏作国家亲臣焉可使之不读书知礼乎朕欲选一儒臣与诏为师待其成后二十日令其师教习经书每三日授大学一篇凡三十日温习一次三日写仿一张盖写字乃正心之功就令角□羊讲明白还写敕一道令谢诏体朕是心恭诚指问务使知其忠孝仁义礼仪事物之类未知其可与否与卿等计较来行于是大学士杨一清等传旨谕礼部奉行乃升国子监助教金克厚为礼部仪制司主事授诏经书仍听部提调稽考论绩叙迁

○十二月甲子灵丘王聪濬<足 毓-金 >上镇国将军成<金 微>孝行礼部以闻

上谕辅臣曰今日朕阅各衙门奏牍见礼部一<足 毓-金 >为乞恩旌表孝行事朕阅之再三甚为叹其成<金 微>天性如此不但下民难之而朕亦不能生尽其养亡又尽其哀深可旌表但该部意谓宗支与庶民不同今后不许请立牌坊只照例赐敕奖谕朕复思之宗□既与庶民不同若止赐敕为奖似反不及士民也在坊牌委不可立朕欲定为制今后有孝行实迹等项应旌奖者许亲王奏来若系亲王则令抚按官奏来仍行勘明写敕遣官赍持往谕并赐以银段羊酒庶得扬其善行以风动诸亲卿等议看可否如可朕欲亲撰敕文仍赖卿调润行如今年终日多事务便回具帖子来于是大学士杨一清等请即降旨传行报可

○嘉靖七年七月丙戌以

章圣皇太后加上尊号颁诏天下辅臣拟上推恩条例

上览之曰

圣母尊上称号已有

累朝旧制颁降推恩之条但我宗亲不得异于臣民非睦族亲亲之意今欲除诏内载有关于宗□者其亲王各写书并加以金帛示朕惇睦之意王府结亲者其子弟仕官不许选任京职此岂亲亲睦族之道且今诗礼故家衣冠世族俱不敢于王府结亲恐为子孙之累故各处王府夫人仪宾市井白丁田野愚夫一例滥选家教不端守身不律非惟不能导引宗室为善反纵其为非于犯宪典此例

祖训大明集礼大明律令俱无开载不知是何年臣下建白准行然成化年间已前多不拘至弘治十三年各衙门纂修问刑条例载入其间遂为定例不敢复犯甚非帝王

正大公平之体其议更之辅臣杨一清等因复拟加恩宗室二条请增入末一条之前

上亲为改定一宗室节年因事减革住口禄粮者除败伦伤化打死人命重情其余诏书到日全革者准口一半减去一分二分者俱准照旧全口以资养贍一近年事例官员军民之家有女为王妃夫人子为仪宾者其子弟仕官俱不选任京职似非帝王亲亲睦族之道吏礼二部便会查前例果系

祖宗典章该载照旧遵行若系先年臣下因事建白准行者具奏革去以存公平正大之体

○嘉靖九年六月辛巳礼部覆丰林王台瀚所奏处宗室四事一崇辅导二兴学校三定子女四均人役

上以定子女一事所拟未一令再议余三事悉依拟已礼部复条为三目以上

上疑未决乃自为书赐诸王欲将朝廷皇子自第二子皆封郡王亲王第二子皆封镇国将军余各减一等书成未发以示大学士张璠言诸王封爵原有定制恐一旦减降有失亲睦之道以臣愚计莫若量减禄而不降封郡王以下凡全口俸米者照依京官事例米钞或四六或中半折口其见有米钞兼口者亦量为递减以示樽节

上以其事重俟从容审处不果行

○十一月甲申颁

圣母女训于各王府赐肃王书曰朕惟政分内外教亦别途矧天子至于卿大夫士之有位者尤当致慎焉朕

圣母章圣慈仁皇太后以懿哲之资上配朕

皇考恭睿献皇帝仁明之圣当时化隆一国朕承庆荫乃仰荷

天命入嗣

皇祖丕图皆由我

皇考

圣母养育教诲之所致也近思

圣母尝作女训一书可以辅朕

高皇后之传

文皇后之内训而范将来已恭成帙谨奉一部以备曾叔祖之览焉惟曾叔祖亮之余王府文同

○嘉靖十八年二月乙丑赵王厚煜迎

驾于磁州入见行殿

上谕劳之曰王远来迎迓首先致敬忠诚备至朕甚喜悦明日遣英国公张溶礼部尚书严嵩送王还国及

驾出王境复赐书谕王曰朕躬诣承天府恭视

显陵

二亲计实惟万世之图道经王国王屡请越境迎候朝见又屡奏以途路长远请慎起居又遣内外辅导官迎慰具悉王忠敬勤诚爱朕至意深用嘉悦但行途匆匆莫举宴酬之礼已敕户部岁加禄米三百石并有微物以赐用鉴朕意特兹谕答王益加忠敬亲贤务学勤以教家诚以修身庶保令誉于克终用式藩屏以光世德惟王其钦诚朕谕其后唐王汝训王郑王徽王楚王周世孙各朝

上皆礼之有差

裁恩泽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午大学士杨一清言近畿八府土田多为各监局及岁畹势豪之家请讨乞行禁绝

上曰卿等所奏深合朕意近年里八府地方多有被奸人将军民徵粮地土投献于势要之家朦朧奏讨作为庄田侵占强夺捶挞逼取地租虽节经奏诉委官勘断终不明白民既失其常产何所恃以为命逼迫逃窜者实多京畿如此在外可知便着户部差侍郎一员科道各差风宪公直官一员领敕前去各该地方踏看不问王亲势要除已赏有田土足勾的不动但系泛滥乞讨及额外多占侵夺民产曾经奏诉的查吊籍册再勘是实都退与军民照旧管业各项草场亦有将军地土混占致令失业一体清查断理在外地方都行与各该巡按御史委官查勘各王府及功臣之家除

祖宗朝钦赐有文籍册可质证的不动但系近年乞讨及多余侵占的都给还军民住种纳粮当差各处势要官员亦有将军民世业指作无粮<才勉>荒地土及将系官山场湖荡草涂等项势嘱官司夺为已有都要清出从公处置僧寺田土小民与他耕种租粮本轻多被官豪违例典买倚势兼并田连阡陌料取重租甚至将僧舍屋宇占为住居也要查明改正事完各另造册回报户部职司人民务要从实查考以称朕恤民固本之意承委官员如有畏避权势不行从公勘报的指实参来究治

○十二月甲寅科道官勘上驸马邬景和所请地土当分给原主部覆请从其言

上谕辅臣曰户部覆勘明地土其地原经我

皇祖考赏与皇亲之家见有郭钦承种而邬景和不该奏讨其时户部也该执奏朕又不知今思似夺

祖宗之恩以快近戚者朕欲将此拨还钦另查无碍者与景和又思之如此不无多占民地今可依勘官分给似亦好卿等看了票来

○嘉靖七年九月辛卯

皇后父泰和伯陈万言<足 毓-金 >请令妻冀氏入宫视

皇后疾

上不谕辅臣曰万言意朕知久矣彼数以此令内官付宫人乞奏云中宫不安也不要我每进去看看以未得遂故有此奏彼以为朕无仁义耳朕惟外戚自古来有入宫禁假以视病为言多有窥伺朝廷者在彼为得计在其君为堕计也朕奉

天命嗣守

祖宗鸿基惟亲其贤图善治耳皇亲戚里未尝宠爱以致彼之如此也皇后作配朕躬良医妙药岂无治病之具何谓不见亲人不能得好况妇人以夫家为家又我

圣母慈爱皇后未见多也今疾虽未可岂缘此也内禁是

祖宗宫掖之地朕不敢徇私纵外戚深入乃降旨谕万言曰宫禁严密非外人所得出入朕虽笃念亲亲实不敢背违

祖宗典制皇后患病已令医用心调治岂必得见亲人方可痊愈所奏不允母复烦扰

○十月丁卯

上谕辅臣曰近以内官萧敬病故伊名下韩锡等援例乞恩具奏司礼监官持奏朕曰随你每看来及将例来看朕惟成化弘治年间虽有如此者我

祖宗未著为定例朕先于扶安等亦有行者亦是不能审察朕惟人臣之事君生既与之禄米死有祭葬所待之恩未为甚轻而亦有不知图报如草木者又加如是之滥与恐非体面所宜本内票子乃是司礼监官擅拟祥特与卿等□议可革之否勿得畏避票来看待张少傅事毕回来同奏

○嘉靖八年四月甲戌户部以勋戚家冒滥庄田数多覆侍郎王軾奏请申明诏例不许分外奏求其已经钦赏有成命者仍与管业中有世远秩降或非一派相传者量存三之一以为墓祭之费余皆入官以备边储

上然之因谕曰已赏田土亦宜查明有分外强占者俱给原主自今勋戚大臣务各安分以保禄位不许妄行陈乞

○九月癸丑故皇亲安昌伯钱承宗妻为庶长男维垣奏请袭爵部覆故事无外戚累世袭封之例

上深然其言曰外戚封爵实非古道我

皇祖定制公侯重爵止许加之军功外戚之封出自后世非可为据今爵秩日冗禄粮日增深为可虑且使无功者坐享重职非古帝王报功之典朕甚不敢近诸臣有建议及此者无非爱国之心卿等其即会府部院寺科道等官从公议处以闻既而议上外戚有军功者独魏定二公彭城惠安二伯余并当革袭得旨外戚封爵既无古典原非

祖制魏定彭城惠安既有军功其袭封如故余以戚里滥膺封爵名器既轻人不知劝固常裁革念系

先朝恩命及今已封姑与终身子孙俱不许承袭著为令

○嘉靖九年正月壬子驸马都尉谢诏陈乞于近地列肆召□如皇亲例

上不许曰皇亲列肆以渔民利在法所当革诏国亲臣固宜读书遵礼奉公家典宪岂可效尤牟利所请不允

○嘉靖十七年三月庚子先是唐王宇温以文城王袭爵得追封父恭靖王为唐恭

王已而复请加封其弟镇国将军为郡王妹县主为郡主

上以加封非

祖宗旧制不许仍敕礼部自今陈乞者皆不得滥引毙事依违具奏

辨学术

○嘉靖元年十月乙未礼科给事中章侨言三代以下论正学者莫宋儒朱熹近有倡为异说以坏人心者宜行禁革

上曰

祖宗表章六经颁赐敕谕正欲崇正学迪正道端士习育真才以成正大光明之业百余年间人材浑厚文体纯雅近年士习多诡异文体务艰险所伤治化匪细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经背道之书私自传刻紊乱正学

○嘉靖六年二月甲戌

上观宋儒朱熹著南剑州尤溪县学明伦堂铭自得有述一篇内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炽盛无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者师生兄弟朋友或一气而分或交以为友亦有不同焉少师杨一清为乔宇之师宇受学于一清有年矣一旦被势利之逼则师之言不从矣桂华为少保桂萼之兄则弟不亲矣湛若水为尚书方献夫之友则友而疏矣吁信势利夺人之速可垂世戒于一清言乔宇之不听臣言湛若水背献夫之论是诚然矣若桂华能持正论且闻萼之学多自其兄启之未可尽非也

上曰朕阅大典有得而述因叹兄弟邪正殊途桂华桂萼之如此方鹏方凤之如彼吁嗟之余扬抑不平近日多事未暇检牒依卿言朕将原稿更之

○嘉靖八年二月甲戌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今日朕以去岁卿奏以萼可同事朕已许于朝覲事毕行己其吏部重任须用一堪之者献夫何如又王守仁窃负儒名实无方正之学至于江西之事彼甚不忠观其胜负以为背向彼见我

皇兄亲征知宸濠必为所擒故乃同文定举事实文定当功之首但守仁其时官在上耳且如擒宸濠于南直隶地方却去原地杀人至今孰不知其纵恣前日两广之处见彼蛮寇固防却屈为招抚损我威武甚矣乃于八寨而纵戮之以此看来势之固而有备者则不问其为罪之首从轻重一于抚之否则乘机而杀戮白云奇功是人心而否哉况崇事禅学好尚鬼异尤非圣门之徒是可用乎卿等何坚于庇护可独密言之勿以近日攻密谕为非而忌

○十月丙午南京吏部尚书湛若水进所纂二礼经传测大略以曲礼仪礼为经礼记为传礼部尚书夏言谓其立论与孔子之言相戾

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传示后学罢其书不省

辟邪

○嘉靖六年七月乙巳

上谕辅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该衙门援例请于朝天等宫寺建斋以为祈寿福者夫人君欲寿非事斋醮以能致之果能敬事

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谨焉则必得寿年长永奚可斋醮为事乎今欲将内三经厂外二寺凡遇景命初度一应斋事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宫建斋醮如故其

两宫景命等日皆照旧行夫革三厂二寺之斋者所谓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宫之醮者盖仿春祈秋报之意朕此意欲言之已久而恐人讥朕偏尚特与卿等言之庶见崇正之意

○十二月壬子礼部尚书方献夫等言尼僧道姑有伤风化欲将见在者发回改嫁以广生聚年老者量给养贍依亲居住其庵寺拆毁变卖敕赐尊经护敕等项追夺戒谕勋戚之家不得私度诏悉如其言献夫复言皇姑寺系

祖宗敕建宜留之以安辑年老无依尼僧道姑

上曰变卖庵寺如议行年老而贫者量给银养贍各听其父兄亲党收之不必处之皇姑寺

上复谕献夫曰昨霍韬言僧道无度牒者其令有司尽为查革自今永不开度及私创寺观庵院犯者罪无赦会江西提学副使徐一鸣以拆毁寺院被逮至京献夫乃与詹事霍韬少詹事主缙右佾都御史熊浹上<跣 毓-金 >乞宥一鸣

上不悦乃尽发其前后章<跣 毓-金 >下大学士杨一清等票处因降谕曰礼部复说将皇姑寺留着安辑无依年老等项尼僧道姑且云此寺系

祖宗敕建朕思此寺虽有敕建之名原非

祖宗本意尼僧与僧道不同风俗之坏者甚之而尼僧寺与僧寺道观又不同朕于皇姑二字甚否也今因尚书桂萼奏禁约尼僧毁其寺宇已行了今若皇姑寺仍留是不去其根也余恐无可禁之前日旨出之日于后三四日不知何日哀奏

两宫

皇伯母差人谕朕曰皇姑乃

孝宗朝所建似不可毁吾心不安尼僧逐日无处安身皇帝可遵吾言

圣母亦差人谕朕曰闻皇帝有旨着拆毁尼寺吾甚不安其皇姑寺闻是

孝宗时所建且其中佛像多若毁之恐不可尼僧逐出也无处安身可不必拆朕谨听讫未对意以为必是顽愚小人进以祸福之言故

两宫皇太后一时传谕随即令回奏

伯母云适奉

慈谕以奉禁治尼僧事宜欲将皇姑寺留下以称

伯考建造之意侄敢不将顺但尼僧有伤治化且于伊教有玷况此寺虽有

皇伯考赐与敕建原非我

皇伯考圣意所为不过请乞之耳今已令查处伏请

圣慈鉴之安心忽虑而又差人回奏

圣母同前但有

伯母亦有传谕一句次日该朝

圣母又谕朕云昨说拆寺一事恐不可动其中佛像作何处置况

昭圣皇太后有谕皇帝何不从之吾今也要建一座寺或将此寺与我亦好朕闻即面奏曰近日因礼部臣奏要禁约僧尼寺已从其请

两宫尊谕子敢不奉行但尼僧甚坏风俗若不先将皇姑寺首毁之余难禁约伏望圣母勿听非人之言福与祸惟天降之惟人所召岂释道能干乎有一等愚人深信故以惑奏子亦闻之

两宫慈训皇帝不遵是为不孝反依外臣之言惟

圣母察之

圣母云随皇帝与大臣议行朕退思

两宫尊意只是恐致灾也此寺中多皇亲内官供给信施而礼部必有请告之者夫方献夫等论救徐一鸣言不可罪之请查究黎鉴其一鸣系提调学校之官无指理此等事乃擅将古建寺观混同拆毁笞逐僧道是见为贼扰害地方巡按官坐视回护不得不言又江西比之京师就重轻之京师根本之地江西寺观以一鸣拆之为当京师反纵而回护此献夫等言之后先同否不待辨矣卿等加详票旨来一清等奏献夫等<足 毓-金>词前后矛盾

皇上责之甚当但皇姑寺既建自

先朝如

圣母坚欲留之则姑从其命将礼部本权且如拟存留以全人子承颜顺志之意似亦无害

上报曰今早得卿密<足 毓-金>告朕切见爱朕至意特闻

两宫传谕示卿正欲望卿言之但我

圣母自元年以来数有训命以

天地垂麻

祖宗余庆欲照我

宪宗时

孝肃后建有寺宫二座为例朕虽承命未敢然而

圣母之意不是盖尼僧寺也近日谕朕欲留皇姑寺者前日已承

慈训以朕意为然亦有谕云僧道尼姑委的多有坏祖风的不但取世人毁骂于伊之教亦不好看于此可知

慈意矣卿所言惟恐有毫发之过在朕躬何其忠爱惓惓也礼部本只管批出庶见崇正之意假四五日间再有谕及则传旨留之亦未迟也就劳卿将创盖道宫释寺可否

预为朕议来闻一清等未及对

上复谕曰前日卿言皇姑寺今日

皇伯母又差人谕朕留之朕回奏云既

尊训两颁宜即顺命但惩恶须去本庶免后患今遵

慈训将此寺房留与无归尼僧暂住止着终身不许复引此类其我

祖宗时所赐敕额追回只可如此伏望

尊鉴蒙允曰若有他安身之地足矣朕并奏闻

圣母谕卿知而此等委伤治化易云干母之蛊不可贞也今

伯母之意如此可也便回< 距 毓-金 >来明日仍谕卿等方行者一清等言

圣裁允当臣等即当奉行乃拟旨以上

上报曰得卿议来旨草深合朕意于朕既不违

亲恤仁又以见崇正辟邪之意一举而两得其美本非朕能皆卿力也朕又将议此等额名之意并告卿知夫顺天保明者是我朝国号言此僧尼之祖能顺

圣祖奉

天开极建国垂统惟

皇上命之何待后日以一妖尼能保大明也哉又云皇姑者尤不好听言我皇家之姑也当时原非

祖宗本意盖被群小左说之耳故此寺云敕赐既是官建何不云敕建于此便可见非我

祖宗本意也故朕深嫉之因与卿密知之向后有事须赖卿力赞之耳

○嘉靖八年正月甲子

上谕辅臣曰近年内府禁地累被火烧毁官房数多所致之由非一前日幸寿所谓虽未必无其实因奉释事为本亦饮酒酣醉所致内府官长随等家多有事此者每作其事朕多闻之夫事佛以求福力而反为灾害惜乎下愚之为也朕故于旨内言及而所司为害弗肯及此卿等看其二旨稿孰可来行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禁中大佛殿有金银佛像并金银函贮佛骨佛头牙等物

上既敕廷臣议撤佛殿即其地建

皇太后宫是日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入视殿址于是尚书言请敕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听之者智曰邪秽必不欲观愚曰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以惑民者可以议所以永除之于是部议请投之火

上从之乃燔之于通衢毁金银佛像凡一百六十九座头牙骨等凡万三千余斤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己酉诏顺天抚按官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仍令厂卫巡城御史通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悉听所在有司递回

原籍当差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五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六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知人

○嘉靖七年八月甲子大学士杨一清以人言求去因自陈与张璁黄绾有隙嫌疑之地不宜久处

上报曰卿历陈被人指斥诬害之意朕已知其久矣夫人君受

天付托必资老成贤硕以为夹辅朕所倚卿不但为己而已实为天下耳朕闻先儒有云不徒知之实欲行之又云凡人之能不可自伐彼张璁也性资虽敏柰强梗不受人言已是不听于众其忠孝仁义谦恭廉守彼皆无不通晓何其自入阁以来专恣而自用无复前之初也且如聂能迂纵是小人置之于法未为不可但璁之仁义不无有亏如张浩者朕闻诸人言皆一曰本是张阁老浼杨阁老言于王尚书今日却不认朕闻之心切叹吁非自欺乎近又令史立模为言以箝人之口指为阴中朕昨谕内阁云大臣不受人言已有过不能正焉可正其君哉立模之言谄而巧媚欲悦大臣不知卿见此谕否璁未即奉命反复辨言朕复下谕方拟旨行又黄绾之奏非忠公秉为国也是言也立党之基也朕欲重治复而思之绾之言无根据若罪彼却似真有这等人而曲庇之也故令璁票责谕璁为晓谕朕复曰票责绾之意犹有难辞朕遂亲作旨行彼口尽忠事君博见多识居顾问之允称可惜者自伐其能恃朕所宠呜呼朕之所礼者非私恩也报昔正伦之功璁当愈加谦逊竭诚图报可也竭诚者何推公让贤谦己容众是也今却若是良可叹哉卿若果于一去回口道避诬保其终全为善计朕以为未也夫既彼攻之我即去之恐自此而后仿而为前进一人攻之者随之此风正当今日除去可使之中也所留者正欲革此风制此辈耳卿果为国尽忠当于此熟思若只欲以去为善是虑国不如虑身也彼他夕谋之朝攻之不足介意亦不为我政治之害矣卿其加意而审处哉慎哉一清复惶惧上<跽 毓-金 >且谢且请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硕旧辅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义恐弗如是朕躬多愆当直言以匡救何迂口处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嘉靖十年九月己卯

上幸西苑仁寿宫召大学士翟銮李时左都御史汪鋐尚书夏言等入见

上曰陕西饥荒已遣户部侍郎叶相赈济今相病宜何处銮等请就用陕西巡抚刘天和或河南巡抚徐赞因言陕西初灾伤重大后闻亦颇有收

上曰百姓艰难还用赈济民乃天之民也岂可不救又问吏部侍郎唐龙如何众皆称其

才遂用龙次日

上复召诸臣言曰吏部事重龙去一侍郎岂能胜任朕欲用一人作为吏部尚书卿等可从公推举李时对曰廷臣才识短长俱在

圣明洞察之下

上曰朕在宫中贤否岂能周知冢宰之任自去年九月至今久虚刑部亦缺朕欲用王时中为刑部取王宪为兵部取王琼为吏部就令唐龙代琼总制銮等对曰

圣见允当已乃升龙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制陕西三边管理赈济

上复曰朕念陕西灾伤重大民多死亡流徙故发银三十万遣官赈之欲令小民速沾实惠龙宜亟赴任相病得无规避否吏部勘问有朋比者治其罪

○嘉靖十四年三月辛巳大学士张孚敬以疾给假

遣中官赐牢樽诸物因以孚敬疾问大学士李时时以火嗽对

上曰孚敬求静养非尽屏诸事其何能静时曰此小疾刻日可愈

上曰孚敬阁中专决卿不与争时曰机务至重臣岂敢不争第孚敬性刚一时难入比委曲口确卒亦未尝不从

上曰昔杨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

庄肃皇后谥号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与礼部争辨如此时曰孚敬止以弟嫂与子母不同亦是忠爱

上曰忠爱固然不无执拗耳且彼不爱惜人才所以多怨兹内阁缺人朕欲取旧老费宏来与卿相处何如时逊谢称善

上因问太仓积贮时曰颇闻充赢由革冗员多

上曰此是即位诏书所革乃杨廷和之绩不可泯者廷和殊有才第非辅弼器耳

○七月己卯御史曾翀戴铣论劾南京兵部尚书刘龙刑部尚书聂贤户部左侍郎张云刑部左侍郎陈璋工部右侍郎甘为霖大理寺卿王縉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吴惠南京太常寺卿沈光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各不职状诏吏部秉公议覆称龙等皆旧臣无大过宜留用

上览之不悦召大学士李时谕之曰近年言路不开外廷咸归罪张孚敬殊不知科道官陈奏大段多私今吏部覆此<足 毓-金 >亦私意耳时曰吏部是爱惜人材

上曰人材固当爱惜湏有分辨安得尽举所劾而褒誉之且刘龙何如人也时曰诚笃

上曰第迟钝耳南京参赞果非所任可召归令掌詹事府许鼎臣专教习庶吉士

上又问聂贤何如时曰无过

上曰贤老矣与陈璋沈光俱觉衰耄宜令致仕聂贤湏令自陈全体貌耳

上又问王縉如何时曰清介第过执

上曰过执则干事不通縉昔任湖广朕自藩邸知之盖亦何塘赵永之流留之无用

时曰恐公议未允

上曰如此则外调之

上复论及张云谓诚恣甘为霖谓有材问赵载时言无过

上曰此三人悉留用之又云吴惠虽无华国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职此可调南京翰林中用之翌日遂召璋光致仕

求贤

○嘉靖七年六月乙巳吏部覆大学士杨一清举贤才议

上曰此当今急务宜虚心延访公听详察才苟可用< 跬 铤-金 >名上请仍通行两京大臣及科道官各举所知听吏部参酌拟议以闻

○嘉靖八年三月庚戌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概举特大者论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观前代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邸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时无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欤或贤与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而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夷狄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荒亡至于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著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谄勿惮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癸丑辅臣杨一清等拟廷试优卷罗洪先程文德杨名唐顺之陈束任瀚六卷进呈

上一一品题卷首各有批语于洪先曰学正有见言说而意必忠宜擢之首者于文德曰探本之论于名曰能守圣学以为本此乃知要之说于顺之曰条论精详殆尽于束曰仁智之用本诸吾心此不易之说于瀚曰勉吾敬一之为主忠哉批毕谕辅臣曰卿等昨以六卷分优与稍优各三来看以为制题出自朕制者前数日所为制题亦偶得之耳至于取士则不可不慎者也兹以每览之三过既无所知况兼目疾小作不过勉取卿等所拟之第而分别之其未知果可与否卿等宜仍同读卷官再加参阅务求公当庶得真才而为他日之用勿以朕之昧意强拟为宜否则岂不自取试才之失欤

○嘉靖十一年三月甲子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统亿兆而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乐生俾遂其安欲然后庶几尽父母斯民

之任为无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以衣与食使无衣无食未免有冻馁死亡流离困苦之害夫匪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也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无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然时有今昔权有通变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时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农而务乎织顺乎道而归乎化子诸士明于理识夫时蕴抱于内而有以资我亦既久矣当直陈所见所知备述于篇朕亲览焉勿惮勿隐

○嘉靖十四年四月壬辰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但传云惟周之历世最多国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积累亦后之继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口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以嗣王能尽持盈满之道也洪惟朕

太祖高皇帝代

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

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

列圣遵承于大定之后百有六十余载传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兹来思

祖宗创造万艰惕然悚惧朕欲长保洪业于无穷有隆弗替永

宗社万<禘翼>之固保家国千世之传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适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进尔多士于堂尔等蕴持既久王政素闲于怀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将亲择而勉之钦哉

○丙申

上御文华殿读卷官以次呈卷毕

上览之降谕曰卿等所进卷朕各览一周其上一卷正合题意夫周道善而备口所取法其上三说仁礼为用夫仁基之礼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能敬可以保治矣其上二略泛而滞于行其下二却似说虽与题不合言以时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余以次列去于是礼部请以

圣谕恭列登科录篇首其十二人策对俱以次刊刻从之

○嘉靖十七年三月戊子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义为论乎于是未免贤者自相私反必如圣经而后且今人尤大非贤者及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严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于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义临而自持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将利之自贪欲之自纵国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致于上下礼度悉不之慎为之君

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当否抑果当乎朕祇承

天位惟民自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负国虐民之徒奚为用哉尔多士师孔子之学必心孔子之心将此心之平正陈为篇列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断之方以告我勿讳勿欺览之

○嘉靖二十年三月甲辰读卷官以殿试卷进

上阅毕乃降谕曰言拟上十二卷朕更加次第卿等即再阅之勿以为未敢务求其是云今年庶吉士之选当举行

○嘉靖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文武二道并用而不可缺与偏者也传曰张皇六师又曰其克诘尔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耶朕

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脩文以德化天下至于列圣相承<懋心>脩文德海宇义安国家无事朕以支末上承

天命入纘宝位兹越二旬载矣夫何连岁以来北虏寇疆入我中国若蹈无人之境残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闻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道当何施用以尽其长且久焉尔多士抱经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将采而行之毋忌毋隐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己卯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恭承

天命君主兆民二十有九年于兹矣顾论治者往往以敬

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所以兴道致治与我

祖宗之所以立极垂宪要不外此二者其为治之迹可举而言之欤朕寅奉

上玄钦若

天道而凡以惠恤计安乎斯民者未尝湏臾少懈其念比岁以来嘉祥屡臻方内又宁天人交应之机不可诬也然水旱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岂朕诚之必有未尽者亦或任事之臣亲民之吏果能都体朕勤恤之心也欤无乃玩愒贪残弗念于民者欤欲俾休徵时若边警不闻百工克厘庶绩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当何道而可以臻此尔多士蕴蓄有日岂无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嘉靖三十二年三月辛卯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闻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者是上下之职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为上者曷自不勉诸朕承

皇考

皇妣近泽所钟丕荷

上天明命简畀后职勉法

祖宗敬

天爱民由胞及与未尝敢忽何为臣者无克艰之思每怀欺于谤甚至勾沙漠以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顾胞与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劳都能言诸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圣训视作空言矣尔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闻见久矣必有不易之论宜直列于篇以对

○嘉靖三十五年三月甲戌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惟

天命立君以宰于率土必有分理协助之臣所谓邻哉也吁尧舜之克圣不有高贤大良之助岂二圣独劳耶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体上下相资不若兹时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视我仇讎焉安望为国恤民也朕固无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闻是知能之方尔多士目睹既真当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对勿讳勿欺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丁亥

上亲策试天下举人制曰朕恭承

上天明命君此华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与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见以我心而是体百务惟欺君以欺

天害民亦害物彼尝言之者后尽背而弃之夫大学之道专以用人理财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财理得宜用是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责岂我独能耶兹欲闻人得用财得理以致治美刑平尊华遁夷久安之计何道可臻尔多士其言之必尽所怀焉

育才

○嘉靖九年七月甲午都给事中王汝梅御史赵兑俱以申敕各提学官正大命题严谨入学为请礼部覆奏

上曰国家以文取士文体所系全在提学一官必须崇雅黜浮然后士习可变且诸生廩增有额其附学者岂宜反过正数民间一切子弟规避徭役营求入学提学官多循情市恩政纪何在其令从实校文简汰其老稚庸凡不堪作养者若奉行不实听抚按官参究以闻

○嘉靖十年正月庚子礼部尚书李时等以岁贡法坏请脩复

祖制抡选真才

上曰朕惟

祖宗朝设立岁贡之法实万古里选之制期得真才以资国用迩来生员苟得帮廩即计充贡有日往往有不脩行检挟制官司欺蔑乡里甚至亏缺伦理玷辱衣冠及有学问荒疏年力衰迈有司不问贤否止计食粮浅深一概循资充贡却又多选任教官以为人师欲求人才长进诚不可得自今岁贡生员务令州县提调官选有学行者方许起送巡按御史会提学官并布按两司从公考核照常数贡举先尽廩膳如果无人许于增广附学内考取不颛论食粮浅深以袭旧弊即有年老不堪教养者令提学官严加考选无

行者黜退为民其余量予衣巾终身廩膳有缺提学者毋得輒听权要子弟滥与收补如未得人宁令空缺其岁贡入京廷试其衰老无学及行检不修者所贡举官一体坐罪不贷国子监见坐监生员该部还查照旧规定拟以闻

○嘉靖十一年正月壬申礼部尚书夏言以岁当会试条奏正文体定程式简考官三事

上曰文运有关国运所系不细近来士子经义诡异艰深大坏文体诚为害治其出榜晓谕今年会试文卷必纯正典雅明白通鬯者方得中式若有仍前钩棘诡僻痛加黜落甚则令主考官奏闻处治余俱如议

○嘉靖二十九年闰六月丁丑礼部覆给事中杨允绳奏请慎选师儒以端士习上曰提学官士子表率自今宜慎选行谊端方者为之不得徒尚文艺循资滥推审用舍

○嘉靖二年三月壬寅朔给事中安磐言御史曹嘉论列廷臣至五十人分为四等夫上有礼貌大臣之心而小臣肆其轻侮恐非太平之世宜有

上曰人才难得知人尤难诸臣推议公举试有效劳鉴在朕心曹嘉以一己之见妄加评品殊昧大体其各安职守竭忠图报无相诋讦乖雍穆之风

○嘉靖四年九月乙亥吏部尚书廖纪言诸臣有托病求去甚有出位妄言窃其名以为异日起用之地士习大坏宜照旧例有以制之迩来官不久任迁转大频人无固志宜如

祖宗朝有司九年为满不次超擢又昔年致仕大臣年力未衰才识可用者乞量加升用

上曰卿所奏深切治体臣子事君当务诚实自今有假托养病致仕者俱不准京官年七十以上衰朽不能任事方面官六十以上方准致仕外官不准养病京官真病不能行动者方准有不奏弃官及奏不候命而去者许该部科道及抚按官糾举各罢职不叙言官被责者量年渐次擢用病痊赴部仍照旧选除不许改调别衙门守令俱以九年为满有政绩卓异者不拘进士举人监生依拟升秩仍旧管事风宪有缺于三年以上知县行取选用方面官照旧例僉事递升副使按察使参议递升参政布政即于本省及附近省分升不必骤迁数易以致奔走废事起用诸臣所司因事奏请朝廷自有斟酌

○嘉靖五年六月壬戌少詹事霍韬议奏内外官升迁资格

上览之曰朕以人君深居宫禁不知外事必赖左右大臣协力赞佐若为大臣而不能实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参政及提学副使者量加升擢正欲其实历民事以资闻见以备他日重用吏部及诸曹年深者亦察其才识内外兼用之岂可循资轻授耶我

太祖初年草创者固难比拟以后定制及

列圣成宪不可不遵但用人图治亦当因人制宜岂能一一拘定常格况予夺皆出

朝廷自今内外出入迁转所司随时斟酌以闻

○丁丑刑科给事中管律言大礼之议出自

陛下至性为臣子者不过将顺其美以成孝治之义耳迩来言事者每假借为词于议礼本不相涉而附欲援引牵附乞严谕诸司言事者止据事直陈毋得比附迎合有所希冀

上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礼既定内外群臣正当摅诚共职以赞成嘉靖之治自今言事者慎勿徇私假借议礼希恩报讎都察院其行两京各衙门咸使知之

○嘉靖六年六月甲戌

上以灾异修省谕辅臣杨一清曰朕自己过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斯朕与卿等当加省悔也朕有过差卿等便速言之若不忍明言便当密<跽 毓-金 >直说使朕改图庶可上承

天意仁爱之恩方无负焉卿其钦承勿惮勿吝一清对今时政所急在用人恤民乞令廷臣各举隐逸贤才及恤民事宜以闻

上曰卿今日一<跽 毓-金 >其意虽忠于图国但谓搜访隐逸贤才不过为罗钦顺乔宇辈耳又说不追既往此亦不宜此<跽 毓-金 >言留中不忍舍卿忠爱欲行之不免为邪人之幸怨君怀逆将无不为朕封付卿再润削停当其当言者说来一清言臣之所虑但恐济变无人岂敢为钦顺辈夤缘起用

上报曰卿昨具陈前奏所以朕具知悉足见忧国忠诚至意夫今之天下

祖宗之天下在朕与卿等图守之耳欲固其本在结民心用善人耳卿之虑及济患无人正今日之急朕前所言不过恐偏邪之徒乘而求进岂非坏事乎哉前大同之急廷臣无肯为国者兵部推孟春堪往春遂推避云我是吏部的你兵部的何不去方举冯清冯清之才委可用其时不当取回朕悉知矣卿高才重德辅弼之首朕倚托至重宜竭诚尽言弗当介意特兹慰谕知之

○十月戊申署都察院事大学士张璁<跽 毓-金 >御史丁忧服阕及以病在告者二十余人请趋赴任因言

圣明御极侧席求贤为臣子者滥假名器自谋身家岂所忍哉宜责令依限速来以备急缺差用有过限不来故为推调者奏闻除名间有在家横暴乡里在公凌轹有司者一并参奏罢黜

上可其奏令各官以文书至日为限三月内皆就道病未愈者所在以状闻病不可愈者特令致仕有延缓过期者罪之仍饬诸司皆以此奏从事

○十一月丁丑

上谕内阁庶吉士不湏教養并遣除之大学士杨一清请照常例留三五辈在翰林及选科道等官张璁奏言臣观此辈心切奔竞口尚乳臭固不宜处之翰林而科道言官又岂少不更事者宜居之况旧例教養三年成毕方得改授

皇上既以此辈不堪教養早为除遣是欲退之矣而内阁反进之何欵宜查照甲第除授部属知县等官如此则将来必无营求幸进者矣

上曰一清循泥事例待从容谕伊省晤朕于辅臣之言难便拒违但彼云不可改祖宗之法若有旨将庶吉士裁革便可说朕擅改呜呼差矣

○嘉靖七年闰十月己丑兵部尚书王时中被劾求去阁臣票拟留中

上曰时中委不堪斯任本兵重地焉可以此官重之前勘他科道官奏劾便当退省卿等则不欲如是于奏辩又说何必辩辞退又加慰留此恐为大臣者劾之也将纵恣无畏耳可加以切责着回籍听候勘奏发落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谕辅臣曰朕览尚书方献夫等奏陈弭灾之宜数事宜多取进士一节朕欲与卿等别议行故说知道了朕惟多取进士以为所缺县令之备此为涂一狭耳夫举人监生非自待之不远实因以概轻之故也岂无过于进士之者每为所轻而亦岂不枉人才乎又如进士之保守身名固有而恃名纵肆为恶者不无如今以各处地方灾重令牧用人则进士举人监生并用其果才能廉洁为我爱民者一体擢用奖劝上司不许自为轻重之别庶几可多获人才亦民或多得安利之日也

○嘉靖十年正月庚寅以

南郊礼成诏吏礼二部考求

祖宗朝科举岁贡荐举三途并用事例广求人才以备任使于是吏部举洪武十九年以后弘治十一年以前故事请

上曰用贤图治国家急务我

祖宗朝三途用人取之至广俾才德者各称其位故仁覆天下泽被生民后来专务科举之学偏重进士之选以致人尚浮辞不脩实行蠹国害民者在在有之今后务遵照累朝事例三途并用必求得人以称朕用贤泽民之意所奏俱允行

○壬寅时纳银入监例停止且四年而各处有以勘合人数未足藉口起送者至是苏州府复起送生员方世儒等七人户部以为言

上曰纳粟系一时权宜本非正途矧令京官及方面子弟增银告纳是导之贪也剥民害国将靡有止极殊乖政典久已停寝又何得藉言勘合未足违例起送世儒等俱遣归给还原纳银两诸承行官吏悉令巡抚官逮问

○甲辰初参议顾璘养亲致仕在家起用为浙江左参政遂升山西按察使俱未之官仍乞致仕养亲数岁复起浙江左布政使之任未几擢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过家复乞养亲

上曰顾璘原系致仕养亲官吏部如何连升为参政按察使既不之官却又推升布政未久又推巡抚乃复以亲老为辞实非人臣事君之道令璘以原任布政职衔致仕吏部官姑置不问内外大小官员凡有托故养亲养病在家安坐超升不复供职者逐一劾奏处治以昭公道吏部因言南京通政司参议杨谷南京太常寺卿方鹏俱有碍于明旨

上曰此皆冒滥君恩全无臣子之义并革去新銜闲住不许起用该部官輒与推升姑不究仍通查冒滥升职托故家居者具奏如有隐匿重治不宥

○三月辛丑吏部奏请拣选举贡监生在部需次者

上曰州县有司系亲民官职今以天下之广进士仅一二湏举贡足其数尔等既知要在得人柰何仍踵旧弊发身进士者不必循良概得行取选用科道部属举人或间一与监生全无何由自效往数诏相兼擢用竟不遵行今次拣选务秉公责实有贤能立心为国者一体选科道部属著为令该司官敢仍前欺弊虚文抵塞都察院具实参奏

○嘉靖十一年四月丙午吏部以推官知县等官管见等二十六员<跣 毓-金 >名请行取选补科道且言近岁兼选办事进士今新科进士尚未开选

上曰科道乃朝廷耳目必端谨老成斯称职<跣 毓-金 >内开具人员如拟行取慎加考选仍查节降三途用人诏旨如有贤能彰著实心爱民者无论举人岁贡出身一体取用其进士宜复

祖宗旧制授职后宜习知民事积有年劳始如例行取选用著为令

○嘉靖十二年六月丙子吏部拟授行取知县高凤鸣刘伦温志敏王钟灵及学正任佐等俱府通判

上曰举贤居牧民之责凡贤能者已有旨相兼取用以风励有位今凤鸣等业已行取仍授以通判朝廷法令安能信于天下其改拟以闻仍责该司掌印官对状于是吏部覆拟伦志敏佐俱王事凤鸣钟灵俱府同知报可文选司郎中邝汴调别部用仍诏自后文选郎缺于各部中推举公正有才识者为之毋但于本部叙选

上曰给事中乃朝廷耳目务在得人迩来不辨贤否止以年月叙迁殊非朝廷用人之道今后有缺务从公推择贤能年资相应者升补著为令

○嘉靖十四年十一月乙丑吏部拟取两京主事等官及外推官等官选补科道复请将试卷糊名分别次等进呈候钦定铨补得旨近来科道官多用非其人假公报私颠倒是非以致动摇国是考选固湏文义平正通达更宜访其平日存心制行果端方平实非险诈诡异者用之第从公如常考选试卷不必封进南京官已之

○嘉靖十五年十一月辛未吏部以御史员缺请考选内外官补之

上曰御史考选数多在外推官知县有抚按语可据依拟选用在京主事等官湏同各本堂官评议堪否<跣 毓-金 >名改授其教谕官且升有司令历练民事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戊子吏科给事中郑大同等条奏考察事宜四事内一款指陈士习躁竞之弊

上是其言曰夤缘躁进者该部匿不以闻尔等系朝廷耳目职专论劾若所用不公即指名参奏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甲午

上以南北多事谕在直八臣曰

祖宗时于吏兵二部正官每慎其选况今日多事时耶聂豹年衰不胜重任卿等可
详论之大学士严嵩等对尚书聂豹果衰耗臣等当传

圣意令彼自为进退以全我

皇上优待大臣之体于是豹引病乞休有旨令闲住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以阁臣缺人问大学士徐阶曰同官可增谁堪其任者阶对知臣莫若君臣不敢
妄对

上曰汝以不知为对但君知臣惟尧舜耳

太祖为圣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简至于如此此官虽无相名实有相职廷
推非道相必君择古正埋后世宫生之主不知人焉阶复对尧用四凶后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长胡惟庸后乃以罪诛

皇上始知嵩之才而用之后因其听子贪纵而斥之皆

大圣人之事无损于明

上曰卿< 跽 毓-金 >引四凶惟庸之类非尧

太祖不知者彼不终慎也然尧为圣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后世内长一事不知者安可及万一嵩罪非听子乃纵子害
国戕民焉

○嘉靖四十四年三月辛亥大学士徐阶请补阁臣

上曰今只以直赞卫者代用此官宜三四员

成祖之制有谓者嵩专政二十年我常谓彼公诚却不识其欺君肆诞而畏恶子逆
物可怒阶对

皇上惩严嵩之专欲复

祖制乃揽权要务但臣见

先朝内阁首臣不时有乞休之< 跽 毓-金 >

列圣欲留则留之欲去则准之故彼不得据其位以为己物而恩威常在于

上此事亦湏复也

上曰汝谓此事湏复在汝身家为美为是而为国为君恐背义焉炜病难望复今但
得二员同汝辅政亦足矣亦

成祖之初制也

○己未大学士徐阶请补阁臣有旨少待岁月阶再< 跽 毓-金 >固请

上曰汝又要添阁臣何意汝且供数月职少待慎择未迟又此件近年自上出古君
择相正义人情非古所用者终不如始欺天无君为累非小今必付之廷推为公以服人
心阶复奏昔年廷推未必得人不若简自

圣衷使权自

上出

上曰汝必欲添官亦是避自专但今循炜例必正二卿汝惓惓忧吏部无代者想亦此直以

祖宗累朝制定廷推不必言撰文

公考察

○嘉靖元年二月己亥

上敕吏部曰人才难得天下有司贪酷显著者许各抚按照旧劾奏其余不必一一论劾但明注考语送部以俟考察黜调其被劾奏存留及案候定夺者果能振奋自新一体擢用

○嘉靖十二年四月己卯

上谕吏部曰部院考察京官及科道拾遗事既竣独科道互相糾劾业有成命今数日未见题请显有畏附之私姑置不究宜遵例令两京六科十三道从实互举以听去留

○嘉靖十四年正月癸亥御史乔英<跣 毓-金 >陈近时考察诸弊吏部都察院议覆

上曰朝覲考察系国家黜陟大典被黜者既不容奏辨又终其身不许叙用朝廷委任部院不为不专近者徒事询访以致人得行私报复亏枉甚失朝廷公平正大之体今考察伊迩卿等务秉至公唯以抚按官考语及科道官论劾为据其一切暧昧影响事情毋輒听信若抚按徇私贤否开具失真者卿等参奏处治

○甲申初吏科给事中戚贤奏考察不职官中间恐有一二以贤见黜者乞容申救

上曰贤所奏亦是爱惜人材之意必湏果有亏枉者方许于是兵科左给事中薛宗铠为参议王臣韦口臣运同冷宗元县丞叶洪称冤部覆宗铠挟私乱政不宜轻信以启幸门得旨考察系国家大典原无论救事例今后不许援引以重大典宗铠已有前旨姑宥之

○嘉靖十七年八月丙午吏部考功司郎中缺部臣拟用验封郎中李开先山东人也是时文选郎中黄楨亦山东人

上以明年考察京职事体甚重文选考功何俱用山东人令再推于是部拟稽勋署郎中任潮从之

裁冗员

○嘉靖六年七月丙午兵部以近时多事请添官经理

上报可仍谕辅臣曰朕见今日卿等票来兵部本以近京地方添设官员已从其请朕思天下官员皆有定数各有责守果有尽职则临事亦不必泛用多人也柰何每未得人罔脩乃职故一遇有事便添官整理不知此益于事乎重扰于民乎卿等可详处若地方宁妥之日即便取回勿使坐劳吾民可也

○十月庚戌东阁掌诰敕员缺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朕思近年以来有东阁掌诰敕官一员虽

太祖时设有东阁大学士未有掌诰之命后来或设或革又近来此官之设多为幸进之人前后附和有益于事以朕论之此官革去不必仍复制诰之文翰林本等职业今后一应制诏诰敕着翰林撰卿等看润而行又翰林官似多可选文学渊深的五员一升本院学士二侍读学士二侍讲学士专管撰稿不必在诰敕房本房见在内阁禁地恐泄事机未知可否又谕张璠曰

祖宗旧制无东阁官后来添设不知始自何年不□□之便一清等各对言此官实系冗员

圣意欲革之甚当遂罢不设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庚戌先是保定巡抚刘隅奏添设井陘兵备一员练习民兵即以大名兵备副使张素调任至是隅复言素南人不习军旅请改用素而选西北谙练武略者代之

上曰朝廷用人务求真才岂宜定限西北且虜若得至井陘亦岂民兵所能御兵备不必添设徒扰民耳素准调用

○嘉靖二十七年七月甲戌御史周亮言浙江添设巡抚不便吏部议上其言

上曰浙江巡抚去岁无故添设一时诸臣依违议覆以致政体纷更今依拟朱纨仍改巡视事宁回京凡一切政务巡按御史如旧规行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戊戌初南京兵科给事中傅鸣会请于南京兵部增设侍郎一员兼佥都御史銜专管操江<足 毓-金 >下南京兵部议尚书张鏊等请从鸣会言上曰

祖宗设官操江用南院都御史欲其督同两处巡江御史事体相维且营伍布置守备统辖一应事宜法甚详备近日地方失事乃官不得人非法之不善也今若以南京兵部兼领体统俱紊兹所议不畏成法任意纷更鏊等姑不究其令遵行如故

广听纳

○嘉靖六年正月癸未

上谕礼部近大学士杨一清以灾变修省奏请< ䷗ 十见 >恤小民已有旨待郊祭后令诸司开具条件降敕颁行朕思民间疾苦情状甚多一时所开或有未尽匹夫匹妇犹有不被其泽者其令四品以上官及六科十三道各条具便宜限正月二十日以前奏上以备采纳所言务切于政事合于民情忠诚明白足以消弭灾变副朕敬天恤民之意

○十二月己未

上谕辅臣曰胡世宁奏欲大事别具一帖以便亲览一节亦是忠意夫凡奏<足 毓-金 >批去之后朕或忘记者无从取阅今宜通行部院等衙门凡事关重大者别用一帖面书御览略节四字用印一颗后不用印止开堂上官职名末不必用谨具题知字样只

以辞终为结庶朕得细阅之若常事不可为烦卿等再看来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

上以灾异问辅臣杨一清等令条画弭灾急务一清等因上四事一恤民穷一脩武备一惜人材一饬言官

上曰卿等所言具悉忠爱恤民穷脩武备户兵二部其亟为议处务臻实效惜人才前已有旨科道官以言为职其各以所闻见条奏朕□采择不得隐默畏惮及挟私诬枉□朕求言之意

○壬戌吏部尚书桂萼上□灾<跂 毓-金 >阁臣票旨下该部议覆

上曰朕惟人君于臣下之言不在其称答而在于实行否者则答之而已卿等既以少保桂萼等所言为体国弭灾之意当即施行着该衙门不许支忌可也如说该部具奏是替该部支调之计并郭勋奏另议票来

○嘉靖十一年九月丁巳讲官侍读学士吴惠郭维藩进讲毕

上谕辅臣李时等曰讲官惠言省无益之费停得已之役维藩言去操切更张之毙务悖厚博大之体者云何卿等已朕意问之有可补裒时宜者令条列以对于是二臣各以其意具奏进 言颇有所指切

上亦不罪也

勤晋接

○嘉靖五年六月甲子

上御平台召大学士费宏杨一清石瑶贾咏入见宏瑶咏先入

上谕之曰卿等前日恭贺朕制诗章朕亦偶作一诗以赐卿等其用心辅导乃以诗手授宏等一清继至

上谕之曰卿昨岁督边劳勩昭著兹特召还资辅理朕为一诗赐卿卿其勉之宏寺皆顿首谢其赐宏诗曰古昔明王勤圣学必资贤哲为股肱君臣上下俱一德庶政惟和洪业成顾予渺末德寡昧钦承眷命历数膺宵旰兢兢勉图治日御经幄延儒吏每从古训寻治理歌咏研磨陶性情诗成朕意或未惬中侍传宣出紫清补袞命卿作山甫为朕藻润皆精明眷此忠良副倚赖舜皋仿佛康哉赉朕所望者独卿重庙堂论道迓熙平虞廷盛治湏百揆□资伊傅周两卿朕纘大服履昌运天休滋治卿其承帝赉良弼匡吾政协恭左右持钧衡大旱湏卿作霖雨淫潦亦赖旋开晴沃心辅德期匪懈未让前贤专令名赐瑶诗曰黄阁古政府辅导湏才良朕自即祚始求贤日遑遑卿以廷荐入性资持刚方在木类松柏在玉如圭璋可否每献替忠实无他肠圣学朕所勉焕乎慕尧章机暇有著作衷怀庶宣扬赖卿善补袞绘绣衣与裳竭诚乃赉载彩凤鸣高冈化成在人文熙皞期虞唐地天既交泰民物咸平康述此酬卿劳盛事传无疆赐咏诗曰殿廷暑气薄薰风洒然生万机有清暇书史陶吾情日与圣贤伍外诱难相婴对时或感物兴到句还成豁然融心性岂止□声音资卿为藻润朕志益开明卿本中州俊简在登□衡君臣际良难

所贵德业并诗章本余事治理湏持平朕固谅卿志夙夜怀忠贞喜起协舜乐交脩和
□□□阿有遗响终听凤凰鸣赐一清诗曰迩年西陲扰起卿督边方三辞乃承命开心
副予望才兼文与武内外资安攘< 〇〇十见 >朕西顾忧遂使吾民康功勋既昭著威
名满华羌敕使往宣召复来坐岩廊黄扉典政本摠承以匡襄予承

祖宗绪志欲宣重光深恐德弗类倚毗赖卿良展其平生志佐朕张皇纲股肱职补
衮伊周并昭彰助成嘉靖后青史常流芳次日宏等上表称谢

上批答曰朕以凉德纘承丕图惟赖旧臣以为辅佐于几暇偶成一诗以赐卿等惟
图君臣交脩共成化理览奏具见忠恳朕岂类古帝王称颂太过专以望卿等协力匡弼

○嘉靖十年三月己丑礼部数上言

皇后出郊亲蚕不便是日早

上驾幸西苑召大学士张孚敬礼部尚书李时入见于旧仁寿宫议于宫前建土穀
坛宫后为蚕坛二臣趋出视地还复命

上赐酒饭遣中使遗以珍饵二人复入谢

上出御制西苑视穀祇先蚕坛位赋手授孚敬曰朕适有作卿等看润因命赓和以
寓儆戒之意孚敬复请

上手书各赐以为世宝许之明日二臣进和赋

上亦各赐手书御制赋后数日并装成帖名曰咏和录赐之又复谕孚敬曰朕惟君
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且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固语久而
文帝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况朕在冲昧世事未一经无识见卿之
于朕无以周公爱成王首以孝训于朕他特余事耳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
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诸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传以德义保其
身体此则不可以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
处俾交脩朕之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朕又欲于今春奉

两宫春游后与卿辈一游以仰遵我

圣祖丕训亦以见幼孙之率由

祖道当有宴乐预与卿言之

○九月乙丑脩葺西苑宫殿工毕

上设

文祖位致祭祭毕行落成礼宴群臣召尚书李时至无逸殿东室谕曰昨见宴图尚
书王时中蒋瑶俱列于门外还宜坐之于内时对以地狭不能容

上曰皇亲可移之殿西时对曰俱是国戚

上曰亲亲不如亲贤时对曰

圣明所见非臣愚昧所及已乃列时中等席于殿内

○丙寅

上幸西苑御无逸殿命大学士李时翟銮坐讲时进讲书无逸篇銮进讲诗豳风七月之章武定侯郭勋及九卿大臣皆侍讲毕

上复御豳风亭赐辅臣并勋等及翰林儒臣宴亭下退而勋等奏谢

上曰朕以无逸殿豳风亭虽观耕之所亦勤学所寓昨落成之礼因命辅臣进讲赐卿等宴卿等当协心匡辅以跻太和

○嘉靖十二年四月戊子

上游西苑宝月亭召大学士张孚敬李时方献夫翟銮谕曰此亭去年讫工时卿孚敬不在今与卿等同游命赐茶仍命司礼监官引入遍观

驾发御清馥殿复召孚敬等入见左室

上曰前是锦芳亭修旧耳因荒落故建此殿去年讫工时亦因卿孚敬不在故与卿等同观复赐酒饭赐扇赐芍药花出御制夏日与辅臣同游古乐府一首又七言绝五言绝各一首命孚敬等和之其词曰晴日流光夏昼惟长同游禁圃咸良薰风角□羊愠但愿民康

社稷安

慈寿永绪叶昌右乐府斗柄指已四月中群物长养正冲冲愿得早施三日雨免此贫农抱苦惊右七言绝嫩麦三分秀时当四月终但得甘霖降欣然慰老农右五言绝越三日

上复幸南城演新乘马御环碧亭召孚敬等入见寻御重华殿赐孚敬等酒饭谕曰今日朕以演马出与卿等同游即以其事为题卿等人各作七言律二章古乐府二首来看于是孚敬等退各具草未成

上先成乐府一章朱夏才入四月中乘闲试马出深宫惟兹七马壮且雄登霄未可拟跳涧或峥嵘爰因演步至环碧命诸左右来辅弼同游同游兮

祖训昭赞襄赞襄兮湏竭力朕非□高宗诸辅勿我弃早为霖兮羹作梅启心务明沃朕心俾令汤孙继

祖烈庶几政化维日新又七言律一首几暇余清演骏驹闻来野步到行居既不盘游忘禹训亦非好武废汤谟适因凉爽供观眺还是春秋奉

寿輿驰驱湏教思往事袁盎之忠不我违次日诸臣和章始上因请钁梓以纪一时同游之盛

上命名曰春游咏和集

○嘉靖十三年五月癸巳

上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朕览江西所进青爵其色甚佳以为殿陛告祀

天用然此祭器也器之重也今者雨霁稍爽可与勋鉉言二臣吉服入观其以西刻至南宫之重华云于是

上御重华殿先视祭器毕退御重华左室宣孚敬等入见

上曰朕咳疾静养久不与卿相接良用歉焉兹以调养平复特与卿等一见耳孚敬等顿首曰臣等瞻仰

天颜不胜庆幸

上命至殿中览观察器孚敬等奏曰伏睹祭器制度精美仰见

皇上事天之诚

上命内使以御案所置牙边檀扇分赐五臣且曰天气炎热兹扇与卿等共凉孚敬等复顿首曰即今炎侯伏望倍加珍摄臣等在外不敢不恪共厥职

上命赐酒饌各顿首谢及既退复召孚敬及时入见

上以黄纸御书

宣宗章皇帝御制阅輿地图诗一章白纸御书恭和

宣宗章皇帝阅輿地图诗一章以示孚敬等次日五臣< 珪-金 >谢

上报闻仍命各为赋以纪厥乐命之曰奉制纪乐赋

上亲洒宸翰作纪乐同述诗一章序一篇辅臣集录成帖缮写进呈吏部尚书汪鋮请命名刊布

上钦定为御作诗诏工部刻梓颁布两京文武官员序曰是诗赋之作也所以纪同游之同乐者也诸意并载四臣所赋之中不必重说或谓斯举专以恭视祀器何得谓之为同乐同游耶朕答曰委此举以恭视祀器为第一义然朕因疾而辍德政兹同五臣恭视祀器中间岂无同游交泰之情盖理之然何得不可谓之乐乎曰鋮言谓奉

圣母同游斯既以恭视祀器何又谓奉

圣母同游耶朕答曰是日雨后暑气稍减矧

慈宫亦初安是日以即时之爽并奉

亲輿少从游衍以消永日亦顺时承颜人子之情也吾奉

母以同欢岂不愈之挟妻挈子者哉虽然专以祀

天祀器之为主则朕之诗已寓其专云故序诗曰甲午蕤宾仲夏终是岁五月二十七日仪物钦

天礼用崇五臣左右偕瞻视一德君邻共正忠是日同勋孚敬时鋮言五臣视祭器宫扁重华思虞帝视器于重华殿云器匏苍色象玄穹器色苍以事天也居敬顿忘酷暑时神怡自送涤炎风先一日已得雨云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卯

上日讲毕召辅臣张孚敬李时见于文华殿西室谕以

大行庄肃皇后丧改廷试贡士于四月初二日令传于礼部因言今年进士选庶吉士只用翰林官一人教习卿等且即举堪任者时曰此任湏择有德行不必专重文学

上曰有德行方可为人师范文章是未议孚敬因荐学士蔡昂

上俞之复问前顾鼎臣教习何如时曰老成停当

上因言内阁缺人卿等以为孰可孚敬请

上自择

上曰古人荐贤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讎卿等知而不举即是蔽贤不忠孚敬曰内阁之任与他司不同谓之机务者机乃发动之由一有差失为害不细所以比官必湏慎重时曰如弩之机发之少差毫末远处即在寻丈外矣

上复谕六部也湏得人而吏部都察院尤为紧要因博评诸臣谓王廷相好梁材甚正聂贤尤健秦金觉已衰矣复言汪鋮事无定见昨考察恐未免亏人孚敬曰鋮近在部时与霍韬争辩

上曰若是争辩汪鋮终达时宜若韬作尚书则部事湏尽坏耳时因请举

先朝午朝之典每午

皇上御左顺门命大臣朝见即奏事亦足以联属人心

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仪朕常思之如鸿胪寺奏谢恩见辞是朝仪若政事另行为是今通政司奏事全是行政非朝也孚敬曰午朝骤难复不若时常宣召大臣于文华殿质问政事时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质问政事亦可知人臣贤否

皇上天资英明臣下有一言欺蔽无不觉者臣等亦在侧侍班

上曰也着科道官待俟廷试后举行之

○八月乙巳

上御无逸殿东室召大学士费宏李时至曰今日闲暇朕出游召卿等庶几君臣同游之意因命出观殿宇规□殿东壁书无逸篇北壁则

皇考所作农家忙诗

上<跂 爰>其后述王业以农功为重欲子孙万世念创造艰难豳风亭东壁书七月诗北壁则

上所题豳风图长句东西小亭二碑

上自制文述创建殿亭之故而自傲尤切因谕宏等曰朕志在恤民即今工作亦非不得已如

四郊

七庙奉

天奉

祖

两宫奉

亲皆当营造此即无事时因言辽东时定湖广贼天下亦无事

上曰辽东本抚臣行事不当以致扰乱宏曰例推巡抚内地者吏部止会户部边方会兵部恐不尽得人臣欲会九卿推如京堂例

上曰善其语吏部著为令宏曰三边今缺总制臣敢荐一人

上问为谁曰姚镛往在延绥甚得士心时言镛处两广亦是后来王守仁却未是

上曰守仁徒虚名耳因令宏等语吏部推镛语未卒曰既可用安事推即传谕行又问镛何官对右都御史曰升镛兵部尚书仍兼前官时言辽东顷用马永甚好宏曰闻永家丁八十余人皆善骑射甚骁勇

上曰将湏文武兼资不专在勇时对

圣谕允当

上又言西海水神祭于道侧非礼令宏等相北闸口设祠宏曰

上无一事不敬与尧舜同

上曰尧舜生知岂朕可及敬者圣学始终之要朕犹未尽因谕宏等尽心匡辅献可否劝

上保養

圣躬

上曰在清心寡欲宏曰湏静養以凝神聚气为要

上曰神气完足百体自安宏言黄帝问道广成亦专在静

上曰道书中亦云但凝聚必有法卿可为朕剖析以闻又谕恤民在用贤宏曰闻

上昔与李时夏言评品被劾诸臣甚当

上曰朕在内仅得其略耳卿等有见不可不尽朕简用或未当仍湏执奏时曰顷宏至京举朝欣幸

上委任耆旧至治可期

上曰旧臣止卿及宏在时等谢衰朽不足以副眷用命赐酒饭出已遂诏起镛为兵部尚书仍兼原官总制陕西三边军务谕吏部自今巡抚官俱九卿会推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卯朔

上谕大学士李时曰端午节朕奉

两宫赏节昨有

慈谕罢免朕惟宴乐一节不可少不可过少则不见交欢之情过则有伤耽乐之好若夫君臣一赏足寓交泰之意卿其会勋言一计之已复谕曰宴礼必得乐歌今教坊司不知备否无论俚俗我

太祖

太宗屡有宴锡其乐仪今存否可同一会议礼官拟上其仪朕裁择焉于是礼部尚书夏言等撰仪注以上及期赐文武百官宴于奉天殿宴毕

上幸西苑预命侯郭勋大学士李时尚书夏言侯于崇智殿遣中使赉赐艾虎花绦白索牙扇等物

上至勋等致词谢

上曰人日之宴一以赏节一以酬前月中扈从之劳勋等顿首谢至水次

上御龙舟召勋等各登舟给酒饌命三臣近龙舟而行自蕉园迤迤至澄碧亭登岸复宴于无逸殿勋等各称觞上寿尽欢而罢

○嘉靖十九年七月丙辰

上与群臣泛舟于金海诗曰紫禁西头胜概舒晨晖朝彩映芙蓉波光< 泔 歛 > 滟千尺镜翠色飞浮十里余莲红灼灼明素鹭荷绿阴阴覆锦鱼独目伤心佳景处莫伸昔日奉

慈娱

信任大臣

○嘉靖元年十二月戊子大学士杨廷和以升迁兵科给事中史道劾其阿附

先朝力争帝号之罪上< 跽 铤-金 > 自辩因乞致仕

上曰卿以正学直道辅佐

先帝随事匡救备极诚悃力阻护卫谏止游巡以死自誓不附权幸不作威武大将军敕不书彩帐先年闻父讣音旬日之内连章乞归终制忠孝大节中外共知乃国势危疑之际又能计擒逆彬使朕从容嗣统功在

社稷更化以来议处大礼厘革弊政诛逐奸党褒进忠贤知无不言罔顾利害勋望隆重朝野称述简在朕心方切倚毗岂可偶因人言輒求休退鸿胪寺其往谕朕意令即出供职既而兵部尚书彭泽亦颂廷和定策讨逆忘身殉国功

上曰廷和事朕以来辅德佐政备竭忠诚剪除奸逆不顾身家之祸定策翊戴有功不居诚古社稷之臣朝廷方切倚毗鸿胪寺官宜往谕朕意即出供职今灾异频仍正上下交儆之时若谗佞得志公议不明正人君子不安其位相率避嫌求退天下治乱安危之机所系此岂国家之福览奏具见卿忠愤所激为世道虑远奉公体国至情今后吏部务求学行老成识达治体之人选补科道言官不许挟私沽誉报怨市恩以伤平明之治未几廷和复求退

上曰卿朝廷元臣德望素隆出处进退系国轻重近因连< 跽 铤-金 > 乞休朕念卿以经济宏才匡弼

先朝辅佐新政备尝艰险曲尽心力转危为安功在

社稷孤忠大节中外共知已屡有旨慰谕为天下留卿柰何复有此奏至以老病为辞览之良用恍然吏部官宜往谕朕意趣起就职用副朕拳拳至怀

○嘉靖□年正月戊午大学士杨廷和以御史曹嘉论其专擅求去

上曰卿累朝勋旧德望素隆赞理天工多效劳勩勿以人言自沮其亟出供职大学士蒋冕亦乞休

上皆温诏答之于是数日辅臣无至阁者

上累遣内臣及吏部鸿胪寺官至其家宣谕敦促廷和< 跽 铤-金 > 谢复辞

上曰卿肝胆忠义有功

社稷公论难泯简在朕心内阁典司政本卿与同官累日俱避位于事体非便朕甚不悦故遣官责以大义其遵朕命毋更固辞既而廷和求去益力

上四遣中使至第宣谕令即入阁供职廷和固称病不出明日又上<足 毓-金 >复报曰朕知卿忠义辅导重地推诚委任遣官再四宣谕犹称朕偃蹇高卧朕甚疑焉陈乞之章不必再上时吏部尚书乔宇亦以言官指为廷和之党称疾求去御史刘廷篔等自古害正人者率指为朋党乔宇孙交林俊同时召用今廷和宇求去交与俊亦不安其位幸敕廷和等亟出视事

上是其言曰朝廷清明岂可輒以朋党之说指斥大臣为大臣者身任天下之重岂忍轻易求去杨廷和心迹既有公论宜同孙交林俊即出供职吏部其往廷和宅宣谕朕意

○嘉靖六年十一月甲子

上谕大学士张璁朕有密谕卿勿令他测知以泄事机又谕朕与卿帖皆亲书虽不甚楷正恐代写有泄事情璁<足 毓-金 >谢因举

先朝杨士奇故事请给图书为密封奏对之用

上许之乃谕大学士杨一清曰凡朕与卿等可议事情除军国重务卿等同官三人议奏外或有密访事机欲法

祖宗故事各赐印记一以封所来帖子又朕所送下文书亦不可无封记今制一套正面画一云龙上批谕某官中用政事文劄验记一颗背封口上用御封二字庶出纳有验不致有漏事机朕无可谋者用与卿预计可否通议来闻并赐印记字样也劳撰用密之一清言

先朝

仁

宣二庙尝赐近臣图书蔼然唐虞吁咈气象今此事诚宜修复但印文止可作责望语如纳海启心责难陈善之类不必过为褒美又当因人而施不可太滥时

上以拟赐三辅臣印记及得一清奏遂欲去大学士翟奎之赐以桂萼代之报曰思卿之所言深忧朕也滥及多人则谋不成事易泄朕意欲止赐卿及璁并尚书桂萼萼未入阁又见办事有翟奎所以先奎后萼以重辅臣之意今既得卿奏朕意决无疑也于是一清复奏奎小心慎密况在阁同事乞并赐奎以安其心

上报允乃赐一清璁奎萼各银图书二一清文曰耆德忠敬曰绳愆糾违璁曰忠良贞一曰绳愆弼违奎曰清谨学士曰绳愆辅德萼曰忠诚静慎曰绳愆匡违仍谕一清曰兹今所赐卿等四人封<足 毓-金 >印记又欠徵验其真凡所上密<足 毓-金 >可以幅后小书某字号自一至若干庶上下方如亲见朕虑时人猾诈倘一失之我君想必被他人相间也夫君者天下之主可亲者二宗室支属私亲也忠良贤佐公亲也亲其私者以夹辅王室也亲其公者以治理朝政也今编四字仍劳卿密说他三臣以朕意卿用持

字璫用忠字萼用秉字璫用正字既而诸臣各上<足 璫-金 >谢

上手诏答一清等曰朕念国政重大事机当谨兼有过不闻厥过愈深故以银记锡卿以识封<足 璫-金 >览所陈谢朕具知悉夫自古明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

天眷及

祖宗付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改过卿等宜竭力赞襄用辅不逮勿惮勿讳庶尽交修启沃之体又答萼曰卿忠诚体国静慎持身故锡卿银记以识封<足 璫-金 >卿有所见闻即宜告朕俾知过图改以奉

皇天

祖宗之托卿宜竭力赞襄勿有所忌以副朕意

○嘉靖七年二月戊申大学士张璫进分献大明坛及奉制祭先师纪事诗二首

上览之喜亦作二章以答之其一戊子春正吉

郊祀礼祗行陪神日为首阳宗日大明良辅承献奠少保

捧捧香羹神鉴昭有格为喜不胜情右大明坛分献其二

圣祖垂典则春仲祭宣王兹予纘大服稽守罔敢忘传制命辅臣歆享鉴忠良堪叹老松柏空荫我师堂大遣祭孔子

○八月戊申大学士杨一清以病乞休

上曰卿屡<足 璫-金 >恳切朕非不相体且卿年高亦不应烦以事务但朕倚眷欲终始辅导交修况卿<懃心>才重德方赖赞佐以成嘉靖之治宜钦承朕意慎勿固辞乃复遣鸿胪寺少卿王道中造一清卧内强起之仍降御劄遣中官谕意曰朕所倚卿实为天下卿若果于引退是虑国不如虑身一清感谢已而求去益力

上固留之曰朕以卿耆硕旧辅方切倚毗而卿必欲引退君臣之义恐弗如是朕躬多愆当直言以匡救何迂口处舍朕而去卿其副朕望焉

○十二月壬子大学士张璫<足 璫-金 >请给假省亲

上曰卿昨以省亲焚黄之意预历陈之朕展转览阁即欲从卿所请复忽思之甚有未安朕昔未尊崇

皇考

圣母之时抱痛苦心不知何日得遂此愿

皇天鉴我命卿言之今时也孝情既伸素志亦遂非朕所自能实卿之力也非朕私誉卿也酬其所赖予耳夫孝者万善百行之先况人君长岂可不以此教人而反拒人之情非人之长也况朕所得伸其孝乃卿赞成之谅卿之孝情非朕之情可比尤急甚焉当尽孝子之情以成终其忠者宜听卿之所请即赐命以行可也但今政治有未善边事有未宁朕体有未健强学行有未定帖所倚群臣夹持则卿之为朕托者特重耳卿之平日之志未有一毫末之私持正秉忠以匡朕躬夫父子天性至情似非私情者而在大义之

中未免为私恐不宜言及是岂终不宜言实不宜言于此时也卿可勉副朕托悉心匡辅勿得为言待其治道少康边事宁息朕体少强朕学少定则卿便可来请朕当听奏立限前往如今时卿不顾大义直遂己私果欲往则非忠臣之道使朕失道失德于卿之心其忍乎否乎宜钦承朕命缓之数载便当言此勿口朕意

○嘉靖九年四月乙酉兵部尚书李承勋以被劾求去

上优论慰留之曰卿近日两具<疏 疏-金>乞休退以言官诬及之词深为名节计足见持身慎行但恐于爱朕之心岂不小失钦朕惟人言浮无根据不必以此为虑且卿虽经璫奏荐亦非璫等所私实公与也卿练达事务忠诚素著才望兼隆朕心简在今必欲求去恐非素日之心口见今边方多事本兵重地之任朕方赖卿办理何乃坚欲去哉宜竭诚佐朕展布才猷副朕委任兹特慰谕卿宜钦承勿负朕意

○八月己卯

上谕辅臣张璫曰卿以所撰敬一亭碑文上朕览之再具悉忠慎之至朕惟古之君臣致盛治者无若唐虞彼时上下一德犹不免交相儆戒吁朕非尧舜之圣而卿岂可绝无一言以警之乎况斯文必传之后世勿使后世议可也夫君臣一体非朕私为卿其密再撰来发部刻石

○嘉靖十一年五月丙子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方献夫至京诏进兼武英殿大学士内阁办事命即日赴阁

上谕之曰卿昨赴召以连日阴雨未与朝见故今日朕命入阁办事庶副召用之意夫辅导之地以纳诲为职岂无资我之忠言必托封章庶得随事开陈兹以原赐银印记给卿用使宜承朕命

○嘉靖十四年七月壬午大学士费宏以起用至京

上遣中官赍手敕赐之宏<疏 疏-金>谢言臣数年栖息畎亩颇怀愿献之忠此后当日有所陈

上批答曰览日有所陈之言深慰朕望必如是然后可凡事卿当献正闭邪匡朕不及以副朕意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赐辅臣严嵩银图书一颗敕曰赐卿忠勤敏达银记朝夕谋猷入告以此封进嵩谢答曰嘉谋忠猷匡朕不逮是所望也卿其思副焉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六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七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优礼大臣

○嘉靖元年五月己未致仕大学士谢迁遣男谢正谢遣官存问及赐羊酒官廩與隶恩因劝

上学古训鉴成宪以广聪明

上褒嘉之曰卿辅佐

先朝直节忠言天下传诵朕知名久矣方将起用特先存问览奏具悉忠爱至意宜善自颐养以副眷遇因荫其子正为中书舍人仍命所司查同时守正被害致仕大学士刘健尚书韩文曾荫否以闻

○癸亥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各上疏辞免恩命

上谕廷和等曰朕念国统未定事势危疑之际卿等能同心协请于

昭圣慈寿皇太后早决大策以安

宗社其时逆贼江彬稔恶负罪尚握重兵心怀不轨祸机难测卿等又能乘时擒获不动声色潜消大变使朕雍容入朝传序继统中外晏然弘济艰难功劳茂著考之前史汉文帝宣帝继承大统之后亦尝加封丞相陈平周勃杨敞蔡义等邑户我

太宗文皇帝以尚书茹瑺有默相事机之功亦进封忠诚伯况城云出将入相能除大患尽忠报国者同开国功勋一体封拜朕前敕加封爵义不为过第重违卿等雅志已如所辞朕心快然赐宴进阶及文职录荫略示朕报功之意卿等宜勉承恩命不必过为高洁以伤朕怀谕宏曰卿以硕德广学辅佐

先帝嘉谟入告备竭悃诚随事纳忠贤劳茂著逆濠护舒之请昌言沮止触忤权奸遭谗去国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首先召起迺者敕加锦衣卫世袭之荫用酬旧劳义不为过卿抗疏力辞重违雅志乃改荫正民户朕心犹以为歉再加文阴赐宴进阶略示优眷卿宜勉承无过辞以为高洁伤朕本怀

○六月乙未致仕大学士刘健九十

上已赐敕遣行人存问至是河南守臣遵诏奏请

上曰健累朝旧臣礼宜优厚本处巡抚都御史备彩币羊酒亲诣其家宣谕朕眷念至意

○十一月庚申致仕大学士王鏊以

上遣使存问具<足 毓-金 >谢因上讲学亲政二篇

上览奏答曰卿辅佐

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邸已知卿名新政之初方将起用特遣使存问览奏具悉忠爱至意宜善自颐养以副眷怀其荫一子为中书舍人寻致仕大学士刘忠亦具<足 毓-金 >谢存问劝

上以务学养心敬

天法

祖抑邪佞进忠贤数事

上褒答恩荫亦如之

○嘉靖一年九月庚辰大学士杨廷和以一品十二年考满加太傅再<跬 毓-金 >辞

上曰卿元勋耆德望重台司弼亮忠勤多历年所功存

社稷泽在生民穹秩特加用彰殊眷乃以盛满为惧恳辞至再具见劳谦成命以下宜即勉承朕意从容展布赞成嘉靖之治既而廷和三<跬 毓-金 >固辞

上曰朝廷设三公之职以待忠贤共图化理卿匡辅

先朝赞襄新政备竭心力茂著忠勤勋绩既多特加穹秩资望允宜何乃屡陈恳悃至以引去为辞鸿胪寺便往宣谕宜抵承恩命即出供职用副眷倚至意慎勿再辞

○嘉靖三年七月己巳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乔宇引疾乞休

上曰卿才德老成贤劳茂著铨衡重地方隆委任何乃因微疾乞休致既情词恳切特为俞允其给驿以归有司月给米四石岁役夫四名仍岁时以礼存问

○嘉靖五年五月辛丑刑部尚书赵鉴以疾乞休

上优诏许之赐驰驿还仍令有司月给米四石岁夫六名鉴陛辞

上特制诗一首书于龙笺赐之以宠其行诗曰仰惟我

圣祖稽古置六卿朕兹纘大服命汝掌邦刑司寇职惟重托卿甚丁宁慎以恤元元详以轸幽圉副予钦哉训惟卿公且明资之弼王教倚毗须老成忽尔乞休足恳词出衷情朕弗拂卿志顾念其情诚特命驰驿还以遂卿之名余年备福祉勿负纶言旌

○嘉靖六年十二月辛未

上以大学士杨一清病目未出谕问之曰日前奏请给假调养目疾今以数日未知可否特兹为问朕闻目主曰肝肝经受热或劳所以伤目卿可用心爱养使肝气清和而日无疾翳卿每以此言朕欲卿治之奈无术耳欲令医治之亦无术耳况耳目之际非可按以摩为术也但能使脏腑清和则百脉流通又非专以药饵为尚耳而医者之术亦恐不过此朕初幼孩至今恒以目为患去年常大作之是以略识此意不在他术惟肝气平自安矣卿如稍可便赴阁办事况当新春逼迩不必报名叩谢以某日赴阁具<跬 毓-金 >来闻即朝见陈情也卿其承之已一清病稍愈赴阁具<跬 毓-金 >以闻

上报曰今早得卿一<跬 毓-金 >云出办事朕深悦之但朕前疾方好未及大壮昨因出斋殿被寒温之气与炉火交□□于头目于清晨以起穿衣毕而晕痛相攻动履不得除遣官代朕至日

二庙行礼外即回宫调养过其半日方觉晕止而痛亦就安但因先日之弱体未大平复平可三十日视朝卿其知之又昨璫回奏言与卿三内殿行礼之仪不必外廷论之只卿以礼断可也又封可据先儒格言来告庶朕决之者

○壬申

上不豫辅臣杨一清上<跬 毓-金 >问起居因引内经要旨请

上节宣调摄以迓

天庥

上未及答一清恐章奏填委前<跽 毓-金 >未经亲览复<跽 毓-金 >上问

上报曰今日辰间得卿一<跽 毓-金 >云二十七日所进之<跽 毓-金 >朕其览否但前答卿帖子中未言及此以谢恩<跽 毓-金 >答之密谕寔欲专其意欲卿早出以副朕望也故未之及兹待别答之朕以幼弱之资上荷

天眷位居人上每思至此深切惭愧况体力未强而调养之方未闻礼节之中罔知心每强之学无一得卿所言究诸典礼且历引内经要旨以保养朕体恳诚忠爱君之拳何其至也夫朕于君礼臣之道恒为失之而卿之于朕何其用心尽力哉凡卿等之言朕必再诵之越日又取而味之庶有得于心不致于离间其中也用是以复卿其知之卿辅导元臣凡事朕有不能中执者当要告正况今三始更新万物复亨之期正可革宿愆兴新德之时虽有过不能自知卿可以正代非以善赞恶交修朕性斯寔朕望焉今日除夕因成短句并告卿知三冬寒已去九阳春又来辞残省往过迓岁善增培伊传真耆硕辅弼信英才专赖交修道承之尚钦哉一清<跽 毓-金 >谢因率同官次韵和之

上悦命名为辅臣赞和诗集亲为之序曰去年除夕日朕以残冬已尽阳和回春遂赋五言律一首以其述示杨少师一清寓以望其辅导交修之意以辞残比省过迓岁比进善之意一清遂与迁璫銮恭和以闻但其中颂朕太过愧受之鸣呼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舜歌皋陶赓之卷阿之作周臣颂之朕非虞周之圣但喜得忠良遂取为集以道虞周之意诗之所关大矣非吟咏者此寔以求道望治不觉形斯言也欤

○嘉靖七年正月己卯时享

太庙

上见兵部尚书李承勋班在张璫桂萼之上意颇不悦大学士杨一清因请量加二臣一品散官使与承勋相等

上悦报曰只才午门得卿一<跽 毓-金 >足见辅导至切朕复有言夫君臣一德上下同心自伊尹之于成汤乃克合也朕又愚昧之人继承之主焉敢比成汤但念卿念念之间凡出于为君为民无有不尽其忠诚至于诸凡导告之者无一毫不于朕合其议何谓也且以今此一事告卿朕于三十日亲朝承勋班在璫之上初六日陪祀又在承勋在首列遂自思之承勋虽当任用之时况年资亦深但璫自辅弼重臣似或不可亦未及之萼也回宫思欲录其意问于卿而暂回休息今日已间亲写帖子与内阁书终遂思食食后陈砚纸而卿之<跽 毓-金 >已至奚故朕嘉悦不尽以其七年始遇卿也卿之赤城又迈尹之诚也尹之辅汤贤辅圣也易若今卿辅朕之切岂不遇尹乎朕非汤资卿所告导岂不难乎朕非造出之言其言实由衷出也卿其益言无不尽之诚庶使朕免于冲昧之失也卿其钦承是日复作诗赐璫曰戊子新正吉春享

祖庙亲祀礼忻已成肃驾回宫宸登攀偶回顾輿南一辅臣貌奇真才杰形端志气

伸外焉秉贞一内则抱忠纯诚正辅吾躬精白饬乃身予喜荷

天眷賚贤作邦珍庶几皋夔辈望以康斯民

○癸未

上降手敕加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璠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桂萼俱太子太保璠寻加少保时

上方有事

郊坛璠萼请候廷谢毕乃敢受命

上曰古者人君接大臣无时上下乃交旦夕扈从斋宫即可出谢不必升见

○三月丙子太学士张璠以原籍姚溪旧建书院<足 毓-金 >请赐名并自建亭立石奉藏

御制敬一箴五箴注因以书院集录诗文进览

上赐其书院名贞义堂名抱忠仍令有司建亭立石其堂舍敝坏者亦与修葺璠具<足 毓-金 >陈谢

上批答曰卿当时学首博识多闻勤励敬慎以饬其身尽心职业专以王道匡朕又恐后学废堕特以院堂名额为请兹朕亲撰以赐卿才德学行褒示所不能尽览所陈谢具见勤诚已又赐璠玉带一谕曰见卿带不佳今特赐卿以扎报不必廷谢

○嘉靖十年三月乙未兵部尚书李承勋卒

上自为文祭之曰朕惟人臣事君以忠者不多见今时尤难见也卿以贤俊之资自登甲第历官数任俱有声闻自朕擢任以来尽心为国竭忠事朕遂致嫉者肆其毁焉方当冢宰之迁讫口处尔一逝朕深悼之吁君以得贤为治是谓相遇为休朕非明王之资故贤者未久其与兹特赐谕以祭之卿其钦承之歆慰哉

○嘉靖十二年正月丙辰遣鸿胪寺官召致仕大学士张孚敬赐之敕曰朕惟君臣相得自古为难惟卿自中甲第奋志为忠不以身为顾继是历居数任持一不回匡主爱君未或少懈前者小人构为陷阱朕即时令卿回已昨又自不审慎几微又命卿回已适来星异众疑之曰信哉君不明也使之去而复来致变甚速朕亦应之曰孚敬适到此异又见试且令自陈吁朕意卿却不会又云去数语朕亦未放过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自有公论但卿何其自误哉今自卿归星芒未见速退应欤否欤他不必费笔扎矣今朕三召卿复任卿若能识朕意则作速前来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则暂来作贺朕得嗣之喜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怀惟卿思之图之

○四月乙亥大学士张孚敬赴召至京是日免朝

上传赐酒饭复降敕谕孚敬曰朕闻卿至甚喜但二日未视事见卿盖以文华致斋恐空室寒故厚衣不意伤热遂病目须三四日可愈卿其先诣阁视事仍以其谕示同官知孚敬随赴阁办事具<足 毓-金 >以谢

上悦谕以益殫心任事以副倚望之重

○嘉靖十四年四月辛亥孚敬以疾在告

上遣中官赉药饵又手扎谕之曰昨少保李时具言卿病苦状朕惟近古之君有剪发疗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药数味自饮辄效兹为卿择清心宁神驱火保肺者为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念虽非前敬臣者之切亦见朕意服后一二日可告朕何如又谕曰昨朕因语时令示朕意与卿闻病不得愈朕惟病不可不慎以爱身为孝之大而天工不可不尽以辅致君为圣为忠之大他诸余未都要紧卿其思之哉

○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亥致仕大学士张孚敬表启问安仍<跽 毓-金 >贺册嫔

上优诏答之遣锦衣卫副千户刘昂视孚敬于家赐之敕曰卿以内阁元辅朕所倚毗顷因有疾恳乞归休朕察卿有不获己之情乃用俞允送卿兹得卿来<跽 毓-金 >奉问并贺省览之余具悉忠爱特遣锦衣卫副千户刘昂赉敕往视卿疾如既愈即便来京勿负朕望果未除则当善自保摄用副朕眷思之怀复以手敕付昂曰敕旧辅孚敬卿比以疾乞还久切朕思昨得奏贺朕躬平吉

圣母康泰及择原选淑女内曰曹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喜期将近已先册封为端昭二嫔并河南李氏京选王氏补为敬静二嫔又朕于春三月躬行谒

陵礼奉

慈车率后妃礼成后又于四月之吉命工恭饬新

七陵增造等项朕自作幽宫于

长陵左之阳翠岭即十八道岭更名改小山一名半台山以尊

皇祖太宗尝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圣母舟回京今朕命使昂往视卿于家卿如果疾未痊便不烦以见如稍可即星夜以行急来见朕副切思情勿自负自弃以致朕怀无已卿其承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丁卯廷试读卷大学士夏言有疾

上谕读卷诸臣曰卿等连受勤劳于政务之外且希忠与我少年卿等皆老臣朕心甚未安且言病甚昨朕有谕令看卷后用心理之即今任事之臣少卿等其悉朕怀匡我不逮仍录谕示言知之令不必回奏省伊思费耳又昨卿等入见东宫已议且重爱护然朕惟侍卿等再见数次先计

奉先殿谒礼如何今年庶吉士之选当举行既而遣医视言疾复命中使赉赐上尊品物言<跽 毓-金 >谢请俟疾少间诣鸿胪寺报名谢恩

上特遣中使谕止之曰卿疾少愈恐趋谢作劳特用赐免卿其专精神省思虑近医药以自持

○三月丙申少傅兼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夏言一品九年考满

上遣中使赐言银五十两彩段四表里宝钞五千贯茶饭五卓羊三只酒三十瓶吏

部以先年大学士杨士奇刘健赐宴例上请奉旨言辅导朕躬历官一品九载<懋心>输忠荃久著贤劳朕心嘉重可复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勋阶兼官悉如旧赐敕奖谕仍宴礼部给与诰命以称朕褒礼元臣至意言<足 毓-金 >辞

上曰卿名德伟望博学宏才一品九年忠诚笃棊功施

社稷业迈前臣加恩常典非朕所私宜祇承新命益殫嘉猷用匡不逮庶副朕优眷至怀所辞不允礼部以待宴官员请

上命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待

○五月戊申原任大学士毛纪年八十山东抚按以闻

上曰纪辅弼旧臣年登八袞德寿并茂其赐以羊酒抚按官及门存问仍月给食米四石岁拨人夫六名应役以示优眷

○嘉靖二十四年二月丙午致仕吏部尚书罗钦顺年八十抚臣以闻诏有司及门存问仍给月米岁夫

戒谕群臣

○嘉靖三年四月辛丑镇远侯顾仕隆等请申明永乐初戒谕武臣榜文

上曰我

祖宗庙戒谕武臣榜文训告谆切恩意深厚承平日久替袭者不知遵守旷职怠事兵部其通行天下申明晓谕本府仍誊写刊印给各官领回诵读使其子孙各知保守世禄

○嘉靖六年十一月辛丑赐辅臣杨一清等五经四书各一部谕曰朕惟大臣事君必有其道曰道者载诸简册君不知道无以修身出治而福泽生民臣不知道无以辅君纳诲而成就君德卿乃耆德旧人博学宿儒自复召居政府辅导朕躬启益朕学赞襄治理展布忠诚沃心之道良有赖焉斯非学术渊深识见宏远所能也哉朕念卿昔所学者必孔氏典籍是典籍也乃市行书肆所传惟恐或有差缪岂可遗哉今特以

祖宗朝所刻官本五经四书各赐一部卿其益坚乃志究厥古典或朕政事举动有违于道有乖于理当执此言以告正朕躬乃讳朕之不纳为无言呜呼圣人修齐治平之道尽诸典籍朕有所罔闻必赖卿其善导之朕岂敢逸其身心以为无益□

皇天及

祖宗付托乎惟卿其钦承之故谕

○嘉靖七年七月癸酉大学士张璁请宣谕内阁绝谗邪以清政本

上曰卿所奏朕已知辅臣调元赞化当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同寅协恭以期和衷之治庶副朝廷倚毗之隆勿得彼此相嫉以负简托卿等各勉之

○嘉靖八年九月辛丑先是大学士杨一清张璁各以言官论劾遂生嫌隙

上令璁致仕旋复召入一清不自安求引退

上慰留之光禄寺少卿史道因土<足 毓-金 >请谕勉二臣相与虚心直道忘私奉公用酬

陛下千载非常之知不宜以形迹尔我自相乖异

上览而嘉之曰内阁大臣责任甚重尽所深倚宜同心共事协恭尽职秉公持正以赞治化陈善闭邪以辅君德容众以量受言以弘勿怀私嫉忌以取愆违庶乎君德赖之以成治化以之而兴泽溥下民功施

社稷忠节誉望非前代诸臣所能专美岂不伟欤辅臣于道之<跽 毓-金 >朕之言宜加思勉勿负朕意

○嘉靖十三年正月丙辰

上谕大学士张孚敬等曰前朕亲启

皇祖主榑见主套销金向内必是先期崔元所致彼视旧大臣乃忽慢不敬岂将命掇事之臣哉元之不堪简命有如此卿等即录此论与言令誉示捧主诸臣知悉务各祇慎勿如元为于是元上<跽 毓-金 >待罪

上曰出主而祭礼之正也我

皇祖初制之典非今日事况人臣于君之事不可不慎重朕知尔意谓

累朝不行何今日如是则知守历代之规耳朕所示礼部但敕令加忠敬而已何以认罪为

○三月壬申礼部尚书夏言请简忠亮大臣一员抚赈大同叛军大学士张孚敬持不欲行

上谕之曰兹大同一事卿独未究心于至理委非正大之举囑逆诛逆终是贼得计我师伤卞无数用财无数今如是了事可耻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邪非朕偏听于言之言卿可推思其理自得其正也人皆曰卿独与言为忌兹事又不从果然奚如其所言真不当行岂可迁就为之朕推言之力干君事今亦不多及黄绾之为人卿所甚晓朕恐前日之事果如所言卿不自累邪卿能与绾比旧加厚其交再肯与言凡事和处则朕之不劳于政务卿之德量益著矣朕此言非有所私特为卿耳孚敬又言前已遣募军给事中处置似不必更遣官查勘

上复谕曰大臣事君谋国贵和若彼此争抵各生私嫉则其君托耶卿尚平而熟思之礼部此请当都依拟行遂特诏绾往为罢总兵郤永任听其勘处

○五月己丑

上以疾不视朝谕礼部尚书夏言曰朕惟君之与臣上下交而共成治理乃者朕静息数旬元气已复咳疾未除虑尔百工弗勤厥职曰不先我师上行下效者夫朕非敢自逸也特念身为治本不得不慎爱之耳兹复申告勉遵朕言务秉勤恭勿事怠忽卿言其录布之哉

○六月乙巳大学士张孚敬复以疾乞休

上温诏慰留不允寻谕之曰卿前以累<跽 毓-金 >乞退今日又复为词想无甚疾或疑朕耳夫疑朕有二去来进退四三作矣我必终不以礼待不如早求去一也方猷夫

年力尚未及我而去之此必信一等人以勿用我辈不如早如去二也或因大同事着又或以如今日之事为难处坚不欲法处延龄者曰为

昭圣皇太后耳恐君上失德夫此数事者皆不足虑大臣居丞弼之任一竭诚以事其君道之宜也谋身计祸此是何如臣邪况今也亦无甚事止是辅君安民耳卿必欲求去果为何者明言之勿忌孚敬求去益力

上复谕卿求去之必者特以一大同事耳何其执已哉夫卿不过与言为忌持耳大同之事初无甚重大情由朕曰法当讨而无赦法言也想刘源清郤永必思设法而止诛杀主将之贼以正

祖宗之法纪也岂知贪功冒勋恣戮平民以致法不伸止杀二三为从者渠魁漏网坏法至于如此卿犹为源清屈一则曰二臣锐意攻城二则曰必破贼为止夫城破人诛固无难如无罪者何又何时复是镇以卫京师乎此虽言之言合本出自朕况事之是非自不当较也今正内阁缺人不顾朝廷必求自遂是辅臣之谋乎孚敬乃复出视事

○嘉靖十四年三月丁丑武定侯郭勋吏部尚书汪鋐在工数以事相左遂成隙上<足 毓-金 >相攻

上谓大学士李时曰勋言工上事犹可鋐全是忿词此何可忍时为营护甚力

上意解曰若不究竟则二<足 毓-金 >须留中耳且鋐无故即举梁村自代此是何说昨东阁与夏言争

庄肃皇后谥号本礼部与内阁事与鋐何与乃悻悻如此时曰大臣议事贵于平心易气此等举动未免取讥于天下后世

上曰科道何不弹之时曰不敢

上曰此谓宁忤天子不敢忤权臣也勋鋐卿可传朕意戒饬之但勋奏吏部改调官事不可不查卿亦知建造可会二臣公议之于是时同勋等于东阁会议奏言鋐以主事欧阳清体弱不任工所劳俞振强行事欠当故以清改调刑部振强升调南京工部员外郎而以员外郎梁廷振代之实无他情勋见鋐擅调因疑其听托规避遂以上闻耳

上曰振强行事欠当宜谪而升清体弱宜惜而调似有避去意命降振强一级仍同清供奉廷振回原部于是勋鋐各陈谢

上复手谕勋褒其祇慎勉以协恭以称简任于鋐则责其动有纷扰甚负委任仍以自今宜亲君子远小人勿效前为戒之

○嘉靖十七年正月壬寅行祈穀礼于

圜丘命武定侯郭勋代

上谕辅臣曰卿等谓祈穀礼宜暂命官具见爱朕至意然朕思大报永亲时又有外臣在故欲躬事耳若论出入

太庙丘坛上下自惟礼多但熟思朕既遵复

祖制不三五年即偷安自逸且自十三年患咳六旬乃愈三四年间体力复不如故

又昨冬连患足疮兼耳鸣心跳神思不爽又不如前气积成痼即今兹恙增甚朕心得有一日之宁乎故朝政之废岁不及旬日虽此身如逸中心不敢略怠所感者

皇天洪眷

太祖圣德故支维之冲君得有此十六禩及赖卿等竭心以赞耳今朕宜理疾祈穀之典卿勋宜思尽处恭代朕行礼卿言仍监督礼仪勿怠即录付春官及遍示诸司知之

○嘉靖二十一年六月辛巳

上手谕都察院曰人事愆违

天垂仁爱雨后方禾茂民康今雨下竟朝夫丞弼之臣宜忠敬清亮者居之故曰燮理调和之职也朕承

皇天宝命以神王二道裁理天下非求仙用夷荒昧之为止是一早朝终始不一耳然君逸臣劳务本抑末失小顾大先贤言之朕虽失之此早一临门祀多命掇爱此身命是父母遗我者崇礼帝神加志天下不曾色荒声迷于不省人事之地无一时不思天下付民上籍为人君之职所当惧者奈何世降人浮求一真才作夹辅不可得昨夏言测知东宫迁移无故力称改慈庆为东宫府夫废母后备制以纵奉子朕必不为言前称朕意为正驳郭勋之非今何一用勋言若今谓为忠正前亦忠正前谓为非则今亦非也盖嫉人贤已欲美必皆已出亦无归美君上之意是其恣肆已成性必不迁于忠谨敬畏之地夫何谓郭勋以不领敕下狱矣犹千罗百织如何自拟君旨谓不必用敕言官系朝廷耳目一人不如专一听受主使逆君沽誉倾人取位以奉所悦或戕人一家以代报复吁是人为乎又凡工作例有内官监官昨撰

大享殿兴工何无高忠敕稿前岁忠代言进玉器祝寿朕已疑其与彼同计矣今果通洩朕言不具敕稿果无例耶果不通谋耶昨又闻乘轿苑中次日朕已香叶束发巾命用皮帛鞋以便跪起彼谓不可夫无赐而自乘是擅也有命而抗违非礼也且朕不早朝彼亦不入内阁军国重事径自私家而专裁之王言要密岂宜人臣视如戏噉如此大事言官岂无一人知见不闻一言片_足铤_金 > 斜发徒知欺谤君上玩法舞文排挤忠直贪生媚灶今日神鬼皆怒雨甚伤禾卿等其布此谕俾中外知之

○十一月戊申

上以宫闱之变敕谕中外曰朕诞膺

天眷临御大宝二十一年于兹夙夜兢兢钦若

上帝祇奉庙谟罔敢怠荒故凡八柄之操五刑之用皆稽谋自

天考训于

祖恩宥罔偏于近御刑赏大不同于宫府凡以成平明之治洽于变之风以期无口

天与

祖宗付托之重虽每防微岂期是年十月二十一日灾生榻寝二逆御氏结宫婢杨金英等大肆谋逆戕害朕躬仰荷

天地

祖宗

皇考妣洪庇百神护佑假手中宫力救朕躬获臻宁吉即将逆犯依律凌迟处死各该族属尽法诛夷已遣官祭告

天地

宗庙

社稷及应祀神祇恭行谢典恐中外传疑未的尚怀隐忧手足心腹保爱胥戚兹特降敕抚慰尔等夫朕以冲弱遇兹危笃卒获康宁然非

天地神人阴佑默相以保我国家万万载灵长之祚何以有此尔等宜念此眷恩深加庆幸安心官守共迓

皇厘睹兹祈天永平之休共飡久安长治之盛尔等其钦承之哉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癸未虏众薄都城

上出御奉天殿敕谕群臣曰今虏酋听我背叛逆贼入侵畿地诸当事之臣全不委身任事曰

上不视朝我亦不任事夫以平日云君逸臣劳窃圣言以济已怀欺不忠至此尤甚何有主忧臣辱之实敢为上行下效之肆朕中夜之分亦亲处分辅赞大臣日夕左右未顷刻有滞于军机而朝堂一坐亦何益欺

天背主之物科道官通不一劾且胁我正朝大内恐赫朕躬沽名市美非党即畏奸臣敢欺君父各误事大小诸臣便一一指名着实参劾定罪其余各同寅协恭悉心国事凡有见闻可以助大破逆贼虏寇者人人尽言再如昔玩视并以军法行刑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甲戌

上谕礼部臣曰今春雨泽固降雷未发声且四方灾异旱涝不同勿专谓尔君所致人臣之义可尽废乎天工人代君一身能遍诸务耶臣原有分理之责况忠贞者又以臣劳自责未可专一欺谤各要寔尽厥劳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乙亥吏科都给事中梁梦龙劾奏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右侍郎殷学托病避事学上<足 毓-金 >自辩

上曰大臣当先敬畏迩来自肆安居每每称病臣子情共义何在况学又协理戎政者被劾不待明旨游词欺辩姑从<目 宀 十 见 >为民员缺亟推忠谨兼济者代之

重铨衡

○嘉靖十年三月戊戌

上谕吏部曰朕惟政治以得贤为本吏部尚书古称冢宰表率百僚人材进退寔司鉴别朕以此任重大悬缺已久兹特付诸廷推以协公论诸臣宜体朕心慎选惟公与明忠诚为国练达事体者二三人以闻朕将亲择焉毋得视事之常以应故事

○吏部<足 毓-金 >文选司署郎中邓尚义实授

上曰文选乃铨衡要司顷来不问贤否第以次补仅及一年輒升京堂他部即有贤否俱不得与屡经建白竟不遵行以致往往挟权济私用舍倒置恩不及百姓自今文选郎中务令久任果能尽心所职者听超升如例不许概升有不称者吏部会都察院更调选补务在得人庶朝廷体访好恶悉出公论

○嘉靖十九年八月壬戌南京礼科给事中曾钧等以士习日敝咎由大臣请上审察忠佞以励其余

上曰钧等所论深中时弊责备大臣处尤其是兹欲甄别淑慝振起人才专在铨曹自今中外大小迁除须裁抑侥幸为国择人每徇私情致伤公道肃风纪

○嘉靖二十年四月甲辰吏部尚书许赞等各自陈乞休奉旨罢免者十二人余令修省供职因敕左都御史王廷相曰

宗庙灾变

上天垂戒非常都察院风纪重地天下生民休戚吏治臧否系于巡按御史近来出巡在外岂无失职害事者卿总宪有年自入院修奏宪纲之后不闻考效一人朕切怪之今后宜痛加修省振举乃职

○嘉靖二十一年四月丁丑掌都察院事毛伯温等申明宪纲八事

上曰朕恒念天下苍生不得其所祇因有司官贪酷肆行有司善恶无所劝惩祇因巡按御史不能振扬风纪举劾失实御臧否不分却因都察院不严考核吏部不公黜陟该科不行举正政体相维本无难睹乃上下不能尽职失朝廷初意国家何赖焉览奏具见振举纲维切中时弊朕心喜慰所陈悉允行务从实振举所在巡按御史即宜精白奉扬勿负朝廷简命如或故违重治不宥

饬吏治

○嘉靖六年十一月癸未

上谕辅臣曰吏部劾奏熊一漠本卿等票来口说戒其后来往者不究恐无以戒后者今可批示熊一漠既屡被论劾却不回避今又该巡按御史劾有贪婪实迹革了职所犯赃私行巡按官勘问明白着实尽追入官奏来处治近年犯赃官员虽经参劾皆止去官赃私多少置之不究终身受用无忌惧所以往往不知警戒尔部里会同都察院从实查究参来说如此方可惩戒将来徒以虚文顽贪愈无忌惮勿故姑息

○嘉靖八年正月己丑

上谕阁臣曰卿等昨以重守令一事为言足知忠虑朕本宗支冲幼无德之资仰承天命

皇兄遗诏俾为君长以奉

郊庙之祀安斯民耳奈何寡昧无知何为安民之道夫守令亲民之官此官得人则民安而非堪此官者则民不安抑得人而无能否之分进黜旌罚之失当则民亦不得安

耳故自古重此官我

祖宗亦重之今之计他皆繁文如降敕书屏之类只当卿等吏部严加访察以为黜陟之宜而不系县令决不得升御史给事不为群守决不许趋为卿佐每三年之期将可否分别等差量为劝示六年倍之九年加倍之又命都察院严戒巡按令其公举劾秉政体上亲为按口以稽其职之修否不举折挫凌辱如此则守令自得以重民生或可安矣卿等其协心详议如可卿等即与同官拟旨来看

○嘉靖九年二月壬辰敕谕户礼二部及都察院曰朕闻民为国本本固邦宁不可不加意为国安人必慎用守令然后乃获所安近屡有旨命吏部多方选授用心考察外但未闻某官果贤某方民获安生某官为否某方民不聊生无凭黜陟实效未臻况近来灾变多端本由朕致而百司分理亦所不勉有匡赞之责而亲民之官又最切焉今将朕偶有所见立为条目尔部院即便刊布开示于后一守令已有旨命所司慎选外着彼到任之后务要上遵我

皇祖成法修职业爱惜百姓所欲者与之聚之所恶者与之去之扶善而驱其强暴尊贤而去不肖教之以忠孝道之以仁义勿得肆虐用酷残戕百姓一凡军民人等有在家能孝奉祖亲恭事长上者和睦邻里教训子孙者务要指名奏来以凭旌异不许徇情用私一农桑者衣食之源一家之中赖之上奉祖先父母下养妻子人口须要依时力务男女各勤乃职但是少壮都要耕织耕者勿怠于耒耜织者勿怠于机杼旦作晚息庶不致饥寒之苦一各处但有荒芜堪种之地者着召贫民自种官给与牛犂子种不徵税粮不许强众侵夺及官豪人等有违一体来治罪一秋成之后所获须要撙节爱惜勿得弃储之以备口歉一误农害义莫甚于释氏之徒今尤重焉夫彼不过以生死恐吾民小民愚甚直信无疑浸浸而不之省遂至伤伦彝废人事舍农业甚是有害世道今虽不能去然驱迫之速必至作害但要牧民之官常加省谕戒其未来其见被惑者有能舍非从正都着还做生理须从容善诱务使移转如一府中有能化正二百人以上州一百人以上县四十人以上者巡按御史奏来否亦奏来以凭考报一欲守令尽职又在巡按御史克尽职以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今后各处巡按御史着照近日右都御史汪鋐所奏事件务要遵依不许抗违以为身先之道敕内所载各官果有遵行尽职民安生业的指名奏来录用或赐以旌奖有仍前不遵故虐小民者亦要指名劾奏治罪务要从公荐劾以凭黜陟如所否者若朝廷访知决不轻贷如敕奉行故谕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乙未

上谕户工二部朕仰承

天命为生民主夙夜兢兢治理未始少忽每念四方水旱及边方多警如履渊冰但为政在爱民爱民必选贤守令今选之者每不尽心以致官非其人民受其害朕见今岁以来天时少顺连日风沙若有旱火之虑又边务亦甚有可虞者所司俱不我体何有君逸臣劳之义所应赈恤及防御诸务其亟行抚按官及各边总镇官加意干理如或失职

债事决不轻贷于是户部奏言迩来各处奏报灾伤业已奉旨蠲恤此实朝廷浩荡之恩第诸司不以实行宜今所在抚按官加意程督得旨近来所旱灾伤皆由官不得人甚或贪残殃民致干和气所奏依拟行各该抚按官严督守令及时加意惠民贪酷害民者即时具奏处治

○七月丁丑巡按湖广御史伊敏生言岳州府知府陆王□邦茶陵州知州曾才汉政绩卓异宜示劝奖

上以王□邦有掾荒寔政诏升四品京堂官曾才汉升俸一级遇缺推用前有旨令各监司访核所属守令贤否未见奏报敏生独奉诏惟谨足见究心民隐令升俸一级

○嘉靖三十三年三月辛亥

上谕吏兵二部朕惟连年自庚戌逆贼入犯之后□荒四岁百姓饥窘已甚良用惻焉今掾灾惟恤民养军为要一者得人虽患亦不害吏部行各被灾地方有能加意赈恤其能惠养有方劳绩彰著者奏闻擢用贪残殃民者处以重典兵部行各边镇巡将官抚爱军士整饬兵政严谨堤备各务责实遵行如或误事必罚无赦

○嘉靖二十九年三月丙戌兵科都给事中王文炳以浙直闽广等处兵乱<足 毓-金 >请亟议安民蓄兵绝寇之策兵部覆奏

上曰朕所倚安民在守令迩来各官恣意贪残困苦小民朕心悯之吏部都察院即移文各地方抚按官严加考察限一月内从实奏处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甲申

上谕大学士徐阶等曰今人臣中欺谤者不无而外官贪肆为尤甚国亏民苦悉此辈所为

祖宗法度视为<耳少>耳此本在冢宰力行阶等以示吏部尚书严讷讷因奏请行各抚按官不待复命即将所属诸司贪肆有迹者以名闻听本部分别处治如臣等及抚按但有所私听两京科道从实糾之<足 毓-金 >入得旨藩臬有司贪肆者如议行抚按官从公劾奏如有不当尔部中及都察院科道官即行参治其抚按官仍令督率守巡遍历郡邑稽查奸毙修举职务如敢玩逸一体参劾尔等推升选用务秉□公以体朕保国为民至意

○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乙亥云南临安府同知何启蒙河阳县知县严杰俱以贪酷为按臣所糾诏俱黜为民仍以杰□巡按御史提问具奏因谕吏部都察院曰贪官不治百姓不安今后犯赃数多者俱照此例行不许贷纵都察院通查先□奉旨逮问文武官催行各御史劾勘问结于回道考察日明开已未完件数奏请毋得隐护

恤民

○嘉靖元年正月丁卯户部覆御史郑本公奏请收恤□师穷民

上曰在京穷民收入养济院食粮及蜡烛幡竿二寺给粥系

累朝恩典近所司往往侵耗抑损无告穷民安所委食宜令仰体德意务使人人周

给诸作奸玩法者事发重治

○十月辛卯户部覆南京应天湖广江西广西各抚按官奏地方灾异非常乞赐蠲恤

上曰各处地方灾异重大朕心惻然户部亟发银二十万两遣官给发各地方酌量轻重分给巡抚都御史令其躬亲巡历吏官设法加意赈恤钱粮蠲免者停免勿徵务使穷民沾惠勿事虚文

○嘉靖□年六月辛酉顺天保定河间及徐州蝗户部请敕有司捕之

上曰蝗蝻损稼小民艰食朕心惻然即令诸司悉计禳治之仍核灾伤如例蠲免

○嘉靖七年九月甲申敕谕户部都察院今各处地方多奏灾伤朕访得四川陕西湖广山西等处尤甚百姓何辜罹此□厄朕每览奏牍惻然靡宁当比□荒年岁若不大沛蠲恩急行赈贷岂为民父母之道虽节经各该抚按官论奏户部覆议蠲放犹悉拘于常例往复覆勘反滋毙端且往年灾伤田粮止免存留而南方之兑军北方之起边俱不在所免但百姓所苦正在起运钱粮犹免存留民无实惠况存留数内干碍王府禄粮军士月粮官吏俸粮师生廩粮之类皆不可缺通融处补候熟带之例多是虚文无益徒为官吏里胥渔猎之资户部便通行查议将各奏报灾伤十分重大者今年起存钱粮尽行蠲免稍轻者照依分数勘实即便停徵或量为折徵输纳冬寒在迩明春青黄不接之时尤为可虑巡按官仍督令司府州县等官将极贫人户先尽见在仓粮量为给赈若有不敷将各项官银给发灾轻去处照例徵免输纳亦无听信下人作毙以熟作灾以轻为重有损于官而无益于民其兑军起边不可缺者将两淮等运司盐价银两及各处先因别项徵纳今未用者酌量派补运纳如有不敷仍将太仓收贮官银动□百余万两派发送去以备代补起运及赈济二项□用事完造册奏缴夫财出于民损上益下斯为善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若坐视民患民穷财尽他日军国之需从何而出户部职掌人民宜体朕意推而行之其间斟酌损益事宜又在从长议处明白具奏定夺内外衙门官员及抚按官若有弭灾救荒良策及凡不便于民事件各要条陈具奏采择施行以称朕恤民固本之意

○十一月癸亥

上谕户部朕闻河南狭州甚荒人相残食何不亟行赈救夫灾变重大若此岂彼处镇巡官未尝具奏耶其据实以对户部尚书邹文盛等言河南全省皆饥臣已请留兑军粮五万石行赈狭州饥尤甚镇巡官并未言及今请再留五万石兑军粮赈之报可

○嘉靖八年二月丁丑湖广襄阳府大饥巡按御史张祿绘饥民图以献时已有旨留

显陵工银及贵折兑银备赈

上览祿奏心复不安亟命部臣再申前旨下所司多方处分使民沾实惠有司奉行不谨及作毙者悉论如法

○嘉靖九年四月庚午敕谕六部都察院曰朕本菲薄以宗藩入嗣

祖宗大位夙夜战兢罔敢自逸惟赖内外文武百官左右夹辅以匡朕弗聪弗明之资尔近来远近之民饿莩盈途死亡流离无算闻诸奏报实用忧伤本朕一人所致下民何辜重遭斯苦但尔内外工臣皆有分理之责尔部院大臣又百司庶僚之首不可不加勉以佐朕安民表率其余今将朕之小见开列咨议会奏来说民之安否全在官之贤否近来慎选守令之旨已屡降惟能遵行可也但上之抚按之吏胥人等亦当慎用严禁之宜庶使上有公鉴下无私为公鉴当则荐劾得真俾有所畏服私为禁则诈冒得除俾不为所累然后民或得安平日常有司不肯积谷备荒一有灾谨无所措置虽每发银赈济亦已晚矣况奸官猾吏往往侵克小民全不得沾寔惠徒有赈救之名其实未活一命宜着寔考访区处朕闻周礼荒年索鬼神之神制其各处口荒地方尔礼部查奏遣赆香帛祝辞命所在有司官竭虔致诚祷于应祀神祇以希转灾为民之福朕仍躬行露告

上天同尔等修省各处战阵死亡或为国为民者勘报有不真以致徇情颠倒之者亦足以伤和致灾该部依此类推详奏请刑狱重事人命所关其情毙多端最难条数甚伤和气法司推议奏请其死刑有决不待时者或在春夏之时尤为伤和或亦有未当朕甚惧此亦会议具奏定夺在外民情利害恐有未知亦足致灾都察院便行文巡按御史及大小官员凡利当兴害当除者有所见闻着即条奏不许诈妄及害下民以违朕意近因民穷屡有蠲贷之命闻所在官司仍徵又催之者夫蠲免之意在裕民却乃如是论财则官民两不获上拥虚名下受重困法令俱亡着议处考究其有欺隐及不遵的从重治罪目下凡有可救灾济民之宜着即行奏闻区处施行都察院还行科道官俾人各以见上闻俱不许引

郊礼制宜故意违阻朝廷自有处置

○嘉靖十年八月乙巳顺天抚按官上所属州县卫所官各积穀数

上曰积穀备荒本以为民有司贪功畏罪务在取盈反为民害仍行该抚按各将所属严加督察令其公勤奉职若仍袭前毙重治之庶称朕爱养元元之意

○嘉靖十五年三月壬午

驾还至沙河

上御行殿命鸿胪寺官宣敕谕昌平州官生父老等曰朕荷

天命纘承

大宝始则礼讲失序是以争

庙尚定于数年于

陵见通不闻于礼官也昨朕咨少保秩宗言欲讲谒

陵之礼以待

庙祀之后今将有于

天寿山可不先谒

陵而讫口处自国哉乃复议以大臣谓此可举朕择良辰奉

皇太后恭诣

七陵道经沙河驻蹕何居民不续农事不观

祖宗陵园重地朕切忧怀尔昌平司牧率耆老生徒既至已迎朝兹回又来辞朕今特降敕谕用示恤典本州今年粮税免三分之二凡七十以上者各官给布二匹米一石肉五斤九十已上者倍之生徒每给灯油八十斤尔知州等官爱养百姓宜尽心抚恤勿妄加科索以奉承人意勿肆行暴虐以致害民心百姓每亦要孝亲弟长为善立身如是官有廉能之誉民无嗟怨之声庶称至意以奠

山陵于万世等顾不美欤欤哉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辛未兵科给事中胡宾言通仓粮米积至六百余万众谓不宜太多今畿辅灾伤宜行八府自备人夫车辆关口运回发粟户部尚书李如圭覆谓宾言可采

上曰京仓先因都城米贵乃出粟平糶以纾民急原非赈饥正法亦无发粟外郡之例该部非时具题又谓仓米过多已不谙事今各守臣未有奏请而无故发米数万散糶则必强令铺行关领贫民不得受赐况出办人夫车辆往返之费大略相当岂救荒之长策其再议处以闻胡宾既知民饥但宜请赈而干预所司处分何也姑宥之已而如圭具状请罪

上曰自今建白章奏不援据法理执论可否但依违具覆者承行郎中俱治罪不贷

○五月丁酉礼部左侍郎孙承恩言京师疾病请给散药物以救民困苦

上曰顷闻疫气流行民多札瘥朕甚悯焉其令太医院差官顺天府措置药物设法给惠

上又亲检方书制为济疫小饮子方须下所司遵用仍命礼部刊行

○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壬午

上谕礼部曰

皇考躬集医方选要一书仰体

天地生德寿众至仁之心岁久传布未广即重录梓行两京各省以宣济民之化复以

献皇帝御制外科经验方命礼部重加校录一体刊布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乙酉

上遣官施药于朝天宫毕谕礼部曰朕祇承

玄祐仰体生德命官施药济民昨侍郎孙承恩等奏边方军民亦宜拯济况今疲于征伐之后岂免疾疢兹一体施济即遣锦衣卫千户同道录司官一员赍赴宣大山西等处会同抚按官立法给散务俾均沾玄惠以广同仁之义

○八月丙午谕礼部朕思京城九门地大人众多有死丧贫难不能葬者或有四方

客死不能归者暴露尸体朕甚悯焉五城御史其督率各该官役以义地收瘞之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甲申工部奏浙江等处节年拖欠内府钱粮宜遣官催徵
上曰江南连岁灾伤不必遣官惟行文催角□羊

○七月戊午户科给事中李珊以京师霪雨<足 毓-金 >请修省会雨已止
上曰比者雨霪灾朕即日躬祷已荷

天恩赐霁修省不必行朝廷有毙政当革者六部等衙门并科道官秉公指奏处分
庶尽应天之实寻谕户部发银米赈恤京师转徙居民其房屋倾圯者户加米一石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辛巳

上谕户部曰近日关厢人民入城者多米价顿贵必至艰食朕甚軫念其亟发米五
万石每石定价银伍钱会官发糶给事中王德言米一石五钱其价犹重请减为三钱五
分从之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戊戌

上问大学士严嵩外多无食何以嵩对言近日四远饥民来京求食一时米价腾贵
流民饥极儿女弃置道中请以太仓米数万石平价发糶或可稍纾目前之急其山东河
南等处当多发临德二仓米给赈

上允之复曰出米周急本汝忠赞又我思必有毙诸途者不少暴骨道路或有以处
之何如嵩言沟中之瘠诚所不无请仍敕户部在京五城御史在外行抚按官各督率有
司查视掩埋又发米出糶虽米价稍平但四方饥民有身无一钱者未免仍坐毙道路合
无于十万石数内将八万石出糶以济在京军民将二万石敕户部委官将米运赴城门
各厂外每早召集饥民人给一升如此则饥民幸悉沾实惠

上曰朕意所思正是此行不如是亦徒事虚文耳令以六分照前四分给四来与贫
苦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乙亥都城内外大疫

上闻之谕礼部曰时疫太甚死亡塞道朕为之惻然其令太医院发药户部司锦衣
卫官以米五千石煮粥疗济用副朕好生之意死者官给蓆藁令所在居民收瘞之

○六月丁酉工部奏上新金京师铺□之籍

上曰近来京城军民坐充铺户负累逃亡者甚多差官金选又放富役贫去留不公
今所金尔部中再加详实贫难无力者免之仍令五城御史严查富户金补有倚势营免
者重治

○嘉靖三十四年六月乙酉

上谕户部曰朕闻宣大二镇米价腾贵其北直隶山东河南麦熟之处或可仿昔人
平准法以济民饥者当急计行

○嘉靖三十八年八月乙丑辽东大饥巡抚官奏请赈济

上曰该镇灾伤已甚可即发太仓银六万两选差御史一员前去多方召余设法输

运务济百姓之急不许怠误岁终仍给发牛具银五万两以备来春布种

○嘉靖三十九年四月庚申

上谕阁臣曰昨户部言续□米赈京师饥民者至四月终止余者还仓朕思所余无几徒劳往返耳其悉以赈民

○十二月辛丑

上谕户部朕闻近日贫民冻馁死者甚众其即发米万石为粥食之死亡暴骨者五城御史督令地方掩瘞于是尚书高耀等覆言奉行如诏

上复谕以务济贫苦其饥寒甚者给食一器仍与米一升亦不得妄给谕锦衣卫亦如之

○嘉靖四十年四月壬辰先是

上命发米粥药饵给京师流民已闻有司给散非法谕户部曰朕闻汤药不对证且饥馁之肠反伤生又给米时贫弱者无济有力者滥与违上行私甚失朕意是执事者之过也可传示之令小民知非朕下令初意户部覆言流民就食者众群聚日久蒸为疫疠宜于近京要委廉干官约期分给使新来者得食不必入京久住者藉资得还故土

上是其言复谕辅臣曰近来各处饥民来京数多皆因有司坐视不能赈恤所致殊为旷职令户部移文各抚按官督率守令招集安抚毋事虚文若仍前玩愒治罪不赦再发京仓米四千石内库制钱三百万文以给贫民归费仍视地里远近为多寡务称朕意

○嘉靖四十三年七月己未

上以顺天府府尹刘畿奏本府差徭日繁民多逃窜谕户部曰差徭冗滥丁粮欺隐久为民累即移文各州县令其查理明白方许审编

安民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乙未户部左侍郎秦金言正德间畿内奸民往往将逃户民田投献权幸立为皇庄乞差官分诣查勘又宝源吉庆二店课程弘治以前顺天府按季角□羊部进内府后亦奏为皇店科取扰害乞查覆如弘治旧例行

上曰畿内根本重地

祖宗朝屡有优恤禁约迩来奸猾妄将军民田土设谋投献管庄人等因而乘机侵害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览奏深用恻然及二店课程俱如所议行之

○丁酉南京工科给事中王纪言南京甲字等库额设季夫服役以成化年间借居民修葺因而占后岁纳工价银一千余两内外花园旧有食粮人匠树艺后以借民输运花木因而占役岁纳工价五百余两各处守御屯军余丁虽无田耕种亦照丁输税均宜查革

上曰库夫人匠可旧例留用借拨人夫发回本县勿复更差诸额外无田之税悉蠲之

○嘉靖七年六月甲辰南京内织染局事太监梁春等请修理库作等房

上曰今下民艰苦正宜节爱南京工部会内外守备亲行查勘果极坏当修计处具奏如可缓姑待豊年

○十一月辛亥初锦衣卫千户沈麟奏请命官校勘历代史书刊布天下礼部议尚书方献夫等言史书多残缺若五代以上诸史惟宋板为工多蓄于江南富民之家宜命官购索付梓

上曰翻刻书籍虽系右文之事但差官购索民间古板未免骚扰反滋奸毙姑已之
○嘉靖八年正月己巳

悼灵皇后陵官请增金陵户得旨昌平州赋役浩繁人户雕敝不宜偏累可于顺天府附近州县金充

○嘉靖十一年二月辛卯大学士李时等以
圣嗣未降请

上自制祝文遣廷臣奉香帛诣岳镇名山祝寿

上曰朕思卿等所言出于忠恳至诚不当已者但遣使远出未免扰吾百姓可分遣道士赍捧香帛幡祝行令所在守臣竭诚行礼

○嘉靖十四年八月丙辰诏

奉先殿献新米豆俱于西苑恒裕仓□给免派宛大三县岁以为常

○嘉靖二十年六月壬戌先是致仕通判赵璧儒士王政校余王文登等各言浙江观海卫等处矿场可采

上因其言命锦衣卫千户萧镗勘取至是巡按御史王绅陈其不可状

上曰各地方矿场既经多官勘明有损无补即行巡按御史督委地方官照旧封闭敕内外官照例回京赵璧等俱下御史按问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巳礼部言勋臣奉使册封多不法请旨严禁

上曰册封大礼命官各宜仰体朝廷亲亲至意遵守礼法约束从人所过不得骚扰驿传事毕还报不得迁延违者听巡按御史举奏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己丑咸宁侯仇鸾奏借民田车以备战守

上曰去岁造完战车专备御敌之用如何又尽取民车益增骚扰不必行
重农桑

○嘉靖九年正月丙午吏科都给事中夏言上<䟽 毓-金 >请行亲蚕之礼

上以其<䟽 毓-金 >示大学士张璠深嘉纳之遂敕礼部曰朕惟耕桑王者重事也古者天子亲耕王后亲蚕以劝天下朕在宫中每有称慕自今岁始朕躬祀先农于本日祭

社稷之毕时即往先农坛行礼皇后亲蚕礼仪便会官考求古制具仪以闻于是璠等因请于安定门外择建先蚕坛其

皇后亲蚕礼仪一仿亲耕藉田之制诏如仪行已而詹事霍韬言

皇后不宜出郊乞择近便地

上曰耕蚕衣食之本王化之先天子耕于南郊王后蚕于北郊此万世不可易之典尔素谙礼制何有此言且出郊古礼非可以远近计若就禁内行之恐不可垂法于后今袭故非时之徒甚众而此言实启其端尔其审思之已而户部亦言安定门外近西之地虽<田十见>平可用而水源不通无浴蚕之所宜从礼部初议于皇城内南城西苑中行之

上曰周礼之制耕蚕分南北之郊其蚕于禁内唐人就安之制不可为法初议止于安定门外而兹复自相矛盾前后不一宜照前旨择地奏闻

○戊申

上复谕礼部曰疑谋勿成谓中心疑而未决之事不必成其事昨夏言请行亲蚕礼及卿等奏议已详此事在朕心决之久矣得言奏甚悦并无毫末之疑已有成命兹申饬卿等非朕有疑亦非被惑而昨者詹事霍韬奏云所以者朕已谕之但恐韬奏一出必有藉彼为言破政害事势所不免夫言之奏有云农桑之业衣食万人不宜独缺耕蚕之礼垂法万世不宜偏废此言已尽非有他也朕所纳者以此亦非有他夫礼乐制度自天子出此淳古之道也故孔子作此言以告万世如今世人良性固在本无不同实人欲炽今非朕者有五曰我

太祖范则已定

列圣守之汝何如是增加一也我

太祖未尝有是制

列圣不敢议及汝何擅创二也

皇后门尚不敢出而可远出北郊乎此

祖宗朝所无之事今日何以是为岂不有干成宪乎三也制礼作乐出自开创之君我

太祖岂不知此神谋圣虑自有定见何待汝为亦非汝之当行斯非作聪明而何为耶四也宫中闻之人称其难且有

累朝未闻之语或有蹙额者五也斯时邪徒必不出此者舍是必又以祸福为恐外无可造为言者故申饬卿等熟计来闻仍以此刻布中外令各以其所见具<足 毓-金>上陈

○十二月甲子腊节以

御制蜡乐诗赐大学士张璠其词曰蜡乐当今日金门宴礼宣嘉平殷典著清祀夏书传劳农休田叟浴蚕勤室娟将迎新岁至为忻万物鲜

○嘉靖十年八月戊申

上谕尚书李时曰西苑工俱告完朕今日往视收获以观农事之终卿可偕大学士銮尚书鉉侍郎言同观之

上御豳风亭召见诸臣复曰兹当秋成之期与卿等同观收获时对曰

皇上务农重本自足以风励天下观获毕复召诸臣谕曰农之苦劳见于纸上不如见之于真我

圣祖尝有训曰衣帛当思织妇之劳食粟当念农夫之苦以此观之委为粒粒辛苦也时等复曰自古

帝王身亲农事未有如我

皇上者真所谓知稼穡之艰难也

上命赐诸臣宴宴毕复召銮时二臣

上御无逸殿之东室曰西苑宫室是朕

文祖之御近修葺告成欲于殿中设

皇祖之位祭告之时曰仁寿殿久已废圯

皇上一旦整饬追慕

皇祖祭告之礼益见圣孝

上曰祭毕宜以宴落成之其令文臣三品以上及经筵日讲官俱与宴

○九月乙丑

上亲制无逸殿左右碑文其左碑曰无逸殿之所作者寓戒逸之意者也夫劳者人之所共恶逸者人之所同好者也故周公以是而告戒成王者也朕今年春因命西苑隙地耕耨之以举农事卜吉择

皇祖文皇帝旧宫之迎和门内之南建

帝社稷坛以祀

帝社

帝稷每岁春告秋报行礼宫门外之东建殿亭一区殿曰无逸亭曰豳风围以小厦垣墙迎和门外之南作一亭曰省耕以备朕时省之小憩于此又于北之空地起仓廩一座曰恒裕前为一亭曰省歛以为省歛之所工起于春三月之六日讫于九月之十五日殿中壁奉刻我

皇考睿制农家忙律附以朕所记于末左书周公之书无逸篇右书朕辅臣少傅张孚敬记亭之北壁书朕之所作题豳风图诗左以周公之七月诗右以辅臣少傅孚敬之记告成朕亲为此记以示将来夫斯作也非朕所伪饰而为之也于以思

皇考圣训俾不致遗忘以示后世以体朕此意庶使知以劳而多兴逸而速亡知农事之艰难民命之所系国本之所关上至于

郊庙粢盛之所供下至于官禄百需之所赖皆在此务勤励其已劝示于民亿载之休永安磐石之固斯未必非为之要务者故记之垂后云尔其右碑曰殿之作与夫工之始末已载于左朕于是复以无逸之义而申说之夫逸者人君之大戒也何谓安逸自适人之常性孰不欲高枕宴卧于终日游情于声乐之场放恣于得色之地以为嬉娱恬快

故无所劳困殊不知昏荡其性者以此懈堕其志者以此戕身代命者以此危家亡国者率以此至于失礼丧仪悖亲违君伤伦败俗皆自逸肆中米故曰晏安如鸩毒朕虽冲弱每以此为大防故取周公之无逸一书七月一诗揭于殿亭及取以为名夫公之意以稼穡之艰难与小人之依告于王意盖谓譬农家后生不知祖父之勤而以逸失之况人君之宫生内长者安可不思祖宗创造之艰而耽于逸豫乎亦以使首先以农桑为重王业之基实在于此朕罔知特以务先自励而风天下以及置蚕室于迎和门内之北立先蚕坛于此每岁命皇后率宫职行祭告采桑礼于中庶使此心不敢怠忽以寓勉力之意耳若夫思

圣祖创建之艰难保洪图于永固则在于敬

天恤民亲贤讲学修身以端化本正心以贞治原特其敬协乎一以求不负我

皇天与我

皇祖之所付托及我

皇考之所垂望者在是矣朕不聪尤望臣邻之所匡赞凡睹斯者勿以文害意以答朕之望焉故为说

○嘉靖十三年闰二月丁未遣礼部尚书夏言祭先农之神是日陪祀官不到者众言因劾奏之

上曰祀典重事岁祭先农

皇祖定制非有所增诸臣无礼慢神专恣逸纵每有临期托故不行陪祀法当查治今姑宥之再有怠慢者必真以法本日陪祀官不到过多监礼官何漫不纠举都察院查核以闻

○嘉靖十八年三月甲午

上自

显陵还于途中赋麦浪诗曰故国瞻依

纯德山礼制亲裁肃驾还途边遮马禾苗长道畔拂舆麦穗班迎风激叠苍云合向日明堆翠雾闲成实愿饱吾民腹湏得灵膏自

帝颁

○嘉靖十九年四月癸未

上祷两宫中有应辅臣称贺

上喜赋诗二首其一春末夏首若恒暘亲睹麦岐满浪黄为思所关民食重勉敦桑林叩

上苍其二里沚经时病麦田爰抒丹祷叩

皇天倏忽玉宇流琼液元辅欣欣庆有年

○嘉靖二十年正月己丑

上祷雪有应喜而作诗曰庚子深冬素雪愷两旬秘祷叩

皇天恭逢辛丑上元日琼屑瑶片锡豊年已复赋御答歌示群臣曰叩

天兮保吾民民念兮良最亲助吾诚兮有邻岂求备于师锡兮惟其人喜睹龙翔之
幡兮偶为阴阳之正真必二气和畅而育此天民

○九月丙午

御制诗示礼部曰报穀钦

天地足民享

祖宗还企目前惠为我绝夷风

○嘉靖二十一年九月戊午

御制谢雨偈示群臣曰仲夏虔祈太素前神膏法润遍郊田微诚莫罄酬恩念一瓣
心香拜我天又六言诗一首前日重阳喜雨今辰双喜来祯孰见

天临

祖悦吾从此兆先徵又五言一首两度叠叠喜九日穰穰瑞早知嗣岁成须竭虔恣
对又三言一首雨滴菊叶扬扬风来吹送我祥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戊子

御制喜雪赋曰半春兮艳阳麦润兮是望连朝兮恩露昨吾谓兮漫空玉洒于今日
西成定可庆金穰

○八月乙亥山东泰安知州马逢伯奏献瑞麦嘉禾

上曰禾麦之祥民食所关

天地洪恩不可不敬其择吉奏谢

玄极宝殿献于

祖庙会西苑亦献瑞穀礼部尚书张璧因请

上御□□殿群臣致辞称贺

上曰□□稼穡非珠玉不可食者比况禁苑之秀又当雩禱礼成

上天恩赐岂可轻视不然何多年不见也仰承

洪眷尚未奉谢玄恩受贺不见也已之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七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八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
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
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正风俗

○嘉靖五年十一月癸未是日御道上有匿名帖子二鸿胪寺以闻

上命即毁之曰比来风俗薄恶臣下互相倾害小人又投匿名文书报复私讎有伤
治体令都察院严禁晓谕犯者罪无贷

○嘉靖九年二月丁丑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鋐以风俗奢侈奏请刊大明令礼义定式及

皇上新降敕谕有违令者以法绳之

上曰礼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官民服饰房舍器用

祖宗皆有品第著为定式近者贪官豪民陵节犯分日习奢侈克剥兼并职此之由其令在京巡城御史在外巡按御史检察不法者具状以闻

理财

○嘉靖元年三月丙辰户部言各边草束俱不下数十万积之数年俱成黑壤宜行各边查处

上曰边镇粮草皆小民脂膏各官不恤民艰交通势豪多收草束费有用之财积无用之地年久浥烂深为可惜所司严核滥收官员及议处支放事宜以闻

○八月戊子户部奏覆宣大二镇奏讨粮草

上曰边方粮草皆小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积一分官有一分之用各该镇巡官徒知奏讨为便不以计处为先岂人臣体国之义今后俱樽节爱惜处置得宜勿复浪费境内闲田可垦悉查核召佃及他便利事宜详计以闻

○嘉靖六年十二月甲辰朔

上谕户部曰盐课接济边储泉货流通民用俱当今急务迩来钱法盐法大坏矣盐法之坏由于私盐盛行官盐阻滞钱法之坏由于私铸者多官不为禁朕又闻京师市中所用俱出私铸前代旧钱及我朝通宝俱阻隔不行今欲盐无私贩官课流行私铸禁绝钱法复旧以足边储以平市价其速议区处禁约事宜以闻于是户部尚书邹文盛条上盐法六事钱法四事

上采行之

○嘉靖七年九月乙未户工一部条议弭灾事宜请量发内帑银段运至被灾地方充赈

上谕辅臣曰工部及梁材本可将银段都免运送其实不能辘急非朕吝财恐搬运徒劳耳守巡官员常常肯积贮备患为国与民计之纵遇有事也不为虑

嘉靖八年二月戊寅

辅臣曰兵部题进每岁买马用银及倒死之数揭帖系奉

皇兄明旨朕惟常盈库银两亦多用过之数既开见在者亦当开奏又闻后府柴薪银亦多例无科道查理恐非所宜亦当用科道官监收庶革官毙又但系有钱粮衙门亦欲令其通行岁报庶得有知亦或备急补之用乃谕户兵工三部曰朕惟天下财物不在民则在官取诸民以贮之官也甚难则用之也岂可无节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孔子曰节用而爱人此先圣之明训也今在外钱粮皆有抚按等官岁奏月报奸毙可稽在京惟太仓具在成规其余各衙门积毙多端未经查考且如后府柴炭银两及团营子

粒掌事者收受之际多方掊克又如太仆寺常盈库所贮马价但有奏请支用而见在收入之数不见开报户兵工部其亟行议查使科道官监之岁终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数目奏缴其有可行而未尽者条画上之用称朕节财恤民之意于是工部尚书刘麟请将后堂大库墙北开户外通设库官库吏领之该司以藉上提督侍郎岁终类奏仍三年一次委官稽查

上嘉纳之且令本部侍郎督理该城御史监查务使衙门肃清浮议永息其未尽事宜仍听随时损益条奏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巳户部以大同脩边计用米六十六万石有奇银一百九万两有奇请开中两淮等处盐引派取各省纸米香税赃罚余银并于六七月漕米将至时每卫查照所运粮米多寡即令运官督领运军运至宣府镇城以足原议银米之数

上曰脩筑边墙须虏骑远遁储峙充足乃可举事淮浙引盐依拟开中京储不得数议输边漕运官军亦不宜重烦转运浙江各省钱粮多移别用不必派徵其戛止脩筑竣边事既宁守臣具奏以闻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己亥漕运总兵官万表言漕运粮斛除年例准折及漂流豁免实交正粮一百九十五万三千余石

上以粮额四百万石准折过半令户部对状尚书王果等伏罪

上曰漕运粮米岁有常数系

祖宗成法即遇灾伤自有蠲省常例近来内外各官奏免任意纷更该部题覆不闻执奏以致岁减过半坐损国储本当重究但念干系人众姑从宽免王果等既认罪且不究一应事体仍申明具奏已果等议覆自后遵奉明旨照依旧规全运

上曰漕运粮斛自明年始务遵旧规无亏原额仍先行抚按管粮官知悉再有奏减折银者参奏重治

○十二月庚辰户部议发年例银六十万两于宣大山西二镇召买粮料草束专备下年防秋之用

上曰累年边臣奏讨言者建议皆欲大破常格发银该部遇讨即倍出不费中间岂无耗蠹近有旨行查如何迁延不报银两且不许发即遵前旨催查来奏已而户部据各边查到数目请发乃命照数给发

○嘉靖三十一年正月壬辰户部尚书孙应奎以咸宁侯仇鸾称边饷不足请再发银三十六万两

上曰迩者查取各省银两及加派税粮追徵旧逋目前虽有数百万之积但恐将来难继尔等责在理财当督率边臣视国如家讲求节省之策未可任意支费即如近日备过煤炒熟料可得实用否宣大二镇原有行粮且所调兵尚未发何得又议加增不许已复谕大学士严嵩各项取到之银非产之地中皆民血也彼亦当加惜收之在库急用济乏又省重派去岁调遣兵多用银数百万又不曾一战费已至此若用战之际又何如费

耶二部银数亦当开奏于是旧制谕户工部令籍帑银出入以闻

○三月辛亥户部以边饷日增内帑拙乏乞行两京及各省抚按等官严督所司追徵逋课

上曰

祖宗旧制各镇兵马自足防御迨者兵不训练不堪战守任事之臣计欲幸免己责一遇有惊輒请客兵应援以致粮饷日繁倘将调发不已即岁岁加赋何以给之尔等其会同兵部将三十二年诸镇调兵并新增数目议其当减与否及应用钱粮必如何可以节省但当从长计处以闻毋逡巡含默致悟军国大计各省所逋国课俱如拟查追

○嘉靖三十三年七月戊午

上谕户部曰宣大两镇钱粮缺乏必思何以计处岂可但为虚文其令陈儒会同督抚官详核见在军马若干合用本色刍饷若干屯粮及各项银两堪以支給者实有若干不足即为处补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户部尚书方钝等言大同镇主客兵饷边臣屡疏请乞未尝不与计与屯盐民运通融支费宜有赢余然犹时时告乏则以该镇岁荒穀价踊贵故也请命侍郎陈儒以该镇支給额例与经收文卷参考详确庶不负臣等为国筹边之心

上责曰尔等既言大同连岁灾伤谷豆鲜收屯粮亦系被灾无徵之数乃扣作实在本色给与何也其令儒与巡按御史核实以闻

○十月壬戌

上问户部蓟镇区兵食粮之数尚书贾应春等以不知对请行科官核实具报

上责曰该镇兵数已经查明五万九千三十二名尔部中自有各年奏报文册历历可记口处何谓不知于是应春等移檄管粮部官将三十年以后见在食粮军数一一清查尽得诡名冒支诸奸毙诏俱下巡按御史问

○十二月丁未初命都察院岁差御史一员查刷光禄寺钱粮每月一具揭帖进览时光禄寺岁用银以三十六万计

上以为多疑该寺必有乾没其中者下礼部问状乃谕内阁曰朕问光禄寺之费非视细务无论

祖宗时即令

两宫大分尽省妃嫔仅十余宫中罢宴设二十年矣朕所日用膳品悉下料无堪御者十坛供品不当一次茶饭费朕不省此三十余万安所用也糜费滋广当由侵欺者多前该寺火或由此也大学士严嵩对该寺钱粮冒费多端大者有四一传取钱粮原无印记止凭手票取讨莫敢问其真伪一内外各衙门关支酒饭或一人而支数分者或其事已完而酒饭尚支者一门禁不严下人侵盗无算一每岁增买磁器数多目今须令该寺将节年岁用之数冒滥物件明白开具回奏悉加厘正则毙以革而费可省矣既而光禄

寺卿卢宗哲等总括一岁中费出之款具籍上之内列上分青膳及

皇坛斋事供品二条

上复谕内阁光禄寺以所费来闻内无细开之数

皇坛之并日办品物另是朕前银两岂在该寺钱粮额内侵冒明矣查往谁能尽心今后只令将逐日支费每月具一揭帖进览可焉嵩对臣查得会典光禄寺内一款凡本寺供应物件每月差监察御史一员照刷具奏

圣明所处正与此同又一款内府尚膳监刊刻花栏印票遇有

上用诸物开写某日于光禄寺取某物若干用印钤盖照数支领进用本寺仍置文簿登记岁终会计稽查夫此二例不知何年停罢今宜申明举行

上乃降旨诘宗哲等上状含糊及其经费无章之罪而贯之命添差御史一员月籍该寺支费进览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己未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汝曾面会坤以财用计处否彼以为何法可得充者朕见胥册开入少出多非为长计必内实为久安之治今不若

祖宗时何也嵩等以示尚书马坤坤因上八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闰五月癸丑

上谕户部曰近日进角□羊盐银数多司出纳者须樽节支放朕见诸边疏请内帑自有一项之用想初因急需后遂援为口实岂无侵冒自私之毙今后必慎度以给俾内常充而有余乃可

○十月癸酉蓟辽总督杨选告军需匱急

上以其事问大学士徐阶阶对各镇称缺食户部覆称给发数多中间毙源必有所在宜即令户工二部查理

上曰在外曰食乏在内曰出之不少却何意耶祇应专济其奸贪耳命部查理恐无真实行者况

祖宪具在不畏焉阶复对奸贪侵冒诚有之然亦有逋课在民者宜选差廉能侍郎一员赴蓟镇等处查催

上曰然催字非苦催者催职不得人耳正赋不逋内出自不费多不知正数官不得用果在民否此仍查理为宜乃谕吏部曰蓟镇宣大主客兵粮饷缺乏民运拖欠内外互相推诿可专差侍郎一员往彼清查整理即会推才干堪任者以闻

○嘉靖四十三年九月癸亥

上谕户部曰朕闻仓积无二三年之蓄其毙安在尔等国计是职当思所以处理充足之计具疏来行尚书高耀因条上八事

上曰近年各部条奏题覆诸务徒只说过来见力为此国计非弗要比尔部中及各衙门俱须实心体国奉公以求充裕

○十一月乙卯

上谕工部曰近来钱法阻滞由于私铸盛行其令内外诸司务遵前旨严加访治宝源局所铸制钱各色匠役人等侵料减工以致轻小滥恶不堪行使尔部中其逐一拏送法司从重治罪并查提督管理等官先以体名闻今后该局暂停铸造户部每年将南京云南及税课司角口羊收好钱一千万文送部转送司钥库以备赏赐之用

慎营造

○嘉靖元年四月甲辰内官监奏内教场房屋及南城西海子殿宇亭轩损坏乞加脩理部议以财匱民贫宜暂停止

上曰然各处地方艰难军民困苦财力匱乏不急工程一切停止无得生事害人

○嘉靖十五年五月辛未初

上谒陵还召见辅臣李时尚书夏言于行宫谕以务建寿宫规制谓宜略仿

长陵重加抑杀纸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砖石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旧仿九重法宫为之工力甚钜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实宜一切厘去不用至是言等拟上图制

上命会同侯郭勋礼工二部翰林院讲读诸臣通将皇妃从葬之式总拟定图进览于是诸臣议奏

皇上过于贬损无以称臣子尊崇之礼其享殿明楼宝城请量依

长陵规制其地中宫殿等项请存其制至于

列圣诸妃从葬之制具载会典今拟于外垣之内宝城之外左右相向以次而祔庶为合礼

上乃从之

○嘉靖十九年六月丙戌先是工部尚书蒋瑶等以内外工程费无所出疏乞会议处分

上报曰国家营造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户工部支与粮饷比缘崇建

郊坛工程重急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添顾夫匠原非常例今各工延缓糜耗无纪督理监视官俱属欺玩待工完核处即今措处钱粮掣停夫运工部同户工二部区画以闻于是工部会二部议上请严核糜费量发各部库贮银应用

上曰各工俱朝廷重事乃

祖制未及旧典或遗与今日为民事神之弗获己者若所司能竭忠奉公自当工完费省今军匠放休乃岁费顾值百万兼以虚名实数冒支粮赏私归私室富及奸徒上下蒙蔽曾无一人举正及有旨督责方云糜费又不明白指陈除停掣顾觅夫匠依拟太仓银以后不许动支见今各工合用钱粮军匠数目并应该厘正事宜尔等宜遵前旨再会议画一以闻时瑶已致仕张润代为尚书乃复议上四事一议财用一议军匠一议工程一议会计疏入

上曰各财用军匠事宜俱依拟惟西苑仁寿宫宜同钦定殿并力速成余暂停止原

差科道官用心稽察前后工费多寡不同今姑不究自后内外管工人员务革心守法钦定殿工程重大总督文武大臣宜遵照

皇穷宇日期督视

○嘉靖二十年四月丙寅暂止

大享殿工曰兹者

皇天仁爱

宗庙示灾朕承洪眷敢不思省厥咎改图自新念今财匱力疲除一切不急工程停止外

大享殿乃明堂重典固未可已窃虑工役繁钜且今恭行于

玄极宝殿仰荷

上帝顾歆其暂停大工庶蓄财力用图

庙建所司奉行如敕

正法纪

○正德十六年七月丙辰初广西古田等处獠贼杀指挥朱铠指挥同如李文山坐守备不设当戍边自言有斩获功御史屠垚覆勘谓其罪应赎

上曰文山守臣贼至不能御铠死不能救罪大功微岂足相准更命核实以闻

○癸酉初御史李美给事中陈江劾奏取佛太监刘允等召还允命疏番僧姓名以进允既至有诏勿问于是御史陈克宅等劾允不法十年及诸随行取佛者请并付理官正其罪

上曰此曹蛊惑引诱欺君虐民骚扰地方亏损国课罪诚深重允姑降四级闲住奸僧已获下狱者亟论罪如法未获者令所在捕得械系至京重治之诸从行取佛者悉下法司问

○嘉靖元年九月丁卯工科给事中安磐言

先朝巨奸如张忠刘养谷大用等皆怀挟重货希图进用乞赐预防

上曰先年乱政坏事之人贻累

先帝罪恶深重朕在藩邸知之甚悉新政之初姑从宽黜遣今后但有夤缘交通者即系奸党听缉事衙门密切访捕科道官指实劾奏勿得容隐回护

○嘉靖二年六月甲辰都察院奏甘肃总兵李隆谋杀巡抚许铭当即伏罪今奉旨遣官往讯恐人心滋惑且以重囚数人往来极边难保他虞乞寢是命

上曰滋大狱关系朝廷纪纲死者当雪其冤生者当正其罪遣官往讯正欲曲尽事情以服天子李隆免角□羊郑岳宜速往会抚按官详鞠以闻已而都给事中刘济言若不遣发李隆则无与质对复得诡词奏扰

上命并角□羊隆诣所在按验之

○嘉靖三年十一月辛巳先是大同军叛

上从朝臣议以户部左侍郎胡瓚兼左金都御史总制宣大诏谕之曰大同乱军虽口悖实皆良民朝廷不得已用兵止除首恶重犯余皆不问已而巡按御史王官言大兵压境反侧不安乞留瓚等自请与镇巡官密图之

上曰王官既欲定计捕逆何不密奏首恶未得国法具在必难姑息瓚等可与宣府督镇巡等官设策擒捕有变则拥兵前进相机恤剿王官协同赞决纪核功罪毋得狐疑观望瓚与总兵桂勇先揭敕旨晓示因计擒首恶郭鉴等戮之随抚定五堡军士越二日堡军郭巴子等复起距城称乱事闻

上曰大同军士数叛自取诛灭镇巡官武忠蔡天祐等临任苟安纵恶酿乱姑令戴罪擒贼自赎胡瓚鲁纲暂住宣府俟首恶尽绝人心已安即行班师已巡抚都御史蔡天祐复言郭鉴等已擒乞收回士马以安人心

上以天祐畏懦偷安切责不许于是鉴等擒戮首恶徐毡等四人而郭巴子等俱前后捕获诏论功升赏有差

○嘉靖八年正月丙辰辅臣杨一清等条上救焚急务

上览之曰卿等以救焚急务二事备陈所以朕阅之终日俱悉忠谋至意其一曰溥恩泽引我

祖宗列圣曾因焚所行固为可法但恐终无以益民益国也夫赦者幸奸此决不可易之训非国有大喜庆而不当行今之计或可于十三省及南北两直隶分差官前去清审见问狱囚轻者即便发落疎放事系重者星驰奏闻区处亦足以释狱滞而召和气耳与赦无异夫纵使为赦而大辟以上焉可赦乎亦或为官吏之毙未免颠倒坐怨唯所可能副我意可也一曰宽谪戍者亦非救时之急恰似为彼以灾胁之耳此辈所为人所共恶甚是悖逆不道与十恶之条无异亦是小人之幸也卿等其再为详审勿使求和而召不和则不如安民之策足为上耳欲安民必别官守旌贤才黜不肖刑赃吏庶几其可前日有旨命查减冗员吏部迟延不行此则推之他事不言而自知矣果欲下赦亦是此为

○二月戊寅武定侯郭勋有罪

上谕辅臣杨一清拟旨处分一清以阁臣中有与勋善不敢拟票请

上裁

上报曰卿以郭勋不道因朕命拟票为其难于所拟者岂无谓乎勋之过非止此一端正使众人共讦之然后服彼之心耳夫张聪之所以深结于勋者初因议礼为合故他不之察也而霍韬亦与之善唯相尊识之方去年勋与张永争辩时韬遂责李承勋曰汝却不与郭勋相扶持反与张永同邪谓何问于尊而尊知其嫉承勋面与之曰张永能体敕谕脩举戎务故李承勋与之同郭勋深忌永每事自专故李承勋不为之同韬意犹未角口羊复曰郭勋虽不才然昔日助我辈议礼焉可不为之相持哉尊曰以此看来李承勋专为我辈于朝廷之计全不以副可乎韬遂无言答乃实受聪之言矣朕以尝为璵思之比与一勋念昔助议礼之恩深所卫顾而于聂能迁之不得其死是可慨哉今勋事既

露不可姑息宜命会官议罪奏来定夺又朕记忆去岁言官尝谓姻连戚里指其与陈万言为亲也故不可姑息以为朝廷之累当于初二日施行朕别谕内阁以使璉知朕意决治一勋者正为保全与所交亦是保全璉耳彼党与既多将为国害岂不多逮所与不可不惜之待会议奏来别为议处卿亦须尽诚布公岂可以牵制而难又谕曰郭勋所奏甚是不敬呜呼勋之为人素称忠勇读书知礼人所共知其性实贪恣酷暴亦人共晓今朕欲自定予夺恐未尽公道或命会官议请发落如卿等辅导重臣当以公非为朕拟判助其不及赞朕为治岂可推曰难以拟票夫是非一尽乎公何所为难朕虽冲昧亦知此况卿等乎可看议来行

○嘉靖十年五月癸巳都察院覆给事中王玘请开赎军之例以足边储

上曰律听赎者徒杖以下小罪而未闻以充军赎也且罪可矜疑减徒谪发若又一概听赎则富者玩法纵横是教之犯也何以惩后所议非事体不准行

○十二月壬寅

上御平台召大学士李时翟奎问谷大用事都察院覆本当否时对以所拟罪犯与律例不合家产入官律止是三条谋反叛逆奸党大用所犯未应藉没难坐以此律恐无以取信天下故臣等止拟一半入官

上曰大用

先朝坏政正是奸党何说不取信于天下奎曰

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时等请俱收入官

上曰然于是尽没其产

○嘉靖十四年二月乙卯巡仓御史李良奏近例验给轻赍银少责偿运官非宜请敕户部改正诏诘户部尚书梁材移良问状则谓员外高濂□<仙-亻>沿旧例为之材请提问濂□<仙-亻>

上曰朝廷开浚通惠河本以利民近年遣去管河御史并坐粮官通同私情纵容小脚人等作毙多端有旨令该部覆状却又转行御史致其朦胧角□羊释毙端何由得除高濂□<仙-亻>不必逮问降调外任李良不堪风纪令吏部改用

○十月乙巳刑部录上重囚百五十人奏请行刑

上曰尔等官称执法专市私恩废公义去岁以

郊祀不远三旬故免行刑如何又俟此时方会审请旨来年以霜降之后即为奏请今且暂免俱严加禁锢

○嘉靖十七年十月乙卯巡按直隶御史杨绍芳论拟盗伐

皇陵树木孙纪等罪如盗大祀神御物律斩家属仍□

英宗圣旨发辽东边卫充军都察院议覆谓大祀神御物皆指神御在内祭器帷幄之物而言今

山陵树木较之有间所以律拟盗园陵树木罪杖一百徒三年且

英宗圣旨但云处以重罪未有定名今纪等比拟前罪不无过重

上曰

天寿山

祖宗陵寝所在培养林木关系甚重故我

英祖特降严旨禁治近来法令纵弛肆伐无忌贼人敢于率众屡犯既经御史论奏尔等却欲宽纵又不参究该管巡视之人且以状对孙纪等依原拟监候处决家属押发辽东边卫充军未获者严行缉捕期于必获更揭榜申禁已而都御史王廷相等引罪各夺俸一月首领官两月

○嘉靖二十五年十月癸巳初内使侯章之母笞杀使女章恐支角□羊其尸纳瓮中欲出城投之河以灭迹事发拟绞至是法司奏大辟应决者

上览之谕辅臣夏言严嵩曰昨览应决囚状独侯章决当章虽非支角□羊使女子生前亦是磔其尸于死后拟以绞罪殊为未允且章本阉奴安得又有使女之称邪可即同法司刑科议改故杀者斩庶为刑中焉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己巳初直隶安庆府推官郭来朝以三年满当给由抚按官因使捧

万寿圣节表入京既行勿称疾弃表归会闻行取之报乃就道于是巡按御史阎东徐棡金浙交章劾来朝弃置表文不敬并数其任内贪暴无状不当滥与行取之选有旨令吏部陈状尚书李默侍郎王用宾葛守礼具疏引罪且请罢来朝

上命革来朝职为民所犯赃私行巡按御史验治仍切责吏部曰行取官员系用人重典尔等玩法行私滥用匪人默任在来朝行取之后姑不究用宾等各夺俸二月该司郎中职在专理欺蔽为奸其降杂职外用于是文选司郎中杨载鸣坐贬为福建将乐县典史

慎刑狱

○嘉靖二年闰四月丙午

上谕司礼监太监张佐等曰朕惟刑狱重事自嗣统以来未尝不特加慎重夫何去年自秋历冬以至今春畿甸之内雨雪愆期风霾屡作四方灾异奏报频仍深思

上天所以示戒之意虑恐刑狱枉滥囚系久淹以致民心愁怨上干

天和特命尔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将见监罪囚从公审录除情法难宥者照旧监候听决其有情可矜罪可疑因事诬误或无证佐可结正者具为疏辩处分徒流以下即与减等发落笞罪者释之毋令淹滞夫刑以弼教正德不当宥而宥与不当刑而刑皆足致灾唐虞三代所以钦恤明慎之意正在于此审问之际尤须详察言词旁询知证而断之以理毋惑于浮言毋拘于成案务得真情以全民命其原问官有故勘失入等罪俱不追究尔为近臣受兹委任务殚心悉虑以称朕好生之意

○嘉靖四年正月甲申时登闻鼓下狱词甚众至有饮恨自残者给事中巴思明以

闻

上谕刑部曰迩来内外法司多不能为民分理冤抑故奏诉纷纭自今凡有奏状即宜择可行者行之毋得一概废阁以致冤抑无伸

○嘉靖五年六月戊辰礼科右给事中谢蕡疏请革严刑以全民命

上曰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迩来问刑官于罪轻宜用常刑者率用酷刑拷讯伤人或因而致死朕心甚恻都察院其即以朕意示各抚按官令戒谕诸问刑者自今务以宽恤为念有严刑死伤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隐不即参究者罪如之

○九月乙酉

上谕法司理问词讼须分辨曲直从公处断使人无冤近来中外问刑官往往任意偏听不审察事情或徇私受嘱不畏法度颠倒是非致令衔冤负屈之人輒入禁中伸愬至有自缢死者良可矜悯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谕所属通行内外衙门如再有断狱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愬得实原问官从重究治其有为人嘱托者问刑官指实参奏容情不奏者听两京科道劾劾若科道官嘱托及知有嘱托容隐不劾者一体治罪缉事衙门亦务密访奏治但毋挟私诬陷于是都察院请如

圣谕申飭中外但民人冤抑止许赴通政司或登闻鼓下投递本状在京听法司在外听抚按官参详虚实施行有擅入禁门叫愬及掀拾辱骂原问官并挟制官吏者与主使之人俱从重问拟

上是之命榜示天下遵守

○十二月癸丑巡抚山西都御史江潮等勘上李福达惑众谋反武定侯郭勋党叛嘱托等情

上曰李福达事情重大锦衣卫差千户一员前去提吊始未干证人卷来京问理彼处还差人护送六年四月己酉福达人卷角□羊至

上曰提到人卷送镇抚司监收着会三法司锦衣卫于京畿道从公推问务要明白来说不许徇私情酷刑拷讯已复命尚书颜颐寿等将福达原告薛良并证人李景全等备查原问官都御史毕昭文卷会官午门前鞫问颐寿等执称福达改名张寅投匿郭勋家事已证实当从原拟

上怒曰颜颐寿等职掌刑名奉旨提问事情不行从公审鞫却乃徇情回护非止一端且不查究况薛良所诉事情已经毕昭等委官勘问招诬若今勘是实原问官员俱该尽究你每缘何不将两情虚心细审輒欲扶同入人重罪非朕恤刑之意这一干人犯且都监着待齐祀毕日拿在午门前待朕亲问大学士杨一清等言鞫狱细务非人主所当亲

上乃止报曰卿等既这等说且还着三法司锦衣卫镇抚司官会问多官午门前再问明白务要虚心从公两平推鞫审取的确归一供词奏来定夺若再似前不徇公道偏信一面之词以致是非不明诬陷人罪朕定行亲审原问官员拿问重治不饶

○六月辛未尚书颜颐寿等再上李福达狱词

上曰你每止据石文举等执称张寅等系李五未见质证明白本犯既自正德元年不知去向邵进禄等构乱之时似无相干山西原问官先既将薛良所告招诬复乃不候众诬拘集輒拟谋反重罪抚按官亦不驳行再问依凭具奏朝廷知其情罪欠明拿角□羊来京节次着你每从公审鞫却又执泥原词偏徇回护先后情节轻重不同所取供词又不归一死刑大狱似此苟且粗率有负委任还将各犯拿在午门前仔细研审务取的确归一供报仍要追问妖书下落议拟应得罪名开奏定夺不碍应参官员一并参来处治不许仍前回护于是颐寿改拟福达妖言律

上曰死刑大狱不得轻有出入这起人犯各官所问先后请词不一及着你每会问又多偏听回护不肯从公详辩谋反重罪先乃率意加人今改拟妖言亦不见追出妖书下落这等含糊不明有碍发落必得原问原勘官俱来质证方得明白各犯且都牢固监着李瑀江潮李璋吏部便推相应官更替巡抚兵部各差千户一员前去待各官交代守催来京毕昭也行文取来原问三司官员并委官杨琦等都着山西接管巡按御史差官拘送前来马禄既已交代不见回京锦衣卫便差的当校拿角□羊来京待各官俱到之日奏请问理七月癸卯御史马禄等逮至

上曰各官既俱到京三法司锦衣卫还会多官将原监人犯拿在午门前与原问原勘官员面加质证务见明白取具的确归一供词来说九月己卯署三法司尚书桂萼等覆案李福达狱词具言原问官徇情故入之法

上曰这各犯朋谋害人设意罗织酿成大狱貽累平民好生欺公玩法你每既问拟明白马禄志在报复故意杀人情犯深重还从重议拟来说其余各犯本都当重治依拟分别轻重运炭完日发落李璋李瑀章纶马豸阿附巡按连结三司杀人媚人情犯亦重发边远卫分充军过赦不宥但逃杀了刘琦挟私弹劾与程启充卢琼都发边卫充军王科秦祐沉汉程辂俱扶同妄奏发原藉为民颜颐寿等职掌邦邢位列大臣却乃畏避科道奉制推勘事情报上不实有负重任颜颐寿刘玉王启刘文庄汤沐顾泌汪渊俱事重都革了职着冠带闲住聂贤徐文华情犯尤重聂贤著为民徐文华发边卫充军江潮不行详审失入人罪汪玄錫余才逞忿横议与孟春闵楷张仲贤风声相通同恶相济也都革了职冠带闲住毕昭准复职照旧守制薛良诬告人致死有服亲属依比附律处决韩良相石文举情重发边卫充军遇赦不宥杜文住武仲良等与刘永振并供明查发复职役等项人犯张寅等都依拟发落张润待勘事回京毛伯温别推相应官更替回京常泰刘仕待拿到张逵杜鸾姚鸣凤高世魁司马相并张英待提到俱送法司并潘壮威雄南京问完各查照今议拟奏请发落任淳差官替回送问周宣王昂杜蕙胡伟鲍玉着各该巡按御史提问具奏定夺言问拟发落过招由着都察院出给榜文告示天下知道九月乙亥以大狱成诏悉录先后狱词刊布中外以广朝廷钦恤之意名曰钦明大狱录

○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亥谕刑部曰恤刑重事前所遣恤刑使者二年于兹何未见有论报者其责上狱书事竣则核其行事当否才识优劣黜之

○嘉靖七年五月丁丑阁臣票拟刑部奏问犯人温祥疏

上曰我

祖宗既设刑部都察院专理刑复设大理寺以为评拟盖欲为刑得中耳温祥所犯该部已拟附律条虽系太轻胡世宁等亦说难照常例发落既有比附当从而施行况刑赏当一以公朕岂敢以从违而为轻重乎今已问明恐被犯或有未服还当送大理审允奏来发落

○闰十月戊戌

上谕辅臣曰每年秋后该决重囚但近二年灾异重大俱免行刑今又该刑科三覆请旨朕切思死刑重事可不慎乎今所犯者在律相应尤恐一毫不真难免差失且

上帝以好生为德朕欲将盗

祖宗陵殿御物及殴骂父母大伤伦理者依律决了余可着法司再理明白今将刑部并都察院开进略节揭帖与卿计处慎之

○十一月辛丑故甘肃总兵李隆子徵祥奏乞袭职兵部执不可与

上谕阁臣曰兵部奏李隆男徵祥事卿等票云隆罪犯深重伊男不准调袭朕思隆昔年之事深冤巨枉若马禄之害郭勋比也上干

天和致生灾异无大于此其时朕正无知乔宇等设害法司言替许铭报复后囚隆未获典刑特已之据公当与分辩夫铭被官军杀死与张文锦情同故文锦被杀其党輒引隆之事云副总兵时陈举_禔由_禔号召况昨卫道等仍敢比附欺罔卿等不票旨治罪今却依该部之言行之可另票来看勿使父子俱冤重伤和气

○十二月甲午

上谕辅臣曰朕惟今日二十五日我

祖宗成法敕与京官湔除今思给事中刘世杨等妄言奏扰已有旨拿问但念言官况当迎新岁之期姑从_禔十见_禔宥便放了着复职卿撰旨来行

○嘉靖八年二月乙未

上谕都察院今天下生民疾苦多由赋歛繁急刑狱冤滥近因各处灾伤已敕户部蠲放停减应徵税粮动支仓库银米赈济饥民又因言官具奏有旨着各衙门审录重囚奏来区处及行文与在外衙门一体施行去后访得各大小问刑衙门官员往往以深刻取名或徇上司之意或执一己之见甚至受嘱纳贿锻炼成狱民遭拷讯何事不承古者一夫含冤三月亢旸一妇怀愤六月飞霜况不止一夫一妇而已都察院便备查节奉旨意行各该巡抚巡按官督同三司等官偏历所属将见监重囚逐一审究有冤抑及曾经审录官具奏矜疑未曾发落便具由奏请定夺先该各衙门以访察为名问拟充军被人连累因事诬误发遣不系律例正条及非人命赃私者俱具奏区处其余徒杖以下罪名但有分诉情词即时发落情轻者就便释放不许久稽淹滞文书到日附近去处不得过三个月远方不得过五个月北直隶限一月以里各将问拟发落疎放过罪囚总数开奏

稽考若有视常玩慢违限者都察院指实参来降调罢黜其各处地方广阔抚按不必会同随便督属分投整理以速为贵庶副朕恤别弭灾之意兵部仍奉旨马上差人星驰赍去不许稽迟

○嘉靖十年九月甲寅刑部尚书许赞等请审录重囚

上谕之曰近日问刑官不能仰体朕怀类多冤抑以致上干

天和所系非小尔等其会同各官虚心详审务在情真罪当覆奏处决有冤抑异词及情可矜疑者奏请定夺不得视为泛常虚应故事

○嘉靖十一年□□□巳刑部尚书王时中以灾变应诏疏陈重欽恤戒严苛宥枉愚明发遣弭盗贼禁刁讼六事

上曰刑罚国家重事感召灾变尤切览奏具见详慎体国至意宥狂愚一事该部速备疏以闻余悉如议

○十月乙酉刑科都给事中王瑄等言常例审录重囚造次而毕殊非慎狱之意乞自朝廷稍展其期

上然其议曰审录重囚乃朝廷欽恤至意今后会审诸臣宜尽心详慎务得真情毋怠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癸酉先是内官监太监高忠□□事忤旨系内狱寻被释无可即有宫婢变

上甚疑之至是月忠以建大享殿请祭司工神易定礲□以定顶

上大怒谓其包藏恶念任意欺罔且定礲常言无碍理而避讳也今所司论如律斩之居数日刑部请执忠付狱

上曰朕初因定礲二字一时怒疑人将谓朕以片言罪人且昨工部奏及翰林院撰文皆易为安礲非也自后内外文移其仍定礲如故

○嘉靖二十四年十一月庚辰山西保德州人崔鉴年十四以其父私于邻女魏氏斥逐其母不胜愤乃手刃魏氏杀之有司谏上其狱法司议鉴以母故陷大戮可悯

上曰鉴幼能激义其免死发附近徒工三年

○嘉靖二十五年九月辛未都察院发刑科给事中张诚条奏在外用刑衙门兢为深刻乞降敕严禁

上报曰朝廷重惜民命屡诏旨所司乃用法任情动致冤滥给事中所言必有指据该院即行抚按严加按核并会同吏部访察残忍者待大计时黜治

○嘉靖二十七年二月辛酉山东抚按官奏官军捕得反贼□大常等

上以谋反律重诏法司驳还原奏令其从公再拟不得张功亏枉于是巡按御史傅镇复奏太常本以煽妖行劫非谋反者宜改拟强盗得财律斩庶情罪允当报可

○嘉靖三十七年十一月丁亥

上检阅奏牒有湖广人吴一魁讼冤疏悯之因敕谕三法司曰朕承

天命为天不生民主惟欲固本祈天为民造福因念人命至重矜恤庶狱惓惓于怀夫刑以弼治当则气协麻祥自至否则上干和气灾沴攸生是以古昔帝王及我

祖宗罔下慎重于斯柰何近年以来司民牧者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律法不通任情作威深文锻炼其或贪贿听嘱颠倒是非不顾冤抑是何心与近日湖广安陆县幼男吴一魁二命枉刑毋又被捉情无所告远至朝扉以一推之岂止数百夫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尔三法司治刑为职兹特敕谕尔等宜体朕心多思矜恤都察院通行天下抚按申飭司府州县各要省改前愆惟公惟慎尽心听献民以不冤

天地神明昭察在上自亦能保禄位福子孙如不恭命明有国法幽有神谴必不能逭尔等其钦哉故谕

明赏罚

○嘉靖元年正月己酉广西蛮贼梁公当等寇掠临桂等州县时巡抚张崧久未抵任总兵朱麒副总兵张祐皆因循观望左右两江兵骄鹜不受调事闻

上降敕切责麒等曰此贼岁勤王师尔等数以微功受赏不能为国长虑攘除孽今永安荔浦脩仁洛客诸寇焚劫横行生灵受害麒因循坐视若罔闻知祐假托公务逗遛思州崧闻命即安不时赴任皆怠玩失职罪有所归念当用人之际姑从宽宥自后宜悉心思过以图后功敕至之日崧星驰赴任与麒等严督张祐及土汉领军官员分布要害相机剿抚务出万全毋贻后患勉之慎之

○嘉靖二十年十二月丁巳大同镇巡官奏九月内御虏斩获功叙及各部兵部及纪功巡按御史

上曰近各边捷奏往往归功内阁本兵词多谄肆殊非事体兹疏又创及兵科且抚镇官听总督节制听纪功巡按查验乃各先加奏荐其阿谀求免朋比为欺明矣兵部即参劾以闻

○嘉靖二十三年正月甲寅

上谕兵部曰去岁山西虏寇远遁边境戢宁将士防守劳苦朕心悯念宜加恩赏以示劝励总督官并宣大山西抚镇官各赐本等花样衣一袭仍降敕奖谕副参游守等官及军士赉以银两已乃命户部发银十六万四百五十一两于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备赏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戊申兵部覆工科给事中何云鴈勘上二十三年十月宣府失事功罪拟总兵郤永当逮京治罪

上以巡抚王仪与郤永一膺一面之寄而兵部止议逮永令再议于是尚书唐龙复上疏言仪与永同事果宜逮治诚如

圣谕所云因自陈奉职无状

上曰镇巡责任原同一体柰何拟功辄同论罪辄异此毙匪止今日欺公作威亦匪止一人法既不平孰肯效死龙等姑不究永从宽降俸二级令尽心防御如再失事重治不宥仪已调外任仍降一级边方用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兵部以太平府盗张旺等平拟上各将吏功次叙及徐州兵备副使王榭

上曰彼守臣会题不言榭功部輒拟赏谓何其以实对于是尚书陈经等自劾言贼有获自徐州者臣窃不审误拟榭赏当伏罪

上曰地方捕盗与奉诏用兵者异若何輒拟有功擅请赏赉既引罪堂上官姑勿问职方郎中夺俸三月

○嘉靖二十六年十月丙辰兵部覆巡抚都御史杨守谦言凡边军斩虏一级不愿升者先即时给赏候勘量加为五十两

上允其议且谕部臣曰激励人心尤贵速赏何乃经岁候勘其令督抚官议处良法务使获功之人早沾实惠

○嘉靖三十年三月乙巳云南巡按御史萧世延以安南叛臣花子仪就擒录上诸臣功次兵部议覆行赏

上曰子仪安南穷寇扰害我境各官不能即时剿平致调动官军劳费不貲虽既就擒仅可准赎况系都统使莫宏灃亟献如何一概论功加赏各统兵官及阵亡官第令军门差别给赏自后论功更宜酌议停当不得市恩滥与

○嘉靖三十四年十一月己亥兵部尚书杨博以防秋事竣疏请择吉告

庙并录各边总督许论王忬等功

上谕辅臣曰防秋亦是边臣本职岁要加奖殆与顾夫无异大学士严嵩等对御虏边臣之责地方无事间一升赏乃朝廷特恩若岁必加奖原无是例今次部疏极言两镇战守之功请姑与之明年当无词矣

上不得已乃降旨升赏论等各有差于是给事中丘预逵等言赏以酬功固激励之权至于岁以为常实非旧典请敕部臣自后毋概覆边臣报功疏俱下御史按核列状奏请得旨将士亲冒石矢有功宜加优录督抚等官职在调度当有为国任事之忠何每一报功互相称引该部概请升赉叙及多人视为岁例非正体也自今各镇战守功次令巡御史勘阅详实乃许题请

察奸欺

○嘉靖十一年十二月癸未早朝有遗匿名文书于朝内者糾仪御史以闻

上命即焚之且谓奸恶小人敢于朝堂为祸害着令锦衣卫官多方缉访

○嘉靖十三年十一月辛巳故太监张永家人郭禄令其子麒言

上哀冲太子不永由皇城龙脉为永坟所犯当改正锦衣卫指挥阎纪以闻

上览而恶之以其疏示内阁辅臣曰此疏甚无谓人命定自天矧积后人福则在祖父为之顾朕不逮

皇祖

皇考深仁厚泽耳诚如纪言则举皆可以如是也有是理邪乃命以麒下法司从重

问拟纪如贯之

○嘉靖二十年二月己巳初秉一真人陶典真荐方士段朝用善黄白之术朝用进银万两授紫府宣忠高士已而

上试其术不验颇疑之朝用有徒王子岩者复攻发其隐恶典慎为所累遂上章自理

上曰黄白之术古昔有之非真有道术者不能卿初荐朝用及彼进银万两朕亦信之以其足代民膏血耳却屡试不效始知作伪卿本纳忠彼敢为欺何与卿事子岩朝用俱令锦衣卫执赴镇抚司拷讯

○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乙未

上因蜀地所取银矿镕之得铜疑奉使者不忠所事以问大学士严嵩嵩对蜀矿类产徼外夷域蛮獠每拒险阻使臣必多方宣谕然后可入其取矿视他省最为不易银矿得铜当由辨别未审自后第令以镕成金银角□羊进为善耳

上曰卿所据彼中之词未可遽□处信各夷不同亦有知人理者今所患臣下不用心但干私事事即成干公事事即不成其令户部行文切责仍记罪重处

○嘉靖四十四年五月癸酉道士蓝田玉等等以湖广妖人胡大顺书药托太监赵楹以进

上览其书问曰此是箕批扶箕者如何不来田玉等遂诈为

圣谕徵大顺入京至则屡上书求见

上谓大学士徐阶曰胡大顺又来却是蓝田玉罗万象因我问妄将他唤至昨令扶箕曰不降自蓝道行下狱遂百孽扰宫或有所使然者今是顺可仍用否阶曰大顺等皆无赖小人必不可用

上曰蓝田玉无理之本去冬輒代何廷玉进水银药遂诈传密旨取大顺至此不治无以戒来者乃诏锦衣卫逮捕问状尽得田玉等奸状俱论斩鞫于狱楹寻毙狱中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八终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九

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臣吕 本谨校 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陈治本 南京兵部职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锦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吕胤昌谨阅

饬兵政

○嘉靖六年十二月乙未

上谕大学士杨一清等曰团营重务国家第一事幸今四方无大警然安不忘危圣贤至训卿等其图之

庚戌辅臣杨一清等言闲住太监张永在正德间有计擒逆党功乞赐录用

上曰卿等所言起用内官张永足见经国至意文武众臣各有所掌内官所用多不

与伫耳但恐不克于事卿可勿惮副朕倚托再议来闻一清言诚如

圣谕但张忠先年过失颇多宜且取回听用其团营重任未必口处堪又尚书胡世守荐举边才惟马昊可用陈九畴近方僨事难责彳口多效卿乞

圣裁

上复报曰前日所论用人一事急难于得且待大祀毕别议故朕谕承勋等行事又近岁星变人皆欲用人以待征讨为必然之势朕谓此非星变实妖星也固朕无德所致恐不重务用兵大为民害只可内修德政外抚边境存恤百姓以消祸变而专务用兵以备征讨实逼乱之机武备固不可不整亦恐临期无益要当常加修饬可也卿勿惑听人言当加之思昨世宁之意亦为是马马昊恐为滥用

三月乙卯

上谕辅臣杨一清曰日前以碍督圆营内官缺未急得补尝与卿议过节另行今当暇日可早为补之朕欲以武忠为提督其张忠量升职事先着来京闲住待之数月着于十二营内管其一营庶不误临事之用又郭勋之缺亦须早选勋臣中有堪任者卿如有知可并说来朕但欲取李旻来不知两广之任谁可代通议来闻一清言武忠张忠李旻三人当如

圣谕取用其两广总兵侯伯仲则仇鸾可用都督中则杨宏可用臣承

密问敢尽其愚虽同事者亦不敢泄

上报曰昨得卿回陈诸事其中一段云虽同事之臣亦不敢泄夫自古君臣之间因其缜密故治道成事业固卿所慎者非为己故乃谨事机为国耳武忠着取回张绅着代彼任张忠且与做奉御闲住外宅但提督武臣兀当慎选我

祖宗朝于两广用都督为守将后来用侯伯矣用都督者取其才也用侯伯者不过以其名位耳且今戎夷亦知其官之大小以为犯扰焉须体时宜当时侯伯着仇鸾去待缺回京亦使其历知边事但李旻之来当使继勋之次张伟仍为佐可也其他朕欲知其三四以待用卿可为朕言之勿得疑惮又朕惟大同之朱振既去其蔡天祐亦当更代况彼在任亦久前巡抚辽东都御史廉能爱民者曰张云可用之于此又前日所论官滥害民一事最为时务之急须痛加减革不知卿之意以为何如可并言之

○嘉靖二十一年二月己卯提督团营成国公朱希忠言官军脱班数多乞行巡按御史究治

上曰官军脱班数多岂独该卫买闲作毙坐营大小官员纳贿鬻放皆袭以为常即御史查究亦虚文耳其下部详议

○嘉靖二十七年十二月丁未巡抚苏州都御史孙应奎以虏警请将京营保定兵马留戍本镇

上曰朝廷设抚镇官付之边寄且本镇备边自有主兵即今严冬之际孙应奎輒欲概留客兵甚非事体其亟令掣回应奎等务督率将领固守信地毋得疏忽取罪

○嘉靖二十九年九月乙未大学士严嵩等以虏寇既退< 䟽 铨-金 >请整刷营务兵部覆奏

上曰兹事体非轻必复

祖制乃可事权归一蓄精锐以济实用其革去十二营两官厅名目止用京营总兵官一员提督三营以咸宁侯仇鸾为之各营协同提督二员赞理军务文臣一员改吏部左侍郎王邦瑞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为之其余一应兴革事兵部仍会官悉心定义以闻于是兵部覆条上兴革六事

上曰修理营政务在得人旧任提督官俱令回府管事内侍官俱革裁各营协同提督官即推举堪任者以闻旧司掖哨官兵部同仇鸾于见任并起取将官内选用见在军士各归原营随伍操练老弱并缺少者即替补召募务足原额余如议

○十月己卯

上谕咸宁侯仇鸾左侍郎王邦瑞及礼兵二部曰朕复

祖制三营修武其旧哨司掖名琐无用今颁下京营新定之制卿等可详议具奏又特谕鸾曰朕定将兵制数五军勿易二营之副将今止用一人不必又二人将大将所统三营之兵仍外添能战之将六人分领操练众将之选不必备员须经阵者亦勿由部用卿须力主复

一祖初建之武威可也

○嘉靖三十年正月戊申兵部议调班军三万赴蓟州修边咸宁侯仇鸾言军士疲惫不宜借役请已之

上曰班军及各府人夫俱不许调用第令本镇量为修筑亦不许妄致劳费朕见各镇修边往往告成乃卒无一处可济其各练兵蓄锐用口实效

○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庚寅

上谕内阁曰朕思所更戎政有未当者兹与卿等改之

祖宗旧制曰提督团营义与今称总督同否非外出岂可用钦差二字乎又上下六营其名尚在今制以正备二兵为名是否又转弱为强一事此鸾之逆情宜宣示军中令勿以此抱怨必尽力于国其他一切当正者卿等一一议上于是大学士严嵩等覆言臣等仰惟

皇上更新戎政一一尽善提督与督义本非二其钦差二字乃鸾之自称诚不宜用上下六营之名除去已久宜如

圣制以正备二兵为名又臣等闻钦定营制自正兵之外五军营备兵六万六千余人神枢神机各四万人今正兵尚未足况备兵乎此宜戎政官查处者也转弱为强兵已奉明诏裁革臣等谨条列未尽事宜以上一议军器一议首领官吏一议各营将官一议班军行粮一议岁调边兵一议京师民兵

上曰朕所谕及卿等所议与他未尽者令兵部熟计以闻

○嘉靖三十七年七月癸丑初

上从总督尚书杨博议以蓟镇入卫兵听宣大调遣总督蓟辽侍郎王忬执奏蓟镇兵少独特入卫卒以拥护

陵京奈何听他镇调发

上曰前有旨令蓟镇练兵分区以守今八年矣一卒不练每遇防秋不过多调边兵此岂远谋而且彼此纷争邪兵部其详议以闻部覆本镇原分区数皆有额兵今缺伍数多请诏两关御史王渐萧元峰亲诣查补

上曰然蓟镇不遵旨练兵而恃调兵幸虏不至輒相玩怠今诸兵频年远戍人情不堪粮饷多糜岁复一岁何时而已该镇原分各区人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与巡关御史备阅兵数多少操练与否期一月还奏今秋防已近其严责王忬欧阳安等克期操练防御毋再迟延其各边兵马明岁量为减调卿等可酌拟额数以闻忬又援去秋例请复调辽东步兵万二千驻马兰石匣以备滦东又议以宣府游击张钦大同游击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当冲险

上曰往年调辽兵多以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口今又饥甚可复调耶兵部其与科臣再议之既而科部议上请量调辽兵以守畿辅分驻钦等所将入卫兵于关外怀隆之间以防独石而命大同入卫游击赵伯勋引兵驻昌平专护

陵寝得旨辽东兵准量调四千人余俱如议

○戊辰蓟镇宣府告急尚书郑晓请暂发上所听征官军回营操练

上谕内阁曰听征之名不应杂役况自去岁曰整理闻至今犹未见精猛目今内逆勾贼相继作龙如不一长驱恐终无宁岁朝工仰奉天时门建必速成以临述职殿一少缓无妨焉乃允晓请令听征官军回营

○嘉靖四十年九月庚子郎中许汝骥自蓟镇阅兵还上言蓟镇练兵不振之毙有六因陈补练便宜以闻兵部列其所奏酌议覆行之

上曰先年以蓟镇调用边兵非远谋下令补练土兵以免常调总督镇巡官漫不用心每岁惟恃调发坐困供饷何有纪极今又三年差官阅视却称照旧不堪战守各官不畏明旨敢尔欺肆许论既革任待查明并治总兵张承勋革任下御史逮系并所劾赃罪问报巡抚张珌姑降一级调外任副总兵袁正等姑降实级三级留供职副使张邦彦等罚俸半年杨选其严加督率训练若再无效重治不宥余如拟

○乙巳兵部尚书杨博等覆蓟辽总兵杨选条上地方极极毙十五事

上曰蓟镇督抚诸臣遇警輒张皇告急惟调客兵防守口保目前无事日延一日何有为国忠计者边兵之调初谓权宜今已十一年未见减撤却又重加挑选何时而已不独供饷繁费人情政体皆非所宜兹所议亦只循常题覆目今如何练主兵方可免调边兵卿博历任兹镇宜竭尽忠谋大破常格整理其仍别议以闻

○十二月丁丑兵部尚书杨博奏五军营参将尹秉衡所选官军一万二千人拟于

春初赴居庸镇边二区戍守

上曰营兵戍边与原议减边兵数多三枝应否遣去其更熟计以闻于是博等又言京营之兵频年坐食渐成骄惰近议摘选番戍其便有四宜遣戍如议

上曰营兵宜俟蓟镇警报得实乃量发一二枝边臣毋张虚声徒增饷费无济实用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丁亥巡抚浙江侍郎赵炳然奏各省募兵非便宜令各团练土著

上曰各处节年团练土兵徒以虚文塞责迨至有事则行召募以滋烦扰其令巡按御史每岁终严加校阅仍叙别所司功罪以闻

○十一月丁酉

上以虏犯郊畿疑本兵诸臣不任职以问大学士徐阶阶谓协理戎政兵部右侍郎喻时及兵部右侍郎蔡汝楠俱非恢廓才不足赞戎务

上曰二臣原吏部推何以此才当此任纵无他私亦不宜动循资格必更之京兵宜精练

成祖初制四十万今止剩八九万可叹其郑晓杨顺葛缙何如在朝臣有堪戎务者否或内出用一人外庭当知重此事今须早理不宜只讲文得如

成祖时十分之一即为上矣阶以晓文儒顺缙咸匪人不可用因言用人吏部事且尚书严讷可信当谕令举所宜任者务在得人勿以资格限

上乃遣中使至讷第谕之曰今又理戎务京兵本也协理者不堪用且本兵二佐亦须得人喻时蔡汝楠令南部候改即推果谙戎政曾历边事可用者各二三员以闻卿勿循常例破格推用以济国事于是讷推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志孝及湖广参政李燧陝西副使张谧堪协理戎政南京工部霍冀原任都察院佥都御史赵时春大理寺少卿万恭堪兵部右侍郎

上点用燧恭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甲午蓟东又报虏警

上谕兵部曰北氛又作未宜谓已有备虏中内逆多于真贼故敢累犯

郊庙垂祐人当祇承京兵亦宜整焉因问大学士徐阶镇远侯顾寰可用否阶奏寰虽非将才然一时亦难其代

上曰寰之代今必无胜者若于战阵亦又难之如不必侯伯他有堪用否阶对请谕兵部会官于侯伯之外公举以闻

上曰寰所任京戎只可令恤练兵卒耳冲锋破敌须别选一二员备缓急如旧例且三营六总似多今于将副择而用之何如阶曰

圣裁允当请传示兵部拟行

上复报曰京营一总督今亦不必添即以副将名目选用亦可又边卒不肯用命何能得力且总十路未至十万人今或不为例户部取银二万两兵工各一万两发刘焘给

犒官军一次可与阶曰春防既赏秋防将引为例赏则不以为恩不赏则适生怨不若足其粮饷而银赏则以待有功

上深然之曰赏罚非细事正因无知生怨难耳今惟足实粮草依时给与乃可久行特典但宜酬奇劳耳

慎边防

○嘉靖元年二月庚子兵部覆户部郎中马应乾奏边方积弊及恤军士实营伍等事

上曰军马钱粮边方重务近来各处边备十分废弛上下扶同情弊多端其令各抚按清军官严督所属月粮布花以时徵运给散城堡旗军严加点选清查掌印领军官贤否开报黜陟各务从实举行勿事虚文

○嘉靖十三年二月癸酉时大同叛率婴城拒敌官军巡抚刘源清总兵郤永因请筑堤壅水灌城又请添设总制提督御虏

上谕阁臣曰朕在病中未尝不以大同事为怀叛军先因杀李瑾此谋杀主将之罪法不可赦原非举城所为亦未敢逆朝廷本是郤永无谋信从刘源清贪功嗜杀之计輒便有洗城之讹传吓城中致使逆军劫囚勾虏抗拒朝廷既说专剿逆徒胁从不问却有专攻城之计又引水灌城看来玉石亦不可得而分也朕惟宣大为京城北门要地皆不可坏人而无臂可以卫头目乎况此地此民皆我

祖宗所遗今源清必欲城破人诛果忠乎否乎前日将二人调置别命将以专讨渠魁岂有今日之患今又不可轻听伊说卿等亦不可不虑将来事纵源清幸成功不知此地何以兴复今祇可罪去二臣掣还诸路人马另遣文武大臣果能识事者使专意备虏密令多方计擒逆贼之魁者庶免劳师伤财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请添官岂非官多事扰乎乃改督饷侍郎张琐为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代源清

○嘉靖十九年四月壬戌兵部以风霾之变奉谕会廷臣议上边事

上曰国家安危重寄在西北边迩者虏犯我疆边人□□朕甚悯之召灾致异厥有所自且兵马刍粮岁烦调度将官抚臣咸出遴选竟不闻有纾朕忧者而徒以兵食不足为辞此无他不输忠畏法耳诸边事既定议悉准施行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贪暴显著者听科道官参劾诸边所不便总督抚按以闻毋隐

○嘉靖二十一年正月癸卯兵部尚书张琐以虏复谋犯山西三关请令山西蓟辽各整兵候调宣大总督移驻朔州以便调遣别推总兵官二员先驻真定石州练兵防御

上曰去岁虏寇两入太原边关将士不闻敌逼地方荼毒岂但边吏罪不可逭本兵亦难辞责今岁不复整饬枢莞边阃之臣安所用之陕西辽东如拟领行整兵听调真定石州总兵官不必先期驻劄其应发兵粮火器等事仍协户工二部酌议再奏

○闰五月庚午总督宣大侍郎翟鹏言虏将会众入犯乞亟调陕西蓟辽兵赴镇堤备并令户部多发盐银以备军需户部言鹏授任来三以是请已奉旨临期徵发且闻鹏

尚驻宣府宜令速移朔州以便调度

上曰宣大三关紫荆关俱要害重镇朝廷原设总兵及都御史督领兵马钱粮各有专责若虏寇一隅本镇出兵敌御各镇协同策应势甚联络是以建勋则功著难掩失事则罪无所逃

祖宗建置甚善况四镇接壤与陕西不同自

先朝以来间设总督文臣军务属之专制往往徒拥□□牵制误事刘源清周叙樊继祖可见矣鹏昨授新命首索帑银专资客兵待寇举措已乖又不遵旨行事出京日久尚驻宣府抗命怠事深负委托姑革职闲住向者处分降虏事宜兵部即亟行各镇抚总官仰体朕心戮力防御各官果能建立奇功朝廷不吝出格升赏如犯军法必重典总督官不必设既而兵部以虏犯山西请复设总督

上从之仍令鹏复任

○六月辛卯虏寇朔州守臣以闻

上谕兵部曰宣大二镇屯戍重兵正为山西畿甸藩篱往者虏贼入边残害山西警动畿辅守臣踵为故常失事已甚即令能极力战守俾虏一大挫去则先赏宣大诸臣之功其或彼此观望致贼猖獗者必治罪无赦

○八月戊子山东抚按官刘臬等奏虏复从朔州入寇

上曰前虏未大挫故复至其驰檄翟鹏随贼所向督兵截剿有功者即于军中升赏如例临陈退缩者即斩首以徇并谕诸将以临敌敢战为功不以损折官军议罪诸军以奋勇当先为首功斩首次之各勉策后功用盖前愆并行山西抚镇官伏兵要害俾虏不得越关如直隶河南山东各饬兵以备秋班官军即留防守总督翟鹏随报虏踰信宿从旧路遁去会延绥警报继至

上曰虏拥众入境未及一舍遂北遁诈也况延绥又报警其令鹏仍遵前旨多方捍御且亟檄陕西守臣谨备之毋堕贼计已复谕兵部曰虏虽去未可忘戒朕闻各边壮夫奋勇自效者众其示鹏遍谕大同三关之民能斩首一级者赏银四十两所得人畜悉以予之仍同官军□给行粮留本处附近地方杀贼虏退归农者听愿充募者亦听

○嘉靖二十五年十二月庚子总督陕西三边都御史曾铣奏修边复套二事

<足 铤-金 >下兵部并议谓筑边复套两俱不易二者相较复套尤难宜仍行铤等从长会计拟议画一具奏

上曰虏据河套为中国患久矣连岁关陕横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边臣无分主忧者今铤能倡逐虏复套之谋厥猷甚壮本兵乃久之始覆迄无定见何也其令铤更与诸边臣悉心图议务求长策嗣上方略第此边境千里沙漠与宣大地异祇可就要害修筑兵部其发银二十万两予铤听其修边饷兵造器便宜调度□用备明年防御计

○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丁丑监察御史饶天民张登高各上复套议请令各边严兵守险防虏奔突及会议条格不宜刊布恐泄军机

上曰各边防御所言得策奏议刊播无碍且王师乌用掩袭为也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己卯

上谕辅臣陕西奏灾异云山崩移且昨辛未日风沙大作占曰主兵火有边警朕惟气数固莫能逃然亦不可坐视况

上天示象儆戒昭然而防备消弭当尽人事朕居君位总理于上无亲事之理本卿等皆各有专责卿等其宣示朕意俾皆悉心经画朕仍仰叩

玄慈冀转灾为福云又谕曰套虏之患久矣今以征逐为名不知出师果有名否及兵果有余力食果有余积预见成功可必否昨王二平未论功赏臣下有怏怏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铄何足言祇恐百姓受无罪之杀我欲不言此非他欺罔比与害几家几民之命者不同我内居上处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等即职任辅弼果真知真见当行拟行之阁臣夏言等不敢决请

上断

上命以前谕付司礼监刊印百余道发兵部遍给与议诸臣令数日再会<跣 铄-金 >以闻于是大学士严嵩首<跣 铄-金 >复套议不便归罪于言因请角□羊位言亦上<跣 铄-金 >攻嵩

上报嵩曰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正言于铄<跣 铄-金 >初至时乃密<跣 铄-金 >称人臣未有铄之忠者朕已烛其私但知肆其所为不顾国安危民生死惟狗曾铄残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示不可之意后见卿等每拟夸许朕思夏言既以为可卿必谓朕知而主之未宜也□处沮其谋昨部<跣 铄-金 >会奏是果行之说岂见真从之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尽心供职不允辞报言曰尔等朝廷倚政之本原尔自宜先以邦民为心如何专徇私情强君胁众昔密奏未允乃诈称上意必行兹所奏又无引罪词吏礼二部会都察院参看以闻于是尚书王以旂等集议虏兵强据险不当与之较曲直争分寸前议复套事宜请悉行停止

上曰套虏非新近事

先朝但防守耳铄无故轻狂倡议虽奉俞旨然既下诸臣集议自当为国为民深思实虑明以入告如何忍心观望一旦败事将何掇者其夺与议官禄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该司官一年铄令锦衣卫亟遣官校械系至京问王以旂姑令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亟往代铄尽忠督理以赎前罪此安危大计科道官何寂无一言锦衣卫其悉逮至廷杖之仍各罚俸四月夏言削夺余官令以尚书致仕

○二月癸卯北虏掩答求贡督臣翁万达以闻

上曰朕以边圉重寄付万达等自宜并力防御胡乃屡以求贡为言其令遵前旨一意拒绝严加堤备违误者重治不贷

○九月乙酉宣府谍报虏警

上谕兵部行守臣多方捍御并遣听征参将王佐许勇等往援之谕工部速发火器

于各边应用又谕成国公朱希忠等曰迩闻边警及地异之应朕叩首祈天恐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铄虽伏辜丑虏余孽或以兹报复不无也其再示兵部亟令总督翁万达狗国忘家并力捍御毋惑邪枉逞忿速戾兼示内外提督坐营官各飭备以待

○嘉靖二十九年十月癸酉

上谕内阁云昨胡氛侵内直犯深入虽荷

天祐不日自退然欺上大罪未明近日士庶以及宗室亦怀忿恨非朕私也且罪未至之前数日朕常以虏事□卿元辅卿谓佳兵不祥夫以太平日久人人恶谈武备今若以贼已去又不经心后患必甚于兹要当讲求征伐之大计勿论其犯否庶可伸我中夏之气象卿等以为当如之何乃可又谕云今若直捣巢穴而杀之未为无名所难食居一兵二也纵有财无粟军何由给须大丰三五岁鲜旱劳之灾食足兵雄乃可如

皇祖时长驱三千里兹便欲大伐祇恐未得时耳虏既未遭大挫必复欺犯今备此为是二谕勿秘示诸府部科道令皆晓朕谕

○壬午

上谕阁臣曰昨入犯之魑华人为多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杀人盈万天岂不怒焉闻其归亦多毒疮死者此时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为阻惟财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为要卿等示户兵二部臣又谕仇鸾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鸾对言方冬虏中马肥以来岁三月大举捣巢

上曰昨陈之< 䟽 毓-金 >具悉竭忠但机贵于密孔圣大诫鸾复对事以密成亦以豫立乞敕下廷臣集议或姑假臣经略之名得便宜行事

上喜优诏答之仍以其言示兵部令集议方略于是兵部覆议请会户工二部计处兵食简阅器械先期给鸾仍请特差大臣一员前赴蓟镇积刍峙粮以待非常之举

上曰虏贼逆天犯顺神人共愤欺上之罪未明当征讨为上尔等既集议佥同凡当预备事宜所司亟拟行督饷大臣如议添设

○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大学士严嵩言伏蒙

圣谕以兵部员外郎杨继盛言马市不可开臣等集廷臣议皆言开市原暂为羈縻之术未尝言武备业已差官委难中止合侯史道到彼同苏祐等酌定待报另设

圣意犹豫未决久之复谕辅臣岁市二次可止只与自前一行仍亟行史道等令示以中国上体好生俯轸民患特准一次自是以后十年不敢犯输情上表方再准一次贡谓不必许勿得示弱今贼欺夏修我内治一时不懈为当

○嘉靖三十一年二月癸丑

上以虏患为虑谕辅臣曰本兵锦曾面卿否有何运谋辅臣以示尚书赵锦锦乃< 䟽 毓-金 >上大将仇鸾所领各路兵马之数

上曰< 䟽 毓-金 >中言士马甚多大将其分布逐剿无后事机虚糜粮饷诸将有观

望退缩者御史以名闻

○庚辰初虏以二千骑犯弘赐堡复由榆沟入掠怀仁川坐营官王恭死之关南震动总督苏祐言虏骑且三万

上心虑之命兵部遣飞骑侦虏犯何地及诸将有否能抗御与战者因问旧时塘马报事如何也俄大同巡抚何思以虏退闻

上亟览其<足 毓-金 >则亦不言虏入所在且不言虏骑众寡及出边驻营远近

上益疑之趋兵部疾遣人驰视至是返报言虏骑不过贰千因备述王恭死事之烈及游击吕勇刘潭参将张腾孙麒副总兵王怀邦等诸抗御不力及逗挠退缩状

上乃切责兵部曰虏前后无过二千骑耳尔等乃誅于苏祐言谓且三万其侦报不严之效明矣轻率如此岂不有误军机惊疑远迹耶已兵部分别失事诸将请治其罪

上曰虏近猖獗甚寔由将官怯懦退缩纵之使然孙麒刘潭其令锦衣卫遣官校械系来京问王怀邦吕勇焦泽各革去职级姑令冠带戴罪自效候防秋毕日别行奏处仍切责苏祐令其调度诸军血战破虏不许仍前怠玩

○嘉靖三十四年二月庚辰先是工部右侍郎赵文华<足 毓-金 >陈备倭七事昆山致仕侍郎朱隆禧亦奏请添设巡视福建都御史并开互市之禁

上谕阁臣曰南北两欺不宜怠视本兵若罔知者文华隆禧二臣之<足 毓-金 >似不同泛奏者当有依焉今南破北虚岂为国之道耶

祖宗养教恩深岂以怨讟时君而忘

先圣大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尽忠猷以告于是兵部尚书聂豹等震惧陈状大略谓文华之<足 毓-金 >已经泽行隆禧所奏则科臣驳寢在前且事属纷更故臣等不敢轻议得旨南北两欺倭贼残毁地方尤甚昨下谕求平剿长策欲豹等入告忠猷今此<足 毓-金 >何有忠猷之告其更悉心计处以闻于是豹益惶恐谢罪因上便宜五事

上曰尔等职任本兵坐视贼欺不能设一策平剿及奉论问却又泛言具对摭拾旧文塞责豹姑降二级侍郎翁溥等各夺俸半年所司郎中张重降二级调外任余夺俸三月已复降敕切责张经师久罔效令其严督诸臣亟为剿贼安民如再因循重坐不贷

○六月乙亥巡按直隶御史周如斗以倭患<足 毓-金 >论失事诸臣之罪因请更调精兵协济军饷责诸臣以讨贼必效仍录游击周藩死事之忠兵部覆如御史言

上曰近日江南调至狼土诸兵不为不多督抚官迟疑观望不能进剿养寇贻患以致新贼继至合势愈炽又欲增调各兵不过假此迁延时月奚有实心平贼之忠今姑从所拟施行若又有师久无功周琬等罪不赦巡抚史褒善夺俸三月褫把摠娄宇都指挥刘恩至职令戴罪杀贼下同知都文奎洪以业于按臣问周藩赠都督金事录其子袭升三级

○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乙丑暂管宣大总督事兵部右侍郎江东以是月十五日至

镇视事奏闻

上报曰右卫久因朕闻城中将变尔急用心处置可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寻谕兵部曰目今右卫困极江秉勿以权任辞务令尽心干理逐贼入饷总督官不必推且令杨博往待事宁回部

○嘉靖四十年二月己酉大风扬尘昼晦

上谕阁臣曰今日之风占谓兵火似不可以常视其传谕诸臣内戢口贼外严边备尚书杨博等言诸边已略有备请< 𠄎十见 >

圣怀数日又谕辅臣曰今日又大风止及旬日不可不为虑昨兵部对言各边皆有备无足为念恐未宜自恃于是博请再奉

明旨宣示诸臣令其加慎报闻

○八月壬申

上谕大学士严嵩等曰自扬博入朕每虑边务本秋恐有扰者其语博早定策以遏之于是博上守御机宜六事

上悉允行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丁卯虏拥众自墙子岭入犯总督侍郎扬选以闻京师戒严上谕阁臣曰朕东见火光虞此虏去京不远诸将何不截杀其令礼部< 足 毓-金 >议

郊祀等礼并示兵部传语寰等协力逐剿明日又谕阁臣曰通湾二地系粮货辐辏之处其保之

陵地以刘汉护守马芳专卫京师毋怠是时总兵官胡镇孙臬及游击赵溱等已领兵赴通州迎敌有旨胡镇在通州河东追贼得无乏食其遣官厚赉军饷济之有功朕不靳赏俄总督杨选以虏退闻且自诩追杀功为将士乞赏

上疑之以闻大学士徐阶曰闻贼少退恐诈者而选遂言追杀果一行否阶对贼大营尚在乎谷选等果以往通州矣然谓之追送则可谓之追杀则不可

上曰然选等正是送去敢言追杀其谁欺乎今外兵四集内士又出只游戏一场不过庚戌之轍又故事矣兹看博等会东所计有甚奇方定策付诸将行如何以伸华威如何以报人害大剿一场且闻彼邪夜战不能或谓何不夜攻然我军亦不禁岂可取胜哉

皇高祖考岁一巡边

皇兄亦圣威震彼乃今内逆欺外贼侮可慨阶以语博博乃条上战守十事诏允行

○十一月甲申诏自今各镇入卫及应援蓟镇者不论参游守备俱听蓟镇总兵节制有急径自调遣不必关白军门复谕博曰择将练兵须集计来闻三卫之夷亦须一处导虏狂肆皆此物也博见云何博乃集廷臣议上十五事诏俱允行

○嘉靖四十三年正月丁丑夜大风

上谕兵部曰此风未为无谓非四时之正也

上天恩示其慎承之次日又风

上复谕曰兵理果用心否十路可闻一二齐否若徒往来文书何益于事昨二次风异必非无应恩示宜小心承之于是尚书杨博等覆请先备宣蓟次之各镇务在万全以纾

圣忧

上曰边防当慎朕已屡下明旨宜令刘焘等悉心干理京营亦宜选练毋以文应取罪仍命内阁传旨示尚书高耀严核管粮郎中出入耀因奏郎中职司仓库须各府县解纳及期方责其称职

上曰边防事宜百司宜同心共济况在常赋岂容少缓今后抚按有司官若再因循有碍国计尔部中指名参奏处以重法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己酉

上密谕大学士徐阶昔我谕嵩暇一习武彼曰佳兵不祥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非小兹不次报北情博何不预防之以我意宁过劳于先胜以成功于后何如阶曰诚如

圣谕但今边事在总督诸臣用舍由吏部银饷由户部而兵部仅能主张诸将诸将又无权欲其用命不亦难乎

上曰将官执权恐甚难也不辱不挫公为国足矣且今之将无出类之才能岂能胜人

马政

○嘉靖元年五月辛丑户部言京营官军倒损骑操马匹数多请查扣草料申严牧养不如法之罪

上曰营操马匹追赔买补上科草料皆出小民脂膏领马官军不行爱惜牧养违法半年之间死者三千三百余匹玩法甚矣该管官员送问降级住俸各如拟行该部并各营提督官今后务申严号令关防禁约考较惩戒巡视科道太仆寺五城兵马司官俱宜加意督察锦衣卫将军校尉及腾骧等卫勇士马匹亦系民为买补官为给养宜一体禁谕勿或因循怠视

○嘉靖二十五年八月癸卯顺天抚臣郭宗皋以各处水灾请将居民所养马尽数鬻卖并以给军兵部覆请给军六百匹

上曰诸州县寄养马尚多今取六百匹给军寡且不均无补民困已之择任边臣

○嘉靖六年六月己酉提督两广军务都御史姚镛罢以王守仁代之

上深以广寇为忧谕辅臣曰姚镛朝廷特不言其罪只就伊辞章准之卿等之意乃为还有郑润与朱麒耳以他每三人同事何止罢镛一个今时虽曰镇巡总兵同任一方之事然致吉与□皆在一巡抚果若事事同心相处彼此不异事岂得不成斯朕谓之吉也如彼此相抗事出一偏至于有失则推让他人斯朕谓之□也且田州未能平息輒来

奏捷邀功以致余孽复乱岂不为生民之害虽蛮夷猾诈然在我处之未尽卿等又以王守仁未知何日可到守仁见今取用若镞既在守仁亦不知来与不来果如斯任缺人着所在有司催促上紧赴任勿得负朕委托守仁自当兼程趋事可也卿等还再计议如朕所言不可只随卿等如何行但要地方早安耳南京条陈多有已行了的卿等再看内有可行取一二明令该衙门议处不必说着各该衙门推衍议拟其中事宜亦无甚弭灾之术不过浮词罔上礼部首说制帛都察院首说君不纳谏工科首讯岳怀王等坟工程此便见人臣忠与不忠也古人能克己正君然后以正致君亦未如此舞文欺君矣已少詹事方献夫陈言经略广中事宜

上以其< 跬 毓-金 >示辅臣曰方献夫本卿等看票来行又恐有致他虞亦是至虑但朕受

天与

祖宗付托边方军民甚是苦楚况累岁用兵岂止扰害故欲得人早靖地方之害此朕本意今王守仁朕亦不知其为人何如但屡经众荐既论相同特用提督边务止镇守官未换与前日姚镞同事其朱麒朕亦不能知亦风闻伊老年其郑润亦无甚大材谋略除麒可着兵部会官议来润似应取回别用又思前者已敕各处镇巡内外官员而两广首不承命先次未靖地方輒便报捷似有彼此不和者又各处镇守内官往往亦非其人今后有不可任斯职的不但专着司礼监行卿等有所闻知也要说来或用贿干出或生事害民着厂卫并科道劾奏治罪今各处内官亦非朕能亲用皆系司礼监指名奏请也要传谕着从公选访果会理些事有些学识才可出外镇守地方庶不负朕斯意卿等再议票今日就封进来

○嘉靖十八年九月乙未虏再寇宣府兵部请逮治总兵官江桓等失事罪

上曰临敌易将兵家所忌姑令戴罪剿贼俟事宁并闻仍谕兵部务量材授任不得徇徇以误边计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己卯

上谕成国公朱希忠等曰朕昨忧边事

天垂下鉴庙社百神威灵岂有大患但毒我边民朕心可宁哉今丑虏既遁百姓稍安须要抚给之仍严后备未可忘戒卿等示朕意于户兵二部严嵩职亦当言之兵部因条上备虏要务谓当慎择各边省抚臣及举用废弃将官户部言客兵钱粮宜预处屯监之法宜敕内外臣工集议

上曰抚臣职任一方关系甚重吏部会同都察院将见任各抚臣酌量存留更调务要各尽器能久历职任各废弃将官令翟鹏调集军门效用有功叙录无轻取虚名各边军伍令杨守礼翟鹏督同镇巡三司官查照原额汰补各边镇及近日临边省地客兵军储户部多方处备京营兵马专令训练不许借拨工役抗违者言官糾奏处治余议俱责实举行仍悉奏报以凭稽考嵩亦条上边事言今积弊既久其先在严法今信赏罚而其

要惟在得人

上览奏嘉叹曰得人一语尤探本穷源之论廷臣其亟察文武群僚才名素著以闻

○辛巳兵科都给事中钱亮等以虏患重大举见任江淮总兵汤庆等革任开原备御韩承庆等

上曰虏患未清用人当取所长亦宜使过汤庆等遇缺推用韩承庆等酌量奏请再示内外诸臣各遵前旨速举所知但不许徇私妄陈

○嘉靖二十二年三月戊辰

上谕兵部朕惟事有备而无患经有明训闻庄浪故都督鲁经壹干健兵善晓夷情缓急可用其令总督官悉心访取委任果能立功酬典有式

○嘉靖二十六年五月丙辰总督陕西三边侍郎曾铣等奏边方守令所系甚重乞于进士举人监生内选择年力精锐材干强敏者铨补称职者特加奖擢仍慎选监司以为表率勒限到任以预秋防吏部覆如其言

上曰西北边防多事兵备守巡有司官职任至重今后务慎选以充其政绩卓异者听总督等官不时奏保升擢不才债事者亦即劾罢两广四川云贵近夷地方亦用此例该部仍将南北边方官选用升迁事体另立资格奏闻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癸巳

上谕辅臣严嵩等曰朕虽废一早朝此心胜于坐间常念边方之事用人为重闻山西宣大总督苏祐年向衰矣卿等盍择所以代之嵩等传示兵部遂罢祐回藉而以兵部侍郎贾应春代之

恤将士

○嘉靖七年十月戊子

上谕辅臣曰朕思内官监屡讨团营官军做工非是

祖宗朝所行况今营中禁约私毙也须除之方可免军士多楚前日张永奏云内官监讨军做工不曾开是某营摘拨未敢与奏知拨去朕答谕团营官军不可轻拨着该监再具本来奏处治方待本来与卿等计处而次日司礼监官却不奏闻径自批出今日朕问本来不曾方行了今与卿等议可传旨与李承勋等今后但讨团营官军着他每执奏另一旨传谕提督官着不许拨与假如工程十分重大三大营量拨用工完即回此或免军士分外之苦养息锐气以待不虞方可卿等从长计议来行

○闰十月甲午

上谕阁臣兹今凛冽甚寒朕思皇后陵域做工匠作军士甚苦中心觉甚不堪焉夫妇人伦之至也生民皆

天之民也纵是所当为而朕心实弗安也恨前日自用己意未从该部请奏事宜欲待春和奈已告闻于

祖考矣可作何以处之或人给与量赏以为置御寒之具未知可否或朕躬以此事

复告于

祖考待来春兴造申其渎冒谨当俟罪特与卿计可即议闻于是阁臣杨一清等对言因寒辍工本仰体

祖宗好生之心不妨再告从之

○十一月癸卯谕尚书李承勋曰朕闻皇后梓宫行殿处守护官军至今人马未给粮草且前日大风猛烈山间寒气尤甚号哭称苦有所不免朕闻之若裂已肤夫百姓皆是天民当此严寒即动履亦难乃朝夕身投草露虽梓宫为重而人命尤重也卿其会同内外提督官议令更班轮役少苏劳苦合用粮草户部便处置给发不许视常延调朕又念贫军无衣无褐何以支持工部仍将在库胖袄裤鞋人给一副以为紧急御寒之用各将行过缘由具闻务称朕存恤之意

○丙午

上谕户部近因大同巡抚官奏称粮草缺乏已命发银二十万给之朕因思辽东宣府偏头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俱系边方虏情叵测若粮草不足人马疲敝缓急何所恃凡此边民皆我

祖宗赤子岂可不加悯恤耶户部行各巡抚查仓场实在之数具闻有告匮者即为议补军士月粮尽为给之若视常延调以致人心嗟怨边备废弛责有所归

驰夷

○嘉靖六年十二月癸亥土鲁番款关求贡

上下廷臣议未决尚书桂萼<足 毓-金 >请乘其来而急抚之因责以献还哈密城池时不可失

上然之谕大学士杨一清曰萼所奏哈密事情甚说得是待议来如果可即奏行若彼有不顺之词我则选将出师伐其罪状复其忠顺之爵西边之患方得宁息朕意以此未知何如预与卿计一清奏请及其求和之时遣使宣谕许之自新而中国因以其间修守战之备庶恩威两得后患可弭

上报曰卿昨具议回奏甚详但欲夷情伏顺必先将我边失事人员悉以问罪方可服夷酋也而土鲁番上逆

天道背负

祖宗厚恩轻我中国害我边民其罪甚大当要遣将征剿方示中国之威但恐滥及无罪为今之计以朕意内则选将练兵一面委官前去整理粮草就着暗整兵备一面将求和夷使留质边方一面将先今失误国事勾惹边患的通行拿问治以重罪一面选委有胆力通夷情练达通事一人赍持抚谕诏书亲谕速坛满苑儿如果悉遵诏命悔罪来降方宥罪如故如稍有轻慢之意则严整大兵直捣其穴然后可除边方之患其祸之来实始于彭泽陈九畴而因杀死写亦虎仙家族侵欺财产所以彼酋至今恨之及前年出师委是虚奏成功其实益长回酋之慢视也今亦要追究满速儿在否其陈九畴内恃杨

廷和之势尤为罪首次则杨廷和若有言者以九疇死罪方称回酋之恨此则未可夫以一巡抚大臣对一回酋之命可也则孰为轻重焉今之计要在朕与卿等行耳不当苟且回护朕意如此特再与卿议辅导重臣股肱重托可用心议来待朕亲作抚谕诏文仍与卿等四臣计行又卿前< 䟽 毓-金 >皆令侄代书昨闻口授家人书当要慎之者一清对整理粮草当令户部委官一员多赍盐银召口收买其失事各官罪已前决似不必追治

上曰卿昨奏谓甘肃夷情事皆合事宜其中二事似未当者若着郎中带银去买集粮草恐不济事可推一人或兼金都御史去开盐引若干招口上纳方可不误又止将三年冒功人员治罪前置之不问朕恐未服夷情了不成事夫甘肃之变虽不止今次然今二次皆是彭泽陈九疇始成之既先以差定罪发落彼何复三年又行作乱戕我

祖宗之民可回护此罪人坐听夷患不知救也如要彼服先将此数人先后致患者重刑治之乃可服彼且将夷情不论只如此言之今之巡抚等官不惧朝廷辄与和字或多残杀或将财产尽侵入己或以见在夷酋欺诈冒功均为重罪乃不能法治之却要服不知人伦不识文字犬羊之徒未有之理今早票朕未即改正欲与卿知此意方便传行朕所倚托辅导元臣当要视国如家尽心处置一以公道决要如朕所意乃可了这夷情大事卿可加思之即具回< 䟽 毓-金 >来明日就将票改录封上勿得回护者

○嘉靖十六年四月庚申廷臣会议请大征安南

上曰安南久不来庭法当问罪今本国奏称逆臣莫登庸篡乱阻绝贡道又借称名号伪置官属罪恶显著可即命将出师征讨总督等官各推选素有才望者用之调度兵粮事宜户兵二部议处以闻已复谕兵部曰今日有事安南是为彼国除乱与

太宗时事体不同用兵事宜另具拟来

○嘉靖十七年四月戊午命咸宁侯仇鸾尚书毛伯温充总督参赞官大举征安南会提督侍郎蔡经并钦州知州林希元奏至各持论不一兵部复请会官廷议

上不悦曰安南事必识体达道者乃见得分晓朕闻卿士大夫私相议论谓不必征讨尔等职司邦计全不主持一一委之会议既不协心国事罢鸾伯温着在京别用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甲辰日本国王源义晴遣使来贡

上曰夷性多谲不可轻信所在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严加译审果系效顺如例起送仍严禁所在居民无私与交通以滋祸乱

○嘉靖十九年六月仇鸾毛伯温会议征讨安南事宜以上

上悉从之谕兵部曰安南事朕已付之二臣莫方瀛父子神明共殛即生亦死但为遐方生灵久被荼毒天讨未加耳卿等即传示二臣令其悉心经画务图全功用安夏诸所奏留及调用官员并动口角口羊京钱粮等事俱依议行今后安南军情奏至各该衙门奏覆不得过三日

○嘉靖二十年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父子乞降诏下廷臣杂议金谓远夷畏威恭命宜即受而抚之因条上设官职颁正朔定贡仪给印信复四峒处受降赐敕谕待夷使

勘黎宁掣兵马诸事宜

上曰安南自昔属中国至宋受王封始沦于夷若陈氏传世久远又知慕义纳款为我

太祖嘉奖著训后人无伐其国帝王无外之仁何其厚也上因贼臣黎季犛弑主日焜又杀其孙添平大逆不道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命将讨平郡县其地是出交人于水火已不谓黎利复肆奸欺鼓众作叛又诡词请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

祖宗为陈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问

累朝因之朕即位以来黎民久不来庭将奉辞伐罪节据勘奏乃知有莫登庸父子窃据因其罪状未明恐戮及无辜暂遣文武大臣从宜抚剿今登庸既面缚军门纳土请罪是与二黎凶悖有间察其降表与国人代陈情有可原姑宥之兹为交人永图革去王号毋许称国庶免乱贼接迹相叛既云黎氏无人登庸久为交人附属准受职赐印使奉正朔朝贡仍计其地方为置官属以便统辖其人民土地朝廷无所利之一应事宜户兵礼三部再集廷臣详议来闻比廷议复上

上命降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官从二品子孙世袭别给银印旧所僭拟制度削去改正海阳山南等十三路各置宣抚司设宣抚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员更袭黜陟俱以付登庸广西藩司每岁给与大统历以奉正朔仍令三岁一贡四峒侵地还属钦州令广西抚臣优恤之國中钱穀兵甲之数不必奏报黎宁仍令守臣勘访果系黎氏之后授与所据四府境土以承宗祀否则已之莫文明诸夷使及所遣伴送之人各加赏赉已而兵部请择日率群臣表贺并论内外诸臣功

上曰四夷不庭义当讨罪自古帝王未尝不用此道昨讨安南断自朕志犹有畏缩讥议阻摇国是者比命官勘剿平定今黎氏既已覆灭莫酋系颈来降朕已处分何表贺之有内外大小诸臣宣劳宜录乃升赏伯温等及大学士夏言等有差

○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丙辰安南夷目莫福海述其故祖登庸遗命愿始终恭顺天朝乞准袭职巡抚蔡经以闻

上曰莫登庸未授职而死观其属纆之言犹切恭顺亦可矜悯着蔡经会同总督等官查勘死无故及莫福海是否系伊真正嫡孙务得的实方将降去敕印许令赴阙亲领回司袭职事就着保勘明白别具奏来已而经等勘实

上命福海袭安南都统使赐之敕曰朕惟帝王以天下为家欲使万物各得其所无间遐迩尔安南远处南服世修职贡近年朝贡不致实惟尔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讨尔乃能悔罪改过恭上降表备陈私相授受之非愿献土地人民听朝廷处分尚书毛伯温等奏报兵部集议题请谓尔祖登庸畏威感德输情待罪朕仰体

上帝好生之德俯顺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国号王封授以都统使之职赐

从二品银印俾奉正朔朝贡□其子孙承袭世守地方实为尔类永利也兹该镇巡官奏称尔祖登庸病故尔系嫡孙且能备陈尔祖纳款之诚属纾之言亦可谓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袭尔祖都统使之职仍降敕谕尔其益竭忠诚恪修职责抚理夷众安静地方以称朝廷怀柔至意用副尔祖恭顺之诚永为多福顾不美欤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丙戌兵部议覆陕西总督张珩所奏土鲁番称贡事宜

上曰甘肃自经土鲁番戕害哈密以来藩篱浸废边臣历年经略西事迄无成功赤斤等地方日益削弱回夷占住甘肃生息日蕃貽患甚深马黑麻速坛踵袭父兄旧恶包藏祸心今又结昏瓦刺阴据哈密占种沙州土田意在內侵止因谋洩遂尔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顺其情照旧规容其入贡其求讨地方住坐欲照牙木兰事例安插俱不准行

○九月戊寅云贵两广四川等处土官有十余年不得袭者皆相率赴京奏乞章（足 毓-金）纷委吏部奏言此皆抚按官避嫌远怨不与结勘所致耳请立严限促之

上曰然土官袭替事关地方夷情所司视为泛常漫不加意姑贯其罪令速勘以闻今后有延缓不报者经该各官及抚按官该部指名参治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乙卯西海虏酋大同令其部落绰卜等二人款塞求市总督侍郎曾铣以闻

上曰兹夷投降纳款原非真诚效顺边臣毋轻信要切自贻后患

○十一月丁酉日本国王源义晴遣使周良等求贡故事倭夷十年一贡船不过三人不过百良等以四船六百人先期而至

上曰倭夷不守贡朝又挟带人船越数三司巡海等官不遵例阻回乃容潜住港外引起事端且往年宗设之叛尚未正法其令新巡抚官亟为处分及宋素卿曾决否一并查奏

弭盗

○嘉靖元年十二月丁丑

上谕兵部曰各处盗贼多因饥寒切身失计自堕不能复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抚按官大开首免之路除首恶不赦外余党听其自归复为良民有司仍以岁时安集不得复问有能自相捕斩报官者以常人擒贼之赏赏之镇守抚巡官严督所属务求安民弭盗至计如有仍前因循推调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实具奏处之重法

○嘉靖七年九月丙戌山西守臣（足 毓-金）报青羊山贼情时廷臣持议不一桂萼主抚张璁主剿大学士杨一清是璁言（足 毓-金）请

上亲决

上报曰卿历指山西贼情来说以璁主剿议为当夫民乃

天民立君以主之正使其教善伐恶岂可坐视以恣其凶顽今彼之罪人皆知有不可赦之理非朕偏用桂萼之言自取姑息之讥遗后患也但陈卿父子结为贼之时本因有司以彼强富之徒不供差役以跟寻过犯迫逼而成当时缓缓治之岂能若是贼之罪

在必可杀而此等官员与贼无异就如杨良臣之辈今贼深居山险故恃此纵恣若如进剿只是添害地方与提督官之添设俱为无益只将常道并该州官更换令其调用本处乡兵把截要路用之旬余设法进捕杀而不宥如此可也若专剿则功无可成之日专抚则失其威而今还以抚剿为言者亦自使任事者从便成功耳卿可将此谕同二臣熟思之已一清等合<距 毓-金 >言前议主剿之说为长

上又报曰卿等连日奏陈山西贼情事谓只可剿不可抚朕奉

天命为民之长岂可纵害而不知除也如卿等拟行了但恐兵难进耳

○闰十月壬申

上谕辅臣曰卿等票来兵部覆青羊山贼平本及揭帖所开朕方命言官去勘却即为处分恰似朕无听言之实此贼之所以为逆者本常道致之又专主杀戮决难轻宥若早从穆相之言岂延至今日况卿等坚信道言故终欲回护必待夏言勘回之日区处又说夏言续奏一节卿等既有见便当说朕误从其言何只说言不当如此奏夫功罪须要明白似不可惮其小劳必待明白而后人方服信卿等恐夏言闻有未真惮于自改或有未合嫌于自欺彼既奏上便当一以其公果有如是则罪当在于言也又朕前日就用言者正恐别委他人或有顾忌耳既纳彼之言须就令彼去卿等将敕稿并本便拟来看又罗钦忠已有旨着不许推延乃敢诈病来奏不准着便来供职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壬辰

上谕兵部朕闻各路盗贼蜂起有司欺心坐视不为经理民甚苦之今亟示各抚臣严督所司悉心抚剿务俾靖除有仍前怠缓者以名闻于是尚书杨博条上缉盗六事俱允行

○嘉靖四十年十二月丁丑

上谕兵部尚书杨博曰朕闻四方多盗有司坐视全不经理其亟檄各巡抚官严督有司安辑追捕怠视者必以法治之博奏近者山东及近京顺义等处群贼盘聚寇掠而有司不以上闻宜严限追捕并核有司欺蔽者

上曰山东及近京盗贼肆行巡抚官不行奏报显是隐匿其令各御史以实闻仍亟行剿捕不许怠玩

怀远人

○嘉靖元年二月乙巳工部以急缺赏赐夷人衣服段疋请行各抚按严督所属查角□羊

上曰赏赐夷人段疋轻重尺度俱有定式迩来有司纵令侵克以致滥恶不堪殊失朝廷怀柔至意该部备查去年罚俸降调事例通行各抚按官申明禁约有侵欺□误者如例罪之

○嘉靖三年二月庚子

上谕礼兵工三部迩来□直并朵颜等卫进贡夷人经过地方府县卫所驿递等衙门多

有不行照例应付官待及至到京赏赐段疋等物又多稀松短少不称朝廷抚待远人之意你各衙门便查点旧规议处来说已三部臣各议上

上谕礼部曰今后各处夷使朝京着光禄寺用心照例管待应得赏赐你部里随即关领给与上紧发回免致迟留在馆谕兵部曰各处朝贡夷人经过去处各该巡抚都御史依拟出榜晓谕各属查照旧例应付管待以称朝廷怀柔远人至意有违误侵克者提问发遣俱依拟行谕工部曰今后角□羊到段疋如有纰松短少不堪赏用及违误限期者务要查照先年罚俸提问降革事例严加惩治不许徇情轻纵

○嘉靖十年二月壬申改东北夷正旦朝贺于冬至谕礼部曰洪惟我

圣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奄有万方华夷蛮貊罔不在籍今朕遵

圣祖之制于每岁冬至祇行

□祀之礼礼成庆宴此时无尔朝鲜国及大宁等卫使臣在故今岁未得与宴尔礼部便行文与朝鲜国等处如彼克遵典故可每岁元旦之贡移于冬至之前入贺庶不有负我

圣祖柔远待夷之意

大明世宗肃皇帝宝训卷之九终